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徐霞客游记全译

（三）

（修订版）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全译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三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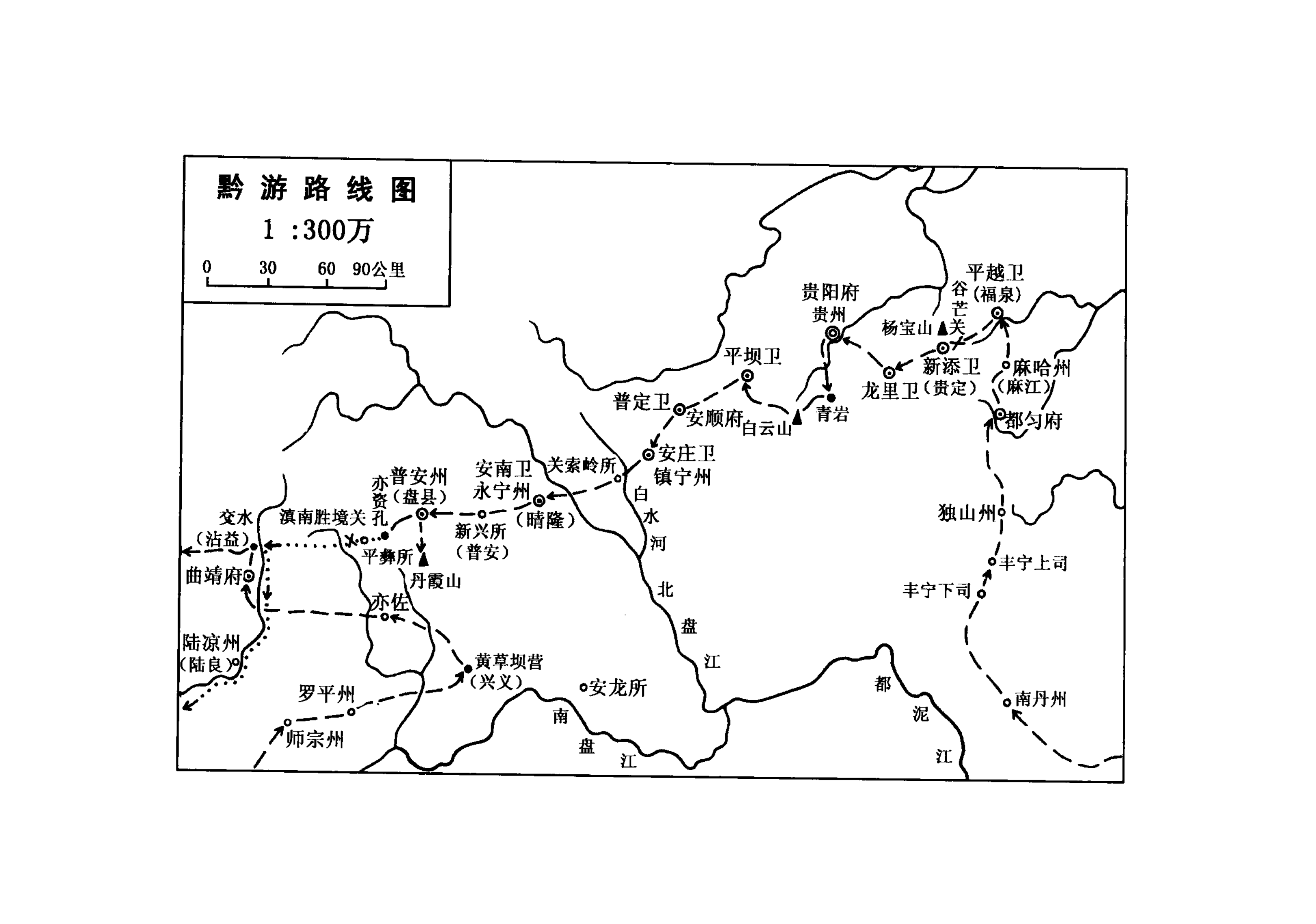
黔游日记一[①]

【题解】

《黔游日记一》是徐霞客旅游贵州盘江以东的游记。

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月二十七日进入贵州下司,往北行经独山州(今独山县)、都匀府(今都匀市)、麻哈州(今麻江县)、平越卫(今福泉县),再转西经新添卫(今贵定县)、龙里卫(今龙里县)、贵阳府(今贵阳市),以后绕道广顺州游白云山,还过平坝卫(今平坝县),又西经安顺府(今安顺市)、镇宁州(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岭所(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四月二十四日抵北盘江东侧的永宁。沿途经过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聚居区。

徐霞客这一段旅程十分艰苦。在下司,"无茅无饭而卧"。在上司境,被四个持镖负弩的人挟持。"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在麻哈州,傲慢的担夫用凳子砸伤霞客的脚,他只能蝎蹶而行。在狗场堡附近,担夫盗窃藏在盐筒中的路费逃走,霞客只得和顾仆共抬着行李,一前一后,举步维艰。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徐霞客沿途游览了杨宝山、古佛洞、白云山、双明洞、白水河等胜景。白水河瀑布即今黄果树瀑布,为我国最大的瀑布。徐霞客尽情欣赏黄果树瀑布的雄奇景色,从不同角度描绘了黄果树瀑布的壮美,倾注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成为游记的名篇。游白云山的日记不但描写了"幽旷交擅"的大自然景色,还记录了大量与明代建文皇帝有关的古迹和传说。都匀梦遇山和福



黔游路线图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贵阳府
贵州
平越卫
(福泉)
谷
芒
关
杨宝山
新添卫
(贵定)
龙里卫
麻哈州
(麻江)
都匀府
青岩
白云山
平坝卫
普定卫
安顺府
安庄卫
镇宁州
关索岭所
安南卫
永宁州
(晴隆)
新兴所
(普安)
普安州
(盘县)
亦资孔
滇南胜境关
平彝所
丹霞山
交水
(沾益)
曲靖府
亦佐
陆凉州
(陆良)
黄草坝营
(兴义)
罗平州
师宗州
安龙所
白水河
北盘江
南盘江
都泥江
独山州
丰宁上司
丰宁下司
南丹州

泉县，很多古迹与张三丰的传说有关。游关岭县的日记，记录了有关关索的遗迹。《游记》为我们展示了贵州省风景名胜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也反映了明末贵州的社会生活。

【原文】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2]　自南丹北鄙岜歹村，易骑入重山中，渐履无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岭。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为艰坪岭。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黔、粤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别。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则石隘之脊，乃自东而西度，尽于巴鹅之境，而多灵大脊犹在其东也。北下一里，就峡西行，一里，始有田塍。又半里，峡转北，坞始大开。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中，曰由彝。此中诸坞，四面皆高，不知水从何出。然由彝村南石壁下，有洞东向，细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犹在东也。至此南丹差骑辞去。由彝人始许夫骑，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负担去。余独坐其栏，从午至暮，始得骑。西北二里，至山寨，则寨人已送担亦前去。乃由其东上岭，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岭脊，下行峡中。壑圆而峡长，南北向皆有脊中亘，无泄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齿如锯，横锋竖锷，莫可投足。时已昏暮，跃马而下，此骑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坠峡底，逾所上数倍，始知前之圆壑长峡，犹在半山也。峡底有流，从南脊下溢，遂滔滔成流。随之西向行，共里许，有村在南山麓，担夫已换去。又骑而西半里，担夫又已去。盖村人恐余止其家，故亟换之行；而又无骑换，骑夫不肯前，余强之暗行[3]。西北半里，有溪自东而西，横堰其中，左右渊深，由堰上北度，马蹄得得，险甚。又西转过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逾岭，始与双担同行，暗中呼声相属，不辨其为石为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塍间。共五里，过一寨，排门入，居人颇盛。半里，复排一门出，又行田塍中。一里半，叩门入旧司，门以内茅舍俱闭，莫为启。久之，守一启户者，无茅无饭而卧。



上、下二司者，即丰宁司也[4]。濒南界者，分为下司，与南丹接壤。二司皆杨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为杨柚，强而有制，道路开治，盗贼屏息。下司为杨国贤，地乱不能辖，民皆剽掠，三里之内，靡非贼窟。其东有七榜之地，地宽而渥[5]，驽骜尤甚，其叔杨云道，聚众其中为乱首，人莫敢入。

旧司者[6]，下司昔日司治也，为上司所破，国贤移居寨上。按，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其兄弟相贼而莫问，岂羁縻之道固应然耶[7]？寨在南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隔一坞，然亦无奇险也。

二十八日　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随夫以盐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于南寨，国贤避不出，托言与上司不合，不敢发夫，止许护送者两三人送出境。余饭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从旧司北向逾岭行。共三里余，下至饿鬼桥，有小水自东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御人者每每横行于此[8]。又北二里，逾岭，已为上司界。下岭二里，有村在西坞，而路东有枫木树对之。又东北逾岭二里，有村在东坞，其前环山为壑，中洼为田。村倚东峰，有石崖当村后；路循西岭，与村隔垄相向，始敢对之息肩。又西北逾岭二里，转而西向行[9]，于是峡大开，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则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复西北逾岭。盖此地大山在东北，路俱缘其西南上，虽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岭。路北有峰，回亘层叠，俨若天盘龙髻。崖半有洞，门西向，数十家倚之。路乃北转，又一里，越其西冈北向下。西冈者，大山分支西突为盘髻峰，其下横冈西度者也。西冈之北，山又东西排闼。北望西界山，一圆石高插峰头，矗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回沓，即上司治所托也；东界土山，即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路与西界矗柱对。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担，各牵笠蔽雨，余持伞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橐矢[10]，自后奔突而至。两人趋余伞下，一人趋顾仆伞下，一人趋担夫笠下，皆勇壮凶狞，似避雨，又似夹持。余甚恐。问余何往，余对以都匀。问余求烟，余对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势少杀，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为将同往而前者，及余行而彼复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犹良也。更北半里，转而西又一里余，有营当两界夹中阜上，壁垒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门[11]，有土垣环绕，门内即宿铺。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栏。时雨过街湿，余乘湿履，遂由街北转而西，有巨塘汇其内，西筑堤为堰，甃为驰道甚整[12]。又北半里，直抵囤山东麓[13]，北向入一门。有石罅一缕在东麓下，当其尽处，凿孔如盂，深尺许，可贮水一斗。囤上下人俱以盎候而酌之，谓其水甘洌，迥异他水。余酌而尝之，果不虚也。由此循囤麓转入北峡，峡中居人甚多，皆头目之为心膂寄者[14]；又编竹架囤于峡中，分行贮粟焉。

由北峡西向行，已入囤后，有脊自西北连属于囤，乃囤之结蒂处也。脊东峡中，有洞倚囤麓，其门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将上囤，余问："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囤半，有大洞颇深而有水，须以炬入。"由下仰眺，囤上居舍累累，惟司官所居三四层，皆以瓦覆，以垩饰[15]。囤险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随其人拾级上囤，其级甚峻，而甃凿开整。竭蹶而上，共半里，折而东，有楼三楹跨路间，乃囤半之隘关也。洞在中楹之后，前为楼所蔽不可见。有男妇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囤去。余索炬于炊者，则楹后即猪栏马栈。践之下洞，洞门北向，洼坠而下，下皆污土，上多滴沥，不堪驻足，乃复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随行，至脊下，不敢登，余乃独上。然囤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见，惟此洞为楼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旧路里余，返宿舍，则已薄暮矣。炊饭亦熟，遂餐而卧。



上司土官杨柚，由长官而加副总，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与南丹为仇，互相袭杀，故两土官各退居囤上。南丹州治在囤下而居于上。上司则司治俱在上，而环囤而居者，皆其头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为莫伋所执[16]；第四弟走上司，至今为外难，日惴惴焉。

其囤圆而大，四面绝壁，惟西北有脊通级而上，路必环旋于下峡，故为天险。峡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峡南北诸流，俱透西南腋中坠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南门，仍渡门东小水，溯之东北行。一里，蹑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峰突兀，至此北尽。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石脊复夹成隘门，两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转而东北下，半里，下抵坞中。又北一里，复越土山西下脊，是为上司、独山州界，于是下岭循东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坞中，为苴查村。其处东西两界皆土山，中开大坞，有水自北来，界于坞中，绕苴查之东，乃西向破峡去。循东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如"丫"字会于中支山尽处。西北者较大，路溯东北行，一里半始渡之。于中支山东麓得坛子窑村[17]，乃土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皆碎石，时涸时溢。又东渡之，东北上冈头，共里许，有土环遗址，名曰关上[18]，而无居舍。又东北一里，水尽坞穷，于是蹑岭，其岭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隘中砥石如铺[19]，两旁有屼立峰，是名鸡公关[20]。其脉自独

山州西北，绕州治东南过此，又东南度六寨之东，而下蛮王峰者也。脊西南水，下苴查而入都泥；脊东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龙江[21]。从脊东北眺，则崇山蜿蜒，列屏于前，与此山遥对成两界，中夹大坞，自西北向东南焉。下山即转北行，一里抵坞。转东，即有小水东南下。又东一里，逾陟冈阜，忽有溪自西北注东南，水于此复出，为龙江上流矣。渡溪东上，于是升陟坡垅，东北行坞中。五里，有数家之村，在东北山下。从其前复转入西峡，北一里，过一脊，始北向下岭。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坞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峡层山中出，东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22]。历石墼而渡其北，又缘西界支陇北行五里，为羊角寨。*乃蒙氏之砦也*[23]。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独山州之南隘门[24]。其州无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属皆土人。*即苗仲*[25]。明官多缺，以经历署篆[26]，所属皆客户。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黄南溪也，其人忠厚长者，家有楼可栖。盖是州虽无城，而夹街楼房连属，俱用瓦盖，无复茅栏牛圈之陋矣。

独山土官昔为蒙诏，四年前观灯，为其子所弑。母趋救，亦弑之[27]。乃托言杀一头目，误伤其父，竟无问者。今现为土官，可恨也！



注释

①黔：贵州省的简称。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秦代属黔中郡，为贵州地区设治之始。今贵州大部地区在唐代又属黔中道，自成区域，故名黔，亦称黔中。《黔游日记一》《黔游日记二》皆在乾隆本第四册下。徐本在第六册，题曰“黔”，不分“一”、“二”，有提纲云：“丰宁下司、上司、独山州、都匀府、麻哈州、平越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府、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查城、鼎站、安南卫、普安州。”

②戊寅：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

③暗行：摸黑走路。

④丰宁司：《明史·地理志》独山州：“丰宁长官司：州西南。洪武二十三年（公元 1390 年）置，属都匀卫，弘治七年（公元 1494 年）五月属州。西南有行郎山。”

⑤渥（wò 握）：优厚。

⑥旧司：即今下司，在贵州独山县南境。

⑦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其兄弟相贼而莫问，岂羁縻之道固应然耶：原脱

此句，据四库本补。

⑧御人者：拦路抢人的人。

⑨转而向西行：四库本作“转而西南”。

⑩镖（biāo 标）：形如矛头的兵器，用以投掷伤人。弩（nǔ 努）：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剑：古代随身佩带的一种兵器，两面长刃，中间有脊，短柄。櫜（gāo 高）：古代盛放衣甲或弓箭的囊。矢（shǐ 驶）：箭。

⑪上司：今仍作上司，在独山县南境。

⑫驰道：本为秦汉时期专供帝王出巡时行驶车马的道路，此处指可供车马疾驰的宽整的大道。

⑬囤（dùn 顿）：为了军事防卫而设的堡垒的一种。凡民众团聚地建堡，地势冲要而狭隘不能建堡的，就作囤，恃险囤结，住头目或壮丁。

⑭膂（lǚ 旅）：脊骨。心膂：二者都是人体的重要部分，比喻为亲信得力的人。

⑮垩（è 饿）：白色土。

⑯伋（jí 及）：多作人名用。

⑰坛子窑村：今作坛窑，在独山县中部，当公路旁。

⑱关上：今称矮关，在坛窑稍北的公路旁。

⑲砥石：原作“底石”，据四库本改。砥（zhǐ 纸）石，为石中的平软精细者。

⑳鸡公关：今作鸡公，在矮关东北，公路稍东。



㉑合江州：即合江州陈蒙烂土长官司，明置，隶独山州。在今三都县西隅的烂土。

㉒又北行句：此水明代称独山江，经合江州往东，应为明代古州江、福禄江源，下游即今都柳江，入广西境为融江，而不再折南经荔波、思恩了。

㉓砦（zhài 寨）：即山居设有防守栅栏者。

㉔独山州：隶都匀府，即今独山县。

㉕苗仲：即仲家，今布依族。

㉖经历：管出纳文书的官。署（shǔ 曙）：代理。篆（zhuàn 转）：官府的印章。凡某官空缺，而以其他官代管印信，暂理其事者，称为署印或署篆。

㉗弑（shì 试）：古时臣杀君、子杀父母称为弑。

【今译】

戊寅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南丹州北郊的巴歹村，换了马进入重山之中，渐入无人之境。走了五里路，越过山界岭。〔南丹州与下司的分界。〕又往北行一里，穿过一处石头隘口，这是艰坪岭。山上的岩石极为巍峨，树木极其浓密，道路非常崎岖，黔、粤两省的交界，从此处划

分,南北两面的河流,也从此地分流。然而这里的水流也全都下流进都泥江,所以石头隘口处的山脊,是自东往西延伸,尽头在巴鹅的境内,而多灵山的主脊还在它的东面。往北下行一里,就顺着峡谷西行,一里,开始有农田。又走半里,峡谷转向北去,山坞这才十分开阔。又向北行一里,有个村庄在西边山坞中,叫由彝。这一带的各个山坞,四面地势都高,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然而由彝村南边的石壁下,有个洞向东,细细的水流自水田中淙淙地流进去,穿过山腹向西而去。本来我就知道主脊还在东面,到此地后南丹州来的差人坐骑告辞走了。由彝村的人起初答应派给差夫和坐骑,等了许久仍不见来,催促了很久,只派两个差夫挑着担子走了。我独自坐在他们的竹楼中,从中午等到傍晚,这才得到坐骑。往西北行二里,到山寨,可寨里人也已送担子往前去了。于是由寨东上岭,越过岭脊向北下走一里,行走在壑谷中。又向北一里,再次越过岭脊,下岭行走在山峡中。壑谷呈圆形而山峡呈长形,南北方向都有山脊在当中横亘着,没有泄水的缺口。而北面横亘的山脊,岩石如锯齿,横的竖的都似刀剑的锋刃,没有可下脚的地方。此时天已昏黑,跃马而下,这匹坐骑可真算是把生死托付给它了呀!越过山脊,一直下坠到峡底,超过上山时的几倍路程,这才知道先前的圆壑谷与长形山峡还在半山腰呢。峡底有水流,从南面的山脊上往下溢出,于是形成滔滔的流水。沿着水流向西行,共走一里左右,有个村庄在南山山麓下,挑夫已换了离去。又骑马向西半里,担夫又离去。大概是村里人害怕我住在他们家里,故而急急忙忙换了挑夫就上路;但是又没有坐骑来替换,马夫不肯再往前,我强迫他摸黑赶路。往西北走半里,有条溪水自东流向西,溪中横着一道堤坝,左右两侧是深渊,从堤上向北过溪,马蹄"得得得"地响,危险极了。又往西绕过一村,半里,由村西向北越过山岭,这才与两个挑夫同行,在黑暗中高声呼唤相跟着走,辨不清是岩石还是人影。共两次上山两次下山,终于走到田野间。共行五里,路过一个寨子,推开寨门进去,居民很多。半里,再推开一道门出寨,又行走在田野中。一里半,敲开寨门进入旧司,寨门以内的茅屋家家都关着,无人肯开门。守了很久之后,一家才开了门,没有铺茅草没有吃饭便睡。



上、下二司,就是丰宁司了。濒临南面边界的地区,划分出来设为下司,与南丹州接壤。二处土司都是杨姓兄弟,但互相不和

睦。现今上司土司是杨柚，强干有才能，制度严明，道路畅通，治安良好，盗贼收敛。下司土司是杨国贤，地方上混乱不能管束，百姓都去抢劫，三里之内，无处不是贼窝。它的东面有处叫七榜的地方，地域宽广而且肥沃，那里的人，笃骜不驯尤其严重。他的叔父杨云道，为首聚众在那一带作乱，无人敢进去。

旧司，是下司昔日土司衙门所在地，被上司所攻占，杨国贤移驻到寨子上。〔据考察，丰宁二司都是贵州都匀的属地，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残杀却无人过问，难道羁縻的方法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寨子在南山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间隔着一个山坞，然而也无什么奇险之处。

二十八日　黎明起床，细雨霏霏。我命令随行的挑夫用盐换米来做饭。我拿名帖去南面的寨子索要差夫，杨国贤躲避着不出来，推托说与上司不合，不敢派夫，只同意派两三个人护送我出境。我吃了饭便等候着他们，护送的人不来，只好雇了挑夫分别担着行李，从旧司向北越岭前行。共走三里多，下行到饿鬼桥，有条小河自东北流向西南，小石桥横跨在河上，盗贼常常在此横行。又往北二里，越过山岭，已是上司境内。下岭行二里，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坞中，而路东面有枫树面对着它。又向东北越岭走二里，有个村庄在东面山坞中，村前群山环绕成壑谷，中央下洼垦为农田。村子紧靠东面的山峰，有石崖位于村后；路顺着西边的山岭走，与村子隔着土垄相望，这才敢对着村子歇歇肩头。又往西北越岭行二里，转向西行，到这里山峡十分开阔，南北两山相对，南山下村庄居民十分稠密，沿北山有条大路紧傍着。西行五里，路再次往西北越岭。大体上此地的大山在东北方，路全是沿着山的西南面上行，虽然有上有下，不过上山多下山少，都是逶逶迤迤上升的路。又向西北走二里，越过山岭。路北有山峰，回绕绵亘层层叠叠，俨然如天上盘旋着的龙状发髻。山崖半腰上有个洞，洞口向西，数十家人依傍着它。路于是转向北，又是一里，越过山峰的西冈向北下行。西冈，是大山的分支向西突出形成盘绕的发髻状山峰，峰下横着的山冈向西延伸形成的。西冈之北，山势又形成东西排列的门扉。北望西面一列山，一块圆石高插在峰头，矗立的样子似擎天之柱，它北边石崖回绕杂沓，便是上司治所依托之处了；东面一列土山，就是路顺着行走的山。共往北五里，道路与西面矗立的石柱相对。又向北二里，忽然



山雨暴降。挑夫停下担子，各自拉个斗笠遮雨，我打着伞也遮着一副担子。急然有四个人拿着飞镖背负弓弩，腰挂长剑，箭囊中盛着箭矢，从后面急奔而来。两人奔到我的伞下，一人赶去顾仆伞下，一个跑到挑夫斗笠下边，全都勇武健壮凶狠狰狞，似来避雨，又似来挟持。我非常恐惧。问我前往何处，我回答去都匀。问我要烟，我回答不抽烟。许久，雨没停可雨势稍弱下来，我讲："可以走了。"那些人也说："可以离开了。"我以为是将一同往前走的样子，到我动身时他们却又停下来，我益发明白他们必定不是好人。不过进了他们嘴里却不咽下去，他们的心肠仍然还是好的。再往北半里，转向西又走一里多，有处军营位于两列山夹峙之中的土阜上，壁垒崭新整齐。由此下又西行一里，进入上司南门，有土墙环绕着，门内就是住宿的驿馆。〔江西人。从下司到此地，居民的房舍中土屋和杆栏式楼房各有一半。〕此时雨过天晴街道还潮湿，我踩着湿鞋子，就经由街上往北转向西走，有个巨大的水塘，西边筑了堤修成堰塘，堤上砌成驰道十分宽整。又往北走半里，直达囤子所在之山的东麓，向北进入一道门。有一线石缝在东麓下，在它的尽头，凿了个孔如钵盂一样大，深一尺左右，可贮水一斗。囤子上下的人都用瓦盆等着舀水，声称这水甘甜清冽，与别处的水迥然不同。我舀了点尝了尝，果然不假。由这里沿囤子所在的山麓转入北面山峡中，峡中居民很多，都是头目的心腹；又用竹子编成粮囤架在峡中，分别把粮食贮藏在其中。由北面的山峡向西行，很快走入囤子后方，有条山脊自西北而来连接着囤子，那是囤子联结的关键之处。山脊东面的峡谷中，有个山洞紧依着囤子所在的山麓，洞口向北，十分狭窄却很深。有两个人将要上囤子去，我问道："此洞深不深？"说："这个洞不深。上到囤子半山腰，有个大洞很深而且有水，必须拿火把才能进去。"由下边抬头眺望，囤子上居民房屋层层叠叠，只有土司居住的三四层房屋，都用瓦盖顶，用白土粉饰。囤子险要而居屋整齐，反而超出南丹之上了。我于是跟随那两人沿石阶逐级上囤子去，那石阶非常陡峻，但开凿铺砌得宽阔平整。竭力跌跌绊绊向上登，共半里，折向东，有楼三间横跨在路中间，这是囤子半山腰的关隘了。山洞在中间一间楼房的后边，前面被楼遮住不能见到。有男女各一人，在中间一间楼下烧火做饭。那二人指点我入洞，便登上囤子去了。我向做饭的人要了火把，楼后就是猪窝马圈。踩着污物下洞，洞口向北，洞势下

注直坠而下，下面皆是污泥，顶上落下许多淅淅沥沥的水滴，不能停足，就又出洞来往下走。这之前命令一个挑夫随行，到了山脊下，挑夫不敢上登，我便独自上山。然而囤子上的地形，从外面便可以望得见，唯有此洞被楼遮住，非亲身到达是不会知道的。仍经由原路走了一里多，返回住宿的客馆，却已近黄昏了。饭也已做熟，便吃了饭躺下。

上司土司杨柚，由长官而升任副总兵，是由于水西之役的缘故。他的辖地小却与南丹结仇，互相攻杀，所以两地土司各自退居到囤子上。〔南丹州衙门在囤子下却住在囤子上。上司却是土司宅第与衙门都在囤子上，而环绕着囤子居住的，全是他的头目。〕南丹土司的三弟逃往荔波县，被莫伋囚禁了；四弟逃到上司，至今仍为外患，终日惴惴不安。

这个囤子又圆又大，四面是绝壁，仅在西北方有条山脊通有石阶上囤子，路必定要环绕到下边的峡谷中，所以是天险。峡中的水流向西南下流，汇合塘中及外面峡中南北诸处水流，全都穿过西南一侧下坠而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了南门，仍然渡过门东的小河，溯流往东北行。一里，踏着土山而上。四里，越过土山西延的山脊，山脊西头石峰突兀，至此北面的山脊完了。翻过山脊向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的石头山脊再度夹成隘口，两旁石骨嶙峋。由隘口向西而出，转向东北下行，半里路，下到山坞中。又往北一里，再次越过土山向西下延的山脊，这是上司、独山州的交界处，从此下岭沿东山行。又走二里，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坞中，是苴查村。该处东西两边都是土山，中间拓开为大山坞，有河水自北流来，介于山坞之中，绕过苴查村的东面，便向西冲破山峡流去。顺着东边一列山溯水流向北行，又走三里，河水分为两支流来，一条来自西北，一条来自东北，如同一个“丫”字交汇于中间一支山脉的尽头处。自西北来的水流较大，路溯流往东北行，走了一里半才渡河。在中间这支山脉的东麓，走到坛子窑村，是土司蒙家的族人。村北溪中都是碎石，有时干涸有时水满。又向东渡过溪水，往东北登上冈头，共一里左右，有环形土墙遗址，名叫关上，可是无居民房屋。又往东北走一里，流水和山坞都到了头，从此登岭，此岭极其险峻。三里路，向北越过岭脊，山隘中平整滑腻的石块如像人工铺砌的一般，两旁有矗立的山峰，这里名叫鸡公关。此地的山脉起自独山州西北面，绕

过州城东南延伸过此地，又往东南延伸到六寨的东面，再下延到蛮王峰。岭脊西南侧的水流，下流到苴查村而后流入都泥江；岭脊东北面的水流，由合江州下流到荔波县而后流入龙江。从岭脊上向东北眺望，则崇山蜿蜒，似屏风排列在眼前，与此山遥遥相对形成两列界山，中间夹住一个大山坞，自西北延向东南。下山后立即转向北行，一里路抵达坞中。转向东走，即刻有条小河向东南流下来。又往东一里，跋涉翻越在土冈之上，忽然有溪流自西北流向东南，水流在此地重新出现，是龙江的上游了。渡过溪流向东上行，从此处上登山坡土垄，往东北行走在山坞中。五里，有个几家人的村庄，在东北方山下。从村前再转入西边的峡谷，北行一里，过了一条山脊，开始向北下岭。岭极深，半里路到达山麓，这才知道前边所走的路全是在山上。又向北在坞中走一里半，有条大溪水势浩大，自西面峡谷的层层山峦中涌出，往东奔注而去，这也是由合江州而流下荔波、思恩的河流。经过岩石凿谷渡到溪北，又沿着西面一列山分支的土垄向北行五里，是羊角寨。〔是蒙土司的山寨。在西山山麓。〕又往北行三里，有条小溪自西面山坡向东流注，涉过此溪。又向北二里，进入独山州的南隘门。该州没有城池，一个土知州，一个明朝廷派来的知州。土司姓蒙，下属都是土人。〔即苗仲。〕明朝廷派来的官员大多空缺着，以经历代掌官印，下属都是客居的民户。我的房主人，是江西南昌人黄南溪，此人是个忠厚长者，家中有楼可以栖身。此州虽然没有城池，可夹街两侧的楼房相连，都用瓦盖顶，不再有草棚牛圈的简陋景象了。

独山州的土司过去是蒙诏，四年前观赏灯火时，被他儿子杀了。做母亲的赶去救护，也被杀了。却推说是杀一个头目，误伤了自己的父亲，竟然无人查问。现今做了土司，可恨呀！

【原文】

三十日　平明饭，出独山州北隘门，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北坞渐穷，山脊自东界西度南转，乃路转东北，涧中小水北流。渡涧，循东界山腋间东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间，甚冽[①]。其侧有蒙氏修路碑。从此攀石磴东北上岭，雨大至。一里半，北登岭隘。是岭由东南度西北，乃祖山，从其东北分裂众枝：其直东而去者，为黎平、平崖之脊；东南分枝而下者，为荔

波、罗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即西转南走而环于独山之西，度鸡公岭而南，为蛮王、多灵之派。独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于众山之中，是名独山[②]，州之所以得名也。又东北行山峡间，乃下。共二里，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深河桥[③]。过桥，复跻崖而上。登岭而北，有小水自东北泻石崖而下，涉之，复升岭，共一里，遂由峡中北行。又二里，乃下，东北行壑中。有村在东山下，由其前少转西北，共二里，有溪自东北来，渡之。溯其西岸，东北逾岭二里，一水自东北来，一水自西北来，东北者较大。于是涉西北水，缘中支山而上，东北三里而登其冈。饭于冈上。乃稍下，又北逾岭而下夹坞中。共三里，又上，有溪自南峡北向下坠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岭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涧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向西转。此东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岭。半里而上，循岭半西南行。二里，过兔场[④]，西出嘉坑关。随小水西下，由夹中行五里，两夹山多石崖突兀，路侧有泉涌穴出。又西二里，水坠南峡去，路逾北坳上，有寨在东冈之巅。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洼中坠，环塍为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岭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棱峭，皆作嘘云裂萼之势。又西北下峡中，一里，转而西，半里，西出峡，是为独山州与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⑤]。于是山开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为横梁[⑥]。循溪东转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卖粉为饷者，以盐少许易而餐之。随溪南岸西行，道路开整，不复以蜀道为苦。溪北有崇庙在高树间，人家田陇，屡屡从断岸而出。共六里，过坞里村。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从溪西岸南行，半里，为邛母村。从村前西转，坞复东西开。而其村重缀冈阜，瓦舍高耸，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复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从北岸悬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来会，乃麦冲河也。即溯河西行二里，入麦冲堡南隘门而宿[⑦]。是晚雷雨大作，彻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　平明起，雨渐止。饭间，闻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须秉炬深入，中多幡盖缨络之物。觅主人导之不得，曰："第往关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门，溯溪东岸行。忽石壁涌起岸东，势极危削，溪漱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间，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⑧]。三里，转入东坞，其北有小峰立路隅，当麦冲河南下之冲，有岩北向，曰观

音洞。又北半里，曰麦冲关[9]。问所谓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峰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关之东有真武阁，南向正与观音洞门对。乃停行李于阁中，觅火炬于僧，将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远。但溪水方涨，湍急不可渡，虽有导者不能为力，而况漫试乎？"余乃废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东岸。溯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来，路从东北山腋上，遂与麦冲河别。当坡路潦迹间，有泉泛泛从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随指而涸[10]，指去而复溢成孔，乃气机所动，而水随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转上后峡，遂向东入。又一里，峡更东去，路复从北峡上。其处石峰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坞中，被垄盈坞，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芜态。粤西独不艺麦[11]。脊东西乱水交流，犹俱下麦冲者。又东一里，转而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橇矣。波耕水耨，盈盈其间，水皆从崖坡泻下，而不见有浍浚之迹[12]。二里，有村颇盛，倚西峰下，曰普林堡[13]。又北一里，逾岭而上石峰，复度峡而下，转而东，平行石岭间。一里东下，盘窝中有小石峰圆如阜，盘托而出，路从之，经窝东入峡。一里，复北向升岭，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当为老龙之干，西自大、小平伐来[14]，东过谷蒙、包阳之间[15]，又东过此，东南抵独山州北，又东为黎平、平崖之脊，而东抵兴安，南转分水龙王庙者也。越脊北下，峡壁甚隘。一里，下行峡中，有水透西南峡来入，北随峡去，渡之，傍涧西涯行。有岐路溯水西南峡，则包阳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16]。随水东北行峡中，又三里，转而东，其峡渐开，有村在南山间，曰下石堡。又北二里，过一巨石桥，涧从桥下西北坠深峡中而去；路别之，东北逾岭。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岭下，则东南山坞大开，大溪自西北破峡出，汤汤东去，是曰大马尾河。以暴涨难渡，由溪南循山崖东行，溪流直捣崖足。一里，东抵堡前，观诸渡者，水涌平胸，不胜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泅水而渡，从北岸东向行。水从东南峡去，别之，乃东北逾岭而下，共三里，东渡小马尾河。复东北升岭，一里半，越岭脊东下。一里半，出山峡，山乃大开，成南北坞，东西两界，列山环之，大河汤汤流其间，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峡东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来溪上，度之。从梁端循峡西入，是为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别以姓称。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黄家司，乃

其副也[17]。又北行田塍间五里，度西桥。又北半里，入小西门，是为都匀郡城[18]。宿逆旅，主人家为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日　晨起，作书投都匀司尊张，勉行，四川人。乃散步东入郡堂，堂乃西向蟒山者。又东上东山麓，谒圣庙。见有读书庑东者，问南皋邹总宪戍都时遗迹[19]。曰："有书院在东门内。"问《郡志》。其友归取以示，甚略而不详，即大、小马尾之水，不书其发源，并不书其所注，其他可知。载都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门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垒石为九门甚整，横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匀郡城东倚东山，西瞰大溪。有高冈自东山西盘，而下临溪堑；溪自北来，西转而环其东[20]。城圆亘冈上，南北各一门，西有大小二门，东门偏于山之南。城后环东山之巅，其上有楼，可以舒眺。



郡西对蟒山，为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庙俱向之。其南峰旁耸，有梵宇在其上，须拾级五里而上，以饭后雨作不及登。谓之"蟒"者，以峰头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为龙山。

九龙洞，在城东十里。按《一统志》有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十里，前门北向，后门南向，当即此洞。今志称为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东，一在城西。"殊觉愦愦[21]。

水府庙，在城北梦遇山[22]，大溪南下横其前，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东来注。下有白衣阁，倚崖悬危壁上，凭临不测。上有梵音洞，西向为门。洞无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为异耳。

注释

①冽（liè 列）：寒冷。

②独山：今名同，又称独秀峰，位于独山县城东南 13 公里的小坝子中，有小径盘旋而上。顶呈马鞍形，有亭。

③深河桥：在今独山县北境，黔桂铁路深河站附近。

④兔场：今名同，在独山县北隅。

⑤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原脱此句，据徐本补。

⑥横梁：今作黄良，在都匀市南隅。

⑦麦冲堡：今作墨充，在都匀市南境。

⑧竦（sǒng 耸）：通"悚"，恐惧。

⑨麦冲关：亦称关上。今墨充稍北，桐水河东岸有地名关上。

⑩溷(hùn)：通"浑"，浑浊。

⑪艺：种植。

⑫浍(kuài快)：田间的大沟渠。浍浚：人工疏挖的田间沟渠。

⑬普林堡：今作普林，在都匀以南的黔桂铁路线上。

⑭大平伐长官司：隶龙里卫，在今贵定县南部的平伐。小平伐长官司：属新添卫，在今贵定县中部。

⑮谷蒙：今名同，在都匀县西北隅。包阳：今名同，在都匀县西北隅，紧靠普林西北邻。

⑯平浪：明置平浪长官司，隶都匀府，在今都匀县南部的平浪。平洲六洞：明置平洲六洞长官司，隶都匀府，在今平塘县治。

⑰都匀长官司：据《明史·贵州土司传》："正德三年，都匀长官司吴钦与其族吴敏争袭仇杀，镇巡以闻，言：'钦之祖赖洪武间立功为长官，阵亡。子琮幼，弟贵署之。及琮长，仍袭，传至钦三世。敏不得以贵故妄争。'诏可之。"《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匀府载："都匀长官司，在府城南七里，元为上都云等处军民长官司，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改置今司，属都匀卫，永乐十七年隶贵州布政司，寻还属都匀卫，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属府，本朝改属都匀县。正长官吴姓，副长官王姓。"都匀土长姓吴，都匀长官司应为吴家司。

⑱都匀郡城：都匀府，治今都匀市。

⑲宪：旧俗属吏称上官为宪。总宪：对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尊称。

⑳溪自北来：此溪明代称都匀河，今称剑江，下为龙头河，即清水江源。

㉑愦(kuì溃)愦：混乱。

㉒梦遇山：《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匀府载："梦遇山，在府城北三里。《通志》：下临剑河，众水汇流，波光浩森。上有碑识曰：仙人张三丰观澜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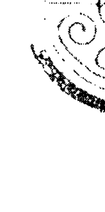
【今译】

三十日　黎明吃饭，出了独山州北隘门，向西北沿西面一列山前行。六里路，有条小溪也是从西面山坡向东流注，涉过小溪。又往北二里，北面山坞渐渐到了尽头，山脊自东面一列山向西延伸后往南转，而路转向东北，山涧中的小溪向北流。渡过山涧，沿东面一列山的山腰之间向东北上行，又走二里，有水从路旁石穴中溢出，十分清冽。〔石穴侧面有蒙氏修路碑。〕从此处攀登石磴向东北上岭，雨暴降。一里半，向北登上岭隘。此岭由东南延向西北，是祖山，从祖山东北面分裂为群山支脉：那正东而去的，是黎平、平崖的山脊；往东南分支而下

的，是荔波、罗城的支脉；向西北分支而下的，延过此地稍往北，马上由西转向南走而后环绕于独山州的西边，延过鸡公岭再往南，是蛮王峰、多灵山的支脉。〔独山州南面二十里处，有座山尖尖耸起，立于群山之中，那山名叫独山，州由此而得名。〕又往东北行走在山峡之间，于是下走。共行二里，有条山涧自东面山谷奔流到深崖中，两旁山崖的石壁十分狭窄，山涧深嵌在石壁之间非常深，架了一座石桥在山涧之上，是深河桥。过了桥，再次登崖壁而上。登上岭头往北走，有条小溪自东北倾泻到石崖之下，涉过小溪，再次登岭，共一里，便经由峡中往北行。又是二里，这才下行，往东北前行在壑谷中。有个村庄在东山下，由村前稍转向西北，共二里，有溪水自东北流来，渡过溪水。溯溪流西岸走，向东北越岭二里，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一条溪水自西北流来，来自东北的水流较大。于是涉过西北流来的溪水，沿中间的支脉上山，往东北行三里便登上这座山冈。在冈上吃了饭。于是稍稍下走，又向北越岭后下到狭窄的山坞中。共三里路，又上山，有溪流自南边的山峡中向北下坠到深潭之中，潭小但地势却很高，此潭就是西北小溪的源头了。又往北越岭下行一里半，下来穿越在深深的壑谷之中，有涧水自西南方峡中流来，到此处由东转向西去，这是东北小溪的源头了。涉过山涧，向西南登岭。上走半里，沿山岭半中腰向西南行。二里，路过兔场，往西出了嘉坑关。顺小溪西下，经峡中行五里，夹在两旁的山多半是突兀的石崖，路侧有泉水从洞穴中涌出。又向西走二里，溪水坠入南面的峡谷中流去，路越到北边的山坳上，有个寨子在东面山冈的冈顶。经寨子西北方越过山脊，南北两面都有中央下陷的洼地，田埂环绕辟为农田，一直抵达洼地底部，流水都是从洼底向西透过石穴泄去的。又向西越岭走一里，出了隘口，隘口上方石骨嶙峋棱角陡峭，全作出喷云绽花的姿态。又往西北下到峡中，一里，转向西，半里，向西出了峡谷，这里是独山州与胡家司的分界处。〔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按姓氏称呼它，以便与府名区别开来。〕到这里山势分开，南北十分开阔，中间有条大溪自北流往南，这是横梁。沿着溪东面转向南半里，到达南边的山崖。崖下有个卖粉的人，用少许盐换粉吃了。顺溪流南岸向西行，道路开阔平整，不再有蜀道之行的苦恼了。溪北有座高大的寺庙在高高的树丛间，人家和田垄，屡屡从对岸截断树丛显露出来。共走六里，路过坞里村。又往西一里，溪水向南弯曲，于是向

西渡溪。从溪流西岸往南行，半里，是邛母村。从村前向西转，山坞再次呈东西向分开。而这里的村庄一层层点缀在冈阜之上，瓦房高耸，想来也是胡家司的族人头目的住所。向西二里，溪水向北弯去，又一次向西渡过溪流。又往西北行一里，溪水向西弯曲，又向北渡溪。从北岸的悬崖上向西行一里半，有水流自西方流来相会，这便是麦冲河了。随即溯河向西行二里，进入麦冲堡的南隘门便住下。这天晚上雷雨大作，整夜不停。

四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雨渐渐停了。吃饭时，听说这里西边有个桃源洞，相距五里路，必须举着火把才能深入，洞中有很多似幡旗伞盖缨络之类的东西。找房主人导游，不愿意，只说："只管前往关上，可以往西去。"于是向北出了隘门，溯溪流东岸行。忽然石壁在岸东耸起，山势极为险要陡削，溪流冲刷着石壁的南面，路溯溪流往北去，咫尺之间，头上依傍着穹隆的山崖，脚下沿着迅急的水流，置身其中感到十分恐惧。三里路，转入东面的山坞，坞北有座小峰立在路侧，正当麦冲河南下的要冲，有个岩洞向北，叫观音洞。又往北行半里，叫麦冲关。打听所说叫桃源洞的地方，正在此地正西大山峰的半山腰，相望不超出四里之外。麦冲关的东边有个真武阁，面向南方正与观音洞洞口相对。于是把行李停放在真武阁中，向僧人找来火把，将要前去探察此洞。途中遇到一位老人，说："此洞相距不远。但溪水正好暴涨，水流湍急无法渡过去，即使有向导也无能为力，何况漫无目的地去探路呢？"我只好失望而返，取了行李向西南穿越而下，抵达河的东岸。溯河往北走，共一里，有条溪水自西北方山侧流来，路从东北方山腰上行，便与麦冲河分手。在坡路积水处，有泉水汩汩从地下溢出，泉眼大如手指，用手指伸进泉眼，都是沙土，随着手指插进去水就变浑浊了，指头抽出便又溢成孔洞，这是气体上升的机理使沙土流动，而泉水随着气体冒出来，没有固定的洞穴。一里路，转上后山山峡，就向东入峡。又走一里，峡谷进一步向东延去，路又从北面山峡上走。此处石峰嶙峋，延伸而过的山脊十分狭窄。越过狭窄的山脊往北下到山坞中，覆盖着田垄充盈在坞中的，小麦青青荞麦熟，全是粉色的花簇翠色的绿浪，从此地起便不再有粤西荒芜的状态了。〔唯独粤西不种麦子。〕山脊东西两面水流杂乱交流，仍然全是下流进麦冲河的水流。又往东行一里，转向北，有个山坞南北开阔，坞底十分平坦，犁为田地，



〔此处已用牛耕种,不再像六寨以南那样用木板橇来耕地了。〕波耕水耨,流水滢滢充盈在田野间,流水皆是从山崖斜坡上流泻而下,却不见有人工开挖沟渠的痕迹。二里路,有个村庄十分兴盛,紧靠在西峰之下,叫普林堡。又往北一里,越岭后登上石峰,再越过山峡而下,转向东,平缓行走在石岭之间。向东下行一里,盘状的山窝中有座小石峰圆圆的如像土阜,圆盘般地托地而出,路经由这座石峰,经过山窝东边进入峡谷。一里路,再次向北登岭,一里,终于翻越到土脊之上。此条山脊应当是主峰的主干,由西面大、小平伐延来,往东延过谷蒙、包阳之间,又向东经过此地,往东南抵达独山州北面,又往东形成黎平、平崖的山脊,而后向东到达兴安县,往南转向分水岭龙王庙。越过土脊向北下行,峡壁非常狭窄。一里路,下来行走在峡谷中,有涧水穿过西南的山峡前来流入峡中,向北随着峡谷流去,渡过山涧,傍着山涧西岸走。有岔路溯流通往西南的峡中,是去包阳的道路,通往平浪司、平洲六洞司。顺涧水往东北行走在峡中,又是三里,转向东,此峡渐渐开阔起来,有个村庄在南山山间,叫下石堡。又往北行二里,过了一座巨型石桥,山涧从桥下向西北坠入深峡中流去;路离开了山涧,向东北越岭。上上下下两重山,又走二里路,越过岭下山,则见东南方向山坞十分开阔,有大溪自西北冲破山峡流出,浩浩荡荡东去,这叫大马尾河。由于溪水暴涨难以渡河,便由溪南顺山崖东行,溪流径直冲捣着崖脚。一里,往东到达堡垒前边,观看众人渡水,溪水汹涌齐胸,禁不住生出望洋兴叹的恐惧。坐了很久,这才脱衣泅水而渡。从北岸向东行,溪水从东南方的峡谷中流去,离开溪流,于是向东北越岭后下走,共行三里,向东渡过小马尾河。又向东北登岭,一里半路,越过岭脊向东下岭。一里半,走出山峡,山势于是十分开阔,形成南北向的山坞,东西两边,群山环绕着它,大河浩浩淼淼流于坞间,自北流往南。溯溪流西岸走,沿西面一列山向北行一里,路旁马上有水流自西边峡谷中向东流入溪中,涉过溪流。又往北二里,有座石桥跨在一条自西边流来的溪水上,过了桥。从桥头沿峡谷向西进去,那是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了,因为名称与本府相同,故而用姓氏称呼它以示区别。又向北走一里,有村庄在西边山崖上,叫黄家司,是胡家司的副长官。又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五里,过了西桥。又向北半里,进入小西门,这是都匀府城。住宿在旅店中,店主人姓沈,也是江西人。

初二日　早晨起床，写信送给都匀府知府张大人，〔张勉行，是四川人。〕于是散着步往东走入府衙大堂，大堂是坐西对着蟒山的建筑物。又向东爬上东山山麓，拜谒了孔庙。见有个在东厢房读书的人，打听南皋人邹总宪戍守都匀时的遗迹。回答说："有个书院在东门内。"询问《都匀府志》。他的朋友回家取来给我看，《府志》十分简略而不详备，就如大、小马尾河，不记它们的发源地，而且不写明它们流向什么地方，其他内容可想而知。记载都匀的八景，全是些八寸三分的帽子，不是此地确实特出的奇观。此地西门外大溪上有座新架的石桥，用石块垒砌成九个桥拱，非常整齐，横跨在滔滔洪水上，竟然不取此景，为什么呢？

都匀府城东面紧靠东山，西边俯瞰大溪。有座高高的山冈自东山向西盘绕，而下临溪水流经的深堑；溪水自北面流来，向西转后又环绕到它的东边。城墙呈圆形横亘在山冈上，南北各有一道城门，西面有一大一小两道门，东门偏在山的南面。城后环绕着东山的山顶，山顶上有高楼，可以纵目远眺。

府城西面对着蟒山，蟒山是全府最高的山峰，府衙、文庙都朝向它。它的南峰在侧边耸起，有佛寺在峰上，必须沿台阶逐级走五里才能上去，因为饭后下雨来不及上登。把它称之为"蟒"的原因，是由于峰顶有石头山脊，蜿蜿蜒蜒如巨蛇。现在写的志书改称为龙山。

九龙洞，在城东面十里。据《一统志》，有个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面十里，前洞口向北，后洞口向南，应当就是此洞。志书称都匀有两个仙人洞，下面的注文说："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觉得非常混乱。

水府庙，在城北的梦遇山，大溪向南下流横在庙前，一条小溪自西边蟒山的北面一直往东流注而来。下面有座白衣阁，紧依山崖悬在危壁之上，高高濒临着不测之深渊。上边有个梵音洞，向西辟为门洞。洞中无其他别致之处，只是听说洞中有尊石佛自土中生出来的事较为奇异罢了。

【原文】

初三日　下午自都匀起身，二十里，文德宿[①]。

初四日　三十里，麻哈州[2]。又十里，干溪宿[3]。

初五日　十里，麻哈大堡[4]。又十里，干坝哨[5]。又十五里，平越卫[6]。

初六日　歇平越。

初七日　宿店。

初八日　雇贵州夫行，至崖头宿[7]。

初九日　新添饭[8]，至杨宝宿[9]。

初十日　龙里歇[10]。

十一日　二十里，至鼓角[11]。三十里，至贵州[12]。

十二日　止贵州。游古佛洞[13]。

十三日　止贵州，寓吴慎所家。

注释



①文德：今名同，又称文德场坝，在都匀市北隅。

②麻哈州：隶都匀府，治今麻江县。

③干溪：今名同，又作甘溪，在麻江县北境，湘黔铁路北侧。

④麻哈大堡：今名大堡，在麻江县北隅，麻哈江边。

⑤干坝哨：今作干巴哨，又作甘巴哨，在福泉县南隅。

⑥平越卫：治今福泉县。徐霞客绕道平越，当与寻访张三丰的胜迹福泉山、武胜关等有关。《嘉庆重修一统志》平越州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洪武间在平越卫，蓬头草履，四时惟一破衲，人呼为邋遢仙。于高真观后结茅为亭，昼则闭户静坐，夜则礼斗。永乐中，遣官征聘，莫知所之。""福泉山，在州治南。《通志》：仙人张三丰修真处。前为高真观，后为礼斗亭，亭前有浴仙池，池水夏不溢、冬不竭，池旁有枯桂。明万历中，有丐者浴于池，云能活此树，掬水沃其根，挂巾于树而去，是年桂复荣，至今犹茂，池水可疗病。"

⑦崖头：即今岩头寨，又作岩头铺，在贵定县东境。

⑧新添：明置新添卫，治今贵定县。

⑨杨宝：即杨宝山，又作阳宝山。《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载："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十里，高可百余丈，树木森密，殿阁崔嵬，诸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山上产茶。""阳宝山寺，在贵定县北阳宝山上，前后两寺，为一方之胜。"

⑩龙里：明置龙里卫，治今龙里县。

⑪鼓角：今作谷脚老街，在龙里县西境，湘黔公路上。

⑫贵州：指贵州布政司及贵州宣慰司的治所，在今贵阳市区。明清贵州城略作椭圆形。明初南至南明河，北至今喷水池，有五门，在今大南门、次南

门、大西门、老东门、喷水池五处。天启年间增筑外城，往北扩展，设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小东门。内外城的范围，东西北三面比今环城路稍小，唯现今只保留城门名称而已。现在东边文昌阁附近还有城墙遗迹；从延安路中段到六广门体育场附近的城基路，路基隆起如脊，也是当年西北部的城墙基址。

⑬古佛洞：民国《贵州通志》载：黔灵山“山半为古佛洞”。黔灵山风景区得山水之胜，明代已有开发。进入今黔灵公园往西边路登山，就是九曲径，又称赤松道。路边削壁千仞，称溜翠岩。石壁下部有一洞近一人高，内有白玉石雕苦行佛坐像一尊，即霞客所游的古佛洞。洞前小屋一楹，梁上有“道光辛丑年建”字样，建屋时间较晚。登完九曲径，山顶凹处即是弘佛寺。进入公园大门往东傍檀山涧行，即到麒麟洞。不但山形像麒麟，洞门边略加雕琢的钟乳石，亦酷似一对正舞动的麒麟。洞门外有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镇守贵州太监杨金的七律诗。解放后，新辟了动物园，修了黔灵湖、烈士塔及穿山隧道，黔灵山成为贵阳市的著名风景区。

【今译】

初三日　下午从都匀动身，二十里，住宿在文德。

初四日　三十里路，到麻哈州。又走十里，在干溪住下。

初五日　十里，到麻哈大堡。又行十里，到干坝哨。又行十五里，到平越卫。

初六日　在平越歇息。

初七日　住宿在客店中。

初八日　雇贵州的挑夫上路，到崖头住下。

初九日　在新添卫吃饭，到杨宝山住下来。

初十日　到了龙里停歇。

十一日　行二十里，到达鼓角。又走三十里，到贵州。

十二日　停在贵州。游了古佛洞。

十三日　停在贵州，寄住在吴慎所家中。

【原文】

十四日　晨饭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①]，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②]。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度桥，溯南来大溪文西南三里[③]，有一山南横，如列屏

于前，大溪由其东腋北出，路从其西腋南进。又南行峡间二里，历东山之嘴，曰�堰塘[4]，其西南有双峰骈起，其东即屏列山之侧也。又三里，过双骈东麓而出其南，渐闻溪声遥沸，东望屏列之山，南迸成峡，溪形复自南来捣峡去，即出其东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5]，溪沿东界峰麓，溯行而犹未觌面耳。又南二里，始见东溪汪然，有村在东峰之下，曰水边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沟[6]，有一二家在路侧，前有树可憩焉。又南渐升土阜，遂东与大溪隔。已从岭上平行，五里，北望双骈，又三分成笔架形矣。南行土山峡中，又一里，出峡[7]。稍折而东，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仡佬桥[8]。乃饭于桥南铺肆中。遂南向循东峰之西而行，皆从土坡升陟，路坦而宽。九里，见路出中冈，路东水即东北坠峡下，路西水复西北注坑去，心异之。稍上冈头[9]，则路东密箐回环，有一家当其中，其门西临大路，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则此冈已为南北分水之脊矣。盖东西两界，俱层峰排闼，而此冈中横其间为过脉，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独木岭[10]。或曰头目岭。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而此为头目所守处。从岭南下，依东界石山行。五里，复升土岭，渐转东南，岭头有一洼中坠。从其东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一里，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至此东转，石梁跨之，是为青崖桥。水从桥下东抵东界山，乃东南注壑去，经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于是又出岭南矣。度桥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门[11]。其城新建，旧纡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阛阓焉。是日晴霁竟日，夜月复皎。

青崖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所辖[12]。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13]，东北去龙里六十里，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14]。

注释

①西溪：即今市西河。

②太子桥：即今太慈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俗讹为太子桥。"自西谷流来之溪即四方河。其西南有1965年发现的白龙洞地下公园，惜霞客西游时尚被土石所掩。洞内长587米，奇石缤纷，有水

帘洞、双玉盘、动物园、百步桥等三十多组景色。

③大溪：明代称南门河，见《明史·地理志》。又称南明河，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山川载："南明河，在府城南门外。……为清水江之上源，亦谓之南门河。"即今流经贵阳市区的南明河。

④吧堰塘：今称甘荫塘，在贵阳市南郊。

⑤椒（jiāo 焦）：山巅。

⑥大水沟：今名同，在贵阳至花溪的公路旁。

⑦又一里，出峡：徐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作"又二里出峡。"

⑧华仡佬桥："华"同"花"。据《黔记》，此溪"俗名花仡佬河"，桥亦称花仡佬桥。花仡佬桥在今花溪镇，这里溪水潆洄多变，小山错落有致，自然景色极佳，被誉为"贵州高原之花"，为贵阳市郊的著名风景区和文化区。仡佬（gē lǎo 格老）：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至今花溪附近的山区还有几家仡佬族。

⑨稍上冈头：原作"稍下冈头"，据四库本、徐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改。

⑩独木岭：今作桐木岭，在贵阳市南境。

⑪青崖城：《明史·地理志》作青岩，即今青岩镇，在贵阳市南境。

⑫广顺州：隶贵阳军民府，治今长顺县北的广顺镇。

⑬定番州：成化十二年（公元 1476 年）置程番府于今惠水县。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移府入布政司城。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置定番州，仍治今惠水县。

⑭总兵：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无定员，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兵，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今译】

十四日　清晨在吴家吃过饭，于是出了省城南门，走过西溪桥，向西南方行。五里路，有条溪水自西边山谷中流来，往东注入南来的大溪；有座石桥跨在溪上，叫做太子桥。〔这座桥据说是因建文帝而得名，不过为什么用"太子"来起名呢？〕桥下溪水涌流在两岸石崖之间，冲激奔突很是湍急，水势是南来的大溪赶不上的。过了桥，溯南来的大溪又往西南行三里，有一座山在南边横着，如屏风排列在前方，大溪由它的东侧往北流出去，路从它的西侧向南前进。又向南行走在山峡之间有二里，经过东山的山嘴，名叫吧堰塘，它的西南方有两座山峰双双耸起，它的东面就是那座似屏风排列之山的侧面了。又走三里，过了双双并立之峰的东麓而后到达它的南边，渐渐听到远处溪水的奔腾声，东望那屏风样排列的山，南面迸裂成峡谷，溪水的流势又自南流来

冲撞山峡而去，这就是流出此山东北侧那条大溪的上游了；但只是道路顺着西边一列山的山顶走，溪水沿着东面山峰的峰麓流，逆溪而行却仍未见面而已。又往南二里，这才见到东方有溪水水势浩大，有个村庄在东峰之下，叫水边寨。又向南三里，叫大水沟，有一两户人家在路旁，前边有树可在下面休息。又向南慢慢爬上土阜，于是东面与大溪相隔。随即从岭上平缓前行，五里，北望双双并列的山峰，又分为三岔变成笔架的形状了。往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又行一里，出了峡口。略微折向东，就有大溪自西南方峡谷中流来，到此处往东转，流到东峰之下，便折向北流去。有座九拱巨石桥，呈南北向架在溪上，这是华仡佬桥。于是在桥南的店铺中吃了饭。随即向南沿着东峰的西麓而行，都是从土坡向上爬，道路又平坦又宽敞。九里路，见到道路通往中间的山冈，路东的流水既已向东北坠到山峡下面，路西之水又往西北注入坑谷中去，对此现象心里边很奇怪。略略走上冈头，就见路东山箐密林环绕，有一户人家位于山箐之中，房门朝西面临大路，有三四个人歇息在岩石旁，因而拄着拐杖与他们一同休息，原来这座山冈已是南北两面的分水岭了。大体上东西两面，全是层层峰峦似门扉样排列，而此冈横在东西两列山中间成为过渡的山脉，山势不高而且平缓，它南面的水流即往南下流了，这里叫独木岭。〔或者叫头目岭。从前金筑司在西边的尖峰下，而此地是头目把守之处。〕从岭上往南下行，靠着东面的石山走。五里，又爬土岭，逐渐转向东南，岭头有一块中央下陷的洼地。从洼地东边又向南而上，共二里路，于是下走。一里，便有溪水自西北峡中流出，到此处向东转，石桥跨在溪上，这是青崖桥。溪水从桥下往东抵达东面一列山下，就向东南注入壑谷中去，是流经定番州而后南下泗城境内，流入都泥江的溪流，从那里又流出岭南了。过桥往南走，半里路，进入青崖城的北门。这座城新近修建过，旧城墙绕向东去，今天把城东角折向西就着尖峰上面修筑，城中瓦盖的楼房和街市很多。这一天终日晴朗，夜里月亮又皎洁明亮。

青崖屯隶属于贵州前卫，可地方上却归广顺州管辖。北面距省城五十里，南边距定番州三十五里，东北方距龙里司六十里，西南方距广顺州五十里。有溪流自西北的主峰山脊发源，环绕过城北往东流后向南转去。这是贵州省城南郊的要害之地，现今增设了总兵官驻扎在城内。

【原文】

十五日　昧爽，出青崖南门，由岐西向入山峡。南遵大路为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历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蓊楼[①]，大树蒙密，小水南流。从其西入山峡，两山密树深箐，与贵阳[②]四面童山迥异[③]。自入贵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西北入峡三里，遂西上陟岭。一里，逾岭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彻骨，南下泻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涧自北峡来，横木桥于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复北上岭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随现随伏。西北行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而中不见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东复有泉淙淙，亦随现随隐。盖此中南北两界俱穹峰，而东西各亘横脊，脊中水皆中坠，不见洼底，故洼底反燥而不潴。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悬泉一缕，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声淙淙成涧，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转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马铃寨[④]。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见路南涧已成大溪，随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峡来，二溪相遇，遂合而东南注壑去。此水经定番州，与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为水车坝[⑤]。坝北有土司卢姓者，倚庐北峰下；坝南有场在阜间，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坝乃自然石滩横截，涧水飞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桥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广顺来。广顺即金筑安抚司，乃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州，添设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为广顺州道；由溪南岸逾岭上，为白云山道；随溪东南下，为定番州道。乃饭于川人旅肆；送火钱，辞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岭。又行岭夹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转，半里，又东转入峡。半里，峡穷，乃东南攀隘上，其隘萝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逾其上，又东南下，截壑而过。半里，复东南上，其岭峻石密丛更甚焉。半里，又逾岭南下，随坞南行，一里，是为八垒。其中东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坠成眢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则有峰横截壑口，西骈隘如阈，东联脊成岭。乃东向陟岭上，一里，逾其脊，是为永丰庄北岭，即白云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东西坞，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迤逦。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⑥]。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



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7]，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逾而北，开坪甚敞，皆层篁耸木，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而南京井当其中。石脊平伏岭头，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东西阔约五尺，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停水其间，清冽异常，而不减不溢；静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见有巨鱼戏水面，见人掉入窍去，波涌纹激，半晌乃定。穴小鱼大，水停峰顶，亦一异也。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犹仍其旧也。

是日下午，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导余登潜龙阁，憩流米洞；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观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8]。四望乔木环翳，如在深壑，不知为众山之顶。幽旷交擅，亦山中一胜绝处也。对谈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于庵西，复具餐啜茗，移坐庵后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映彻，无片翳之滓；至晚阴云四合，不能于群玉峰头逢瑶池夜月，为之怅然。

十六日　夜闻风雨声，抵晓则夙雨霏霏，余为之迟起。饭后坐小窗待霁，欲往探龙潭，零雨不休，再饭乃行。仍从潜龙阁北逾岭至南京井，从岐东北入深箐中，耸木重崖，上下窈渺，穿崿透碧，非复人世。共五里，则西崖自峰顶下嵌，深坠成峡，中洼停水，渊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缩不盈，真万古潜渊，千峰閟壑也。其峡南北约五丈，东西约丈五，东崖低陷空下者约三丈，西崖耸陷空下者十数丈；水中深不可测，而南透穴弥深，盖穿山透腹，一峰中涵，直西南透为南京井，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崖上乔干密枝，漫空笼翠。又东北攀崖，东南度壑，皆窈渺之极。壑东有遗茅一龛，度木桥而入，为两年前匡庐僧住静处，今茅空人去。将度木披之，是山雨大作；循旧径返，深霭间，落翠纷纷，衣履

沾透。再过南京井，入北僧龛。僧钥扉往白云，惟雨中莺粟脉脉对人，空山娇艳，宛然桃花洞口逢也。还逾潜龙阁，自然已来候阁旁。遂下庵，瀹茗炙衣。晚餐后，雨少霁，复令徒导，由庵东登岭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东隅，近山皆伏其下，遥山则青崖以来，自龙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静室。其室三楹，东向寥廓，室前就石为台，缀以野花，室中编竹缭户，明洁可爱。其处高悬万木之上，下瞰箐篁丛叠，如韭畦沓沓[9]，隔以悬崖，间以坑堑，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从白云，盖与潜龙阁后北坪诸静室取道皆然[10]，更无他登之捷径也。此室旷而不杂，幽而不闷，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绝人寰，洵栖真之胜处也[11]。静主号启本，滇人，与一徒同栖；而北坪则独一老僧也。白云之后，共十静庐，因安氏乱，各出山去，惟此两庐有栖者。十二庐旁，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顶，皆中空酝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云，暮雨复至。自然供茗炉旁，篝灯夜话，半晌乃卧。

十七日　晨起已霁，而寒悄颇甚。先是重夹犹寒，余以为阴风所致，有日当解，至是则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废炉[12]，良有以耳。



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13]。《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土人讹其名为罗勇，今山下有罗勇寨。土人居罗勇，而不知其为螺拥；土人知白云山，而不知即螺拥山。僻地无征，沧桑转盼如此！

白云山西为永丰庄北岭，即余来所逾岭也；东则自滇僧静室而下，即东隤颓然，下对青崖，皆为绝壑；前则与南山夹而成坞，即余来北上登级处也；后则从山顶穷极窈渺，北抵龙潭，下为后坞，即余来时所经岭南之八垒者也。此其近址也。其远者：东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广顺三十里，东南由翁贵抵定番州三十里[14]，北抵水车坝十五里。

白云山中有玄色[15]、白色诸猿，每六六成行，轮朝寺下。据僧言如此。余早晚止闻其声。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龙潭后深箐仆木间，玉质花腴，盘朵径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担柴，土人呼为茅枣，云南甚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马铃寨东溪，其西又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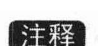
车坝西溪，皆南流合于定番，而皆自石洞涌出。至白云南，又有翁贵锣鼓洞水及撒崖水，皆为白云山腹下流，皆东合于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龙[16]，在白云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银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涌出，而南注于都泥江。则此间水无非洞出者矣。

东望山脊蜿蜒，自龙里西南分支南下，回绕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即障都泥而南趋者。其山回环而东，中围丹平[17]、平州诸司，即麦冲、横梁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环之也。

老龙之脊，自广顺北，东度上寨岭东，过头目岭，又东北过龙里之南，又东过贵定县西南[18]，又东过新添卫之杪木寨[19]，乃东南转，环蟒山之南，东过为普林北岭，又东南抵独山州北，乃东趋黎平南境，而东度沙泥北岭，以抵兴安分界。



贵州东三里为油凿关[20]，其水西流；西十里为圣泉北岭[21]，其水东流；北十五里为老鸦关，其水南流为山宅溪[22]；南三十里为华仡佬桥，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东为最微；俱合于城南薛家洞，东经襄阳桥[23]，东北抵望风台[24]，从其东又稍北，入老黄山东峡，乃东捣重峡而去；当与水桥诸水，同下乌江者也。



注释

①蓊楼：今名新楼，在贵阳市南隅，青岩至马林的公路旁。

②贵阳：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移程番府来贵州城，三年（公元1569年）三月，改程番府为贵阳府，增辖贵竹、平伐二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升为贵阳军民府。即今贵阳市。

③童山：光秃无草木的山。

④马铃寨：今作马林，在贵阳市西南隅。

⑤水车坝：今作水井坝，在贵阳市西南隅，马林稍西。

⑥建文：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在位时间仅四年。后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攻下南京，即皇帝位，史称“靖难之变”。建文皇帝被逼走，下落不明。有传说他逃隐到西南为僧，至今云南、贵州、广西的很多地方都有他曾到过的传说。

⑦巡方使：即巡按。

⑧莺粟花：一作罂粟花，花瓣四片，为红、紫或白色。果中乳汁干后即鸦片。但一般观赏罂粟花果小汁少，仅供赏花。

⑨沓（tà踏）沓：繁多。

⑩静室：僧侣的居室，为其习静修行的地方，故称"静室"。

⑪栖真：道家安恬修炼之术。

⑫始知此中夏不废炉："炉"原作"垆"，据四库本改。

⑬白云山：今名同，在长顺县东北隅，距县城40公里，但距惠水县城甚近，有公路达山麓。原有主要建筑40余处，依山势错落分布。古迹多与建文帝传说有关，现存天子洞、跪井、大龙潭、南京坪等。每年农历二月十九，长顺、安顺、毕节、威宁等地的群众多来游白云山，据传他们的祖先是随建文帝从南京移居来的。

⑭蓊贵：今作翁贵，在长顺县东北隅，有公路经过。

⑮玄色：带赤的黑色。

⑯其南又有水句：此水源明代称濛潭。其下的都泥江，指今惠水县境的涟江和罗甸县境的濛江。

⑰丹平：明置丹平长官司，属新添卫，治今平塘县西境曹渡河西岸的丹坪。

⑱贵定：据《明史·地理志》贵阳军民府："贵定，倚，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析新贵县及定番州地置。东有铜鼓山，有石门山。南有高连山，有南门河。又东有龙洞河，下流俱入陆广河。"则初置贵定县时，治所在今贵阳市区，与新贵县同城，为贵阳府附郭县，所辖范围为今贵阳市东部和南部。明末贵定县治已迁至今贵定县西南四十里的旧县场，今称旧治。



⑲桫木寨：今作沙木寨，又名定南，在贵定县城稍南。

⑳油凿关：今称油榨关，在贵阳市东郊。

㉑圣泉：在今黔灵山背后川黔铁路以西、黔灵湖隧道西北约一里的山坳中，又称灵泉、漏勺泉、百盈泉、百刻泉。其水经常变化，百盈百缩，因名。明时镇远侯顾成甃石为池，池中置一石鼓，验水的消长。池旁有观音堂。

㉒山宅溪：又称宅溪或择溪，从清至今俗称贯城河。在贵阳市区东北流入城中，从北往南流，至喷水池稍南处向西穿过中华路，又往南流入南明河。现有些地段已用水泥板盖为暗河，但深陷的河床仍然存在。

㉓襄阳桥：即霁虹桥，在今贵阳市大南门外南明河上。《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津梁载："俗名襄阳桥，故南明河俗亦谓襄阳河；或云桥成而襄阳府济饷适至，故名。"

㉔望风台：即观风台。《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古迹载："观风台，在府城东南一里许，明万历中建。"今地名仍称观风台，在甲秀楼稍东。在襄阳桥与望风台间，南明河从东流折往南，这一带河面比现在宽，水势迂回减缓，形成涵碧潭和芳杜洲。河中有宽平而坚实的鳌头矶，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在矶石上修建

了甲秀楼。楼为三层方形，绿琉璃瓦顶，颇便登高揽胜。又建了九孔石桥连接两岸，称浮玉桥(因修公路，占去了北面的两孔，今存七孔)。桥上有涵碧亭，矶上亦置石栏石凳，也是憩息瞰水的好地方。霞客对这一带形势十分熟悉，证明他踏勘过这一片地方。对于甲秀楼，康熙《贵州通志》载：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毁，总督朱燮元重建，更名来凤阁，复毁，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田雯重建。《游记》中未提及甲秀楼或来凤阁，可能霞客到时已毁。

【今译】

十五日　拂晓，出了青崖城南门，由岔道向西进入山峡。〔往南顺着大路走是去定番州的路。〕五里，折向南走。又向西南经过土山坡，共行五里，有个村庄在路北面的山下，叫做蓊楼，大树茂密，小溪南流。从村西进山峡，两旁山上树林茂密山箐幽深，与贵阳四面的光山秃岭迥然不同。〔自进入贵州省，山上皆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木，而贵阳尤其严重。〕往西北深入峡中三里，于是往西向上登岭。一里路，越过山岭向西下山，行半里，路旁土中有泉水涌出，泉水寒冷刺骨，向南下泻到壑谷中去。又往西下行半里，有山涧自北面的峡谷中流来，涧上横架着一座木桥，涧水向南流去，路西向越过山涧。又向北上岭一里，翻越到岭脊西边，有泉水淙淙流淌，时隐时现。往西北行走在两山夹峙之中，峡底平整下洼，犁为田地，可其中见不到水。又向西北走半里，到达西面的山脊，山脊东侧又有泉水淙淙流淌，也是时隐时现。大概这一带南北两面都是隆起的山峰，而东西两面各自横亘着横向的山脊，山脊中的水流皆向中央下坠，未出现在洼地底部，所以洼地底部反而干燥而不积水。越过西面的山脊下走，向西北行二里，路北有一缕高悬的山泉水，从山脊分界处的岩石上飞泻而下；路南忽然有淙淙的泉水声，涌流成涧，推想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半里路，转向西行，又走半里，遇到一个村庄在北山下，叫马铃寨。道路经过寨前，向西行，忽然见到路南的山涧已变成大溪，顺溪水向西行半里，又有条大溪自西面峡中流来，两条溪流相遇，合流后就往东南注入山壑中去。这条水流经定番州，与青崖城的水流汇合后下流进都泥江。从这里溯西来大溪的北岸，又向西行二里，是水车坝。水坝北边有个卢姓土司的房屋依傍在北峰下；水坝南面的土阜间有个集市，四川人在集市侧面搭起了茅房，作为居住停留的地方。水坝是天然石滩横截水流形成的，



涧水飞奔于坝上,而且上游又有座巨大的木桥架在溪流南北,这条溪水是从西边自广顺州流来的。〔广顺州就是金筑安抚司,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改为州,增设了流官。〕由溪流北岸溯流进去,是去广顺州的路;由溪流南岸越岭上走,是到白云山的路;顺着溪水向东南下行,是通定番州的路。于是在四川人开的旅店中吃了饭,送给他柴火钱,却推辞不肯接受。向西南走一里,越过山岭。又在山岭相夹之中行一里半,便顺着山势往南转,半里,又向东转进峡谷。半里路,峡谷完了,就向东南攀登隘口上走,这个隘口藤葛林木蒙蒙密密,石骨嶙峋,极其狭窄。半里路,翻越到隘口之上,又往东南下山,横截壑谷而过。半里,又向东南上山,此处山岭上山石陡峻丛林更茂密。半里路,又越过山岭向南下走,顺着山坞南行,一里,这里是八垒。这其中东西两面都是山,南北形成壑谷,也有些深穴,深陷成眢井,而南北地势都高,是水不外泄的地方。一直抵达壑谷南头,便有座山峰横截过壑谷口,西边并立的隘口如像门槛,东边相连的山脊形成山岭。于是向东上登山岭,一里路,越过岭脊,这就是永丰庄的北岭,也就是白云山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山脊了。于是向南下山,又成了东西状的山坞,有村庄在南山下,与北岭相对,这是永丰庄。从山坞中向东行二里,在北面山崖上找到石阶,便向北上登。半里,转向西走,半里,又折向北,都是浓密幽深的树丛,石阶逶逶迤迤。有两棵巨大的杉树,夹立在石阶两旁,大处可三人合抱,西侧的一棵被火烧伤了树梢,是建文帝亲手种植的。再折向西走半里,到白云寺,是建文帝开创的寺院;前后建起两重佛阁。有泉一塘,在后阁前面的柱子之下,这是跪勺泉,泉水往下与北面佛阁下的石窍相通,不溢出也不干涸,取水的人必得趴下去舀,因而起名叫做"跪",是神龙供奉给建文帝的,中间通向龙潭,不时有一对金鲤鱼出没其中。由佛阁西侧再往北上去半里路,是流米洞。山洞高悬在山顶的危崖之间,洞口向南,深处仅有一丈多,后部有个石龛,可依傍着它作为卧床;石龛右边有个小穴,是米流出来的地方,流出来的米是用来供奉建文帝的,可今天没有米了;左侧有个峡谷高高地迸裂开来,但上方透着明亮的窗口,中间横架着木板,仍然说是建文帝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些都是神化建文帝事迹的托辞。洞前方凭临群峰,绿浪千层,环抱起伏,远近群山都展现在脚下。洞左构筑了一个阁子,供奉着建文帝的遗像,〔阁子题名"潜龙胜迹"。塑像以前放在佛阁中,现

在移放在此。]是巡按御使胡平运修建的，前方俯瞰远山，右方似翅膀样在流米洞侧边却未遮住洞口，阁后就是山的绝顶。过了阁子往北走，开阔的平地十分宽敞，都是一层层竹林和高耸的树木，遮蔽日月，分列着的几条小径把林区分成几片，建盖了几处静室，而南京井正当其中。石头山脊平平地伏在岭头，中间裂开一条缝隙，南北宽不到三尺，东西长约五尺，深一尺左右，南北通着空洞深不可测；有积水在其中，清洌异常，但水不减少也不溢出；静室中的僧人放置了瓢供人舀水。我初到时，见到有大鱼游戏在水面上，见人就掉头游入空洞中去了，水波涌起波纹激荡，好半天才平静下来。洞小鱼大，水停积在峰顶，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因为它的侧边有个南京僧人建屋修行，所以用“南京”来命名；今天已换了个老和尚，是北京人，可泉水仍然沿用原来的名字。

这天下午，抵达白云庵。住持僧人名自然，供给饭食，后马上引导我去登潜龙阁，在流米洞休息；命令潜龙阁中的僧人领我向北越过山脊，观赏南京井。北京老和尚迎接客人到僧房中坐下。房前辟地种植了蔬菜，种有蓬蒿菜，黄花开满菜地；殷红色的罂粟花千枝万叶，成簇的花朵很大很密，丰姿艳丽不比牡丹芍药逊色。四面望去乔木环蔽，如在深壑之中，不知道是在群山之顶。幽雅与空旷开阔的情趣兼而有之，也是山中一处绝妙的胜境了。对坐交谈了许久，黄昏时才返回来。自然已等候在庵西了，再次准备了饭食，饮了茶，移到庵后的石壁下闲坐。这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天空清新晴朗，丽日普照，无片云蔽日的浑浊之感；到了晚上阴云四布，不能在这碧玉状的群山峰头与那神仙瑶池般的夜间明月相遇，心中感到怅怅不乐。



十六日　夜里听见风雨声，到拂晓时便晨雨霏霏，我因此起床很晚。饭后坐在小窗下等待天气转晴，打算前去探寻龙潭，可零零落落的雨滴不止。再一次吃了饭才动身。仍旧从潜龙阁向北越岭来到南京井，从岔道向东北走入深箐之中，林木高耸山崖重重，上下都是一片幽深，穿越山崖，钻过绿丛，如在仙境。共走五里，就见西侧的山崖自峰顶深嵌下来，深深下坠形成峡谷，中部下洼处积着水，碧绿渊深，凹陷进山脚的石头中，不干也不满，真是万古潜藏着的深渊，千峰障蔽着的深壑呀！此峡南北约长五丈，东西约宽一丈五，东边崖壁低低空陷下去之处有三丈，西面崖壁高高耸起，空陷下去的地方有十几丈；水深

不可测，而南侧通着洞穴的地方更深，大概是这里的水穿透山腹，整座山峰之中涵养了水分，一直向西渗透出来成为南京井，在东南方渗透出来成为跪勺泉。山崖上高枝密叶，漫空遍野笼罩着翠色。又向东北攀登山崖，往东南穿过壑谷，皆极其幽深。壑谷东头有一间遗弃的茅屋，可通过木桥进去，是两年前庐山僧人修行的地方，现今人去屋空。正要过木桥推门进去，山雨大作；沿着原路返回，在深浓的云雾之间，落叶纷纷，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再次路过南京井，进了北京僧人的僧房。和尚锁着门前往白云庵去了，唯有雨中的罂粟花含情脉脉地摇曳，在空旷的山野间分外娇艳，宛如是相逢在桃花洞口一般。回来路过潜龙阁，自然已前来等候在阁旁。于是下返庵中，烹茶烤衣。晚饭后，雨稍停转晴，自然又命令徒弟领路，由庵东登上山岭的尖角处。沿着山岭尖角处往北走，一里，到达山岭东隅，近处的山都伏在岭下，远处的山就是青崖城以来，自龙里南下的支脉。稍微往北走些，下到深密的林木之中，钻过石缝上登，遇到一处静室。这个静室有三开间，面向东方，空旷高远，屋前就着山石辟为平台，用野花点缀着，室中竹编屏风绕在门口，明洁可爱。此处高悬在万木之上，往下俯瞰，山箐中竹丛层层叠叠，如同菜地中的韭菜一样繁多。但隔着悬崖，被坑谷沟堑阻断，可望而不可及。所以道路必定要从白云庵绕道，大体上与潜龙阁后北面平地上各处静室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再无其他登山的捷径了。这个静室空旷而不杂乱，幽静而不闭塞，险峻却不狭窄，呼吸可通天庭，起卧隔绝人世，实在是修真养性的极好去处。静室主人法号叫启本，是云南人，与一个徒弟同住一起；可北面平地上却仅有一个老和尚。白云庵的后面，共有十处静室，因为安史之乱，僧人们各自出山去了，仅有这两处僧房还有僧人居住。十二处僧房旁边，各处都有坑泉供人舀取，因而知道此山的山顶，都是山腹中空蓄水，贮而不流，又是一处奇观。晚上返回白云庵，暮雨又至。自然在火炉旁端来茶水，挑灯夜话，好半天才躺下。

十七日　清晨起床已经转晴，可十分寒冷寂静。这之前穿着两层夹衣仍然寒冷，我以为是阴天寒风所致，过几天就应当缓解，到这时虽然天色艳丽明朗，但寒气如故，这才知道此山之中夏天也丢不掉火炉，确实是这样的呀！

　　白云山起初名叫螺拥山，因为建文帝望着山中的白云登上

去，成为开山之祖，便用“白云”来命名它。《一统志》上有“螺拥”的名称，认为是山形如像螺壳围抱着，可未记载建文帝的遗迹，这是因为当时还忌讳说到他。当地人把它的名字错称为“罗勇”，今天山下有个罗勇寨。当地人居住在罗勇，却不知道它应为“螺拥”；当地人知道白云山，却不知道就是螺拥山。偏僻之地，无人稽考证明，沧桑巨变转眼之间如此！

白云山西面是永丰庄的北岭，就是我来时越过的山岭了；东方便自云南僧人的静室处往下去，就是东面崩塌之处，下面对着青崖城，都是绝深的壑谷；前方则与南山相夹而形成山坞，就是我来时向北上登石阶之处；后面则从山顶穷尽极深远之处，往北抵达龙潭，向下形成后山山坞，就是我来时经过的山岭南面的叫八垒的地方了。这是此山附近的地理形势。那远处的：往东抵达青崖城有四十五里路，向西到达广顺州有三十里，东南方从翁贵到定番州三十里，北达水车坝十五里。

白云山中有黑红色、白色各种猿猴，常常六个六个地排成行，轮流在寺下朝拜。〔据和尚如此说。我早晚只听见它们的叫声。〕又有种菌子很美，大点的一种出产在龙潭后面深箐中倒卧在地上的树木之间，质地似玉，菌盘丰腴，圆盘状的菌朵直径有一尺，这就是天花菜了。〔又有一种小些的名叫八担柴，当地人称呼为“茅枣”，云南很多。〕

从青崖城往西，有司如河，它的西边又有马铃寨的东溪，它的西面又有水车坝的西溪，都向南汇流于定番州，而它们都是从石洞中涌出的水流。到白云山南面，又有翁贵锣鼓洞的水流及撒崖的水流，都是白云山山腹下的水流，又都往东在定番州合流。定番州南又有水流名叫埠龙，〔在白云山南面三十里，有个仙人洞。洞北五里又有金银洞、白牛崖。〕它的上游也是从山洞中涌出来的，而后向南注入都泥江。如此，这一带的水流无不是从山洞中流出来的了。

往东望去，山脊蜿蜒，从龙里西南面分出支脉南下，回旋盘绕有如屏风，直达泗城州境内，这便是阻隔着都泥江使其往南流去的山脉。那山脉曲折环绕着延向东去，中段围绕着丹平、平州诸处长官司，即便是麦冲河、横梁河诸河向南透过六洞而下流进都

泥江，也是因为此条支脉环绕着它们。

主峰的山脊，从广顺州北面，往东延到上寨岭以东，过了头目岭，又向东北延过龙里的南面，又往东过了贵定县的西南隅，又向东延过新添卫的杪木寨，便向东南转去，环绕在蟒山之南，往东延伸成为普林的北岭，又向东南到达独山州北境，于是往东趋向黎平府南境，再向东延过沙泥北岭，以后抵达兴安县分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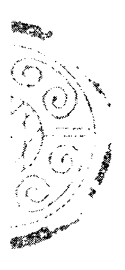
贵州城东边三里是油凿关，那里的水流向西流；西面十里是圣泉北面的山岭，那里的水流往东流；北方十五里是老鸦关，那里的水流向南成为山宅溪；南边三十里是华仡佬桥，那里的水流往北流。四面的水流，南面的最大，而西面的小一些，北面穿过城中的又小一些，东面的最小；全部在城南的薛家洞合流，往东流经襄阳桥，向东北流到望风台，从望风台东边又稍向北流，流入老黄山的东峡，便朝向东方冲开重重山峡而去；应当是与水桥的诸条水流，一同下流进乌江的河流。

【原文】

十八日　辞自然师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数家在南麓，为永丰庄，皆白云寺中佃户也。由其前西向尖峰峡中去，是为广顺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转，是为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岭，是为土地关道。先是自然为余策所从，曰："由广顺、安顺西出普定，其道近，而两顺之间，广顺知州柏兆福，欲归临清[①]。安顺土知州，近为总府禁狱中。苗蛮伏莽可虑[②]。不若西北由东基出平坝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驯，可免意外。"余思由两顺亦须三日行，走平坝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达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岭，其岭即白云山之西垂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坞东北向；东南界即白云后龙潭之后，西北界即南岭所环，转北而东，属于龙潭东峰之下者；其中平坞一壑，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是名八垒。北竟坞中，乃北逾石岭。共半里下，北度独木桥，有坞自东北向西南，是为干沟，横渡之。北上半里，是为土地关[③]。下关半里，凿石坎停细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峡；由其北循山东北转，为水车坝道。

由其西截坞直行[④]，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为谷精[⑤]。从村西转，又截坞而下，一里，转入山峡，有溪自西南而北，即从北峡转而东

去，是水车坝之上流也；其流自广顺州东北老龙南谷来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溯西来小流入；其流东注南来大溪，即同之直向东去。路溯溪南，山峡逼仄，时攀石上下，二里余，乃西渡此水。从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缀，其门南向，遂从其下西逾坳。坳间石骨棱厉，逼属南山，回视前溪在其下，不知从何而出，当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谓余，此间如马铃堡诸水，多从山穴出，即水车坝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谓南来大溪也。逾坳西稍下，约一里，有路交为“十”字：其南北皆从山岭上下，有石磴逶迤，乃广顺达贵省道也；其东西即逾坳而西下峡中者。从峡西下半里，又闻水声潺潺，有水深自坑底东注坳下，信乎即坳东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坞复开，有村在西山下，是为东基下寨。从其前转而东北，则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转，则西界山纯削为石，而东界则土脊迤逦。又北二里，有村当北冈之上，是为东基上寨。寨中悬小支尽处，皆瓦房鳞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飞流注腋间，由寨东而出，寨当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冈峻峡。寨后复环一坞，良畴层倚焉，皆此泉之所润，而透于东坳之下者也。蜿蜒上跻者一里，从岭上复北逾顶者半里，下至坞中。望北峰夹立甚高，其下有坞自西北来者，即上寨后注腋之水，从水车坝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坞向东北坠者，即坞中东分之水，从华仡佬桥而北出者也。其坞甚平，中犁为田。从田塍北上，又东北升岭，半里，逾峰头而饭。于是北望遥山，开伏数里外，石峰屏列，俱不能与此山并峻矣。



北下甚坦，半里，路分两岐：一从东北行者，从黄泥堡、天生桥而达省；一从西北行者，为野鸭塘出平坝道。遂从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渐有小水，俱从东北去。二里，复溯水入峡，一里，复陟岭而上，又二里，遂西过野鸭塘。在堡数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潴水，直逼北山，然东西皆高，不知从何而泄，即所谓野鸭塘是也。绕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间有洞高穹，其前陇复有洞伏于下，乃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独从西岭横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陇不甚高，然四面皆悬削不可下。复稍西，下山麓东向行，遂得下洞。洞门南向，门下稍洼[6]；其左透崖东出，另辟一门，门东北向，其后旋壑下陷，四面宽圆，虽洼而不暗。既上，遂透东门而出。稍下，从峡中西陟上洞。洞门东向，前有垒石为垣，后亦中洼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悬崖虽高，中扃之

玲珑，乳柱之夭矫，反不若下洞也。

既出，复从峡中下，转前陇之嘴而西，又经下洞前，则前麓皆水草沮洳，东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即其上流也。忽闻水声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历沮洳之坞，而东潴于野（鸭）塘者也。又从西岭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担与顾奴，遂西缘山坳行。西望三峰攒列，外又有峰绕之，心以为异。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绕其前，循之左转。西南半里，又逾一坳，于是西行峡中。其峡南北两界，排闼而前。北即所望三峰攒列者，但在其内，下望反不可见；南则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独白，而状如羊，是为羊吊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桥在唐帽东北三十里，是天生桥去省反近，而唐帽反远，不知当时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闷之区矣。

又西一里余，有峡南向下，是为猪槽堡[7]。路直西逾小脊而下，三里，则坞开南北，路交“十”字于中，乃横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陇上。于是循其右，复西上岭。一里，将及岭坳，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浑而不清。逾岭下，共二里，复坞开南北，仍横截之。有涧在坞中，其水甚小，潴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复上岭。其岭南北石峰骈夹，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见西壑中堰水满陂[8]，始以为东出，而实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则大坞扩然西去，陂堰横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场堡[9]，乃汤吏部之佃苗也[10]。村西平畴一坞，为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弗纳，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汤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复西循平畴北陇行。一里余，有石峰界平坞中，削骨擎空，亦独秀之峭而险者。透北峡而西，又半里，复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闭户遁去。又西得一堡，强入其中，茅茨陋甚[11]，而卧处与猪畜同秽。盖此地皆苗熟者，虽为佃丁，而习甚鄙，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

十九日　昧爽，促苗起作饭。忽担人亦呼之，余心以为异，谓从来懒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盖此人名王贵，为靖州太阳坪人[12]。先自三里抵蓝涧，彼同数人自后尾至，告曰：“余侪欲往庆远[13]，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远，闻参府以兵送行，故特来附带。”余怜而纳之[14]，途中

即以供应共给之。及抵庆远，彼已去。及游南山，复遇之，遂日日来候余，愿随往滇中。余思自庆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贵州界，恐无负担，欲纳其一人。因与之约曰："余此地尚无所用汝，然既随余，亦每日予工价一分。若遇负担处，每日与工价三分半。"彼欲以二人从。后闻其侪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贵来言，诱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于庆。已请独从。后至麻哈，遂渐傲慢，以凳伤余足。及抵贵州，见余欲另觅夫，复作悔过状，甚堪怜，余复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见，观余所藏路费，亦竟窃之去矣。自余行蛮洞中，以数金藏盐筒中，不意日久为彼所窥，乃不失于蛮烟瘴毒之区，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怅怅而已。

既明，担夫窃赀已去，无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坝，不及三十里，索价甚贵，已而竟遁去不肯出，盖苗习素不送客。余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担累之？须自负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即有送者。"遍求之，其语皆然。余无可奈何，饭而束担，与顾仆共抬而前行。由狗场西苗堡截坞堰南过，一里，逾岭西下，又过一苗堡，益转而南，又逾一岭。半里，乃由岭头从岐路北向入坞，路小山寂。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为脊北第一流[15]，乃北合洛阳桥下水，东经威清而下乌江者[16]。溪上旧有石桥已圮，其东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为九家堡[17]，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担而行。复西北上陇，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从其东盘山嘴而北，北界山远辟旷然，直东遥见高峰在四十里外者，即志所云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复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峡。二里出峡，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18]。其处山坞大开，平畴中拓，东有石峰离立，即与南山夹而为所从之峡者也。



由村东北向抵二石峰下。其峰兀突，南面削崖回裂而无深洞；西面有洞在峰半，其门西向。亟令苗子停担峰下。余先探其南面，无岩可入，惟西南峰下细流汩汩，向麓下窍中出[19]，遂从其上跻入洞。洞顶甚平，间有乳柱下垂，若帷带飘摇。其内分为三层。外层即洞门之前，旷若堂皇，中有圆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内，即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圆拓，深约丈五，而大倍之。从其上下瞰，亦颇光明，盖洞门之光，既从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于外，似可挨入而未及也。是为下层。下层之东，其上复深入成洞，与外层对，第为下陷所隔，不

能竟达。由外层南壁攀崖而上，东透入腋，列柱如门，颇觉幽暗，而玲珑嵌空，诡态百出。披窍北下，遂达中层，则外层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内千柱缤纷，万窍灵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穷，前临下层，如在楼阁，亦贵竹中所仅见者[20]。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从洞前北行，升陟塍陇二里，有大溪自西而东，溯之西行。有桥十余巩横跨其上，是为洛阳桥，乃新构而成者。桥下流甚大，自安顺州北流至此，曲而东注威清，又北合陆广，志所谓的澄河是矣[21]。

度桥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来东折处，遂从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东，已涉堰由溪西，已复西北逾冈，五里，抵铜鼓山。其处山坞南辟，北界石峰耸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随峰而出。西界则遥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连裂三洞，其门皆东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数十家当其下，即铜鼓寨也，是洞名铜鼓洞。按志，铜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计之，似即此山；然其地去平坝仅五里，不平坝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悬峻裂，内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耸之石，环牖分门，反觉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圆穴一规，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盘空顶，上坠深阱，土人架木铺竹为垫，俨然层阁。顶东另透明窗，阱内复有穴自下层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则驱牛马数十头藏其中。正岩之后，有裂窍西南入，滴沥垂其内不绝，渐转渐隘而暗，似向无入者，乃出。时有一老者，候余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浅，不足观。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转，不数十步，则峰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门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犹环之为庐。乃从庐后跻级上。洞门悬嵌弥高，前垒石为垣，若雉堞形，内深五丈余，而无悬突之石，扩然高朗。其后洼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阳而燥，土人置廪盈其间[22]。其左腋裂窍北下，渐下渐狭而卑，土人曰与东洞通，想即垂沥不绝处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时顾仆与苗子担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则顾仆与苗夫犹待于此。其坳当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棱棱，两旁骈峙甚逼。过隘，西下坞中洼，其西复有坳环属，盖南北夹起危峰，而东西又两脊如属垣。洼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满其中。度洼半里，又逾脊西下约一里，有岐直下西坞者，通平坝南上之道；循岭北越岭角者，为往平坝道。乃西北上岭者一里，逾岭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岭西北一里，与大道值[23]。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逾小桥，入平坝

东门[24]。半里，转而南，乃停担肆中。是晚觅得安庄夫，市小鲫佐酒。时方过午，坐肆楼作记。

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出西门数里有圣泉，亦时涸时溢，以迂道不及往。

注释



①临清：明置临清州，治今山东临清县。

②苗：即指苗族。但苗子、苗蛮皆系对苗族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

③土地关：今名同，在长顺县东北隅，翁贵稍北。

④由其西截坞直行："西"，徐本作"南"。

⑤谷精：今作谷增，在长顺县东北隅，改尧稍东。

⑥门下稍洼："下"原作"中"，据四库本改。

⑦猪槽堡：今名同，在平坝县东南缘，狗场坝稍北。

⑧满陂：原作"满坡"，据四库本改。

⑨狗场堡：今作狗场坝，在平坝县东南缘，接近长顺县。

⑩吏部：明封建中央所设六部之一。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长官称吏部尚书。汤吏部系以其官名称其人。

⑪茅茨：茅草盖的房子。

⑫靖州：治今湖南靖县。

⑬余侪(chái 柴)：我辈。

⑭余怜而纳之：原误倒为"余纳而怜之"，据四库本改。

⑮有溪汪然：此溪即今麻线河，为猫跳河源之一。

⑯威清：明置威清卫，治今清镇县。

⑰九家堡：今作九甲，在平坝县东南境，麻线河西岸。

⑱江清：今作江青，在平坝县东南境，高峰区政府驻地稍西，羊昌河东岸。

⑲向麓下窍中出："出"，徐本作"入"。

⑳贵竹：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正月，置贵竹长官司，隶贵州宣慰司，后改属贵阳府，在今贵阳市。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改为新贵县。又作贵筑、贵竺。《游记》中亦以"贵竹"称贵州全省。

㉑的澄河：又作滴澄河，即今猫跳河，全长 180 公里，但自然落差达 549 米。解放后在其中游清镇境修建了红枫湖水库，库容达 6 亿立方米，还有百花水库，库容 1.8 亿立方米。沿河修了六个梯级电站，装机总容量为 24 万千瓦。一级红枫电站以上河段，基本在海拔 1250～1300 米的岩溶峰林洼地间缓流。猫跳河是现

今贵州开发利用最好的河流，红枫湖成了贵州新的游览胜地。猫跳河源有狗桥河、羊昌河、麻线河、后六河等，霞客所过大溪称洛阳河，即今羊昌河。洛阳桥即因跨在洛阳河上得名，至今附近还有上洛阳、洛神坝等地名。明代陆广河为的澄河下游，《明史·地理志》：威清卫“西有的澄河，即陆广河上游。”陆广河汇入后的一段乌江也称陆广河。

㉒廪(lǐn)：米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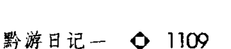
㉓值：相逢。

㉔平坝：明置平坝卫，治今平坝县。

【今译】

十八日　辞别自然禅师下山。一里半路，到达山麓。往西行一里半，有几家人在南面山麓，是永丰庄，都是白云寺中的佃户。由庄前向西通往尖峰下的山峡中去，那是去广顺州的路；从庄前向西去往南转，那是到定番州的路；由庄前向北越过山岭，那是通土地关的路。这之前自然替我策划经由的道路时，说：“经由广顺州、安顺州向西到普定卫，那条道近，然而广顺、安顺两地之间〔广顺州知州柏兆福，打算返回临清。安顺州土知州，近来被总兵府囚禁在狱中。〕苗蛮伏在丛林中挡路抢劫，值得忧虑。还不如往西北经由东基过平坝卫到达普安，多走四十里路，可地方偏僻苗民良善，可避免出意外。”我考虑经由广顺、安顺两州也须走三天，走平坝卫这条路绕道走而且走的地方多，也是三天可以到达普安，便不往西走而向北越岭，这座岭就是白云山西下之峰了。共行一里，翻越到岭北，有个山坞呈东北向；东南境就是白云山后龙潭的后面，西北境便是南岭环绕之处，转向北再往东延伸，连接到龙潭东峰之下的山峦；群山环绕之中有一个平坦的山坞，南北方向长二里，水流也是向中间的洼地下坠，两旁大多犁为田地，这里名叫八垒。向北在坞中走到头，于是往北翻越石岭。共半里下走，向北过了独木桥，有个山坞自东北伸向西南，这便是干沟，横向越过干沟。向北上走半里，这是土地关。下关来走半里，有股细流流入凿成钵盂状的石坑中，叫“一碗水”，走路的人用嘴就着饮水。又向西行一里半，出了峡谷；由峡口北面顺山势往东北转去，是去水车坝的路。

由峡口西边横穿山坞一直前行，一里半路，有个村庄在北山下，这是谷精。从村西转向，又横越山坞下走，一里，转入山峡之中，有条溪流自西南流向北面，随即从北面山峡中转向东流去，这是水车坝的上



游;这条溪流是从广顺州东北面主峰的南面山谷中流来的。渡过溪水,又向西登越山坡,很快下坡,溯西来的小水流进去;这条水流往东注入南来的大溪中,就同大溪径直向东流去。路溯溪流南岸走,山峡十分狭窄,不时攀着岩石上上下下,有二里多,这才向西渡过这条溪水。在溪北向西又走半里,路北陡削的山崖高高隆起,有个山洞点缀在上面,洞口向南,于是从它下边向西越过山坳。山坳间岩石嶙峋,棱角锋利,紧逼过去连接着南山。回头审视,先前的溪流就在它下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应该也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流。这以前自然告诉我,这一带如马铃堡的各条水流,大多是从山洞中流出,即便是水车坝的水也是从洞中流出来的,不知就是指这条溪水,还是指南边流来的大溪。越过山坳向西略下走,约有一里,有道路相交成"十"字形:那南北两方都从山岭上下来,有石阶逶迤而去的,是从广顺州到贵州省城的路;那条呈东西向的就是越过山坳向西下到峡中去的路。从峡谷西头下走半里,又听见潺潺的流水声,有水流自深深的坑谷底向东流注于山坳之下,确确实实这就是山坳东头穿过洞穴的水流了。逆流而行,山坞重又开阔起来,有个村庄在西山下,这是东基下寨。从山寨前转向东北,就到了下寨山向北突出之处。沿着这里走一里,又转向西北,只见西边的山清一色是陡削的岩石,可东边却是逶迤而去的土山脊。又往北行二里,有村庄位于北面山冈之上,这是东基上寨。寨子高悬在一座旁出小山尽头的中央,全是瓦房,鳞次栉比,不是其他苗寨所能赶得上的。由上寨向西北行半里,有泉水飞流奔注于山侧,流经寨子东边而去,寨子正当溪流中段。小山的左右两侧,都是高冈和深峡。寨子后方又有山坞环绕着,良田层层相依,全是此条山泉滋润之处,并浸透到东面山坳之下去。弯弯曲曲上登了一里路,从岭上再往北翻越山顶半里路,下到山坞中。远望北面山峰对峙十分高峻,峰下有自西北延伸而来的山坞,坞中水流就是上寨后边奔注到山侧的水流,经水车坝向南流去;峰下有向东北方下坠的山坞,坞中就是向东分流的水流,从华仡佬桥往北流出去。两处山坞十分平整,坞中有开垦的田地。经由田间小道往北上走,又向东北登岭,半里,越过峰头吃饭。从这里北望远山,数里之外,开阔低伏,石峰呈屏风状排列,全都不如此山陡峻。

往北下山非常平坦,半里,路分为两条岔道:一条从东北方经由黄

泥堡、天生桥到达省城;一条向西北从野鸭塘到平坝卫。于是从西北这条路下山,一里路,到达山下。沿着倾斜的山坡往西行,渐渐有些小股流水,都向东北方流去。二里,又溯水入峡,一里,再次登岭上行,又走二里,于是经过野鸭塘西边。在南山下有数十家住在土堡中,堡前方有个水塘蓄着水,一直逼到北山,可是东西两面的地势都高,不知从哪里流泻出去,这就是所谓的野鸭塘了。绕到土堡前往西南行半里,望见西北方山崖之间有山洞高高隆起,它前边的土垄上还有个洞伏在下方,便呼唤挑夫稍停一下,把行李放在路旁,我独自一人从西岭横向登山洞。半里路,便爬到下洞的上方。土垄不怎么高,然而四面都悬空,陡削得不能下去。又稍微向西走,下到山麓向东行,终于找到下洞。洞口向南,洞口下边略略下洼;洞左穿透山崖向东出去,另外开有一个洞口,洞口朝向东北方;洞后部旋绕着陷下去成为壑谷,四面宽敞圆滑,虽然低洼却不黑暗。上来之后,便钻过向东的洞口出来。稍微下走一些,从峡中向西登上上洞。洞口向东,前边有石块垒砌成的墙,后面也是中央下洼,但不十分深,洞顶的悬崖虽高,可洞中封藏着的玲珑之状,钟乳石柱的夭矫之态,反而不如下洞了。

出洞之后,又从峡中下行,转过前面那条土垄的山嘴往西走,又经过下洞前,便见洞前的山麓全是水草泥沼,东边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处就是野鸭塘水的上游了。忽然听到潺潺水声,又见水从下洞前的石山脚下渗出,流经满是泥沼的山坞,而后往东贮于野鸭塘中去了。又从西岭上下山半里,仍抵达路边,招呼挑夫与顾奴,于是往西沿着山坳行。西望有三座山峰攒聚排列在一起,外围又有山峰环绕着它们,心里认为很奇异。又向西走四里,有个山寨在南山下,又绕到寨子前,沿着南山往左转。往西南行半里,又越过一个山坳,于是向西行走在峡谷中。这个峡谷的南北两面,山峰似门扉排列着向前方延去。北面就是前边望见的三座山峰攒聚排列之处,但在山峰内,从下边看反而望不见;南面则有高峻陡削的山崖,上面有一块岩石倒垂下来,只有这块岩石的颜色是白的,而形状似羊,这就是羊吊崖。穿越山坳来到此地,又有一里路了。那北面的山崖从中断开,忽然露出山顶之上的山峰,呈圆盘状隆起矗立着,这是唐帽山;大概这就是先前望见的那三座山峰,到了这里形态又改变了。据志书记载,唐帽山在省城南面八十里处,天生桥在金筑司北面三十里。现在天生桥在唐帽山东北三十里,

这样天生桥距省城反而近，而唐帽山反而远，不知当时是根据什么划分界线的呢？自然说起过，建文帝先住在唐帽山，后来才住在白云山；志书谈到此处可以躲避战乱，也真是一处幽寂闭塞的地方呀！

又向西行一里多，有个山峡向南下延，这是猪槽堡。道路一直向西越过小山山脊然后下走，三里路，便有个山坞呈南北向拓展开来，道路在坞中相交成“十”字形，于是横穿山坞过去，渡过一条小溪。半里，有座土堡在西山上，叫柳家堡。又往北走半里，又有个土堡在北边山垄之上。于是顺着山垄右侧，再往西上岭。一里，将要到达岭坳时，有股泉水淙淙地从土穴中流出，水色呈乳白色，浑浊不清。越过山岭下走，共二里，又有个山坞呈南北状拓展开来，仍然横穿过山坞。有山涧在山坞中，涧水很小，积而不流，似乎也是往北流去的水流。又往西行一里，再次上岭。此岭南北两面石峰并列夹立，中间通着一个山坳，非常狭窄。一里路，越过山坳往西走，看见西面壑谷中堤坝积水满池塘，开初以为池水是向东流出去，可实际上是不流动的死水。沿着池水又向西走一里，就有一个大山坞扩展开来向西延伸而去，水池的堤坝向北横挡在坞中。又往北顺着堤坝走，有个村庄在北山的山嘴处，叫狗场堡，住着吏部汤尚书的苗民佃户。村西平整的田地布满山坞，是肥沃的田野。想要在村里投宿，村里人不肯接纳，说：“往西去二里地有个村子，也住着汤家的佃户，村中可以住宿。”只好再往西沿着平旷田野靠北的土垄走。一里多路，有座石峰坐落在平旷的山坞之中，陡削峭立，高擎在空中，也是一座似独秀峰那样峭拔险峻的山峰。穿过北边的峡谷往西，又是半里路，又遇到一个村子，进村敲门，村里人关上门逃走了。又向西走找到一座土堡，强行进入堡中，茅屋极简陋，而且睡觉的地方同猪畜的污物混在一起。大体此地都是熟苗，虽然身为佃户，可是习俗却十分鄙陋，让人反而怀念那些土著蛮族的竹楼是上等的了。



十九日　黎明，催促苗民起床做饭。忽然听到挑夫也在呼叫，我心中非常奇怪，因为此人自来懒惰不肯起床，今天为什么在别人呼叫时他也叫呢？原来此人名叫王贵，是靖州太阳坪人。先前从三里到达蓝洞时，他同几个人从后面尾随而至，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想要前往庆远府，苦于此路不太畅通，绕道又太远，听说参将府派兵护送你上路，所以特意前来投靠你带我们结伴同行。”我同情他们便接纳了他

们,途中就用驿站供应的东西供给他们。到抵达庆远府时,他们已离开。到游览南山时,再度遇上他们,于是便天天来守着我,表示愿意随我前往云南。我考虑,从庆远府到南丹州,可以有差夫送行,到了贵州境内时,恐怕就无人挑担子了,只想接纳他们中的一个人,随即与他们约定说:"我在此地还没有用得上你们的地方,可是既然跟了我,也每天给一分银子的工钱。如果遇上挑担子的地方,每天的工钱给三分半银子。"他们想要让两个人跟随我。后来听说他们有人在南山山洞中,用棉絮塞住放牛儿童的嘴,我对他们产生怀疑,可是王贵来说,诱骗儿童的不是他,而是与他同行的那些人,他们已另外住到庆远去了。末了,请求独自跟随我。后来到了麻哈州时,态度逐渐傲慢起来,用凳子砸伤了我的脚。及到达贵州省城时,见我想要另找挑夫,他又作出悔过的样子,十分可怜,我重又用了他。到今天早晨起床后,忽然不见了,察看我收藏的路费,也竟然被他偷去了。自从我走入蛮人居住的地区后,把一些钱藏在装盐的竹筒中,想不到天长日久被他窥见了,在蛮人居住的烟瘴蛇毒的地方竟然没有丢失,却在这马上就要走上坦途的地方丢失了,只有怅怅不乐而已。



天明后,挑夫偷了旅费已经逃走,无可奈何。央求苗族送出平坝卫,不到三十里路,要价太贵,后竟然逃走了不肯出来,大概是苗族的习俗素来不送客人。我央求其他苗族,那些人说:"他好意留你住宿,怎么用担子来劳累他?必须自己担了去。走两三里路到了九家堡,就有人送了。"遍求苗族,他们的话都是这样说。我无可奈何,吃饭后把担子捆在一起,与顾仆一同抬着往前走。由狗场堡西面的苗族土堡向南横越过山坞中的堤坝,行一里路,翻过山岭往西下行,又路过一处苗族土堡,益加转向南走,又越过一道岭。半里,便经由岭头从岔路向北走入山坞,路小山寂。一里后,便向西下走。半里,有条溪流浩浩荡荡自南流向北去,此溪开始是山脊北面的第一条大水流,往北汇合洛阳桥下的水流,向东流经威清卫后往下流入乌江。溪上原来有座石桥,已经倒塌,从溪流东畔涉水,渡到西畔,就是九家堡,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族聚居处。来到这里已经接近中午了,这才雇到一个挑夫,挑了担子便走。再向西北登上山陇,六里路,有个村庄在西山下,叫做二家堡。从村东绕过山嘴往北走,北面远山起伏,村子显得十分空旷,远远见到正东方在四十里开外的高峰,就是志书所说的马鞍山,是威清卫

境内的山了。道路又沿着南山的北麓，向西进峡。二里路走出山峡，有村庄在南山下，叫江清。此处山坞十分开阔，中间开垦为平整的田野，东边有石峰并排矗立，就是与南山夹峙而成为来时所过山峡的山峰。

由村东向北走到两座石峰之下。这两座石峰高高耸起，南面陡削的山崖上有曲曲弯弯的裂缝却没有深洞；西面有个洞在山峰半腰上，洞口向西。急忙命令苗族把担子停放在峰下。我首先探察山峰的南面，没有岩洞可以进去，唯有西南一面的山峰下有汩汩流动的细流，向山麓下的窟窿中流出，于是从它上方爬入洞中，洞顶十分平滑，间或有钟乳石柱下垂，好似帷幔衣带随风飘摇。洞内分为三层。外层就是洞口以内靠前面的部分，空阔得有如宽敞的殿堂，中央有块圆石，如人工用刀子削圆的一样。四五丈以内，马上空陷下去。那下边也很平整圆滑开阔，深处约一丈五，可大处有一倍。从这上边俯瞰下面，也很明亮，大概是洞口的光线，从上边反射到下面的缘故，而洞底北边裂成缝隙，也从外面透进亮光来，想进去可时间来不及了。这是下层。上层的东边，洞壁上又深陷进去形成山洞，与外层相对，但只是被下陷处隔断了，不能走到底。由外层南侧洞壁攀崖而上，向东侧方钻进去，石柱排列好像门道，觉得十分幽暗，可玲珑精巧的钟乳石镶嵌在洞中，奇异之状千姿百态。穿过石窍向北下去，便到了中层，就见外层的光线，仍然照射进洞中。中层内千百根石柱缤纷杂乱，万千个石窍灵妙奇幻，向左边进去十分深，但幽深得无法穷尽，前方面临下层，身体如在楼阁之中，这也是在贵州境内绝少见到的地方。正在攀登跋涉舍不得离去之时，苗族挑夫在山下呼唤催促不止，只好出洞下山。从洞前往北行，上爬土垄二里，有条大溪自西流往东去，溯溪往西行。有座十多个桥拱的桥横跨在溪流上，这是洛阳桥，是新建成的桥。桥下水流很大，自安顺州向北流到此处，弯曲向东注入威清，又往北会合陆广河，这就是志书所说的的澄河了。



过到桥北，又溯流往西走，到达河水往北流来向东转折之处，就从岔道向北溯一条小溪走。开始在溪东走，不久涉过堤坝在溪西走，随即又向西北越过山冈，五里，到达铜鼓山。此处南面辟成山坞，北面有石峰耸立，峰上都有洞，有的高有的低，随着山峰的起伏显露出来。西境则是远山自北而南蜿蜒而下，有如屏障，一连裂开三个洞，洞口都朝

向东,而偏向南面一点的洞口最高敞。洞前面有几十户人家正位于洞下,就是铜鼓寨了,这个洞名叫铜鼓洞。根据志书,铜鼓山在威清西边四十五里处,按方位里程来计算,似乎就是此山;但是此地离平坝仅有五里路,志书不用平坝来记载它的方位却取威清,是为什么呢?此洞高悬险峻深裂进去,进入里面不怎么深,然而洞前有很多突兀耸立的岩石,似环绕着的窗户分列的门洞,反而觉得窈窕。洞右侧的重重石壁之上,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面向北方呈弧形高高隆起。攀着石崖登上去,洞中上面弯曲着空荡荡的洞顶,下方陷下去形成深深的陷阱,当地人架了木架,上铺竹垫,俨然似层层楼阁。洞顶靠东面之处另外透着一个明亮的窗户,深阱内又有洞穴可从下层出入,当地人在洞穴前安装了一扇门,到晚上便把几十头牛马赶进洞中藏起来。正洞的后部,有处裂开的窟窿向西南方深入进去,那里面水滴不停地落下来,渐渐转进去渐渐变得又窄又暗,似乎是向来无人进来的地方,于是出洞。此时有一位老年人,在洞前等着我。我想要接着去探一探偏向北边的中洞,老人说:"北洞浅,不值得观赏。有个南洞在高处的山崖上,而且大路经过那里,可以去登一登。"于是沿着洞下的山麓转向西,不到几十步,就见山峰南面果然有个洞出现在山崖顶端,洞口向南,洞下方依傍着山崖居住的人家,仍然是环绕着山崖建了房屋。于是从屋后登石阶上洞。洞口悬嵌在更高之处,前面用石块垒砌成墙,似城墙的形状,洞内深有五丈多,但没有高悬尖突的岩石,显得空阔高敞明亮。它的后部洼陷下去之处有一两丈,然而都向阳,很干燥,本地人在此设置了粮仓,粮食充盈在其中。洞左侧裂开一个向北下斜的窟窿,渐下走逐渐窄起来,而且地势越低,本地人说是与东洞相通,想来就是水滴不断之处了,但因为太黑暗来不及进去。此时顾仆与苗子挑着担子已向前走了很久,我担心他们不会等我,便下了山。沿着山麓往西上行,半里,越过山坳,却见顾仆与苗族挑夫仍等候在此。这个山坳位于西面一列蜿蜒好似屏风排列着的群山之间,山脊不怎么高,可是石骨嶙峋,两旁群山对峙很是狭窄。过了山隘,向西下到山坞中的洼地,山坞西边又有个山坳呈环状相连,大体上南北两面有险峰相对耸起,而东西两面又有两条山脊如城墙相连。洼地中有个小水塘,放牧的人把牛放在塘中。穿过洼地有半里,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走约一里,有条岔道一直下到西边的山坞中,这是通过平坝往南上行的路;沿着山岭向北越

过岭角的，是前往平坝的路。便向西北上岭走了一里路，越过岭角往北走。又向北下山一里，又越岭往西北行一里，与大道相遇。沿着大道稍往北走，便往西穿过田间小道，共走半里，越过小桥，进入平坝城东门。半里路，转向南，于是把担子停放在旅店中。这天晚上找到一个安庄的挑夫，买了些小鲫鱼下酒。此时才过中午，便坐在旅店的楼上记笔记。

平坝在东西两山夹峙之间，而城池靠着西山山麓。城墙不怎么雄伟高峻，可城中街市居民很热闹，鱼肉不缺乏。出西门几里外有条圣泉，也是时干时涨，因为要绕道走来不及前去。

【原文】

二十日　早餐，随担夫出平坝南门，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当道，其南丛山横列，小溪向东峡去，路转西峡入。三里，又随峡南转。又二里，上石子岭，逾岭为石子哨[①]。又七里，过水桥屯。又五里，为中火铺[②]。又二里，西上坳，从坳夹行一里，为杨家关[③]。又西三里，为王家堡，乃南转四里，为石佛洞。洞门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处西抵大茅河为安酋界，约五十里[④]。又南五里，平坞间水分南北流，是为老龙过脊。又南五里，为头铺[⑤]。又南二里，西入山坳。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过一堡，又二里上陇，入普定北门[⑥]。一岐自东北来者，广顺道；一岐自西北来者，大茅河诸关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　出南门，西南行十五里，为杨家桥[⑦]，有堡为杨桥堡。又南十里，为中火铺。又南一里，抵龙潭山下，转入西峡。西八里，有哨。转南七里，为龙井铺[⑧]。又南七里，过哑泉，大路从东南下山，绕山南入安庄东门；小路越岭西而南下，度小桥，抵安庄西门[⑨]。安庄后倚北峰，前瞰南陇，而无南北门，惟东西两门出入。西门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门，遇伍、徐二卫舍，为言："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临之，荡平甚易，而部院朱独主抚，以致天讨不行，而叛逆不戢[⑩]。今正月终，犹以众窥三汊河，以有备而退[⑪]。"三汊河者，去安庄西五十里，一水西北自乌撒[⑫]，一水西南自老山中，合并东北行，故曰"三汊"；东经大茅、陆广、乌江，与安限为天堑者，惟此[⑬]；今设总兵官驻其地。时朱总督已毙[⑭]，舆尸还越，而按君

冯士晋为四川人[15]，余离贵省日，亦亲临陆广，巡历三汊，将由安庄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将巡察要害，分布士卒，为剿除之计，非与朱为比者。"不识然否？

普定卫城内，即安顺府所驻。余先闻安顺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节推，至是始知所驻在普定也[16]。

安庄卫城内，即镇宁州所驻。其公署在南城内段公祠之东，段公名时盛，天启四年任镇宁道。云南普名胜叛，踞阿迷州，段统兵征之，死于难，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于望水亭之西。今普名胜之子犹据阿迷州。湫敝殊甚[17]。庭有古杉四株，大合两人抱，岂亦国初之遗耶？

安南卫城内，即永宁州所驻。考《一统志》，三卫三州，旧各有分地，卫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卫同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

三卫之西，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惟中一道通行耳。



注释

①石子哨：今作沙子哨，在平坝县西南境。

②中火铺：旅途程站适中处供过往行人生火做饭或售卖食物的地方。

③杨家关：今名同，在安顺县东北境，七眼桥铁路车站稍北。

④约五十里：徐本作"约五十余里"。

⑤头铺：今名同，在安顺县西隅，滇黔公路旁。

⑥普定：明置普定卫，治今安顺市。

⑦杨家桥：今名同，在安顺市南境。

⑧龙井铺：今名同，在镇宁县东北隅的公路旁。

⑨安庄：明置安庄卫，治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

⑩戢（jí 集）：收敛，止息。

⑪此间为安邦彦以下句：元代在今贵州境内的土司即有水西、水东之称。明代设贵州宣慰司，由安氏世袭宣慰使，宋氏世袭宣慰同知，两宣慰各有分地，安氏辖境大部在今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通称水西；宋氏辖地大部在鸭池河以东，通称水东。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安邦彦反，攻陷毕节，又破安顺、平坝、沾益，并配合宋万化围贵阳十余月。后安邦彦又率众数万追官军，"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明廷调朱燮元总督贵、云、川、广，专

门对付安邦彦。安邦彦经七年始被平定，安位继，仍继续为乱。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安位死，明废宣慰使，分其地为十二州，乱亦未止，不久复旧。

⑫乌撒：明置乌撒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⑬故曰三汊以下句：今仍称三岔河，即乌江上游。明代各段皆有专名，今六枝以北称谷龙河，今普定以北称大茅河，今安顺以北称思腊河，今平坝、清镇以北称鸭池河，今修文以北称六广河，今息烽、开阳以北始称乌江。

⑭总督：官名。明初在用兵时派部院官总督军务，事毕即罢。后各地逐渐增置，成为定制。

⑮按君：对巡按的尊称。明代派遣监察御史分赴各省区巡视，按临州县，考核吏治，三年一更，称为巡按。其品级虽低，但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

⑯安顺：安顺州，治所原在今安顺县东南境的旧州，现为区政府驻地。成化中（公元1465—1487年）移与普定卫同城，即治今安顺市。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升为安顺军民府，统辖贵州西部的大片地区。

⑰湫（jiǎo 剿）敝殊甚：十分低矮破烂。



【今译】

二十日　早餐后，跟随挑夫出了平坝南门，沿着西山山麓往南行。二里地，有座石牌坊位于道中，牌坊南面重重山峦横列，小溪流向东面峡谷，道路转入西边的山峡。三里，又顺着峡谷往南转。又行二里，登上石子岭，翻过岭是石子哨。又走七里，路过水桥屯。又是五里，是中火铺。又二里，向西登上山坳，从山坳峡谷中前行一里，是杨家关。又往西行三里，是王家堡，于是转向南走四里，是石佛洞。洞口向西，不深，有九尊石佛，十分古老。〔该处往西抵达大茅河，是安邦彦贼首的辖境，约有五十里。〕又向南走五里，平敞的山坞间水流分为南北两种流向，这里是主峰延伸而过的山脊。又向南五里，是头铺。又往南二里，西向走入山坳。穿越山坳，到了山坳西端，又往南行三里，经过一处土堡，又行二里登上土垄，进入普定卫城北门。一条岔道自东北方向来，是到广顺州的路；一条岔道自西北方向来，是通往大茅河各关隘的路。普定城的城墙高峻整齐，街道宏伟宽阔。往南走半里，有座桥。又往南走半里，有一层层楼房跨在街道上，集市十分兴旺。

二十一日　出了南门，往西南行十五里，是杨家桥，有座桥头堡是杨桥堡。又向南十里，是中火铺。又向南走一里，到了龙潭山下，转入西面的山峡。往西八里，有个哨卡。转向南行七里，是龙井铺。又往

南七里，路过哑泉，大路从东南方向下山，绕着山向南进入安庄卫城东门；小路越到岭西后往南下山，过了小桥，到达安庄卫城西门。安庄城后面靠着北峰，前方俯瞰着南面的山垄，而南北两面没有城门，只有东西两道门供人出入。西门外客店很多，我便入店休息。于是进入西门，遇上安庄卫的伍、徐两位门客，对我说："这一带被安邦彦所毒害，残害得特别惨，人人都恨不得血洗他的巢穴。如果用朝廷的大军镇压他，非常容易荡平，可朱部院唯独主张安抚，以致朝廷没有实行讨伐，但叛逆没有收敛。今年正月末，他还率领人马窥探三汊河，因为事先有防备才退兵。"三汊河这地方，西距安庄卫五十里，一条河从西北方自乌撒府流来，一条河从西南自老山中流来，合流后向东北流去，所以叫做"三汊"；往东经过大茅河、陆广河、乌江一线，与安邦彦分界成为天堑的，唯有此河；现在设置了总兵官驻扎在此地。此时朱总督已死，用车载着尸体返回浙东，而巡按大人冯士晋是四川人，我离开贵州省城时，他也亲临陆广河，巡视经过三汊河，将要经由安庄卫到安南卫去。伍君说："巡按大人此次出行，也将巡察军事要地，部署士卒，为剿除安邦彦作准备，不是能与朱相比的人。"不知是不是这样？

普定卫城内，就是安顺府的驻地。我先前听说安顺只设土知州，而仕宦出身的有知府节制下的推官，来到这里才知道是驻在普定。

安庄卫城内，就是镇宁州的驻地。州衙门在南城内段公祠的东边，〔段公名叫段时盛，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任镇宁道道员。云南普名胜反叛，占据阿迷州，段时盛统领兵马征伐普名胜，死于国难，所以州里人建了祠堂祭祀他，并为他招魂葬在望水亭西边。今天普名胜的儿子仍然占据着阿迷州。〕十分低矮破烂。庭院中有四棵古杉树，大处须两人合抱，莫非也是开国初期的遗物吗？

安南卫城内，便是永宁州的驻地。查看《一统志》，三个卫三个州，旧时各自划分有辖地，三个卫都在北面，三个州都在南边。今天州和卫同在一个城中，打算用文官来管辖武官，实际上是借武官之力来护卫文官。但各州的属地，全都有一半错杂着卫所的屯田，一半沦丧在苗族叛民的手中，似乎不是当年完整无缺的疆土了。

三卫的西面，被水西所苦害，它们的东面又杂乱盘踞着各支苗族，唯有中间一条道路可以通行罢了。

【原文】

二十二日　五鼓，大雨达旦，余少憩逆旅。下午霁，独南遵大路，一里逾岭，由岐东下半里，入双明洞[1]。此处山皆回环成洼，水皆下透穴地。将抵洞，忽坞中下裂成坑，阔三尺，长三丈，深丈余，水从其东底溢出，即从其下北去。溢穴之处，其上皆环塍为田，水盈而不渗，亦一奇也。从此西转，则北山遂南削为崖，西山亦削崖北属之，崖环西北二面，如城半规。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贮水一塘，渊碧深泓，即外自裂坑中潜透而汇之者。从崖外稍西，即有一石自崖顶南跨而下，其顶与崖并起，而下辟为门，高阔约俱丈五，是为东门。透门而西，其内北崖愈穹，西崖之环驾而属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复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与东门外崖夹坑而峙。昔有结高垣，垒石址，架阁于上，北与东门崖对，以补东向之隙，而今废矣。由东门又数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属于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则中辟而西通，高阔俱三倍于东门，是为西门。此洞外之“双明”也。一门而中透已奇，两门而交映尤异。其西门之外，山复四环成洼，高若列城。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2]，又透石根溢出西门之东，其声淙淙，从西门北崖，又透穴西出。门之东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桥下西行环洼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门之下，东映重门，北环坠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氲，结为龛牖，置观音大士像焉。由其后透穴南入，石窍玲珑，小而不扩，深可十余丈而止。此门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与南壁夹而为门。屏后则北山中空盘壑，极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达之。屏下水环石壑，盘旋如带。此门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为门，北界为洞，洞门南临。此屏中若树塞，遂东西亦分两门，南向。水自东门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则循屏东而架为东桥，而东门临之；又溢穴出西门下，循屏西而架为西桥，而西门临之。此又洞内之“双明”也。先从西门度桥入，洞顶高十余丈，四旁平覆如幄；而当门独旋顶一规，圆盘而起，俨若宝盖中穹；其下有石台，中高而承之；上有两圆洼，大如铜鼓，以石击之，分清浊声，土人诧为一钟一鼓云。洞西北盘亘，亦多垂柱裂隙，俱回环不深。东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门，而掩映弥深，水流其前，潆洄作态，崆峒清冷，各极其趣。遂逾东桥，仍出西门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跻崖根，复有洞东向，高阔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后北转，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干朗，有僧栖之，而中



置金仙像。乃叩僧索笔携炬，同下穷西门大士后小穴，并录壁间诗。返寓已暮。

注释

①双明洞：今名同，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1.5公里的公路边，分前洞和后洞。前洞口宽3米余，高20余米，洞内空旷平坦，宽处约60米，高处约30余米。出口有"透心泉"，洞外四山环绕，一溪横流，溪上有阅仙桥。后洞又名内洞，高宽皆约25米。前洞出口如门，后洞出口若窗，白天晚上阳光月光皆可透入，故名"双明洞"。近数十年，又在镇宁县东一公里处发现伙牛洞，为放伙牛的牧童避雨休憩的地方，因名。洞内有多具野兽遗骸及兽骨化石，现改名犀牛洞，已扩大了洞门，建成了新的旅游点。

②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北崖"，原误倒为"崖北"，据本书上文改。

【今译】

二十二日　五更时，大雨通宵达旦，我住在旅店中稍作休息。下午天转晴，独自一人顺着大路往南走，一里越过山岭，由岔道往东下行半里，进了双明洞。此处的山都是呈环形回绕成洼地，水流都是向下流入地穴中去的。将到洞中时，忽然见山坞从中下陷裂成深坑，宽有三尺，长三丈，深一丈有余，水从坑东头底部溢出，随即从坑下边往北流去。溢水的坑穴之处，坑上面都是田埂环绕成的水田，盛满水却不渗漏，也是一个奇观。从此地转向西，就见北山的南面是陡削的悬崖，西山也是陡削的悬崖与北山相连，悬崖环绕在西北两面，如城墙一样呈半圆形。首先来到北面悬崖之下，忽见悬崖根部下陷成一个洞，洞中贮着一塘水，一片碧绿渊深，这就是从外面裂坑中潜流渗透而汇积在此的水。从悬崖外稍向西走，马上有一块岩石从悬崖顶端往南垮下来，岩石顶部与崖顶平齐，可下部裂为石门，高处宽处都约有一丈五尺，这是东门。钻过门往西走，石门以内北面的山崖愈加隆起，西面山崖环绕奔驰而来的连接之处，也越加合拢。西山的南边，又分出一座土山，掉臂往前，与东门外的山崖夹住深坑对峙。从前有人在上面构建了高墙，砌了石头房基，架设了楼阁，面朝北与东门所在的山崖相对，用来填补东面的空隙，可现在已倒塌了。由东门又走了几十步，到达西面山崖下。这里的山崖自南山往北接到北面的山崖，上边都是险峻四合的削壁，下面却从中分开通到西面，高处宽处都是东门的三倍，



这便是西门。这就是山洞外的“双明”了。一个石门中间相通已很奇特了,而两个石门交相辉映就格外奇异了。那西门以外的山,重又四周环绕成洼地,高高地好像排列着的城墙。水流从东门外北面山崖下的深塘中,又渗过石山根部溢出西门的东边,水声淙淙,从西门北边的山崖,又透过洞穴向西流出。石门的东西两侧,都有小石桥横跨溪流,以便进入北洞。溪水由桥下往西流在环状的洼地中,又透过西山之下而去。西门之下,东面两个石门互相掩映,北边环绕着深坠的壑谷,南方紧靠着南山,石壁上云气氤氲,建造了一个带有窗户的佛龛,里边供着观音菩萨的像。由佛龛后面钻过洞穴向南深入,石洞小巧玲珑,洞小而不宽,深处约有十多丈便到了头。这是石门下南面石壁间的奇景。北面接着北面的山崖,岩石像屏风样矗立在中央,与南面的石壁相夹成石门。石头屏风后面就是北山从高空盘绕而下的深壑,极其宏伟险峻,石头屏风的左右两侧,都有小石桥能够分别到达那里。石头屏风下方水流环绕着石壑,盘旋着有如带子。这是石门下北面石壁间的奇观。北面石壁上的一道石屏风,把南边分隔成门,北边分隔成洞,洞口面临南方。此石屏居于中央好像照壁一样堵塞着,便又分为东西两道门,面向南。有水自东门下的洞穴中溢出来,冲刷着石屏风的根部流进去,便沿着石屏东边架桥,这是东桥,而东门下临此桥;西门下又有水自洞穴中溢出,顺着石屏西边架了桥,那是西桥,而西门下临此桥。这些又是洞内的“双明”了。首先从西门过桥走进去,洞顶高十多丈,四周平滑地覆盖下来如同帷幔;而当门之处只有一个旋绕状的圆顶,圆圆地盘绕着凸起,俨然若珍宝装饰着的伞盖一样中空穹隆;它下方有个石台,在中央高高地托着它;台上有两处圆形的洼坑,大处如铜鼓,用石块敲击它们,声音分为一清一浊,当地人诧异地认为是一口钟一个鼓。洞向西北方弯弯曲曲地延伸进去,也有许多下垂的石柱和裂缝,全都弯弯绕绕,不深。东南面的裂缝下,高远也如西门一样,可相互掩映更加幽深,流水流过它的前边,流转回旋娇美作态,山洞空阔泉水清凉,各自极尽情趣。于是越过东桥,仍旧出来到西门下,由它前边向南上爬,一直登上山崖脚下,又有个洞面向东方,高宽都有三丈,而深处有十丈。进洞后往北转,于是顶上隆起,又很黑,然而不太深。洞中干燥明亮,有僧人住在这里,而中央供着如来佛像。于是拜见和尚,要了纸笔带上火把,一同下去穷究西门观音菩萨后边的小洞,并抄录

了石壁上的题诗。返回寓所时天已经黑了。

【原文】

二十三日　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从陇头东望双明西岩，其下犹透明而东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从大道下复西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后注于大溪。盖是中洼壑，皆四面山环，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岭头。路从北岭转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当路，路左有茅铺一家。又西下，升陟陇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坞[1]，曰白水铺[2]，已为中火铺矣。又西二里，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截，盖为对崖所隔也。复逾阜下半里，遂临其下流，随之汤汤西去，还望东北悬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担夫曰："是为白水河。前有悬坠处，比此更深。"余恨不一当其境，心犹慊慊[3]。随流半里，有巨石桥架水上，是为白虹桥。其桥南北横跨，下辟三门，而水流甚阔，每数丈，辄从溪底翻崖喷雪，满溪皆如白鹭群飞，"白水"之名不诬矣。度桥北，又随溪西行半里，忽陇箐亏蔽，复闻声如雷，余意又奇景至矣。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4]，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担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犹在对崖之上，遂从其侧西南下，复度峡南上，共一里余，跻西崖之巅。其亭乃覆茅所为，盖昔望水亭旧址，今以按君道经，恐其停眺，故编茅为之耳。其处正面揖飞流[5]，奔腾喷薄之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6]。停憩久之，从亭南西转，涧乃环山转峡东南去，路乃循崖拾级西南下[7]。

又升陟陇壑四里，西上入坞，有聚落一区在东山下，曰鸡公背。土人指其东南峰上，有洞西北向，外门如竖而内可容众，有"鸡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东透前山，而此坞在其后，故曰"背"。余闻之，乃贾勇先登，冀一入其内。比登，只有一道西南上，随之迤逦攀跻，竟无旁歧。已一里，登岭头矣，是为鸡公岭。坳中有佛宇。问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担夫亦至，遂逾岭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

半里，有堡在南陇，曰太华哨[8]。又西上岭，逾而西，又一里，乃迤逦西南下，甚深。始望见西界遥峰，自北而南，屏立如障，与此东界为夹，互相颉颃；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9]。望之而下，一下三里，从桥西度，是为关岭桥。越桥，即西向拾级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观音阁当道左[10]，阁下甃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东下，是为马跑泉，乃关索之遗迹也[11]。阁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为哑泉，人不得而尝焉。余勺马跑，甘冽次于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与哑泉相去不数步，何良楛之异如此[12]！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有庙，肇自国初[13]，而大于王靖远，至今祀典不废。越岭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坞中，曰关岭铺，乃关岭守御所所在也[14]。计其地犹在山顶，虽下，未及三之一也。至才过午，夫辞去，余憩肆中。



注释

①聚落：定居一年以上的村落。亦省称“聚”。

②白水铺：今仍称白水或白水河，在镇宁县西境，打帮河稍东的公路旁。

③慊（qiàn 欠）慊：遗憾。

④鲛绡（jiāo xiāo 交消）：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亦泛指名贵凉爽的薄纱。

⑤揖（yī 一）：拱手致礼。

⑥奔腾句：白水河即今打帮河。以上描述的即黄果树瀑布群，为我国最大的瀑布。在打帮河上，瀑漫层叠，滩潭连续，有九级十八布之称。其中黄果树瀑布高67米，宽60米，奔流直泻犀牛潭，规模最大，最为壮观。它的上段还有三级，下段还有五级，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高滩瀑布高120米，为区内最高的瀑布。陡坡瀑布宽105米，高23米，为区内最宽的瀑布。螺狮滩瀑布盘旋层叠，滩漫最长，形成螺旋状瀑布群。大树崖瀑布为三级断崖瀑布，仅谷底一级即高55米。伏流口瀑布，河水从槽状溶潭倾泻入地下，落差75米。千层崖瀑布系河水冲刷成数百层石级状悬崖，瀑流如从高石坎上沿级而下。游丝瀑如细丝婐娜，为季节性小瀑布。还有罕见的洞内瀑布。黄果树瀑布区岩溶现象十分突出，俗称十山九空。水帘洞、伙牛洞、观音洞、者斗洞为其中四大名洞。洞内千奇百怪，亦各有特点。该瀑布群位于今镇宁、关岭两县间，适当滇黔公路边的黄果树街附近，有观瀑亭、望水厅可供凭眺。新辟的五百多道石级，可直达犀牛潭边。

⑦拾级：原作“石级”，据四库本改。

⑧太华哨：今作大花哨，在关岭县东境，打帮河与坝陵河间的公路边。

⑨中有溪流句：此溪今称坝陵河，自北而南流入打帮河。

⑩观音阁：即双泉寺，清代又称龙泉寺，在关索岭东半山，古驿道北侧，现仅存石基。马跑泉出自半山，流经寺旁。

⑪乃关索之遗迹也：四库本作“乃关索公遗迹也”。

⑫楛（kǔ 苦）：恶劣。

⑬国初：明代人称朱元璋建的明朝之初为国初。

⑭关岭守御所：即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今译】

二十三日　雇了个短途挑夫后顺着大道往南行。二里路，从陇头向东望双明洞的西岩，其下仍然向东透着亮光。洞中的水向西淌出流到壑谷之中，从大道下方再向西流入山麓，两次渗出两次流入，总共三次穿流过石山腹，然后注入大溪中。大概是这里中间下洼成壑谷，四面都是山环绕，水流必得透过洞穴才能外泄。又向南越过山阜，四次上登四次下降，共走四里，有土堡在南山岭头。路从北岭转向西下走，又行二里，有座茅草牌坊位于路中，路左边有一家茅草店铺。又向西下走，登涉在土垄壑谷之间，共七里，遇到一个在山坞中的村落，叫白水铺，已经是中火铺了。又往西行二里，远远听见水声轰轰隆隆响，从山垄的缺缝朝北望去，忽见有河水自东北山窝往山崖下倾泻，捣入重重的深渊，只见它上半截横着白色的水流，宽有数丈，如涌雪翻空，却见不到它的下半截，因被对面的山崖挡住了。再越过山阜下走半里，便面临瀑布的下游，顺着浩浩荡荡的水流向西走去，回头望东北方悬挂着的激流，我恨不得到它下面去看一看。挑夫说：“这是白水河。前边有河水从高处悬空下坠的地方，比这里更深。”我恨不能亲临其境一次，心里仍很遗憾。顺着水流走了半里，有座巨大的石桥架在水上，这是白虹桥。此桥呈南北向横跨河上，下面开有三个桥洞，可水流十分宽阔，每个桥洞有几丈宽，流水时时从河底越过石崖溅起雪白的浪花，满河都似白色的鹭鸶成群飞翔，“白水”的名字不假啊。过到桥北，又沿河水向西行半里，忽然山垄亏缺，深箐蔽日，又听见如雷的水声，我料想又到了一处奇景。透过山垄的缺缝回头南望，只见道路左边有一条河流悬空冲捣而下，如万条白色的丝绢飞舞在空中，河上的岩石如荷叶一样下覆，中部似刀剜的三个洞，水流从荷叶上漫过顶部泄下，如千万匹薄纱，横罩在洞外，一直下泻的距离不能用丈来计算，似冲捣珍



珠，如玉屑崩溅，水沫飞溅，波涛回涌，如烟雾腾空，气势极其雄壮迅猛，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的诗句，都不足以用来比拟它的壮观。大体上我所见过的瀑布，比它高峻几倍的有过，却从没见过这样又宽又大的，仅从瀑布上方侧身向下俯瞰，就不免神魄悚然。而挑夫说：“前面有个望水亭，可以休息。”远望那亭子，还在对面山崖上，便从瀑布侧边往西南下走，再越过峡底往南上山，共走一里多，登上西面山崖的顶端。这亭子是茅草盖成的，大概是从前望水亭的旧址，现在因为巡按大人要路过，恐怕他要停下来眺览，所以用茅草搭成亭子。此处正可面对着飞流致礼，奔腾喷薄的样子，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停留休息了很久，从亭子南向西转，山涧绕山转峡往东南方流去，路则沿着山崖上的石阶往西南下山。



又跋涉在山垄壑谷间四里，向西上坡走入一个山坞，有一片村落在东山下，叫鸡公背。当地人指点在村东南的山峰上，有个朝向西北的山洞，外边的洞口如一道竖缝，而洞内可以容纳许多人，其中有“鸡公”，因为形状相似起的名。此洞往东通到前山，而这个山坞在洞后，所以叫“背”。我听说这话，便鼓足勇气率先登山，希望进洞去一次。登山只有西南面一条路，顺着这条路曲曲折折地攀登，两旁竟然没有岔道。走了一里，便登上岭头，这就是鸡公岭。山坳中有佛寺。询问洞在哪里？僧人指点在山下村子的南边，我们已经超过山洞走上来了。挑夫也来到了，于是越过山岭向西下山，半里，到了壑谷中。又走半里，有堡在南边的山垄上，叫太华哨。又向西上岭，越岭往西走，又是一里，便弯弯曲曲地向西南下山，山谷很深。这才望见西面远处的一列山峰，自北往南，如屏障一样矗立着，与这边东面一列山相夹而立，互相抗衡；其中有溪流，也是自北往南流，镶嵌下边在壑谷底。遥望溪流下山，一下就是三里，从桥上过到西边，这就是关岭桥。过了桥，马上向西沿石阶上登，石阶非常陡峻。二里，有观音阁位于路左，阁下边用石块砌成一个方形池塘，泉水自池塘西头透过小孔流出，平缓地流于池中，溢出水池往东流下去，这是马跑泉，是关索的遗迹。阁南边路右侧，也有泉水从小孔中流出，这是哑泉，人不能喝这水。我舀了马跑泉水喝，甘甜清凉的滋味比惠泉差一点，然而高山上能有这泉水，本来就是奇事了，但是与哑泉相距不到几步远，为何好坏相差如此之大！由观音阁往南走过一个亭子，又往西上山二里，随即登上岭脊，

这就是关索岭。关索是关公的儿子，跟随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开辟蛮区的道路来到此地。建有神庙，始建于开国初期，而由王靖远扩建，至今祭祀之礼没有废除。越过山岭向西下行一里，有个大堡在平坦的山坞中，叫关岭铺，是关岭守御所的所在地。估计此地还在山顶，虽然地势低下，但到山脚还不到三分之一呢。到关岭铺才过中午，挑夫告辞走了，我在旅店歇息。

【原文】

二十四日　晨起，以乏夫为虑。忽有驼骑至[①]，尚余其一，遂倩之，议至交水。以筐囊装马上，令之先行，余饭而后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岭。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与东界复颉颃成夹，夹中亦有小水南去。从岭西下二里，抵夹坞中，有聚落倚其麓，是为北斗铺[②]。关岭为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鸡公岭为东界高山，而太华乃其西陲。二界高岭，愈西愈高。由铺西截坞横度二里，乃西向拾级上。迤逦峰头，五里，逾一坳，东眺关岭，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为安庄哨。自关岭为镇宁、永宁分界，而安庄卫之屯，直抵盘江，皆犬牙相错，非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峰峡中三里，崖木渐合，曰安笼铺[③]，又永宁属。按志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即此。问所谓安笼守御所，土人云："在安南东南三日程。"此属普州，又非此矣[④]。按此地在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为西堑，而今以三汊为界，三汊以南，盘江以东，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⑤]。

由铺西更南上一里，逾岭稍下，有坞中洼。又西半里，则重峰夹坑，下坠北去。盘岭侧，西度坑坳半里，复拾级上二里，有庵跨道，是为象鼻岭。由其西度脊，甚狭，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仅阔五六尺，如度堵[⑥]。又宛转北跻，再过一脊，共二里[⑦]，陟岭头，则此界最高处也。东瞰关岭，西俯盘江以西，两界山俱屏列于下，如"川"字分行而拥之者，岭西又盘坞为坪，结城其间，是为查城[⑧]，即所谓鼎站也。有查城驿，属安南。鼎站为西界高山，而白云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税驾逆旅赵店。江西人。时驼骑犹放牧中途，余小酌肆中，入观于城，而返憩肆间。

其地为盘江以东老龙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为关岭，第三



枝为鸡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长，不过各尽于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灵者，又从新添东南，分支下都匀南，环独山州北而西，又东南度鸡公关而下者也。

其地东南为慕役长官司⑨，李姓。东北为顶营长官司⑩，罗姓。西北为沙营长官司⑪，沙姓。时沙土官初故，其妻即郎岱土酋之妹⑫，郎岱率众攻之，人民俱奔走于鼎站。沙营东北为狼代土酋，东北与水西接界，与安孽表里为乱，攻掠邻境；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

按是岭最高，西为查城，东为安笼箐，皆绝顶回环而成坞者，在众山之上也。《一统志》永宁之安笼箐关，正指此。普安之安笼千户所，在安南东南三日程者，即与广西之安隆长官司接界⑬，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笼千户所，当作安隆，与广西同称，不当作安笼，与永宁相溷也。



鼎站之峡，从东北向西南，其东南即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开一峡而去，乃沙营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东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坠峡底，西南峡脊亦环接无隙，遂从其底穿山腹西去，当西注盘江者矣。

注释

①驼骑：“驼”同“驮”，驼骑即马帮，今云南山区还能看到。数十匹甚至数百匹马为一帮，进行长途驮运，用芒锣或驮铃指挥，有固定的路线及程站，是西南地区古代主要的运输方式。

②北斗铺：今关岭县中部鸡场区驻地仍称北斗。

③安笼铺：今作安龙铺，又讹作安龙坡，在关岭县中部。

④“在安南东南三日程。”此属普州，又非此矣：原文其意难解，疑应为“彼属普州，又非此矣。”彼即指安笼所，普州即普安州。安笼守御所属普安州，在今安龙县。

⑤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奋武卫”，徐本、四库全书本作“奋卫”，宁抄本作“旧卫”。

⑥堵：墙壁。

⑦共二里：四库本作“共三里”。

⑧查城驿：与清代永宁州城同点，即今永宁镇，在关岭县西境的公路边，为区

政府驻地。道光《永宁州志》考证:“按查城驿在镇宁、安南之间,即今永宁州治。志云在永宁州北,盖指永宁州初建于打罕时而言。”

⑨慕役长官司:在今关岭县南的花江镇,现为区政府驻地。

⑩顶营长官司:原倒误为“营顶长官司”,据《明史·地理志》改。现仍称顶营,在关岭县治与永宁间的公路旁。

⑪沙营长官司:即今关岭县北部的沙营场。

⑫郎岱:《游记》中又作“狼代”,即今六枝特区南部的郎岱镇。解放前及解放初曾为县,现为区政府驻地。

⑬安隆长官司:直隶广西布政司,治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今译】

二十四日　清晨起床,为没有挑夫忧虑。忽然间有马帮来到,还空余着一匹马,便请代驮行李,议妥到交水。用筐子把行李装在马上,让马帮先走,我吃了饭才动身。往西南行七里,登上北斗岭。一里,向西越过北斗岭岭脊,有个亭子跨在岭脊上。往西望去,崇山环列,葱翠青绿,又自北边似屏风样排列向南,与东面一列山互相抗衡,形成峡谷,峡谷中也有小河向南流去。从岭上往西下行二里,到达两山相夹的山坞中,有村落紧靠着山麓,这是北斗铺。〔关岭是中间一列高山,而北斗岭是它的西陲。鸡公岭是东面一列高山,而太华哨是它的西陲。两面的高山,越往西走越高。〕由铺西横截山坞而过有二里路,于是向西沿台阶上登。弯弯曲曲走在峰头,五里,越过一个山坳,向东眺望关岭,已在脚底。有座牌坊横跨在道上,题为“安普封疆”,这便是安庄哨。〔从关岭起是镇宁州、永宁州的分界线,可安庄卫的屯兵,一直到达盘江,都是犬牙交错,不是各自截然划分开的。〕又向西登上峰头的峡谷中走三里,山崖林木渐渐合拢,叫安笼铺,〔又是永宁州的属地。〕根据志书,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来就是此地。打听所谓的安笼守御所,当地人说:“在安南卫东南,有三天的路程。”此地属普安州,又不是这里了。据考察,此地在昔日是安氏的西南边境,所以今天仍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各种地名。大概安氏的地盘,往昔以盘江作为西面的天堑,而今日以三汊河为界,三汊河以南,盘江以东,是朝廷以军队奋力保卫的唯一的地方了。



由铺西再往南上行一里,越过岭头微微下走,有个山坞中央下洼。又往西半里,就有两重山峰夹住一个坑谷,向北下坠而去。绕过岭侧,

往西越过坑谷中的山坳走半里，再沿台阶上行二里，有座寺庵跨在道中，这是象鼻岭。由它西面越过岭脊，十分狭窄，南北两面都是陡削的石壁，下垂形成深坑，脊上仅宽五六尺，如走过墙头。又宛宛转转向北上登，再次路过一道山脊，共走二里，登上岭头，就是这一带最高之处了。往东下瞰关岭，向西俯视盘江以西，两境之山全似屏风排列在下方，如一个“川”字分成行簇拥着北岭，岭西又有山坞回绕成坪坝，坝中建了座城池，这是查城，就是所谓的鼎站了。〔有查城驿，属安南卫。鼎站是西面的高山，而白云寺是它的西陲，也是越往西越高。〕于是望着查城向西北下山，共走二里半，便住宿在赵姓客店中。〔江西人。〕此时马帮还在中途放牧，我在店中小饮，进城中去观览，而后返回客店中休息。

此地是盘江以东主峰的第一条支脉向南分出的山脊，第二条支脉是关岭，第三条支脉是鸡公背。三条支脉往南下延，形状如同一个“川”字，而西边一条最高，然而它们延伸的距离都不太长，各自都只不过在都泥江以北就到头了。那隔在都泥江以北而走向多灵山的山脉，又从新添卫东南境，分出支脉下延到都匀府南部，环绕过独山州北面后向西延，又往东南经过鸡公关向下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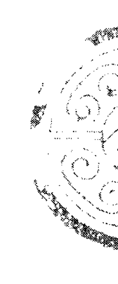


此地东南是慕役长官司，〔姓李。〕东北是顶营长官司，〔姓罗。〕西北是沙营长官司。〔姓沙。此时沙土司刚死，他的妻子就是郎岱头领的妹妹，郎岱率领人马来攻打她，人民全都逃奔到鼎站来。〕沙营东北是狼代头领的辖地，东北方与水西接壤，与安贼里应外合作乱，进攻抢劫邻近区域；上面的官僚只会用升官来引诱他，不敢查问一下。

据考察，此岭最高，西边是查城，东边是安笼箐，都是高山绝顶上环绕成山坞的地方，位于群山之上。《一统志》上永宁州的安笼箐关，正是指此地。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在安南卫东南方要走三天路程的地方，就是与广西省的安隆长官司交界，是去田州白隘经由的通道。在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应当作安隆，与广西的安隆名称相同，不应当作“安笼”，与永宁州的“安笼”互相混淆。

鼎站的山峡，从东北延向西南，它的东南方就是大山的山脊，而查城紧靠着大山的西北麓，也裂开一条峡谷延伸而去，是通往

沙营土司的道路。这里的水源也是从东北的山脊上流下去，穿流过鼎站的街道而后往西去，向南坠入峡底，西南方峡谷侧边的山脊也是连环相接没有缺口，水便从峡底穿流过山腹往西流去，应该是往西注入盘江中去了。





黔游日记二

【题解】

《黔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贵州省西部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四月二十五日，徐霞客过盘江桥，往西经安南卫（今晴隆县）、新兴所（今普安县）和普安州（今盘县特区），沿途有些是彝族聚居区。五月初九日到达贵州的最后一站亦字孔驿。旅游路线大体与今滇黔公路一致。

这一带山高水深，景色奇丽。徐霞客详细考察了北盘江上的铁索桥，游览了晴隆威山的三明洞、普安的观音洞、盘县特区的碧云洞和丹霞山，对这些风景名胜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在贵州西部，徐霞客认真考察南北盘江的源流，指出盘县特区西部的小洞岭虽为南北盘江的分水岭，但岭东亦字孔、火烧铺之水非北盘江源，岭西明月所往南流之水也非南盘江源。在贵州最后的时日，徐霞客被旅店主人窃去钱物，为觅夫又担搁了五天，还遭恶主索价刁难。霞客感叹至极："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原文】

戊寅四月二十五日[①]　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余，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门俱东南向，而上洞尤空阔，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涧，随之南半里，山回壑尽，脊当其前，路乃上跻，水则自其下入

穴。盘折二里，逾坳脊，是为梅子关。越关而西，路左有峡，复坠坑而下，东西径一里，而西复回环连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复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盘坞中山西南转，二里，复西北上，一里，是为黄土坝[2]。盖鼎站之岭，至此中降，又与西岭对峙成峡，有土山中突而连属之，其南北皆坠峡下，中踞若坝然，其云黄土坝者以此。有数家倚西山而当其坳，设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岭脊，共五里为白云寺[3]。于是遂西南下，迤逦四里，途中扛担络绎，车骑相望，则临安道毋忠，以钦取入京也[4]。司道无钦取之例，其牌如此，当必有说。按毋，川人，本乡荐[5]，岂果有卓异特达圣聪耶？然闻阿迷之僭据未复[6]，而舆扛之纷纭实繁，其才与操，似俱可议也。又至坞底，西北上一里，为新铺[7]。由铺西稍逾岭头，遂直垂垂下。

五里，过白基观。观前奉真武，后奉西方圣人，中颇整洁。时尚未午，驼骑方放牧在后，余乃入后殿，就净几，以所携纸墨，记连日所游；盖以店肆杂沓，不若此之净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时时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过，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饮，濒去，象辄跪后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既而驼骑亦过，余方草记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声殷殷[8]，天色以云幕而暗，辞檀波，以少礼酬之，固辞不受。



初，余以为去盘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驼骑所期旧城，尚在盘江上五里，亟为前趋。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涧自东而西，新构小石梁跨之，曰利济桥。越桥，度涧南，又西下半里，则盘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峡不阔而甚深，其流浑浊如黄河而甚急。万山之中，众流皆清，而此独浊，不知何故？余三见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浊；一在三镇北罗木渡，则清；一在此，复浊。想清乃涸时也。

循江东岸南行，半里，抵盘江桥[9]。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东西两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腾于下，其深又不可测。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崇祯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云南人[10]。时为廉宪[11]，命安普游击李芳先四川人[12]。以大铁链维两崖，链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仅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链为栏，复以细链经纬为纹。两崖之端，各有石狮二座，高三四尺，栏链俱自狮口出。东西又各跨巨坊。其东者题曰“天堑

云航”，督部朱公所标也；其西者题曰“□□□□”，傅宗龙时为监军御史所标也[13]。傅又竖穹碑，题曰“小葛桥”，谓诸葛武侯以铁为澜沧桥，数千百载，乃复有此，故云。余按，“渡澜沧，为他人”[14]，乃汉武故事，而澜沧亦无铁桥；铁桥故址在丽江，亦非诸葛所成者[15]。桥两端碑刻祠宇甚盛，时暮雨大至，不及细观。度桥西，已入新城门内矣。左转瞰桥为大愿寺。西北循崖上，则新城所环也。自建桥后，增城置所，为锁钥之要云。闻旧城尚在岭头五里，急冒雨竭蹶跻级而登。一里半，出北门。又北行半里，转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渐霁。新城内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坳，循右峰北转，又半里，则旧城悬岭后冈头矣。入东门，内有总府镇焉。其署与店舍无异。早晚发号用喇叭，声亦不扬，金鼓之声无有也。青崖总兵姓班，三汊总兵姓商，此间总兵姓胡。添设虽多，而势不尊矣。是夜，宿张斋公家；军人也。



二十六日　驼马前发，余饭而出旧城西门。始俱西南行，从岭坞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陇下，为保定铺[16]。从其侧西上岭，渐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岭峡下。循峡而上，峡中始多田塍，盖就水而成者。时已插莳矣[17]。又上二里，是为凉水营[18]。由营西复从山坞逶迤而上，渐上渐峻。又五里，遇驼马方牧，余先发。将逾坳，坐坳下石间少憩，望所谓海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负罂汲水[19]，由余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崖回削有异，而未见其岐，至是亟随之。抵崖下，则穹然巨洞，其门北向，其内陷空而下，甚宏。其人入汲于石隙间，随处而是，皆自洞顶淙淙散空下坠，土人少凿坯承之。水从洞左悬顶下者最盛，下有石台承之；台之侧，凿以贮汲者。洞从右下者最深，内可容数百人，而光明不闷，然俱无旁隙别窍，若堵墙而成者也。出洞，仍由旧路出大道。登坳即海马嶂，有真武阁跨坳间。余入憩阁间，取笔楮记游，而驼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内即为海马铺[20]，去城十里矣。其处北两日半程为小米马场，有堡城下临盘江，隔江即水西地；南两日程为乖场河，水涨难渡，即出铅之所也。又西循南岭而行，见其坞皆北向坠，然多中洼而外横亘者。连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则北度而矗者，其峰甚高，是为广山。其上李芳先新结浮屠，为文曲星，盖安南城东最高之巅也。又西二里为茶庵[21]，其北有山，欹突可畏，作负嵎之势者，旧名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异，而亟于趋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复逾一阜。又二里，税驾于安南城之东关外逆

旅陈贡士家[22]。

注释

①原仅作“二十五日”，年、月系整理者加。

②黄土坝：今作黄土坡，又称黄丰，在关岭县西境公路旁。

③白云寺：今称白云，又作白英哨，在黄土坡稍西的公路旁。

④钦取：皇帝取用。

⑤乡荐（jiàn 建）：明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举行的科举考试称乡试，乡试取中为举人者，称领乡荐。

⑥僭（jiàn 践）据：僭越名位，分裂割据。

⑦新铺：今名同，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西隅。

⑧殷（yīn）殷：震动声。

⑨盘江桥：在今晴隆、关岭两县交界的北盘江上，经过多次重修，现为铁梁吊桥。长 42 米，宽 4.2 米，高约 30 米。桥基为明代所建，分两级，第二级两边各有拱式排洪桥，高 5 米，宽 4 米，枯水季节，下一级露出水面约 25 米。两岸石刻“盘江飞渡”、“铁锁盘江”、“力挽长河”等尚存十余处。其西约一公里处有明代连云城的街市遗址。



⑩布政：即布政使，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⑪廉宪：明代各省设提刑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因元代有肃政廉访使，与按察使职掌略同，故按察使亦尊称廉宪。

⑫安普游击：四库本作“普安游击”。游击：明代边区守军设有游击将军，分掌驻在地的防守应援。

⑬傅宗龙（公元？—1641 年）：字仲纶，号括苍，又号云中，昆明人。万历中进士，初为铜梁知县，崇祯中历任贵州巡按、四川巡抚、兵部尚书。后因镇压明末农民起义而死。

⑭渡澜沧为他人：原作“渡澜沧为□□”，空二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巂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兰仓水即今澜沧江。

⑮铁桥：唐时有铁桥，为吐蕃所建，在今丽江县西北塔城关附近的金沙江上，为云南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当时的铁桥节度和铁桥城皆因此得名。

⑯保定铺：今作保定营，在晴隆县东境，滇黔公路旁。

⑰莳（shì 示）：移栽。插莳指插秧。

⑱凉水营：今名同，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旁。

⑲罂(yīng 婴):小口大腹容积较大的瓦器。

⑳海马铺:民国《晴隆县志》载《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即今之哈马哨也,旧称哈马关。哈马者,下马也。盖其关极窄,骑者必下马而过也。"今仍称哈马哨,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边。

㉑茶庵(ān 安):在交通要道售卖茶水供旅人歇息的小草屋,也有些地方建为小庙向行人施茶。

㉒安南:明置安南卫,卫城在今晴隆县治莲城镇。

【今译】

戊寅年四月二十五日　清晨起床,自鼎站往西南行。一里多路,有山崖在路右,上下各有一个洞,洞口都朝向东南,而上洞尤其空阔,因为太高来不及上登。路左壑谷中的泉水已变成了山涧,顺着山涧往南走半里,山体回绕,壑谷到了尽头,山脊挡在前方,路便上升而去,涧水却从山下流入洞穴中。盘旋曲折地走了二里,越过山坳上的山脊,这是梅子关。过关往西行,路左有个山峡,又下坠成坑谷,东西直处有一里,而西面又回绕过来与山脊相连。道路沿着峡上平缓地向西行,又越过山脊,这才向下跋涉。二里路,又绕着坞中之山往西南转,二里,再向西北上山,一里,这是黄土坝。大致鼎站的山岭,到此处从中下降,又与西岭对峙成峡谷,有座土山在峡中突起并与它相连,土山南北都下坠到峡中,盘踞在中央宛如堤坝一样,它被称为黄土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几户人家背靠西山挡在山坳之间,设了巡检司以便稽查。又往上越过岭脊,共走五里是白云寺。从此便向西南下走,逶迤四里,途中扛轿挑担的络绎不绝,车马相望,是临安道道员母忠,被皇帝启用进京去。司、道一级的官吏没有皇帝直接征用的成例,他的行道牌上如此写着,肯定有其他解释。据查,母忠是四川人,本来是乡荐出身,难道果然是有卓越特异的政绩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吗?但是听说阿迷州的非法割据还未收复,可挑担抬轿喧喧嚷嚷的实在太繁华,此人的才能与操守,似乎都可以议论。又来到坞底,往西北上行一里,是新铺。由铺西稍走一些越过岭头,便垂直下山而去。



五里,路过白基观。观中前殿供奉着真武大帝,后殿供着佛祖,观中十分整洁。此时还未到中午,马帮正在后面放牧,我便进入后殿,就着洁净的几案,用携带着的纸墨,记下连日来游过的地方;这是因为旅

店中太杂乱，不如这里清洁幽静。僧人檀波，十分了解别人的心意，时时供给一些茶水蔬菜米粥。下午，有大象路过，两大两小，停在寺前很长时间。赶象的奴仆下来饮水，临去时，大象就先跪下后面的两条腿，又跪下前面的两条腿，伏着等候站起来。不久马帮也过去了，我在草记游程兴头正浓，来不及一同走。又过了很久，雷声隆隆，天色由于云层遮蔽而暗下来，辞别檀波，用少许礼金酬谢他，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起初，我以为离盘江只有五里路了，来到这里才知道与马帮约定的旧城，还在盘江之上五里处，急忙往前赶路。于是向西一直下行三里，有条干枯的山涧自东延向西，新建的小石桥横跨在涧上，叫利济桥。过了桥，来到山涧南面，又往西下走半里，就见到波涛汹涌的盘江，自北往南流注。盘江峡谷不宽但却非常深，水流浑浊如黄河而且十分湍急。在万山之中，众多的河流都是清的，可唯独此江浑浊，不知是什么缘故？〔我三次见到此条江流：一次是从武宣进入柳江时，也是十分浑浊；一次在三镇以北的罗木渡，则是清的；一次在此处，又浑浊起来。想来水清是在干涸之时。〕

沿盘江东岸往南行，半里，到达盘江桥。桥身使用铁链，东西两头连接在两端的山崖上作为纵向的桥体，用木板横向铺在铁链上。东西两边的山崖，相距不足十五丈，可高处将近三十丈，江水奔腾于桥下，水深不可测。当初用船摆渡，多有漂没溺水的灾难发生；用石块垒砌成桥，也多半不能建成。崇祯四年（公元 1631 年），现在的朱布政使〔名叫朱家民，是云南人。〕当时任提刑按察使，命令安普的游击将军李芳先〔是四川人。〕用大铁链系在两边山崖上，铁链有几十条，铺木板两层，板厚仅八寸，宽八尺多。远望去，桥身飘荡深远，但踩在桥上却岿然不动，每日过往的牛马千百群，都是载着重物往前赶路的。桥的两旁，又拴着高高的铁链作为栏杆，再用细链子纵横连成网络。两边山崖，各有两尊石狮子，高约三四尺，作栏杆用的链子全部从狮子口中出来。东西两头又各自横跨有巨大的牌坊。那东面的牌坊题写着"天堑云航"，是总督朱公题写的；那西边的一座题为"□□□□"，是傅宗龙当时任监军御史时题写的。傅宗龙又竖立了一块圆石碑，题为"小葛桥"，意思是说武侯诸葛亮用铁链造了澜沧江桥，历数百千年，这才又有了此桥，所以这样题。我考证，"渡澜沧为其他人"，是汉武帝时的旧

事，而且澜沧江上也没有铁索桥；铁索桥的旧址在丽江，也不是诸葛亮建成的。桥两端的碑刻祠堂庙宇很多，此时暮雨骤降，来不及细看。过到桥西，已经进入新城门内了。转向左边俯瞰大桥，旁边是大愿寺。往西北沿着山崖上登，就是新城环绕的地方了。自从建桥以后，增建了城池设置了卫所，成为军事重镇所在的要地了。听说旧城还在五里以外的岭头，急忙冒雨竭力跌跌撞撞地沿着石阶上登。一里半，出了北门。又往北行半里，转向西，弯弯曲曲向上走了二里路，雨才停天渐渐晴开。〔从新城内上山的路陡峻，城外上山的路平缓些。〕向西穿越山坳，沿右边的山峰转向北走，又是半里，就见旧城高悬在岭后的山冈头上了。进了东门，城内有总兵府镇守。总兵府衙与客店的房舍没有什么差别。早晚发号令用喇叭，声音也不宏亮，锣鼓之声是没有的。〔青崖城的总兵姓班，三汊河的总兵姓商，这里的总兵姓胡。增设的总兵虽然很多，可权势不尊贵。〕这天夜里，住宿在张斋公家；是军人。



二十六日　马帮在先出发，我吃过饭才走出旧城西门。开始时全是向着西南方行，在山岭山坞之间上上下下。五里，有一二户人家在南面山垄下，是保定铺。从铺侧向西上岭，逐渐步入崇山峻岭。三里，忽见有水流自山岭峡谷间流下来。顺着峡谷往上走，峡中开始有许多农田，大概是就着水流开成的田地。〔此时已插秧了。〕又上走二里，这是凉水营。由营西再从山坞中逶迤而上，慢慢上去渐渐陡峻起来。又行五里，遇上马帮正在放牧，我先出发。将要越过山坳之前，坐在山坳下的岩石间稍许休息一下，望着所谓海马嶂的地方，想要根据它形状相似之处来寻求它得名的原因。忽然间有个人自山坳中走出来，背着瓦瓮去汲水，由我面前走上南边的岔道上去。我在这之前望见南面山崖回绕陡削有奇异之处，却未见到那条岔道，到此时连忙跟着他走。到了山崖下，就见一个巨洞穹隆，洞口向北，洞内从高空凹陷下去，非常大。那人进洞后在石缝间汲水，随处都是水，都是从洞顶淙淙散在空中落下来的水，当地人在岩石上略凿成石坑来接水。从洞左顶上悬空下来的水最大，下方有石台接水；石台的侧边，凿坑贮水供人汲取。洞从右边下去的地方最深，里面可容纳数百人，明亮而不幽闭，但是四旁全然没有别的缝隙和石窍，好似墙壁构成的一样。出了洞，仍然经原路出到大道上。登上山坳即是海马嶂，有个真武阁跨在山坳间。我进入阁中休息，取出纸笔记游记，可马帮已往前走了。很久以后才动

身。山坳内就是海马铺，离城有十里了。从此处往北两天半的路程是小米马场，有城堡下临盘江，隔江就是水西的辖地；往南两天的路程是乖场河，水涨时难以渡河，就是出产铅矿的地方了。又向西沿着南岭而行，见到这里的山坞都是向北下斜，然而大多是中部下洼而外面横亘着山岭。连续向西走又慢慢上了两道平缓的山脊，共有三里路，就往北越过矗立的山峰，此峰很高，这是广山。峰上李芳先新建了座佛塔，名为文曲星，大概是安南卫城东面最高的山顶了。又向西行二里是茶庵，庵北有山，倾斜突兀令人可畏，作出负隅顽抗的姿态，旧时名叫歪山，今天改名为威山。我望此山有异常之处，可是急于赶去城中，只好顺着大路往西走。又行三里，再越过一个山阜。又走二里，住宿在安南卫城东城关外陈贡士家的旅店中。

【原文】

二十七日　驼马已发，余乃饭。问知城东五里，由茶庵而北，有威山[①]，山间有洞，从东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积水甚深，其前正瞰卫城。遥指其处，虽在山巅，然甚近也。乃同顾仆循昨来道，五里，东抵茶庵，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则威山之脉自北突而南，南耸而北伏，南削而北垂，东西皆亘崖斜骞而南上；从南麓复起一小峰，亦如之。入东峡又一里，直抵山后，则与东峰过脊处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芜；由脊西转，循山北峰之半西行，路芜而蹬在。循之行，则北坞霾雾从坞中起，弥漫北峰，咫尺不可见；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处犹朗，而巅亦渐为所笼。西行半里，蹬乃南上。拾级而登者半里，则峰之北面全为雾笼矣。乃转东北上，则东崖斜骞之上也。石脊甚狭，由东北上西南，如攀龙尾而升。复见东南峰外，澄霄丽日，遥山如靛；余所行之西北，则弥沦如海，峰上峰下，皆入浑沌，若以此脊为界者。盖脊之东南，风所从来，故夙霾净卷；脊之西北，风为脊障，毒雾遂得倚为窟穴。予夙愿一北眺盘江从来处，而每为峰掩，至是适登北岭，而又为雾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窥测如此！

攀脊半里，有洞在顶崖之下，其门东向，上如合掌，稍洼而下，底宽四五丈，中有佛龛僧榻，遗饭犹存，而僧不知何往。两旁颇有氤氲之龛。其后直透而西，门乃渐狭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门西径山腹而出，约七丈余，前后通望，而下不见者，以其高也。出后门，上下俱削崖叠

石。路缘崖西南去十余丈，复有洞西向，门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与阔各二丈。而洞后石缕缤纷，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虚堂，已圮不能存。其前直瞰卫城，若垂趾可及，偶雾气一吞，忽漫无所睹，不意海市蜃楼，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窍东向入，其门渐隘而黑。攀石阈上，其中坎砢嵌，洼窦不一，皆贮水满中而不外溢。洞顶滴沥，下注水池，如杂珮繁弦[2]，铿锵远近。洞内渐转东北，势似宏深渊坠，既水池高下，无可着足，而无火炬遥烛，惟从黑暗中听其遥响而已。余所见水洞颇多，而独此高悬众峰之顶，又潴而不流，无一滴外泄，向所望以为独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入明洞后门，抵前洞。从僧榻之左，有旁龛可登，攀而上之，则有隙西透，若窗而岐为两。其后复有洞门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门颇敞，第透隙处，双棂逼仄，只可外窥，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见崖间有镌"三明洞"三字者，从洞中直眺，但见前后，而不知旁观更有此异也。



下洞，由旧路三里，出茶庵，适按君冯士俊，以专巡至。从来直指巡方，不逾关岭，盘江、冯以特命再任，故历关隘至此耳。时旌旗穿关逾坳，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随其后抵安南，不免徒骑杂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饮于陈氏肆中。遂入东门，西抵卫前，转南而出南门。南向行岭峡间，共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东南，度处东平为塍，西忽坠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随之，西循北崖下坠，即所谓乌鸣关也，乌鸣关在安南卫。土人呼为老鸦关[3]。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飞泉夹洒道间，即前唧唧细流，至此而奔腾矣。庵下崖环峡仄，极倾陷之势。又曲折下半里，泉溢浃道[4]，有穹碑，题曰"甘泉胜迹"。其旁旧亦有亭，已废，而遗址丰碑尚在，言嘉靖间有僧施茶膳众，由岭下汲泉甚艰，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从僧发者。余忆甘泉之名，旧志有之，而唧唧细流，实溢于岭上，或僧疏引至此，不为无功，若神之如锡卓龙移[5]，则不然也。

又拾级西南下一里，下抵峡口，循西崖之足，转而西行，北则石崖排空，突兀上压；南则坠壑下盘，坵塍纵横，皆犁为田。虽升降已多，犹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间宛转下注，路经其前，为架桥横度，泉落于桥内，复从桥下泻峡去。坐桥上仰观之，崖隙欹曲，泉如从云叶间堕出，或隐或现，又瀑布一变格也。循崖又西，迤逦平上，两过南度之脊，渐转西

北，共五里，为乌鸣铺。复西北下峡间，一里余，有小水，一自东峡来，一自北峡来，各有石梁跨之，合于路左而东南去。度两石桥，又西南上岭，一里，从岭头过一哨，有数十家夹道。又从岭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其南遥山与北界环列者，耸如展屏，而北角独尖竖而起。环此壑而东度土脊一支，遥属于北界大山，所过岭头夹哨处，正其北属之脊也。余先是从海马嶂西，即遥从岭隙见西峰缭绕，而此峰独方顶，迥出如屏。问骑夫："江西坡即此峰否？"对曰："尚在南。"余望其坳入处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即东向分支之脊，路虽对之行，而西坡实在其北。循北岭升降曲折，皆在峰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坠坡而下者二里，缘岭西转者一里，是为纳溪铺；盖在北崖南坠之下，虽所下已多，而犹然土山之脊也。由铺西望，则东西山又分两界，有水经其中，第此两界俱支盘陇错，不若关岭之截然屏夹也。复西南下一里半，有水从东崖坠坑而出，西悬细若马尾。从其北，路亦坠崖而下。又二里余，抵坞中。巨桥三门，跨两陇间，水从东一门涌而北出，其西二门，皆下平为田，岂水涸时耶？其水自西南诸峡中，各趋于桥之南，坠峡而下，经桥下，北注而出于盘江上流，其"纳溪"之名以此耶[6]？度桥，复西北上岭，是为江西坡，以岭在溪之西也。路从夹冈中透壁盘旋而上，一里，出夹，复拾级上。一里，得茅庵，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级，半里，抵岭头，其北有峰夹坞，尚高；东望纳溪铺之缀东崖者，高下正与此等。于是又西向平陟岭间二里，挟南峰转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则岭上水多左右坠。又东北下转，则一深堑甚逼，自西南坠东北，若划山为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岭头，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东南门[7]，是为有嘉城。

注释

①威山：在晴隆县稍东北，今作歪山。《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载："威山，今称巍山，以其高也。其洞曰巍山洞，俗称神仙洞。"

②珮（pèi 佩）：古时贵族身上所佩带的玉器。

③乌鸣关：《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载："即今之二十四拐也。《兴义府志》云：'按乌鸣关，今土人呼为半关，下通江西坡。'现二十四拐半腰有庙曰半观。"今仍称二十四道拐，滇黔公路从此经过。

④浃（jiā 夹）：湿透。

⑤锡卓：即僧人所拄的锡杖。杖高与眉齐，头有锡环，原为僧人乞食时所用，振环作声，以代扣门，兼防牛犬，亦称"鸣杖"。后来成为佛教的一种法器，又称

"禅杖"。

⑥纳溪:此溪称江西坡河,即今西泌河,又称新寨河,为晴隆、普安二县界河。河上桥称江西坡桥,《游记》称纳溪桥。

⑦西坡城:今名江西坡,在普安县东隅的公路边。

【今译】

二十七日　马帮已经出发,我才吃饭。问知城东五里处,经茶庵往北走,有座威山,山中有洞,从东穿到西;又有个水洞,洞中积水很深,洞前方正俯瞰着卫城。远远指着那地方,虽然是在山顶,可是十分近。于是同顾仆沿着昨天来的路走,五里,抵达东面的茶庵,就由岔道向北进山。一里,到了山的左侧,就见威山的山脉自北突向南,南面高耸而北面低伏,南面陡削而北面下垂,东西都横亘着山崖,斜向高举往南上升;从南边山麓又突起一座小峰,也像这样。走入东面的峡谷又行一里,径直到达山后,就是与东峰相连延伸而过的山脊处了。由山脊往北下山,极深,而道路荒芜;由山脊上往西转,沿威山北峰的半腰上西行,道路荒芜可石阶还在。顺着石阶走,便见北面山坞中浓雾从坞中升起,弥漫到北峰,咫尺之间无法看见;而南面威山的北面,唯有行走之处依然晴朗,可山顶也渐渐被浓雾笼罩起来。往西行半里,石阶便向南延伸。逐级而登了半里,就见山峰的北面全被浓雾笼罩住了。于是转向东北上登,就到了东面山崖倾斜高举之处的上面了。石脊很窄,由东北上延到西南方,如同攀着龙尾上升。又见东南方山峰之外,澄净的天空中红日艳丽,远山如蓝靛;我所走的西北方,却是浓雾弥漫深沉如像大海,峰上峰下,皆陷入一片混沌,好像是以此条山脊作为分界线。大约是山脊的东南方,是风吹来的方向,所以晨雾被卷得干干净净;山脊的西北面,风被山脊挡住,毒雾便能够紧依着山坞作为巢穴。我一向的愿望是向北方眺望一次盘江流来的地方,可常常被山峰遮住,来到此地刚好登上了朝北的山岭,却又被雾遮住了,大自然的根由,它不容许人们窥测竟然如此!



攀越岭脊半里,有个洞在顶上山崖之下,洞口向东,顶上如合起的手掌,略微往下洼去,洞底宽四五丈,洞中有佛龛和僧人的卧床,〔剩饭还在,可僧人不知到哪里去了。〕两旁有很多缭绕着氤氲之气的佛龛。它后面直穿向西,洞便慢慢变得又窄又低,也是尖尖的如像合起来的

手掌。这个洞口向西径直穿过山腹而出，约有七丈多长，前后两个洞口相通，互相望得见，可从下面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洞在高处。出了后洞口，上下都是陡削的悬崖和重叠的山石。路沿着悬崖往西南前去十多丈，又有个向西的洞，洞口高不到一丈，可洞底十分平整，深与宽各有二丈。而洞后部的岩石一缕缕地缤纷争呈，不深却很奇幻，其中放置了佛像，而且前边建成空空的佛堂，已经倒塌无法保存。它前方一直下瞰卫城，好像伸脚就可到达，偶尔雾气一吞，忽然烟云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了，想不到海市蜃楼之景，又出现在这山弯城郭之间。然而这只不过是洞外的景色。从洞左侧的旁洞向东进去，洞壁渐渐变得又窄又黑。攀着石门槛上登，洞中坎坎坷坷，倾斜下嵌，坑坑洼洼不一而足，其中都贮满水却不外溢。洞顶的水滴，下注到水池中，如杂乱的玉佩相击声和繁杂的琴弦声，铿铿锵锵远近有声。由洞内渐渐转向东北，洞似庞大的深渊陷下去，水池既高高低低的，没有踏脚的地方，又无火把远照，唯有在黑暗中听那远远的响声而已。我所见过的水洞很多，可唯独此洞高悬在群峰之顶，水又积而不流，无一点一滴外泄，先前望去以为是一块凌空的孤石，可谁又意想得到其中竟然是盛水的容器呢。出洞后，仍沿着悬崖往北走，进了两头透亮的山洞的后洞，走到前洞。从僧人卧床的左侧，有个位于侧面的佛龛可以登上去，攀上佛龛，就有条裂缝通向西方，好像窗户一样分为两岔。它后面又有个向西的洞口，在悬崖上的道路上方，洞口很宽敞，只是透进亮光的缝隙处，两道窗口很狭窄，只可往外窥视，不能穿过它们出去罢了。这之前我走入前洞，见崖壁上镌刻有“三明洞”三个字，从洞中直望过去，只见前后两洞，却不知往旁观看还有此等奇异之处。

下洞后，从原路行三里，到茶庵，恰好遇上巡按冯大人〔名叫冯士俊。〕专门巡察来到此地。从来直指使者巡察地方，不越过关岭、盘江一线，冯士俊由于特别任命连任，所以经过关隘到此。此时旌旗穿过关隘越过山坳，远眺过去，空旷的山野增添出光辉，但跟随在他们后面来到安南卫城，免不了差役车骑杂乱，五里的路程，很久才得以走到。于是在陈家客店中喝了点水。随即进入东门，往西来到安南卫官衙前，转向南走出南门。向南行走在山岭峡谷之间，共平缓地上行二里，有条山脊自西北延伸到东南方，山脊延过之处东面地势平坦，垦为农田，西面忽然向下深坠成坑，有细小水流从坑中缓缓流出。道路顺着

水流走，往西沿着北边的山崖下坠，就是所谓的乌鸣关了，〔乌鸣关在安南卫。〕当地人称呼为老鸦关。向西一直下山一里，有座茶庵横在路旁，飞泉夹道洒落在路中，这就是前边的缓缓细流，至此变为奔腾之流了。庵下山崖环绕峡谷狭窄，极尽倾斜深陷之势。又曲曲折折下山半里，泉水溢出浸透了道路，有块圆形石碑，题写着"甘泉胜迹"。碑旁旧时也有个亭子，已倒塌，可遗址和高大的石碑还在，碑文说嘉靖年间有个和尚在此施舍众人茶饭，由岭下汲取泉水十分艰难，一天挖地找到这股泉水，这是说泉水是由这个和尚发现的。我回忆甘泉的名称，旧志书上有这名字，可缓缓流淌的细流，事实上是在岭上溢出来的，或者是和尚疏挖引流到此，不能说没有功劳，如果把它神化为禅杖一拄龙王就搬家的神话，却不是这样的了。

又沿石阶向西南下山一里，下达峡口，沿西面山崖的山脚，转向西行，北面是石崖排列在高空，突兀而起，从上往下压；南面却坠成壑谷，向下盘绕，土丘纵横，都垦犁为田地。虽然升降已有多次，仍然平缓地行走在半山腰。又往西半里，有山泉从北面山崖的裂缝间宛转下泄，路经过它前边，为此架了座桥横走过去，泉水落在桥内一侧，再从桥下泻入峡中去。坐在桥上仰望这股山泉，崖壁石缝歪斜弯曲，泉水如像从叶片般的云彩中坠落出来，时隐时现，又是瀑布的一种变形了。沿着山崖又往西，绕来绕去平缓地上行，两次越过往南延伸的山脊，慢慢转向西北行，共走五里，是乌鸣铺。再又往西北下到峡中，一里有余，有小溪，一条自东边峡中流来，一条从北面峡中流来，各有石桥跨在溪上，在路左合流后往东南流去。越过两座石桥，又向西南上岭，一里，从岭头路过一处哨所，有数十户人家夹道而居。又从岭上顺着北面一列大山向西行，岭南面重又平缓地下坠成壑谷，下面直到很深之处都是环绕交错的农田。那南面的远山与北面一列呈环形排列的山，高耸着如展开的屏风，而北边的山角唯独尖尖地竖起。环绕过这个壑谷并往东延伸的一条土脊，远远地连接着北面一列大山，所经过的岭头哨所夹道之处，正是连接着北面的山脊。我在此之前从海马嶂西边，就远远地从山岭的缺口中见到西边山峰缭绕，可独有此峰是方形峰顶，迥然出现如同屏风。问马夫："江西坡是否就是此峰？"回答道："还在南边。"我远望山坳的入口处反而在北边，心里对此很疑惑，到了这里才知道江西坡就是向东分支的山脊，路虽然对着它走，可西坡实际上



在山脊的北面。沿着北岭上下曲折，都在山峰半腰上行走。又往西北二里，向西南二里，顺山坡一直下坠二里路，沿山岭往西转了一里路，这是纳溪铺；从北边山崖往南坠山而下，虽然下走的路程已很多，可仍然在土山的山脊上。由铺西望去，就见东西两面的山又分为两列，有河流流经其中，但只是两列山都是支脉盘绕山垄交错，不似关岭那样截然如屏风相夹。再向西南下走一里半，有水流从东边山崖上流出坠入坑中，向西悬挂着，细如马尾。从它的北边，路也循山崖下坠。又行二里多，到达坞中。一座三个桥洞的巨桥，横跨两岸土垄之间，水流从东边的一个桥洞朝北涌出，那西头的两个桥洞，下面皆是平整的农田，难道此时是河水干涸的时节吗？这条河水从西南方的各处山峡中，各自奔流到桥的南边，坠入峡谷，流经桥下，往北流注而后流入盘江上游，它“纳溪”的名字是出于这个原因吗？过了桥，又往西北上岭，这便是江西坡，是由于山岭在溪流的西面。路从两峰相夹的山冈上从中间穿过崖壁盘旋着上走，一里，出了夹谷，又沿石阶上行。一里，遇到一处茅屋建的小庵，在半坡之中。又沿石阶北上，半里，抵达岭头，岭北有山峰夹成山坞，还很高；东望纳溪铺连缀着东面山崖之处，高低正与此岭相等。从此又向西平缓地在山岭之间跋涉了二里，紧傍着南峰转向沿着它的西面走，又向西行半里，则见岭上的水流大多往左右两侧下坠。又向东北往下转，就有一道深堑极其狭窄，自西南往东北下坠，好似把山划为两半的样子。越过小石桥往西走，又向西北越过岭头，共有一里便进了西坡城的东南门，这里是有嘉城。



【原文】

二十八日　出西坡城之西北门，复西向陟岭。盘折而上二里，始升岭头，其北岭尚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耸，有雾笼其首，以为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复中坠成峡，分向而去，其度脊阔仅二尺，长亘二三丈而已，为东西联属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侧出，东西径仅十里，南北两垂，亦不过二三十里，而此则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云笼高峰。又二里，盘峰之南，是为倪纳铺[①]。数十家后倚高峰，南临遥谷，前所望方顶屏列之峰，正亘其南。指而询之，土人曰：“是为兔场营。其南为马场营[②]，再南为新、安二所。”新为新城所[③]，安为安笼所，即与广西安隆土

司为界者。由铺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坞中南度，复起山一支，绕于铺前，脊东西流水，俱东南入纳溪桥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坠峡南捣甚逼。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岭横亘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楼峙脊间，是为保家楼。已为猓猓哨守之处[4]。其脊自西南屏列而来，至此北度[5]，东起而为高峰，即倪纳后之雾笼者；西亘而成石崖，即与来脊排闼为西夹坞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夹坞之上，是为三条岭。西四里，石崖垂尽，有洞高穹崖半，其门南向，横拓而顶甚平；又有一斜裂于西者，其门亦南向，而门之中有悬柱焉。其前坞中水绕入西南峡，路乃稍降。复西上岭坳，共三里，为芭蕉关[6]。数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间；水绕突峰之南，复北环关西而出；过关，则坠峡而下，复与水遇。是为普安东境之要害，然止铺舍夹路，实无关也。

由其西降峡循水，路北重崖层突，多赭黑之色。闻有所谓"吊崖观音"者[7]，随崖物色之。二里，见崖间一洞，悬踞甚深，其门南向而无路。乃攀陟而登，则洞门圆仅数尺，平透直北十余丈而渐黑，似曾无行迹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则满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复北上崖间，其下门多牛马憩息之所，污秽盈前；其上层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8]，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复下，循大路随溪西一里，溪转北向坠峡去，于是复西陟坡阜[9]，共六里而至新兴城[10]。自芭蕉关而来，所降不多，而上亦不远，其坞间溪犹出山上也。入东门，出西门，亦残破之余也。有碑，为天启四年都御史乌程闵公所复[11]。中有坐镇守备。是晚按君宿此。又西行岭峡间二里，连逾二岭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开一深壑，中盘旋为田，其水四面环亘，不知出处。路循东峰西南降一里，复转南向上一里，又转东南上半里，逾岭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甚急，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来，北向入洞，平铺洞间，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洞顶高穹者将十丈，直北平入者十余丈，始西辟而有层坡，东坠而有重峡，内亘而有悬柱，然渐昏黑，不可攀陟矣。此水当亦北透而下盘江者。出洞，征洞名于土人[12]，对曰："观音洞。"[13]征其义，以门上崖端有置大士像于其穴者也。洞前溪由东南峡中来，其峡底颇平，大叶蒲丛生其间，淬绿锷于风前[14]，摇青萍于水上，芃芃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岭隙间，渐循坡蹑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下，其前陷溪纵横，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岭上。一里，出岭头，是为蔺

家坡。西南骋望，环山屏列甚遥，其中则峰巅簇簇，盘伏深壑间，皆若儿童匍匐成行[15]，无与为抗。从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陇脊西行者二里，有庵缀峰头，曰罗汉松，以树名也。自逾新兴西南岭，群峰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无乔枝巨本，皆弱干纠缠，垂岚拂雾，无复吾土凌霄傲风之致也。其前又西南开峡。从峡中直下者三里，转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当坳间，是曰板桥铺城[16]。城当峡口，仰眺两界山凌空而起，以为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犹坠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门。

注释

①倪纳铺：今作泥拉铺，在普安县东境公路旁。

②马场营：在今盘县东境的马场。

③新城所：在今兴仁县治。

④俘俘：《游记》又作"猡猡"、"猓猡"、"猓猡"、"啰啰"等，都是带有民族歧视的写法，应作"俘俘"。俘俘最初是滇东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彝族先民的自称，元、明、清时期扩大成为各地彝族的共同名称。

⑤至此北度：徐本作"西北度"。

⑥芭蕉关：今名同，在普安县城稍东，滇黔公路旁。

⑦吊崖观音：此处今称观音洞，在普安县治稍东的公路边。

⑧大士：佛教称佛或菩萨为大士。《游记》里多专指观音菩萨。

⑨于是复西陟坡阜："陟"原作"涉"，据四库本改。

⑩新兴：明置新兴所，清初置普安县，治新兴，即今普安县治。

⑪乌程：明设乌程县，为湖州府附郭县，在今浙江吴兴县。

⑫征：征询、询问。

⑬观音洞：在今普安县城西4公里滇黔公路旁，青龙山腰。洞中乳石酷似观音，崖下清溪环绕，俗称"观音小南海"。

⑭淬（cuì 翠）：铸造刀剑时把剑烧红浸入水中，使之刚利。锷（è 萼）：剑刃。此处系比喻蒲叶为绿锷。

⑮儿童：四库本作儿孙。

⑯板桥铺城：应在今普安县西隅、公路边的峰桥。



【今译】

二十八日　出了西坡城的西北门，再向西登岭。盘绕曲折地向上走了二里，这才登上岭头，它北边的山岭还很高。沿着岭头南坡往西

行，又是二里，望见西北方有一座山峰，很近却更加高耸，有云雾笼罩着峰头，以为到达它下面了。又往西行一里，稍稍下降，忽见有山脊从中间延伸过，左右两边再次从中下陷成峡谷，分头而去，这条延伸而过的山脊宽仅二尺，长处延绵二三丈而已，是东西两山连结的结合部。这才知道西坡一山，正如一枝灵芝斜着长出，东西长仅十里，南北两面下垂，也不超过二三十里，而此处就是它根与蒂相连接之处了。越过山脊，开始上登云雾笼罩着的高峰。又走二里，绕到山峰的南面，这是倪纳铺。几十户人家后面紧靠着高峰，南临远远的山谷，先前望见的方顶似屏风排列着的山峰，正横亘在它的南边。指着此峰打听，当地人说："这是兔场营。它的南面是马场营，再往南是新、安两处卫所。"〔新是新城所，安为安笼所，就是与广西安隆土司交界之处。〕由倪纳铺的西边走半里，有山脊从山前的山坞中往南延伸，又隆起一条山脉，绕到铺前，山脊东西两面的流水，全是往东南流入纳溪桥上游的水流，只不过山脊西面的水流，坠入峡中向南冲去十分狭窄。又略往北走，沿着高山往西半里，有条山脊自南边的山岭向北横亘，中段平缓而不高，有座有楼的土堡屹立在山脊上，这是保家楼。〔已是猡猡设哨楼防守之处。〕这条山脊自西南方似屏风样排列而来，至此地向北延伸，在东面耸起为高峰，就是倪纳铺后方云雾笼罩着的山峰；往西绵亘成为石崖，就是与先前来时的山脊似门扉般排列相夹成西面山坞的山崖。由山脊北面顺着石崖一直往西，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山坞之上，这是三条岭。往西行四里，石崖将尽处，有个山洞高高隆起在石崖半中腰，洞口向南，横处扩展开而顶部十分平滑；又有一个斜着裂向西边的山洞，洞口也是向南，而洞口的中央有悬垂的石柱。洞前坞中的流水绕入西南方的峡中去，路于是稍稍下坡。再向西登上岭坳，共行三里，是芭蕉关。数十户人家紧靠北山向南突出的山坳间；水流绕过南突之峰的南面，又往北环绕到关西后流出去；过了芭蕉关，就下坠到峡中，再次与流水相遇。这里是普安卫东境的要害之地，然而只有驿站的客舍夹在路旁，实际并无城关。

由芭蕉关西边下到峡中顺水走，路北面的重重山崖一层层突起，多为赭黑色。听说有处所谓"吊崖观音"的地方，顺着山崖寻找它。二里路，见到山崖间有一个山洞，高悬盘踞着非常深邃，洞口向南却无路上去。于是攀援着登上去，就见洞口圆圆的仅有几尺，平行直穿向北

面十多丈便渐渐黑下来，似乎像未曾有人迹进入过的样子。于是返身走出洞口，只见满地白骨，不知是人还是牲畜。仍旧攀着山崖下来。又见西边有条路，再次向北上到山崖间，山崖下的洞口多半是牛马歇息的场所，污秽之物遍布洞前；洞的上层有下垂的石柱，山洞的一端空出来放着一尊小型的石制观音菩萨像，是出自于人工，不是天然形成的。再次下来，沿着大道顺溪流往西行一里，溪水转向北坠入峡中流去，从这里又往西登涉在山坡土阜之间，共走六里便来到新兴城。〔自芭蕉关以来，下坡路不多，可上坡路也不远，沿途山坞间的溪流仍然出没在山上。〕走入东门，出了西门，也是遭毁坏后的残余物。〔有碑，是天启四年（公元 1624 年）都御史乌程闵公修复的。〕城中有坐镇的守备。〔这天晚上巡按大人住宿在此地。〕又向西行走在山岭峡谷之间二里，一连越过两道山脊，都是自南往北延伸的。忽然西南裂开一个深壑，壑谷盘绕，有块块农田，壑中之水四面环流，不知从哪里流出去。路沿着东峰往西南下坡一里，再转向南往上一里，又转向东南上走半里，越过岭脊往南，于是向西南下行一里，从西面到达坞中。听到水声哗哗响十分湍急，忽然见到一个山洞悬在北边山崖之下，洞口向南而且非常高，溪水自南流来，向北流入洞中，平淌在洞里，深仅数寸，可宽处约二丈。洞顶高高隆起之处将近十丈，径直往北平伸有十多丈，这才向西拓开并有层状的斜坡，东面下坠而有深峡，洞向内延伸而去并有悬垂的石柱，但是渐渐昏暗下来，不能攀登了。这条溪水应当也是往北穿过山洞而后流入盘江的水流。出了洞，向本地人询问洞名，回答说："观音洞。"追寻它的意思，是由于洞口上方崖壁顶端的洞穴里放有一尊观音像的原因。洞前的溪水由东南方的峡中流来，此峡底部很平坦，大叶蒲丛生于其间，如在风前浇淬绿色剑刃，似于水上摇动的青萍之剑，郁郁有光彩。顺着此峡往西南行半里，又向西穿越在山岭的空隙之间，慢慢顺着山坡踏上山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之下，它前面深陷的溪流纵横流淌，溪水从西南方冲破壑谷流去，道路由西北沿着山岭上行。一里，来到岭头，这是蔺家坡。面向西南放眼望去，屏风状环列的山十分遥远，群山之中就见一簇簇峰顶，盘踞趴伏在深壑之间，全都像排成行的儿童匍匐爬行，没有什么能与它们相抗衡。从此向西北下走，一直下降了二里路，又在陇脊上向西上上下下行了二里，有座寺庵点缀在峰头，叫做罗汉松，是以树来起名的。自从越过新兴

西南方的山岭，群峰翠色葱茏，山上开始有很多松树，然而没有高枝巨株，都是些细弱的枝干纠缠在一起，悬垂在山风之中，轻拂着云雾，不再有我家乡的那种凌宵傲风的情趣了。庵前又向西南方张开一条峡谷，从峡中一直往下走了三里，转向西平行走了一里路，有座城位于山坳间，这叫做板桥铺城。城正对峡口，抬头眺望两面的群山凌空耸起，以为身在深深的壑谷中，不知道城的西面仍然下坠成坑谷。路在城外的西北隅，随即进城住宿在城中的西门。

【原文】

二十九日　出板桥城之西门，北折入大路，遂拾级下。有小水自右峡下注，逾其左随之行。一里，则大溪汪然，自西南转峡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谓三板桥也[1]；今已易之石，而铺犹仍其名耳。桥上下水皆阔，独桥下石峡中束，流急倾涌。其水西北自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西南转重谷间，至是北捣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桥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来，路入西北峡去，于是升降陇坳，屡越冈阿。四里直西，山皆旷然平伏[2]，独西南一石峰耸立，路乃不从西平下，反转南仰跻。半里，盘石峰东南，有石奋起路右，首锐而弯突，肩齐而并耸，是曰鹦哥嘴[3]。又西转而下者一里半，有铺肆夹路，曰革纳铺[4]。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又从峡平行，缘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夹路，曰软桥哨[5]。由哨西复坠峡下，遥见有巨溪从西峡中悬迅东注；下峡一里，即与溪遇；其溪转向南峡去，路从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所谓软桥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及读真武庙前断碑，始知为"软"，想昔以篾索为之，今已易之石，而犹仍其名耳。



度桥而南，遂从溪南西向缘南崖而上，其跻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纯石，而绿树缘错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飞坠，自峰顶直挂峡底。缘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纹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峡底溪从西北而出，岭头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过真武庙。按君自新兴而来，越此前去。由其西南行[6]，遂下坞中。又西南共四里，两越小岭而下，有峡自东南达西北，又两界山排闼而成者，其中颇平远，有聚落当其间，曰旧普安[7]。按君饭于铺馆，余复先之而西北由坞中行。东北界山逶迤缭绕，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蹁跹离立，复露森罗；峡踪虽

远,然两头似俱连脊,中平而无泄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峰中起,分突坞间,神宇界其下,曰双山观[8]。按君自后来,复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则西脊回环于前,遂坞穷谷尽。坞底有塘一方,汇环坡之麓,四旁皆石峰森森,绕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于是从塘西南上回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转西行岭头,岭左右水俱分泻深谷,北出者当从软桥水而入盘江上流,南流者当从黄草坝而下盘江下流[9]。又西向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宕,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共五里,为水塘铺[10],乃饭于庙间。过铺西下岭,逶迤山半,又五里,为高笠铺,南向行陇间。逾一平岭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峡来,石桥南跨之。度其南,北门街夹峙冈上;逾冈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为云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石桥又南跨之。桥南即为普安城,州、卫俱在其中[11]。按君已驻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东半下临东溪,南北二门正当西脊之东麓,而东门则濒溪焉。南门外石桥,则三溪合于北,经东门而西环城南,又南去而注于水洞者。北门外石桥:第一桥,即云南坡之水,绕城西北隅而为堑,东下而与北溪合于城东;第二桥,即小溪自西北来者,《一统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桥,即小溪自北来者,《一统志》所云“沙庄之水”也。三溪交会于城之东北,合而南去,是为三一溪,经城南桥而入于水洞。其城自天启初,为水西叛逆,诸蛮应之,攻围一年而破,后云南临安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调统兵来复。至今疮痍未复。然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前有蒋都宪,今有王宫詹,名祚远。非他卫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龙,其居在八纳山下,统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尚少。后设流官,知州姓黄。并治焉。

州东北七十里有八纳。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崭绝,惟一径盘旋而上,约三十里。龙土官司在其下。其顶甚宽平,有数水塘盈贮其上,软桥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纳”为“但”,而梵经有“叭呾哆”之音,今老僧白云南京人,因称叭呾山,遂大开丛林[12],而彝地远隔,尚未证果。

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当丛峰之上,更起尖峰卓立于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卫屏列而北[13],迤逦为云南坡,而东下结为州治。西屏之中,其最高处曰睡寺山,正与丹霞东西相对。其东界有山,南自乐民所分支而北[14],当丹霞山南十里。西界

屏列高山横出一支，东与东界连属，合并而北，夭矫丛沓，西突而起者，结为丹霞山；东北耸突而去者，渐东走而为兔场营方顶之山，而又东北度为安南卫脉。其横属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岚洞，其门北向。水从洞中出，北流为大溪，经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坞中，又北过赵官屯，又东转而与南板桥之水合[15]。由洞门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划然上透，中汇巨塘，深不可测。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进，其中另辟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则特拔众山之上，石峰峭立，东北惟八纳山与之齐抗。八纳以危拥为雄，此峰以峭拔擅秀。昔有玄帝宫，天启二年毁于蛮寇，四年，不昧师徽州人。复鼎建，每正二月间，四方朝者骈集，日以数百计。僧又捐资置庄田，环山之麓，岁入谷三百石。而岭间则种豆为蔬，岁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艰于汲水：寻常汲之岭畔，往返三里，皆峻级；遇旱，则往返十里而后得焉。



注释

①三板桥：位置与今化肥厂附近的公路桥相当。此水称软桥河，即今虎跳河，下游称格所河，从南往北流入北盘江，为普安县与盘县特区界河。

②山皆旷然平伏："皆"原作"复"，据四库本改。

③鹦哥嘴：今雅化为英武，在盘县东隅。

④革纳铺：今名同，在盘县东隅。

⑤软桥哨：今名同，在盘县东境，滇黔公路线上。

⑥由其西南行："南"后原衍"向"字，据四库本删。

⑦旧普安：《明史·地理志》普安州载："东有八部山，元普安路治山下，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升军民府，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旧普安即元代和明初的治所，今仍称旧普安，在盘县东境，滇黔公路稍南，不当大道。

⑧双山观：今称双山，在旧普安稍西。

⑨黄草坝：今兴义市区。霞客后曾到黄草坝，详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记。

⑩水塘铺：今名同，在盘县城与旧普安中间。

⑪桥南句：明设普安卫和普安州。普安卫城在今盘县特区治所，州城又在稍北的营盘山左，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州自卫北来同治"，此后即州卫同城，皆在今盘县特区治所城关镇。

⑫丛林：佛教僧众聚居较多的寺院称为丛林，意为众僧聚居一处，犹如众木丛丛成林。

⑬平彝卫：明置平彝卫，属云南都司，治今云南富源县。

⑭乐民所：今名同，在盘县西南隅，为区政府驻地。

⑮山岚洞：今称山岚。大水塘：今称水塘。赵官屯：今名同。南板桥：即今板桥。皆在盘县南境，从南往北沿风洞河排成一线。

【今译】

二十九日　出了板桥铺城的西门，往北折上大路，就沿着台阶下走。有条小溪自右边峡谷中往下流注，越到溪左随着水流前行。一里，就有条水势汪洋的大溪，自西南方转过山峡往北流注，有座巨大的石桥跨在溪上，就是所谓的三板桥了；今天已换为石桥，但铺名仍旧沿用板桥之名。桥上下的水流都宽阔，唯独桥下的石峡在中段束拢来，湍急的水流倾泻汹涌。这条水流在西北方从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向西南转入重重峡谷之间，到这里往北奔流而去，也是深山中的一个巨大壑谷。过到桥西头，溯溪流沿北面的山崖行。一里，溪水由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路进入西北边的峡中去，于是在土陇山坳间上上下下，屡次越过山冈和土丘。一直向西走四里路，山势全变得开阔起来，平缓起伏，独有西南方一座石峰耸立着，路竟然不从西边平缓下走，反而转向南抬头上登。半里路，绕到石峰东南面，有块岩石猛地升起在路右边，顶部尖锐并弯弯地突出来，双肩平齐而且一同耸起，这叫鹦哥嘴。又转向西下走一里半路，有些店铺夹在路旁，叫革纳铺。〔土话“纳”全说成“捺”，到了这里才明白了所说的“捺溪”、“倪捺”都是“纳”字。仅有此地题写着铺名。〕又从峡中平缓前行，沿着山坡上上下下，五里路，有哨房夹住道路，叫做软桥哨。由哨房西再次往峡中下坠，远远望见有条巨大的溪流从西面峡中高悬迅急地向东流注；下到峡中走一里，马上与溪流相遇；此溪转向南边的峡中流去，路从溪流北岸，溯溪沿北山山麓往西行。二里，有座巨大的石桥呈南北向跨在溪流上，这就是所谓的软桥了。我起初怀疑是某个姓冉的人建成的，到读了真武庙前的断碑后，这才知道是“软”，料想从前是用篾条编制的绳索建成的桥，今天已换成石桥，可仍旧沿用这个名字罢了。

过到了桥南，就从溪南岸向西沿着南面的山崖上走，那上登的路

十分陡峻。半里，平视溪北，山体全是纯一色的岩石，而绿色的树丛顺着山势错落其间形成斑纹，山中忽然有一条瀑布飞坠而下，自峰顶一直挂到峡底。循南面的山崖向西上爬，越上去越险峻，而朝北眺望，翠绿的斑纹，白玉般的瀑布，一步步回头看不舍离去。上走二里，峡底的溪流从西北方流出去，岭头的路向西南方上升。又行一里，路过真武庙。〔巡按大人从新兴城前来，越过此地往前走了。〕由庙西向南行，便下到山坞中。又往西南共走四里，两次翻越小岭后下走，有山峡从东南延到西北，又是两列山似门扉排列而成的山峡，峡中很是平旷空远，有村落位于其间，叫做旧普安。巡按大人在驿站客馆里吃饭，我再次先于他往西北由坞中前行。东北方的一列山逶迤缭绕，不十分雄伟险峻；西南面的一列山翩跹起舞，成排矗立，再次露出森然罗列的姿态；山峡的踪迹虽然很遥远，然而两头似乎都有相连的山脊，中部平坦却无泄水的缺口。又往西三里，有石峰在中央耸起，分别突起在山坞间，神庙隔在两峰之下，叫双山观。〔巡按大人自后面赶来，再次超向前去。〕又向西一里，就见西面来的山脊回绕在前方，于是山坞谷地到了尽头。坞底有一方形水塘，汇积在环形山坡的山麓下，四旁皆是森森罗列的石峰，绕着池塘也有许多林立的石片，也有些石块突兀蹲踞在池塘之中。于是从池塘往西南踏上回绕的山坡，一里，登上坡脊。又曲曲折折向西行走在岭头上，山岭左右两侧的水流都分别下泻到深谷中，往北流出去的应当汇入软桥下的水流而流入盘江上游，向南流的应当是流经黄草坝后流入盘江下游。又向西在岭头上攀登，岭上多有中央下洼的坑穴，大些的盘绕成壑谷，垦为农田，小点的坠成洞穴成为陷阱。共行五里，是水塘铺，便在庙中吃了饭。过铺后往西下岭，逶迤于半山之间，又走五里，是高笠铺，向南行走在山垄之间。越过一道平缓的山岭向南下行，又是五里，有条小溪自北面峡中流来，一座石桥向南跨过小溪。过到桥南，北门外街道夹立于山冈之上；越过山冈往南下走，开始有集市，有街道往西而去，是去云南坡的大道；一直往南走，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方峡中流来，石桥又向南跨过小溪。桥南就是普安城，州、卫的衙门都在城中。〔巡按大人已住在衙门中了。〕普安城西半边紧靠着山脊，东半边下临着东溪，南北两道城门正对着西面山脊的东麓，而东门就濒临着溪流。南门外有石桥，三条溪流在桥北合流，流经东门往西绕到城南，又向南流去注入水洞之中。北门外的石桥：

第一座桥，就是云南坡的水流，绕到城西北隅成为堑沟，往东下流后与北溪在城东合流；第二座桥，就是自西北流来的小溪，是《一统志》所说的“目前山之水”了；第三座桥，就是自北面流来的小溪，是《一统志》所说的“沙庄之水”了。三条溪水在城的东北面交汇，合流后往南流去，这就是三一溪，流经城南的石桥后流入水洞。普安城在天启初年，因为水西叛乱，各支蛮族响应它，被围攻一年后攻破，〔后来云南临安府安南司姓沙的土司，接受调令率军前来收复了。〕至今疮痍尚未恢复。然而此城以文章仕进的气运，是贵州省的首位，从前有都御史蒋大人，当今有王宫詹，〔名叫王祚远。〕不是别的卫可以相比的。州里过去仅有土官，〔姓龙，他的住处在八纳山下，统领十二个小土司。现任的土官名叫龙子烈，年纪还小。〕后来设置了流官，〔知州姓黄。〕一同治理此地。

州城东北七十里有座八纳山。此山在全州最高，四面都是高峻的石崖绝壁，唯有一条小径盘旋着上去，约三十里长。〔龙土司的衙门在山下。〕山顶十分宽敞平缓，在山顶上有几个贮满水的水塘，流经软桥的溪水就是由这里流出去的。土话把“纳”说成“但”，而佛经中有“叭呾哆”的音，今天白云老和尚〔是南京人。〕因而称之为叭呾山，于是大规模建立寺院，但彝区僻远闭塞，还没有悟道成正果。

州城南边三十里处有座丹霞山。此山位于成丛的山峰之上，更有一座尖峰挺立于群峰之中。西境内有一列山，从西南方自平彝卫似屏风样排列向北，逶逶迤迤形成云南坡，并往东下延纽结成州城所在之山。西面屏立的群山之中，那最高处叫睡寺山，正好与丹霞山东西相对。州东境有山，从南面自乐民所分出支脉往北延，位于丹霞山南边十里处。四面一列屏风样排列的高山横着伸出一条支脉，往东与东境之山相连，合并起来向北延，曲曲折折，重重叠叠，往西突起的，盘结为丹霞山；在东北方耸立突兀而去的，渐渐往东延伸而成为兔场营的方顶之山，而后又往东北延伸成为安南卫境内的山脉。那横向连接的支脉，在丹霞山南面十里之处，山下有洞，叫做山岚洞，洞口向北。水从洞中流出，往北流去变成大溪，流经丹霞山西边大水塘所在的山坞中，又往北流过赵官屯，又向东转去与南板桥的水流会合。由洞口溯这条水流

进洞，向南在洞腹中行半里，山洞顶上豁然透出天空，中间水汇积成巨大的水塘，深不可测。本地人为躲避强盗，用船渡水进去，那里面另外辟有天地，可容纳上千人。而丹霞山却独立挺拔于众山之上，石峰峭立，东北方唯有八纳山与它平齐抗衡。八纳山以危峰拥立为雄，此峰以峻峭挺拔独擅秀色。从前有座玄帝宫，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毁于蛮族盗贼之手，四年（公元 1624 年），不昧禅师〔是徽州人。〕重又鼎力重建，每年正月二月间，四方的朝山者群集而来，每天以几百人来计算。僧人们又捐款购置了庄园田地，环绕在山麓，〔每年收入谷子三百石。〕而山岭间则种植豆子作为蔬菜，〔每年可收到豆子三十石。〕用来供给四方的来客。但是汲水很艰难：平常在岭畔汲水，往返有三里路，都是陡峻的石阶；遇上干旱时，就要往返十里才能得到水。



【原文】

五月初一日　余束装寄逆旅主人符心华寓，兰溪人。乃南抵普安北门外，东向循城行。先是驼骑议定自关岭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计程退价。余仓卒收行李，其物仍为夫盗去。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复随溪南转过东门，又循而抵南门，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从西崖向南谷，路从东坡上南岭，西眺水抵南谷，崖环壑绝，遂注洞南入。时急于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岭，从岭上行。又二里，逾岭转而西，其两旁山腋，多下坠之穴，盖其地当水洞东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坠处，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峡下迸，有岩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东门有侧窦如结龛，门内洼下而中平，无甚奇幻。遂复上南行，又一里，逾岭脊，遂西南渐下，行坡峡间。一里，过石亭垒址，其南路分两岐：由东南者，为新、安二所，黄草坝之径；由西南者，则向丹霞而南通乐民所道也。遂从西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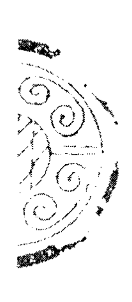
从岭峡中平下者二里，东顾峡坑坠处，有水透崖南出，余疑为水洞所泄之水，而其势颇小，上流似不雄壮。从其西，遂西南坠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则有溪汪然自西而东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桥。以别于北大道之三板桥也。其下水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复透山腹也。水从桥东，又合南峡一溪，东向而去，东北合软桥下流，出北板桥而东与盘江合。其南峡之溪，则自大水塘南山岚洞来。二溪

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桥南一里，溯南来溪入南峡，转而西行峡中。又二里，则有坝南北横截溪上，其流涌坝下注，阔七八丈，深丈余，绝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则人堰者也。坝北崖有石飞架路旁，若鹢首棹虚[①]，而其石分窍连枝，玲珑上透，嵌空凑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缘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回水转，其水又自南向北而来者，其先东西之峡甚束，至是峡之成南北者渐宽。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则其南峡开而盘成大坞，南望有石梁横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东，遂东南上坡，始与南来之溪别。东上半里，过一村，又东半里，转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过赵官屯，遂由屯村北畔东南入坞。二里，复上岭，一里，转峡处有水飞坠山腰。循山嘴又西转而南半里，随峡东入又半里，峡中有水自东峡出，即飞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峡而南，石碑剥落，即丹霞山《建桥记》文也。

由桥南西向盘岭，为大水塘之道，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②]。其下峡中箐树蒙密，水伏流于下，惟见深绿一道，迤逦谷底。又东半里，内坞复开，中环为田，而水流其间。路循山南转，半里，入竹树间，有一家倚山隈结庐[③]，下瞰壑中平畴而栖，余以为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转而东，且导余东南登岭，乃下耕坞中去。及余跻半里，复西入樵径，其人自坞中更高呼"稍东"，遂得正道。其处四山回合，东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则松阴寂历，松无挺拔之势，而偃仆盘曲，虽小亦然。遂藉松阴，以手掬所携饭抟而食，觉食淡之味更长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峡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坳脊间半里。其坳两旁石峰，东西涌起，而坳中则下陷成井，灌木丛翳其间，杳不可窥。已循东峰之南，又转而东南，盘岭半里，其两旁石峰，又南北涌起，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又稍转东北，路成两岐，一由北逾峡，一由东上峰。余不知所从，乃从东向而上者，其两旁石峰，复南北涌起。半里陟其间，渐南转，又半里，南向跻其坳，则两旁石峰，又东西涌起。越脊南，始见西南一峰特耸，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洼间，半里，复南上冈脊。回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规，其门南向；其西有石峰如展旗，其东冈之上，复起乱峰如涌髻，而南冈则环脊而西，遂矗然起丹霞之柱焉[④]；其中回洼下陷，底平如镜，已展土为田，第无滴水，不堪插莳。由冈西向跻级登峰，级缘峰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间悬树

密荫，无复西日之烁。直跻半里，始及山门。其门西北向，而四周笼罩山顶。时僧方种豆陇坂间，门闭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号照尘。启门入余，遂以香积供。既而其师影修至，遂憩余阁中，而饮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时不昧募缘安南，影修留余久驻，且言其师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师之同乡也。余谢其意，许为暂留一日。

初二日 甚晴霁。余时徙倚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相指点。其北近山稍伏，其下为赵官屯，渐远为普安城，极远而一峰危突者，八纳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横脊拥其后，为山岚洞；极远而遥峰隐隔者，乐民所之南，与亦佐县为界者也。其西坠峡而下，为大水塘，坞中自南而北，山岚洞之水，北出南板桥者也；隔溪则巨峰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谓睡寺山矣；山西即亦资孔大道，而岭障不可见。其东仅为度脊，上堆盘髻之峰；稍远则骈岫丛沓，迤逦东北去，为兔场营方顶山之脉者也。山东南为归顺土司[5]。普安龙土司之属，与粤西土司同名。越其东南，为新、安二所，黄草坝诸处，与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记阁中。影修屡设茶供，供以鸡葼菜、蘠浆花[6]、藤如婆婆针线，断其叶蒂，辄有白浆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茎成一丛。茎细如发，长半寸。缀花悬蒂间，花色如淡桃花。连丛采之。黄连头，皆山蔬之有风味者也。



初三日 饭后辞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酱，粤西无酱。贵州间有之而甚贵，以盐少故。而是山始有酱食。遂下山。十里，北过赵官屯，十里，东北过南板桥，七里，抵普安演武场。由其西横岭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来，有崖当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则洞门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题曰“碧云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7]。土人以此为水洞，以其上有佛者为干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门中，门分为二，路由东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则扩然无间，水循洞西，路循洞东，分道同趋，南向十余丈，渐昏黑矣。忽转而东，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东遂穹然大辟，遥望其内，光影陆离，波响腾沸，而行处犹暗暗也。盖其洞可入处已分三层，其外入之门为一层，则明而较低；其内辟之奥为一层，则明而弥峻；当内外转接处为一层，则暗而中坼，稍束如门，高穹如桥，耸豁不如内层，低垂不如外层，而独界其中，内外回眺，双明炯然。然从暗中仰瞩其顶，又有一圆穴上透，其上亦光明开辟，若楼阁中函，恨无由腾空而上也。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8]，则堂户宏崇，若阿房、未央[9]，四围既拓，而峻发弥甚；水从东南隅下捣奥穴而去，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

入[10]；其内突水之石，皆如踞狮泛凫，附壁之崖，俱作垂旃矗柱。盖内奥之四隅，西南为转入之桥门，西北为上透之明穴，东南为入水之深窍；而独东北回环迥邃，深处亦有穴高悬，其前有眢窟下坠，黑暗莫窥其底，其上有侧石环之，若井栏然，岂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间者仅五六寸，而鳞甲宛然，或巨或细，是为悬龙脊，俨有神物浮动之势。其下西临流侧，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由窟右循崖而东，有一石痕，亦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细纹薄影，是为蛇退皮，果若遗蜕粘附之形。其西攀隙而上，则明窗所悬也。其窗高悬二十丈，峻壁峭立，而多侧痕错锷。缘之上跻，则其门扩然，亦北向而出，纵横各三丈余，外临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东，但上下悬绝耳。门内正对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桥门中透之上层也。余既跻明窗，旋下观悬龙、蛇蜕，仍由砻桥下出，饭于洞门石上。石乃所镌诗碑，游人取以为台，以供饮馔[11]。其诗乃张渙、沈思充者，诗不甚佳，而渙字极遒活可爱[12]。镌碑欲垂久远，而为供饮之具，将磨漶不保矣[13]，亟出纸笔录之。仍入内洞，欲一登砻桥上层，而崖壁悬峭，三上三却。再后，仍登明窗东南，援矗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视砻桥之背，甚坦而近，但悬壁无痕，上下俱绝攀践，咫尺难度。于是复下而出洞。日已下春，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间。半载夙垢，以胜流浣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闻崖上歌笑声，疑洞中何忽有人，回瞩之，乃明窗外东崖峭绝处，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灵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闻水洞之上有梵龛，及至，索之无有。从明窗外东眺，层崖危耸，心异之，亦不见有攀缘之迹。及出水洞觅路，旁有小径，隐现伏草间，又似上跻明窗者，以为此间乃断崖绝磴耳，不意闻声发闷，亟回杖上跻。始向明窗之下，旋转而东，拾级数十层，复跻危崖之根，则裂窍成门。其门亦北向，内高二丈余，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棂，僧以石窒之为室；右有峭峡后坼，上颇氤氲盘结，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栖其间，故游者携樽罍就酌于此[14]。非其声，余将芒芒返城[15]，不复知水洞之外，复有此洞矣。酌者仆从甚都[16]，想必王翰林子弟，余远眺而过之。下山，循溪溯流二里，有大道，即南门桥。遂从南门入，蹑山坡北行。城中荒敝甚，茅舍离离[17]，不复成行；东下为州署，门廨无一完者。皆安酋叛时，城破鞠为丘莽，至今未复也。出北门，还抵逆旅。是晚觅夫不得，遂卧。按君是早返辕矣。

注释

①若鹢首棹虚:鹢(yì 益)为一种像鹭鹚的能高飞的水鸟。古代船头上画着鹢鸟,故称船首为鹢首,亦借指船为鹢首。棹(zhào 照)为摇船的用具。“若鹢首棹虚”意为如凌空的船。

②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原无“遂”字,从丁本补。

③隈(wēi 威):弯曲的地方。

④丹霞:即丹霞山,今又称丹山,在盘县南境,水塘稍东,盘县到兴义的公路西边。如圆柱孤峰插天,林木蓊郁,石级盘旋而上,山顶有一小块平地。可惜寺庙今已无存。当地有“三月山,玩丹山”的说法,至今仍为风景胜地。

⑤归顺土司:明设归顺营,为普安十二营之首。今仍称归顺,又称民主,在盘县南境,为区政府驻地。

⑥蘽(lěi 垒)浆花:依其描述的形态特点,应即鱼腥草,贵州称折耳根,云南有地方称壁虱菜。

⑦碧云洞:在盘县城郊,分天洞与地洞。天洞在山腰,地洞在山麓,相距200余米,上下相通。穿城的三溪河流入地洞,俗称水洞。地洞高处10余米,宽处30余米,长6.5公里,有水陆两路,忽分忽合,蜿蜒曲折,钟乳变幻。天洞又称干洞,洞口接近峰顶,是登高眺览景色的好地方。每年中历正月二十三,当地人都来此“玩水洞”。



⑧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东”,徐本作“西”。

⑨阿房(ē fáng):秦宫名,在渭水南岸,今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未央:汉宫名,在今西安市西北郊的汉城乡。二宫规模皆极宏伟,至今还有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⑩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西北隅”,徐本作“东北隅”。

⑪馔(zhuàn 撰):陈放食物。

⑫遒(qiú 囚):强劲。

⑬漶(huàn 患):模糊不可辨识。

⑭樽(zūn):本作“尊”,古代的一种酒器。罍(léi 雷):上面刻有云雷纹的酒尊。

⑮芒芒:同“茫茫”,模糊不清。

⑯都:漂亮。

⑰离离:散乱。

【今译】

五月初一日　我捆好行装寄放在旅店主人符心华的寓所中,〔符心华是兰溪人。〕于是往南来到普安城北门外,向东沿着城墙走。〔在

此之前，与马帮商定从关岭到交水，到这里后我想前往丹霞山去，他们不能等，计算了旅程退了余款。我仓促之间收拾行李，其中的物品仍然被马夫偷去了。走投无路之间，屡次遭到拐骗偷窃，那怎么经受得起啊！〕再顺着溪流向南转过东门，又沿溪流抵达南门，有石桥跨在溪上。过到桥南，溪水从西边山崖流向南面的山谷中，路从东面的山坡上到南边的山岭，往西远眺，溪水流到南面的山谷后，山崖环抱，壑谷断绝，水流便往南注入洞中。此时急于去丹霞山，来不及向西下去。二里，竟自往南上岭，在岭上前行。又行二里，越过岭转向西走，岭两旁的山侧，有很多下陷的洞穴，大概此地正当水洞的东南方，山腹之下中间是空的，四通八达，下陷之处，都是通有洞穴透进光亮的地方了。又往西南行一里，路右向下迸裂开一条峡谷，有个岩洞朝向西南方，洞口上部隆起很高，于是下峡去探察此洞。东边的洞口有个侧洞，好像建造的佛龛，洞口以内下洼但洞中平坦，没有什么奇特变幻之处。于是再上山往南行，又是一里，越过岭脊，就向西南逐渐下坡，行走在山坡与峡谷之间。一里，路过一处石块垒砌的石亭的废址，在它南边路分为两条岔道：由东南方向去的，是去新、安二所和黄草坝的小径；由西南去的，就是通向丹霞山而后向南通往乐民所的道路了。于是从西南方下走。

在山岭峡谷中平缓下走了二里路，向东回头看峡坑下坠之处，有股水流穿透山崖往南流出，我怀疑是水洞中外泄的水，可水势很小，上游似乎不怎么雄壮。从水流的西侧，就往西南向坑谷中下走。一里，来到壑谷中，就有条溪水浩浩荡荡自西往东流注，小石桥跨在溪上，叫做南板桥。〔以区别于北边大道上的三板桥。〕桥下的流水自西边的石洞中流出，立即连接水洞的下游，到这里便又穿透山腹流出来。溪水从桥东流去，又会合南面山峡中的溪流，向东而去，在东北方汇入软桥下游之水，流出北板桥后往东与盘江合流。那条南面峡中流来的溪流，就是自大水塘南边山岚洞流来的。两条溪流一北一南，都是透过石洞流出来的，也算奇特了。越过南板桥往南行一里，溯南来的溪流走入南面的山峡，转向西行走在峡中。又行二里，就有座水坝呈南北向横截在溪上，水流涌过堤坝下泻，宽七八丈，深一丈多，极似白水河上游的瀑布，但那一处是天然形成的，而此处却是人工建水坝形成的了。水坝北边的山崖上有块岩石飞架在路旁，好像凌空的船头，而且

这块岩石分出许多孔洞，如树枝相连，玲珑剔透，上部露出亮光，凑聚在一起镶嵌在空中，也是突出的悬崖中的奇观了。又向西三里，路沿着北面的山崖往上走，向西越过山崖下行，共有半里，山回水转，那条溪水又自南向北而来，流来此之前东西向的峡谷十分狭窄，流到这里呈南北向的峡谷渐渐宽了起来。又顺着溪流西面的山崖向南行，一里，往南越过一个突出来的山嘴，就见它南面的山峡开阔起来回绕成大山坞，往南望去有座石桥横跨在溪上。半里，过了石桥往东走，于是向东南上坡，这才与南来的溪流分开。往东上坡半里，路过一个村庄，又向东半里，转向南略略下行，共半里路，越过小溪往上走，经过越官屯，便由赵官屯村北侧旁往东南进入坞中。二里，再上岭，一里，山峡转折处有水流飞坠到山腰。沿着山嘴又由西转向南行半里，顺着峡谷往东进去又走半里，峡中有水流自东方峡谷中流出，这就是飞流瀑布的上游了。小石桥跨过峡谷往南去，有块已剥落的石碑，就是丹霞山《建桥记》的碑文了。



从桥南向西盘绕于山岭之上，是到大水塘的路，于是由桥头向东溯溪水入山。路下方峡中箐深树密，溪水伏流于下，唯见一道深绿色，逶迤于谷底。又往东半里，山内山坞重又开阔起来，环绕着坞中垦为农田，而水流在田间流淌。路顺着山势往南转，半里，步入竹丛树林之间，有一家人靠着山弯建了房屋，下瞰着壑谷中平坦的田野居住，我以为这不是登山的路了。忽然间有一人出门来，呼唤我到他屋前，稍稍转向东，并且引导我往东南登岭，这才下到坞中耕地去了。待我上登了半里时，又向西走上了打柴的小径，那个人从坞中又高声呼叫"稍偏东一点"，终于找到了正道。此处四面群山合拢围绕着，东北面都是突兀的石山，则我所登的西南面的土山，却松荫寂静。松树没有挺拔的气势，却树干偃仆，盘绕屈曲，虽小树也这样。于是借着松树树荫，用手捧着随身带来的饭，团成饭团子吃，觉得吃淡饭更有滋味。随即顺着山坡往南上走半里，又进峡向西上走一里，又往南翻越在山坳山脊间半里。这个山坳两旁的石峰，在东西两面耸起，但山坳中却下陷成深井，灌木成丛密蔽其间，杳然不可窥测。不久沿着东峰的南侧，又转向东南，盘绕在岭上半里，山岭两旁的石峰，又在南北两面耸起，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地。又稍稍转向东北，路分成两条岔道，一条由北边穿过山峡，一条由东面上登山峰。我不知从哪里走，只好从向东而上的

那条路走，路两旁的石峰，又一次在南北两面耸起。半里路都跋涉在山峰之间，渐渐向南转，又走半里，向南登上山坳，就见两旁的石峰，又在东西两面耸起。越到山脊南面，这才见到西南方一座山峰独自耸立，形状如同擎天柱，可峰顶上有殿宇。于是向西南下到洼地间，半里，再往南登上冈脊。回头望翻越过的山脊，有个圆圆的小洞，洞口向南；脊西有石峰如迎风招展的旌旗，它东边的山冈之上，又耸起乱峰，如高盘的发髻，而南面的山冈则山脊环绕着往西而去，于是巍然耸起柱子般的丹霞山；其中下陷成环形的洼地，底部平展如镜，已经翻土成田，但只是没有一滴水，不能插秧。由冈头向西沿石阶登峰，石阶沿着峰西侧的石崖走，上去的路非常陡峻；不久崖壁间悬垂着的密树荫蔽，不再有西下烈日照射的灼热了。一直上登半里，这才来到山门。寺门朝向西北方，而四周笼罩在山顶之上。此时僧人正在山坡上的土垄间种豆，大门关着无法进去。很久之后，一个徒弟自下面到来，〔法号叫照尘。〕开门让我进去，便拿出寺中的饭食供作晚餐。不久他的师傅影修到来了，就让我在阁中歇息，并拿来茶水蔬果给我饮用。影修又是不昧的徒弟了，当时不昧到安南卫去化缘，影修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并且说，如果他师傅在，必定不会容许我离开，因为我是他师傅的同乡。我谢过他的好意，答应为此暂留一天。

初二日　十分晴朗。我不时徘徊在楼阁的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互相指点景色。山北边近处的山微微起伏，山下是赵官屯，渐渐远去是普安城，极远处有一座山峰高高突起的地方，是八纳山。〔相距已有百里。〕山南面稍下去，有一道横向的山脊围在它后边，那是山岚洞；极远处有山峰隐约出现，是乐民所的南边，是与亦佐县交界之处。山西面深坠入峡中去的，是大水塘，坞中自南往北的，是山岚洞之水，往北流到南板桥的溪流；隔着溪流就有巨大的山峰排列，也是自南往北，就是所谓的睡寺山了；山西边就是通往亦资孔的大道，可被山岭拦住了不能看见。山东面仅是延伸而过的山脊，脊上堆着一座似盘状发髻的山峰；稍远处就是并列的山峦重重叠叠，逶迤向东而去，是兔场营方顶山的山脉了。山东南方是归顺土司。〔普安龙土司的下属，与粤西的土司名称相同。〕越过它的东南，是新、安二所和黄草坝各地，与泗城州交界。这一天我在楼阁中起草笔记。影修多次摆设了茶点等候着，拿来鸡葼菌、蘿浆花〔藤如婆婆们使用的针线，折断它的叶蒂，就有白

色的浆液溢出。花蕊每一二十根成一簇,蕊丝细如头发,长有半寸。花朵连缀悬挂于叶蒂之间,花色如淡桃花。成丛采摘。〕和黄莲头供餐,都是山菜中有风味的。

初三日　饭后辞别了影修,影修拿茶酱送给我。〔粤西没有酱。贵州境内有酱但却非常昂贵,是由于缺少食盐的缘故。而到了此山才开始有了酱吃。〕于是下山,十里,往北路过赵官屯,十里,向东北过了南板桥,七里,到达普安卫的演武场。由演武场西边往西横越山岭,一里,望见三一溪由北流来,有山崖位于溪南,心知洞在这里了。于是走下去,就见洞口向北迎着溪流,洞前有座巨大的石牌坊,题着"碧云洞天",这才知道此洞的名字叫碧云了。〔当地人把此洞称为水洞,把它上面有佛像的洞称为干洞。〕有一块巨石立在洞口中央,把洞口一分为二,路由东面一侧下去,水由西边一侧流进去。进到洞中,却空荡荡没有阻隔,水顺洞的西侧流,路沿洞的东侧走,分道趋向同一方向,向南走十多丈,渐渐昏黑下来。忽然转向东,水顺着洞的北侧流,路沿着洞的南侧走,洞的东面竟然穹隆而起十分宽阔,遥望洞内,光影陆离,波涛之声沸腾,但行走之处仍然是暗暗的。大体上此洞从可以进入之处已分为三层:那由外面进来的洞口为一层,明亮却较低矮;洞内空阔的深处为一层,明亮而且愈加高大;在内外转接之处为一层,黑暗而且中间裂开,略略束紧如像门洞,高高隆起好似桥洞,高耸开阔之处不如内层,低矮下垂不如外层,但独自隔在其中,从内外两层回头眺望,两头望去都光辉明亮。然而从黑暗中抬头注视洞顶,又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通往上面,那上边也很光明开阔,如像是楼阁包藏在其中,恨不能腾空而上了。向东在黑暗中行走了五六丈便出来,就见厅堂门户宏伟高大,好像阿房宫、未央宫,四周既已开阔,而高峻之处愈甚;水流从东南隅往下冲捣深穴而去,亮光从西北隅顶上透过明亮的虚空射入;洞内突出水面的岩石,都好像是盘踞着的雄狮、浮水的野鸭,附着在洞壁上的石崖,全如下垂的旗子、矗立的柱子的模样。大略洞内深处的四个角落,西南方是转进来的桥洞,西北面是上透亮光的洞穴,东南边是水流进去的深穴;而唯独东北方回环深邃,深处也有洞穴高悬着,它前边有个干枯的窟窿深陷下去,黑暗得不能窥见洞底,窟窿上面有侧立的岩石环绕着它,好像井栏一样,难道是造物主担心人在黑暗中失足跌下去吗?由窟窿左边沿着石崖往南走,有一条石脊,自洞顶顺着洞壁



一直垂下来，那条石痕在壁上隆起之处仅有五六寸，可鳞甲宛然，有的巨大有的细小，这就是悬龙脊，俨然有神龙浮动的气势。它的下方西面临水处的侧边，农田状的岩石一片片，这是十八龙田。由窟窿右边沿着石崖往东走，有一条石痕，也是自洞顺着洞壁一直垂下来，鳞纹细小，身影薄薄的，这是蛇蜕皮，果然好似蟒蛇蜕皮后粘附着的形态。从它西边攀着裂缝上登，就到了明亮的天窗高悬之处。那天窗高悬在二十丈高的地方，高峻的洞壁峭立，但侧面有很多锋刃状的石痕错落其间。沿着这些石痕上登，就见那洞口宽阔，也是向北出去，纵横各有三丈多，外面下临险坡，上面紧依峭壁，就在水洞的东边，只是上下高悬路绝罢了。洞口内正对着矗立的石柱，石柱的西南，就是桥洞中通的上层了。我登上明亮的天窗后，随即下去观览了悬龙脊和蛇蜕皮，仍由拱桥下出来，在洞口的石板上吃饭。石板是镌刻着诗文的石碑，游人用来作桌子，以便陈放酒食。碑上的诗是张涣、沈思充所题，诗不怎么好，不过张涣的字写得极为遒劲活泼可爱。刻碑是想要流传久远，却用来作为供饮酒的器具，将要磨损漫漶保不住了，急忙拿出纸笔抄录了诗文。仍旧进入内洞，想要登到上层的拱桥上去一次，可崖壁悬峻陡峭，三度上登三次退下来。再后来，仍登到明亮天窗的东南方，攀援到矗立石柱的侧面，钻到石柱南边，在水平方向上看见拱桥的背部，十分平坦而且很近，但高悬的石壁上没有石痕，上上下下都绝无攀附践踏之处，咫尺之间难以飞度。于是又下来出洞。已是日落之时，于是脱了衣服在洞口的溪石之间沐浴。半年来的积垢，用清澈的溪流来洗涤净，十分痛快呀！不久擦拭干净上路，忽然听到山崖上有欢歌笑语之声，疑惑洞中怎么突然有了人，回头注视洞中，原来是那明亮天窗外东面山崖上的悬崖绝壁处，似乎有人影影绰绰。我说："这是山中神灵在召唤我，不可失去机会。"这以前，我听说水洞之上有佛龛，到来之时，四处搜寻佛龛又没有。从明亮天窗外向东眺望，层层山崖高耸，对此心里面很奇怪，也不见有可攀缘的痕迹。到出了水洞找路时，旁边有小径，隐约出现在倒伏的草丛间，又似乎是上登明亮天窗的路，以为这里是悬崖石磴断绝了，意想不到能听见人声。发现了这个隐秘的去处，连忙掉转手杖上登。开始时向着明亮天窗之下走，随即转向东，沿台阶上了数十层，再次登到危崖的根部，就见洞穴裂成门。洞口也是向北，里面高二丈多，深处也如此；左边有旁洞通到前方，有很多裂缝

和下垂的窗棂状的石片，僧人用石块把它堵塞起来作为屋子；右边有陡峭的峡谷在后面裂开，顶上盘绕着氤氲的烟气，可太陡峻不能登上去。洞中有如来佛的三尊塑像，一个和尚住在洞中，先前见到的那些游人带着酒樽在此处饮酒。不是他们的声音，我将茫茫然返回城里，不再会知道水洞之外，还有此洞了。饮酒人的随从仆人都十分漂亮，想必是王翰林的子弟，我远远望到他们便走过去了。下山后，沿着溪水逆流走二里，有大道，就是南门桥。于是从南门入城，踏着山坡往北行。城中十分荒凉破旧，茅屋散乱，不再成行；往东下去是州衙门，门庭官衙无一完好之处。这都是安邦彦贼首叛乱时，城被攻破，长成荒丘丛莽，至今未能恢复的缘故。出了北门，回到旅店。这天晚上未能找到脚夫，便睡了。〔这天早上巡按大人踏上归途。〕

【原文】



初四日　觅夫不得，候于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楼层阁，而寂无人焉，乃构而未就者。还，闷闷而卧。

初五日　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云油然四布。是日为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雄黄为此中所出，然亦不见巨块。市有肉而无鱼。余兀坐逆旅，囊中钱尽，不能沽浊醪解愁[①]，回想昔年雉山之乐，已分霄壤。

初六日　夜雨达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②]，贾而儒，索观余诸公手卷。为余遍觅夫，竟无至者。

初七日　囊钱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复一日，不免闷闷。是早，金重甫言将往荆州，余作书寄式围叔。下午，彼以酒资奉，虽甚鲜而意自可歆[③]。

初八日　候夫虽有至者，而恶主代为措价[④]，即符也，钱为所窃去[⑤]。力阻以去。下午得骑，亦重价定之，无可奈何也。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窃，初疑为骑夫，后乃知为符主也。人之无良如此！夫劫盗、拐徒无论，如南宁梁冲宇[⑥]、宝檀僧，并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注释

①浊醪(láo 劳):浊酒。

②麻城:明为县,即今湖北麻城。

③歆(xīn 欣):欣喜。

④掯(kèn)价:索价刁难。

⑤即符也,钱为所窃去:原脱此八字,据四库本补。

⑥梁冲宇:徐本作"吴仲宇","吴"应系误字。《游记》多次提到"梁店",姓梁无疑。但"冲"可能作"仲"。

【今译】

初四日　找不到脚夫,在旅店中等候。到北寺中去稍微散散步,唯有空楼层阁,寂静无人,这是尚未建成的寺院。回来,心情闷闷地躺下。

初五日　仍然找不到脚夫。天明时下起小雨,雨停之后,浓云四布。这天是端午节,市场上卖菖蒲艾叶的人很多。雄黄是这一带出产的东西,然而也不见有大块的。集市中有肉却无鱼。我端坐在旅店中,口袋中的钱完了,不能买浊酒解愁,回想起去年在雉山时的欢乐,已是天地之别。

初六日　夜间下雨通宵达旦。脚夫仍然找不到。中午之后,遇上了金重甫,他是麻城人,既是商人又是读书人,索取我带着的诸公的书画手卷观赏,替我四处寻找脚夫,竟然没有愿来的人。

初七日　袋中钱一天天告罄,可脚夫找不到,日复一日,不免闷闷不乐。这天早上,金重甫讲到将要前往荆州,我写了封信寄给式围叔。下午,他拿了些酒钱来奉送,虽然很少,但心里自然感到很欣喜。

初八日　坐等脚夫。虽然有来的人,但是可恶的店主代为抬价刁难,〔店主就是符心华,我的钱就是被他偷去的。〕竭力阻挠以致离开了。下午找到了坐骑,也是重金议定的,无可奈何呀!〔我所遇到的坏人,如衡阳抢劫的强盗,狗场堡拐骗的歹徒,加上此处寓所中把钱偷去的人,一共是三次了。在此寓所偷窃的人,起初怀疑是马夫,后来才知道是符店主。人没有天良竟然如此!抢劫的强盗、拐骗的歹徒暂且不论,如像南宁的梁仲宇、宝檀和尚,加上此人,全都有害人之心。我以在万里之外的孑然一身,能逃脱他的虎口,也是万幸了!〕

【原文】

初九日　平明，以行李付骑，别金重甫乃行。是早，云气秾郁[①]。从普安北门外第一溪桥北，循西峡入，过税司前，渐转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屡屡从山巅悬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为云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过一脊而西，复上坳，共一里，为马鞍岭。越而西，遂循岭西向西南行，于是升降在岭头，盘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坞中，为坳子哨。先是每处有打哨之苦，此为第一哨。今才奉宪禁，并于一处，过无问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峰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铺[②]。山坞稍开，颇大，中有水塘，即所谓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为中火铺。普安二十二哨，俱于此并取哨钱，过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于此。哨目止勒索驼马担夫，见余辈亦不甚阻挠，余乃入城，饭于肆。复出南门，南向登山。五里，遇驼马方牧于山坡，雨复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东大山而南，两旁多眢井坠坑，不辨水从何出。又五里为大河铺[③]，有水自铺东平泻坡陀下，漫流峡中，路随之而南。天乃大霁，忽云破峰露，见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称为黑山。云气笼罩，时露一班，直上与天齐。望而趋五里，大河之水，已渐坠深堑，似从西北坼峡去。路东南缘岭透峡东下，则山环坞合间，中洼为塘，水满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处。又东透坳下，坞间又复洼而成塘，与前虽有高下，而潴水莫泄同之。又东缘南峰而转，越其东，则东坞大开，深盘远错，千塍环壑于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岚洞西南，余谓壑底水即北透山岚者。征之土人，云："西峰下有入水洞，水坠穴去，不知所出。"从西峰稍下，共五里，是为何郎铺[④]。越铺南，又上岭，仍依东岭行。回望云笼高峰，已在西北，时出时没，兴云酿雨，皆其所为，虽山中雨候不齐，而众山若惟瞻其马首者。循东岭南下峡中，有溪自南而来，溯之行其东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涨流，深涌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东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东上岭行。余从之，遂从莽棘中上东岭。已得微道，随之南二里，得北来大道，果从东岭上降者。盖涉溪者乃西道，从岭者乃东道，水涸则从西，水涨则从东也。西流之中，有一线深坑，涸时横板以度，兹涨没无影，非其人遥呼，几不免冯河之险矣[⑤]。从东岭下一里，则大道西濒溪，道中水漫数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东山之麓，至是横折而西，从梁下抵西山之麓，乃



转北去。盖其源发于西南火烧铺西分水岭[⑥],按志,分水岭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即此。北流经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泄,即土人亦莫能悉也[⑦]。石梁西麓,有穴纷骈纵横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讹为亦资孔,乃土音之溷也。梁南半里,即为亦字孔驿[⑧],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绕其东焉。比至,雷雨大作。宿于西门内周铺。

注释

①秾:原指花木稠多,此处通"浓"。

②海子铺:今名同,在盘县县治与亦资孔间的公路边。

③大河铺:应即今旧铺,在海子铺稍南的公路边。

④何郎铺:今作娥螂铺,在盘县西境,亦资孔稍北,有铁路、公路经过,铁路红果车站即建在附近。

⑤冯(píng 凭)河:徒步过河,喻其冒险行事。

⑥火烧铺:即今伙铺,又作火铺,在盘县西隅。

⑦北流经此句:此溪即今清水河,又称拖长江。源自火铺,在娥螂铺西峰下流入洞中,以后重新流出,从南往北入北盘江。

⑧亦字孔驿:今作亦资孔,在盘县西隅滇黔公路上,现为区政府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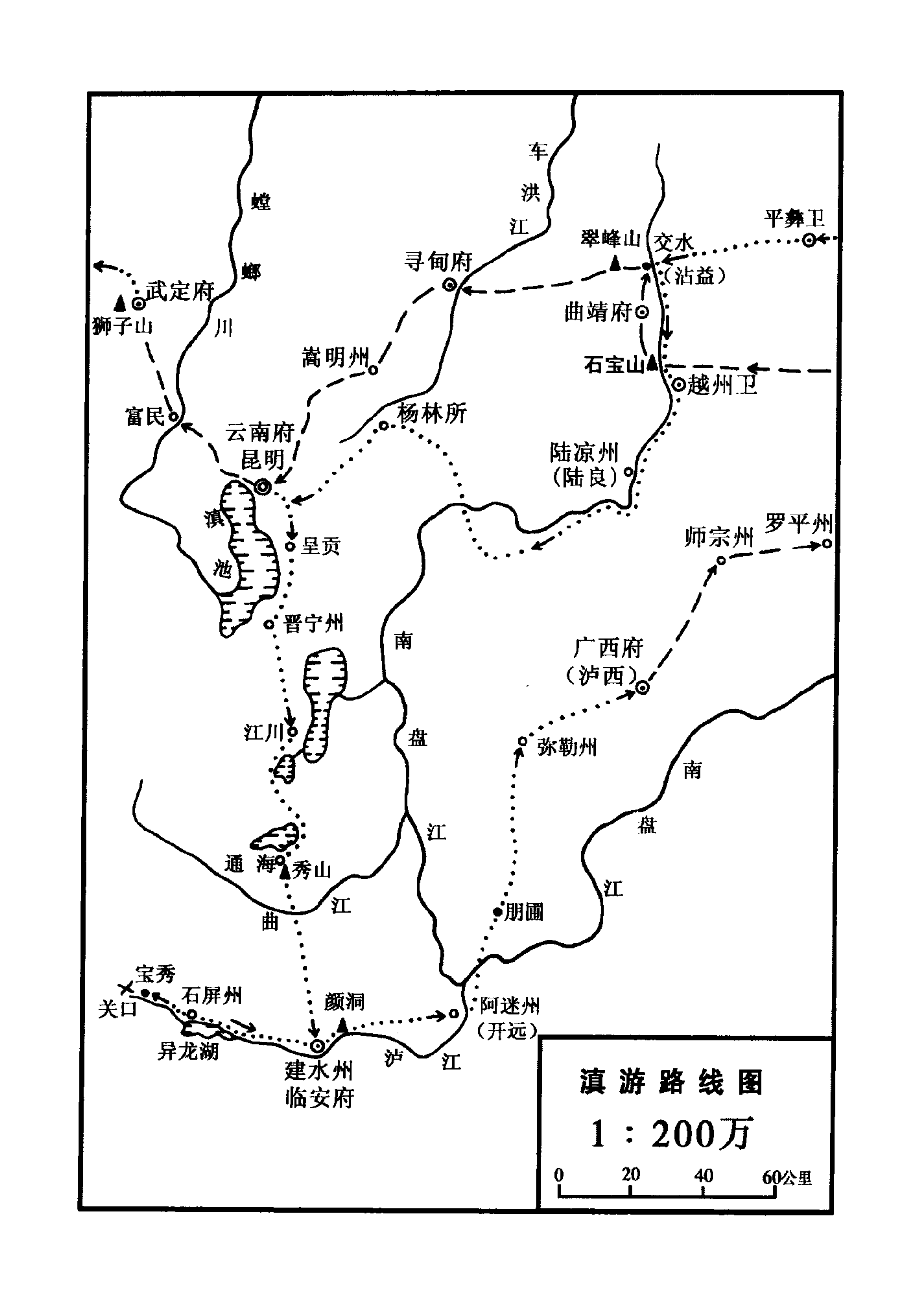
【今译】

初九日　黎明,把行李交付给马夫,告别金重甫便动身了。这天早上,云气浓郁。从普安城北门外溪流上第一座桥的北面,沿着西面的山峡进去,路过税司门前,渐渐转向西南,都是在小溪西岸逆水行走。西边的山高峻穹隆,小瀑布屡屡从山顶悬空下注。往南行五里,开始向西南登坡,这是云南坡。起初的二里路稍微平缓些,又一里半十分陡峻,越过一条山脊往西行,再登上山坳,共一里,是马鞍岭。越到岭西,就沿着岭西向西南行,于是在岭头上上下下,曲曲折折都是向西南行,都不怎么高不怎么深。五里,渐次降到坞中,是坳子哨。〔这以前每处都有哨所检查的麻烦,此处是头一个哨所。今天刚才接到禁令,各地哨卡撤销,合并于一处,这里无人查问。〕又向南越过一个山坳,忽然大雨滂沱,仍旧前行。在一座大山峰的西面上上下下,冒雨又走了十五里才来到海子铺。山坞渐渐开阔起来,很大,坞中有水塘,就是所谓的海子了。有座小城在水塘南边,这是中火铺。普安卫的二十二个哨所,都在此一并收取过哨所税费,过路的人痛苦不堪。〔先前各

哨所分别收取，现在合并在此收取。〕哨所的头目只勒索马帮挑夫，见到我们这帮人也不怎么阻挠，我便进了城，在饭馆中吃了饭。再走出南门，向南登山。五里，遇上马帮正在山坡上放牧，大雨再次来临，我便先走了。上上下下，高高低低，都是靠着东面的大山往南行，两旁有许多枯井陷坑，分辨不出水从哪里流出去。又走五里是大河铺，有水流自铺东平缓地泻到山坡下，四处漫溢流到峡中，路随着水流往南走。这时天空大晴，忽然云破峰露，见到西南方有座山十分高，〔当地人称为黑山。〕被云气笼罩着，此时露出一些，笔直上耸与天一般高。望着此山赶了五里地，大河之水，已渐渐坠入深堑中去，似乎是从西北方裂开峡谷流去。路往东南沿着山岭穿过山峡向东下走，就见在群山环绕山坞合拢之间，中央下洼成水塘，水贮满塘中，但四面地势都高，不知水从何处流出去。又往东穿过山坳下行，山坞间又再次下洼成水塘，与前边那个水塘虽有高低的区别，可积水无处外泄与前者相同。又向东绕着南面的山峰转，绕到它的东边，就见东面的山坞十分开阔，盘绕到深处，在远方错落有致，千百块田塍环绕于下方的壑谷。估计此地在丹霞山南边、山岚洞的西南，我认为壑底的水流就是往北穿流过山岚洞的河水。向当地人验证这个看法，回答说："西峰下有个进水的洞，水坠入洞穴中流去，不知从何处流出。"从西峰渐渐下走，共五里，这是何郎铺。越过铺南，又上岭，仍然靠着东岭走。回头望云雾笼罩的高峰，已在西北方，时出时没，兴云作雨，都是此峰酿成的，虽然山中降雨的气象条件不一致，可是群山就像对它唯命是从的样子。沿着东岭往南下到峡中，有溪水自南流来，溯流在溪水东岸行走。共行五里，路忽然由水中渡到西岸，可暴雨后水流高涨，水深浪涌不能越过去。正打算脱衣赴水，忽然东山之上有人呼叫，告诉不要渡水，招呼我向东上岭走。我听从他的话，就从草莽荆棘中登上东岭。不久找到小道，顺着小道往南行二里，遇到北边来的大道，果然是从东岭上下降的路。原来涉溪过去的路是西道，从岭上走的路是东道，溪水干涸时就从西道走，水涨时便从东道走。西道溪流之中，有一个深坑，干涸时横放木板走过去，此时水涨木板漂没得无影无踪了，不是那个人远远呼叫，几乎免不了徒步涉水过河的危险了。从东岭下行一里，就有条大道，西侧濒临溪流，道上的水淹了几寸深，仍需提衣逆流而行。一里，有座石桥跨在溪上。这条溪水从西南方流抵东山山麓，流到这里横着折向

西,从桥下流到西山山麓,于是转向北流去。大概它发源于西南方火烧铺西面的分水岭,〔根据志书,分水岭在普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就是指此。〕往北流经此地,又向北流抵黑山、何郎的南面,不知泄往何处,就是本地人也不能详知了。石桥西边的山麓上,有些孔洞纷杂并列,纵横排列,如个“亦”字,故而把此地起名叫亦字孔,今天错读成亦资孔,是土话的方音混淆了。桥南半里处,就是亦字孔驿,有城紧靠在西山下,而溪水绕到城东。及到城下时,雷雨大作。住宿在西门内的周家店铺中。





车
洪
江
螳
螂
川
平彝卫
翠峰山
交水
（沾益）
寻甸府
武定府
狮子山
曲靖府
嵩明州
石宝山
越州卫
富民
杨林所
云南府
昆明
陆凉州
（陆良）
滇
池
呈贡
师宗州
罗平州
晋宁州
南
广西府
（泸西）
江川
弥勒州
盘
南
江
盘
通
海
秀山
江
曲
江
朋圃
宝秀
石屏州
颜洞
关口
阿迷州
（开远）
异龙湖
泸
江
建水州
临安府
滇游路线图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滇游日记一①

【题解】

《滇游日记一》为徐霞客入滇后最初87天的游记，可惜在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江阴守城的变乱岁月毁于火。

徐霞客的这一段游踪，从散见于《徐霞客游记》的其他部分可以大致获悉。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五月初十日从滇南胜境关进入云南，过平夷卫（今富源县）、交水（今曲靖市西平镇），以后折往南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到了曲靖府、越州卫（今曲靖市越州）和陆凉州（今陆良县），沿途初沐石堡温泉，游览陆凉西部的石门（今乃古石林）胜景，再经嵩明州南境的杨林，达云南省城（今昆明市）。在昆明畅游太华山，写成《游太华山记》和《滇中花木记》。以后从滇池东岸往南，经呈贡、晋宁、江川等州县，到通海县游秀山，再南达临安府（今建水县），随流考察泸江源。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度过。八月初一日游颜洞，写《游颜洞记》。继续往东到阿迷州（今开远市），转北经弥勒州达广西府（今泸西县），途中写成《随笔二则》。

徐霞客在滇东、滇南的旅游路线，主要是围绕探珠江源安排的。这一带奇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他，据最初整理原稿的季会明说："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经过后人多方搜求，保存至今的有四篇。西山是滇池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徐霞客不但游遍山腰诸寺，还下到山麓探金线泉，上攀绝顶美女峰。《游太华山记》成为

记西山胜景最全面的游记名篇。云南四季鲜花不断,《滇中花木记》对云南名花给以很高的评价。《游颜洞记》不但描述了颜洞的奇美,也反映了徐霞客不畏险阻的精神,至今很多人还无法亲履其境。《随笔二则》是徐霞客调查访问的笔记,记黔国公沐氏的暴虐和土司普名胜为乱滇南的始末,流露出霞客对土司的痛恨和对朝政的指斥,很多材料为他书所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游太华山记[2]

【原文】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3],两岸平畴夹水。十里田尽,萑苇满泽[4],舟行深绿间,不复知为滇池巨流,是为草海。草间舟道甚狭,遥望西山绕臂东出,削崖排空,则罗汉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峣[5],乃舍舟登陆。高峣,西山中逊处也。南北山皆环而东出,中独西逊,水亦西逼之,有数百家倚山临水,为迤西大道[6]。北上有傅园;园西上五里,为碧鸡关,即大道达安宁州者。由高峣南上,为杨太史祠[7];祠南至华亭、太华,尽于罗汉,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盖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两山相接,即西山中逊处,故大道从之,上置关,高峣实当水埠焉。

余南一里,饭太史祠。又南过一村,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华亭寺[8]。寺东向,后倚危峰,草海临其前。由寺南侧门出,循寺南西上,南逾支陇入腋,共二里,东南升岭,岭界华亭、太华两寺中而东突者。南逾岭,西折入腋凑间,上为危峰,下盘深谷,太华则高峙谷东,与行处平对。然路必穷极西腋,后乃东转出。腋中悬流两派坠石窟,幽峭险仄,不行此径不见也。转峡,又东盘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华寺[9]。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10],南一株尤巨异。前廊南穿庑入阁,东向瞰海。然此处所望犹止及草海,若漾漾浩荡观,当更在罗汉寺南也。

遂出南侧门,稍南下,循坞西入。又东转一里半,南逾岭。岭自西峰最高处东垂下,有大道直上,为登顶道。截之东南下,复南转,遇石峰嶙峋南拥。辄从其北,东向坠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丛中。一

里，复上蹑崖端，盘崖而南，见南崖上下，如峰房燕窝，累累欲堕者，皆罗汉寺南北庵也[11]，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庵，已出文殊岩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为罗汉寺正殿；由此南上，为朝天桥。桥架断崖间，上下皆嵌崖，此复崭崖中坠。桥度而南，即为灵官殿，殿门北向临桥。由殿东侧门下，攀崖蹑峻，愈上愈奇，而楼、供纯阳、而殿、供元帝、而阁、供玉皇、而宫名抱一，皆东向临海，嵌悬崖间。每上数十丈，得斗大平崖，辄杙空架隙成之。故诸殿俱不巨，而点云缀石，互为披映，至此始扩然全收水海之胜[12]。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横倚楼，楼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并楼而坐，如倚危樯上，不复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宫南削崖上，杙木栈，穿石穴，栈悬崖树，穴透崖隙，皆极险峭。度隙，有小楼粘石端，寝龛炊灶皆具。北庵景至此而极。返下朝天桥，谒罗汉正殿。殿后崖高百仞[13]。崖南转折间，泉一方渟崖麓，乃朝天桥迸缝而下者，曰勺冷泉。南逾泉，即东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潆坪一缕若腰带，下悉陨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间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真武宫之上，崖愈杰竦，昔梁王避暑于此[14]，又名避暑台，为南庵尽处，上即穴石小楼也。更南，则庵尽而崖不尽，穹壁覆云，重崖拓而更合[15]。南绝壁下，有猗兰阁址。



还至正殿，东向出山门，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村氓数十家[16]，俱网罟为业。村南即龙王堂，前临水海。由其后南循南崖麓，村尽波连，崖势愈出，上已过猗兰旧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黄石痕挂壁下，土人名为挂榜山。再南则崖回嘴突，巨石垒空嵌水折成璺[17]，南复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离奇，又开异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没石隙中，有结茅南涯侧者，亟悬仄径下，得金线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门，大仅如盎[18]，中崆峒，悉巨石欹侧，不可入。水由盎门出，分注海。海中细鱼溯流入洞，是名金线鱼。鱼大不逾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缕如线，为滇池珍味。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门东瞰大海，即在大道下，崖倾莫可坠，必迂其南，始得透迤入，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没处也。门内石质玲透，裂隙森柱，俱当明处。南入数丈辄暗，觅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转而分东西向，东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极。惧火炬不给，乃出。

上山返抱一宫。问山顶黑龙池道，须北向太华中，乃南转。然池实在山南金线泉绝顶，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辄从危崖

历隙上，壁虽峭，石缝多棱，悬跃无不如意。壁纹琼葩瑶茎，千容万变，皆目所未收。素习者惟牡丹，枝叶离披，布满石隙，为此地绝遘[19]，乃结子垂垂，外绿中红，又余地所未见。土人以高远莫知采鉴，第曰山间野药，不辨何物也。攀跻里余，遂蹑巅，则石萼鳞鳞，若出水青莲，平散竟地。峰端践侧锷而南，惟西南一峰最高。行峰顶四里，凌其上，为碧鸡绝顶[20]。顶南石萼骈丛，南坠又起一突兀峰，高少逊之[21]，乃南尽海口山也。绝顶东下二里，已临金线泉之上，乃于耸崖间观黑龙池而下。

注释



①《滇游日记一》《滇游日记二》皆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上。《滇游日记一》正文原缺，乾隆本载有小记三则、随笔二则。徐本原缺第七册。《滇游日记一》散佚的经过，诸本整理者有记录。季会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顾余于馆，见《霞客游记》，携《滇游》一册去。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火其庐，记付祖龙。是书遭其残缺，亦劫数也！原稿后又抢散，此集亦失而复得，危矣哉！幸矣哉！但全集今唯义兴庠友曹骏甫处有之。骏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闻变，诣吊，已葬，拜墓而去。后又来，欲求遗书校录，为刊刻计。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返赵，云已誊录。今其集必全。况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甚不可缺，访而得之，亦甚易也。又诗稿一册，仲昭付梓人陈仲邻；仲邻遇难，稿亦散失。然其诗另为一册，与记不相连属，缺之犹可；记缺其一，便不成集，当急求之。"陈体静曰："余尝考介翁于宜兴史氏购得曹氏底本，而此册中亦仅载游太华、颜洞数小记而已，其间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记，仍不可得。想曹氏以其经行之略已见于《盘江考》中而概削之者，则知骏甫所录，先已非全文也。文章缺陷，信乎有数存焉，为之浩叹！"徐镇按："《滇一》日记，已为烬简，介翁蕞残补治，定知非辑缀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将《太华》数节，别作记外赘笔，而《滇一》则仍阙如，岂复成令丙耶？兹从陈本编正。"

《滇游日记一》的散佚，使人们无法知道霞客在滇东、滇南的详细游程，但从散见《游记》其他部分的追叙、对比记载，可大致获悉霞客的游踪。

霞客由黔入滇，从亦资孔经火烧铺越小洞岭，再经明月所过滇南胜境关入云南，到交水（今沾益）住龚起潜家。以后，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到了曲靖和陆凉（今陆良），途经石堡温泉和越州。《盘江考》提到此段旅途经过："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后来，霞客又从嘉利泽南岸，经过杨林西登老脊，达云南省城。从陆凉至杨林间的路线缺载，但根据霞客常取间道，尽量不走重复路线的习惯，很可能从陆

凉往西到了石林，再从石林北达嵩明县南境。石林在陆凉西不远，正当交通大道上，早在元代即有记载，称为石门，霞客游石林的条件完全具备。

霞客游滇南，系经呈贡、晋宁，南沿大坝河，过四通桥、河涧铺、关索岭，经江川县，游通海县南的秀山，对山茶花有深刻的印象。再往南，越建通关，过曲江桥，经南庄到临安（今建水）。从临安随流考南盘江西源，西到石屏、宝秀，至宝秀西十里的关口。霞客曾泛舟异龙湖，《盘江考》中有一段记载异龙湖的景色，十分生动。从石屏返回临安，再东行过金鸡哨游颜洞，经漾田越中道岭到阿迷（今开远），留下《游颜洞记》。从阿迷渡盘江经朋圃、竹园达弥勒，途中洗沐翠微温泉。再从弥勒往东行九十里，过大麻子哨，达广西府（今泸西），留下《随笔二则》。其所行路线，《滇游日记二》八月十三日记有一段概述："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府，皆东北。"

霞客滇南之行的时间，《滇游日记十一》七月十五日记："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则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八月初一日离开临安游颜洞。

②太华山：又称碧鸡山，今俗称西山，因其山形酷似美人仰卧，又称睡美人山或睡佛山，为昆明市郊著名风景区。对昆明碧鸡山的秀丽景色，唐时已有记载。《蛮书》卷二载："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在元代，碧鸡山亦一著名风景。《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庆路景致载："碧鸡山，山在城西，峰峦秀拔，为诸山长，俯瞰滇池，一碧万顷。"明代对碧鸡山的描述更为生动。正德《云南志》云南府山川载："碧鸡山在府治西南三十里。东瞰滇泽，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映澄波，云横绝顶，云南一佳景也。相传昔有碧凤翔翥此山，后讹为碧鸡云。"西山北段幽奥深邃，南段峭壁千仞，山腰有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三组建筑群，还有著名音乐家聂耳墓。过去游西山多乘小船横渡滇池，爬千步崖，后来新建了登山公路，可乘车直达三清阁。

③省城：指明代云南布政司治所云南府城，附郭县昆明，即今昆明市区。

④萑（huán 环）苇（wěi 伟）：长成后的芦苇。

⑤高峣（qiāo）：旧称高峣渡。今名同，在滇池西岸西山脚下，但已失去水陆交通码头的作用。从昆明到滇西的公路从旁边经过。

⑥迤（yǐ 以）西：明时云南有迤东和迤西之分，为地区名。以昆明为中心，迤东包括今滇东及滇南，迤西即今滇西。清初在此基础上设迤东道和迤西道，乾隆年间又从迤东道中分出迤南道，专管滇南。清代成为政区名，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三迤"。至今人们仍按三迤称呼滇东、滇西和滇南。

⑦杨太史：即杨慎（公元 1488—1559 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现新

都桂湖建有杨升庵纪念馆。明武宗时，杨升庵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人称“杨状元”、“杨太史”。世宗初，因议朝政，被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杨升庵在滇三十五年（公元1524—1559年），足迹遍及云南主要地区，著述甚多，保存了不少有关云南的诗文及历史资料。云南人民怀念他，至今还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和遗物。杨升庵在云南住得较久的地方要算昆明高峣，他的住处名叫“碧峣精舍”或“海庄”，后人于此建祠纪念，即杨太史祠。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改名升庵祠。杨太史祠在今徐霞客小学与普贤寺之间，居高临下，背山面水，憩览其适。近年经过整修，普贤寺并入，建立杨升庵纪念馆和徐霞客纪念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⑧华亭寺：相传大理时善阐侯高家曾在华亭寺原址修建别墅，高家的后人给此山取名华亭山，名称沿用到现在。元代修建了圆觉寺，明代即称华亭寺。

⑨太华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太华寺，在太华山顶，元赛典赤建，俯瞰滇池。僧佛财于寺中建为高阁，本朝都督沐昂为匾曰‘一碧万顷’。”太华寺在明代为西山最大的寺院，此阁即指一碧万顷阁。该寺环境清幽，至今仍以茶花、玉兰、桂花等名花取胜。



⑩墀（chí 迟）：台阶。

⑪罗汉寺：即今三清阁建筑群。

⑫水海：滇池被海埂分为两部分。北部即草海，明时又称西湖，湖水较浅，湖面较小。南部即水海，又称外海或昆阳海，湖水较深，湖面宽广。

⑬仞（rèn 刃）：古代长度单位，各时期标准有变化，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东汉末则为五尺六寸。

⑭梁王：元代封在云南地区的皇族，他们经常以皇帝的代理人身份在云南进行统治，甚至干预和监督行省的一切事务，在王府管辖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力。

⑮更南句：今西山自此以南，还有从绝壁上凿出的数百公尺曲折蜿蜒的隧道和凤凰洞、慈云洞、云华洞、达天阁等石室，总称龙门石刻。系清代贫穷道士吴来清及附近数十户石工，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至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在前后七十二年内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开凿出来的，成为西山风景最精彩的部分。

⑯有村氓句：此即今山邑村，又称龙门村。从三清阁门口到龙门村足有石阶千级，此路称为千步崖。

⑰璺（wèn 问）：裂罅，破而未离称为璺。

⑱盎（āng）：古代的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

⑲绝遘（gòu 构）：绝难遇见的。

⑳碧鸡绝顶：西山绝顶美女峰海拔2511米，比滇池水面高出625.5米，为昆明周围诸山的最高点。绝顶周围一片石萼，今俗称小石林。

㉑逊（xùn 训）：差，不如。

游太华山记

【今译】

从省城昆明出发,往西南走二里后上船。两岸耕地平整,夹水延伸。船行十里就看不到农田。水中长满芦苇,船航行在芦苇丛中,还感觉不到滇池这个大湖,这就是草海。芦苇之间的航道十分狭窄,遥望西山,像张开的手臂绕向东边伸出去,陡峭的崖壁排空耸立,那是罗汉寺。又往西航行十五里抵达高峣,于是离开船上岸。高峣是西山中部的低凹处。南部、北部的山都绕向东边伸出去,只有中部往西收缩,水也向西紧逼,有数百家人靠山临水而居,是去滇西大路的必经之地。从高峣往北上为傅园,从傅园往西上五里,为碧鸡关,是通到安宁州的大路。从高峣往南上,有杨太史祠,从杨太史祠往南到华亭寺、太华寺,最后到罗汉寺,就是碧鸡山向南突出、山崖重叠的地方。大致碧鸡山从西北横贯东南,进耳等山峰从西南横贯东北,两道山交接的地方,就是西山中部低凹处,所以大路从这里经过,在上面设置关卡,高峣实际上是水陆码头。

我往南上一里,在杨太史祠吃饭。又往南走过一个村庄,就往西南上山,一共走了三里,来到山腰的华亭寺。华亭寺正面朝东,背靠陡峰,前方对着草海。从寺南边的侧门出去,沿着寺南往西上,往南越过分支陇冈进入山谷,一共二里,往东南登岭,这就是在华亭寺、太华寺之间而向东突出的山岭。往南越过岭,转西进入山腋会聚处,路上面是陡峰,路下面盘绕深谷,太华寺高高峙立在山谷东边,和路平行相对。然而必须走完山谷西侧,然后才往东转出山谷。山谷中悬挂着两股飞流,坠入石窟,幽深、峻峭、惊险、狭窄,不走此路是见不到的啊。转出峡谷,又往东绕过山口,一共走了一里,往下看到一座寺庙在下面的壑谷中,是太平寺。又往南走一里,到太华寺。太华寺也是正面朝东,殿前的石阶两旁都是山茶花树,靠南的一棵特别大得出奇。从前廊往南穿过厢房进入一碧万顷阁,阁向东俯瞰滇池。但这里还只能看到草海,如果要领略浩浩荡荡的滇池大观,应当还要去到罗汉寺南面。

于是从南边的侧门出寺,稍稍往南下,顺着山坞往西进去。又转

东走一里半，往南越岭。岭从西部山峰最高处向东垂下来，有大路一直上去，是登上峰顶的路。横穿大路往东南下，再转南，遇见石峰嶙峋、往南簇拥。于是从石峰北面，向东坠下土坑，一共走了一里，又往西走进石头丛中。一里，又往上从崖边攀登，盘绕着崖往南走，看见南边的崖上崖下，蜂房燕窝般的建筑，层层叠叠，像要坠落，那都是罗汉寺的南庵和北庵。穿过石缝逐渐下，一里，到北庵，不久出到文殊岩上，才走上正路。从这里往南下去，是罗汉寺正殿；从这里往南上，是朝天桥。桥架在断崖之间，上下都是险崖，这里又山崖断开、中部下坠。过桥往南走，就到灵官殿，殿门朝北对着桥。从殿东的侧门下去，攀崖壁登峻道，越往上越奇妙，又有楼、〔供奉纯阳祖师。〕又有殿、〔供奉元始天尊。〕又有阁、〔供奉玉皇大帝。〕又有宫，〔名抱一宫。〕都朝东正对滇池，镶嵌在悬崖之中。每向上攀登几十丈，便有一块斗大的平台在崖间，于是就在这空间架木建成庙宇。所以各个殿都不大，但白云崖石点缀，彼此映衬，到这里才地势开阔，观览到了整个滇池外海的胜境。南崖边有间亭子向前突出去，北崖边有楼房横列，楼前有一棵高大的柏树，碧绿的枝叶飘浮在空中。傍楼而坐，如同乘坐在高悬的船上，再也感觉不出还有崖石在下面支撑着呢。抱一宫南面陡峭的崖壁上，钉有木桩，铺成栈道，穿通石洞，栈道悬在崖上的树木中，石洞穿透崖间的缝隙，都极其险阻峻峭。穿过缝隙，有座小楼像黏在石崖边，住处、神龛、炊具都有。北庵的景物到这里才结束。往回走，下朝天桥，到罗汉寺正殿拜佛。殿后的山崖有百仞高。山崖南面的转折处，有方方的一汪泉水汇聚在崖脚，是从朝天桥山缝中涌出后流下来的，名勺冷泉。往南越过泉水，立即转向东南，从这里往上山崖更加高耸，只有一缕像腰带一样的平地绕在半山中，往下全是坍塌的斜坡、崩裂的崖壁，直插入滇池底，小平地上的佛寺神宇、仙人宫殿，〔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依次连着排列。真武宫之上，山崖愈加耸立奇特，从前梁王在这里避暑，又名避暑台，是南庵的尽头，上面是辟石而建的小楼。再往南，则庵尽而崖不尽，崖壁高耸，白云覆盖，重重的山崖分开后又合拢。南头绝壁下，有猗兰阁旧址。

回到正殿，往东从山门出去，共转八道弯，向下走了二里抵达山麓，有数十家村民居住在这里，都以捕鱼为业。村南是龙王堂，堂前正对滇池外海。从龙王堂背后往南顺着南崖麓过去，村庄尽头处水波连

接山崖，山崖的气势更加突出，上面已经过了猗兰阁旧址。南壁更加宽大、陡峭，一直延伸五里，黄色的石痕悬挂在崖壁下部，当地人称为挂榜山。再往南则崖壁曲折环绕，山嘴突出，巨石凌空垒起，嵌入水中，断开裂缝。往南和屏风般的崖壁忽分忽接，雄伟、峻峭比不上前面，但高耸离奇，又别开异境。走三里，往下俯瞰滇池岸边，船只在石缝中出没，南岸旁边建有茅草房，赶快从又陡又窄的小路下去，找到了金线泉。泉水从西山腹部穿出，外面分为三道门，每道门只有盎那么大，中间是空洞，但全是倾斜的巨石，不能进去。泉水从盎大的门流出，分别注入滇池。滇池中的一种小鱼溯流进入洞中，名叫金线鱼。金线鱼的大小不超过四寸，鱼味鲜美，首尾之间有一缕金线，是滇池的珍贵美味。金线泉北部半里处，有个大石洞，洞口向东俯瞰滇池外海，就在大路下面，石崖倾覆而没有地方能够下去，必须绕到洞南，才得以迂回进入，就是先前所看到的小船在石缝中出没的地方。洞内石质玲珑剔透，裂隙和石柱森列，都在亮处。往南进数丈就黑暗了，寻到火把后再往南进去，洞更高、更开阔。共进去一里，才转而分成朝东朝西方向，往东上去三丈就到底了，往西进则很幽深而无法穷尽。担心火把不够，于是出洞。

上山回到抱一宫。询问去山顶黑龙池的路，必须向北去到太华山中部，才往南转。而黑龙池其实在山南金线泉的最高顶上，因为这里山崖崇高、石壁陡峻，不是攀援能够到达的。我于是从陡直的崖壁间踩着裂隙往上爬，崖壁虽然陡峭，但石缝棱角突出，悬空着往上跃没有不如意的时候。崖壁缝隙中有一种花，如同琼花玉茎，形态千变万化，都是前所未见的。我一向熟悉的只有牡丹，枝叶散乱，布满石缝，在这里是绝难遇见的，而此花结子下垂，外绿中红，又是我家乡所见不到的。当地人因为山高路远而不知道采摘鉴赏，只认为是山间野药，分不清是什么品种。往上攀爬一里多，就登上了山顶，于是鱼鳞状的石萼，像出水的青莲花，均匀地撒得满地都是。踩着峰头侧边的石头往南，惟有西南的一峰最高。在峰顶上走了四里，登上最高处，是碧鸡山绝顶。顶南石萼丛丛排排，南边坠下去的地方又突起一座陡峰，比碧鸡山绝顶稍低，是南边尽头处海口的山。从绝顶上往东下二里，已经到达金线泉的上面了，于是在高耸的山崖间观看黑龙池后下山。

滇中花木记①

【原文】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鹃为最。

山茶花大逾碗②，攒合成球，有分心、卷边、软枝者为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太华寺。城中张石夫所居朵红楼楼前，一株挺立三丈余，一株盘垂几及半亩。垂者丛枝密干，下覆及地，所谓柔枝也；又为分心大红，遂为滇城冠。

山鹃一花具五色③，花大如山茶，闻一路迤西，莫盛于大理、永昌境。

花红形与吾地同④，但家食时，疑色不称名，至此则花红之实，红艳果不减花也。



注释

①滇：古代族名，春秋战国至秦汉期间，活动于滇池地区。战国时，楚国庄蹻带兵至其地，"变服从其俗，以长其民"，称为滇王。汉武帝开西南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置益州郡，滇的中心设滇池县，成为益州郡治所。后来，滇成为云南省的简称。解放后，曾在晋宁县晋城稍西滇池边的石寨山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滇王及其王室贵族的墓葬四十八座，出土五千余件精美的青铜器及部分铁器，还有西汉中央赐予的"滇王之印"金印，证明这里就是古滇国的中心。石寨山遗址已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标识。这些精美的铜器，为研究古代滇族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资料，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里。

②山茶：明代云南的山茶已很著名，明人王象晋的《群芳谱》载："山茶一名曼陀罗，树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枝干交加，叶似木樨，梗有棱，稍厚，中阔寸余，两头尖，长三寸许，面深绿光滑，背浅绿，经冬不脱。以叶似茶，又可作饮，故得茶名。""闻滇南有二三丈者，开至千朵，大于牡丹，皆下垂，称绝艳矣。"该书记载了山茶的二十个品种，但他还说"不可胜记"。现云南茶花已达105种，被逐步移植到其他省和国外。

③山鹃：即杜鹃花，又称映山红，属杜鹃花科，被誉为中国三大名花之一。我国有400多种杜鹃花，其中云南占250多种。

④花红：又称林檎、沙果，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果实秋季成熟，为红色或黄色，果味似苹果。

滇中花木记

【今译】

云南省的花木都奇特，而山茶、山鹃最引人注目。

山茶的花比碗还大，花瓣层层聚集、团成球形，有分心、卷边、柔枝，是上品。省城昆明所推重的，是城外太华寺的山茶。城中张石夫所居住的朵红楼前，一棵山茶树挺立，有三丈多高；另一棵山茶树盘旋垂盖，几乎遮住半亩地。垂着的这一棵枝干丛生稠密，往下一直盖到地，就是所说的柔枝；又是分心、大红色，于是被誉为省城中的山茶之冠。

山鹃有五种颜色，花朵像山茶一样大，听说滇西一带，什么地方的山鹃都比不上大理府、永昌府境内的繁丽。

花红的形状和我家乡的相同，只是在家乡吃花红时，对果子的颜色与名称不符有怀疑，到云南花红才名符其实，红艳艳的果子不亚于红花的颜色。

游颜洞记[1]

【原文】

临安府颜洞凡三，为典史颜姓者所开[2]，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饭未尝忘巨鹿也[3]。遂由省中南过通海县[4]，游县南之秀山[5]。上一里半，为灏穹宫。宫前巨山茶二株，曰红云殿。宫建自万历初，距今才六十年，山茶树遂冠南土[6]。又南抵临安府[7]。城南临泸江[8]；此江西自石屏州异龙湖来[9]，东北穿出颜洞；而合郡众水，亦以此洞为泄水穴也。

于是觅一导游者于城东接待寺。颜洞大道，当循城而南，渡泸江桥；导者从寺前隔江东北小路行，遂不得渡泸江，东观三溪会合处。由寺北循塘岸东行，塘东皆红莲覆池，密不见水。东北十五里，渡赛公桥。水自西北来，东南入泸。又五里，上山，为金鸡哨。哨南泸江会诸水，由此东入峡。峡甚逼，水倾其中，东抵洞口尚里余。望洞顶石崖双劈，如门对峙，洞正透其下，重冈回夹之，不可得见。求土人导入，皆

曰:“水涨流急,此非游时。若两月前水涸,可不桥而入;今即有桥,亦不能进,况无桥耶!”桥非一处,每洞中水深处,辄架木以渡。往例按君来游,架桥费且百金,他费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酋兵变,托言洞东即阿迷境,叛人尝出没此,遂绝官长游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门,土人曰:“须渡江南岸,随峡入,所谓泸江桥大道也。”始悔为导者误,乃舍水洞,觅南明、万象二陆洞。

从哨东下坡,复上山登顶。东瞰峡江环峡东入,洞门即在东峡下。余所登山处,正与其上双崖平对,门犹为曲掩,但见峭崖西向,涌水东倾,捣穴吞流之势,已无隐形矣。东北三里,逾岭脊下山。二里,则极东石壁回耸,如环半城,下开洞门北向。余望之有异,从之直下,一里,抵峡中。又一里半,抵东壁下。稍南上,洞门廓然,上大书“云津洞”,盖水洞中门也。游颜洞以云津为奇:从前门架桥入,出后门,约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辟门延景,其上又绝壁回环,故自奇绝。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崿绝巘间,且但知万象、南明,不复知有云津也,诚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从西南穴中来,盘门内而东,复入东南穴去。余下临水湄,径之,水阔三丈,洞高五六丈,而东西当门透明处,径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桥莫能行。出水西穴,渐暗不可远窥;东为水入穴处,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缤纷窈窕。复上出洞外,上眺东南北三面,俱环壁无可上。仍西出旧道,北上山。东一里,逾岭,已陟东壁回环上岭,坞中东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层峰,石崖时突,万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导者妄谓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东向,高四丈,水从中涌出,两崖角起,前对为峡,水出洞破峡,势极雄壮,盖水洞后门也。又东二里,抵老鼠村,执途人问之,万象洞在西北岭上,即前所从下山处,洞甚深,历降而下,底与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门,晚色已合,去宿馆尚十里[10]。念此三洞,慕之数十年,趋走万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阳侯隔之[11],太阳促之,导人又误之,生平游屐,斯为最厄矣!



注释

①《嘉庆重修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石岩山,在建水县东十五里,或谓之蒙山。山麓有洞,异龙湖泸江诸水流入其中,复出入阿迷州界。府志:山麓有洞三。一曰水云洞,亦名云津洞,亦名中洞,亦名岩洞,门前虚敞,可容数百人,泸江之水

赴以为壑，冬月水落，架桥列炬而入，石笋倒垂，如龙蛇虎豹之状，旋转回合，几二十里。一曰南明洞，在水云洞后，上有两窍，阳光射入，见石床丹灶。一曰万象洞，与南明洞相连，势更峻绝，历级而上，隐隐闻风雷声。通志：昔迁客阎闳所辟，又称阎洞，亦曰句町三洞。"今仍称颜洞，为建水县的风景胜地。

②典史：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③巨鹿：古郡名，治巨鹿，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史记·冯唐传》："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后来称时刻不忘为每饭不忘。

④通海县：隶临安府，即今通海县。

⑤秀山：《嘉庆重修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秀山"又名青山，又名螺峰，列翠如屏，黄龙居左，白马居右，俯瞰城郭。《滇志》：宋开禧元年（公元 1205 年），段氏就秀山建启祥宫，山半有判府泉，因爨判而名。"大理时置秀山郡，因山名郡，反映秀山在大理时已很著名。秀山与通海城相连，风景秀丽，文物古迹甚多。由毓秀坊登山，沿途古刹亭阁参差，重要的有普光寺、灏穹宫、涌金寺等建筑群。普光寺有元代宣光七年（公元 1377 年）古碑。附近有空心砂石岩钵，淙淙流水，可容数挑，即古判府泉。灏穹宫原名启祥宫，规模宏敞，即霞客欣尝茶花处。宫后有建文帝祠，杨升庵书额"慈仁寺"。再上为清凉台，传说建文帝曾驻锡于此。最上有涌金寺，为段思平重建，铸铜佛百余尊，惜已不存。今有古柏两棵，传为宋代人所植。登古柏阁远眺，可饱览杞麓湖浩渺的波光和通海坝子如画的村舍田畴。现建为秀山公园供游人登临。

⑥山茶句：秀山山茶还有更早的记录。《元混一方舆胜览》载："秀山，山有山茶一株，花如木芍药，中原所未见也。"

⑦临安府：附郭为建水州，即今建水县。雄伟的迎晖门（东门）城楼至今仍存，上有明代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临安卫铸的大铜钟。

⑨泸江：今名同。异龙湖水从泸江经建水、开远流入南盘江。

⑨石屏州：隶临安府，即今石屏县。

⑩去宿馆以上句：《滇游日记二》八月十八日记："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漾田，今名同，在建水县东境，位于古代临安到阿迷的大道上，正当颜洞稍东"去宿馆尚十里"的位置。则霞客游颜洞的时间，当为戊寅（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八月初一日。当晚宿漾田，该日晴。

⑪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名。

游颜洞记

【今译】

临安府颜洞共三个洞，是姓颜的典史所开辟的，最为著名。我一

到云南省，时刻不曾忘游颜洞的事。于是从省城昆明往南，经过通海县，游览位于县南的秀山。上山一里半，是灏穹宫。宫前有二棵巨大的山茶，名红云殿。灏穹宫建于万历（公元 1573—1619 年）初年，距离现在才六十年，但山茶树就已经是滇南第一了。又往南抵达临安府。府城南部临近泸江；泸江从西边的石屏州异龙湖流来，往东北穿出颜洞；全临安府的众多河流，也是以颜洞为泄水孔道。

于是在城东接待寺找了一名导游。去颜洞的大路，应当顺着府城向南走，过泸江桥；导游从寺前与大路隔江的小路往东北行，就没能过泸江，往东观看三股溪流会合的地方。从接待寺北沿着池塘岸边往东行，池塘东部全是红莲覆盖，密密丛丛而看不见水。往东北走了十五里，过赛公桥。桥下的水从西北流来，往东南注入泸江。又走五里，上山，是金鸡哨。哨南泸江与各股水流汇合，从这里往东流入峡谷。峡谷十分狭窄，江水倾泻其中，往东流到洞口还有一里左右。远远看去，洞顶两边如刀劈开的石崖，像门一样地对峙着，洞直直从门下穿过，被重重的山冈包围挟持，无法看见。请求当地人引导我进去，都说："水位涨，水流急，现在不是游洞的季节。如果在两个月前的枯水季节，可以不架桥就进洞了；现在即使有桥，也不能进去，更何况没有桥呢！"洞里的桥不只一座，洞中每一处水深的地方，都架有木桥。从前惯例，按察使来游颜洞，架桥要花费将近百两银子，其它费用也要花费百两银子。当地人因此苦不堪言，便乘普名胜叛乱的机会，借口颜洞东边的出口是阿迷州境，叛军曾经从这一带出没，于是来游洞的官员才绝迹了。我决心一定要去到洞口，当地人说："必须渡过泸江，到江南岸，顺着峡谷进去，就是走所说的泸江桥大路。"我才后悔被导游耽误了，于是离开水洞，去寻找南明、万象两个陆洞。



从金鸡哨往东下坡，又登上山顶。往东俯瞰，峡谷中的江水绕着峡谷往东流进洞，洞口就在东边的峡谷下面。我所登上的山顶，正好与洞顶两边的石崖平行相对，洞口仍然被曲折的山谷遮掩，只看见陡峭的石崖向西，汹涌的江水向东倾泻，水捣洞穴、洞吞江流的气势，已经暴露无遗了。往东北走三里，越过岭脊下山。二里，则最东面的石壁旋转着耸起，如同半圆形的城墙，下面敞开着的洞门朝北。我看其地势不同寻常，从岭上直下，一里，抵达峡谷中，又走一里半，来到东面的石壁下。稍稍往南上去，便是十分开阔的洞

口，洞门上写着“云津洞”三个大字，原来是水洞的中门。游颜洞以游云津洞为奇特：从前门架桥进洞，从后门出洞，大约四五里深，在黑暗中紧靠水流而行，途中忽然辟有中门，引进日光，洞上面又有绝壁旋绕，所以自然是奇妙绝顶。我没能从前门进入水洞，却得以从重崿绝巘之间的中门进去，而且原来只知道有万象洞、南明洞，不知道还有云津洞，游云津洞的确出乎我意料之外。于是俯视着洞而下。洞底的水从西南的洞穴流来，在洞门内盘绕着向东流，又从东南的洞穴流去。我下到水边，估量洞的大小，水面有三丈宽，洞有五六丈高，而位于东西之间正当门的透明处，洞的直径大约二十丈。但水从洞中流出流进，一直逼近朝外的洞壁，所以没有桥就不能行走。西边的出水洞，逐渐地暗下去而不能看得很远；东边水流进洞穴之处，旁边渐渐拓开，隔着水眺望，其中钟乳石柱直立，缤纷窈窕。又往上走出洞外，眺望洞口上的东南北三面，都是崖壁环绕无法上去。仍然往西从原路出来，往北上山。往东走一里，越岭，继而登上了东边的崖壁，回环上岭，从坞中往东走一里。这里南面、北面分别耸起层层山峰，石崖不时地突起，万象洞就在北面石崖上，而导游却乱说在南面崖下。直下一里，抵达南崖。一个石洞朝东，有四丈高，水从洞中涌出，两边的石崖像两只角一样耸立，在洞前对峙为峡谷，水一出洞就破峡而去，气势极其雄壮，原来是水洞的后门。又往东走二里，到老鼠村，拉住路人询问，万象洞在西北岭上，是先前所下山的地方，洞很深，顺着从高往低而下，洞底和水洞相通。我还想去到洞口，但天色已是傍晚，距离住宿的旅馆还有十里路。想颜洞这三个洞，思念了数十年，奔走万里路终于来到，却受彝人叛乱阻碍，大水隔绝，太阳催促，再加上导游误导，生平所经历的游览，这次是最多灾多难的啊！

随笔二则

【原文】

黔国公沐昌祚卒[①]，孙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祖，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于

直指金公[2]。公讳瑊，将逮诸奴，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3]，征兵祭纛[4]，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鹤鸣勘，张奏以实。时魏珰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宋夫人疏请，孙稚未胜爵服，乞权署名，俟长赐袭。会今上登极[5]，怜之，辄赐敕实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时仅岁一周支也[6]。



普名胜者[7]，阿迷州土寇也[8]。祖者辂，父子为乱三乡、维摩间。万历四十二年，广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9]，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戳，始复维摩州[10]，开三乡县[11]。时名胜走阿迷，宁州禄洪欲除之。临安守梁贵梦、郡绅王中丞抚民，畏宁州强，留普树之敌，曲庇名胜。初犹屯阿迷境，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崇祯四年，抚臣王伉忧之，裹毡笠，同二骑潜至州，悉得其叛状，疏请剿。上命川、贵四省合剿之。石屏龙土司兵先薄漾田，为所歼。三月初八日，王中丞亲驻临安，布政周世昌统十三参将[12]，将本省兵万七千人，逼沈家坟。贼命黎亚选扼之，不得进，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亚选自营中潜往为名胜寿，醉返营。一童子泄其事于龙。龙与王土司夜劫之，遂斩黎；进薄州城，环围四月，卒不下。时州人廖大亨任职方郎[13]，贼恃为奥援，潜使使入京纵反间，谓普实不叛，王抚起衅徼功，百姓悉糜烂。于是部郎疏论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传檄定，何骚动大兵为？而王宫谕锡衮、杨庶常绳武[14]，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枢部议。先是王抚疏名胜包藏祸心已久，前有司养疽莫发奸，致成难图蔓草，上因切责前抚、按。而前抚闵洪学已擢冢宰[15]，惧勿能自解，即以飞语[16]怂恿大司马[17]。大司马已先入部郎言，遂谓名胜地不当一县，抚、按比周，张大其事势，又延引日月，徒虚糜县官饷[18]。疏上，严旨逮伉及按臣赵世龙。十月十五日，抚、按俱临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铳死[19]，十三参将悉战没。五年正月朔，贼悉兵攻临安，诈郡括万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贼忽退师，以何天衢袭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胜十三头目之一，见名胜有异志，心不安，妻陈氏力劝归中朝，天衢因乞降，当道以三乡城处之，今遂得其解围力。后普屡以兵攻三乡，各相拒，无所胜，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宁州。方攻

宁时，洪已奉调中原，其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贼不得入。后洪返，谓所予太重，责之金，诸族目悉解体。贼谍之，乘之入，洪走避抚仙湖孤山[20]，州为残破。岁余，洪复故土，郁郁死。贼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长官，悉服属之。志欲克维摩州南鲁白城，即大举。鲁白城在广南西南七日程，临安东南九日程，与交趾界，城天险，为白彝所踞。名胜常曰："进图中原，退守鲁白，吾无忧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远，方九岁。妻万氏，多权略，威行远近。当事者姑以抚了局，酿祸至今，自临安以东、广西以南，不复知有明官矣！至今临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询及者，辄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过虚文。予过安庄，见为水西残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为致命；而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南包沙土司，抵蒙自县[21]；北包弥勒州[22]，抵广西府；东包维摩州，抵三乡县；西抵临安府，皆其横压之区。东唯三乡何天衢，西唯龙鹏龙在田[23]，犹与抗斗，余皆闻风慑伏[24]。有司为之笼络，仕绅受其羁靮者[25]，十八九。王伉以启衅被逮，后人苟且抚局，举动如此，朝廷可谓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误用周世昌，不谙兵机，弥连数月，兵久变生耳。当时止宜责其迟，留策其后效。临敌易帅且不可，遽就军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于东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独西南彝也！



注释

①黔国公：沐英为明朝开国勋臣之一，受封为西平侯，后其子孙又进封为黔国公，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他们不但与省的地方机构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甚至"骄凌三司"，"虐害小民"，横行云南，庄田遍布全省，时称"黔府"或"沐府"。

②孙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祖："孙"原作"子"，"祖"原作"父"。《明史·沐英传》载："昌祚卒，孙启元嗣。"启元为沐昌祚孙，据改。直指：汉武帝派遣直指使者，衣绣衣，持节发兵，有权诛杀不力的官员。直指，意即指事而行，挺直不阿。

③益嗔(chēn)：越生气。

④纛(dào 道)：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⑤张鹤鸣：原误倒为"张鸣鹤"，据《明史·张鹤鸣传》改。今上登极：指朱由检当皇帝，年号崇祯，时在公元 1628 年。

⑥岁一周支："支"指地支，古人通常把十二地支和十二个月份相配，岁一周支即满一周岁。

⑦普名胜：即普名声。《明史·云南土司传一》载："普维藩者，与宁州禄氏构

兵，师歼焉。维藩子名声，幼育于官，既长，有司俾继父职。名声收拾旧部，勇于攻战，从讨奢安有功，仍授土知州，渐骄恣。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御史赵洪范按部，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巡抚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名声恐，使人约降，而阴以重贿求援于元谋土官吾必奎。时官军已调必奎随征，必奎与名声战，兵始合，佯败走。官军望见，遂大溃，布政使周士昌战死。朝廷以起衅罪伉，逮治，而名声就抚。然骄恣益甚，当事者颇以为患。已而广西知府张继孟道出阿迷，以计毒杀之。"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张继孟用计毒杀于弥勒息宰，其妻万氏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定洲。

⑧阿迷州：隶临安府，治今开远市。《盘江考》又作"阿弥州"。

⑨宁州：隶临安府，即今华宁县。

⑩维摩州：隶广西府，治今砚山县北境的维摩。道光《云南通志》卷三十五引旧《云南通志》载，维摩新废州城"在丘北西阿宁乡，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徙州治于北，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州废城存"。明末维摩州治在今丘北县下寨马头山的旧城。



⑪三乡县：《明史·地理志》载，维摩州"西有三乡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筑。"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正式开三乡县。三乡城在今邱北县治稍西下寨马头山的新城。

⑫周世昌：《明史·云南土司传》作"周士昌"。参将：明在边区军事要地设参府，分守各路。主持参府的统兵官即参将，又称参戎，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无定员。

⑬职方郎：明代于兵部设职方司，掌管疆域图籍、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事。职方司的长官称职方郎。

⑭王锡衮：云南禄丰人，官至大学士，明末为沙定州所执杀。杨绳武：字念尔，云南弥勒人，崇祯时中进士，选庶常授监察御史，官至兵部侍郎。

⑮擢(zhuó浊)：提升。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后世亦称吏部尚书为冢宰。

⑯飞语：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恶意的诽谤。

⑰大司马：汉武帝时改太尉置大司马，为全国军事首脑。后来则用作高级武官的专称，明代亦别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

⑱县官：朝廷，官府。

⑲铳(chòng冲)：古代的一种火器。

⑳孤山：《读史方舆纪要》卷115载："海瀛山，在府东南，特起湖中，四壁如削，凭虚视下，竞秀争流，一名孤山。"又名环玉山。今仍称孤山，位于抚仙湖南部，面积0.55平方公里。其上原来殿阁甚多，后毁于战火，近年重建亭阁，为风景胜地。

㉑蒙自县:隶临安府,即今蒙自县。
㉒弥勒州:隶广西府,即今弥勒县。
㉓龙鹏:今作龙朋,在石屏县北境。
㉔慑(shè 摄)伏:慑于威势而屈服。
㉕靮(dí 敌):马缰绳。

随笔二则

【今译】

黔国公沐昌祚去世,孙沐启元继承爵位。城里的众儒生去祭吊沐启元的祖父,中门打开,有一人抬头朝门内看,守门的官吏竟用杖打他。儒生们愤怒了,也打守门人,反而被沐府凶暴的奴仆所打伤,于是儒生到朝廷直接派来的官员金公那里诉说。金公名瑊,他打算逮捕那些奴仆,奴仆怂恿沐启元先上疏诬告众儒生。事情告到监察御史处,金公照旧逮捕奴仆。沐启元更加生气,调动军队、祭奠军旗,包围了金公的衙门,发射大炮恐吓金公,金公不因此而动摇。沐启元于是拷打数十名儒生,残害他们,用木枷夹他们的头。金公告诫众儒生不要和沐启元争,急忙上疏,让朝廷知道。朝廷下令贵州省总督张鹤鸣核实,张鹤鸣据实上奏。当时魏珰专政,下了调停的旨令,因而沐启元更加猖狂,不能控制。他的母亲宋夫人害怕断送世代相传的爵禄,哭泣了三天,用毒药毒死了沐启元,事情才得以缓解。宋夫人上疏请求,孙子年幼,无法胜任爵禄地位,请暂时署名,等长大后再赐他继承爵位。时逢崇祯皇帝继位,可怜沐昌祚的孙子,于是下令授以实爵。就是现在继黔国公爵的沐天波,他继承爵位时才满一周岁。



普名胜是阿迷州的土匪。其祖父者辂,和儿子在三乡县、维摩州一带作乱。万历四十二年(公元 1614 年),广西府知府萧以裕,调集宁州禄土司的军队,合兵围剿,一下子就打败叛军,者辂和儿子一起被杀,朝廷才恢复维摩州,设置三乡县。当时普名胜逃到阿迷州,宁州土司禄洪打算除掉他。临安府知府梁贵梦、府中的乡绅王抚民,担心宁州土司强大,留下普名胜可以与宁州土司对立,便曲意包庇普名胜。开始普名胜还屯住在阿迷州边境,之后十余年,普名胜的兵力很快强

大，消灭了众多的土司，于是驻进州城，夺取了阿迷州的全部政权。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巡抚王伉担忧，裹着毡子斗笠，和二名骑手潜入阿迷州，全部得知了普名胜叛乱的情况，上疏请求围剿。崇祯皇帝命令四川、贵州等四省合兵围剿。石屏州龙土司的军队首先逼近漾田，被普名胜所歼灭。三月初八日，王巡抚亲自驻扎临安府，布政使周士昌统领十三位参将，率领云南省的军队一万七千人，逼近沈家坟。叛军命令黎亚选阻扼官军，周士昌不能前进，双方相持了两个月。五月初二日，黎亚选从军队中潜回去为普名胜祝寿，喝醉酒后返回军营。一个年青人把此事泄露给龙土司。龙土司和王土司连夜强攻，于是杀掉黎亚选；进逼阿迷州城，包围了四个月，最终没能攻下。当时阿迷州人廖大亨担任职方郎，叛军依靠他为有力的靠山，暗中派使者到京城肆意地提供假情况，说普名胜其实没有叛乱，王巡抚挑起争端以邀功，百姓全都被摧残。于是兵部职方郎上疏，说普名胜的土地不到百里，军队不到千人，即使反叛也可以用一道命令传檄平定，何必调动大批军队去打？而宫谕王锡衮、庶常杨绳武，分别上疏说应当围剿。此事下达中枢部门议论。在这之前，王巡抚上疏说普名胜包藏祸心由来已久，前任长官像生毒疮怕痛而不割一样，没有揭发其奸邪，导致形成野草蔓延难除的形势，皇上因此严词谴责前任巡抚、巡按御史。而前任巡抚闵洪学已提升为吏部尚书，害怕无法自我辨解，就用流言怂恿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已经先听到兵部职方郎的话，于是认为普名胜的地域抵不上一个县，巡抚、巡按御使互相勾结，扩大事态，又拖延时间，只会白费朝廷粮饷。此疏上奏，朝廷严令逮捕巡抚王伉、巡按御史赵世龙。十月十五日，巡抚、巡按御史在临安府被捕。十二月十八日，周士昌中火器而死，十三名参将全部战死。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正月初一，叛军调全部军队攻临安府，欺骗临安府搜括一万两银子犒劳他们，接到银两后，攻府城更加急迫。到十六日，府城即将被攻破，叛军忽然退兵，那是因为何天衢偷袭了他们的巢穴。何天衢是江西省人，是普名胜的十三头目之一，看到普名胜心怀异志，内心不安，妻子陈氏竭力劝他归顺朝廷，何天衢于是请求投降，当权者将他安置在三乡县城，现在就靠他的力量解除了包围。后来普名胜多次率领军队进攻三乡县城，双方相持不下，普名胜不能取胜，才退兵，去找宁州土司报祖父、父亲之仇。正要攻宁州时，土司禄洪已奉命调往中原，他的母亲招

集众头目，犒劳每人五两银子、两匹京城的青布，要他们守卫要道，叛军不能攻入。后来禄洪返回，认为给得太多，索回银两，各部族的头目全都离心离德。叛军刺探到此情况，乘机攻入宁州，禄洪逃到抚仙湖孤山避难，宁州被攻破。过了一年多，禄洪恢复了故土，忧郁而死。叛军接着进攻石屏州，以及沙土司等十三个长官司，这些地区全都臣服于普名胜。普名胜立志要攻克维摩州南部的鲁白城，于是大举进攻。鲁白城在广南府西南，有七天的路程，在临安府东南，有九天的路程，和交趾接界，依傍天险筑城，被白彝盘踞。普名胜常说："进图谋中原，退死守鲁白，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攻了三年，没能攻克。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九月，普名胜忽然病死。儿子普福远才有九岁。妻子万氏擅长权术谋略，威势通行远近。当权的人姑且用安抚的方法了结局势，酿成的灾祸延续到现在，从临安府以东、广西府以南，人们不知道还有明朝的官员了！至今临安府不敢对此事指责一句，旅客询问到此事，总是掩口戒备，府、州的公文下达，不过是一纸虚文。我过安庄时，看到被水西土司残害的人，人人都有报仇的共同志向，不惜为此而献出生命；而这里人人闭口无怨言，想不到一个妇人的威势、谋略竟然如此！往南包括沙土司，抵达蒙自县；往北包括弥勒州，抵达广西府；往东包括维摩州，抵达三乡县；往西抵达临安府，都是万氏横行压迫的地区。东边只有三乡县的何天衢，西边只有龙鹏的龙在田，还能与万氏抗争，其余的都闻风丧胆，慑于威势而屈服。地方官被万氏笼络，官吏、乡绅受万氏束缚的，达十分之八九。王伉因为挑起争端的罪名被捕，后来的官苟且安抚了事，如此举动，能认为朝廷有人吗？王伉的过失，在于误用周士昌，不懂用兵的谋略，战争长达数月，用兵时间一久是要发生变故的。当时只应当责备王伉用兵迟缓，应留下来，督促他，看以后的表现。面对敌人更换主帅尚且不行，何况突然到军中逮捕主帅呢，太过分了！唉！朝廷对周边用兵事事如此，不只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此啊！



滇游日记二①

【题解】

《滇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云南省东部和贵州省西南部的游记续编。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初七日,徐霞客在广西府(今泸西县)。以后,随流考察南盘江,往东北经师宗州(今师宗县)、罗平州(今罗平县),到了贵州的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市)。八月二十九日复入云南。

霞客这一段旅途仍很艰苦。山深人少,土匪横行,淫雨不断,经常只能喝稀饭,盖秧被。从泸西到师宗"皆荒茅沮洳",踯躅昏黑中,不敢作声,唯恐匪人闻声而出。过白蜡山,只得在山头与营兵同住,"上漏下湿,人畜杂处",连洗脚水都难得到。在江底,受摆渡者索价,受店主人欺侮。徐霞客不为艰难困苦所阻,游览了风景名胜泸源洞(今阿庐古洞),完成了对南盘江下游的追踪考察,也完成了对我国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区的考察和区内广西、贵州、云南的比较研究,还对所经各府、州、营、堡进行综合比较,提出并论证了黄草坝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沿途目睹土司残害州县的暴行,思想震憾,喊出了控诉土司制度的心声:"土司縻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縻烂,真是痛心疾首。"

【原文】

戊寅八月初七日　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2]，求《广西府志》。是日其诞辰，不出堂，书不得达。入堂阅其四境图，见盘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东北从东界之北而去，不标地名，无从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　何收书欲相见，以雨不往。

初九日　余令顾仆辞何，不见；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终不来。是日，复大雨不止。

初十日　何言觅《志》无印就者，已复命杀青矣[3]。是日午霁，始见黄菊大开。菊惟黄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广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亘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岭，从大龟来者。东界峻逼，而西界层叠，北有一石山，森罗于中，连络两界，曰发果山。东支南下者结为郡治；西支横属西界者，有水从穴涌出，甚巨，是为泸源，经西门大桥而为矣邦池之源者也[4]。通海从穴涌出[5]，此海亦从穴涌出。然此海南山复横截，仍入太守塘山穴中[6]，尤为异也。广福僧言，此水入穴即从竹园村北龙潭出[7]，未知果否？恐龙潭自是锡冈北坞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龙甸。此泸江非广中泸江也。泸江在南，而此水亦窃其名，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复有远山东西横属，则此中亦一南北中洼之坑，而水则去来皆透于穴矣。此郡山之最远者也。

发果山圆若贯珠，横列郡后。东下一支曰奇鹤峰，则学宫所托；西下一支曰铁龙峰，则万寿寺所倚；而郡城当其中环处。城之东北，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可前瞰湖，后可揽翠。城南濒湖，复突三峰：东即广福，曰灵龟山；中峰最小，曰文笔峰，建塔于上；而西峰横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将军庙，后殿为伏波像，前殿为郡守张继孟祠。张，扶风人[8]，以甲科守此。壬申为普酋困[9]，城岌岌矣。张奋不顾身，固保城隍，普莫能破，城得仅存。先是张梦马伏波示以方略，后遂退贼。二月终，亲莅息宰河招抚焉[10]。州人服其胆略，贼称为“舍命王”云。

新寺即万寿寺当发果西垂之南，其后山石嶙峋，为滇中所无。其寺南向，后倚峭峰，前临遥海，亦此中胜处。前有玉皇阁，东为

城隍庙，俱在城外。

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后山西尽，环坞而北，其中乱峰杂沓，缀以小石岫，皆削瓣骈技，标青点翠。北环西转，而泸源之水，涌于下穴，泸源之洞，辟于层崖，有三洞焉。上洞东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后洞在后山之北冈，其上如眢井。从井北坠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东北下而小，一穴东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屡起屡伏，乳柱纷错，不可穷诘焉。

十一日　大霁。上午出西门，过城隍庙玉皇阁前。西一里，转新寺西峰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见西壑涨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岐路一里抵山下，历级游上洞。望洞西有寺，殿两重，入憩而瀹水为餐。余因由寺西观水洞。还寺中索炬，始知为洞有三，洞皆须火深入。下午，强索得炬，而火为顾仆所灭，遍觅不可得。遥望一村，在隔水之南，涨莫能达，遂不得为深入计。聊一趋后洞之内，披其外扃，还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门而已。仍从旧路归，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　早促何君《志》，犹曰即送至；坐寓待之，拟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复不可得。晚谓顾仆曰："《志》现装钉，俟钉成帙，即来候也。"

余初以为广西郡人必悉盘江所出，遍征之，终无谙者。其不知者，反谓西转弥勒，既属颠倒。其知者，第谓东北注罗平，经黄草坝下，即莫解所从矣。间有谓东南下广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确据也。此地至黄草坝，又东北四五日程。余欲从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迟，姑留为归途之便。

广西府鹦鹉最多，皆三乡县所出，然止翠毛丹喙[11]，无五色之异。

三乡县，乃甲寅萧守所城[12]。

维摩州，州有流官，只居郡城，不往州治。二处皆藉何天衢守之，以与普拒。

广福寺在郡城东二里，吉双乡在矣邦池之东南，与之对。而弥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统志》乃注寺在弥勒东九十里，乡为弥勒属，何耶？岂当时郡无附郭[13]，三州各抵其前为界，故以属之弥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14]，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　中夜闻雷声，达旦而雨。初余欲行屡矣，而日复一日，待

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府，皆东北。

十四日　再令顾仆往促《志》，余束装寓中以待。乍雨乍霁。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携行李出西门，入玉皇阁。阁颇宏丽，中乃铜像，而两庑塑郡仙像，极有生气，正殿四壁，画亦精工。遂过万寿寺，停行李于其右庑。饭后登寺左铁龙峰之脊，石骨棱棱，皆龙鳞象角也。《志》又称为天马峰，以其形似也。既下，还寺中，见右庑之北有停柩焉，询之，乃吾乡徽郡游公柩也。游讳大勋，任广西三府。征普时，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冲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没于阵。今其子现居其地，不得归，故停柩寺中。余为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杨善居诸君作醮寺中[15]，屡承斋饷。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颇朗。

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顾仆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门，游城隍庙。既返寺，寺中男妇进香者接踵。有吴锡尔者，亦以进香至，同杨善居索余文，各携之去，约抵暮驰还。抵午，顾仆回言："何君以吏钉《志》久迟，扑数板，限下午即备，料不过期矣。"下午，何命堂书[16]送《志》及程仪[17]至，余作书谢之。是晚为中秋，而晚云密布，既暮而大风怒吼。僧设茶于正殿，遂铺馔而卧。

注释

①《滇游日记二》：自戊寅八月初七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徐本在第八册，题曰"滇"，有提纲云："自广西府、师宗州、罗平州、步雄、黄草坝、亦佐县碧峒、黄泥河、亦佐县、块泽河、罗平桃源、陆凉马场、海崖、箐口、越州卫、龙塘河、曲靖府、沾益州交水、翠峰山、寻甸府、嵩明州、邵甸，还至省城。再自省城往晋宁州，由晋宁往昆阳、海口、安宁州、汤池、碧鸡关、进耳、棋盘，又还省城。自省城往筇竹、妙高、天生桥、富民县河上洞、武定府狮子山、元谋县雷应山、金沙江、官庄、大姚县、姚安府、洱海卫至鸡足山。"史夏隆序本提纲末有"穷盘江源"四字。

②别驾：汉设别驾从事史，为州刺史的佐吏，刺史巡视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称别驾。至宋，诸州置通判，为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职责近似别驾。明时，各府通判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也相沿称为别驾。

③杀青：古人最初无纸，文字都是用毛笔蘸墨写在狭长的竹片上。但新鲜竹

片易受虫蛀朽坏，而且青皮不易吸墨，故先用火将竹烘干，使竹简内的水分像汗样冒出来，叫做“杀青”、“汗简”。一说初稿写在青竹皮上，易于改抹，定稿时，把青皮刮掉，写在竹白上，不再改动，叫做“杀青”。后泛指书稿写定为杀青，此处杀青指用纸印刷。

④矣邦池：《明一统志》广西府山川载：“矣邦池，在府治南，周三十余里，半跨弥勒州界。水源有二，一出阿卢山麓石窍，一出弥勒州吉双乡，南流入盘江。中有小山，建广福寺。”矣邦池原在泸西县南，今已不存。

⑤通海：此指通海湖。《明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通海湖，在通海县北三里，源自河西县，流注为湖，周八十里。相传昔水涝不通，有僧于县治东北石笋丛立处，以杖穿穴泄其水，因名通海。”今称杞麓湖，湖水面积42.3平方公里，东西长15.5公里，南北宽0.8～5.6公里，湖岸线长约64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731.5米，平均水深4米，最大水深15米。无明显出口，从东南部岳家营附近的落水洞泄为地下暗河，再出露地表，注入南盘江。

⑥太守塘：应即知府塘，在矣邦池南部，为矣邦池尾闾。



⑦竹园村：明设竹园村巡检，今仍名竹园，在弥勒县南境。

⑧扶风：明置扶风县，在今陕西扶风。

⑨壬申：即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

⑩息宰河：即《游记·盘江考》中巴甸江下游流经息宰的一段，亦即今甸溪河下游，在弥勒县南境。

⑪喙（huì 会）：鸟兽的嘴。

⑫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

⑬附郭：与府州治所同城的县，称为附郭县。

⑭大麻子哨：今作麻子哨，在泸西县西境，午街铺稍东，泸西至弥勒的公路经此。

⑮醮（jiào 叫）：僧道为除灾去鬼而设的道场。

⑯堂书：官府治事的地方称堂。知府、知县亦称堂官。府县书吏称堂书。

⑰仪（yí）：礼物。程仪：赠送给行者的路费或礼物。有时又省称“程”。

【今译】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初七日　我写了信送给广西府代理知府何别驾，向他求要《广西府志》。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不上大堂办公，信没有送到。我进府署大堂上观览广西府全境图，看到盘江从广西府南部边界的西部流入境内，往东北从东部边界的北面流出去，地图上没有标出地名，无法知道盘江流经哪些地界。

初八日　何别驾收到我的信后想和我见面，因为下雨没能前往。

初九日　我让顾仆去向何别驾告辞，何别驾没有接见顾仆；顾仆催促要《广西府志》，他传话说立即送来，但始终没送来。这一天，又是大雨不停。

初十日　何别驾说找不到印好的《广西府志》，他已经命令重新印刷了。这一天中午天晴后，才看见黄菊盛开。〔菊花只有黄色一种，花朵不大。另外还有西番菊。〕

广西府西部的大山，高高耸列、如同屏障，直往南延伸下去，名叫草子山。西部是大麻子岭，是从大龟山延伸过来的山脉。东部陡峭狭窄，而西部层山重叠，北面有一座石山，森严可畏地罗列在中间，连接东西两部，这是发果山。发果山东面的支脉往南延伸，结聚为广西府治所在的小山；其西面和西部山横连的支脉中，有股水从洞穴涌出，水很大，这股水就是泸江的源头，流经西门大桥后成为矣邦池的水源。〔通海湖的水从洞穴中涌出，矣邦池的水也是从洞穴中涌出。然而矣邦池南面还有大山横断水流，池水就从太守塘流入山洞中，尤其显得奇特。广福寺的僧人说，矣邦池水流入山洞后是从竹园村北边的龙潭里流出去，不知道是否当真如此？恐怕龙潭水是来自锡冈北部的山坞，矣邦池水未必能够和龙潭水汇合后流出去。矣邦池俗名海子，又叫龙甸。这条泸江不是广中的泸江。泸江在南方，但这股水却也要剽窃它的名字，不知是什么原因。〕矣邦池的南面，远远的又有山脉横贯东西，这样看来，矣邦池也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中洼之坑，而池水则是进出都从山洞中穿过。这是广西府境最边远的山脉。

发果山圆得像连贯的珠子，横着排列在广西府城背后。其往东边延伸的一支叫奇鹤峰，是学宫背靠的山峰；往西边延伸的一支叫铁龙峰，是万寿寺背靠的山峰；而广西府城正位于这两座山峰中的回环处。府城的东北边，还有一座立在其间的小石峰，名叫秀山，秀山上有很多突起的石头，往前可以俯瞰湖水，向后可以饱览翠色。府城南边濒临湖水。还有三座山峰突立：东边是广福寺所在的山，叫灵龟山；中间的山峰最小，叫文笔峰，峰顶建有塔；而西边的山峰像翠屏一样横列在那里。〔就叫翠屏。〕这是广西府城附近的山峰。秀山前面有伏波将军庙，庙中后殿供奉伏波将军

塑像，前殿是广西府知府张继孟的祠堂。〔张继孟是扶风县人，以进士身份来担任广西府知府。壬申年，广西府被普名胜围困，府城面临巨大的危险。张继孟奋不顾身，坚定不移地守卫府城，普名胜无法攻破，府城才得以保存。在作战之前，张继孟梦见伏波将军马援为自己指示作战方略，后来就打退叛军。二月底，张继孟亲自到息宰河招抚。当地人佩服张继孟的胆略，而叛军称他为"舍命王"。〕

新寺〔就是万寿寺〕位于发果山西边的南部，寺背后的嶙峋山石，是云南其它地方所没有的。新寺向南，背靠陡峭的山峰，前方面对远远的矣邦池，也是广西府的名胜风景处。新寺前面有玉皇阁，东面是城隍庙，都在城外。

泸源洞在府城西北四里。新寺后山往西的尽头，环形山坞的北面，其中众多的山峰杂乱分布，还连缀着小石峰，完全像花瓣分开、枝条并列，点缀出青色、翠色。往北绕、再往西转，泸源洞的水，从下洞涌出，泸源洞敞开在层叠的山崖上，有三个洞。上洞口朝东南，洞前有亭子；下洞口朝南，在上洞西边五十步的地方，两个洞都在前山的南面山崖。后洞在后山的北面山冈，洞上部像眢井一样。顺着井北坠入洞中后下去二十步，洞底形成分界的脊，一个洞往东北深下去而狭小，一个洞往东南深下去而空阔。以上是三个洞分别不同的走向。每个洞进去都很深，手持火把穿行在狭窄的洞中，洞中的地势时起时伏，钟乳石柱纷杂交错，无法穷究。



十一日　天气十分晴朗。上午从西门出城，经过城隍庙、玉皇阁前。往西走一里，绕着新寺西边的峰嘴往北走。又往北走一里，看见西边沟壑中水涨得满满的，而上洞就在沟壑的西北边了。顺着岔路走一里来到山下，踏着一级级石阶游览上洞。远远看到上洞西边有座寺庙，有两重大殿，进寺庙休息并烧水吃饭。我于是顺着寺庙往西观览水洞。返回寺中寻找火把，才知道水洞有三个，每个洞都必须点着火把才能深入。下午，勉强找到火把，但火被顾仆弄熄了，到处找火源而找不到。看到远处有一个村庄，隔在沟壑南岸，因水涨而无法去到，于是想不出深入洞里的办法了，姑且去到后洞里，观览外层，再进入下洞底，探到它的中门。仍然从原路回去，往北进入新寺，傍晚才回到

城中。

十二日　一早就去催促何别驾的《广西府志》，还是说立即就送来，我坐在寓所中等待，准备书一送到就出发；过后又是一整天都没有等到。晚上何别驾对顾仆说："《广西府志》正在装钉，等装钉成册，立即前来问候。"

我当初认为广西府的人一定都知道盘江源头的出处，问遍当地人，始终没有熟悉的人。那些不知道的人，反而还说盘江往西流，转到弥勒州，完全颠倒了流向。那些知道一点的人，只是说出往东北流到罗平州，经过黄草坝流下去，就没有人知道流到什么地方了。偶而有人说从东南流到广南府，再从田州流出去，也只像揣摩着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从广西府到黄草坝，往东北走，还有四五天的路程。我想沿着盘江去黄草坝，因为在广西府停留的日子长了，去滇西的旅行不能推迟，暂且把这打算留作从滇西返回途中顺便的事。



广西府鹦鹉最多，都出自三乡县，然而只是翠毛红嘴一个品种，没有其它颜色。

三乡县城是甲寅年广西府萧知府修建的。

维摩州设有流官，但流官只住在广西府城，不到州治居住。三乡县、维摩州都靠何天衢守卫，以便抵御普名胜。

广福寺位于府城东边二里的地方，吉双乡位于矣邦池的东南，和广福寺相对。而弥勒州在广西府西边九十里。《一统志》却注释广福寺在弥勒州东边几十里，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当时广西府没有附郭县，三州分别抵到府治跟前分界，所以把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但是今天大麻子哨西边，为什么又有分界的遗址呢？

十三日　半夜听到雷声，到天亮时下起雨来。当初我多次想出发，却日复一日地等在这里，像等黄河水清一样遥遥无期！

从省城昆明到临安府，都是往南走。从临安府到石屏州，都是往西北走。从临安府到阿迷州，都是往东北走。从阿迷州到弥勒州，都是往北走。从弥勒州到广西府，都是往东北走。

十四日　再次让顾仆去催《广西府志》，我整理好行装在寓所中等待。天气忽雨忽晴。上午得到回话，说仍要留在这里等到明天早晨。

我于是带上行李从西门出城，去玉皇阁。玉皇阁很宏伟、壮丽，正殿有铜像，而两边厢房立有众神仙的塑像，塑得极有生气。正殿四周的壁画也都画得精美。随后到万寿寺，把行李放在寺的右厢房。饭后攀登寺左边的铁龙峰山梁，山上石头层层叠叠、棱角分明，完全好似龙鳞象角一样。〔《广西府志》又称铁龙峰为天马峰，因为山的形状像天马。〕下山后返回万寿寺，看到右厢房北头停放着棺材，询问后才知道是我的家乡徽州人游公的灵柩。游公的名字叫游大勋，出任广西府三府。征讨普名胜时，游公率领军队驻守在府城南的矣邦池尾，以防备敌寇的冲锋、攻打。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普名胜的军队突然乘机进攻官军，游公最后战死在阵地上。如今他的儿子住在这里，不能回故乡，所以将灵柩停放在寺中。我为游公叹息。这一天晚上，遇上李如玉、杨善居等人到寺里作道场，我多次承蒙他们招待斋饭。僧人千松也很善解人意。晚上月亮很明。



十五日　我进城探望游大勋的儿子，让顾仆去催何别驾送书。上午，从西门出城，游览城隍庙。返回万寿寺后，看到来寺中进香的男男女女接连不断。有个叫吴锡尔的人，也因为进香来到万寿寺，他和杨善居一起求借我的文章，后各自带着文章离去，约定当天晚上赶来归还。到了中午，顾仆回来说："何别驾因为属吏装钉《广西府志》时间长、速度慢，打了他好几板，限他今天下午就装钉完，想来不会超过这个期限了。"下午，何别驾命府中的书吏送来《广西府志》以及所赠送的礼物，我写信向他道谢。这天晚上是中秋节，但傍晚时层云密布，天黑以后就大风怒吼。僧人在正殿上摆设了茶点，于是吃喝之后就睡觉了。

【原文】

十六日　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吴、杨文未至，令顾仆往索之。既饭，杨君携酒一樽，侑以油饼熏凫[①]，乃酌酒而携凫饼以行。从玉皇阁后循铁龙东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即发果山之脊也，《志》又谓之九华山。盖东峰之南下者为奇鹤，为学宫所倚；西峰之南下者为铁龙，为万寿寺之脉；中环而南突于城中者，为锺秀山；其实一山也。从岭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见泸源洞在西，而山脊则自东界大山横度而西，属于西界，为郡城后倚，然泸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

亦不得为过脉也。从岭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哨在坞之南冈，曰平沙哨，郡城北之锁钥也。其东即紫微之后脉，犹屏列未尽；其西则连峰蜿蜒，北自师宗南下为阿卢山，界坞中之水，而中透泸源者也。由哨前北行坞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为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界分支处，由梁下西注南转，坞穷而南入穴，出于泸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村在西山之半，溪峡自东北来，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蹑岭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于是瞰西坞行。坞中水浸成壑，有村在其下；其西复有连山自北而南，与此界又相持成峡焉。从岭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峡中，一里抵麓。复循东麓北行十五里，复有连冈属两界之间，有数家倚其上，是为中火铺，有公馆焉[2]。按《志》，师宗南四十里有额勒哨，当即此矣。饭，仍北行峡中。其内石峰四五，离立峥峥。峡西似有溪北下，路从峡东行，两界山复相持而北。坞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师宗，寂无片椽矣。闻昔亦有村落，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径。广西李翁为余言："师宗南四十里，寂无一人，皆因普乱，民不安居。龟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没。路南之道亦梗不通[3]。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龟山为秦土官寨[4]。其山最高，为弥勒东西山分脉处。其西即北属陆凉，西属路南，为两州间道。向设督捕城[5]，今渐废驰。秦土官为昂土官所杀，昂复为普所掳。今普兵不时出没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澂江者，反南迂弥勒，从北而向革泥关焉[6]。盖自广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慑服。即城北诸村，小民稍温饱，辄坐派其赀以供，如违，即全家掳掠而去。故小民宁流离四方，不敢一鸣之有司[7]，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杀立见也。北行二十里，经坞而西，从坞中度一桥，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转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顾仆后，余从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踯躅昏黑中。余高声呼顾仆，老人辄摇手禁止，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也。循坡陟坳十里，有一尖峰当坳中，穿其腋，复西北行。其处路甚泞，溪水交流，路几不辨。后不知顾仆趋何所，前不知师宗在何处，莽然随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识师宗之远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随路有村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村，并不得师宗，余还叩之[8]。老人曰："余昔过此，已经十四年。前此随处有村，不意竟沧桑莫辨！"久之，渐闻犬吠声隐隐，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远。过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师宗城焉。抵东门，门已闭，而外无人家。循城东北隅，有草茅数家，俱已熟寝。老人仍同童子去。

余止而谋宿，莫启户者。心惶惶念顾仆负囊，山荒路寂，泥泞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从何行？久之，见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后喜可知也！既而见前一家有火，趋叩其门。始固辞，余候久之，乃启户入。瀹汤煮杨君所贻粉糕啖之，甘如饴也。濯足藉草而卧，中夜复闻雨声。主人为余言："今早有人自府来，言平沙有沙人截道[9]。君何以行？"余曰："无之。"曰："可征君之福也。土人与之相识，犹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岂偶然哉！即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时有贼出没。土人未晚即不敢行，何幸而昏夜过之！"

师宗在两山峡间[10]，东北与西南俱有山环夹。其坞纵横而开洋，不整亦不大。水从东南环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虽砖甃而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庐而不见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辖。

城西有通玄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灵泉，俱不及游。



注释

①侑(yòu 又)：陪进食物。

②公馆：封建政府修建供官府人员旅途停歇的屋舍，多设在交通沿线的重要程站。

③路南：明置州，隶澂江府，即今路南彝族自治县。

④龟山：即前称"大龟"，今作圭山，在路南东境。

⑤督捕：州县官署中的杂佐官，负有缉捕之责。

⑥革泥关：明又设革泥巡检司，在今弥勒和路南间的大麦地稍西。

⑦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其专司，故又称官吏为有司。

⑧叩(kòu 扣)：询问。

⑨沙人：民国《马关县志稿》卷二风俗志载："沙人，本侬人之变种。明末，其酋长沙定洲骁悍，……其部谓之沙人，衣装剪裁另为格式，以示区别，此沙人之由来也。一说该族多居河滨，男妇老稚每于沙滩乘凉，初生小儿以之卧沙上，则无疾易养，故称沙人云。查其语言风俗，与侬人无异，不同处惟裙不加折。以情判之，则前之说转为近似。"沙人系壮族中的布雅依支系，他们和侬人一样，都是以其统治者的姓氏见称。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广西府"有沙蛮"，正德《云南志》说，广西府"沙人善治田"，则沙人的名字比沙定洲早得多。

⑩师宗：明置州，隶广西府，即今师宗县。

【今译】

十六日　天可能继续下雨，却不能阻止我启程的心愿。但吴锡尔、杨善居借走的文章没有送还，我让顾仆前往索取。吃过饭后，杨善居带来一樽酒以及下酒的油饼、烤野鸭，于是饮完酒，然后带着烤鸭、油饼就出发了。从玉皇阁背后顺着铁龙峰东麓往北走，一里，攀登北面的山而上。一里越过山坳，就到了发果山脊，《广西府志》又称发果山为九华山。原来发果山东峰往南延伸为奇鹤峰，是学宫所背靠的山峰；西峰往南延伸为铁龙峰，是万寿寺所在的山峰；回环中往南突立在城中的，是钟秀山；基实都源于一座山。顺岭上平走，又往北三里，才看见泸源洞在西面，而发果山脊则从广西府东部大山往西横穿过去，和西部山相连，成为广西府城背靠的山脉，而泸源洞的水，从山脉西边的洞穴穿出，其脊也没能成为过脉。顺着山岭往北走，又走了五里，然后逐渐下山，有哨所位于山坞南边的山冈上，这是平沙哨，是广西府城北面的军事要地。平沙哨东边是紫微山背后的山脉，仍然像屏障一样地耸列下去，没有尽头；西边则是连绵不断、蜿蜒曲折的山峰，从北边师宗州往南延伸为阿卢山，山阻挡了坞中水流，使水从泸源洞中穿过。顺着平沙哨前的山坞往北行，六里，有股溪水从北往南流，一座小石桥横跨在溪水上面，名叫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部山脉分界的地方，从桥下流向西边后再转南流，流出山坞就往南注入山洞，出洞后就是泸源洞水流的上游。又往北走六里，有村庄在西边的山腰上，溪水流经的峡谷从东北边伸过来，路往西北边上山。一里，顺着山岭往上走，二里，就越过西部的山梁，于是俯视着西坞而行。坞中水冲刷出沟壑，有村庄在下面；山坞西面又有连绵不断的山从北往南延伸，和西部山相对峙，又形成峡谷。顺着岭上又往北走四里，才往西北下到西峡谷中，一里抵达山脚。再沿着峡谷东麓往北走十五里，又有连绵不断的山冈连接在峡谷东西之间，有数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这是中火铺，有公馆设在这里。〔按照《广西府志》记载，师宗州南边四十里处设有额勒哨，应当就是这里了。〕吃过饭，仍然顺着峡谷往北走。峡谷中有四五座石峰，各自分开耸立、气势高峻。峡谷西边似乎有条溪流往北淌走，道路顺着峡谷东边走，东、西两边的山又互相对峙着往北走向。坞中全是野草，地势低湿，一直到师宗州，空旷得片瓦无存。听说过去坞中也有村落，自从普名胜等人出没此地，骚扰百姓，百姓都逃离了，山坞



于是成了荒无人烟的通道。广西府的李翁曾对我说:“师宗州以南四十里,空无一人,都是因为普名胜叛乱,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龟山督府内现在也有普名胜的军队出没,路南州的路也受阻不通。师宗州城以外,恐怕都是危险的境地。〔龟山是秦土官的山寨。这座山最高,是弥勒州东西部山分支的地方。龟山西面则北连陆凉州,西连路南州,有去两州的小路。龟山从前设有督捕城,现今逐渐失掉作用。秦土官被昂土官杀死,昂土官又被普名胜俘掳。现在普名胜的军队不时地出没这一带,人们不敢从龟山走,去路南州、瀓江府的人,反而往南绕道弥勒州,再往北朝革泥关走。大概除了广西府城以外,都被普名胜慑服了。即便是府城以北的各村庄,只要百姓稍有温饱,普名胜就坐地摊派钱财,如果敢违抗,全家立即被掳掠而去。所以百姓宁愿流离四方,也不敢对官府诉说一个字,因为官府不能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而普名胜的生杀予夺立即能够实施。〕往北走二十里,穿过山坞往西走,在坞中过一座桥,有条小河从南往北流,渡过小河,转向西北走。夜色已经降临,顾仆走在后面,我跟随一位老人、一个孩子走在前面,在昏暗中跌跌撞撞地行进。我高声呼叫顾仆,老人立即摇手禁止,是因为怕土匪听见喊声出来抢劫。顺着坡攀登了十里山坳,有一座尖峰耸立在山坳当中,从尖峰侧面穿过,仍然朝西北走。这段路十分泥泞,水流交错,几乎辨不清路在哪里。后面不知道顾仆走向什么地方,朝前不知道师宗州在哪里,莽撞地跟着老人走,而老人竟然不了解师宗州的远近。〔老人开初说到不了师宗州城,顺路有村庄能够住宿。我不相信。到这时既找不到村庄,并且看不到师宗州,我又询问老人。老人说:“我从前走过这段路,已经十四年了。从前路上到处有村庄,想不到现在竟然沧海桑田,无法辨认!”〕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听到隐隐约约的狗叫声,真像空谷之音那样难得,知道距离有人烟的地方不远了。过了尖山,一共走五里,往下越过一条小溪,上坡,终于到了师宗州城。抵达城东门,城门已经关闭,但城外没有人家。顺着城墙走到城东北角,有几家人住在茅草屋里,都早已熟睡。老人便和孩子离去。我停下来寻找住处,没有哪一家开门。我心中惶惶不安,挂念顾仆背负着行李,山路荒凉,空无一人,再加上泥泞、天黑,不知道他怎么走?而且不知道他从哪里走?过了很久,看见黑暗中过来一个人影,我急忙呼叫并得到回答,这种喜悦,可想而知!不久看见前面有灯光,赶忙过去敲门

求宿。这家人开始坚决推辞,我等了很久,才开门让我们进去。烧水煮杨君赠送的粉糕吃,像饴糖般地甘甜。洗脚后垫着草就睡了,半夜又听到雨声。〔房主人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人从广西府过来,说平沙哨有沙人拦路抢劫。您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说:"没有遇到沙人。"主人说:"可见您有福气啊。当地人和沙人认识,还被索要钱财后才放行,您却没遇到,难道是偶然吗?就是在离这里五里的尖山下面,也时不时地有土匪出没,当地人天还不黑就不敢走了,您黑夜通过是何等地幸运啊!"〕

师宗州位于两山之间的峡谷里,东北和西南都有山夹绕。州城所在的山坞纵横开阔,不整齐,也不大。河水从东南边绕到州城北边,然后往西边流去,也不大。城墙虽然是砖墙却很低。城外民房稀少,全是草房而看不见一片瓦。这一地区哨所的守军,也都属于何天衢管辖。

州城西边有通玄洞,距离城二里,还有透石灵泉,都来不及游览。

【原文】

十七日　晨起,雨色霏霏。饭而行,泥深及膝,出门即仆。北行一里,有水自东南坞来,西向注峡而去,石桥跨之,为绿生桥。过桥,行坞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东山始北断成峡,水自峡中西出,有寨当峡而峙,不知何名。余从西坡北下,则峡水西流所经也。坡下亦有茅舍数家,为往来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两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与绿生同,其水势亦与绿生相似。过桥北行,度坞。坞北复有山自东北横亘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东向行。三里,越坡东下。坞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钱于此,因架木为小桥以渡。见余,不索哨而乞造桥之犒,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称谢。既渡,半里,余随车路东行,诸人哄然大呼,余还顾,则以罗平大道宜向东北,余东行为误故也。亟还从东北半里,复上坡东行,于是皆荒坡遥陇,夙雾远迷,重茅四塞。十五里,东逾冈,始望见东北冈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环山成洼,中有盘壑,水绕其底而成田塍[①],四顾皆高,不知水从所出。从冈东下一里,越坞中细流。其坞与流,皆自南而北,即东通盘壑者。又东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与所望北冈之寨正隔坞相对矣。又逾东冈稍下一里,则盘壑之东,有峡穿陇中而至,其峡自

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峡两崖皆亘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峡，或上覆而成梁，一坞之中，倏断倏续，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但壑中不知何泄。时余从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为梁也。望南北峡中水，一从梁洞出，一从梁洞入。乃从梁东选石踞生，瞰峡而坐。睇其下，如连环夹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峡峭壁削，无从下穿其穴耳。于是又东，愈冈坞相错，再上再下。八里，盘岭再上，至是夙雾尽开，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岭遥穹。取道其间，横陟岭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岭。二里，复逾高脊，北转东下。二里，有茅当两峰峡间，前植哨竿，空而无人，是曰张飞哨，山中之最幽险处也。又东下三里，悬壑深闃，草木蒙密，泥泞及膝，是名偏头哨。哨不见居庐，路口止有一人，悬刀植枪而索钱，余不之与而过。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岭，罗平贼首阿吉所窟处，为中道最险，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师宗界止此矣。过哨，又东上岭。岭更峻，石骨棱厉。二里跻其巅，是为罗平、师宗之分界，亦东西二山之分界也。岭重山复，上下六十里，险峻为迤东之冠。其山盖南自额勒度脉，分支北下，结成崇岭，北度此脊而为白腊、束龙，而东尽于河底、盘江交会处者也。从岭上东向平行，其间多坠壑成穽，小者眢井，大者为盘洼，皆丛木其中，密不可窥，而峰头亦多树多石，不若师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岭上五里，路左有场，宿火树间，是为中火铺，乃罗平、师宗适中之地。当午，有土人担具携炊，卖饭于此，而既过时辄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携饭。又东一里，渐下。又一里，南向下丛中。其路在箐石间，泥泞弥甚。一里，遂架木为栈，嵌石隙中，非悬崖沿壁，而或断或续，每每平铺当道，想其下皆石孔眢井，故用木补填之也。又东下一里，始出峡口。回顾西壑，崇岭高悬，皆丛箐密翳，中有人声，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见。东眺则南界山冈平亘，北界则崇峰屏立，相持而东。于是循北坡东行。三里，复北上坡，直抵北界峰腰，缘之。三里，峰尽东下，有坞纵横，一坞从北峡来，一坞从东峡来，一坞从西峡来，一坞向东南去。时雨色复来，路复泥泞，计至罗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闻此中有营房一所可宿，欲投之。四顾茫无所见，只从大道北转入峡，遂缘峡东小岭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挟刃而至，顾余曰："行不及州矣。"予问："营房何在？"曰："已过。""可宿乎？"曰："可。"遂挟余还。盖此辈即营兵，乃送地方巡官过岭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坞中，乃向东坞入。半里，抵小峰之下，南向攀峰而上，峻滑不可着足。半里

登其巅，则营房在焉。营中茅舍如蜗，上漏下湿，人畜杂处。其人犹沾沾谓予："公贵人，使不遇余辈，而前无可托宿，奈何？虽营房卑隘，犹胜彝居十倍也。"彝谓黑、白彝与㑩㑩[2]。余颔之。索水炊粥。峰头水甚艰，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　平明，雨色霏霏。余谓："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恰中秋之夕，在万寿寺，狂风酿雨，当复有半月之阴。"营兵曰："不然。予罗平自月初即雨，并无一日之晴。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饭后下山。饭以笋为菜。笋出山箐深处，八月正其时也。泞滑更甚于昨，而浓雾充塞，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坞中，东北上一里，过昨所返辕处[3]。又一里，逾山之冈，于是或东或北，盘旋岭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缕，出路左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头，下层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从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坠。喉孔圆而平，仅容一拳，尽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时右足为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坠水濯之。行未几，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灵泉而以濯足，山灵罪我矣。请以佛氏忏法解之。如果神之所为，祈十步内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语怪，此事余所亲验而识之者，不敢自讳以没山灵也。从此渐东下，五里抵一盘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围山如环堵，此中洼之底也，岂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东冈，二里逾冈。又东下一里，行坞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东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涧，有小桥跨之。既度，涧从东南去，路复东上冈。三里，逾冈之东，始见东坞大辟，自南而北。东界则遥峰森峭，志称罗庄山骈立东南；西界则崇巘巍峨，志称白蜡山屏峙西北。东北又有一山，土人称为束龙山横排于两界缺处，而犹远不睹罗平城，近莫见兴哆啰也。兴哆啰即在山下，以岭峻不能下瞰耳。又东，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坞中，则兴哆啰茅舍数间，倚西山东麓焉。从此遂转而北行坞中。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则罗庄自西界老脊分枝而东环处也。坞中时有土冈自西界东走，又有石峰自东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遥望东界遥峰下，峭峰离立，分行竞颖，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立之峰，西南始于此，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而此又其西南之极云。过兴哆啰北，一重土冈东走，即有一重小水随之。想土冈之东，有溪北注，以受此诸水。数涉水逾冈，北五里，望西山高

处有寨,聚居颇众,此倮倮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东冈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冈之下,皆冈坞环转,中洼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东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为鲁彝桥,桥下水东南数里入穴中。越桥北,始有夹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东注,其水不及鲁彝之半,即从上流分来,亦东里余而灭,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于西门外白蜡山麓龙潭中,分流城东南而各坠地穴,亦一奇也。桥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罗平南门。半里,转东,一里,出东门,停憩于杨店。是日为东门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犹未散,因饭于肆,观于市。市新榛子、薰鸡葼还杨店,而雨濛濛复至。时有杨婿姜渭滨者,荆州人,赘此三载矣,颇读书,知青乌术[4],询以盘江曲折,能随口而对,似有可据者。先是余过南门桥,有老者巾服而踞桥坐,见余过,拉之俱坐。予知其为土人,因讯支以盘江,彼茫然也。彼又执一人代讯,其人谓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滨言:"盘江南自广西府流东北师宗界,入罗平之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5],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至坝楼为坝楼江,遂东南下田州。不北至黄土坝[6],亦不至普安州。"第坝楼诸处与普安界亦相交错,是南盘亦经普安之东南界,特未尝与东北之北盘合耳。



罗平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旧名罗雄,亦土州也。万历十三年,土酋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文作率万人由师宗进,夹攻平之,改为罗平[7]。明年,继荣目把董仲文等复叛,羁知州何倓。文作以计出之,复率兵由师宗进,讨平之。今遂为迤东要地。

罗平州城西倚白蜡山下,东南六十里为罗庄山,东北四十里为束龙山。有水自白蜡麓龙潭出,名鲁彝河,东环城,南出鲁彝桥,而东入地穴[8]。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内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场河,自州西南环州东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蜡、束龙二山外。其东南有盘江,自师宗东北入境,东南抵八达,俱在罗庄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州城砖甃颇整。州治在东门内,俱民,惟东门外颇成阛阓。西南二门,为贼首官霸、仲家巢,在正南八十里乌鲁河师宗界[9]。阿吉倮倮巢,在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南大山下。二寇不时劫掠,民不能居。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顶高十余里，其麓即在西门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头哨，北抵州西北，为磨盘山过脉，而东又起为束龙山者也。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围，为州中一景。

束龙山，在城东北四十里。者继荣叛时，结营其上为巢窟，官兵攻转围久之，内溃而破。今其上尚有二隘门。

罗庄山，在城东南六十里。其山参差森列，下多卓锥拔笋之岫，粤西石山之发轫也[10]。

罗平州东至广南八达界二百里，西南至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南至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陆凉蛇场河界一百里，西北至旧越州界发郎九十里[11]，北至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亦佐县、黄草坝二百里。

罗平州正西与滇省对，正东与广西思恩府对，正北与平彝卫对，正南与广西府永安哨对。

注释

①水绕其底而成田塍："田"后衍"回"字，据徐本、四库本删。

②彝：彝族分布极广，支系复杂，黑彝、白彝都是彝族支系的不同称谓。黑彝即黑罗罗，白彝即白罗罗，又称撒摩都。也有以黑白分贵贱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说："罗罗以黑白分贵贱。"直到解放前，四川大凉山彝族还以黑彝、白彝区分贵贱。

③辕（yuán 袁）：指车辕，即伸出在车前驾车的长木。返辕：折转来往回走。

④青乌术：相传汉代有青乌子，又称青乌先生，精通堪舆相地之术，后世堪舆书多收青乌之说，因称相地术为青乌术，相地的人为青乌。

⑤八达彝寨：《游记·盘江考》中作"巴旦彝寨"。今称八达河或八大河，在罗平县东南隅的盘江北岸，与贵州、广西毗邻。

⑥黄土坝：据所述地望，疑为"黄草坝"。

⑦罗平：《明史·地理志》："罗平州，元罗雄州。万历十五年（公元 1587 年）四月更名。"明罗平州隶曲靖府，在今罗平县治罗雄镇。

⑧鲁彝河：今名大干河。

⑨乌鲁河：今作五洛河，在师宗县东南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

⑩轫（rèn 刃）：止住车轮转动的木头。开车时须先去轫，故称启程为"发轫"。此处用以比喻此种地形的开始。

⑪越州：今名同，在曲靖南境。《明史·地理志》南宁县："东南有石堡山，山西有元越州治，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月废。"元设越州，明初相沿，后即废，故此称"旧越州"。明代又设越州卫于此。

【今译】

十七日　早晨起床，雨色霏霏。饭后出发，泥浆深陷到膝盖，出门就摔倒。往北走一里，有河水从东南边的山坞中流来，向西边的峡谷中流去，一座石桥横跨在河上，叫绿生桥。过桥后，在坞中走了一里，往北上坡。顺着坡走八里，东边的山才从北面断开，形成峡谷，河水从峡谷中向西流出，有村寨坐落在峡谷里，不知叫什么名称。我顺着西面的山坡往北下，就是峡谷水流向西经过的地方。坡下也有好几间茅草屋，是来往行人停留休息的场所，这里叫大河口。河流不太大，但河流两边的地特别低湿，一座石桥横跨在河流上，和绿生桥一样，水势也和绿生桥的相似。过桥后往北走，穿越山坞。坞北又有一座山从东北横贯西南，走一里后上坡，顺着山坡往东走。三里，翻过山坡往东下。坞中低洼潮湿，有条小溪从北往南流入大河。小溪上游有四五个人在那里索要哨钱，因而搭根木头作为小桥让人过溪。这几个人见到我，没有索要哨钱而索要造桥的酬劳钱，我给了两文铜钱，他们众口同声地道谢。过桥后走半里，我顺着车路往东走，这几个人乱哄哄地大叫，我转身询问，原来是去罗平州的大路应该向东北走，我往东走错了。我急忙返回来往东北走半里，又上坡朝东走，从这里起都是荒坡遥陇，晨雾从远方弥漫过来，重重的茅草遍布四周。走了十五里，往东翻越山冈，才看到东北冈上有个村寨，村寨前是山环围而形成的洼地，洼地中间有盘壑，溪水流绕过洼地底部而形成土埂，洼地四周都是高地，不知道水从哪里流出去。顺着山冈往东下一里，越过坞中的细流。这道山坞和细流，都是从南往北走向，和东边的盘壑是相通的。又往东上一里，顺着盘壑南面的山脊走，和所看到的北冈村寨正好隔坞相对了。又翻越东冈，逐渐往下走一里，是盘壑的东面，有道峡谷是从土陇中穿过来，这道峡谷从东南大山破壁而来。峡谷两边的山崖都是连绵的峭壁，壁上有时从中间剖开而形成峡沟，有时从上面覆盖而形成桥梁，一坞之中，峡沟时断时续，水流也从东南穿过盘壑，只是不知道怎样从盘壑中流出去。当时我从石桥上走过，水在桥下流，却不知道是桥。看



到南北峡谷中的水，一股从桥洞中流出，一股流入桥洞。于是在石桥东面挑选能览胜的地方，俯瞰着峡谷而坐。从侧面往下看，洞穴像连环夹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只是峡谷陡峭，崖壁如削，无法下去钻这些洞穴。于是又往东走，更是冈坞互相交错，两上两下。走了八里，又盘岭而上，到这时晨雾才完全散开，北面有刀削般的石崖就近峙立，南面有崇山峻岭远远隆起。取道南北之间，横攀岭脊，刚走近北面的石崖，马上又转向南面的崇岭。二里，又越过高高的山脊，转北后往东下山。二里，有茅草房位于两座山峰之间的峡谷里，房前设有哨竿，但空无一人，这里叫张飞哨，是山中最僻静、最险要的地方，又往东下三里，又高又陡的沟壑十分寂静，覆盖着丛密的草木，泥浆陷到膝盖，这里名偏头哨。偏头哨看不到有住房，只是在路口有一个人，挎刀拄枪地索要钱，我没有给钱就过去了。哨南就是隆起在南面的崇山峻岭，罗平州土匪头子阿吉的巢穴就在这里，是途中最险要的地方，所以何天衢的军队守在这里；偏头哨又叫新哨，师宗州州界到此为止了。过了哨，又往东上岭，岭更陡，岭上的石头棱角突出。走二里登上岭巅，这里是罗平州、师宗州的分界，也是东部山、西部山的分界。〔山岭重重叠叠，上上下下有六十里，险峻的程度堪称滇东第一。〕其山南起自越过额勒哨的山脉，分出一支往北延伸，聚结为崇山峻岭，再往北越过这座山脊，为白腊山和束龙山；然后往东延伸到河底河、盘江交汇之处结束。从岭上向东平行，途中有很多坠壑形成的穽，小的是眢井，大的是盘洼，其中都长满了草丛树木，因草木稠密而不能窥探，并且峰头上也是树多石多，不像师宗州都是土山和茅草脊。在岭上平走五里，路的左边有块平地，住宿做饭处在树林中，这里叫中火铺，正好位于罗平州、师宗州之间。到中午时，有当地人肩挑手提炊具到这里卖饭，但时辰一过就离去，我没有赶上，于是吃自己携带的冷饭。又往东走一里，逐渐下山。又一里，往南下到草丛中。道路在箐沟石间，泥泞得更加厉害。一里，就有架木头修成的栈道，嵌在石缝中，而不是悬空山崖、攀缘峭壁，因而时断时续，常常平铺在路上，想来栈道下面都是石孔、眢井，所以用木头来填补道路。又往东下一里，才出到峡口。回头看西边的沟壑，崇山峻岭悬在空中，全都覆盖着丛丛密密的竹林，其中有人声，想来有彝人的房屋，但外面看不见。往东眺望则南部山冈平缓，北部高山耸立如屏，互相对峙着向东延伸。从这里顺着北坡往东走。三

里，又往北上坡，直达北部峰腰，顺着峰腰走。三里，走完山峰往东下，有纵横交错的山坞，一道从北峡伸过来，一道从东峡过来，一道从西峡过来，一道往东南边伸过去。这时天又下雨，道路更加泥泞，估计到罗平州还有四十里，走不到了，听说此处有一所营房能够住宿，想去投宿。环顾四周，雨雾茫茫，一无所见，只好顺着大路往北转入峡谷，然后顺着峡谷东面的小岭往上走。一里，忽然遇到五六个手持长矛大刀的人走过来，他们看着我说："走不到罗平州了。"我问道："营房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已经过了。"我又问："可以住宿吗？"他们说："可以。"于是就带着我往回走。原来他们就是军营的士兵，才送地方巡查官员过岭回来。仍旧走一里，下山来到坞中，于是向东走进山坞。半里，到达一座小峰之下，向南往上攀登，路又陡又滑，难以落脚。攀登半里到达峰顶，营房就在顶上。营中的茅草屋像蜗牛壳一样，上漏下湿，人畜混杂居住。那几个士兵还沾沾自喜地对我说："您是贵人，假如没遇上我们，而前面无处投宿，又怎么办呢？营房虽然低矮狭窄，还是比彝人家强十倍。"〔彝人指黑彝、白彝和僰僰。〕我点头同意。找水煮粥。峰顶上用水很艰难，用一捧水洗洗脚而已。



十八日　天亮时，雨色霏霏。我说："从初一在漾田时天晴后，半个月无雨。恰好中秋之夜，在万寿寺时，狂风酿成雨，应当又有半个月的阴天了。"军营士兵说："不是这样。我们罗平州从月初就下雨，至今没晴过一天。因为和师宗州隔一座山，山西边至今才下雨，山东边已经下了很久。这是此地的常情，并非偶然。"我不相信。吃过饭下山。〔饭用竹笋做菜。竹笋出产于山箐深处，八月正是吃竹笋的季节。〕路比昨天更烂、更滑，而且浓雾迷漫，也比昨天更厉害。一里，来到昨天所进入的坞中，往东北上一里，经过昨天折转往回走的地方。又一里，越过山冈，从这里便时而向东，时而向北，在岭上盘旋。走了八里逐渐往下，有一缕泉水从路左边的石洞中流出。这块岩石四尺高，形状像虎头，岩石下层像老虎吐出的舌头，而上面有一个喉咙般的圆孔，泉水从喉孔中溢出，流到石端后往下淌。喉孔圆而平整，只能容进一拳，整支手臂探进去，前后大小一致，真是最奇异的石洞。当时我右脚沾染了污泥，我就把脚伸到下面，就着淌下来的泉水洗脚。走了没多远，右脚忽然疼痛不止。我思考痛因而不得其解，便说："这是灵泉却用来洗脚，山灵惩罚我了。请允许我用佛教的忏法解脱惩罚。如果真是神灵

所作所为,祈求十步以内止住疼痛。"走到第十步时疼痛忽然止住。我在山中行走,不喜欢谈论神怪,这是我亲身体验和见识的事,不敢因自己忌讳而埋没山神显灵。从这里逐渐朝东下山,走五里来到一片盘壑中,有条小河从北向南流,四周的山如同墙壁环绕,这是中洼地的底部,难道往南的流水也是钻洞而去吗?又攀登东边的山冈,二里越过山冈。再往东下一里,在坞中走三里,有条小溪从西北流向东南,到这里才遇到露出地表的涧水,一座小桥横跨在上面。过了桥,涧水向东南淌去,道路仍然往东上冈。三里,翻到山冈东面,方才看到的东边山坞十分开阔,从南到北走向。山坞东部是陡峭森然的远峰,〔志书称为罗庄山〕并列着耸立在东南方;西部则是巍峨的崇山峻岭,〔志书称为白蜡山〕屏风般地屹立在西北方。东北部还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为東龙山〕横列在东西部之间的空缺处,可是远处仍然看不到罗平州城,近处看不见兴哆啰寨。〔兴哆啰寨就在山下,因为山岭高峻而不能俯身往下看。〕又往东走,缓缓下了二里,陡陡地下了一里,于是抵达坞中,兴哆啰的数间茅草房就傍靠在西山东麓。从这里转朝北顺山坞行走。山坞西靠白蜡山,东望罗庄山,南边延伸很远,是罗庄山从西部分出的支脉向东环绕之处。坞中时常有土冈从西向东伸去,还有石峰从东部向西突起。道路顺着西边往北走,遥望东边远峰之下,峻峭的山峰分开耸立,排列成行,脱颖争异,又呈现出广西的风貌。大致这一类丛林般耸立的山峰,西南从这里开始出现,东北到道州结束,气势磅礴地分布在数千里之内,是西南地区的奇妙景观,而这里又是这胜景的西南极边了。经过兴哆啰后往北走,土冈向东延伸一层,就有一条小河随冈东流。想来土冈东边,有向北流的河川,以便接纳这一道道的小河水。数次渡过小河、翻越土冈,往北走五里,看到西山高处有村寨,聚居的人家较多,是傍傍村寨。又往北走二里,东边冈下有池塘,再往北走二里,西边冈下也有池塘,都是冈坞环转,中洼而成的。再往北走三里,有水形成溪流,从西向东流去,流速很急,一座石桥横跨溪流上,这是鲁彝桥,桥下的水向东南流淌数里后进入洞穴。过鲁彝桥后往北,路两边才有居家住户。又往北走半里,有条小河从西向东流,水量不到鲁彝河的一半,是从鲁彝河上游分流过来的,也是向东流一里多就不见了,也有一座石桥横跨河流上。两条河都出自罗平州城西门外白蜡山麓的龙潭中,分别流经州城东南后又各自坠入地穴,也是一处奇

观。石桥南面,开始有了种满庄稼的田地。又往北走半里,从罗平州城南门进城。半里,向东转,一里从东门出城,在杨店住宿。这一天是东门的赶集日。我到时太阳正当空,集市还没散,于是在店中吃饭,到集市上看看。买了新榛子、薰鸡葼回到杨店,而蒙蒙细雨又下了起来。当时杨店主人有个叫姜渭滨的女婿,是荆州人,上门到杨店三年了,读书较多,懂相地术,问他盘江曲折流向的情况,能随口回答,似乎言之有据。在前我过南门桥时,有位戴儒巾穿儒服的老人盘坐在桥上,见我过桥,拉我和他一道坐下。我知道他是当地人后,便询问盘江的情况,他茫然无所知。他又拉住一个人代我询问,那个人说流到激江后返回天上,真可笑。姜渭滨说:"盘江从南边的广西府向东北流入师宗州界,流到罗平州东南边的罗庄山之外,在八达彝寨与江底河汇合,然后流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流到坝楼时被称为坝楼江,于是往东南流到田州。盘江不往北流到黄土坝,也没流到普安州。"但是坝楼江流经的各个地方和普安州界互相交错,这说明南盘江也流经了普安州的东南边,只是未曾和东北边的北盘江汇合。



罗平州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处,原名罗雄州,也是土司领地。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本地首领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的文作率领一万军队从师宗州进攻,两面夹攻平定了叛乱,改名为罗平州。第二年,者继荣手下的土目、把事董仲文等人又发动叛乱,拘押了罗平州知州何倓。文作用计让何倓逃出,又率领军队从师宗州进攻,讨伐平定了叛乱。现今罗平州已成为滇东的要地。

罗平州城西靠白蜡山脚,东南六十处里是罗庄山,东北四十里处是束龙山。有水从白蜡山麓龙潭中流出,名鲁彝河,河水向东绕城流过,转向南流出鲁彝桥,然后往东注入地穴。鲁彝桥北面有分流的小河,也同样注入地穴。这是州界内的河流。罗平州西部有蛇场河,从州西南绕流到州东北,流抵江底河,所流经的地方都在白蜡山、束龙山以外。州东南有盘江,从师宗州向东北流入州境,往东南流到八达彝寨,所流经的地方都在罗庄山外。这是州界外的河流。

罗平州城的砖墙很整齐。州治位于州城东门内,和百姓住家在一起,因此东门外形成很热闹的市场。州城的西门、南门,因为

盗贼首领官霸、〔仲家,巢穴在罗平州正南八十里,乌鲁河流经的师宗州境。〕阿吉〔倮倮,巢穴在罗平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哨南边的大山下。〕二寇不时地前来抢劫、掠夺,百姓不能安居。

白蜡山在罗平州城西南十余里处,山顶高达十余里,山脚则在州城西门外二里处,山上有尖峰。白蜡山南起自偏头哨,往北延伸到州城西北,为磨盘山的过脉;向东延伸又耸立为束龙山。白蜡山即使在最晴朗的时候,也有一缕白云,像腰带般地横贯山腰,这是州中的一处美景。

束龙山在州城东北四十里处。者继荣反叛时,在山上安营扎寨,据为巢穴,官兵围攻了很长时间,因内部瓦解后才攻破。至今山上还有两道关隘门。

罗庄山在罗平州城东南六十里处。其山参差不齐、森林般地耸列,山下有很多如同锥尖卓立、竹笋拔地而起的小石峰,是广西石山风貌的起始。

罗平州东面距离广南府八达彝寨界二百里,西南方距离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南面距离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西南方距离陆凉州蛇场河界一百里,西北方距离旧越州界的发郎九十里,北面距离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东北方距离亦佐县、黄草坝二百里。

罗平州正西方和云南省城相对,正东方和广西省思恩府相对,正北方和平彝卫相对,正南方和广西府永安哨相对。

【原文】

十九日　坐雨逆旅,阅《广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来拜。

二十日　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　早犹雨霏霏,将午乃霁。浣濯污衣,且补纫之。下午入东门,仍出南门,登门外二桥,观鲁彝河。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蜡山麓龙潭,仍东入地穴者也。还入南门,上城行,抵西门。望白蜡山麓,相去仅三里,外有土冈一层回之,鲁彝发源,即从其麓透穴而西出者也。稍北,即东转经北门。其西北则磨盘山峙焉,为州城来脉。城东北隅汇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东门接壤矣。其城乃东西长而南

北狭者也。

二十三日　晨起，阴云四布。饭而后行。其街从北去，居民颇盛。一里，出北隘门，有岐直北过岭者，为发郎道[1]，其岭即自西界磨盘山转而东行者；板桥大道，从岭南东转。东北向行十里，有村在北山之下，曰发近德[2]。其处南开大坞，西南即白蜡，东南即大堡营山。大堡营之南，一支西转，卓起一峰，特立于是村之南，为正案。其南则石峰参差遥列，即昨兴哆啰所望东南界山也。又东，屡有小水南去，渡之。东五里，有石峰突兀当关。北界即磨盘东转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诸石峰，相凑成峡，而石峰当其中，若蹲虎然。由其东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队南去，而路渐东北上。五里出当关峰之东，其东垂有石特立，上有斜骞之势，是曰金鸡山，所谓"金鸡独立"也。又东一里，一洞在南小峰下，时雨阵复来，避入其中，饭。又东三里，东上峡脊。其脊即磨盘山东走脉，至此又度而南，为大堡营东山者也。一里，逾脊之东，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东环洼成坞，有小水北下，注东南坞中，稻禾盈塍。有数家倚北峰下，曰没奈德。东峰下有古殿二重，时雨势大至，趋避久之。乃随水下东南峡，峡逼路下，两旁山势，仍觉当人面而起。东行峡中二里，有水自峡南洞穴出，与峡水同东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从溪南东行，一里，溪北注峡，路东逾冈。一里余，有坞自西北来，环而南，其中田禾芃彧[3]，村落高下。东二里，有数十家夹路，曰山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于是又东北一里，石峰高亘，逾其南坡，抵峰下。又东南一里，有塘在山坞，五六家傍坞而栖，曰挨泽村。又东北二里，为三板桥[4]。数家踞山之冈，其桥尚在冈下。时雷雨大至，遂止于冈头上寨。



二十四日　主人炊饭甚早，平明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即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东注，乃出于西北石穴，而复入东北穴中者。其桥非板而石，而犹仍其旧名。桥南复过一寨，乃东向行坡间。二里，有岐当峡：从东北者，乃入寨道；从直东者，为大道，从之。直东一里，登冈上。其北有坞在北大山下，即寨聚所托，中有禾芃芃焉[5]。冈南小石峰排立冈头，自东而西，遂与北山环峙为峡。入峡，东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坳。其北四峰环合，中有平坞，经之而北，西峰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坳半里，复由峡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峰下。其峰耸亘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坞下坠北去，其中箐深雾黑，

望之杳然。路从峰南东转，遂与南峰凑峡甚逼。披隙而东半里，其东四山攒沓，峰高峡逼，丛木蒙密，亦幽险之境也。遂循南峰之东，南向入坞，半里，乃东南上。半里，逾冈脊而东，其东有坞东下，路从冈头南向行。一里，复出南坳。其坳东西两峰，从冈脊起，路出其侧，复东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复上。于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岭行，与南山相持成坞。六里，路从坞而东。又五里，稍上逾坳，南北峡始开。再东盘北岭之南三里，始见路旁余薪爨灰，知为中火之地。从其东一里下峡，始得石路，迤逦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见南坞甚杳。循北岭东向行一里，忽闻溪声沸然。又南下抵坞中，一溪自东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颇大而甚急。四顾山回谷密，毫无片隙，不知东北之从何来，不知西南之从何泄，当亦是出入于窍穴中者。欲候行人问之，因坐饭桥上。久之不得过者，乃南越桥行。仰见桥南有岐蹑峰直上，有大道则溯溪而东。时溪涨路渰[6]，攀南峰之麓行。念自金鸡山东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无几，此溪虽流坞中，犹是山巅之水也。东一里，循南峰东麓，转而南。隔坞东望，溪自东北峡中破崖而出，其内甚逼。路舍之南，半里，复循南峰南麓，转而西向入坞。一里，坞穷，遂西上岭。一里，逾岭头，始见有路自北来。合并由岭上南去；此即桥南直上之岐，逾高岭而下者，较此为迳直云。由岭南行，西瞰坞甚深，而箐密泉沸，亦不辨其从何流也。又南二里，转而东，循北岭南崖东向行，亦与南山下夹成坞，下瞰深密，与西坞同。东五里，其坞渐与西坞并，始知山从东环，坞乃西下者。又东向逾冈，东北一里，度一脊，其脊东西度。从其东复上岭，一里，则岭东有坞南北辟。乃北转循西山行坞上，一里，坞穷。从坞北平转，逾东岭之东，共二里，有数家在路北坡间，是曰界头寨，以罗平村落东止于此也。又东行冈上二里，再上岭一里，逾而东，则有深峡下嵌，惟闻水声汹涌，而不见水。从岭上转而南行，东瞰东界山麓，石崖悬削，时突于松梢箐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耸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见路西之峰，亦变而为穹崖峭壁，极危峻之势焉。从此瞰东崖之下，江流转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屋两三点，倚崖而居。乃东向拾级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犹未至也。转而北，始见西崖矗立插天，与东崖隔江对峙。其崖乃上下二层，向行其上，止见上崖而不得下见，亦不得下达，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级云。北经矗崖下半里，下濒江流，则破崖急涌，势若万马之奔驰，盖当暴涨时

也。其水发源于师宗西南龙扩北，合陆凉诸水为蛇场河，由龙甸[7]及罗平旧州[8]，乃东北至伊泽，过东龙山后，转东南抵此，即西南入峡，又二百里而会八达盘江者也。罗平、普安以此江为界，亦遂为滇东、黔西分界焉[9]。有舟在江东，频呼之，莫为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涨难渡，须多人操舟乃可。"不过乘急为索钱计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来，复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钱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复淋漓，截流东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恶，见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钱而后授餐，餐又恶而鲜[10]，且嫚亵余[11]，盖与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妇奸肠毒手，必是冯文所所记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为所中耳！

江底寨乃僰僰[12]；只此一家歇客，为汉人。其人皆不良，如僰僰之要渡，汉妇之索客，俱南中诸彝境所无者[13]。其地为步雄属[14]，乃普安十二营长官所辖也[15]。土酋龙姓。据土人曰："今为侬姓者所夺。"步雄之界，东抵黄草坝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为广南界一百余里，北至本司十二营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16]。



注释

①发郎：今作法郎，在罗平县西北境，罗平至曲清的公路旁。

②发近德：今作法金甸，在罗平县东北境。

③芃彧（péng yù 蓬郁）：茂盛。

④三板桥：即今板桥，在罗平县东境。

⑤芃芃：草木茂密丛杂的样子，《游记》中亦用以形容庄稼茂盛。

⑥渰（yān）：通"淹"。掩盖，遮蔽。

⑦龙甸：今名同，在师宗东北隅。

⑧罗平旧州：大理时有罗雄部，元代相沿设罗雄州。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罗雄州旧址，在喜旧溪之东，遗址废为平原。"此即罗平旧州，在今罗平县治北6公里，九龙河东岸。

⑨罗平、普安句：此水今名各段不同，在师宗称子午河，入罗平称九龙河，至罗平东北称喜就溪，汇入黄泥河后即南转流入南盘江。

⑩鲜（xiǎn 险）：少。

⑪嫚亵（màn xiè 慢谢）：轻慢、欺侮。

⑫江底：指今黄泥河边的老江底，有别于公路边的新江底，在贵州省兴义市西

隅，这一段黄泥河亦称江底河。

⑬南中：该名始于三国时，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巴蜀以南的广大地区则称南中。相当于今云南、贵州两省和四川省的大渡河以南地区。

⑭步雄：今作布雄，在贵州兴义市南境。

⑮普安十二营：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载："州领九里十二营。明制以九里处汉人，以十二营处夷人。"《黔南识略》又载：普安"州领十二部，号十二营，谓部长曰营长。马乃、鼠场、楼下，今为普安县地；捧鲊、布雄、黄坪，今兴义县地；鲁土、归顺、狗场、普陌、毛政、簸箕，在今盘县境。"布雄营又作卜容营，黄坪营即黄草坝营。普安十二营分布在北自北盘江，南抵南盘江的广大地区。

⑯亦平原中一小邑也："平原"原作"中原"，据徐本改。

【今译】

十九日　因为下雨而不能出游，在旅店中阅读《广西府志》。下午有姓伍、姓左、姓李的三人来拜访。

二十日　被雨阻拦，不能出游。

二十一日　还是被雨阻拦，不能出游。

二十二日　早上仍然是淫雨霏霏的天气，将近中午才晴开。洗脏衣服，又缝补衣服。下午从州城东门进城，仍旧从南门出城，去南门外的两座桥上，观看鲁彝河。询问当地人，才知道鲁彝河发源于西边的白蜡山麓龙潭，并且往东流入地穴。返回城时进入南门，从城墙上走，抵达西门。眺望白蜡山麓，相距仅有三里，山麓外有一层土冈围着，鲁彝河的上源，就是从白蜡山麓穿过洞穴，然后从西边流出来。稍微向北，就往东转经过北门。北门西北边有磨盘山屹立，磨盘山是从州城过来的山脉。城东北隅汇聚着一塘水，水塘下面才有稻田，稻田就与城东门接壤。州城的地形是东西长而南北狭窄。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阴云遍布四方。饭后启程。其街道向北伸去，居民很多。一里，走出北关门，有岔道直直往北越过山岭，是去发郎的路，其岭起自西部磨盘山，然后转向东延伸；去板桥的大路，从岭南往东。转朝东北走十里，有村寨坐落在北面山下，名发近德。这里南面敞开大坞，西南是白蜡山，东南是大堡营山。大堡营山南部，一支山脉朝西转，突起一座峰，奇特地耸立在村庄南面，是正中间的案山。其南有石峰参差不齐地遥遥耸列，是以前过兴哆啰时所看到的东南部之山。又往东走，多次遇到向南流的小河，渡过这些小河。往东走五

里，有座高高的石峰耸立在关口。北部是磨盘山转东延伸的山脉，南部是大堡营山诸多的石峰，南北会合形成峡谷，而石峰矗立其中，如同猛虎蹲着一般。顺着石峰东南侧行走，南部石山高耸，成行成队地向南伸去，而道路逐渐向东北上。走五里出到当关石峰东面，其东边有石头奇特地耸立着，石头上部呈现出斜斜的腾飞之势，这是金鸡山，就是所说的“金鸡独立”。又往东走一里，南边小峰下有一个洞，这时又下起阵雨，进洞躲雨，吃饭。又往东走三里，朝东攀登峡脊。这脊是磨盘山往东走向的山脉，延伸到这里后又向南伸过去，成为大堡营东边的山。一里，翻越到脊东面，其上有岔路向南去，不知通到哪一个彝寨。脊东圆形的洼地形成山坞，有条小溪从北边流来，注入东南边的山坞中，田里种满稻禾。有数户人家靠在北峰下居住，地名叫没奈德。东边山峰下有两重古殿，这时雨势来得很猛，赶忙过去避了很久的雨。于是随着小溪进入东南峡谷，峡谷很窄，路往下走，两旁的山势，觉得就耸立在人面前。往东在峡谷中走了二里，有股水从峡谷南面的洞穴流出，和峡中的溪水一齐向东流去。又走一里，有道小石桥横跨溪流，过桥。从溪水南岸往东走，一里，溪水往北注入峡谷，道路往东翻越山冈。走了一里多，有山坞从西北延伸过来，绕向南，坞中土地肥沃，庄稼茂盛，村落高高低低。往东二里，有数十家人居住在道路两旁，名山马彝，也是重山中的一个村寨。从这里又往东北走一里，石峰高耸横贯，越过南坡，抵达石峰下。又往东南走了一里，山坞中有池塘，五六家人沿着山坞居住，名挨泽村。又往东北走二里，到三板桥。数家人靠着山冈居住，其桥还在冈下。这时雷雨突然来临，于是就在冈头的上寨住宿。

二十四日　主人很早做好了饭，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雨色霏霏，道路特别地滑。下完坡后有小石桥，桥下的水流也不大，从西向东流，是从西北的石洞流出，然后又流入东北的洞中。其桥不是木板而是石头，但仍然沿用原来的桥名。过桥往南又经过一个村寨，于是往东从坡上行。二里，有岔道横在峡谷前：朝东北去的，是进村寨的路；一直朝东去的，是大路，我顺大路走。径直往东一里，登上山冈。冈北有山坞在北部大山下，是村寨所在之处，坞中有茂盛的庄稼。冈南小石峰排排立在冈头，从东往西走向，于是与北部山环形对峙，形成峡谷。进入峡谷，往东走四里，越过山梁朝北上，半里进入山坳。山坳北

边四座山峰环连在一起，其中有平坞，穿过平坞往北走，西边的山峰特别高大。往北走半里，又穿山坳半里，再从峡谷中上一里，一直抵达北边的巨峰下。其峰高耸横贯，陡峭如削，像座屏风堵在北面。巨峰西边有深陷的山坞往北延伸，坞中箐沟深、雾气浓，看上去昏暗幽远。道路顺巨峰南面朝东转，巨峰便和南边的山峰凑成很窄的峡谷。穿越窄缝往东走半里，其东部四周群山簇拥，山峰高耸，山谷狭窄，丛林密密层层覆盖，也是幽静险要的境地。于是顺着南峰东面，往南走进山坞，半里，往东南上。半里，越过冈脊往东走，冈东有山坞往东延伸，道路顺着冈头往南走。一里，又走出南坳。其坳东西两边的山峰，顺着冈脊耸起，路从其侧出去，又往东面走。三里，才稍稍下坡就又往上走。从此道路上下曲折，大多顺北岭走，北岭和南山相对成坞。走六里，道路顺着山坞向东走。又五里，逐渐往上越过山坳，南北走向的峡谷方才开阔。再往东绕着北岭南面走了三里，才看到路旁有余下的木柴和灰烬，知道是途中烧火做饭的地方。从这里往东下一里到峡谷，开始有石头路，曲折连绵往南伸去。平缓地朝下走了二里，低头看到南边的山坞很深。顺着北岭向东走一里，忽然听到沸腾的溪水声。又往南下，抵达坞中，一股溪水从东向西流，有石桥横跨溪上，溪中的水量颇大，水流很急。环顾四周，群山环绕，峡谷密闭，丝毫没有一点缝隙，不知道溪水从东北什么地方流来，也不知道向西南什么地方流去，想来也都是从洞穴中流出、流进。想等候行人询问，因而坐在桥上吃饭。很久都没有人路过，于是过桥往南走。抬头看见桥南有小路顺着山峰直上，有大路沿溪水往东上。时逢溪水涨得淹没了道路，便顺南峰之麓攀行。回想从金鸡山开始往东上，一路上上的时候多，而下的时候几乎没有，这股溪水虽然在坞中流，仍然是山巅之水。往东一里，顺着南峰东麓走，再转向南走。隔着山坞向东眺望，溪水从东北峡谷中破崖而出，峡内非常狭窄。道路离开溪流往南走，半里，又顺着南峰南麓，向西转入山坞。一里，走完山坞，于是朝西上岭。一里，翻越岭头，就看见有路从北边伸过来。两条路合并顺着岭上往南去；伸过来的路就是桥南顺着山峰直上，又翻越高岭后下来的小路，比所走的大路直。顺着岭往南走，往西俯视，山坞很深，而且箐沟密集，山泉沸腾，还是分辨不出泉水往什么地方流。又往南走二里，向东转，顺着北岭南崖往东走，也和南山在山下对夹成山坞，往下看坞深沟密，和西坞相同。往

东走五里，其坞渐渐和西坞合并，才知道山从东边绕，坞则往西边伸下去。又往东翻越山冈，往东北走一里，翻过一道山脊，其脊东西走向。顺着山脊往东又上岭，一里，则岭东有南北走向的山坞。于是转北顺着西山从坞边走，一里，走完山坞。沿着山坞北端平转，越过东岭往东走，一共二里，有数家人居住在路北坡上，这里叫界头寨，因为罗平州所辖村落东边到这里为止。又往东在冈上走了两里，再攀登山岭一里，越过山岭向东走，于是有深谷往下陷落，只听到水声汹涌，但看不到水流。从岭上转向朝南走，往东俯瞰东部山麓，石头悬空，崖壁陡峭，不时地从松梢竹影中突显出来，却不知道所行走的西部山下，其崖壁更加高耸。往南行一里，开始沿着崖壁南下。又走一里，抬头看见道路西边的山峰，也变成穹形的悬崖峭壁，极尽陡峻的气势。从这里俯视东边崖壁下面，江流弯转曲折，朝西南破壁而去；江对面有两三间茅草房，背靠悬崖而坐。于是朝东顺着石阶一直下，一里，看江水离得很近，但仍然没有走到。转朝北走，才看见西部的山崖高高矗立，直插云天，和东部山崖隔江对峙。西崖是上下两层，刚才在上层行走，只看得到上层崖壁而不能看见下层，也下不到江边，所以必须迂回绕向南，才得以顺着石阶走。往北经过矗立的西崖朝下走半里，崖下濒临江流，江水急涌破崖，水势犹如万马奔腾，大概是正值江水暴涨的季节。这条江发源于师宗州西南龙扩北面，汇聚陆凉州各条河流后形成蛇场河，流经龙甸和罗平旧州，于是往东北流到伊泽，流过束龙山后，转朝东南流到这里，立即往西南流入峡谷，又流二百里后在八达彝寨汇入盘江。罗平州、普安州以这条江为界，这条江也就成为滇东、黔西的分界线。江东岸有舟，我频频呼唤，没有一个人出来摆渡。天快黑时雨停了，才有一个人出来说："江水上涨，很难渡江，需要好几个人划船才行。"这不过是乘我急于过江而勒索钱财的计谋罢了。又过一阵，才有五个人划着船过来，又不划到岸边，却让一个人淌水上岸，索要钱财填平欲壑后，才用船载人，天已经全黑了。雨又下了起来，乘船横穿江流东渡，上岸后走进旅店。店主人外出，他的妻子狡黠而凶恶，看到划渡船的人乘我所急索取盈利，也就加倍地效仿，先索要钱，然后才给饭吃，饭菜又坏又少，而且轻慢我，和那些年青人狎昵并嘲笑我年老。这妇人心术不正，手段毒辣，必定是冯文所所记载的地羊寨中的那一类人，幸亏我年老，不被她看中！

江底寨是猡猡寨，只有这一家旅店是汉人开的。这里的人都不善良，例如猡猡要挟渡江人，汉族妇女勒索旅客，都是南中地区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所没有过的事。这地方隶属于步雄，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辖地。步雄的首领姓龙。据当地人说："龙土司的权力现在被侬姓的夺了。"步雄的地界，东边到黄草坝有二十里，西边到这条江边有六十里，南边到河格，为广南府界，有一百多里，北边到所属的十二营长官司边界也不会少于三四十里，也是平坝中的一个小城镇。

【原文】

二十五日　其妇平明始觅炊，迟迟得餐。雨时作时止。出门即东上岭。盖其江自北而南，两崖夹壁，惟此西崖有一线可下，东崖有片隙可庐，其南有山横列，江折而西向入峡，有小水自东峡来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无余地，东崖之南，曲转而存小塍。过此江[1]，乃知布雄之地，西南随此江，其界更远；南抵广南，其界即盘江，此《统志》所云东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属贵州普安州。盘旋东北共三里，逾岭头，遂与南山成南北两界。峡中深逼，自东而西；路循北山岭南行，自西而东。又五里，则北山忽断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细流，沿石底自北而泻于南峡。路乃转北而下，历悬石，披仄崿，下抵石底，践流稍南，复攀石隙，上跻东崖。由石底北望，断崖中剖，对夹如一线，并起各千仞，丛翠披云，飞流溅沫，真幽险之极观，逼仄之异境也。既上，复循北岭东行。五里稍降，行坞中二里，于是路南复有峰突起，不沿南坞，忽穿北坳矣。时零雨间作，路无行人。既而风驰雨骤，山深路僻，两人者勃其间窣[2]，觉树影溪声，俱有灵幻之气。又二里，度东脊，稍转而南，复逾冈而上。二里，一岐东南，一岐直北，顾奴前驰从东南者。穿山腋间二里，忽见数十家倚北坞间，余觉有异，趋向之，则大路尚在北大山后，此乃山中别聚，皆猡猡也。见人伥伥，间有解语者，问其名，曰坡头甸。问去黄草坝，曰尚五十里。问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盖其后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绝人境者。随其指，逾岭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从之，缘大山之北而上。直跻者一里，望北坞甚深而辟，霾开树杪，每伫视之，惟见其中丛茅盘谷，阒无片塍半椽也[3]。盘大山之东，又上半里，忽见有峡东坠。稍东南降半里，平行大山东南支，又见



其西复有峡南坠，已与大山东西隔陇矣。于是降陟岭坞十里，有两三家居北冈之上，是曰柳树[4]。止而炊汤以饭；而雨势不止，讯去黄草坝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汉语，非倮倮。居停之老陈姓，甚贫而能重客，一见辄煨榾柮以燎湿衣。余浣污而炙之。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炊饭。风霾飘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坞，其坞犹西下者。东三里坞穷，有小水自北坞来，横渡之。复东上坡，宛转岭坳，五里，有场在北坡下。由其东又五里，逾冈而下，坞忽东西大开。其西南冈脊甚平，而东北若深坠；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势尤崇，黑雾间时露岩岩气色[5]。坞中无巨流，亦无田塍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东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顾奴前驰，从之。一里，南竟坞，将陟山坡上，余觉其误，复返辙而北，从大路东行。披茅履湿，三里，东竟坞。有峰中峙坞东，坞从东北坠而下，路从东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东半里，逾其东坳，俯见东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为南流者。从岭上转南半里，逾其南坳，又俯见西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亦南流者。盖其东北皆有层峦夹谷，而是山中悬其间。遂从其西沿岭南下，二里，有小水自东崖横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饭。既饭，从坞上南行。隔坞见西高柯丛蔓，蒙密无纤隙。南二里，坞将尽，闻伐木声，则抡材取薪者，从其南渐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坞中，则坞乃度脊，虽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峡，南下甚逼，中满田禾。透峡而出，遂盘一壑，丰禾成塍。有小水自东北峡下注，南有尖峰中突，水从其西南坠去，路从其东北逾岭。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岭。又东俯，有峡南下，其中水声甚急。拾级直下，一里抵坞底，东峡水西南注，遂横涉之。稍南，又东峡一水，自东而西注，复横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随涧东而南，二里出峡，有巨石峰突立东南，水从坞中直南去。坞中田塍鳞次，黄云被陇，西瞻步雄，止隔一岭。路从坞东上岭，转突峰之南，一里，有数家倚北冈上，是曰沙涧村[6]，始知前所出坞为沙涧也。由其前东下而复上，又东南逾一冈而下，共一里余，有溪自北而南，较前诸流为大，其上有石梁跨之。过梁，复东上坡一里，冈头石齿蒙泥，滑泞廉利，备诸艰楚。一里东下，又东南转逾一冈，一里透峡出，始见东小山南悬坞中，其上室庐累累，是为黄草坝。乃东行田塍间一里，遂经坞而东，有水自北坞来，石坡横截之，坡东隙



则叠石齐坡，水冒其上，南泻而下。其水小于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盘江者也。自沙涧至此，诸水俱清澈可爱，非复潢污浑浊之比[7]，岂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状耶？此处有石濑[8]，而复甃堰以补其缺，东上即为黄草坝营聚[9]，坝之得名，岂以此耶？时樵者俱浣濯坝上，亦就濯之，污衣垢膝，为之顿易。乃东上坡，循堵垣而东，有街横萦冈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辟。土人言，前年为步雄龙土司挟其戚沙土司兵攻毁，故非复旧观。然龙氏又为侬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峰顶，即土司黄氏之居在焉。乃入息于吴氏。吴，汉人，男妇俱重客，蔬醴俱备云。

注释

①过此江：原脱此三字，据徐本补。

②勃窣（sū 苏）：匍匐而行。

③阒（qù 去）：寂静。

④柳树：今名柳树坪，在兴义市西境，白碗窑附近。

⑤岩岩：高峻的样子。

⑥沙涧村：今作洒金，在兴义城稍西。

⑦潢（huáng 黄）污：停积不流的水。

⑧石濑（lài 赖）：水激石间形成的急流。

⑨黄草坝营：在今贵州兴义市区，现又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此水今名花桥河，从北往南流到兴义城西，再从西往东穿过兴义市区。河北岸即明代黄草坝营，后来曾建石城，当地群众称老城；河南岸为后来发展的商业区。



【今译】

二十五日　天亮后店主妇才找柴做饭，饭吃得很晚。雨下一阵停一阵。出门后立即向东攀登山岭。因为这条江从北向南流，两岸悬崖峭壁，只有西边崖壁上那一线小路能下到江边，东边崖壁上这片空隙可以居住，南边有大山横列，江水因此转向西流入峡谷，有条小河从东边峡谷流来注入江水，所以西崖南面，因江水限制而毫无余地；东崖南面，曲折弯转而有小土埂。渡过这条江，才知道步雄的地域，西南部沿着江流，其边界延伸得更远；南部抵达广南府，其边界是盘江，就是《一统志》所说的往东进入普安州境。〔步雄属于贵州省普安州。〕绕着往东北一共走三里，翻过岭头，岭就和南山分成南北两派。其中的峡谷

又深又窄，是东西走向；道路顺着北边山岭的南面走，从西向东。又五里，北山忽然像被从中切断，如同深坑一样地往下陷落，山底有细流，顺着石底从北泻入南峡。道路于是转朝北下，经过悬空的岩石，穿越倾斜的山崖，下到石底。踩着细流稍稍往南，又顺着石缝攀援，登攀东边的山崖。从石底向北眺望，断崖从中剖开，对峙之间只能见到一线天，两边各耸起千仞高，丛林翠竹、云披雾绕，瀑布飞流、水花四溅，真是极其幽深险要的景观，异常罕见的狭窄之境。登上东崖后，又顺着北岭往东走。逐渐下五里，在坞中走了二里，于是道路南边又有山峰拔地而起，没有沿山坞向南延伸，而是突然穿向北边山坳。这时阵雨不时地下，路上没有行人。不久风紧雨急，山深路静，我们两人在其间匍匐而行，只觉得树影溪声，都有灵幻之气。又走二里，往东越过山脊，逐渐向南转，又翻越山冈而上，二里，一条岔道伸向东南，一条岔道一直向北，顾仆在前面朝东南快步走。在山丛中穿行二里，忽然看到数十家人居住在北山坞中，我感到有些奇怪，赶忙过去询问，原来大路还在北面的大山背后，这里是山中另一个聚落，居民都是僰僰。见有生人而无所适从，其中有懂汉语的，我询问这里的地名，叫坡头甸。询问去黄草坝路程，说还有五十里。又问走到北边大路有几里，说不到一里。原来坡头甸背后有大山，是北面排列最高的山，环抱着坡头甸往南延伸，如同与世隔绝、没有人烟之境。顺着村民指的路走，翻越到山岭西北侧，果然走一里就到了大路。于是顺着大路走，沿着大山往北攀登。直直上了一里，看到北面的山坞很深，很开阔，阴霾散开，树木稀少，每次停下来观看，只见坞中丛密的茅草遍布山谷，寂静无声，没有一片田地半间房屋。绕着大山往东走，又上了半里，忽然看见有峡谷往东坠延下去。稍向东南下半里，顺着大山的东南分支平走，又看见西边还有峡谷向南坠延下去，已经与大山东西两边隔陇了。从这时下坞登岭共十里，有两三家人住在北面冈上，此地名柳树。停下来烧水吃饭；而雨仍然不停，询问去黄草坝，说到不了了，于是在柳树住宿。这里的人都讲汉语，不是僰僰。留我们住宿的老人姓陈，家里很穷却能厚待客人，一见面就点燃柴块以便烘烤湿淋淋的衣服。我洗去污泥然后烘烤。虽然吃饭无盐，睡卧无草，但十分愉快。

二十六日　天一亮起床，烧火做饭。风中夹雾，天上飘雨，我便坐在火边，过了很久才出发。下坡后顺坞走，这座山坞仍然往西延伸下



去。往东三里走完山坞，有条小河从北坞流来，横渡小河。又往东上坡，绕着岭坳转，五里，有块平地在北边坡下。从平地往东又走五里，翻越山冈而下，山坞忽然为东西走向，十分开阔。坞西南冈脊很平，但东北好像下坠很深；南边北边都是大山，但南边的山势尤为高大，高峻的山势不时从浓黑的云雾中显露出来。坞中没有大河，也没有田地居民，一眼望去，全被茂密的茅草充塞。路直直朝东延伸，有岔路往南延伸到深山中，顾仆在前走得很快，我紧跟他走。一里，往南走到坞边，快要登山坡往上走时，我觉得此路有误，又朝北返回原路，顺着大路往东走。拔开茅草，踩着潮湿的路，三里，往东走完山坞。有座山峰矗立在坞东正中，坞顺东北边坠落而下，道路往东南边攀越而上。二里，往南穿过山腋。又往东走半里，越过其东边山坳，俯身看到东边的山向南延伸，山下是峡谷，峡中水声轰鸣，想来是向南流去。从岭上转朝南走，半里，越过其南边的山坳，又俯身看到西边的山向南延伸，山下是峡谷，峡中水声轰鸣，想来也是向南流去。大概其东边北边都是层层山峦夹着山谷，而这座山耸立在层峦夹谷之间。于是从其西顺着山岭南下，二里，有条小河从东边山崖向西边山谷横流，于是蹲在小河边，洗脚后吃饭。饭后，顺着坞边往南走。隔着山坞看到西边山峰树林高大，草丛蔓延，山峰被遮盖得毫无缝隙。往南走二里，即将走完山坞，听到伐木声，是选木材、砍柴火的人，从坞南逐渐向北而去。又往南走一里，下到坞中，这坞是延伸过来的山脊，不是很直很高，而且北面反而低下去。山脊南边的峡谷，往南延伸，十分狭窄，峡中全是种满庄稼的田地。从峡谷穿出来，就绕着一道沟壑走，沟中茂盛的庄稼成陇。有条小河从东北峡谷中流下来，南边有座尖峰突立在正中，河水沿尖峰西南边坠落下去，道路从尖峰东北边越岭。一里半穿越沟壑，一里半攀登山岭。又往东俯视，有峡谷往南伸下去，峡中水声很急。逐级沿石阶直下，一里抵达山坞底部，东峡谷的水流向西南，于是横渡过去。稍微偏南，又有一股东峡谷之水，从东向西流淌，又横渡过去，两股水最终合并向南流。道路顺着沟涧东岸向南走，二里走出峡谷，有巨大的石峰突立在东南方，水从坞中一直往南流去。坞中的田陇鳞次栉比，黄澄澄的庄稼像彩云一样覆盖在田陇上，往西瞻望步雄，只相隔一座岭。道路从山坞东边攀登山岭，转到巨峰南面，一里，有数家人居住在北冈上，这是沙涧村，才知道先前走出的山坞名沙涧。从村前往

东下然后再上，又往东南越过一山冈后下山，一共走了一里多，有股溪水从北向南流，比先前各条水流都大，溪上有石桥横跨，过桥，又往东上坡一里，冈头上齿状的石块满是污泥，滑溜、泥泞、锋利，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一里后往东下山，又往东南转，越过一座山冈，走一里从峡谷穿出，才看到东边的小山往南悬在坞中，山上房屋累累，这就是黄草坝。于是往东在田埂上走一里，直接穿过山坞往东走，有条河从北边山坞流过来，被石坡横截住，石坡东边的空隙处有堆砌得齐坡的石块，河水从上面流过，南泻而下。这条河比西边石桥下的小，但两股水都从北往南流，抵达巴吉后流入盘江。从沙涧到黄草坝，条条河流都清澈可爱，再不是停积不流的浑浊之水，难道滇、黔分界，水质就不一样了吗？这里有水激石坡形成的急流，而且又堆砌砖为拦水坝来弥补石坡的缺口，往东上去就是黄草坝营的聚居区，之所以得名为坝，会不会是因为这道拦水坝呢？当时砍柴人都在坝上洗濯，我也就着坝水洗起来，肮脏的衣物和没膝的泥垢，顿时为之改变。于是往东上坡，顺着墙垣向东走，有街道横绕山冈南面，但都是低矮的草房，很不整齐、很不开阔。〔据当地人说，黄草坝前年被步雄龙土司带着其亲戚沙土司的军队攻毁，所以不再是昔日的面貌。然而龙土司又遭到依土司的进攻和取代。〕黄草坝北面的峰顶上，就是黄土司居住的地方。于是到吴家住宿。吴家是汉族，夫妇都好客，菜蔬酒水都齐备。

【原文】

二十七日　晨起，雨犹不止。既而霁，泥泞犹甚。姑少憩一日，询盘江曲折，为明日行计。乃匡坐作记。薄暮复雨，中夜弥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衣湿难行，俟炙衣而起。终日雨涔涔也[①]。是日此处马场，人集颇盛。市中无他异物，惟黄蜡与细笋为多。乃煨笋煮肉，竟日守雨。

黄草坝土司黄姓，加都司衔。乃普安十二营长官司之属。十二营以归顺为首，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土地之远则推步雄焉。

黄草坝东十五里为马鼻河[②]，又东五十里抵龙光[③]，乃广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为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云南罗平州分界；南三十里为安障[④]，又南四十里抵巴吉[⑤]，乃云南广南府分

界[6];北三十里为丰塘[7],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云南亦佐县分界。东西南三面与两异省错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

黄草坝东南,由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8]、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启初为部人所杀,泗城以孙代署之。八蜡、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隆无土官,泗城代署,广南以兵争之,据其大半,道路不通,实由于此。

按盘江自八达、与罗平分界。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9],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为广南有。抵坝楼,遂下八蜡、者香。又有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以为即安南卫北盘江,恐非是。安南北盘,合胆寒、罗运、白水河之流,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来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盘可知也。于是遂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属,今为广南据者。葛阆、历里俱泗城州地。来合,而下田州,此水即志所称南旺诸溪也[10]。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广南之东,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胆寒、罗运出于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盘足以当之。各不相紊也。

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之东,由阿迷州、维摩州本州昔置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东通广南。每哨拨陆凉卫百户一员、军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州治湮没,哨悉废驰。抵广南富州,入广西归顺、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11],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竟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南路为南盘萦滇之始,与下粤之末;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于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见《广西小纪》。归顺之交彝;中阻于广南之蚕食,田州之狂猘[12];北阻于下司之草窃,八寨之

伏莽。既宦辙之不敢入[13]，亦商旅之莫能从。惟东路由沅[14]、靖而越沙泥[15]，多黎人之恐州[16]，为今人所趋。然怀远、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历一省矣。

黄草坝东一百五十里为安笼所，又东为新城所，皆南与粤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笼”，在粤曰“隆”，一音而各异字，一处而各异名，何也？岂两名本同一字，传写之异耶？按安庄之东，大路所经，亦有安笼箐山，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乃远者同而近者异，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故各从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黄草坝著名黔西，而居聚阛阓俱不及罗平州；罗平著名滇东，而居聚阛阓又不及广西府。此府、州、营、堡之异也。闻澂江府湖山最胜[17]，而居聚阛阓亦让广西府。临安府为滇中首郡，而今为普氏所残，凋敝未复，人民虽多，居聚虽远，而光景止与广西府同也。



滇东之县，通海为最盛；滇东之州，石屏为最盛；滇东之堡聚，宝秀为最盛：皆以免于普祸也。县以江川为最凋，州以师宗为最敝，堡聚以南庄诸处为最惨[18]，皆为普所蹂躏也。若步雄之龙、侬争代，黄草坝之被閧于龙、沙，沙乃步雄龙氏之妇翁。安隆土司之纷争于岑、侬。岑为广西泗城，侬为广南府。今广南势大，安隆之地，为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其狡猾耳。

所度诸山之险，远以罗平、师宗界偏头哨为最；其次则通海之建通关[19]，其险峻虽同，而无此荒寂；再次则阿迷之中道岭，沈家坟处。其深杳虽同，而无此崇隘；又次则步雄之江底东岭，其曲折虽同，而无此逼削。若溪渡之险，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堑嵌九地[20]，盘江朋圃之渡[21]，皆莫及焉。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22]，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23]，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

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24]。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

注释

①涔（cén 岑）涔：雨水不断地往下流。

②马鼻河：今作马别河，又称清水河，在兴义市东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河边有聚落称马别桥，又称马岭，公路从此经过。

③龙光：今作龙广，在贵州安龙县西隅。

④安障：今作安章，在兴义市南境。

⑤巴吉：今作巴结，在兴义市东南隅，南盘江北岸，为贵州少有的产糖要地。

⑥广南府：即今云南广南县。

⑦丰塘：今作枫塘，在兴义市西北隅。

⑧箐口：今名同，在兴义市东南隅。者恐：今称上者孔，在安龙县南隅，南盘江北岸。板屯：今名同，在册亨县西隅，南盘江边。坝楼：清代称北楼，在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东，冷水河流入南盘江处。

⑨兴隆：《游记·盘江考》又作兴龙，即今安龙县东部的兴隆。那贡：今作纳贡，在隆林县北隅，南盘江南岸。

⑩者格：今作者厄，在广南县北隅，驮娘江从广南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处。葛阆：即今富宁县东隅的谷拉。南旺诸溪应为今驮娘江、西洋江、谷拉河等水道。

⑪平越府：《明史·地理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平越府设置较晚，与平越卫同城，治今贵州福泉县。

⑫狂狺（yín 银）：狗狂叫。

⑬宦辙（zhé 哲）：官府的车轮碾过的痕迹，此指封建中央派去的流官。

⑭沅：明为州，治今湖南芷江。

⑮沙泥：今作沙宜，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东北隅。

⑯多黎人之恐州：原缺"多黎人之"四字，据四库本补。黎人，此指侗族。侗族分布在今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一带地方。

⑰澂江府：治河阳，明代作澂江府，今澄江县。

⑱南庄：今名同，在建水县北的公路旁。

⑲建通关：《续修通海县志》载：建通关"在县南二十里通海、建水分界处，设塘设铺"。

⑳九天：高不可测的九重天上。九地：极深的九层地底。

㉑朋圃：明代又作彭堡、溯普，即今朋普，在弥勒县南境。

㉒滇南：云南省的别称。云南简称滇，又位于国土南部，故称滇南。现多称云

南南部为滇南，与滇东、滇西对应，含义已有变化。

㉓黔南：贵州省的别称。贵州省本称黔，又位于国土南部，故称黔南。

㉔抚仙湖：《寰宇通志》澂江府山川载："抚仙湖，在府城南，周围二百余里，一名罗伽湖，又名青鱼戏月湖，渟滀清澈，而其中多石，鱼难网。东流入盘江。"抚仙湖又称澄江海，在今澄江县南，面积212平方公里，南北长30公里，东西宽2.3～11.3公里，湖岸线长约90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720米，平均水深87米，最深处达151.5米，是云南第三大湖，也是云南最深的湖。湖水碧绿，透明度大，能见度达水下4～5米深。

【今译】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雨仍然没停。不久天晴了，道路仍然十分泥泞。姑且稍作休息，住上一日，询问盘江源流的曲折，考虑明天出发事宜。于是端坐着写日记。将近傍晚时又下雨，到半夜下得更大，衣服被子都被浸湿透了。



二十八日　早晨雨还没停。衣服潮湿而难以启程，等烤干衣服才能动身。一整天都是雨淋淋的。黄草坝今天逢马场，来赶集的人很多。集市上没有其它罕见的物品，只有黄蜡和细笋最多。于是煨笋煮肉，一整天坐等雨停。

黄草坝土司姓黄，〔加给都司头衔〕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下属。十二营长官司以归顺营排列第一，但缴纳钱赋的数量则首推黄草坝营，土地的广阔则首推步雄营。

黄草坝东边十五里处是马鼻河，再往东五十里到达龙光，与广西省右江道分界；西边二十里处是步雄，再往西五十里抵达江底，与云南省罗平州分界；南边三十里处是安障，再往南四十里抵达巴吉，与云南省广南府分界；北边三十里处是丰塘，再往北二十里抵达碧洞，与云南省亦佐县分界。黄草坝东西南三面与两个省交错接壤，北面距离普安州二百二十里。其中有广阔的田地，道路四通八达，人口较为集中，可以设置一个县；但土司担心自已的权力被剥夺，州官担心自己的利益被分走，所以没有谁愿举办这事。

黄草坝东南边，经过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以上各处都是安隆土司的领地。安隆土官从天启（公元1621—1627年）初年被族人所杀以来，泗城州任用其孙子代管。〕八蜡、者香〔都是泗

城州的辖地。〕到达田州，是从前的大路。自从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泗城州代后，广南府凭借武力争夺，占据了安隆土司的大半领地，道路不通，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考察盘江流经八达彝寨、〔贵州省与罗平州的分界处。〕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以上各处都是安隆土司的领地，如今都被广南府占有。〕到达坝楼，于是流往八蜡、者香。还有一条河从东北流过来汇合，当地人认为是从安南卫流来的北盘江，恐怕并非如此。安南卫的北盘江，汇合胆寒、罗运、白水河各条水后，已往东南流入都泥江，顺着泗城州东北部，流经那地、永顺，从罗木渡流出，到达迁江县。那么这条从东北流过来的河，自然是从泗城州西北部的山箐中流出，它不是北盘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里盘江就称为右江。再往下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从者格、〔也是安隆土司的领地，如今被广南府占有。〕葛阆、历里〔都是泗城州的辖地。〕流过来汇合，然后流到田州，这条河是志书上所称的南旺诸溪。两条河一是源出泗州城西北，一是源出广南府的东部，都是右江的支流，而不是右江的源头；右江的源头只有南盘江能够充当。胆寒、罗运水从白水河流出，是都泥江的支流，而不是都泥江的源头；都泥江的源头只有北盘江能够充当。各条水道并不互相混乱。

考察从云南省进入广西省有三条路：一条在临安府东面，经过阿迷州、维摩州〔维摩州从前设置过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往东通到广南府。每个哨由陆凉卫派一名百户长、十五名官兵、十五名民兵把守。后来州治被毁灭，这些哨全被废了。〕抵达广南府富州，进入广西省归顺州、下雷州，然后从驮伏出去，到达南宁府。这是我当初准备从左江道取道至归顺州，但最终被交彝阻隔的路，是南路。一条在平越府南面，经过独山州的丰宁上、下长官司，进入广西省南丹州、河池州，再出到庆远府。这是我后来从罗木渡取道后进入黔、滇的路，是北路。一条在普安州南面、罗平州东面，经过黄草坝，沿着安隆长官司的坝楼到达田州，再出到南宁府。这是我当初在田州边界上徘徊不定，人人都认为是不能走，因而等了很久找不到旅伴同行，最终没有能走成的路，是中路。中路是南盘江流入广西省、流出贵州省的交界

处，南路是南盘江开始绕流云南省、最后流到广西省所过的地区；北路是北盘江流经贵州省、环绕广西省的会合处。然而这三条路如今都阻塞不通。南路受阻于阿迷州的普氏，富州的李氏、沈氏，〔见《广西小纪》。〕归顺府的交彝；中路受阻于广南府的蚕食兼并，田州人的狂妄；北路受阻于丰宁下长官司的草野盗贼，八寨潜藏的盗匪。既然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敢进入这些地区，商人旅客也没有谁愿从这几条路走。只有东路顺着沅州、靖州并越过沙泥，人多对侗族恐惧，是今天人们所走的路。然而怀远县、沙泥一带，也常对黎人恐惧，而且绕路进入湖南省，又要多走一个省。

黄草坝东边一百五十里处是安笼所，再往东是新城所，其南部都和广西省西部的安隆长官司、泗城州接壤。然而在黔叫"笼"，在粤叫"隆"，一个音却是两个不同的字，一处地方却有两个不同的名称，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两处地名本来用的是同一个字，因传抄而导致各异呢？考察安庄以东，大路所经过的地方，也有安笼箐山，和安笼所相距四百里，离得远的地名相同，而离得近的地名相异，又是什么原因呢？大抵贵州省中多用"笼"字，广西省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所以地名各从其所属省份，而不知道安笼所、安隆司两地相近，取名不必两样。

黄草坝著称于贵州省西部，但居民、集市都赶不上罗平州；罗平州著称于云南省东部，但居民、集市又赶不上广西府。这就是府、州、营、堡之间的差异。听说澂江府的湖泊山川最佳妙，但居民、集市也逊于广西府。临安府是滇中第一郡，但如今被普名胜所摧残，还没从衰败中恢复过来，人口虽然多，居住地区虽然广大，但情景只和广西府相同。

滇东的县，通海最为兴盛；滇东的州，石屏最为兴盛；滇东的堡聚，宝秀最为兴盛：都是由于没遭受普名胜祸害的缘故。县以江川最为凋零，州以师宗最为衰败，堡聚以南庄等处最为凄惨；都是因为遭受了普名胜蹂躏。以至于步雄龙土司、侬土司互相取代的斗争，黄草坝被龙土司、沙土司互相争夺，〔沙氏是步雄龙氏的岳父。〕安隆土司的岑氏、侬氏纷争。〔岑氏在广西省泗城州，侬氏在广南府。如今广南府势力强大，安隆长官司的领地，被侬氏占领了十分之八九。〕土司糜烂人民，是土司的本性，而且扰乱朝廷

的边疆，是不能助长的。各部彝人遭受土司蹂躏糟踏的痛苦，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只是为土司权势所迫，生死只有看命了，并非真的怀着恋主思归之心而牢不可破。彝人乐于反叛的原因，不过是受残渣余孽煽动。这些人不熟习汉语，却向来和彝风彝人相亲近，所以勾引彝人反叛容易。但残渣余孽也并非真的拥有商殷遗民、田横门客那样顽固不化、宁死不屈的部众，他们只不过靠跳梁小丑、潜伏盗贼一类的奸邪之徒，凭借口舌愚弄民众，并施以狡猾的手段罢了。

所越过的众多险山，远以罗平州、师宗州交界处的偏头哨最险要；其次是通海县建通关，其险峻虽然和偏头哨相同，却不像那样荒凉空寂；再次是阿迷州的中道岭，〔沈家坟那里。〕其幽深、沉寂虽然和偏头哨相同，却没有那种高耸、狭窄；再其次是步雄的江底寨东岭，其曲折虽然和偏头哨相同，却没有那种陡峭。至于一路上所渡过的溪水之险，则没有一处比得上江底寨，那里悬崖峭壁高插九重天，峡谷沟壑嵌进九层地，盘江上的朋圃渡口，都赶不上。

广西省西部的山，有的完全是石峰，有的是土石相间，各自分开排列、单独挺立，不互相混杂。云南省的山，都是层层环绕的土峰，其中有石峰点缀的，也不到十分之一二，所以山中有很多环洼。贵州省的山，则介于二者之间，唯独以陡峭、高耸见奇。云南省的山土多，所以经常塌落下来堵塞溪流，形成湖泊，而且溪流大多浑浊。〔只有抚仙湖最清。〕广西省的山只有石头，所以有很多从洞穴穿流出来的河流，而且河水全都清澈见底。而贵州省河流的清浊也介于二者之间。

【原文】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既饭，辞主人行。从街东南出，半里，绕东峰之南而北，入其坞。伫而回睇，始见其前大坞开于南，群山丛突，小石峰或朝或拱，参立前坞中。而遥望坞外，南山横亘最雄，犹半与云气相氤氲，此即巴吉之东，障盘江而南趋者也。坞中复四面开坞：西则沙涧所从来之道，东则马鼻河所从出之峡，而南则东西诸水所下巴吉之区，北则今所入丰塘之路也。计其地，北与□□□为对，南与富州为

对，西与杨林为对，东与安笼所为对。其遥对者，直东则粤西之庆远，直北则四川之重庆矣[1]。入北坞又半里，其西峰盘崖削石，岩岩独异，其中有小水南来。溯之北又二里，循东峰北上，逾脊稍降，陟坞复上，始见东坞焉。共二里，再上北坳，转而西，坳中有水自西来，出坳下坠东坞，坳上丰禾被陇。透之而西，沿北岭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坞。一里复西北上，二里逾北坳，从岭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霁，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复盘陟其西北坡冈，左右时有大洼旋峡，共五里，逾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然四山回合，方疑水从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见坞中有坑，中坠如井，盖此水之所入者矣。从坞右半里，又西北陟岭半里，透脊夹而出，于是稍降，从长峡中行。西北三里，复稍上，始知此峡亦中洼而无下泄之道者也。饭于路旁石上。出岭之西，始见西坞中盘，内皆嘉禾芃芃。北有小山绾坞口，庐舍悬其上，是曰丰塘。东西南皆回峰环之，水从西南二坞交注其间，北向坠峡。由坞东南降岭，循坞南盘南山北麓，共二里，北与绾口庐舍隔坞相对。见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为分岐之处，过而复还。始登，见其内道颇大，以为是；再上，路分为二，西者既渐小，南者又盘南山，又疑为非。往复数四，莫可从问。而坞北居庐相距二里余，往返既遥；见南山有牧者，急趋就之，而隔峰间壑，不能即至。忽有负木三人从前岭下，问之，乃知其非。随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处尚在岭西。此处南岐，乃南坞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坞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黄泥河，正可从碧峒托宿矣。"乃西向入坞。有小水自西来，路逾坡西上，下而复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两山之间，为南山过北之脊；东水下丰塘，西水复西北流，俱入马鼻者；脊西遥开坞直去。循北岭又西二里，岐始两分：沿北岭西向出坞，为普安州道；横度坞南，陟岭南上，为亦佐道。遂南度坞，路渐微，深茅覆水，曲磴攲坡，无非行潦。缘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盘岭角，始望见北界遥山横亘，蜿蜒天末。此即亦字孔西南东转之脊，从丹霞山东南，迤逦环狗场[2]、归顺二营以走安笼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桥诸水入北盘，南界黄草坝马鼻河诸水入南盘者也。又西南入峡一里余，复南跻岭巅。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转。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复疑其误矣。循磴西下，复转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复开大坞西去。坞虽大，皆荒茅盘错，绝无禾塍人烟。于是随山麓西行，三里，坞直西去，路西南截坞行。坞南北界，巨岭森削，中

环一壑，圆匝合沓[3]，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峡脊而过，其脊中平而夹甚逼。出其西，长峡西去，南北两界夹之甚遥，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复若断若续，上则重茅偃雨，下则停潦盈蹊。时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踯躅。三里，忽闻犬声，继闻人语在路南，计已出峡口，然已不辨为峡为坡，亦不辨南向从何入。又半里，大道似从西北，而人声在南，从莽中横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径。入寨门，则门闭久矣。听其舂声甚遥，号呼之，有应者；久之，有询者；又久之，见有火影出；又久之，闻启内隘门声，始得启外门入。即随火入舂者家，炊粥浣足。虽拥青茅而卧[4]，犹幸得其所矣。既定，问其地名，即碧峒也，为亦佐东北界。问红板桥何在？即在此北峰之麓，为黄草坝西界，与此盖南北隔一坞云[5]。

注释

①重庆：明置重庆府，治巴县，隶四川布政司，即今重庆市。

②狗场营：今名同，又称联强，在盘县南隅。

③圆匝（zā 扎）：环绕成圆。合沓（tà 踏）：重重叠叠聚集在一起。

④青茅：当地喊秧被。

⑤碧峒：今作笔冲，分上笔冲和下笔冲，在威舍和枫塘之间，但属云南富源县，为云南跨在黄泥河以东的土地。红板桥：今名同，在兴义市西北隅，枫塘稍北的公路旁。黄泥河以西的阿依、下德黑又属兴义市威舍。这一片云、贵分界的交错状况，古今相同。



【今译】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地下着。吃过饭后，告别主人出发。顺着街道往东南走出去，半里，绕到东峰的南面然后往北走，进入山坞。停下来四处瞻望，才看见前面大山坞朝南敞开，周围群山丛立，有的小石峰像在朝拜，有的像在拱手，参差不齐地立在前面坞中。而遥望山坞之外，横贯南部的山脉最为雄伟，还有一半被浓密的云气所笼罩，这就是位于巴吉东面，阻碍盘江而往南延伸的山脉。坞中朝四面又敞开山坞：西坞是来时经过的沙涧，东坞是马鼻河流经的峡谷，而南坞则是东西坞中各条水流往巴吉的所经之地，北坞则是我现在去丰塘要走的道路。估计这片大坞的位置，北边

和□□□相对，南边和富州相对，西边和杨林所相对，东边和安笼所相对。和大坞遥对的地方，正东是广西省西部的庆远府，正北是四川省的重庆府。进入北坞后又走半里，坞西的山峰层崖削壁，每一块岩石各不相同，坞中有股小溪往南流。逆溪水向北又走了二里，顺着东边的山峰往北上，越过山脊后逐渐往下走，穿过山坞后再往上攀登，才看见东坞。一共走了二里，再上北坳，向西转，坳中有条河从西边流来，流出坳后坠入东坞，坳边茁壮的庄稼覆盖着田野。穿过山坳往西走，沿着北岭向西上。二里后逐渐往下走，越过北坞。一里后又朝西北攀登，二里翻越北坳，顺着岭脊向西北行。一路上时而下雨，时而天晴，大抵下雨的时候比出太阳的时候多。逐渐往下走，又绕着登上西北边的坡冈，左右不时地出现大洼坑和弯曲的峡谷，一共走了五里，越过西坳往下走。又三里抵达坞中，听到淙淙的水流声，但四周群山环抱，正好猜想水从什么地方流出去。又往西北走一里，忽然看见坞中有坑，坑的正中像井一样坠陷下去，原来这就是坞水流走的地方了。顺着山坞东边走了半里，又向西北登岭半里，从狭窄的山脊穿出去，于是逐渐往下，在长长的峡谷中行走。向西北走了三里，又逐渐往上，才知道这条峡谷也是中洼，而没有往下流的水道。坐在路旁石头上吃饭。走出山岭西面，才看见西边山坞环绕在群山之中，坞内全是茂盛茁壮的庄稼。北边有座小山绾在坞口，房屋高高地建在山上，这是丰塘。东西南三面都被回旋的山峰环抱，水从西坞、南坞交汇流来，向北坠入峡谷。从山坞东南边下岭，顺着坞南盘绕南山北麓，一共走二里，和北面绾在坞口的房舍隔坞相对。看见路旁有条岔路，朝南伸向山中，我怀疑是分路之处，走过岔路口然后又返回来。于是上岔路，看到伸向山中的路还比较宽大，以为走对了；再往上走，道路又分成两条，伸向西边的很快越来越狭小，往南去的又绕着南山走，又让人怀疑走错了。来来回回往返了四次，找不到人询问。而距离坞北的居家有二里多路，往返太远了；看见南山上有放牧的人，急忙向他走去，但隔着山峰、沟壑，不能很快走到。忽然有三个人背着木头从前面的岭上下来，向他们问路，才知道走错了。跟着他们走了二里，往北出到大路上。他们说："分路的地方还在山岭西南。这里朝南进去的岔路，是南坞进山的小路，大路从西坞进去。

但现在顺大路走已经赶不到黄泥河了，刚好能到碧峒住宿。”于是往西走进山坞。有条小溪从西边流来，道路翻越山坡往西上，下坡后又往上走，三里后越过山坳。山坳不高，但连接在两座山之间，是南山往北延伸的山脊；东边的溪水流下丰塘，西边的溪水仍然向西北流，两边的水都流入马鼻河；山脊西部的远方有开阔的山坞直伸下去。顺着北岭又往西走二里，大路才分成两条岔道；沿着北岭往西走出山坞，是去普安州的路；往南横穿山坞，再攀登山岭往南上，是去亦佐县的路。于是往南越过山坞，路越来越狭小，深深的茅草淹没在泥水中，曲折的石阶顺坡延伸，没有哪里不是积水。顺着路往南上坡，一里，往西南绕过岭角，才看见北部远山横贯，蜿蜒伸向天际。这是亦字孔驿西南转向东延伸的山脊，从丹霞山东南，曲折连绵地绕过狗场营和归顺营，然后延伸到安笼所，北部普安州南北板桥各条水流汇入北盘江，南部黄草坝、马鼻河各条水流汇入南盘江。又向西南进入峡谷，走一里多，再往南朝山顶攀登。一里，走上石阶，顺着山脊往南转。山脊上茅草丛生，道路弯曲，要没有石阶路，又让人怀疑走错了。顺着石阶往西下山，再转向南，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里，下到山麓。山麓边又敞开大坞向西伸去。山坞虽然大，但全是盘根错节的野草，根本见不到庄稼田地和人烟。于是顺着山麓往西走，三里，山坞直向西伸去，道路横穿山坞往西南走。山坞南北部，巨岭森然陡峭，中间盘着一道沟壑，环绕成圆形，重重叠叠地聚合，令人联想到四周群山如同莲花。只是黑夜即将来临，山雨又起，而且路断草深，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有人烟，心中不禁恐惧不安。又往西南走一里，越过峡脊，其脊正中间平坦，但两边很陡。走出峡脊西面，长长的峡谷向西伸去，南北两边相距甚远，一眼望去，峡谷中尽是野草，而道路又时断时续，上面是被雨淋倒的层层野草，下边则道路淹没在积水之中。此时昏暗逼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三里，忽然听到狗叫声，接着听到有人在路南边说话，估计走出了峡谷口，但是已经分辨不出是峡谷还是山坡，也分辨不出向南要从哪里去。又走半里，似乎觉得大路往西北走，但人声却在南面，从草丛中横冲过去，于是陷入荆棘刺丛之中。过了很久，又走了半里，才走上石头路。走到寨门，寨门早已关闭。听到门内有舂东西的声音，于是高声呼叫，有人答应了；过了很久，

有人询问;又过了很久,看见有火把人影出现;再过了一阵,听到打开内隘门的声音,又打开外门,我们才得进去。于是跟着火把来到春东西人家里,煮粥吃,烧水洗脚。虽然铺盖着青草睡,但还是庆幸找到了住处。安顿下来之后,询问其地名,原来就是碧峒,位于亦佐县东北部。询问红板桥在哪个位置?就在碧峒北峰之麓,位于黄草坝西部,和碧峒只是南北相隔一道山坞而已。





滇游日记三①

【题解】

《滇游日记三》是徐霞客在云南省东部旅游的最后一部分游记。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初一日,徐霞客从云南东界今富源县的笔冲起程,途经亦佐县(今富源县南境)、曲靖府(今曲靖市)、交水(今曲靖市西平镇)、寻甸府(今寻甸县)、嵩明州(今嵩明县),二十九日达昆明东北郊的三家村。

徐霞客用了一个月横穿滇东,其中有些是彝族聚居区。为了尽量与原来走过的路不重复,多取间道小径或人迹罕至的山区,途中险些遇上剥衣杀人的盗贼。又逢雨季,路烂泥滑,行走困难。徐霞客沿途洗沐了石堡温泉,游览了东山寺、宗镜寺、法界寺,当时翠峰山寺庵最盛,在翠峰山停留的时间也最长。他对沾益、寻甸、嵩明等府州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土司状况、城池变迁等记载尤详。徐霞客还考察了车湖、嘉丽泽等高原湖泊及滇池的主要水源——盘龙江源。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探寻南北盘江源流的宿愿,写成科学名篇《盘江考》。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写就的《盘江考》,要比一般仅从文献考证高出一筹。

【原文】

戊寅九月初一日 雨达旦不休。起观两界山,已出峡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冈上即红板桥,为贵州界。复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

矣。就火炊饭欲行，主人言："此去黄泥河二十里，水涨舟莫能渡，须少需之[2]。"盖是河东岸无居庐，先有去者，亦俱反候于此。余见雨势不止，惮于往返，乃扫剔片地，拭木板为几，匡坐敝茅中[3]，冷则与彝妇同就湿焰。盖一茅之中，东半畜马，西半则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湿薪以为爨[4]，爨北即所置几地也，与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则铺茅以卧，日则傍火隐几。雨虽时止，檐低外泞，不能一举首辨群山也。

初二日　夜雨仍达旦。主人言："今日涨愈甚，舟益难渡。明日为街子[5]，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复从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肠为润。是日当午，雨稍止。忽闻西岭喊声，寨中长幼俱遥应而驰。询之，则豺狼来负羊也，幸救者，伤而未死。夫日中而凶兽当道，余夜行丛薄中[6]，而侥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



碧峒在亦佐县东百里。盖滇南胜境之界山南走东转[7]，包明月所之南横过[8]，为火烧铺南山。按滇南胜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东火烧铺西岭。余前过明月所，即平彝所，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则明月所东、火烧铺西，乃为分水之脊，即转为火烧、亦资孔之南山，东走而北转，经乐民所，北绕归顺、狗场之间，而东南下安笼所，入广西泗城州境，又东边思恩府北，东峙为大明山，而尽于浔州，为黔、郁二江之界。其滇南胜境之南，所度火烧铺南山者，其峡中尚有明月水出焉，界从其口东度两分而已。老脊从此分为两支。正支东由亦资孔南，东北绕乐民所北，而转安笼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东转，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于江底，又南尽于南盘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为界，而以南支为界也。若以老脊，则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俱当属滇。以老脊东行而黔隘小，故裒滇益黔[9]，以补不足。

碧峒北与新兴城遥对，南与柳树遥对。此地又滇凸而东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㑩㑩，共居一寨门之内。其西为民寨，即余所栖者；其东为㑩㑩寨。

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　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饭，出寨门，路当从小岐南上山，误西从大石径行。初有坞西北去，以为狗场道。随石径西南转，二里，东界石山南去，坞转而西，随之。二里，峡中禾遂盈陇，望

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悬坡上，相去尚一里，而坞南遂绝，乃莽苍横陟其坞而西北，一里，抵北山村麓，有两人耕于其下，亟趋而问之。尚隔一小溪，其人辄牵牛避去。余为停趾，遂告以问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黄泥河应从来处。此误矣。"再问以误在何处，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塍间，路倏断倏续。二里余，至前转坞处，犹疑以为当从南峡入，方惆怅无路，忽见坞边一牧马者，呼之，即碧峒居停主人也，问何以至此？盖黄泥河之道，即从碧峒后东南逾岭，乃转西峡，正与此峡东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无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复二里余，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门，东南逾岭而下。一里，东南径坞，半里复上。又半里，又东南逾一岭，有峡自南西坠，而路则直西出坳。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峡中，遂由峡西行。屡陟冈洼，三里，有石峰踞峡之中，为当关之标，由其北逾脊而下。时密云酿雨，见细箐萦崖，深杳叵测，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峡出，下嵌壑中，绕东南而注，是为黄泥河。其河仅比泸江水，不阔而深，不浑而急；其源发于乐民所、明月所，经狗场至此，东南与蛇场河同下江底而入盘江者也。时有小舟舣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岭坳，有岐自东南峡底来，为入小寨而抵板桥者，乃知板桥亦四达之区也。又西出峡，见群峰中围一壑，而北峰独稍开，即黄泥河所环。共一里余，抵聚落中。是日为市，时已散将尽。入肆觅饭。主人妇以地泞天雨，劝留莫前。问马场尚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黄泥河聚庐颇盛[10]，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环山，而北即河绕其后，复东南带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北注黄泥。其中多盘坞环流，土膏丰沃，为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马驼肩负而去。前拟移县于此，至今称为新县，而名亦佐为旧县云。

注释

①《滇游日记三》：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下，原附《盘江考》。

②需（xū 虚）：等待。

③几（jī 机）：矮小的桌子。匡（kuāng 框）坐：正坐。

④爨（cuàn 窜）：用几块石头在屋中围成的简单的灶，云南俗称火塘。

⑤街子：农村集市的俗称。这些农村集市，多在村镇的街道或广场上定期进行，故词尾在云南多称"街"，在贵州多称"场"。人们往往以其举行集市的日期，

按十二生肖名称称呼，如鸡街、羊街、狗场、马场。

⑥丛薄：草木丛杂的地方。

⑦滇南胜境：即今胜境关，在贵州、云南界上。自古都是交通要道，今滇黔公路从这里通过。

⑧明月所：又称平彝所，属贵州都司，在今贵州盘县西隅的平关。

⑨裒（póu）：减少。

⑩黄泥河：今名同，在云南富源县东南隅。经过这里从北往南流的水道亦称黄泥河。

【今译】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初一日　雨通宵达旦一直没停。起床去观赏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处的山脉，出了山峡口。〔碧峒在峡谷西南面的山下，其北面的山冈上就是红板桥，红板桥属于贵州省地界。〕又离开贵州省而进入云南省，高枕无忧地睡了一夜。就着火塘做饭准备出发，主人说："这里距离黄泥河二十里，河水一涨船就无法渡过去，必须稍稍等待。"因为黄泥河东岸没有人家居住，有先去河边的人，也都要返回到这里等候。我看雨没有停的趋势，怕来回往返，于是就在简陋的茅屋里清扫出一小块地方，把木板擦干净后作为小桌子坐着，冷了就和彝族妇女一同靠近烧湿柴的火塘。这一间茅草屋中，靠东的一半畜养马匹，靠西的一半则是主人的床铺，床铺面前就地埋个火塘烧烤湿柴，火塘北面是我放小桌子的地方，与主人的床铺仅相隔一个火塘。夜晚铺上茅草就睡，白天则紧靠火塘坐在小桌子前。有时雨虽然停了，但屋檐低矮、门外泥泞，不能一抬头就看清群山。



初二日　雨仍然通宵达旦地下。主人说："今天河水涨得更加厉害，船只更难渡过去。明天是街子，〔贵州省叫"场"，云南省叫"街子"，广西省叫"墟"。〕等候渡船过河的人很多，那渡船不得不划过来。到时我也和你一起走。"我没有其他办法，又听从了。和昨天一样坐在屋里，就着火塘煮稀饭，一日三餐，干瘪的肠胃得以滋润。这天中午，雨渐渐停了。忽然听到西边山岭传来喊声，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呼喊起来响应这远方的喊声，并急急忙忙地奔过去。询问后才知道，是豺狼来拖羊，幸而救得及时，羊虽然受伤却没死。大白天的中午都有猛兽在大路上出没，我连夜在草木丛杂的地方行走，而侥幸没受到惊吓，

怎能忘记天神地灵的保佑呢！

碧峒位于亦佐县东边一百里处。原来滇南胜境所在的云、贵界山往南延伸后朝东转，绕着明月所的南部横贯过去，成为火烧铺南山。〔滇南胜境关所在的山，是云、贵两省的界山，但界山主峰还在其东边的火烧铺西岭。我从前经过明月所——就是平彝所，询问当地人，他们说明月所的水往南流到亦佐县。那么明月所东面、火烧铺西面，才是云、贵两省分水岭的主峰山脉，就是绕过去成为火烧铺、亦资孔驿南山的山脉，往东延伸后向北转，经过乐民所，再往北从归顺营、狗场营之间绕过，然后往东南延伸到安笼所，进入广西省泗城州境内，又往东延伸、经过思恩府北面，往东耸立为大明山，然后延伸到浔州为尽头，成为黔江与郁江的分水岭。而滇南胜境的南部，所延伸为火烧铺南山的山脉，其峡谷中还流出明月水，云、贵两省的界山从峡谷口东面分别向两边延伸罢了。〕主峰山脉从这里分为两支。主要的一支往东经过亦资孔驿南部，往东北绕过乐民所北部，然后转到安笼所，延伸到泗城州。旁边的一支往南延伸后向东转，而黔、滇两省的分界就顺着这支山脉走向，往南延伸到碧峒这里，再往南延伸到江底，又往南延伸到南盘江北岸结束。因此贵州省的省界越到分水岭主峰山脉的西南，不以主峰山脉为界山，而以往南延伸的分支山脉为界山。〔如果以主峰山脉分界，那么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等地都应当隶属于云南省。因为主峰山脉往东延伸，使贵州省地域狭小，所以就根据支脉为界来减少云南省的地域而增加贵州省，以便弥补不足。〕



碧峒北边与新兴城遥遥相对，南边与柳树遥遥相对。这里又是云南省向东凸出的地方。

碧峒寨有汉民的哨，有猡猡，汉民、猡猡共同居住在一道寨门之内。寨子西部是汉民寨，就是我所寄住的地方；寨子东部是猡猡寨。

从黄草坝到碧峒，米价最便宜，一升米才卖三四文铜钱。

初三日　晚上到凌晨气候非常寒冷。天亮起床时，雨仍然下得很大。吃过饭后，从寨门出去，应当顺着小岔路往南上山，却错误地顺着石头大路往西边走。一上路就有山坞朝西北边伸去，我以为是去狗场

营的路。随着石头路往西南转，走了二里，东部的石山向南延伸，山坞朝西转，顺着山坞走。二里，峡谷中庄稼水沟遍布，远远看见北面的山崖边有四五家人高高地住在山坡上，还相隔一里的距离，而山坞南面路却断了，于是从迷茫中横穿山坞往西北走，一里，来到北面山村所坐落的山脚，有两个人在山下耕作，急忙奔过去询问他们。还相隔一条小溪，这两人就牵着牛避开了。我因此停下脚步，把问路的意图告诉他们。两人才指着说："去黄泥河应当从你过来的地方走。到这里错了。"我再问错在什么地方，他们没告知就离开了。于是往回走，在泥泞的田埂上穿行，道路时断时续。走了二里多，来到先前转进山坞的地方，犹疑不决地以为应当顺着南边峡谷进去，正在为不知道走哪条路而惆怅，忽然看见山坞边有一个牧马人，呼唤他，原来是我在碧峒寄宿的主人，他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因为去黄泥河的路，就从碧峒背后往东南翻越山岭，然后才转进西边峡谷，刚好和此峡谷东部隔着石山，南北相隔，只是茅草堵塞，无路可走，所以必须经由碧峒才能通行。于是又走二里多，返回到碧峒西南，沿着碧峒寨门，往东南越岭而下。一里，往东南横穿山坞，走了半里又往上攀。又半里，再往东南越过一道山岭，有道峡谷从南往西延伸下去，而道路则一直向西伸出山坳。走半里后开始下坡，又走半里抵达西边峡谷中，于是顺着峡谷往西走。多次登冈穿洼，三里，有座石峰突立在峡谷正中，犹如一夫当关的标志，从石峰北面越过山脊往下走。这时乌云密布，大雨欲来，只见狭窄的箐沟环绕崖壁，深不可测，真像是豺狼虎豹的巢穴。惴惴不安地往西下山，一里越过沟壑。又走二里，忽然有河水从北边峡谷中流出，往下坠入沟壑中，绕向东南流去，这就是黄泥河。黄泥河水和泸江水一样，水面不宽但深，水流不浑但急；河流发源于乐民所、明月所，流经狗场营后流到这里，往东南和蛇场河一齐流到江底，然后再流入盘江。此时有条小船停在西岸，稍微等了一会，得以渡河，于是往西上坡。一里半，翻越岭坳，有条岔路从东南边峡谷底伸过来，这是进小寨然后通往板桥的路，于是知道板桥也是四通八达的地区。又往西走出峡谷，看见群峰环绕着一道沟壑，只有北面的山峰稍稍让开，是黄泥河所绕流的出口。共走了一里多，来到聚落中。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我到时集市已经快要散完了。进店铺里找饭吃。主人、主妇认为地下泥泞、天上下雨，劝我留在这里不再往前走了。询问离马场还有四十

里，估计不能走到，就留宿在这里。

黄泥河的民宅较多，但都是草房。这里四面环山，而北面则黄泥河水从山后绕过，再往东南流去。西边还有一条小溪，从西南峡谷中流来，再往北注入黄泥河。黄泥河地区有很多流水环绕的盘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这一带居于首位。亦佐县的米，都是从这里马驮、人背去的。从前曾计议过将县治移到这里，所以至今有称黄泥河为新县，而把亦佐县叫旧县的说法。

【原文】

初四日　晨起雨止，四山云气勃勃。饭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桥，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转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峡。又半里，转而北，其处又有北峡、西峡二流之交焉。于是随北峡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时东峰云气稍开，乃贾勇上跻。仰见西岭最高，其上皆夹坡削箐，云气罩其顶，不能悉。上跻二里，渐入浓雾中，遂从峰头穿峡上，于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见。又一里陟其顶，平行岭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坞。涉坞而西，一里，度一小桥，桥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转，一里，有岐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场村道，有小峰骈立，村隐其下焉；北乃其处趋狗场营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无石级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跻极难。二里，陟峰头，又平行峰头一里，越其巅。时浓雾成雨，深茅交道，四顾皆弥沦如银海[①]。得峰头一树如擎盖，下有列石如错屏，乃就树踞石而憩，止闻飕飗滴沥之声[②]，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岭西深坠而下，而杳不可见；岭东屏峙而上，而出没无常。已从北下，始有石磴陡坠，箐木丛水。共一里半，陟坞而西，亦中洼之宕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开，路乃稍平，尖峰旁立，若为让道者。西向平行坞中一里半，有水横潴于前，以为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洼之坑，蓄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复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涨水深，涉之没股焉。又西一里，乃饭于峡坡之下。既饭，遂西入竹峡。崇峰回合，纡夹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只中通一路，石径逶迤，如披重云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为管，弥漫山谷，杳不可穷，从来所入竹径，无此深密者。其处名竹园箐。自黄泥河西抵马场，人人捆负，家家献客，皆此物也。客但出盐瀹之耳[③]。其中坡陀屡更，三里，逾峡南下，其壑中开，又为雾障，止闻隔坡

人语声，然不辨其山形谷势矣。南行壑中一里，转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经峡而西，抵危坡下，复西向跻磴上，于是密箐仍萦夹壁悬崖间，其陟削虽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岭头，竹箐既尽，循山南转，皆从岭上行。路东则屏峙而上，路西则深坠而下，然皆沉雾所翳，不能穷晰也。南向平陟岭上者三里，转而西行岭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坠而下，第雾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岭行，北屏峙而南深坠。又二里，雨复大至，适得羊场堡四五家当岭头[4]，遂入宿焉。其家竹床竹户，煨榾饷笋，竟忘风雨之苦也。

初五日　夜雨达旦不休。饭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渐转西。两旁多中洼下陷之穴，或深坠无底，或潴水成塘，或枯底丛箐，不一而足，然路犹时时陟冈逾岭，下少上多也。十里，见路北有深箐，有岐从箐中升，合并西去；有聚落当岭头，是曰水槽。其处聚落颇盛，夹道成衢，乃狗场营、安笼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冈头无田，其上皆耕厓锄陇，只堪种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雾翳不见也。升陟岭头，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与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历磴下，遥望西坞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峡底西行二里，复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坞中，其中不深，而回峰四辟，雾倏开合，日色山光，远近迭换，亦山中幻景也。既复西向逾岭，三里，见岭西洼中，有水成塘。乃循峰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县东门[5]。县城砖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于县前。饭后，半里出西门，乃西北行。计其地犹在群峰之顶，但四山雾塞，上下莫辨耳。从岭头西北行二里，乃西向历峻级而下。其时雾影亦开，遂见西坞中悬，东界所下之山，与西界崇峰并夹，南北中辟深壑，而拐泽河自北而南[6]，经其中焉；其形势虽见，而河流犹深嵌不可窥。西山崇列如屏，南额尤高，云气尚平抹其顶，不令尽露。西山之南，复起一山，斜障而东，此则障拐泽而东南合蛇场者也。于是盘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尽。复西北行坡陀间，一里，逾冈再下，数家茅舍在焉，然犹未濒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东来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东北来小水，约半里，有渡舟当崩崖下，渡之。是河发源于平彝卫及白水铺以东[7]，滇南胜境以西皆注焉。其势半于江底，而两倍于黄泥河，急流倾洄，南奔东转，与蛇场合而东南会黄泥河水而为江底河者也。亦佐、罗平南北东西二处，俱以此为界。西登崖，崖岸崩颓，攀跻而上，遂西向陟岭。时暮色将至，始以为既渡即有托宿

处，而荒崖峻坂，绝无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复来。五里，遇一人趋渡甚急，执而问之。曰："此无托宿处。鸡场虽遥[8]，亟趋犹可及也。"乃冒雨竭蹶，转向西南上，五里逾坳而西，乃西转北行峡中。稍降二里，得数家之聚焉，亟投煨楱，暮色已合，而雨复彻夜。

初六日　晨起雨止，四山犹氤氲不出。既饭，稍西下，渡洼。复西北上，渐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而路盘其东北。三里逾一冈，坪间有墟地一方[9]，则鸡场是也。从坳北稍下，又得数家之聚焉，问之，亦鸡场也。盖昨所宿者，为鸡场东村，此则鸡场西村矣。从村北行，其峡西坠处，有石峰屼立，路从其北逾脊。稍东转而北涉坞，共三里，遂西北跻岭。盘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巅，则夙雾顿开，日影焕发，东瞻群峰吐颖，众壑盘空，皆昨所从冥漠中度之者。越岭西下一里，抵盘壑中，见秋花悬隙，细流萦磴，遂成一幽异之境。西一里，有山横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云樵石之栖，在西峰后；循其东南坞，则大路所从去也。乃随坞南转。坞东西山分两界，余以为坞中水将南流，而不意亦俱中洼之穴也。南行三里，复逾脊而上，遂西转，盘横坡之南脊焉。一里，循横坡南崖而西，其处山脊凑合，冈峡纵横而森，石尤多娟丽。又西一里，有岐自东南峡来合。又西一里，乃转北下，于是西向山遥豁，而路则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复北向逾冈，转而西下，望西北坞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坞中一里余，又直造其下，则亦中洼之峡也。由其南又西行，两陟冈坞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泽河至此，俱行岭上，未见勺水。又西逾一冈，一里，南望冈南，一峰西辟，洞门高悬，门有木横列，而下隔一峡，遥睇无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冈，共二里而抵桃源村[10]。其村百家之聚，与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坞，罗平之道自坞中东南来；北、东、西三面俱会；其水南坠入崖洞，而南泄于蛇场江：故知拐泽西岸崇山，犹非南行大脊也。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时日已午，就村舍瀹汤餐饭，而木湿难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峡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坞而上。又一里，逾冈而西，见西坞自西而东，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东界之。其山时露石骨峥峥，然犹未见溪流也。坞中虽旋洼成塘，或汇澄流，或潴浊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冈西下，有村当坞，倚南崖而居。于是绕村西行，始见坞中溪形曲折，且闻溪声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见坞中又有一村当坞而居，始见溪水自

西来。从其村西，环其村北，又绕其东，其村中悬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环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桥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澈不汩，是为清水沟云。盖发源于西山之回坎坡，经此而东出于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复过一村，其村始在坞北。又西一里，又经一村，曰小板村，有税司在焉，盖罗平北境，为桃花驼盐之间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涧，屡有小水自北峡来，南注于清水沟，路截而逾之也。北峡中男妇二十余人，各捆负竹笋而出，盖土人群入箐采归，淡熏为干，以待鬻人者[11]。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村倚之，是为回窨坡。清水沟中民居峡坞，至此而止，以坞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过一小桥，其水自西北沿山而来，即清水沟上流上源矣。度之，即西上岭。岭头有索哨者，不之与而过。蹑岭一里半，西陟岭脊。是脊始为分水之处，乃北自白水铺西直南度此，回环西南，则峙为大龟，以分十八寨[12]、永安哨、江底河诸派者也，而罗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渐西北平下一里，渐转而西，行坞中。其坞东西直亘，而南北两界遥夹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耸，暮雾复勃勃笼北峰上，流泉亦屡屡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坠涧横其北，然不辨其为东为西，以意度之，以为必西流矣，然不可见也。坞中皆荒茅断陇，寂无人烟。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横列坞口，坞始坠而西下，茅舍两三家，依坞而栖，路乃逾坞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龛当路旁，南与茅舍对，想亦哨守之处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峡来，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坞口而去。既度梁，即随西山南向，随流半里，转而西上岭，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马场之聚当岭头[13]。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无一具。时日已暮，无暇他徙，煨湿薪，卧湿草，暗中就枕而已。

注释

①弥沦：完全被淹没。

②飕飗（sōu liú 搜留）：风的声音。滴沥（lì 历）：水稀疏下滴的声音。

③瀹（yuè 跃）：用汤煮东西。

④羊场堡：今称小羊场，在黄泥河西隅。

⑤亦佐县：隶曲靖府，治今富源县南境富村稍南，今仍名亦佐。

⑥拐泽河：《明史·地理志》作块泽江，今亦作块泽河，下流又称色衣河。

⑦白水铺：今仍名白水，在曲靖市东隅，自古即为交通要道。

⑧鸡场：今称小鸡场，在罗平县北端富乐稍南。

⑨墟地：农村赶集的空地。

⑩桃源村：今仍名桃源，在罗平县北隅。

⑪鬻(yù 育)人者：卖给人的。

⑫十八寨：《嘉庆重修一统志》广西直隶州关隘："十八寨，在弥勒县西南。今蛮党分居者，曰永安寨、石洞寨、禄庆里寨、阿营里寨、米车寨，余或以山名。本一山而群蛮分居其中，曰十八寨。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尝设十八寨守御千户所于此。"明置十八寨守御千户所，在今弥勒县西南的虹溪镇。

⑬马场：今分大马场、小马场，在曲靖市东南隅。近年新建了独木水库，马场现位于水库边。

【今译】

初四日　早晨起床时雨停了，四周群山云雾腾腾。吃过饭就出发。往西走半里，经过一座木桥，桥下的溪水从南向北流，就是黄泥河西边的小溪。又往西上坡，转向南，沿着溪流往上走了半里，进入西边的峡谷。又走半里，向北转，这里又有北峡谷、西峡谷之水交汇而成的溪流。于是沿着北峡谷的溪流，又往上走了半里，才往西上山。此时东面山峰的云雾渐渐散开，我于是鼓起勇气往上攀登。抬头看见西岭最高，岭上都是狭窄的山坡、陡峭的箐沟，云雾笼罩在顶上，不能全部看清。往上攀登了二里，渐渐陷入浓雾之中，于是从峰顶上穿过峡谷往上走，在这里只觉得箐沟深邃，雾色浓黑，咫尺之内就什么都看不见。又走一里登上山顶，顺着岭上平行。又走二里后才下山，下一里到西坞。穿越山坞往西走，一里，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水往北流。于是向西南转，一里，有岔道朝南北交叉着：往南去的是到牛场村的路，路旁有小峰并列，村庄隐蔽在小峰下面；往北去的是从这里到狗场营的路。又往西走半里，于是往西上山。这座山坡又陡又滑，没有石梯可走，只有会陷脚的泥坎，往上攀行极为困难。二里，登上峰顶，又沿着峰顶平行一里，翻越峰顶。这时浓雾变成雨雾，茂盛的茅草交织在路上，环顾四周，都被雨雾淹没得如同银色的海洋。在山顶上找到一棵像车盖一样的树，树下的石头如同屏障错落排列，于是靠着树、盘坐在石头上休息，只听到飕飕的风声和滴滴答答的雨声，而眼前茫然一片。又往西北平行一里，往下看到山岭西边深深坠落下去，但昏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岭东边的山峰屏风般地耸立向上，但没有往来出没的固



定道路。从北边下去后，才有很陡的石梯通下山去，山箐中树木丛密，溪水聚集。共走了一里半，越过山坞往西走，也是中洼之宕。半里，又往西穿出山坳，这里的沟壑十分开阔，道路于是逐渐平坦，尖尖的山峰立在路旁，好像是为了让路。往西顺着山坞平行一里半，有水横积在前面，我以为是溪流，涉水时水不流动，原来是沟壑底部的中洼之坑蓄积而成的死水。又往西走二里，又有一条溪水，往北流得很急，水波上扬，水流较深，从中经过时淹没了大腿。又往西走一里，于是在峡谷的坡脚吃饭。饭后，就往西进入竹林密布的峡谷。高高的山峰迂回合拢。曲折高低地耸立在峡谷两旁，篁竹茂盛、箐竹丛密，将峡谷严密地遮盖得不容从旁边进去，只在正中间有一条通路，石头小路弯弯曲曲，如同披开重重云雾而钻进密闭的帐篷。峡谷中的竹子大多可以制作管乐器，弥漫山谷，竹林深不可测，我所走过的竹林中的小路，竹子从没有像这样又深又密的。〔这地方名叫竹园箐。从黄泥河往西一直到马场，人人一捆捆背着的，家家招待客人的，都是这竹笋。客人只需取出盐巴煮吃就行了。〕峡谷中的地势倾斜多变，走了三里，穿过峡谷往南下，其沟壑较为开阔，却又被雾气阻碍视线，只听到隔着山坡有人讲话的声音，却分辨不清山谷的地貌形势。往南在沟壑中走了一里，转向西走半里，又越过一道山坳。再走半里，穿过峡谷往西走，来到陡坡下，又往西沿石阶向上攀登，到了这里，竹林密布的箐沟仍然环绕在悬崖峭壁之间，竹箐在陡峭的山崖上和峡谷中虽然不一样，但深邃一如先前。攀登三里，往西越过岭头，走完竹箐后，顺着山往南转，都是顺着岭上走。路的东面屏峙着更高的山峰，路的西面则深深地坠陷下去，但两面都被沉重的雾气所遮盖，不能完全看清楚。往南顺着岭缓缓地上了三里，转向西从岭脊上走一里，岭脊的南北两边，都深深地坠陷下去，只是因雾气弥漫而无法看清边际。不久顺着北岭走，路北边山峰屏峙而南边深坠。又走二里，大雨又来临了，恰好走到有四五家人就着岭头居住的羊场堡，于是进去住宿。羊场堡家家竹床竹门，烤着火煮竹笋吃，完全忘却了风雨中行进的苦难。



初五日　夜里下雨，到天明还没停。吃过饭后出发。于是往南逐渐下坡，不久慢慢转向西。路两旁有很多中洼、下陷的洞穴，有的深陷不见底，有的积水形成池塘，有的干枯的底部箐竹丛丛，不能一一列举出来，然而道路仍然常常爬山越岭，下的时候少，上的时候多。走了十

里，看见路北边有很深的箐沟，有岔路从箐沟中向上伸出来，和正路合并之后往西延伸；有村落位于岭头，这是水槽。水槽村落较大，房屋夹道；形成四通八达的路，是去狗场营、安笼所、桃花各条大路所起始的地方。但冈头上没有水田，其上沿着山边耕挖成行，只能种旱谷，想来稻田在深坑中，因雾气遮蔽而看不见。顺着岭头升登，又往西走五里，来到水井。这里的村落和水槽相同。从水井往西走一里半，开始顺着石阶往下走，远远看去西边的山坞很深。下到箐沟里走了一里，顺着峡谷底往西走两里，又攀越山坡向上走。一里，逐渐下到坡西的坞中。山坞不深，但环绕的山峰朝四面退避，云雾忽然散开、忽然聚合，远处近处的日光山色轮流变换，也是山中梦幻般的景致。不久又往西越过山岭，三里，看到山岭西边的洼地中，积水形成池塘。于是顺着山峰往西北行，逐渐往下走一里，然后从亦佐县东门进城。县城的城墙是用砖砌的，而城外有三四家草房，城中也都是草房，瓦房寥寥无几。走了一里，在县衙门前面烧火做饭。吃过饭后，走半里从县城西门出城，于是往西北行。计算一下这里仍然处在群山的顶上，只是四周的群山被云雾填塞，上下无法分辨罢了。顺着岭头往西北走二里，才向西边顺着又高又陡的台阶而下。这时，笼罩群山的云雾也散开了，于是看见西坞在群山之中高悬，东部所下的山，和西部高大的山峰对峙于山路两旁，南部北部的群山之中劈开很深的沟壑，而拐泽河从北往南从沟壑中流过；这里地貌形势虽然见到了，但拐泽河水还深嵌在沟底而无法看见。西部的大山如屏风一样高高耸列，靠南头的尤其高大，云雾还齐齐地掩盖住山顶，不让它全部显露。西部大山的南边，又耸起一座山峰，斜斜地、如同屏障般地往东延伸，这是阻隔拐泽河流向东南汇入蛇场河的大山。于是盘环曲折地往西下，三里抵达山坡而下完石台阶。又往西北顺着不平坦的山坡上走，一里，越过山冈再下，几家茅草房在路边，然而还没临近河流。又往西走半里，渡过一条由东边流来的小河，才抵达拐泽河边。沿着河流朝北往上走，又渡过一条从东北边流来的小河，大约走半里，有渡船停在倒塌的山崖下边，乘船渡过拐泽河。拐泽河发源于平彝卫和白水铺以东，滇南胜境以西的河流都汇入其中。河流气势相当于江底河的一半，但相当于黄泥河的两倍，湍急的河水倾泻，直倾山洞，往南奔流，再向东转，与蛇场河会合，然后流向东南和黄泥河会合而形成江底河。亦佐县、罗平州两地的南北、东

西，都以这条河流为界。向西登崖，崖边崩塌，攀爬着而上，于是朝西上岭。这时已将近傍晚，当初以为渡过拐泽河后就有寄宿的地方，但过河后却是荒崖陡坡，空无一人，只有不停地攀登。傍晚，雨又下起来。走了五里，遇到一个人非常急忙地往渡口赶，拉住他询问住处。这个人说："这里没有能够寄宿的地方。去鸡场住虽然较远，但急速赶路还能来得及。"于是冒着雨竭尽全力地赶路，转朝西南方攀登。五里后越过山坳往西走，又从西转向北，在峡谷中行走。逐渐下降了二里，来到了有几家人的聚落。赶快投宿，烤火做饭，夜色已经来临，而雨又下了整整一夜。

初六日　早晨起床时雨停了，但四周的群山还笼罩在云雾中而没显露出来。吃过饭后，往西渐渐地下，走过洼地。又朝西北上，昨天所看到的屏障般地耸列在西南方的高大山峰逐渐显露出来，但道路绕向大山东北边。走三里越过一座山冈，平坦的山谷中有一块赶集用的场地，那么这里就是鸡场。顺着山坳往北渐渐下山，又来到一个有数家聚居的村落，询问地名，也是鸡场。原来昨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是鸡场东村，这里则是鸡场西村了。从鸡场西村往北走，其峡谷西边坠陷下去的地方，有座光秃的石峰耸立着，道路从石峰北边翻越山脊。逐渐朝东转，再向北越过山坞，一共三里，就从西北上岭。盘环曲折的石阶朝西北方向上去，一共二里就翻越其顶，于是晨雾顿时散开，日光山影使人精神焕发，往东看去，群山露出尖尖的山峰，众多的沟壑回绕群山，形成空谷，这些都是昨天浓雾迷茫之中经过的地方。翻越山岭往西下一里，抵达曲折的沟壑之中，只见秋季的山花悬挂在崖石缝隙中，细细的山泉环绕着石阶，于是成为一处幽静、奇妙之境。往西走一里，有山横横地显露在沟壑西边，从其西北侧穿过，似乎有耕耘打柴采石之人居住，在西峰背后；沿着其东南边的山坞走，则是大路所顺着出去的地方。于是跟随着山坞往南转。山坞东边、西边的山分成两部分，我以为坞中的水将向南流，而没有料到水也都是中洼的坑穴所积聚的。往南走三里，又翻过山梁往上走，于是向西转，盘绕着横坡的南山梁走。一里，沿着横坡的南崖向西走，这里山梁凑集、汇合，冈陇、峡谷纵横交错而幽暗，石峰尤为秀丽。又往西走了一里，有条岔道从东南峡谷中伸出来汇合。又往西走一里，就转向北下，从这里往西，山峰遥远、山谷开阔，而路则顺着山朝西北方向走。四里，又朝北翻越山冈，



转向西下，远看西北边的山坞中，有石壁往下镶嵌，但不能分辨石壁的底部在哪里。不久，下到山坞中走了一里多，又直直地下到坞底，则也是中洼形成的峡谷。从山坞南部又往西走，两次登上山冈、穿越山坞，一共走了三里，才渡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河。〔从渡过拐泽河后一直到这里，都是在岭上行走，没有见到一勺水流。〕又往西翻过一座山冈，一里，向南边眺望山冈南部，有一座山峰朝西敞开，洞门高悬，门上有木头横列，但山峰下面隔着一道峡谷，远远看去没有路过去，于是来不及绕进山洞。又走半里，再渡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河，往西越过一座山冈，一共走二里就抵达桃源村。这村子是百户人家的聚居地，和水槽相似，村庄傍靠北山而居；村前有很深的山坞，通往罗平州的道路从山坞的东南方伸过来；北、东、西三面的山环合，水往南流入崖洞，再向南流进蛇场河；由此知道拐泽河西岸的崇山峻岭，还不是往南走向的大山脉。桃源村大多用树皮来代替茅草覆盖屋顶。这时已是正午，就着村中的房舍烧水做饭，然而木柴潮湿、难于燃烧。很长时间，才向西出发，渡过西北峡石间的小河。一里，登西边山坞而上。又一里，越过山冈往西走，看见西边的山坞从西到东走向，山坞南有高低蜿蜒的小山，也是从西到东走向，形成山坞边界。这里的山不时地露出陡峻的石峰，然而仍旧看不见溪流。山坞中虽然洼地层层环绕形成池塘，有的汇积起清澄的流水，有的停聚着浑浊的积水，但都仿佛静止而不流动。又往西一里，越过山冈往西下，有村子位于坞中，背靠南崖而居。于是绕过村子往西行，才看见山坞中曲折的溪流，而且听到缓缓流动的溪水声。顺着溪水北岸溯流西行，又走一里，看见坞中又坐落着一个村子，才看见溪水从西面流来，经过村子西边，然后绕流村子北边，再绕到村子东边，村子正好位于溪水往北环绕形成的弯曲地带，一条溪水从三面环绕村子，南面背靠南山山崖，北面设置木桥以渡溪水。其水不很大，但清澈透底，水流不急，因此叫清水沟。清水沟发源于西山的回坎坡，流经此地之后往东流过桃源村，然后才往南流走。又往西走一里，再经过一个村子，其村就位于山坞北端。又往西走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名小板村，有税司设在这里，因为地处罗平州北部边境，是到桃花驮盐小路的必经地。又往西走二里，开始翻越山坡跋涉沟涧，常有小溪从北边峡谷中流来，往南流入清水沟，路横截溪水而过。北边峡谷有二十多名男女，各自背着成捆的竹笋从峡谷中走出来，当地

人结伴到箐沟中采回竹笋，不放盐，用微火熏成干笋，以便卖给别人。又往西走二里，一直走近西山山脚，有村子傍靠西山，这是回窖坡，清水沟沿岸的百姓顺着峡谷、山坞居住，一直到这里为止，因为坞中有水，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从这里往西南走半里，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水从西北沿着山脚流来，是清水沟上游的源流。过了桥，就往西边上岭。岭头有索要路条公文的哨兵，没有给看就通过了。登岭一里半，往西登上岭脊。这岭脊才是分水岭，就是北边从白水铺西部径直往南延伸到这里，再往西南环绕，耸立为大龟山，而成为划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各自区域的山脉，而且罗平州的边界，也是到这里而止。翻到岭脊西面，渐渐转向西北平缓地下一里，又渐渐转向西在山坞中行走。其坞东西纵贯，而南北两边的山远远地夹着山坞，南边的山低低地起伏着，而北边的山高高耸立，傍晚的云雾又蓬蓬勃勃地笼罩在北边山峰上，流动的清泉也不停地从北往南流淌。只是南山之麓，似乎有条坠陷的沟涧横列在北面，然而分辨不出涧水是向东还是向西流，凭想象估计这一地势，以为必定向西了，但是无法看见。坞中全是荒草断陇，空无人烟。往西走六里，其西有山横列在坞口，山坞开始朝西边下降，有两三家茅草屋，靠着山坞居住，道路于是穿越山坞沿着北山往西走。半里，有一间茅草亭盖在路旁，和南边的茅草屋相对，想来也是哨所防守的地方。又往西走一里后逐渐下，有条小水形成溪流，从北边峡谷中流来，小石桥横跨溪流，其水向南朝坞口流去。过小石桥后，就随着西山向南走，顺着溪流走半里，转朝往西上岭，天色完全黑了。又往上走了一里，马场村落就在岭头。所投宿的人家，是刚刚来这里居住的，什么器具都没有。此时天色已晚，没有时间迁往其他人家，就用潮湿的木柴做饭，睡在潮湿的草上，黑暗中倚枕而卧罢了。



【原文】

初七日　晨起，云尚氤氲。饭而行。有索哨者，还宿处，解囊示批而去。于是西北随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种麻满坡南，盖其下亦有坞西通者。西驰四里，始近与溪。随流稍南半里，复循坡西转，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坞中，有数家之聚，田禾四绕，此溪经坞环之。其坞自北山随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与此水同会于村北，合而西南破峡去。乃西截北来坞，半里抵北来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为独木

桥。想昔乃独木，今虽石而犹仍旧名也。桥下溪流[1]，三倍于西来之水，固知北坞之源远于东矣。逾桥西，即上岭，西南直跻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岐随冈南去者，陆凉道也。冈西坞中，复有数家焉，亦陆凉属也。其坞亦自北而南，虽有村而无流。路西下截坞，半里，经村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蹑峻而上，而陆凉之界，又西尽于此矣。盖因其水南下陆凉，故西自此坞，东抵回窖西山，皆属之陆凉。其处南抵陆凉卫，路经尖山、天生桥，相距尚八十里也。由西岭而上，又为海崖属，乃亦佐县右县丞土司龙姓者所辖，亦佐县有左、右二丞[2]，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县，即与步雄攻黄草坝者。右丞姓龙，或曰即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东自此岭而西抵箐口焉。东与亦佐西界中隔，罗平、陆凉二州之地间错其间，不接壤也[3]。

从东麓西上，屡峻屡平，峻者削崖盘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逾岭头，共七里，望见南坪有数十家之聚，北峰则危耸独悬。盖自马场而西，即望见遥峰尖削，特出众峰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悬磴，西北抵危峰前。其时丽日转耀，碧天如洗，众峰尽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独木西峰，下伏如砥，即远而回窖老脊，亦不能上与之抗，惟拐泽鸡场西岭，遥相颉颃。其中翡翠层层，皆南环西转，而接于西南巨峰。此东顾之极观也。其西则乱峰回罨，丛箐盘错，远虽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则支条直走，近界既豁，远巘前环，此独木诸所遥带而下汇者。西南有二峰遥凑，如眉中分，此盘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东峰之外，复有一峰高悬，其南浮青上耸，圆若团盖，此即大龟山之特峙于陆凉、路南、师宗、弥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诸峰，悉其支庶，而此峰又其伯仲行矣。由峰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悬，平皮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仅见者。由此历级西下一里，有壑回环，中洼四合，复有中悬之台，平瞰其中，夹坑之冈，横亘其外，石痕木荫，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横冈西南转，二里，复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悬之冈，有索哨者，不顾而去；度冈而西一里，复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复有索哨者，亦不顾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4]。逾脊，又不能西见盘江。又西半里，西障始尽，下界遥开，瞥然见盘江之流，自西北注东南而去，来犹不能尽瞩焉。于是西向拾级直下，一里抵坞中。

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转，半里，复稍上逾冈西，复平行岭上。半里，

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盘岭。见西南路稍大，从之。一里，得数家当岭头，其茅舍低隘，牛畜杂处其中，皆所谓猓猓也。男子皆出，妇人莽不解语，索炊具无有应者。是即所谓箐口也，海崖之界，于是止焉。由冈头西南去，为越州道；从此西北下，即越州属，为曲靖道。遂西北下岭。始甚峻，一里，转西渐夷。于是皆车道平拓，无龃龉之虑矣[5]。又西一里，饭于树下。又西驰七里，始有坞北来。遂盘东山北转，一里，始横截北来之坞。余始意坞中当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坞亦中洼也。坞中横亘一冈，南北俱成盘壑，而壑南复有冈焉。从中亘者驰而西，一里，复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猓猓数家。问之道，不能对也。从脊西下三里，连越两坡，又见坞自北来南向去，其中皆圆洼贮水，有冈中间，不通流焉。从坡上西北望，则龙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则越州南岭，隔山遥障，所谓西峰也；而东峰之外浮青直对，则大龟之峰，正与此南北相准焉。西下坡，又有一坞自北而南，南环为大坞，与东界连洼之坞合。此坞始有细流中贯，夹坞成畦。流上横小桥西度，有一老人持筐卖梨其侧，一钱得三枚，其大如瓯，味松脆而核甚小，乃种之绝胜者，闻此中有木瓜梨，岂即此耶？西上一冈，平行冈上四里，直抵西峰下，则有坞随其麓，而深涧潆之，所谓龙塘河也，然但见涧形，而不能见水。乃西下坡约半里，随坞出西南，先与一小水遇，随之；既乃截坞而西，又半里，始与龙塘河遇[6]，有大石梁跨其上。桥右村庐累累，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复茅舍矣。龙塘河之水，发源于东北山峡中，其处环潭甚深，为蛟龙之窟，即所谓曲靖东山之东峡也。其山北自白水铺西分水岭分支南下，亘曲靖之东，故曰东山；而由此视之，则为西岭焉，南至此，濒河而止。其西腋之中，为阆木山；东腋之中，为龙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坞中，即为越州属，州境至此而止，而田畴悉环聚焉。

由村西上坡，即东山之南尽处也。二里，逾冈头，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岭驰来，谓余曰："可亟还下山宿。前岭方有盗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妇后至，所语亦然。而仰视日方下午，前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即深夜幸免，岂此昼行，东西夹山而居者甚众，反有贼当道耶？因诘之曰："既有贼，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剥行者衣，余夫妇得迂道来耳。"余疑此人欲诳余还宿，故托为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返宿，将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况既劫人，彼必无复待之

埋，不若即驰而去也。遂叱顾仆行，即从冈上盘北山而西。盖北即东山南下之顶，南即其山下坠之峡，而盘江自桥头南下，为越州后横亘山所勒，转而东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断之，故下皆岨峿。路横架岭上，四里抵其中，旁瞩北岭，石参差而岫屼嵲，觉云影风枝，无非惴人之具，令人错顾不定，投趾莫择。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处土倾峡坠，崩嵌交错，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缀行。其坠处皆流土，不可着足，必从石瓣中宛转取道。其石质幻而色异，片片皆英山绝品，惟是风鹤惊心，不能狎憩而徐赏之。亡何[7]，已下见西坞南流之江，知去桥头不远，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莲瓣中人矣。

从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复行支陇，遂多聚庐之居。又一里，路北江回堰曲，中涵大塘一围，四面丰禾环之；东有精庐，高倚东山之麓；西则江流所泄，而石梁横跨之。又行畦间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长，是为南盘之源，北自炎方[8]、交水、曲靖之东，直南至此。是桥为曲靖锁钥，江出此即东南流，绕越州之东而南入峡焉。逾梁而西约半里，上坡北，而宿于逆旅，即昔之所过石堡村也。适夜色已瞑，明月在地，过畏途，就安庐，乐甚。问主人："岭上有御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邻人。下午樵于山，数贼自山后跃出，剥三人衣，而碎一人首。与君来时相后先也。"予于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愧以私衷臆度之也。盖是岭东为越州，西为石堡，乃曲靖卫屯军之界，互相推诿，盗遂得而乘之耳。

注释

①桥下溪流：此溪即今篆长河。

②县丞(chéng 成)：县令的佐官，掌管文书及仓狱。

③陆凉：明置陆凉州和陆凉卫，皆在今陆良县境，但州卫不同城。陆凉州治在今陆良县治东北二十五里，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始建土城，今称旧州。陆凉卫城为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建，即今陆良县城。清初(公元1666年)裁卫归州，移州城于卫城，州治始在今陆良县城。

④海崖土司：中心在今曲靖市东南部茨营南隅，水城河水库以北，今名海寨，分大海寨、小海寨两村。

⑤龃龉(jǔ yǔ 咀语)：同"岨峿"，《游记》亦作"砠碚"，形容地面参差不平。

⑥龙塘河：今称龙潭河，从北往南流贯曲靖市茨营坝，在越州附近汇入南盘江。

⑦亡（wú 无）何：不久。

⑧炎方：明为炎方驿，今名同，在曲靖市北境。

【今译】

初七日　早晨起床，仍然是云雾迷漫。吃过饭就出发。有哨兵索要路条公文，又返回住处，解开行李找出批条给哨兵看了才通过。于是朝西北顺着山坡平缓地往下走，这段路很平坦，而且山坡南面种满了麻，大概山坡下面也有山坞通向西边。往西急行四里，才走到溪水边。顺着溪流逐渐往南走半里，又沿着山坡往西转，又走一里，下坡。向西边远看西南坞中，有个几家人聚居的村落，种满庄稼的田地分布在村落四周，这条溪水顺着山坞环绕着村落流过。其坞从北山顺着山坡往南延伸下去，中间有一股水，也是从北往南流，和绕过村落的溪水在村子北边会合，合流之后向西南方穿透峡谷而去。于是往西横穿从北边延伸过来的山坞，走半里抵达由北边流来的水边，有座新建的石桥横跨水面，这里名独木桥。想来过去是用独木做桥，如今虽然建起石桥却还仍然沿用旧名称。桥下的溪流，水量是西边流来之水的三倍，所以知道北坞中的水源比东边的水源长远。往西过桥后，立即上岭，朝西南方一直往上爬，山很陡峻，往上一里半，越过岭脊。又往西平缓地下一里，有条顺着山冈往南去的岔路，是去陆凉州的道路。山冈西边的山坞中，又有几家人聚居在那里，也属于陆凉州管辖。其坞也是从北往南走向，坞中虽有村子却没有溪流。道路往西伸下去而横穿山坞，半里，经过村子北边，又半里，抵达西边的高山下，于是攀登峻岭而上，陆凉州的边界，西边就到此为止了。大概因为那条溪流往南流到陆凉州，所以西边从这道山坞开始，东边抵达回窖坡西山，中间都属于陆凉州管辖。从这里往南抵达陆凉卫，途中经过尖山、天生桥，相距还有八十里。顺西岭而上，又属于海崖土司，是由亦佐县右县丞、姓龙的土司管辖，〔亦佐县有左、右两位县丞，都是土司。左县丞姓沙，辖地在本县，是与布雄土司一同进攻黄草坝的人。右县丞姓龙，有人说就是姓海，辖地在这里，但家在越州附近。〕其属地东边起自此岭，西边抵达箐口。海崖土司东边和亦佐县的西界被从中隔断，罗平州、陆凉州的属地间隔交错在其中，和亦佐县不接壤。



从山岭东麓往西攀登，多次爬陡峰，多次走平地，陡峻之处为悬崖

峭壁上环绕着的石阶，平坦之路则曲曲弯弯、连续不断。三次攀登陡峰而三次翻越岭头，一共走了七里，远远看见南面平地上有几十家聚居的村寨，北面的山峰则直直地耸立着、孤零零地悬在天地之中。原来从马场往西走时，就远远地望到有座尖削的山峰，特别地突出于众峰之上，却没料到竟直接走到其下面了。又一里，沿着石梯在空中攀登，往西北抵达陡峰前。这时，明亮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蓝色的天空明净如洗，四周群峰暴露无遗，而这座山最高，不仅是独木桥西边的山峰，低伏如平地，即使远到回窖坡主峰，在高大方面也不能和这座山相抗衡，只有拐泽河边的鸡场西岭，才和它遥相对抗、不相上下。两座高山之间碧玉般的山峰层层叠叠，都是从南绕着转西走向，从而和西南边的巨峰连接。这是往东看到的极为壮观的景致。往西则是乱峰迂回、互相掩映，众多的箐沟盘旋交错，远处虽然没有什么高山，但近处已有很多自然生成的屏障了。往南看则分支山脉走向垂直，近处豁然开阔，远看重山环绕，这是和独木桥一带的众山遥相连带而往下聚集的山脉。西南方远处有两座山峰凑合在一起，如同秀眉分在两端，这会不会是盘江往南流的通道呢？朝西的是越州所背靠的山峰。而朝东的山峰之外，还有一峰高高耸立在空中，其南部又向上涌起青翠的山顶，团团地如同圆形车盖一样，这是奇特地屹立在陆凉州、路南州、师宗州、弥勒州四州的交界处的大龟山吗？远处南部众多的山峰，全部是大龟山的分支山脉，而此峰又和大龟山相差无几了。从陡峰西部翻过山梁稍稍往下走，立即有石坡斜斜地悬挂，平缓地延伸、平缓地峙立，茂盛的古树生长在石坡上面，这也是在高山上唯一见过的景象。从石坡上顺着阶梯往西下一里，有道曲折环绕的沟壑，中间低洼，四周闭合，其中又悬立起高台，平行远看沟壑之中，夹在洼坑两旁的山冈，横贯于沟壑之外，石头上树阴苔痕，映衬着五彩的光芒、流动的云霞，令人精神气概全都为之一震。从横贯之冈往西南转，二里，又越过一座山梁。再往西经过一座孤立耸起的山冈，有索要路条公文的哨兵，没有理会就过去了；越过山冈向西走一里，又上坡，再走一里，往西经过其险要地段时，又有索取路条批文的哨兵，也没有理会就离开了：想来都是所说的海崖土司的哨兵。越过山梁，朝西还是看不见盘江。又往西边走半里，西部的障碍才算过完了，往下视野遥远开阔，一眼看到盘江的江流，从西北往东南流去，但江流的来源从这里还不能尽情眺

望。于是向西边顺着石梯径直往下走，一里抵达坞中。

又往西走半里，沿着西山往南转，半里，又逐渐往上越到山冈西面，再顺着岭上平行。半里，有岔道，一条直直往西下坑，一条往西南环绕山岭。看起来往西南的路稍微大点，便从这条路走。一里，看到几家人住在岭头，他们的茅草屋低矮狭窄，耕牛等牲畜和人杂处屋中，都是所称的倮倮。男人都外出了，妇女粗鲁，不懂汉话，向她们借用炊具而没有人答应。这里就是所说的箐口，海崖土司的边界到这里为止。从冈头往西南方向走，是去越州的路；从这里往西北方向下去，是越州辖境和去曲靖府的路。于是从西北下岭。开始很陡，走一里，路转向西后渐渐平缓。从此都是平坦、宽阔的车道，走起来不再担忧高低不平了。又往西走一里，在树下吃饭。又往西急行七里，有山坞从北边伸来。于是绕着东山往北转，一里，于是横穿北边来的山坞。我当初估计坞中应有河水流向南边，却不知北坞也是中洼之地。坞中横贯一座山冈，南北两面都形成盘壑，而盘壑的南面又有山冈。顺着坞中横贯的山冈往西急行，一里，又往西上坡。又一里，登上坡脊，也有几家倮倮居住。向他们询问道路，不能回答。顺坡脊往西下三里，又接连翻过两座山坡，又看见一道山坞从北边延伸过来后往南边下去，坞中尽是贮存有水的圆形洼地，有山冈隔在中间，水不互相流通。从坡上向西北看去，则龙潭的山，从北面分出高耸的支脉，屏风般耸列着往西延伸，这是近处的山；向西南看去，则越州南面的山岭，隔着山形成远方屏障，这就是所说的西峰；而东峰之外青翠的山峰直直相对，则大龟山之峰，正好和这里南北相对。往西下坡，又有一道从北往南走向的山坞，往南面环绕成大坞，和东部洼地相连的山坞会合。这座山坞有细流纵贯其中，坞中沿细流两边形成田陇。从横跨细流的小桥往西走，有位老人提着筐子在桥边卖梨，一枚铜钱买到三个梨，大小如同小盆，味道甜脆、质地松软，而且核很小，是品种极佳的梨，听说这地方有木瓜梨，是否就是这种梨呢？往西登上一座山冈，沿冈平行四里，一直抵达西峰下面，有山坞伴随在峰脚，而且有很深的涧沟盘绕坞中，是所说的龙塘河，然而只能看见涧沟的形状，而不能看到水流。于是往西下坡约半里，随着山坞从西南方出去，先遇到一条小河，顺着小河走；不久就横穿山坞往西，又走了半里，才和龙塘河相遇，有座大石桥横跨在龙塘河上。桥右边村庄中的房屋重重叠叠，背靠西山居住，所见的



民房到这里才全部都是瓦房，而不再是茅草房了。龙塘河的水，发源于东北边的峡谷中，那里圆形的水潭十分深，是蛟龙的巢穴，就是所说的曲靖东山之东峡。东山从北边白水铺西面分水岭的支脉往南延伸下来，纵贯曲靖府东部，所以叫做东山；而从这里看过去，则成了西岭，往南延伸到这里，在龙塘河边止住。东山西侧的分支山脉中有阆木山；东侧的分支山脉中，有龙潭，就是龙塘河所发源的地方。从箐口往西下到坞中，则是越州所属的范围，越州西部边界到此而止，而田地全部环绕、聚集在这里。

从村庄西边上坡，是东山南端尽头处。走了二里，越过冈头，正盘坐在石头上稍作休息，忽然有一个人从西边岭上奔跑过来，对我说道："可以赶快返回山下住宿。前边岭上正有强盗抢人，不要再过去了。"不久他的女人随后赶到，所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而我抬头看太阳，正是下午时分，之前整天奔走于毫无人烟的地区，全是如豺狼鬼怪的洞穴遍布其间，即使是深夜行走也能幸免于难，难道现在白天走路，山岭东西两面居住的人很多，反而会有盗贼当道吗？于是追问他们道："既然有盗贼抢劫，你们怎么能过得来？"那人说道："盗贼正在剥行人的衣服，我夫妇因此得以绕道过来了。"我怀疑这个人想骗我返回去住宿，所以假借这样的话作托词。又想，如果真有强盗，今日白天返回去住下，那明天谁又能保证强盗不来呢？况且既然抢了人，盗贼一定没有再等在那里的道理，不如立即急行而离开此地。于是呼喊顾仆出发，立刻从山冈上绕着北山往西走。因为北面是东山往南延伸的顶部，南面是东山断陷下去的峡谷，而盘江从桥头往南流，被越州后面横贯的大山所阻止，转向东流，于是横穿东山南麓而切断东山，所以下去的道路坎坷不平。道路横跨岭上，走四里抵达东山中部，从侧面看北岭，石头参差不齐而山峰光秃，只觉得云动之影、风吹树枝，无一不是令人恐惧不安的道具，使人不停地东顾西看，投足慌不择路。又往西走四里，才往西南下到片片岩石的包围之中。这里泥土塌落，峡谷深陷，崩石纵横交错，而岩石裸露其中，如裂开的花瓣连接不断地排列。那些深陷下去的地方都是松动的泥土，不能落脚，必须从片片石瓣之中转来转去地找路走。这些岩石质地变幻而色彩各异，片片都是山上罕见的绝妙佳品，只是风声鹤唳、怵目惊心，不能随意休息而慢慢地观赏它们。不久，往下已经看见西边坞中往南流去的盘江，知道距离桥头不

远了，能够脱离危险的境地，才靠在石缝中稍作休息，竟然作了一回青色石莲花瓣之中的人。

从石瓣中往下走一里，不久来到西边山麓，又在支陇上走，于是村落房舍多了。又走一里，路北江水回转、挡水的堤坝弯曲，其中形成一圈大塘，四面环绕着茂盛的庄稼；东边有精致的房舍，高高地傍靠在东山之麓；西边则是盘江江流的河道，而石桥横跨盘江之上。又在田畦间走半里，才抵达石桥。此桥不高而长，桥下水是南盘江的上源，从北面炎方驿、交水、曲靖府的东部，径直往南流到这里。这座桥是曲靖府的交通要道，盘江流经这里后就往东南流走，绕过越州的东部而往南流入峡谷。过桥后往西走了大约半里，上坡往北走，然后到客舍住宿，是前些时候所走过的石堡村。正好此时天色黑了，明亮的月光洒在地上，顺利通过令人生畏的旅途，住进了安全适意的客舍，心里很高兴。问客店主人道："山上有抢人的强盗，真的吗？"主人说："就是我的邻居被抢。他们今天下午在山上砍柴，几个盗贼从山后跳出来，将三个人的衣服剥掉，并且砍掉一个人的头。就发生在你过来时前后一点。"我于是才感谢先前阻止我前进、让我回去住宿之人的情分，而且暗自惭愧自己用私心去揣测、猜疑他们。大概因为这座岭东部属于越州管辖；西部属于石堡村，是曲靖卫守军的范围，两家互相推诿，盗贼于是得以乘机行事罢了。



【原文】

初八日　昧爽饭，索酒而酌，为浴泉计。遂由村后越坡西下，则温泉在望矣[①]。坞中蒸气氤氲，随流东下，田畦间郁然四起也。半里，入围垣之户，则一泓中贮，有亭覆其上，两旁复砖甃两池夹之。北有榭三楹，水从其下来，中开一孔，方径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热烁肤，较之前浴时觉甚烈。既而温调适体，殊胜弥勒之太凉，而清冽亦过之[②]。浴罢，由垣后东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腾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对之觉尘襟荡涤，如在冰壶玉鉴中。

北行十里，过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门[③]。时有戈参戎者，奉按君命，巡诸城堡，高幢大纛[④]，拥骑如云，南驰而去。余避道旁视之，如赫电，亦如浮云，不知两界青山见惯，袒当谁左也[⑤]。饭于面肆中。出

东门半里，入东山寺。是名青龙山，而实无山，郭东培𡍩，高仅丈余，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层楼配之，置宏钟焉。钟之大，余所未见也。殿左有藏经阁，其右楼三层，皆翼于𡍩𡍩之旁而齐其末者[⑥]。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场大道。又三里过白石江，又二里过一坡。又十里抵新桥，殷雷轰然，大雨忽至，避茅檐下，冰霰交作，回风涌之，扑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霁。仍北行，泞滑不可着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门。由沾益州署前抵东门[⑦]，投旧邸龚起潜家。见其门闭，异之，叩而知方演剧于内也。余以足泥衣垢，不乐观优[⑧]，亟入其后楼而憩焉。*沾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则在交水。*

初九日　余倦于行役[⑨]，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纪。是日为重九，高风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独作袁安僵卧之态[⑩]，以日日跻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携菊具酌，不觉陶然而卧。

初十日　寒甚，终日阴翳。止寓中。下午复雨，彻夜不休。

十一日　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复为强驻，厌其酒脯焉[⑪]。初余欲从沾益并穷北盘源委，至交水，龚起潜为余谈之甚晰，皆凿凿可据，遂图返辕，由寻甸趋省城焉。

十二日　主人情笃，候饭而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桥，遂由岐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⑫]，乃从西北峡中来，路乃从西南峡中入。一里登岭，一里陟其巅。西行岭上者又一里，乃下。初从岭头下瞰西坞，有庐有畴，有水潆之，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迤逦西下者又一里，抵坞中，则其水返西南流，当由南谷中转东而出于白石江者[⑬]。询是村为戈家冲[⑭]。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⑮]，诧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⑯]。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于是盘折坂谷四里，越刘家坡，则翠峰山在望矣。盖此山即两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⑰]，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烧箐岭，又北而度响水西岭，又北而结为此山；又西夹峙为回龙山，绕交水之西北，经炎方，又北抵沾益州南；转东，复折而南下，峙为黑山，分为两支。正支由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南走东折，下安笼所，入泗城州，而东峙为大明山，遂尽于浔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西分水岭，又分两支：直南者由回窑坡西岭，西南峙为大龟山，而尽于盘江南曲；西南分支者，尽于曲靖东山。其东南之水，下为

白石江；东北之水，下为石幢河；而西则泄于马龙之□江[18]，而出寻甸，为北盘江焉。然则一山而东出为南盘，西出为北盘，惟此山及炎方足以当之；若曲靖东山，则旁支错出，而志之所称悉误也。由刘家坡西南，从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妪，乃翠峰山下横山屯人也。随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径坞一里，有小水自西北来，小石梁跨之。从此西南上坡，为三车道；从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为翠峰间道。其路若续若断，横截坞陇。三里，有大道自东南来，则自曲靖登山之径也，于是东南望见三车市矣[19]。遂从大道西行，二里，将抵翠峰下，复从小径西南度陇。风雨忽至，顷刻而过。一里，下坡涉深涧，又西上坡半里，抵横山屯。其屯皆徐姓。

老妪命其子从村后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两小涧合流。涉其北来者，溯其西来者，遂蹑峻西上。一里半，盘岭头而北，转入西峡中，则山之半矣。其山自绝顶垂两支，如环臂东下：北支长，则缭绕而前，为新桥西冈之脉；南支短，则所蹑以上者。两臂之内，又中悬一支，当坞若台之峙，则朝阳庵踞其上，庵东北向。其南腋又与南臂环阿成峡，自峰顶逼削而下，则护国旧寺倚其间。自西峡入半里，先达旧寺，然后东转上朝阳，以旧寺前坠峡下堑也。旧寺两崖壁夹而阴森，其病在旁无余地；朝阳孤台中缀而轩郎，所短在前少回环。余先入旧寺，见正殿亦整，其后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于其上，而殿前两柏甚巨，夹立参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锡殿中者[20]，一见即为余爇火炊饭。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间东登朝阳。一头陀方曳杖出庵门[21]。余入其庵，亦别无一僧，止有读书者数人在东楼。余闲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两株，其花大如盘，簇瓣无心，赤光灿烂，黄菊为之夺艳，乃子种而非根分[22]，此其异于诸菊者。前楼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树，幽香飘泛，远袭山谷。余前隔峡盘岭，即闻而异之，以为天香遥坠，而不意乃敷萼所成也[23]。桂芬菊艳，念此幽境，恨无一僧可托。还饭旧寺，即欲登顶为行计，见炊饭僧殷勤整饷，虽瓶无余粟，豆无余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异之。及饭，则己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为淡斋师也。先是横山屯老妪为余言："山中有一僧，损口苦体，以供大众。有予衣者，辄复予人。有饷食者，己不盐不油，惟恐众口弗适。"余初至此讯之，师不对，余肉眼不知即师也。师号大乘，年甫四十，幼为川人，长于姚安，寄锡于此，已期年矣[24]。发愿淡斋供众，欲于此静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



其形短小，而目有疯痒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见之，方不忍去，而饭未毕，大雨如注，其势不已，师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师独留正殿，无具无龛，彻夜禅那不休[25]。

十三日　达旦雨不止，大乘师复留憩。余见其瓶粟将尽，为炊粥为晨餐，师复即另爨为饭。上午雨止，恐余行，复强余餐。忽有一头陀入视，即昨朝阳入庵时曳杖而出者，见余曰："君尚在此，何不过我？我犹可为君一日供，不必啖此也[26]。"遂挟余过朝阳，共爨火具餐。师号总持，马龙人，为曲靖东山寺住持，避嚣于此，亦非此庵主僧也。此庵主僧曰瑞空，昨与旧寺主僧俱入郡，瑞空归而旧寺僧并不知返，盖皆蠢蠢，世法佛法，一无少解者。大乘精进而无余资，总持静修而能撙节[27]，亦空山中两胜侣也。已而自言其先世为姑苏吴县藉[28]，与余同姓。昔年朝海过吴门，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师不果而归。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楼，寒更甚，而夜雨复潺潺。

注释

①温泉：即石堡温泉，为碳酸泉，宜于饮用，可治疗肠胃病。今建有温泉疗养院，从曲靖有公路可达。

②殊胜句：明清弥勒县境温泉有三。城北三十里的步阙温泉，不当开远、弥勒、泸西道上。今弥勒城西的梅花温泉，温度不算低。据康熙《弥勒州志》："翠微温泉，朋普翠微阁，清如步阙，春夏稍凉，浴宜秋冬。"正符合《游记》所述。霞客浴者应为弥勒朋普的翠微温泉。

③曲靖：明设曲靖府和曲靖卫，皆治南宁，即今曲靖市区。潇湘江边的古城遗迹，至今还依稀可见。曲靖一带曾经是云南的行政中心。南北朝时期的宁州治所味县在今曲靖市西北的三岔，唐宋时又称石城，隋代南宁州总管府及唐代前期的南宁州都督即治石城。南诏和大理时皆设石城郡，为控制滇东的重镇。现今曲靖一中的碑亭内，保存了乾隆年间在曲靖杨旗田出土的爨宝子碑，系东晋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立。另有石城会盟碑，记述了明政三年（公元971年）大理割据政权与三十七部会盟的事。两碑书法极精，且是爨氏和段氏时期的重要史料，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幢（chuáng床）：古时作为仪仗用的一种旗帜。

⑤袒当句：左袒或右袒，即露出左臂或右臂。西汉时，大将周勃清除吕氏，在军中对众说：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军队都左袒，表示拥护刘氏。袒当谁左：意即谁露出左臂表示拥护呢？

⑥峿嵝(lǒu 娄):同“培塿”,即小土山。

⑦交水:元设交水县。明代废县,但地名仍称交水,属沾益州。后为沾益县治,即今曲靖市的西平镇。沾益:隶曲靖府,包有今宣威、富源两县地及曲靖市北部,治今宣威市区。明末,沾益州土官叛乱,流官知州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逃到交水,筑城寄治,而沾益土司仍居州治,在今宣威市区,于是出现土官流官各自设署的情况,此处所述沾益州署即流官治所。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改土归流,于原沾益州治处新设宣威州,即今宣威市,并承认已迁交水的为沾益州。至此,原属沾益州的范围析为两个州。

⑧不乐观优:原脱“优”字,据四库本补。

⑨行役:即行旅,在外长途跋涉。

⑩袁安:字邵公,东汉汝南人。洛阳下大雪,人多出来乞讨吃食,袁安独僵卧不起,被洛阳令知道,举为孝廉,后官至司徒。

⑪厌:通“餍”,即吃饱。

⑫新桥:今名同,在西河南岸,西平镇和曲靖间的公路东侧。石幢:即石幢河,清代称阿幢河,今称西河,从西往东流入盘江。



⑬白石江:今名同,在曲靖火车站南,从西向东流,又折南入潇湘江,水小处几乎只等于一条大沟。

⑭戈家冲:今作戈家屯,在曲靖西北隅。

⑮沐西平:即沐英。古人习惯以某人的官爵名为其别号,沐英受封为西平侯,故人多称沐西平。

⑯坳堂:同“坳塘”,即最小的水塘。

⑰宜良:明为县,隶云南府,即今宜良县。

⑱□江:原空一字。《明一统志》:“东河,在马龙州治东。”西河,在马龙州治西,东流合东河,人寻甸军民府界。”江源今仍称东河,以下各段今称龙潭河、马过河、马龙河。

⑲三车市:明时又称三岔口堡。今作三岔,在曲靖市区西北。

⑳寄锡:行脚僧投某寺院暂住,必须将他随身带的锡杖挂在僧堂东西两边的壁上,故称寄锡、挂锡,又称挂单。

㉑头陀:梵文音译,意为“抖擞”,即苦行僧。头陀应守住空闲处、常乞食、穿百衲衣等十二项苦行,称头陀行。后来也称行脚乞食的僧人为头陀。

㉒乃子种而非根分:“根”原作“苗”,据徐本、陈本改。

㉓敷萼(fū è 夫饿):开花。

㉔期年:“期”原作“暮”,据徐本、丁本改。期(jī 基)年:一整年。

㉕禅那:梵文音译,通常称“禅定”,略称“禅”,即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为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禅定时,只许静坐,不能卧床睡眠,因此,禅定也叫坐禅。

㉖啖(dàn 淡):吃。

㉗撙(zǔn)节:节省。

㉘姑苏:苏州府治西南有姑苏山,因以姑苏为苏州府的别名。吴县:为苏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今译】

初八日　天亮时吃饭,索要酒来喝,为去温泉沐浴做准备。然后从村后越过坡往西下,于是温泉就看得到了。山坞中蒸气弥漫,随着温泉水流向东流下去,田畦间浓郁的蒸气四面腾起。走了半里,从矮围墙上的门进去,一池清澈的泉水就聚贮于墙内,有亭子覆盖在池上,两旁又用砖砌了两个池子把泉水夹在中间。北面高处有三间屋子,泉水从屋子下面流出来,其中开有一个孔,孔每边长一尺,可以用手捧水洗涤。于是脱衣在中池沐浴。刚下水时,感觉水热得烫皮肤,比从前温泉沐浴时的感觉更强烈。不久温度便很适宜体温,大大胜过弥勒州温泉过凉的水温,而泉水清澈的程度也超过那里的。沐浴完毕,从矮墙背后往东走半里。出到大路上。今日蓝天如洗,明亮的太阳光芒四射,从雅淡葱绿的峰上跃出,浩荡的水波映照在阳光下,面对这样的美景顿时觉得世俗的胸襟已被消除干净,如同置身于冰壶玉鉴中。

往北走十里,经过南城,又走二十里,从曲靖府城南门进城。这时有个姓戈的武官参将,奉按察使的命令,巡视各城堡。高大的军旗林立,簇拥参将的骑兵如云,往南飞奔而去。我让在路旁注视着他们,如触目惊心的闪电,又如飘逝的云雾,不知道两旁的青山见此,谁会拥护他们呢?在卖面的店中吃饭。从城东门走出半里,进入东山寺。这里名叫青龙山,而实际上并没有山。城墙东面的小土冈,只有一丈多高,周边长不到五丈。其上建有大殿,前面列有一层楼配着,楼内置放洪钟,钟如此之大,是我从未见过的。大殿左边有藏经阁,其右是三层楼房,分别立在土冈旁边而和大殿底部相齐。在寺中留连徘徊了很久,从寺右出来,顺着城墙往北走,五里,走出演武场大路。又走三里经过白石江,又走二里过了一座坡。又走十里抵达新桥。雷声轰鸣,暴雨来临,在茅檐下避雨,冰雹雨点交相兴起,旋风涌来,直扑人的衣服和脸面,没有什么可以遮蔽。过了一阵天才晴开。仍然往北走,道路泥泞滑溜难以下脚。走了十里抵达交水,从城南门进城。经过沾益州署

前而到达城东门，到原来住过的龚起潜家投宿。看到他家大门紧闭，感到奇怪，叩开门才知道他家正在内院演剧。我因为双脚泥泞衣服很脏，不愿意看，急忙进他家后楼去休息。〔沾益州只有土司在州治居住，而知州的官署则在交水。〕

初九日　我由于在外长途跋涉而疲倦，在后楼休息不出门，写几天来的游记。今天是九月九日，金风送爽。在这登高的节日，我独自一人做出袁安僵卧不出的态势，因为连日来攀登的崇山峻岭不少了。下午，主人送来菊花，备下酒宴，后在不知不觉中乐陶陶地入睡。

初十日　很冷，整日阴云遮天。留在住所里。下午又下起雨来，一夜没停。

十一日　我打算出发，主人用下雨为理由挽留，又因此强行让我住下，在这里酒足饭饱。当初我准备从沾益州走，连同北盘江源流一齐穷究，到了交水，龚起潜对我谈论北盘江，十分清楚，都很确凿有据，于是考虑掉转方向返回，由寻甸府回省城。



十二日　主人情意深厚，等吃过饭启程，已经是上午了。走十里仍旧来到新桥，于是从岔路溯流往西南行。二里抵达西南小山下，石幢河水从西北峡谷中流来，道路往西南峡谷中伸去。走一里后上岭，攀登一里抵达其顶。又往西在岭上走了一里，于是下岭。当初从岭头上向下俯视西边的山坞，有村舍、田地，还有河水环绕，我认为水一定从西往东注入石幢河。绕来绕去地又往西下一里，来到坞中，则看到河水是返过来往西南流，可能是流经南边山谷中再往东转，然后流入白石江。询问这个村子名，叫戈家冲。从这里往西，以及翠峰山各涧的溪流，都是白石江上游的源头。源流短、水流小，回旋流经的区域不过在几里之内，而西平侯沐英的曲靖作战捷报，却夸大其词为冒着浓雾横渡白石江，从上游绕渡然后夹攻敌军，将这一切写入历史，成为不同寻常的功勋，却不知白石江和小水塘没有什么区别。征引史事、考证实际，不能完全相信史书的记载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在坡上谷中盘旋曲折地走了四里，越过刘家坡，就看得到翠峰山了。原来翠峰山是两边群山的中分之脊，南端从宜良县分支，往北越过木容箐，再往北越过火烧箐岭，还往北越过响水西岭，又往北就聚结为此山；然后又往西延伸，对峙为回龙山，绕到交水西北，经过炎方驿，又往北延伸到沾益州南边；转向东边，又折回去往南走，耸起为黑山，分成两支山脉。正

支往南从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往南延伸后向东转，往下到安笼所，进入泗城州，然后向东耸立为大明山，最终延伸到浔州结束。旁边的分支往西南经过白水铺西的分水岭，又分成两支：一直往南走向的一支经过回窖坡西岭，在西南方耸立为大龟山，再延伸到盘江南岸结束；往西南走向的分支，延伸到曲靖府东山结束。翠峰山东南边的水，流下去是白石江；东北边的水，流下去是石幢河；而西边的水则流入马龙州的□江，然后从寻甸府流出，称为北盘江。这样看来，则是一座山东边流出的水属于南盘江，西边流出的水属于北盘江，只有翠峰山和炎方驿才能够处于这种位置；如果认为是曲靖府东山，那么东山的分支山脉就是交叉延伸的，因而志书的记载完全错误。从刘家坡往西南，顺坡往上行一里，追上一位老年妇女，是翠峰山脚横山屯的人。跟着她又往西走了一里，于是下坡。在坞中走了一里，有条小河从西北流来，上面横跨小石桥。从这里往西南上坡，是去三车市的道路；从这里一直往西，顺着小河往上游走，从西南岸进去，是到翠峰山的小路。小路断断续续，横穿山坞陇冈。走三里，有条大路从东南边伸过来，这是从曲靖府登翠峰山的路，在这里往东南就看得到三车市了。于是顺大路往西走，二里，快到翠峰山脚时，又从小路往西南越过陇冈。风雨忽然来临，片刻就过去了。一里，下坡后涉过深涧，又往西上坡半里，抵达横山屯。这屯的人都姓徐。

那位老年妇女叫她儿子送我从村后进山。走半里后抵达翠峰山麓，就有两股小涧水合在一块流。渡过北边延伸过来的小水涧，顺着西边来的水涧往上走，于是攀爬陡峻的山峰往西上。一里半，绕着岭头往北走，转到西边峡谷中，是翠峰半山腰。翠峰山从最顶上分为两支垂下去，如同手臂一样往东环绕：北支长，就环绕在前，是新桥西冈的山脊；南支短，就是刚才攀爬的陡峰。两条手臂般的山脊之间，其中部又耸起一座山峰，正对山坞，如同高台一样地屹立，而朝阳庵就位于这座山峰上，朝阳庵面向东北。这座山峰的南侧又和翠峰山的南支山脊绕成峡谷，从峰顶上又窄又陡地伸下去，护国旧寺紧靠在峡谷中。从西边峡谷中进去半里，先到护国旧寺，然后往东转，登上朝阳庵，因为护国旧寺前峡谷深陷。旧寺两旁的山崖狭窄而阴森，不足的是寺旁毫无余地；朝阳庵位于孤峰顶上而位置开敞，短处在于庵前缺少回旋余地。我先进护国旧寺，看到寺里的大殿也还整齐，大殿背后就是笔

直的山崖，十分陡峭，古藤、老树倒挂在山崖上，而殿前的两棵柏树十分巨大，位于大殿两侧，高入云天。寺中只有一个僧人，是暂在殿中的行脚僧，一见面就为我烧火做饭。我于是换衣服、叩拜佛祖，并乘空闲往东攀登朝阳庵。一个头陀正拖着锡杖走出庵门。我进入朝阳庵，也没有其他僧人，只有几个读书人住在东楼。我在前庭漫步。庭院中有两株西番菊，盛开的菊花如同盘子一样大，花瓣簇拥而无花蕊，红光灿烂，黄菊的艳丽也因此而失色。西番菊是撒籽栽种而不是分根，这和其它各种菊花的培育方法不同。前楼也幽静深远，庭院前有一棵桂花树，清香飘浮，香气侵袭到很远的山谷中。我先前隔着峡谷盘绕山岭，因闻到花香而感到奇怪，以为香气从天而降，而没想到是桂树开花所散发的香味。桂树芬芳，菊花艳丽，遗憾的是如此幽雅的环境，竟然找不到一位僧人可以托付。返回护国旧寺吃饭，计划饭后立即出发登上山顶，看到做饭的僧人殷勤地准备食物，即使是瓶钵中没有多余的粮食，盘中没有多余的蔬菜，也很有割下指头待客的心意，我感到惊异。到吃饭时，僧人自己则筷不沾菜，而只把菜敬奉客人，才知道是淡斋法师。在这之前横山屯的老妇对我说："翠峰山中有一位僧人，省吃俭用苦自己，以此供养大众。有人送给衣服，他总是又送给别人。有人送给饭，他自己不放盐不放油，只是担心不适应众人的口味。"我刚到旧寺便向僧人询问，淡斋法师不作回答，我凡人的眼光不明白他就是淡斋法师。法师的法号叫大乘，年纪才四十岁，幼时在四川省，在云南姚安府长大，到护国旧寺暂住已经一年了。发誓自己素食，供养大众，准备在这里安静地修行三年，一百天才下一次山。法师的身材矮小，而且眼睛有疯痒病。忍受身体的折磨，勤苦修行的精神，是世上所不曾有过的。我看到这一切，正不忍心离去，而饭没吃完，大雨如注，雨势不会停止，法师留我住在这里，我于是停留在寺里休息。这天夜里很冷，我住在前屋，法师独自留在正殿，殿中没有床具，没有椅柜，法师整夜坐禅不止。



十三日　一直到天亮雨都没停，大乘师又挽留我在寺中歇息。我看到他瓶钵里的粮食就要完了，于是煮粥作早餐，大乘师立刻重新烧火做饭。上午雨停了，怕我出发，又强留我吃饭。忽然有一个头陀进来看，就是昨天进朝阳庵时拖着锡杖出去的那个僧人，他见我就说："您还在这里，为什么不去探访我？我还能为您提供一天的食宿，不必

在这里吃了。"于是强拉我去朝阳庵,一起就着火准备食物。头陀法号总持,是云南马龙州人,在曲靖府东山寺担任住持,因躲避吵闹来到这里,他不是朝阳庵的住持僧人。此庵的住持僧人叫瑞空,昨天与护国旧寺的住持僧人一起去曲靖府,瑞空返回庵中而护国旧寺的僧人并不返回来,大概都是愚昧无知的那类人,世间的法规、佛都的教规,一律了解很少。大乘师精益求精地修行而无多余的资财,总持师静心修行而能节省,也是翠峰山中的两位优秀僧人。不久他说起他祖辈的籍贯是苏州府吴县,和我同姓。前些年朝海经过吴门,山塘的徐氏想留他在放生池,总持师没有答应而返回来。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这天晚上住在朝阳庵西楼,比昨夜更冷,而且夜里雨又哗哗地下起来。

【原文】

十四日　雨竟日不霁,峭寒砭骨[①],惟闭户向火[②],不能移一步也。

翠峰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马龙西四十里,秀拔为此中之冠[③]。朝阳庵则刘九庵大师所开建者。碑言师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④],曾中甲科[⑤],为侍御[⑥]。嘉靖甲子[⑦],驻锡翠峰。万历庚子[⑧]有征播之役[⑨],军门陈用宾过此[⑩],感师德行,为建此庵。后师入涅槃[⑪],陈军门命以儒礼葬于庵之东原。土人言:刘侍御出巡,案置二桃,为鼠所窃。刘窥见之,佯试门子曰[⑫]:"汝何窃桃?"门子不承。吓之曰:"此处岂复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将刑之。"门子惧刑,遂妄承之。问:"核何在?"门子复取他核以自诬。刘曰:"天下事枉事多矣!"乃弃官薙发于此[⑬]。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⑭],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沾益州土知州安边者,旧土官安远之弟,兄终而弟及者也。与四川乌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复同宗。水西安邦彦之叛,孝良与之同逆。未几死,其长子安奇爵袭乌撒之职,次子安奇禄则土舍也。军门谢命沾益安边往谕水西,邦彦拘留之。当事者即命奇禄代署州事,并以上闻。后水西出安边,奉旨仍掌沾益,奇禄不得已,还其位;而奇禄有乌撒之援,安边势孤莫助,拥虚名而已。然边实忠顺,而奇禄狡猾,能结当道欢[⑮]。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总罗彩以兵助守沾益[⑯],彩竟乘机杀边,并挈其资二千金去。或曰:彩受当道意指,皆为奇禄地也。奇禄遂复专州事,当道俱翕然

从之。独总府沐曰:"边虽土司,亦世臣也,况受特命,岂可杀之而不问?"故至今九月间,沾益复杌桯不安[17],为未定之局云。

下午饭后,伺雨稍息,遂从朝阳右登顶。西上半里,右瞰峡中,护国寺下嵌穽口,左瞻冈上,八角庵上踞朝阳右胁。西眺绝顶之下,护国后箐之上,又有一庵,前临危箐,后倚峭峰,有护国之幽而无其逼,有朝阳之垲而无其孤[18],为此中正地,是为金龙庵。时霏雨复来,俱当岐而过,先上绝顶。又西半里逾北岭,望见后数里外,复一峰高峙,上亦有庵,曰盘龙庵,与翠峰东西骈峙;有水夹北坞而下[19],即新桥石幢河之源也。于是南向攀岭脊而登,过一虚堂,额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宫,则此山之绝顶也。



翠峰为曲靖名峰,而不著于《统志》。如阆木之在东山,与此隔海子遥对,然东山虽大,而非正脉,而此峰则为两江鼻祖。余初见西坞与回龙夹北之水,犹东下新桥,而朝阳、护国及是峰东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峰犹非正脊;及登顶而后知正南下坠之峡,则南由响水坳西,独西下马龙出寻甸矣[20],始信是顶为三面水分之界。东北二面俱入南盘,南面入北盘。其脉南自响水坳西,平度而峙为此峰,即西度盘龙。其水遂南北异流,南者从西转北,北者从东转南。两盘之交错,其源实分于此云。

翠和顶高风峭,两老僧闭门煨火,四顾雾幕峰涨,略瞰大略。由南坞西下,为寻甸间道,余拟明日从之而去者。遂东南下,由灵官庙东转,半里入金庞庵。庵颇整洁,庭中菊数十本,披霜含雨,幽景凄绝。是庵为山东老僧天则所建,今天则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肃客具斋[21],瞑雨渐合。遂复半里,东还朝阳。欲下护国看大乘师,雨滑不能,瞰之而过。

十五日　达旦雨止,而云气叆叇[22],余复止不行。日当午献影,余遂乘兴往看大乘。大乘复固留。时天色忽霁,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过,为明日早行计。乃复上顶。环眺四围,远峰俱出,始晰是山之脉,但东西横列,而脉从中度,屡伏屡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峰与盘龙二峰,乃东西并夹。而翠峰之南,响水坳之支横列东下,而结为曲靖;盘龙之西,又南曲一支,始东下而结为交水,又横亘而北,始东汇炎方之水,又北始转度沾益之南坞焉。从峰东下,又还过八角庵,仍返餐于朝阳。为总持所留,不得入护国。是日以丽江、嵩明二处求兆于翠

和灵签[23]，丽江得“贵人接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后，窃计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复合。

十六日　阻雨。

十七日　雨复达旦。一驻朝阳者数日，而总持又非常住，久扰殊为不安，雨竟日复一日[24]。饭后欲别而行，总持谓雨且复至，已而果然。已复中霁，既乃大注，倾盆倒峡，更甚于昨。

十八日　彻夜彻旦，点不少辍。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即闪烁之影一并无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榾柮作生涯，不复问前程矣。

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复阻不行，榾柮闲谈。总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系，桁杨甚苦[25]，因笔记之。东山寺昔有藏经，乃唐巡抚所请归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26]，由乡荐擢守曲靖，以清直闻。慕总持师道行，请之检藏，延候甚密。迤东巡守以下诸僚，皆有“独清”之恨，而周复不免扬其波，于是悉侧目之，中伤于抚台王伉，罗织无迹，遂诬师往还为交通贿赂，以经簏为筐篚[27]，坐以重赃。周复代为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　夜不闻檐溜，以为可行矣。晨起而雾，复以为霁可待也。既饭而雾复成雨。及午过大霁，以为此霁必有久晴。迨暮而雨声复瑟瑟，达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　晦冥终日，迨夜复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阳东数十步。东峡中一庵当峡，是曰太平庵，盖与护国东西夹朝阳者。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饷。

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然决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总持复赠之以米，恐中途雨后一时无宿者耳。既别，仍上护国后夹箐中观龙潭。潭小而流不竭，盖金龙庵下夹壁缝中之液，虽不竭而非涵潴之窟也。遂西上逾岭，循翠和宫之后，一里余，又逾岭而南下，雨犹霏霏不已。半里，及坞中。又一里，有岐北转，误从之，渐入山夹，则盘龙所登之道也。仍出从大道西南行。二里，有村当坞中，溪流自坞直南去，路由村西转北行。半里，涉坞而西，一里，又有村在坡间，是曰高坡村[28]。由村后下冈，有岐从坞中西南去，为小径，可南达鸡头村[29]；从冈上西北转，为大径，乃驼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谓余：“有间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30]。无同行之旅，不可独去，须从响水走鸡头村大道。”乃余不趋响水而登翠峰。问道于山僧，俱云：“山后虽即驼铜道，然路错难行，须仍出鸡头为便。”至是余质之途人，亦多主其说。然

见所云径路反大，而所云往鸡头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曰以村人为卜，然已过村。见有村人自山中负薪来，呼而问之，则指从北不从南。余乃从驼马路转西北，循冈三里，西北过一脊。其脊乃自盘龙南度者，余初以为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脉之曲。出坳西，见脊东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则下坠深曲，脊南北又从岭头骈峰高耸，各极嵯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盖前自翠峰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间两度之矣。从坳西随南峰之上，盘腰曲屈，其坑皆深坠。北向一里，跻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于南北之中者。于是又一里，再跻北岭，始西北下。其时天已渐霁，无复晦冥之色，远峰近峡，环瞩在望。二里，下西坞。其坞自南而北，其中黄云盘陇。村落连错，一溪中贯之。问水所从出，则仍从新桥石幢河也。问其所从来，则堰口也。问其地何名，则兔街子也[31]。始信所过之脊，果又曲而南；过堰口，当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峰，第见其西过盘龙，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为指南者，不曰鸡头，即曰桃源，余乃漫随马迹，再历龙脊，逢原之异，直左之右之矣。下坞，南行二里，遂横涉其溪，中流汤汤，犹倍于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为堰口，聚落数十家，在溪北冈上。乃入炊。久之，饭而行，阴云复合。其处有岐，北入山为麦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岐来，一自北峡，一自西峡。余度其北来者，遂西入峡，渐上渐峻，天色亦渐霁。四里，从岭上北转，则北峡之穷坠处。又一里，复逾岭而西。是岭自木容箐杨金山北走翠峰，复自盘龙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转而北，其东西相距，数里之内，凡三曲焉。余一日三过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遗耶！从岭西涉坞，其水遂南流。一里，于是又北转逾岭。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坞中，随小水北向出峡，始有坞成畦。路当从畦随流西去，而坞北有村聚当北冈上，是为洒家，想亦土酋之姓，或曰亦属平彝。乃一里经坞登冈，由洒家西向行。一里，越陇西下，有峡自北来，小水从之，是亦麦冲南来之道。遂循其坞转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32]，庐舍夹道，丰禾被坞。其处为平彝之屯。据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南宁[33]；自洒家之西抵三车，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马龙；自一碗冲之西抵鲁石，屯属平彝，而界则属于寻甸。盖寻甸、曲靖，以堰口老龙南分之脊为界；马龙、南宁，以堰口老龙为界；而平彝则中错于两府之交而为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余，过一坞，有二三家在西岭，其坞复自北而南。由村南转而逾冈西南下，二里，复有一坞，溪畴南环，聚落北倚，是为保官儿庄，夹

路成衢[34]，为村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庄也。

注释

①砭（biān 边）骨：刺骨。

②向火：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至今云、贵仍称向火。

③翠峰山：今名同，在曲靖、马龙两县界上，依实际方位应为马龙东北，“在马龙西四十里”的“西”字疑有误。

④太康：明为县，即今河南太康县。

⑤甲科：科举制度时，试题依其难易又分为甲、乙、丙、丁等科，甲科指考试中最高的科目。后来，甲科即指进士。

⑥侍御：即侍御史。明清时，侍御史即监察御史。

⑦嘉靖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

⑧万历庚子：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

⑨播：即播州宣慰司，明属四川，治今贵州遵义市。土司杨氏世有其地，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定杨应龙，即此处所说的“征播之役”。次年改置遵义军民府，并置附郭县遵义。



⑩军门：明代亦称总督、巡抚为军门。陈用宾为巡抚，故称军门。

⑪涅槃（niè pán 聂盘）：为梵文音译，指僧人逝世，又称“入灭”或“圆寂”。

⑫门子：明代对官衙下人的鄙称。

⑬薙：即“剃”。薙发：剃光头发，披上袈裟，出家为僧，又称“披薙”、“落发”。

⑭曲州、靖州：唐代曲州在今昭通，靖州在今昭通县北的靖安镇。但从元代开始，误认为曲州、靖州皆在今曲靖，并取名曲靖路，相沿讹误至今。

⑮当道：执掌政柄的人。

⑯把总：明代驻守京师的京营兵分三大营，设千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总兵辖下的低级军官也称把总。此处指后者。

⑰杌捏（wù niè 兀聂）：本作“杌陧”，意为不安。

⑱垲（kǎi 凯）：地势高而土质干燥。

⑲有水夹北坞而下：原脱“有水”二字，据陈本补。

⑳马龙：明置州，隶曲靖府，即今马龙县。

㉑肃（sù 宿）客：恭敬地引进客人。

㉒叆叇（ài dài 爱代）：形容云很浓密的样子。

㉓求兆（zhào）：占卜吉凶。

㉔一驻朝阳者数日，而总持又非常住，久扰殊为不安，雨竟日复一日：原作“念自驻朝阳者数日”，据徐本、陈本改补。

㉕桁（háng 杭）杨：加在脚上或颈上拘系囚犯的刑具。

㉖石阡:明置石阡府,即今贵州石阡县。

㉗簏(lù 鹿):用竹子、柳条或藤条编成的圆形器,装佛经的称"经簏",装书的称"书簏"。筐篚(kuāng fěi 匡匪):皆装东西的竹器,方形的称筐,圆形的称篚。

㉘高坡村:今名同,分上下两村,在马龙县东北隅。

㉙鸡头村:今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的铁路线上。

㉚东川:明置东川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会泽县。今东川市明时亦属东川府。

㉛堰口:今作沿口。兔街子:今名同。两地皆在今马龙县东北境的西河沿。

㉜洒家:今作色甲。新屯:今名同。两地皆在今马龙县北境。

㉝南宁:为曲靖府附郭县,在今曲靖市区。

㉞保官儿庄:今作保谷庄,在马龙县北境。

【今译】

十四日　雨下了一整天而没晴开,寒风刺骨,只有关着门烤火,不能走动一步。



翠峰山位于曲靖府西北,交水西南,距离两地都是三十里,在马龙州西面四十里,秀丽挺拔为这一地区之首。朝阳庵是刘九庵大师所开创的。庵中碑刻记载大师名明元,本来是河南省太康县人,曾经在科举考试时考中进士,担任监察御史。嘉靖甲子年,到翠峰山寄锡。万历庚子年发生征讨播州宣慰司的战争时,巡抚陈用宾经过这里,被大师的德行感动,为他修建了朝阳庵。后来大师去世,陈巡抚命令按儒家礼节将大师埋葬在庵东的平坡上。〔当地人说,刘监察御史外出巡视,在案上放的两个桃子,被老鼠偷吃了。刘监察御史从缝中看见后,假装不知道而试探手下人道:"你为什么偷桃?"手下人不承认。又吓唬他说:"这里哪还有其他的人,而你却不承认。我要对你用刑。"手下人害怕受刑,就胡乱承认偷了桃。再问:"桃核在哪里?"手下人又拿其它桃的核来自我诬陷。刘监察御史说:"天下冤枉的事太多了!"于是放弃官职,剃发出家,来到这里。〕

曲靖府原本是唐朝的曲州、靖州所在地,后将两地合并起来设置府,因而地名也袭用原名。

沾益州的土知州安边,是原土官安远的弟弟,哥哥去世而弟弟接替哥哥的职务。沾益州与四川省乌撒府土官安孝良的领地

接壤，而且还是同宗的亲戚。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时，安孝良和他一齐叛逆。没多久安孝良死去，他的长子安奇爵继承了乌撒府土官的职务，次子安奇禄则当任土舍。谢巡抚命令沾益土知州安边去晓谕水西土司，安邦彦拘留了安边。主管此事的人立即任命安奇禄代理沾益土知州，并且上奏朝廷闻知。后来水西土司放出安边，安边奉命仍然掌管沾益州，安奇禄不得已，把沾益土知州的职位归还了安边；但安奇禄有乌撒府援助，安边势力孤单，得不到任何人帮助，仅有土知州的虚名而已。而且安边确实忠顺，安奇禄狡猾，能结交当权的人，让他们喜欢。今年三月，何天衢命令把总罗彩率领军队帮助安边守卫沾益州，罗彩竟然乘此机会杀了安边，并带走了安边的二千金资产。有人说，罗彩接受当权者的旨意，都是为安奇禄创造条件。安奇禄于是又专擅沾益州政事，当权者们都安然地顺从这一局面。只有沐总府说："安边虽然是土司，但也是朝廷有功勋的旧臣，更何况是专门授命，怎么能够被杀了却不追问呢？"所以直到今年九月间，沾益州还在动荡不安，形成大局未定的形势。

下午吃过饭后，等到雨渐渐停了，就从朝阳庵右边登翠峰山顶。往西上了半里，向右俯视峡谷中，护国寺如同下嵌在陷阱口一样，向左仰视冈上，八角庵坐落在朝阳庵右侧。往西眺望最高峰顶之下，护国旧寺背靠的山箐边，又有一座庵，庵前临陡箐，背靠峭峰，有护国旧寺的幽深却不狭窄，有朝阳庵的高燥却不孤立，是翠峰山上最正的地势，这是金龙庵。这时雨雾又袭来，我完全没有走岔道，先攀登绝顶。又往西走半里越过北岭，看见背后数里以外，还有一座山峰高高耸立，峰上也有庵，名盘龙庵，和翠峰山东西对峙；有股水夹在北坞中往下流，是新桥旁边石幢河的源头。于是往南攀登岭脊，经过一间空屋，屋上的牌匾写着"恍入九天"。又往南攀登，一共半里路就进入翠和宫，就是翠峰山的最高顶了。

翠峰山是曲靖府有名的山峰，却没被载入《一统志》中。按照阆木山在东山的位置，和翠峰山隔着湖泊遥遥相对，然而东山虽然大，却不是主峰，而翠峰山则是北盘江、南盘江的源头。我当初看见夹在西坞和回龙山之间的北盘江水仍然往东流下新桥，而朝阳庵、护国旧寺以及翠峰山东麓的各股山水，又全都注入白石江，

便怀疑翠峰山仍然不是主峰；等到登上峰顶后才知道，翠峰山正南面下坠的峡谷，是往南顺着响水坳西面，单独往西延伸到马龙州、再从寻甸府延伸出去，才相信翠峰山顶是三面水流的分水岭。〔东面、北面的水都流入南盘江，西面的水流入北盘江。〕其脉南部起自响水坳西面，平平延伸过来而耸立为翠峰山，然后往西延伸为盘龙峰。翠峰山中的水于是南北分流，南面的水从西边转向北流，北面的水从东边转向南流。南盘江、北盘江交错，其源头实际上就是由翠峰山区分的。

翠和宫在山顶高处，风很大，两位老僧人关着门烤火，四面环顾，雾气犹如帐篷一样笼罩着山峰，只能略为俯视大致情形。顺着南面的山坞往西下，是去寻甸府的小路，也是我计划明天离开这里要走的路。于是从东南面下山，经过灵官庙往东转，半里进入金龙庵。金龙庵很整洁，庭院里有数十株菊花，承受霜冻，饱含雨露，幽静的景致凄凉孤寂。金龙庵是山东省的老僧人天则创建的，如今天则僧人到省城昆明主持地藏寺，这里则由他的徒弟允哲主持。允哲备好斋饭恭敬地迎客，日落时雨渐渐下起来。于是又走半里，往东回到朝阳庵。想下山去护国旧寺看大乘师，因下雨路滑而不能去，只能俯视而过。



十五日　到天亮时雨停了，但云雾很浓密，我又留在这里没有出发。太阳到中午露出来了，我于是乘着兴致去看大乘师。大乘师又坚决地挽留。这时天色忽然大晴，我准备启程。但估计来不及，姑且打算在这里过夜，计划明天早点出发。于是又登上峰顶，环视四周，远处的山峰全都显露出来，才看清这座山的脉胳，是东西走向横着排列，而主峰山脉从中间穿过，多有起伏，不是直直纵贯的山梁。只有翠峰和盘龙二座高峰，是并排分耸在东西两边。而翠峰的南面，响水坳的支脉横列着往东延伸，然后和曲靖府的山相连，盘龙峰的西面，又往南弯出一支山脉，才往东延伸，然后和交水的山相连，再横贯往北延伸后，才往东汇拢炎方驿的水流，又才往北转，穿越到沾益州南坞那里。从翠峰东面下山，又绕过八角庵，仍然回到朝阳庵吃饭。被总持师挽留，没能去护国旧寺。这一天，为去丽江府、嵩明州两地在翠和宫求占卜凶吉的灵签，〔去丽江府的签是“贵人接引喜更新”，去嵩明州的签是“枯木逢春欲放花”。〕都是吉兆。中午天晴后，我私下估计明天可以早早出发，太阳落山后雨又下了起来。

十六日　被雨阻挡。

十七日　雨又下到天亮。一连在朝阳庵住了数天，而总持师又不是常住此庵的僧人，我为长时间打扰他感到不安，雨竟然一天连一天地下个不停。饭后想和总持师告别然后出发，总持师说雨即将来临，不久果然下雨。到中午时又晴开一会，之后就大雨如注，倾盆大雨倒入峡谷中，比昨天下得更大。

十八日　整整一夜到亮，雨滴不曾稍有停止。前两天到中午时分都露出要晴的样子，今天则连太阳闪烁的影子也全不见了，而且更加寒冷，只能就着柴火度日，不再去想向前要走的路程了。

十九日　一夜的雨仍然和昨天一样，又被阻挡而不能出发，烤着柴火闲谈。总持师过去因为周知府的事被追捕囚禁，被刑具折磨得很苦，我因此把这事记下来。〔东山寺从前有大藏经，是唐巡抚请回来的。知府周之相是石阡府人，通过乡荐而被提拔为曲靖府知府，以清廉正直而闻名。周知府仰慕总持师的道德修养，请他检索大藏经，接待伺候得很周到。滇东巡守以下的众多官僚，都对周之相"独清"的名声怀着忌恨，而周之相又免不了张扬这类风波，于是官僚们全都对总持师侧目而视，他们到巡抚王伉面前中伤总持师，编造罗列毫无踪迹的罪名，于是诬陷法师来来往往是交往勾结，接受贿赂，用经簏作为装赃物的工具，以大量贪赃为名判法师的刑。周知府又代法师交清赃款之后才离去。〕



二十日　夜里没有听到屋檐滴水，以为能够出发了。早晨起床时有雾，又以为天晴是屈指可待了。吃完饭后雾却又变成雨。到中午后天气大晴，我认为这次晴开后一定会晴得很久。等到太阳落山时却又响起哗哗的雨声，夜里雨下得更加厉害。

二十一日　一整天都昏暗，到夜里又下雨。这天下午，散步到朝阳庵东边几十步之外。东边的峡谷里有一座庵位于其中，这是太平庵，是和护国旧寺分别从东西两边夹着朝阳庵的寺庙。太平庵中的老僧煮芋头、烧栗子给我作饭吃。

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天色昏暗，然而决定离开此地的念头，已经不能阻止了，上午就出发。总持师又赠送米，是担心我在中途遇雨之后一时走不到住宿的地方。告别总持师后，便去护国旧寺背后狭窄的箐沟里观看龙潭。龙潭不大但水不枯，大概是金龙庵下面夹壁缝中流

下来的泉水，虽然不枯却不是容纳、积存水流的洞穴。于是往西上越过山岭，顺着翠和宫的背后走一里多，又越过山岭往南下，雨还是很大，下个不停。半里，走到坞中。又走一里，有岔路往北转，我错误地跟着岔路走，渐渐进入狭窄的山谷中，原来是攀登盘龙庵所走的路。仍然顺路出来从大路往西南走。二里，有个村子位于坞中，溪流从坞中往南直直流去，道路从村子西边转北行。半里，穿过山坞往西走，一里，又有村子位于坡上，这是高坡村。从村后下冈，有条岔路从坞中向西南伸出去，是小路，可以往南通到鸡头村；从冈上往西北转，为大路，是驮货物的马所走的道路。当初住交水时，房主人告诉我："有小路从寻甸府到交水很近，只是这条路交错复杂，是近日以来东川府驮铜马匹所走出来的路。没有同行的旅伴，不能单独走，必须从响水坳走去鸡头村大路。"可是我没有到响水坳而登翠峰山。向翠峰山的僧人询问道路，他们都说："山后就是驮马走的路，但是这条路交错难走，必须仍然出到鸡头村才方便走。"到了这里我询问途中遇到的人，也大多主张以上的说法。然而我看到所说的小路反而宽大，而所说的去鸡头村大路反而狭小得很，心里感到疑惑。想找村中的人来卜问，但已经走过了村子。看见有个人背着柴从山里出来，呼唤他向他问路，则指示从北而不从南。我就顺着驮货物的马路转向西北，沿着山冈走了三里，往西北越过一道山梁。这是从盘龙峰往南延伸的山梁，我当初认为是盘龙峰的分支山脉往南延伸，而没有料到是主峰山脉弯曲延伸。从山坳西面出去，看到所攀登的山梁东面很平，而西面则弯弯曲曲地深陷下去，山梁的南北两端又顺着山顶并列耸起高峰，各峰都极其陡峭。想来这座山的中脊，还是直直地转向南。原来先前从翠峰越过其脊往北走向的支脉，到这里又越过其往南走向的支脉，一道山脊在半天以内就被两次翻越了。从山坳西面沿着南峰往上走，曲折的山路环绕山腰，山上的坑都深深地陷下去。往北走了一里，登上一道坡。一里，又往北越过一道山梁，这道山梁平缓地纵贯于南北山峰之中。于是又走一里，再攀登北岭，才开始从西北下。这时天气已经逐渐晴开，不再是昏暗的天色，远处的山峰，近处的峡谷，环视四周一览无遗。走二里，下到西坞。这道山坞从南往北走向，坞中彩云飘绕两旁的山坡，村庄错落不断，一股溪流纵贯其中。询问溪水流出什么地方，原来仍然是流向新桥石幢河。又问其从什么地方流来，则是从堰口。询问这

里的地名，原来是兔街子。我才确信我所越过的山梁，果然是又转南延伸；经过堰口后，应当又转向北。我先前攀登翠峰，只看到其西面越过盘龙峰，不走到这里，又怎么能知道其往南延伸经过堰口呢？先前为我指路的人，不说鸡头村，就说桃源，我却随心沿着马队的形迹走，两次翻越主峰山脉，异乎寻常地顺利，算得上是左右逢源了。下到坞中，往南走二里，于是横渡坞中溪流，溪流中游大水急流，犹如白石江源流的两倍。往南上坡一里，就是堰口，这是有数十家人的村落，位于溪流北面的山冈上。于是到堰口做饭。过了一段时间，吃了饭才出发，阴云又聚集起来。这里有岔道，往北进山是去麦冲的道路。我于是往西走，这里的溪流也是分岔流来，一股从北边的峡谷，一股从西边的峡谷。我渡过从北边流来的溪流，就往西进入峡谷，路越往上走越陡峻，天色也逐渐晴朗。四里，顺着岭边往北转，是北面峡谷最低的地段。又走一里，再越过山岭往西走。这座岭从木容箐的杨金山北面往翠峰延伸，再从盘龙峰南面延伸到高坡村，然后又往南延伸到这里，才转向北延伸，其从东到西之间的距离不过数里，数里以内，一共三次曲折延伸了。我一天之内三次翻越其岭，次数是多么频繁，山路上任何曲折都没有遗漏啊！从岭西穿过山坞，那溪水就往南流了。走了一里，于是又往北转翻过山岭。一里，往西北下山。二里，抵达坞中，跟随小溪往北走出峡谷，才有畦田遍布的山坞。道路应当顺着畦田、跟随溪流往西走，而山坞北面有村落位于北冈上，这村名洒家，〔想来村名也是当地酋长的姓氏，有人说这村也属于平彝卫。〕于是从坞中走一里登上山冈，经过洒家往西走。一里，越过山陇往西下，有条峡谷从北面延伸过来，小溪顺着峡谷流，这峡谷也是从麦冲往南来的路。于是沿着山坞转向西南走，二里抵达新屯，这里房屋在道路两旁，丰盛的庄稼覆盖山坞。这一地区由平彝卫屯守。根据当地人说，从堰口往北到兔街子，屯守属于平彝卫，而粮饷则依靠南宁县供给；从洒家往西到三车，屯守也属于平彝卫，而粮饷则依靠马龙州供给；从一碗冲往西到鲁石，屯守还属于平彝卫，而地界则属于寻甸府。大概因为寻甸府和曲靖府是以堰口主峰山脉往南走向的分支分界；马龙州和南宁县是以堰口的主峰山脉分界；而平彝卫则是位于寻甸府、曲靖府正中交错的区域负责屯守的卫所。从新屯往西上坡，一共一里多路，经过一道山坞，有两三户人家住在西边岭上，其坞还是从北往南走向。经过村子往南

转，然后越过山冈往西南下，二里，又有一道山坞，溪流、田地环绕山坞南部，村落靠在山坞北部，这村名保官儿庄，房舍位于大路两旁，称得上是最繁盛的村落，这里也是平彝卫屯守官所在的村庄。

【原文】

二十三日　中夜闻隔户夜起者，言明星烺烺[①]；鸡鸣起饭，仍浓阴也，然四山无雾。昧爽即行，始由西南涉坞，一里，渐转西行入峡，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坳脊，遂西下。两上两下，两度南去之坞，两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村在西坡上，是曰三车[②]。由其村后，复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坞，一里半，披西峡而入，于是峡中水自西而东。溯之行半里，渐盘崖而上。崖南峡中，箐木森郁，微霜乍染，标黄叠紫，错翠铺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余，渐盘而北折，下度盘壑，更觉深窈。二里，又循西峡上。一里，又逾一脊，是为南行分脊之最远者，东西皆其旁错也。由脊西下，涉坞再西，共二里，有峡甚逼。随峡西折而南行，半里，复西逾岭。半里出岭西，始见岭北有坞，居庐环踞冈上，是为一碗冲[③]。于是西行岭脊之上，其岭颇平，南北皆坞，而脊横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转逾冈西下，共一里，度一峡，想即一碗冲西向泄流之峡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颇长，一里陟其巅。于是东望所度诸岭，如屏层绕，而直东一峰，浮青远出，恐尚在翠峰之外，岂东山阆木之最高处耶？北望乃其峰之分脊处，至是乃见回支环壑。而南望则东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环于板桥诸处者，不知此处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远甚，当是路南、邑市之间[④]。惟西则本支尚高，不容外瞩也。由巅南循坡西转，半里，又西度脊。从脊西向西北下坞，约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横二松渡之。其溪从西峡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复西逾脊，环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转而西下，有坞自北来，颇巨，横涉其西，塍泥污泞。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为鲁石哨[⑤]，其处已属寻甸，而屯者犹平彝军人也。由村南西上逾坡，一里，复逾冈头。转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从脊西下峡中，半里，峡北忽下坠成坑，路从南崖上行，南耸危巘，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则崩陨之余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来之坞，横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复西南上坡，横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峡，其南有峰尖耸，北有峰骈立。二里，从南峰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峰之南冈，与北峰隔坞相对。有村居



倚北峰而悬坞北，是为郭扩[6]，始非平彝屯而为寻甸编户。

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涧，西登坡，循坡北行，又与骈峰东西隔坞。共二里北上，瞰骈峰之阴。遂西半里，逾冈，从冈上平行。有中洼之坑，当冈之南，横坠而西。其西有尖峰，纯石而中突，两腋属于南北，若当关之际。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峰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则尖石峰之西麓矣。于是南界扩然，直望一峰最高，远插天表，余疑以为尧林山，而无可征也。迤东诸山，惟尧林山最高耸特出，在嵩明东二十里，与河口隔河相对[7]。登杨林老脊，犹东望而见之，今则南望而见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无尧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东二十里，耸秀插霄汉，环州之山，惟此为最耳。度壑西转，二里，越小溪桥，有村在北陇，是曰壁假[8]。由其西攀岭北上，旋逾坳而西，一里，复下涉壑，又南见天表高峰。时已追及一老人，执而问之，果尧林也。又西一里，复入西峡。蹑峡而上半里，逾岭西，西界遥山始大开，望见南龙老脊，自西南横列而东北，则东川、寻甸倚之为界者也。其脊平峙天际，而西南与东北两头各起崇峰，其势最雄，亦最远。从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东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处，山势独伏，而寻甸郡城正托其坳中。由伏处入，为东川道；西逾分列之脊，为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东麓而南，为马龙道。杨林之水，绕尧林之东，马龙水由中和北转，同趋而北，皆随此分列之山，而合于其东者也；但溪流犹不可见，而郡南海子则汪然可挹。从此西下，坡峻岭豁，二里抵其峡中。有小水亦南行，随之西南又半里，北坞回环，中有村庐当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坞，复上冈，一里抵冈头。随冈南下，转而西，共二里，坞自北来，溪流随之，内有村当坞，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从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村倚坡之西，曰柳塘[9]。于是坡尽畦连，北抵回峰，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稻之区，而村落相望矣。从畦塍西行二里，则马龙之溪自东南峡出，杨林之溪自西南峡出，夹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横架其上，曰七星桥。其自南而北，为北盘上流，正与石堡桥之流，自北而南，为南盘上流，势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桥之大也[10]。过桥，有庙三楹，东向临之。中有旧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为江外河，或名为三岔河，无定里，亦无定名。而《一统志》又名其溪为阿交合溪，又注旧名为些邱溢派江，名其桥为通靖桥，然注其桥曰：“城东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

东南十五里合流，”又自异焉。按旧城在今城东五里，今城筑于嘉靖丁亥安铨乱后[11]，则今以十五里之说为是。乃屡讯土人，皆谓其流出东川，下马湖[12]，无有知其自沾益下盘江者。然《一统志》曰入沾益，后考之府志，其注与《一统》同。参之龚起潜之说，确而有据，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谓自车洪江下马湖，其说益讹。亦可见此水之必下车洪，车洪之必非马湖矣。盖车洪之去交水不远，起潜之谙沾益甚真，若车洪之上，不折而西趋马湖，则车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桥，则起潜之指示可知也[13]。

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随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岭又二里余，江折而北，路逾岭头折而南下。半里，由坞中西行，于是循凤梧南山之麓矣。按凤梧山者，在郡城东北十里，山脉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东突为是山，西北一峰圆耸，东南一峰斜骞，为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东来逼其麓，转而东北入峡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龙东北行之脊也。《一统志》无其名，止标月狐山在城东北八里，环亘五十余里。以旧城计之，当即此山，第《府志》则月狐、凤梧并列，似分两山。然以山形求之，实无两山分受也。岂旧名月狐，后讹“狐”为“梧”，因讹“月”为“凤”耶？岂圆耸者为月狐，而后人又分斜骞者为凤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14]，水不甚大，而另汇连珠。盖郡城之流东南下，杨林之川南来，相距于壑口而不相下，遂潴而成浸者。坡南下处，石渐棱棱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鉴人眉宇。又西数步，又有泉连潴成潭，乃石隙回环中下溢而起，泛泛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圆若镜而无中空之隙，不知水从何出，然其清冽不若东泉之碧莹无纤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谓郡城东十里有双泉，相去十余步，月夜中立其间，东西各见月影中逗。以余观之，泉上石环树罨，虽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为凤梧所[15]，土人谓之马石窝，想未置所时其旧名然耳。于是西北随田塍行，坡陇间时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旧郡址在今城东五里，不知何村足以当之？共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坞来，中贯田间，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复有溪流自北坞来，亦贯田间，而石梁跨之，此即所谓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为最近，乃城西坡与凤梧夹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寻甸东门。转而南[16]，停履于府治东之旅肆。



寻甸昔为土府，安氏世长之，成化间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孙安铨者作乱，构武定凤廷文，攻毁杨林、马龙诸州所。当道奏发大兵歼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寻甸郡于旧治之西五里[17]，直逼西山下，始筑城甃砖为雄镇云。按凤廷文或又称为凤继祖，又称为阿凤，或又称为凤显祖，自改名凤廷霄。或又云本江西人，赘武定土官妇，遂专恣作乱，以兵直逼省。后获而磔之[18]。

寻甸四门俱不正，盖因山势所就也。东门偏于北，南门偏于东，西门偏于南，惟北门差正，而又非经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与所所莅，后重为文庙、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东南。

寻甸之城，直东与马龙对，直西与元谋对，直南与河口对，直北与东川对。其西北皆山，其东南大豁。

注释

①烺（lǎng 朗）烺：如火样明亮。

②三车：今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王家庄与前卫间，有别于前述曲靖三车市。

③一碗冲：今作玉碗冲，在马龙县西北境。

④当是路南邑市之间："邑市"原作"市邑"，据《明史·地理志》改。明曾置邑市县，隶路南州，治今宜良县东北境的古城。弘治三年（公元 1490 年）废邑市县入路南州。明末虽已废县，但地名仍存。



⑤鲁石哨：今仍称鲁石，分上鲁石与下鲁石两村，在马龙县西北隅。

⑥郭扩：今作戈夸，在寻甸县东南隅。

⑦尧林山：今作药灵山、瑶玲山，即秀崧山，海拔 2627 米。河口：今称小河口，在嵩明东境，两山逼窄，杨林海水东流至此，转而北流为牛栏江。

⑧壁假：今作必寨，在寻甸县东南境。

⑨海桐：今作海通。果壁：今作戈必。柳塘：今作勒塘。皆同音异写，均在寻甸东南境。

⑩曲江桥：《明一统志》临安府关梁："曲江桥，在府城北九十里。"曲江桥在今建水县北隅，横跨曲江上。

⑪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

⑫马湖：明置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四川屏山县。

⑬亦可见此水句：《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山川："《通志》：流入寻甸州为牛栏江，按舆图，下流为车洪江，当即牛栏江别名。"《明史·地理志》四川布政司东川府载："东南有牛栏江，自云南寻甸府流入，至府北合金沙江。"则车洪江即牛栏江，今仍称牛栏江，明代已知其自寻甸往北流入金沙江。龚起潜之说误。

⑭南望壑中海子句：此即二十五日记及《盘江考》中所称的"南海子"，今已不存。

⑮凤梧所：即凤梧守御千户所，嘉靖六年建，直隶云南都司，在今寻甸县稍东的马石五村。

⑯转而南：原脱此三字，据徐本补。

⑰寻甸：明置府，即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治所曾多次迁徙，明末始移至今县治。《嘉庆重修一统志》曲靖府古迹载："寻甸故城，在今寻甸州城东五里，元仁德府遗址也。《旧志》：寻甸府在今州城北一里，明成化十五年建土城甚隘，后徙鲁兀山下，嘉靖六年为安铨所破，十二年（公元1533年）徙今治。张志淳《筑城记》：元仁德遗址，在今城东五里，其迁于旧治，莫考厥时，今城在旧城之右逾一涧。"

⑱磔（zhé 哲）：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将肢体分裂为几块。

【今译】



二十三日　半夜听到隔壁夜里起来的人说，明星亮得如火一样；鸡叫时起床吃饭，仍然是浓重的阴雨天气，然而四周山上没有起雾。天刚亮就出发，开始顺着西南穿山坞，走了一里，逐渐转西走入峡谷，平平地穿过峡谷后上山。三里，翻过一道坳脊，于是往西下山。两次上山、两次下山，两次越过往南走向的山坞，两次翻过往南走向的坡脊而往西走，一共五里，西边坡上有个村庄，名三车。从三车村后面，又越过一座往南走向的小坡，穿过一道往南走向的山坞，走一里半，穿入西边的峡谷，这道峡谷中的水从西往东流。溯流走半里，逐渐绕着山崖而上。山崖南面的峡谷中，竹木茂密繁盛，轻微的霜冻刚刚给它们染上颜色，黄色点缀、紫色重叠，翠绿镶嵌、红色铺衬，令人仿佛置身于绘画艺术之中。走了一里多，逐渐绕着向北转，往下穿越盘壑，更加感到寂静幽深。二里，又顺着西边峡谷上。一里，再越过一座山梁，这是往南延伸最远的分支山梁，其东西两面都是它旁出错落的支脉。顺山梁往西下，穿过山坞再往西走，一共二里，有一道非常陡窄的峡谷。顺着峡谷往西转然后往南行，半里，又往西翻越山岭。半里走出山岭西面，才看见岭北有处山坞，民房环绕在山冈上，这是一碗冲。于是往西在岭脊上走，此岭较平，南北两面都是山坞，而岭脊横贯其中。一里，翻到岭脊西面。又转向南、翻越山冈后往西下，一共走一里，穿过一道峡谷，想来就是一碗冲往西排泄水流的峡谷。又往西北上坡，这道坡

较长，一里登上其顶。在顶上往东回顾所越过的众山岭，如屏风一样层层环绕，而正东的一座山峰，披裹着绿色从远方耸出，恐怕还位于翠峰山之外，会不会是东山中的阆木山的最高处呢？往北看是其峰脊的分界处，到这里才看见曲折的支脉环绕沟壑。而往南看则是东南面最开阔，这正是主峰分支山脉环绕于板桥各处之地，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其脊反而低伏？开阔地以外很远的地方也有一座青峰特别突出，位置应当在路南州、邑市之间。只有往西看才知我所在的本支山脉较高，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从坡顶南面顺着山坡往西转，半里，又往西越过山梁。从山梁西面往西北下到坞中，大约走一里，有溪水开始往西流，上横架两棵松树，渡过溪水。这股溪水顺西边的峡谷流去，道路沿西北坡往上走。一里，又往西越过山梁，绕着坡往南下，于是顺着路走。一里，转向朝西下，有座山坞从北边伸过来，很大，横穿到山坞西边，田埂上全是污泥、烂泥。半里，有一个大村落位于西坡下，这是鲁石哨，这里已经属于寻甸府，而屯守的军人仍然是平彝卫的。从鲁石哨南面往西上，越过山坡，一里，又翻越冈头。转向西南走二里，又往西翻过山梁。从山梁西面下到峡谷中，走半里，峡谷北部忽然陷落下去，形成大坑，道路从南崖上行。峡谷南面陡峰高耸，北面土地崩裂、大坑深陷，坑中还有石柱，是地面崩塌的余迹。顺着深坑往西下，又走了半里，有道从北面伸来的山坞，横穿过去，又走半里，渡过溪流往西上，再往西南上坡，在坡上横走。一里，又往西进入峡谷，峡谷南面有尖尖的山峰高耸，北面有并列的山峰突立。走两里，从南峰的北侧越过后往西走，又一里，才走到北峰的南冈上，和北峰隔坞相对。有一个村子背靠北峰而高居在山坞北面，这是郭扩，从这里才不由平彝卫屯守而编入寻甸府户籍。

从郭扩西南下坡，半里，渡过小涧，往西上坡，沿着坡往北走，又和峡谷北边并列的山峰东西隔坞。一共往北上二里，俯视着并列之峰的北面。于是往西走半里，翻越山冈，顺着冈上平走。有个中洼之坑，位于山冈南边，横着往西坠落。其西有座尖锋，纯粹是石峰而中部突出，尖锋两侧和南北相连，像位于关口的路标。道路从坑边通过，一里，走到尖石峰的北侧，于是往西下，一里抵达西边的山谷，是尖石峰的西麓。从这里起南部十分广阔，径直看到一座最高的山峰，在远方直插云天。我怀疑这就是尧林山，却又没有证据。〔滇东众多的山，只有尧

林山最高、最突出，位于嵩明州东面二十里处，与河口隔河相对。登上杨林所的主峰，往东就能见到它，如今则是往南也看见了，从这里和从杨林所看尧林山都是在七八十里之外。查证志书没有尧林山这一名称，只记有秀嵩山位于嵩明州东面二十里处，秀丽高耸直插云霄，整个嵩明州的山，以这座山为第一。〕越过沟壑往西转，二里，跨过小溪桥，有个村子在北陇上，这是壁假。从壁假西面攀岭往北上，不久越过山坳往西走，一里，再往下穿过沟壑，往南又看见直插天外的高峰。此时我已经追赶上一位老人，拉住他询问高峰，果然是尧林山。又往西走一里，再进入西峡谷。攀爬峡谷而上，半里，翻到山岭西面，西部的远山才大大开阔，看到南部主峰山脉的正脊，从西南横列着往东北延伸，是东川府、寻甸府的分水岭。其脊平缓地沿天边峙立，而西南与东北两端则分别耸起高大的山峰，其气势最为雄伟，也最远。在屏风般峙立的山脊中部又分列出一支脉，从西北往东南走向，像“八”字一样。支脉交叉分出的地区，山势特别低伏，而寻甸府城正好依托在这片山坳上。顺低伏的地段进入寻甸府，是从东川府来的道路；往西越过分列出的支脉之脊，是去嵩明州以及省城昆明的道路；顺着分列支脉的东麓往南走，是去马龙州的道路。杨林所的河流，绕着尧林山往东流；马龙州的河流，经过中和往北转，和杨林所的水一同流向北，都是随着此分列之山的走向流，然后在其东面汇合；只是溪流从这里还看不见，而寻甸府南面的湖泊则宽广得好像能用手捧到水。从这里往西下，坡陡岭开阔，二里抵达其峡谷中。有股小溪也往南流，顺着小溪往西南又走了半里，北面的山坞环绕过来，坞中有村舍坐落在坡上，叫海桐。从海桐南经过，往西穿过山坞，又上冈，一里抵达冈头。顺着冈往南下，转向西走，一共二里，有道山坞从北面伸过来，溪流顺着山坞流淌，有个村子位于坞中，叫果壁，坞外有石坝截住溪流。道路从石坝上渡过溪流往西，顺着平缓的山坡往上行，二里，逐渐下坡，有个村子靠在山坡西边，是柳塘。从这里开始山坡结束而畦田连绵不断，北抵环形的山峰，西跨越牛栏江而到达寻甸府，南连接湖泊，都是种稻谷的地区，因而村落遍布，互相看得到。从田埂上往西走二里，就看到马龙州的河流从东南峡谷中流出，杨林所的河流从西南峡谷中流出，分别从两面往北流，到这里而汇合在一起，一座七孔石桥横跨在河流上，名七星桥。河水从南往北流，是北盘江上游，正好与石堡桥的河水从北往

南流，是南盘江的上游，形势正相等，只是七星桥赶不上曲江桥那么大。过了七星桥，有三间庙宇，朝东坐落在桥旁。庙里有旧碑，有的碑文说这里距离寻甸府城十五里，有的说二十里，有的记载这条河名江外河，有的记载叫三岔河，没有确定的里数，也没有固定的名称。而《一统志》中的记载又称这条河为阿交合溪，还注释原名为些邱溢派江；称这座桥为通靖桥，可是又为桥作注释道："在城东面二十里处横跨交合溪。"为溪作注释道："在府城东南十五里处合流。"也是自相矛盾的记载。考察老寻甸府城位于现在府城东面五里处，现在的府城是嘉靖丁亥年（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安铨叛乱后修建的，这样的话，现在按十五里记载桥和溪流的位置才对。我曾多次询问当地人，都说阿交合溪流出东川府，再往下流到马湖府，没有谁知道阿交合溪流到沾益州后往下流入盘江。然而《一统志》记载为流到沾益州，后来考证《寻甸府志》，其注释和《一统志》相同。参考龚起潜的说法，确凿而有证据的，不像当地人凭主观想象猜测。有人说阿交合溪从车洪江往下流到马湖府，这一说法更加错误。也可想见这条河流一定流入车洪江，但车洪江一定不流到马湖府。因为车洪江距离交水不远，龚起潜对沾益州情况的熟悉是很可信的，如果车洪江的上游，不转向西往马湖府流，那么车洪江的下游也不转向北从三板桥流出去，因而龚起潜的指示是可以理解的。

从江西岸往北走半里，跟着江流往西转。顺着江流南岸，沿着山又攀登岭二里多，江流转向北，道路翻过岭头转朝南下。半里，由山坞中往西走，从这里开始沿着凤梧山南麓行走了。考察凤梧山的情况，在寻甸府城东北面十里处，山脉经过府西部外界的主峰，往东排列突立为这座山，西北部有一座圆圆的山峰高耸，东南部有一座斜斜的山峰拔起，是寻甸府的主要山脉。阿交合溪从东边流来、紧靠凤梧山麓，转向东北流进峡谷，仿佛是避让此山一样，这山也是往东北走向的主峰山脉。《一统志》没有记载其名称，只标明月狐山位于府城东北八里处，向周围绵延五十多里。按照原府城位置计算，月狐山应当就是这座山，只是《寻甸府志》则将月狐山、凤梧山并列记载，似乎是分为两座山。然而根据山形来求证，又确实无法分为两座山。会不会是原名月狐山，后来将"狐"音错写为"梧"，于是又将"月"字错写为"凤"字呢？又会不会是将高耸的圆峰叫做月狐山，然后人们又把斜立的山峰分为

凤梧山呢？一共往西走三里，往南眺望壑谷中的湖泊，湖泊不算很大，但其它汇入的水流则连续不断。因为寻甸府城的河流向东南，杨林所的河从南边流来，在壑谷口会合而势不相上下，于是就积聚成湖泊了。山坡南面低处，石头渐渐棱角分明，呈现出奇特外貌。又走一里，是在石片中行走，下面忽然出现一汪清泉，从石头底下漫出来后往南流出去，其底是中空的，泉水源源不断平吐出来，清澈得能照出人的眉宇。又往西走几步，又有泉水相连而积贮成的水潭，泉水是从曲折环绕的石缝底下浸出来的，水流不深却不会枯竭，溢出来后也是往南流进水潭。此潭圆得像镜子一样，但没有中空缝隙，不知道泉水从哪里流出，而且泉水的清澈程度也不像东面的泉水那样碧绿晶莹，没有丝毫的遮蔽物。查证《寻甸府》记载的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说府城东边十里处有两条泉水，相距十余步，月夜里站在两泉之间，往东西两边都能看到月亮的影子留在泉水里。根据我的观察，泉水边石头环绕，树木掩映，即使两潭清泉各自包涵明月，恐怕站着不移步而往左右看，在正中间也未必能够同时看到两边泉中的月影。又往西走半里，有一个村落背靠山冈、面对沟壑，是凤梧所，当地人称为马石窝，想来是没有设置所时的旧村名罢了。从凤梧所西北顺着田埂走，坡陇间不时地有村落但都不太大，按照《寻甸府志》记载，原府城旧址在现在府城东面五里的地方，不知哪个村子能够和府城旧址相当？一共往西走了三里，有股溪流从北边山坞流来，直直地从田间穿过，溪流上有座石桥横跨。过桥后往西行，又走三里，又有溪流从北边山坞流来，也从田间穿过，也有石桥横跨水面，这一条是所说的北溪。北溪离寻甸府城北部最近，是从府城西边山坡与凤梧山之间的峡谷中流出的。过桥，又往西走一里，从寻甸府城东门进城。转向南走，在府衙东边的旅店中停留。

寻甸府过去是土官担任知府，由安氏世代统治，成化（公元1465—1487年）年间才改土归流。至嘉靖丁亥年（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安氏的后代、孙子安铨进行叛乱，和武定府土司凤廷文勾结，攻破杨林所、马龙州等地。当权者上奏征发大批军队消灭他们，并将武定府改土归流。于是迁寻甸府治于原府治西边五里的地方，紧靠在西山下，寻甸府才修筑砖城而成为险要的城镇。〔考凤廷文有时又被称为凤继祖，也称为阿凤，有时又被称为凤显祖，他自己改名为凤廷霄。有人还说他原来是江西省人，入赘到武定府的女土司家，于是专断放肆，进行

叛乱，率领军队一直打到省城。后来被捕获，并处以磔刑。〕

寻甸府的四道城门都不正，大概是顺着山势而建成的。东门往北偏，南门往东偏，西门往南偏，只有北门勉强正一点，却不是道路所要过的城门。城中只有两条并列的街道，前面的一条是府衙与府治所在的地方，后面的一条街是文庙、城隍庙以及省巡按御史前来出差所住的官署，这些官署都面向东南。

寻甸府城，东面和马龙州正对，西面和元谋县正对，南面与河口正对，北面与东川府正对。府城西北面全是山，东南面十分开阔。

【原文】

二十四日　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观境图，出门，左有肆，中二儒冠者，问图志，以有版可刷对。余辞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钉者，在城外家中。"索钱四百，余予之过半。既又曰："须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俟之。闻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东门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从出也，因独步往探之。遍询土人，莫有识者，遂还。步城内后街，入儒学城隍诸庙。下午还寓作记。是日晴而有风。城中市肆，与广西府相似。卖栗者，以火炙而卖之[1]。

二十五日　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谓二本，既而以未钉者来，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观之，知其不全，考所谓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载亦正与《一统志》同，惟新增所谓凤梧山、双龙潭之类而已。乃畀还之，索其原价。遂饭而行。

出西门，即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蹑其顶，则犹非大龙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坞，西南自果马山环界而北，乃东度而为月狐，从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横障于东，即此山也。志称为隐毒山，谓山下有泉为隐毒泉。盖是山之西，与老龙夹而中洼，内成海子，较南海子颇长而深；是山之东，有泉二派，一出于北，今名为北溪。一出于南，(脱数字)而是山实南北俱属于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坞中，有小坑潴污流，不甚大也。西涉坞一里半，草房数间，倚南坡上，为黑土坡哨[2]。前有岐，西北由坞中行，为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为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复南逾其冈，冈头多眢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闻水声潺潺者。越冈南行二里余，乃下坡，遂与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东山之麓。路既南临水湄，遂东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见其水汪

汪北转，环所逾智井之冈，南抵南冈，东逼山麓，而西濒所聚焉。盖惟西北二面，大脊环抱，可因泉为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谓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与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谓之车湖[③]，水濒山麓，清澈可爱，然涸时中有浅处，可径而南也。今诸山冈支瞰其间，湖水纡折回抱，不啻数十里。《一统志》谓四围皆山者是；谓周广四里，则不止焉，想从其涸时言也。又南一里，东逾一瞰水之冈，又陟濑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尽，遂西南逾冈而行。冈不甚峻，而横界于东西两界之间，皆广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闻水声，已有细流自冈西峡坠沟而南矣。有数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哨[④]。始知其冈自西界老脊度脉，而东峙为东界，北走而连属于凤梧之西坳，是为隐毒山，中环大洼，而清海子潴焉；南走绵耸于河口之北崖，是为尧林山，前挟交溪，而果马水入焉。不陟此冈，不知此脉乃由此也。于是随水南行，皆两界中之坂陇，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东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东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则花箐诸流之下泄于果马溪者，又杨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开峡，重峦两叠，凑列中有悬箐焉。由此而入，是为果渡木朗，乃寻甸走武定之间道。盖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横列东北，起嶂最高，如重盖上拥；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横列东北，排峦稍杀，如外幔斜骞，虽北高南下，而其脉实自南而北叠，而中悬一箐为丛薄，为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庐颇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马溪西大山下，与羊街子皆夹水之市[⑤]，皆木密所分屯于此者[⑥]。盖花箐而南，至此始傍水为塍耳。时方下午，问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劝止，遂停憩逆旅，草记数则。薄暮，雨意忽动，中夜闻潺潺声。

二十六日　晨起，饭后，雨势不止，北风酿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陇，界东西两界中，路从中而南，云气充塞，两山漫不可见，而寒风从后拥雨而来，伞不能支，寒砭风刺，两臂僵冻，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东注于西，始得夹路田畦。盖羊街虽有田畦，以溪傍西山，田与路犹东西各别耳。渡溪南，复上坡，二里，有聚落颇盛，在路右，曰间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冈东自尧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马南山下，与果马夹溪相对，中止留一隙，纵果马溪南去；溪岸之东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转溯流作环

臂状。又有村落倚所环臂中，东与行路相向，询之土人，曰果马村。从此遂上南冈，平行冈岭二里，是为寻甸、云南之界。盖其岭虽不甚崇，自南界横亘直凑西峰，约十余里，横若门阈，平若堵墙，北属寻甸，南属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峰顶有庵二重，在松影中，时雨急风寒，急趋就之。前门南向，闭莫可入。从东侧门入，一老僧从东庑下煨榾，见客殊不为礼。礼佛出，将去之，一爨下僧号德闻，出留就火。薪不能燃，遍觅枯槎焙之[7]，就灸湿衣，体始复苏；煨栗瀹茶，肠始回温。余更以所携饭乘沸茶食之，已午过矣。

零雨渐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即杨林海子之西坞也。其处遥山大开，西界即嵩明后诸老龙之脊，东界即罗峰公馆后分支，为翠峰祖脊，相对夹成大壑，海子中汇焉；其南杨林所城当锁钥，其北尧林山扼河口。海东为大道所经，海西为嵩明所履，但其处竹树渐密，反不遑远眺。大道东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为入州道。余时闻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村者，欲往参之，然后入州。乃从岐道下竹坑间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环而东注，即果马溪之循西山出峡[8]，至是放而东转者。横木梁跨石洑上，洑凡三砥[9]，木三跨而达涯之西，其水盖与新桥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既度，即平畴遥达，村落环错，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塍中东南向，遵小径行二里，过小一半村。又一里，有大路自东北走西南，是为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即为大一半村[10]，道之南即为玉皇阁。入访南京师，已暂栖州城某寺。其徒初与余言，后遂忘之。南京僧号金山。余遂出从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东向注，其水小于果马之半而颇急，石卷桥跨之。越而西南行，泞陷殊甚。自翠峰小路来，虽久雨之后，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径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举步甚艰，所称“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庄。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转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门，稍转东而南停于州前旅舍。问南京僧，忘其寺名，无从觅也。

注释

①栗：即栗子，俗称板栗，云南、贵州出产较多。至今还有带壳用火炙的吃法，即糖砂炒板栗。

②黑土坡哨：今名同，在寻甸城西不远。此海水面缩小，仅存者称潘所海。魏所在北，金所在西，潘所在西南，名称至今未变，但魏所已距海较远。

③车湖：《明一统志》寻甸军民府山川：“车湖，在府城西三十里，一名清水海

子,周广四里,四围皆山,有灌溉之利。"《清史稿·地理志》寻甸州:"车湖源出花箐哨山,会北山诸水潴为湖,一名清水海,周数十里,北入会泽界为小江。"车湖即清水海,为小江源,北流经东川市入金沙江,今名同,现湖水面积7平方公里,南北长4.9公里,东西平均宽0.98公里,平均水位海拔2188米,平均水深20米,最深处达30米。霞客所见海子,仅距寻甸西十多里,在潘、金、魏三所东,今称潘所海,有别于清水海。

④花箐哨:今作花心哨,在金所以南,寻甸到羊街的公路上。

⑤羊街子:今仍名羊街,在果马河东岸。牛街子:今仍名牛街,在果马河西。羊街、牛街皆在今寻甸南隅。

⑥木密所: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木密守御千户所,直隶云南都司,在今寻甸县南隅的易隆。

⑦焙(bèi倍):用微火烘烤。

⑧果马溪:今仍称果马河,从北往南流入嵩明坝子。

⑨石洑(fú伏):下为伏流的巨石。砥(dǐ抵):平而细的磨刀石。

⑩大一半村、小一半村:今作大倚伴、小倚伴,位于嵩明县城稍东、果马河西,小倚伴在北,大倚伴在南。



【今译】

二十四日　开始我准备出发,偶然进入府治去看寻甸府境地图,从府署出来,看到左边是店铺,店铺中有两个头戴儒冠的人,我询问地图、志书,他们回答说有制好的版,可以印刷。我用不能等的理由辞谢。不一会他们说:"有一部印刷好但没有装订的志书,放在城外家中。"要四百铜钱,我付给他们一半多。过后他们又说:"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拿得到。"我没有办法,只好姑且等候他们拿来。听说寻甸府八景中有"北溪寒洞"的景观,在东门外北边的山下,是北溪水所流出的地方,于是独自一人步行前往探访。问遍当地人,没有一个知道,于是返回城里。在城中后街漫步,到了学校以及城隍庙等处所。下午回到寓所写日记。今天天气晴朗但有风。〔城中的市场店铺,和广西府的相似。栗子是用火炒熟才卖。〕

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后,去索要志书。那人开始说有两册,后来把没有钉好的拿来,只得到上册,而且还不到全书的一半。我大略地翻阅上册,知道此书不全,查考所说的阿交合溪下游的情况,书中记载的内容刚好和《一统志》相同,只是新增了所谓的凤梧山、双龙潭一类

的内容而已。于是把书送还他们,要回原来付的钱,然后吃饭出发。

从西门出城,立即登上西山,山很陡。走了五里,曲曲弯弯地攀登上山顶,而这座山不是主峰山梁。主峰山梁还隔着一道山坞,从西南面的果马山绕着府界往北延伸,然后再往东延伸成月狐山,从其往北越过的山坳中,又往南延伸出一条支脉,横横地屏障在东面,就是我爬的山了。志书称为隐毒山,说山下有泉水叫隐毒泉。原来这座山的西部,和主峰山脉相夹而形成中洼,中洼内是湖泊,比寻甸府南部的湖泊更长、更深;这座山的东部有两股泉水,一股发源于北山,〔现在叫做北溪。〕一股发源于南面,(掉了好几个字)而这座山的南部、北部其实都和主峰山梁相连接。从隐毒山西面往西南下,二里抵达坞中,有个小坑积聚着污水,不是很大。往西在坞中穿行一里半,看到几间草房,靠在南面坡上,是黑土坡哨。再往前有岔道,顺着山坞往西北走,是通往潘所、金所、魏所的路;往西南上坡是正路,我于是顺正路上坡一里,再朝南翻过这座山冈,冈头有许多眢井深陷下去,草丛遮蔽着它们,不时能听到眢井中有潺潺的水流声。越过山冈往南走了二里多,才开始下坡,于是和西边的湖泊相遇;湖水清澈碧绿、深广,直接冲刷着东边的山麓。道路往南靠近湖边,又转向东然后顺着山麓走。往南走了二里,看到清汪汪的湖水往北转,绕过我所翻越的、布满眢井的山冈,往南流到山冈南部,东边紧靠山麓,而西边濒临各所所在的聚落。大概只有西面、北面,在主峰山梁的环绕、包围中,可以就着湖水种田,因而有三个所依托在这里屯守,三个所就是所说的潘所、金所、魏所。〔是以三个土官的姓取名。〕三个所位于湖泊西边,和我顺着走的山麓隔水相望。这个湖泊一名清海子,一名车湖,湖水濒临山麓,清澈可爱,然而在干季湖中有水浅的地方,可以直接从湖中往南走。现在能俯视到各山冈的支脉伸到湖中,湖水曲折迂回地环绕众山,湖面不下几十里。《一统志》记载湖泊四周都是山的说法是对的,记载湖的周长四里,则不止四里,想来是根据湖泊干涸时而言的。又往南走一里,往东越过一座看得见伸向湖中的山冈,又攀登湖水冲刷的山坡,往南走一里,湖泊的南端到这里结束,于是往西南翻越冈而行。冈不很陡,而横列在东西两边的山峰之间,全是连绵不断的宽阔山坡。从冈上往南走四里,逐渐往南下,忽然听到流水声,就已看到有条细流顺着山冈西边峡谷中的深沟往南流了。有几户人家住在西边山下,是花箐哨。才知道



其冈是从西部主峰山梁延伸过来的，然后往东耸立为东部界山，又往北延伸而和凤梧山西面的山坳相连，就是隐毒山，其中环绕着很大的洼地，而清海子就形成于洼地之中；往南连绵不断地延伸到河口的北崖，就是尧林山，山前夹着交溪，而果马溪水流入其中。不登这道山冈，就不知道山脉是如此的走向。于是顺着细流往南走，都是在东西两边山峰之间的坡陇上走，有时渡过曲折往西流的溪水，有时越过往西垂下的坡，上上下下都不很高深，然而平坦宽阔的地面得不到水，所以都没能开成田地。而东部的山连绵不断但不陡峭，西部的山高高耸列并且最为雄伟；道路比较靠近东部的山，而溪水都顺着西部的山往南流，这样，从花箐哨往下流入果马溪的各条溪流，又是杨林所河流的上源了。往南走了二十五里，才有一个村落，叫羊街子，西部的山到这里才分开，形成峡谷，峡谷两边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其紧凑的排列中又有陡峭的箐沟。顺着峡谷进去，是去果渡木朗，并且是从寻甸府去武定府的小路。原来西部的大山，往北走向的一支脉，从西南往东北横列，耸起屏障般的山峰最为高大，如同层层车盖向上簇拥；往南走向的一支脉，也是从西南往东北横列，但排排的峰峦逐渐下降，如同布幔向外斜挂；山势虽然北部高、南部低，而山脉走向其实是从南部往北部重叠，而且其中有一道陡峭的草木丛生的箐沟，为通往山上的孔道，这是果马山；而往南往北的河流从这里分界。羊街子的居民住宅较多。又有牛街子，位于果马溪西边的大山下，和羊街子一样是果马溪两岸边的集市，两处都是木密所分兵屯守的地方。大致从花箐哨往南，一直到这里才傍靠河水而有田地。此时正是下午，询问前面路途中能住宿的地方，说一定要到狗街子，狗街子距离羊街子还有三十里路，恐怕来不及走到。路上的人都劝说不要再走，于是就留在羊街子。住进旅店，起草了几则日记。将近傍晚时，忽然出现下雨的意向，半夜听见哗哗的雨声。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吃过饭后，雨没有要停的趋势，北风刮得天气特别寒冷。等了很长时间，实在等不住了才出发。只见平缓的山坡遍布陇冈，把山冈分成东西两边，道路从中往南走，云雾四处弥漫，两边的山脉无边无际、无法看清，而寒风从背后挟带着雨刮过来，像针刺骨，两臂都冻僵了，痛得难以忍受，伞支撑不住。走了十里，逐渐往南下，有溪流从东往西流，道路两旁开始出现一块块的田地。大概羊街

子虽然有田地，因为溪流傍靠西边的山脉，田地和道路还各自分在东西两边。渡过溪流往南走，又上坡，二里，有一个很大的村落，位于道路右面，名间易屯。又往北走一里半，南面的山冈从东边尧林山直直分出往西延伸，西边抵达果马山南端之下，与果马山隔着溪水相对，中间只留下一条间隙，放任果马溪往南流去；果马溪东岸的山，因溪流阻挡而不能往前延伸，于是转北溯流延伸，形成绕臂形状的走向。还有一个村落靠在绕臂状的山脉中，在东边正对着道路，询问当地人，是果马村。从这里就登上南面的山冈，在冈岭上平走二里，这是寻甸府和云南府的分水岭。原来这岭虽然不算很高，但从南部一直横贯，和西部的山峰聚合，大约有十余里长，横着的如同门坎，平平的像堵墙，北部属于寻甸府，南部属于嵩明州，是以这岭脊区分。稍微往南，道路左边的山峰顶上有两层佛寺，从松影中露出来，这时雨大风冷，急忙朝着佛寺奔去。佛寺的前门朝南开，但门紧闭不能进入。从东边的侧门进去，一位老僧人在东边的侧房中烤火，见到客人一点礼仪都不讲。我拜佛后出来，准备离开这里，一个做饭的下等僧人〔法号叫德闻。〕出来挽留我烤火。柴潮湿，点不燃，遍地找枯树枝来烧火，我就着火烤湿衣服，身体才恢复过来，煮栗子，烧茶水吃后，肠胃才转暖。我还将另外带着的饭借滚烫的茶水吃了，时间已过了正午。

断断续续的雨渐渐停了，于是往南下坡。三里，来到坡脚，是杨林所海子西边的山坞。这里离山很远，地势十分开阔，西部是嵩明州背后各道山脉的主峰，东部是罗峰公馆背后的分支山脉，为翠峰山的起始山脊；东西相对，夹成大山谷，湖泊聚汇于其中；山谷南部的杨林所城具有军事要镇的地位，山谷北部尧林山控制着河口。湖泊东边是大路所经过的地区，湖泊西边是去嵩明州要走的地段，但这里竹林树木逐渐茂密起来，反而没有空处可以远眺。大路往东南走，是去狗街子的路；岔路直直地往南走，是去嵩明州的路。当时我听说有个南京的僧人，住在狗街子到嵩明之间的大路途中，地名叫大一半村，想去拜访他，然后再到嵩明州。于是顺着岔路下到长满竹子的坑中，走一里，有条大溪流从西北方绕着往东流，这就是果马溪顺着西部山脉流出峡谷，到这里放开后转向东流的河段。木桥横跨在石洑上，石洑一共三块，木桥分三段横跨在上面而到达河西岸，桥下的水大致与新桥石幢河不相上下。过桥后，便是伸向远方的平整田地，村庄环绕错落，往西

南一直走，六里到嵩明州。从田埂上往东南，沿着小路走了二里，经过小一半村。又走一里，有条大路从东北伸向西南，这是从狗街子去嵩明州的路，路的北面就是大一半村，路的南面则是玉皇阁。进大一半村去拜访南京法师，知法师已暂时住到州城的某个寺庙。〔法师的徒弟当初和我说过此事，我后来就忘了。南京法师的法号叫金山。〕我从大一半村出来就顺大路走，往西南去州城。二里，又有一股溪水从西往东流，其水量比果马溪的一半还小，但流速较急，一座石拱桥横跨水面。过桥后往西南走，烂泥深陷得特别厉害。从上翠峰山走小路以来，虽然是久雨之后，却免掉了陷入泥泞的痛苦，因为山间小路行人稀少。一上大路，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所谓的"蜀道"不在重重悬崖中，却在康庄大道上。像这样艰难地又走了三里，一直抵达西边山下，再转往西南走，又一里就进入嵩明州城的北门，稍微转东后再往南走，在州衙前的旅舍留宿。去询问南京僧人，忘记了是哪一个寺庙，没有地方寻找。



【原文】

二十七日　密云重布，虽不雨不雾，而街湿犹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楼，作书与署印州同张[①]，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②]，虽收而不即答。初是州使君为吾郡钮国藩[③]，武进乡荐[④]。余初入滇，已迁饶州别驾，至是东其辕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⑤]，余故以书为庚癸呼[⑥]，乃张之扞戾[⑦]乃尔，始悔弹铗操竽之拙也[⑧]。是日买得一野凫[⑨]，烹以为供。

二十八日　晨起，浓云犹郁勃，惟东方已开。余令肆妇具炊，顾仆候管倅回书。余乃由州署西，践湿径，北抵城隍庙，其东为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数级，右为文庙，左为明伦堂、尊经阁。登阁，天色大霁，四山尽出，始全见海子之水当其前。是海子与杨林共之，即《统志》所云嘉利泽也[⑩]，以果马龙巨江及白马庙溪之水为源[⑪]，而东北出河口，为北盘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庙后夹衢西入，与文庙前后并峙者，是为宗镜寺。寺建于唐天祐中[⑫]。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巅，今谓之黄龙山。山小而石骨棱棱，乃弥雄山东下之脉，起而中峙如锥，州城环之，为州治之后山者也。昔多小黄蛇，故今以黄龙名之。登此，则一州之形势，尽在目中矣。

嵩明旧名嵩盟。《一统志》言，州治南有盟蛮台故址，昔汉人

与乌白蛮会盟之处，而今改为嵩明焉[13]。州城亦因山斜绕，门俱不正，其向与寻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峡口入，竟日而通普岸、严章，为寻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泽，与罗峰公馆对，为杨林北境；正东为尧林山，踞河口之北，为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岭，为旧邵甸县。其北之梁王山，为老龙分支之处，领挈众山，为本州西境，与寻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环海子，田泽沃美。其西之邵甸[14]，南之杨林[15]，皆奥壤也，昔皆为县，而今省去。杨林当大道，今犹存所焉。

出寺下山，还饭于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门，转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东南由杨林去，余时欲由兔儿关，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于后者，则管倅以回柬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犹置旅寓中。因令顾仆返取，余从间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弥雄山东出之支，突为崇峰者也。路当从西门出，余时截冈逾陇，下度一竹坞，二里而北上山。蹑坡盘级而上，二里，逾一东下之脊，见北坞有山一支，自顶下垂，而殿宇重叠，直自峰顶与峰俱下。路有中盘坳中者，有直蹑峰顶者，余乃竟蹑其顶，一里及之。西望峰后，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遥巘最高，如负扆挈领，拥列回环，瞻之甚近，余初以为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即梁王之东面也。转而东，峰头有元帝殿冠其顶，门东向。余入叩毕，问所谓南京师者，仍不得也。先是从城中寺观觅之不得[16]，有谓在法界者，故余复迂途至，而岂意终莫可踪迹乎。由殿前东向下，历级甚峻。半里得玉虚殿，亦东向，仍道宫也，两旁危箐回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庵当悬冈之中，深竹罨门，重泉夹谷，幽寂窈窕。惜皆闭户，无一僧在。又下，始为法界正殿。先入殿后悬台之上，其殿颇整，有读书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礼佛正殿。甫毕，而顾仆亦从坞中上。东庑有僧出迎，询知南京师未尝至。而仰观日色，尚可行三十余里，遂询道于僧，更从北径为邵甸行。盖杨林为大道，最南而迂；兔儿为中道[17]，最捷而坦；邵甸为北道，则近依梁王，最僻而险。余时欲观其挈领之势，遂取道焉。

由寺前西南转竹箐中，随坳而南，一里，逾东南冈，出向所来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坞自西北来，即前岭头下瞰重壑之第一层也。由其南横度而西南，二里，过一村，村南始畦塍相属。随塍南下，西行

畦中一里余，望见北冈垂尽处，石崖骈沓，其东村庐倚冈上，为灵云山；西有神宇临壑，是为白马庙。神宇之西有坞，自北山回环而成峡，有大溪自峡中东注而出，即前岭头遥瞰之第二层也。其壑西南，始遥逼梁王最崇峰之下。盖梁王东突，耸悬中霄，北分一支，东下为灵云峰，即白马所倚；再北分一支，东峙分法界寺，法界北壑虽与梁王对夹，而灵云实中界焉，故梁王东麓之溪潆注，俱从此出也。其流与东山之巨龙江相似，东西距州城远近亦相似也。溪无桥，涉之，即西上坡。始余屡讯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村，村之东，皆层冈绝岭，漫无村居。问："去村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视日色，当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问皆然。遂急趋登坡，一里，有负载而来者，再问之，曰："无及矣。不如返宿为明晨计。"余随之还，仍渡溪，入白马庙。庙敝甚，不堪托宿。乃东过骈沓石崖，从村庐之后，问宿于灵云山僧。是庵名梵虚，僧虽不知禅诵，而接客有礼，得安寝焉。



注释

①州同：知州的佐官。署印州同：即原为州同而暂时代理知州事。

②州目：州里的吏目。

③使君：汉时称州的刺史为使君，此沿旧称以使君称知州。

④武进：为常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常州市。

⑤倅（cuì 翠）：古时称副职为倅。

⑥庚癸：因庚为西方，主谷，癸为北方，主水，故以庚癸为军中乞粮的隐语，后亦俗称告贷为庚癸呼。

⑦扞戾（hàn lì 汗利）：牴牾而乖张。

⑧弹铗操竿：战国时冯驩客孟尝君，弹铗操竿求食，后即以此作为穷乏而有所希望之词。

⑨野凫（fú 扶）：野鸭。

⑩嘉利泽：《寰宇通志》云南府山川："嘉利泽，在嵩盟州东南十五里，方圆百余里，水溉民田，鱼供民食，故名。又名杨林泽。"民国初年，湖面约有二万多亩，南部称杨林海，北部称八步海，1950 年已垦殖为农场和鱼池。

⑪果马龙巨江：《游记》诸本皆作"巨龙江"。《明一统志》云南府山川载："龙巨江，一名龙济溪，源出寻甸果马山，流经嵩盟州东南入嘉利泽。"《寰宇通志》寻甸军民府山川亦载："果马溪，在府城西三十里，源出果马山，流入嵩明州龙济溪。"应正为"龙巨江。"

⑫天祐：唐哀帝李柷年号，时在公元904—907年，共四年。

⑬嵩明：宋代为大理嵩盟部，元代设嵩明州。明代亦置州，隶云南府，即今嵩明县。《明史·地理志》："嵩明州，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改曰嵩盟。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复故。"则自公元1482年改名嵩明，故《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皆作嵩盟。

⑭邵甸：元置邵甸县，明初亦短期存在，后废。治今嵩明县西南部的白邑村。

⑮杨林：元置杨林县，明初亦置为县，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废，仍存杨林守御千户所，即今嵩明县南的杨林，治今老城。

⑯寺：佛教的庙宇称寺。观（guàn贯）：道教的庙宇称观。

⑰兔儿：即兔儿关。明设兔儿关巡检司，属嵩明州。今亦作兔耳关，在昆明市郊东北隅，小哨附近。

【今译】

二十七日　阴云重重密布，虽然没有下雨，没有起雾，但街道仍然潮湿，难以行走。我抱膝而坐，不打算下楼，写信给代理知州张州同，他拒绝不收；又写一张名片投送管州目，他虽然收下却不立即答复。早先，嵩明州的知州是我家乡的钮国藩，〔武进县的举人。〕我刚到云南，他已迁升为饶州别驾，此时往东去就任将近一个月了。州中的两位副职都是南京人，所以我写信向他们借钱，而张州同竟如此不讲情理，我于是后悔因穷困而寄希望于他们的笨拙行为了。这天买到一只野鸭，烹煮来作为食物。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云层仍然十分浓密，只是东方已经亮开了。我让旅舍主妇准备饮食，顾仆去等候管州目的回信。我于是顺州署西边，踩着潮湿的小路，往北走到城隍庙，城隍庙东面是察院。从正中往北登几级台阶上山，右边是文庙，左边是明伦堂、尊经阁。登上尊经阁，天色非常晴朗，四周的山峰完全显露出来，才清楚地看见满湖的水就位于尊经阁前方。这个湖泊由嵩明州和杨林所共同享有，就是《一统志》所记载的嘉利泽了，其水来源于果马山流出的龙巨江以及白马庙溪，然后往东北流到河口，是北盘江的源头。顺着中间的路再往上走，到文庙背后的窄街、然后往西进去，和文庙前后并列对峙的是宗镜寺。〔宗镜寺修建于唐代天祐年间（公元904—907年）。〕寺庙古朴而且十分空寂，坐落在蛇山顶上，蛇山现在称为黄龙山。山小但山上的石头棱角分明，是弥雄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到这里耸起，而且像锥子一

样峙立在州中，州城环绕着这座山，它是州署的后山。〔山上从前小黄蛇多，所以现在用黄龙命名。〕登上这座山，则嵩明一州的形势全部收在眼里了。

嵩明州原来叫嵩盟。《一统志》记载，州署南面有盟蛮台旧址，是从前汉人和乌蛮、白蛮会盟的地方，而现在改称嵩明了。嵩明州城也是靠山斜绕，城门都不正，城门座向和寻甸府城相似。

从嵩明州的正北面顺着大山谷口往里走，一整天就到普岸、严章，普岸、严章位于寻甸府西部边境；正南面隔着嘉利泽，与罗峰公馆相对，是杨林所的北部边境；正东面是尧林山，尧林山位于河口的北面，是下游的中流砥柱；正西面翻过山岭，是原来的邵甸县。邵甸县北面的梁王山，是主峰山脉分支的地方，统领着众多的山脉，是嵩明州的西部边境，也是嵩明州与寻甸府、富民、昆明的分界。



嵩明州中部湖水环绕，土地沃美。嵩明州西面的邵甸，南面的杨林所也是土地肥沃，两地从前都设县，而现在都免除了。杨林位于大路边，现在还有所设在那里。

从崇镜寺出来便下山，返回旅店吃饭，但管州目的回音没到。我于是拄着拐杖从南门出城，转往西走，半里来到一座塔下。大路往东南向杨林所伸去，此时我打算从兔儿关走，于是往西南行。走了一里，有人在后面追赶呼叫，是管州目在回帖时备了财物送我，命令差役追到这里，而财物还放在旅店中。于是让顾仆返回去取财物，我从小路往北去法界寺等他。法界寺位于城西北五里处，那里也是弥雄山向东延伸的支脉，突起为高大的山峰。去法界寺的路应当从西门出城，我不时地穿越冈陇，往下经过一道竹林遍布的山坞，走二里就往北上山。顺着坡绕着阶梯往上走，二里，越过一道往东延伸的山梁，看到北坞中有一座山，从最高处往低处下垂，而佛殿庙宇层层叠起，一直从峰顶往下伸去。有顺坞中绕着山坳走的路，也有直达山顶的路，我于是就直登山顶，攀登一里到达。往西看山峰背后，下面有重叠的沟壑，沟壑西北远处有座最高的山峰，像背靠屏风朝见群臣的帝王一样率领群山，群山簇拥环列在它的周围，看起来离得很近，开始我以为是嵩明州的最高峰，却不知道原来它就是梁王山的东面。转向东，峰顶最高处有元帝殿，殿门朝东开。我进殿叩拜完毕，询问所听说的南京法师，仍然

没有找到。在这之前我在城中的寺观里寻访而没有找到,有在法界寺的说法,所以我又绕路来法界寺,而哪里想到最终没有一个人知道法师的踪迹呢。从元帝殿前往东下,走过很陡的台阶。半里来到玉虚殿,殿门也是朝东,仍然是道教的庙宇,两旁陡峭的山箐环绕聚合,环境非常幽静。再往下走,到天王殿。从天王殿出来又往下走半里,有一座寺庵位于陡冈之中,茂密的竹子掩映庵门,两股泉水夹在山谷中,幽静美好。可惜这些庙宇都是关门闭户,没有一个僧人在。又往下走,才是法界寺的正殿。我先进到正殿背后的高台上面,其殿很整齐,有人在殿中读书,但住持的僧人仍然不在。于是从高台下去,到正殿里拜佛。刚刚拜完,顾仆就从坞中上来了。东侧的房中有僧人出来迎接,询问后知道南京法师不曾来到法界寺。而抬头观看天色,还能走三十多里,于是向僧人询问道路,改从往北去邵甸的路走。因为从杨林所走是大路,最往南,因而绕路;从兔儿关走是正中的路,最近而且平坦;从邵甸走是北边的路,则靠近梁王山,最偏僻而且险阻难走。当时我想观看梁王山率领群山的气势,就选择走北道。

从法界寺前面往西南转进遍布竹林的山箐中,顺着山坳往南走,一里,往东南翻过冈,走到先前过来的路上,于是往南下山。一里抵达山下,有道山坞从西北延伸过来,就是刚才从岭头往下看到的第一层重叠沟壑。顺山坞南部横穿过去然后往西南走,二里,经过一个村子,村南才有连接不断的畦田。跟着田埂往南下,在畦田中往西走一里多,看到北冈垂到底部的地方,石崖并列众多,其东面有个村子靠在冈上,叫灵云山;西面有间供奉神灵的房屋,面临沟壑,叫白马庙。白马庙西部有道山坞,沿着北面的山环绕过来而形成峡谷,有条大溪流从峡谷中往东流出去,是刚才在山顶远看的第二层沟壑。其壑西南端,才靠近远处梁王山最高的山峰下面。大概梁王山东部突起,高耸入云,北部分出一支脉,往东垂下去为灵云峰,是白马庙背靠的山;再往北分出一支脉,往东耸立为法界寺所坐落的山,法界寺北部的沟壑虽然夹在梁王山对面,而灵云峰其实位于中部,所以梁王山东麓萦绕的溪流,都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这溪流和东山的巨龙江相似,东西两边距离州城的远近也相似。溪流上没有桥,淌水过去,立即往西上坡。当初我多次问过路上遇到的人,说渡过溪流就往西走,一定得住在大大村,从大大村往东走,都是层叠的山冈和陡峭的山岭,四周没有村庄

民居。我问："距离大大村有多少里路？"回答说："三十里。"我抬头看天色，估计已经赶不到了，而当地人说不碍事，急行可以赶到。又问，都这样说。于是急急忙忙朝着坡上走，一里，有背着东西过来的人，我又向他问路，他说："来不及了。不如返回去住下作明天早走的打算。"我跟着他往回走，仍然淌水过溪，进入白马庙。庙很破败，不能寄宿。于是往东经过并列着的众多石崖，顺着村子后面走，去灵云山僧人那里求宿。住宿的庙宇叫梵虚，僧人虽然不懂坐禅诵经，但接待客人很有礼貌，我们得以在庙中安睡。

【原文】

二十九日　晨起，碧天如洗。亟饭。仍半里渡溪，蹑西坡而上。迤逦五里，逾冈脊，东望嘉利泽，犹在足下；西瞻梁王绝顶，反为近支所隐不可见，计其处，正当绝巘之东，此即其支冈也。冈头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眢井，潴者成天池。稍西北盘冈一里，复西南下。一里，度中洼之底，复西北上，行山南岭坡间。二里，复西南下坞中。其坞自西北崇峰夹中来，中有流泉颇急，循坞西崖东坠，此梁王山东南之流也。有岐路直自坞外东南来，直西北向梁王山东腋去，此杨林往普岸、严章径，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复西北蹑冈上，颇峻。一里，蹑峰头，已正当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岭头，一里，又西下半里，坞有小水，犹东南流也。一里径坞，又西上逾岭。半里，复下。其岭南北俱起，崇峰夹之，水已西南行，余以为过脊矣，随之下一里，行峡中。转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来，同坠壑东注而下嘉利泽，始知前所过夹峰之脊，犹梁王南走之余支也。越水，复西北蹑峻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则当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峰西南与南来老脊，又夹坑东北下嘉利泽，是峰东北与梁王主峰，亦盘谷东下嘉利泽。从脊上平行而西，一里余，出西坳。半里，始见其脉自南山来者，从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矗峙梁王焉[①]。



梁王山者，按志无其名，余向自杨林西登老脊，已问而知之，云在邵甸东北，故余取道再出于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虽不名梁王，其注盘龙江则曰："源自故邵甸县之东山、西山。"则指此为东山矣。其注东葛勒山，则曰："在邵甸县西北，高三十里，为南中名山，远近诸峰，高无逾此。"则所谓三十里者，又指此为东葛勒山矣。但土

人莫谙旧名，因梁王结寨其顶，遂以梁王名之。志无梁王名，未尝无东葛勒名也。其脉自澂江府罗藏山东北至宜良，分支东北走者，为翠峰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杨林西岭，而北度兔儿关，又北度此而高耸梁王山，横亘于邵甸之北，其东西两角并耸，东垂下临白马溪之西，西垂下临牧养涧之东。由西垂环而西南为分支，则文殊商山之脉所由衍也；由东垂走而东北为正支，则果马、月狐之脊所自发也。西垂曲抱，而盘龙之源，遂浚滇海；东垂横夹，而嘉利之派，遂汇北盘；宜其与罗藏雄对南北，而共称梁王云。

过脊，渐西降，西瞰夹坞盘窝，皆丰禾芃芃，不若脊东皆重冈荒碛也。一坡西垂夹坞，上皆侧石斜卧。从其上行，二里，始随坡下坠。一里及坞，有小溪自东南坞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村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村[②]。始东西开坞。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坞北西注；余所越南坞之水，截坞而从之。半里，越村之西，又开为南北之坞，有小水自南来，经西冈下，北合于东坞之水，同破西北峡而下坠，当西出于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来小水，遂西南上坡。盘坡而上，约里许，越其巅。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余，始见西坞大开。其坞自北而南，辟夹甚遥，而环峰亦甚密，坞中丰禾云丽，村落星罗，而溪流犹仅如带，若续若断焉。于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坞。有村倚麓西而庐，是曰甸头村，即邵甸县之故址也。是村犹偏于坞东；坞北有峰中垂，亦有聚庐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峦中间，另辟函盖。正北则梁王正脊亘列于后，东界即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即分支之南环者。其西北度处，有坳颇平，是通牧漾[③]；东北循梁王山东垂而北，是通普岸、严章；西逾岭，通富民县；东逾岭，即所从来者；惟南坞最远，北自甸头，十里至甸尾。坞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为嵩明、昆明之界焉。

余既至甸头村，即随东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潴东涯下，南北相并，中止有岸尺许横隔之，岸中开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间，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测，东倚石崖，西濒大道，而潭南则祀龙神庙在焉。潭中大鱼三四尺，泛泛其中。潭小而鱼大，且不敢捕，以为神物也。甸头之水，自北来流于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东，已而俱注于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则由东界之麓，相望而南。坞中屡过村聚。八里，有小水

自东峡出，西入于麓大溪，逾之。南二里，则甸尾村横踞甸南之坡[4]。有岐直南十里，通兔儿关；正路则由村西向行。一里余，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5]。逾梁，始随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盘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岭。一里，登岭头。一里，下岭西坞中，路复转西南行，大溪尚出东南峡中，不相见也。盖其东老脊，南自宜良，经杨林西岭度而北，一经兔儿关，其西出之峰突为五龙山，则挟汇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坝者也[6]；再北经甸尾东，其峰突为祭鬼山，则挟邵甸之水而西出汇流塘者也。于是又西越坞脊，四里，随坞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峡来[7]，有梁跨之，其势少杀于甸尾桥下水。有村在梁之西，是为小河口[8]，即牧漾之流，南经此而与邵甸之水合，而出汇流塘者也。过村，又西南上岭，盘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洼之窞。既而陡下峡中，有小水自西北峡来，渡之，村聚颇盛。村之南，则邵甸之水，已与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峡，至此复折而南入峡中，是为汇流塘，其萦回之势可想也。从此路由西岸随流入峡，其峡甚逼，夹翠骈崖，中通一水，路亦随之，落照西倾，窈不见影。曲折四里，有数家倚溪北岸，是为三家村[9]。投宿不纳。盖是时新闻阿迷不顺，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余强主一家，久之，乃为篝火炊粥，启户就榻焉。

注释

①梁王：即梁王山，今名同，在嵩明县西北。

②大大村：今作达达村，又称周达，在嵩明县西南境，白邑稍东。

③牧漾：今作牧羊，在嵩明县西北部盘龙江边，阿子营稍北。

④甸尾村：今仍名甸尾，在嵩明县西南隅。

⑤有石梁句：明时认此大溪为盘龙江正源，称邵甸河。今名同。

⑥汇流塘：今作回流湾。松花坝：今名同。从回流湾到松花坝，现已连为松花坝水库，湖面宽阔，为昆明市郊人工建筑的最大水库。但元、明时期的松花坝遗迹，至今仍能看到。

⑦又有水句：此水明时称牧漾水，为盘龙江正源，今亦称盘龙江。

⑧小河口：今称小河或小河村，在昆明市郊东北隅。

⑨三家村：近年扩建松花坝水库时，三家村已安全迁至小河村东边，邵甸河与牧漾水汇流处的东岸，原三家村址今已被水库淹没。

【今译】

二十九日　早晨起来，碧空如洗。急忙吃饭。仍旧走半里淌水过

溪，攀登西坡往上走。曲曲折折地走了五里，翻越冈脊，往东看嘉利泽，仍然在脚下；往西看梁王山最高峰，反而被近处的支脉所挡而不能看到，估计支脉的位置，正处在梁王山最高峰的东边，这里是支脉的分支山冈了。冈头上有很多下陷的坑穴，干的坑穴形成智井，积聚着水的形成天池。稍往西北绕冈走一里，又往西南下。一里，穿过中洼地的底部，又往西北上，在山南面的岭坡上行走。二里，又往西南下到坞中。这山坞从西北高峰的夹缝中伸来，坞中有股泉水流得很急，顺着山坞西边的山崖往东坠落下去，这是梁王山东南边的溪流。有条岔路直直从山坞以外的东南边伸过来，直直往西北梁王山东侧伸过去，这是从杨林所去普岸、严章的小路，我横穿小路往西走。半里，渡过西边的急流，又往西北攀着冈往上走，很陡。一里，爬到峰头，已经正正地处在梁王山的南面了。往西在岭头平平地走，一里，又往西下半里，坞中有条小溪，仍然是往东南流。一里穿出山坞，又往西上，翻过山岭。半里，又下。其岭南面、北面都高高耸起，高峰夹着它，水流已经往西南流，我以为越过岭脊了，顺着岭下一里，在峡谷中行走。转向南走一里，又有水流从西北流来，同样落到沟壑中往东流进嘉利泽，才知道先前翻过的、夹在高峰之中的岭脊，仍然是梁王山往南走向的余支脉。渡过水流，又往西北攀登陡峰而上，一里半，抵达峰顶，于是就处在梁王山的西南边了。这座山峰的西南部和南边延伸过来的主峰山脉之间，又夹着往东北伸到嘉利泽的坑；这座山峰的东北部和梁王山主峰之间，也环绕着往东延伸到嘉利泽的山谷。从山梁上平平往西走，一里多，走出西坳。半里，才看见从南边山延伸来的山脉，顺着这道山梁的西北部延伸下去，低伏之后又耸起，矗立为高大的梁王山。

梁王山，考查志书没有这一名称，我过去从杨林所西面攀登主峰山梁，询问后而知道有梁王山了，说位于邵甸东北，所以我取道邵甸而再次走到这里，正是打算弄清楚梁王山各分支山脉划分水道源流的情况。而志书虽然没有记载梁王山名，但书中则注释盘龙江道："发源于原邵甸县的东山、西山。"那么就指明梁王山是东山了。其注释东葛勒山，则说："位于邵甸县西北，山高三十里，是南中地区的名山，远处近处的各座山峰，没有比它高的。"那么所谓三十里高的说法，又指明梁王山是东葛勒山了。只是当地人不熟悉原来的山名，因为梁王在其顶上安营扎寨，于是就叫梁王山。志书没有梁王山名，不见得就没有东

葛勒山名。它的山脉从澂江府的罗藏山东北一直伸到宜良县,分往东北走向的一支,是翠峰山脉;往西北走向的主峰山脉,经过杨林所西部的山岭,就往北延伸到兔儿关,再往北延伸到这里而高耸为梁王山,横贯在邵甸北部,其东西两端同时耸起,东边伸下去濒临于白马溪之西,西边伸下去濒临于牧养涧之东。从西边绕向西南,形成分支山脉,是文殊商山所延伸的山脉;从东边走向东北,形成主支山脉,是果马山脊、月狐山脊所延伸的山脉。西边的山脉曲折环抱,而盘龙江的上源,从其中通向滇池;东边的山脉横列两层,而嘉利泽的支流,从其中汇入北盘江;梁王山和罗藏山雄伟地南北对峙,因而一起称作梁王山是适宜的。

越过山梁,渐渐往西下坡,往西俯视狭坞中的盘窝,全都是稠密的庄稼,非常茂盛,不像山梁东面全都是层层的山冈和荒石。一道坡往西垂下狭坞中,坡上都是石头斜躺着。从坡上走,二里,才随着坡往下走。一里来到坞中,有条小溪从东南山坞中流来,渡过小溪往西走。又半里,有个村庄位于南面山下,房屋都是瓦顶竹门,是山间民居中最幽雅而整齐的村庄,名大大村。这里是朝东西敞开的山坞,梁王山西南面的水,从山坞北面往西流;我刚才所渡过的南边坞中流出的水,横穿此坞而跟随往西流。半里,走到大大村西面,又有南北走向的山坞,有条小河从南边流来,经过西冈下,往北汇合到东坞的河流中,一齐往西北穿过峡谷后往下坠落,应当是向西流出邵甸北面。道路越过南边流来的小河,就往西南上坡。绕着坡往上走,大约一里多,翻越坡顶。又往西下半里,往西南渡过溪流;这条溪流好像是往南流。一里,又往西翻越坡脊,平平地在坡上行走。又一里多,才看到十分开阔的西坞。其坞从北往南走向,两边离得很远,而环绕山坞的群峰也更密,坞中长满茂盛的庄稼,村庄星罗棋布,而溪流则如飘带,断断续续在坞中流过。于是从坡顶很快下到坞西的山麓,半里来到坞中。有个村庄靠着山麓西边,名甸头村,是邵甸县的旧址。这个村庄还位于坞中偏东;山坞北边有座山峰正正的直立,山峰上也有村子。这片山坞距离嵩明州四十里,在重重山峦中间,另外开辟了一块天地。山坞正北面是横列的梁王山主峰山脉背后,东部是主峰往北延伸的山脉,西部是往南环绕的分支山脉。山坞西北部的道路经过的地方,有块很平的山坳,是去牧漾的通道;东北部顺着梁王山东边往北走,通往普岸、严章;往西



翻越山岭，通往富民县；往东翻越山岭，是我来时的路；而往南山坞延伸得最远，北边起自甸头，十里到甸尾。山坞中的河水，往南流到甸尾，转向西南流去，道路也越过山往西走，就是嵩明州与昆明的分界。

我来到甸头村后，就顺着东边的山麓往南走。一里，有二潭水积聚在东边山下，两个水潭南北并列，中间只有一尺多宽的堤岸横隔着，堤岸中部开通一条间隙，水从北潭注入南潭中，潭面不到两丈宽，但深不可测，东靠石崖，西临大路，而潭南面有座祭龙的神庙。〔潭中的鱼有三四尺长，自由地在潭中浮游。水潭小而鱼大，而且不敢捕捞，认为是神物。〕甸头的河水，从北往南顺大路西边流；潭中的水从潭里溢出后向南顺大路东边流，不久路两边的水都流到山坞西麓，汇合起来往南流去。大路是沿着山坞东麓，与河流相望而朝南走。在山坞中多次经过村落。八里，有条小溪从东边峡谷流出，往西流入西麓的大河里，过小溪。往南走二里，甸尾村横着坐落在山坞南面的坡上。有条岔道直直往南走，十里到兔儿关；正路则从甸尾村往西走。一里多，直接抵达西麓，有座石桥横跨在邵甸河上。过桥，于是顺着西麓往南走。半里，河水从西南方绕着山谷流进山，道路朝西北越过岭。一里，登上岭头。一里，下到岭西边的坞中，路又转朝西南走，邵甸河还在东南边的峡谷中，看不到了。原来山坞东部的主峰山脉，南端起自宜良，经过杨林所西部的山岭后往北延伸，一过兔儿关，其往西延伸出去的山峰耸立为五龙山，于是夹着汇流塘水而延伸到松花坝；再往北延伸，经过甸尾村东部，其峰耸立为祭鬼山，于是夹着邵甸之水往西流入汇流塘。从这里又往西越过坞脊，四里，顺着坞往西下。一里，又有一股水从北边峡谷流来，水上有桥横跨，水势稍微小于甸尾桥下的水。有个村庄坐落在桥西面，这是小河口，就是牧漾水往南流到这里后与邵甸之水汇合，然后流向汇流塘的那条水。过了小河口村，又往西南上岭，环绕着山坡走了七里，途中有下洼的小穴。紧接着，山路陡下峡谷中，有条小河从西北峡谷中流来，渡过小河，有个较大的村庄。村庄的南部，则是邵甸的水已经和小河口水汇合，往西流过峡谷，流到这里又折向南流进峡谷，这就是汇流塘，曲折盘绕的形势可以想见。从这里开始路从汇流塘西岸顺着水流进入峡谷，这座峡谷很陡，两旁青山耸列，中间流过一条河，道路也跟水流走，落日的余辉从西边斜照进来，山谷幽深看不见日影。曲曲折折走了四里，有几家人傍靠在河流北岸，这是三

家村。进村投宿而没有人家接纳。大概这时刚刚闻知阿迷州叛乱，省里戒严，所以昆明地区的各个村庄，都以小路边不方便住宿为借口拒绝投宿。我强求一家的主人，很久，他才为我升火做饭，开门让我就寝。

盘江考

【原文】

南北两盘江，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其发源俱在云南东境。余过贵州亦资孔驿，辄穷之。驿西十里，过火烧铺。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岭[①]。岭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为众山冠，此岭乃其南下脊。岭东水即东向行，经火烧铺、亦资孔，乃西北入黑山东峡，北出合于北盘江；岭西水自北峡南流，经明月所西坞，东南出亦佐县，南下南盘江。小洞一岭，遂为南北盘分水脊。《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北流者为北盘，南流者为南盘，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岭，一东出火烧铺，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后西至交水城东，中平开巨坞，北自沾益州炎方驿，南逾此经曲靖郡，坞亘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畴，三流纵横其间，汇为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越州东一水，又自白石崖龙潭来[②]，与交水海子合出石峡[③]，乃滇东第一巨溪也，为南盘上流云。



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来自西北，转东南去，入交海，桥跨之，为白石江；涓细仅阔数丈，名独著，以沐西平首破达里麻于此，遂以入滇也。按达里麻以师十万来拒，与我师夹江阵，是日大雾，沐分兵从上流潜济，绕出其后，遂破之。今观线大山溪，何险足据；且白石上流为戈家冲，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内。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为不世勋，不知乃与坳堂无异也！度桥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门，东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涨溢，至是为东西山所束，南下伏峡间。桥横架交溪上，曰上桥。桥西开一坞东向，即由上桥西折入坞，半里至温泉。泉可浴，泡珠时发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对以六角亭，曰喷玉。

东逾坡半里，抵桥头村[4]。村西行田畴间，忽一石高悬，四面蓊丛，楼楹上出，即石崖堡也[5]，与温泉北隔一坞。径平畦里许，抵堡东麓，南向攀级，上凌绝顶，则海子东界山南绕于前，西界山自北来，中突为此崖，又西峙而南为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桥，前为东界山南绕所扼，辄西南汇为海子，正当石堡南；其东北白石崖龙潭，与东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于越州，乃西南破峡去。而石堡正悬立众峰中，诸水又汇而潆之，危崖古松，倍见幽胜。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村。回眺石堡，西北两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村南下坡，东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即交溪，溪遂折东南去。又东一里半，抵东山麓。东北上山，从石片中行，土倾峡坠，崩嵌纷错，石骨竞露如裂瓣，从之倾折取道。石多幻质，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绝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岭坳，下见西坞南流之江，下坠岭南之峡，乃交溪由桥头南下，横截此山南麓以东去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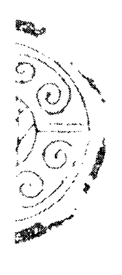
余已躬睹南盘源，闻有西源更远，直西南至石屏州，随流考之。其水源发自石屏西四十里之关口，流为宝秀山巨塘[6]，又东南下石屏，汇为异龙湖。湖有九曲三岛，周一百五十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顶有海潮寺；稍东岛曰小水城[7]。舟经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湖中植莲，此为最盛。水又东经临安郡南，为泸江，穿颜洞出，又东至阿迷州，东北入盘江。盘江者，即交水海子，南经越州、陆凉、路南、宁州，至州东六十里婆兮甸，合抚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8]；又东至阿弥州稍东，合泸江。二江合为南盘江，遂东北流广西府东山外。

余时征诸广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过师宗州，又东北去罗平州十五里，抵一坞曰兴哆啰。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而罗庄山森峭东界，皆石峰离立，分行竞奋，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矗怪峰，西南始此，而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此又其西南之极也。已而至罗平，询土人盘江曲折，始知江自广西府流入师宗界，即出罗平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巴旦彝寨，会江底河；寨去罗平东南二百里，江东即广南府境。又东北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至霸楼，为霸楼江；六处地名，俱粤西安隆长官司地。今安隆无土官，俱为广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蜡、者香，于是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经泗城之葛阆、历里来合，而下田州云。

后余至云南省城，过杨林，见北一海子特大，古称嘉利泽，北成大

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尧林山。又东北十里出峡，经果子园[9]，北至寻甸府，合郡城西北水，汇为南海子。又东北与马龙水合于郡东二十里七星桥，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沾益州为可渡河，乃北盘江上流也。按此则南北二盘，但名称之同耳，发源非一山之水。北盘自可渡河而东，始南合亦资孔、火烧铺之水，则火烧铺非北盘之源也。南盘自交水发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则明月所非南盘之源也。乃《一统志》北盘舍杨林，南盘舍交水，而取东南支分者为源。则南北源一山之误，宜订正者一[10]。

又以南盘至八蜡、者香，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指以为北盘江，遂谓南北盘皆出于田州。夫北盘过安南，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合南盘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谓两江合于普安州、泗城州之误，宜订正者二[11]。



至《一统志》最误处，又谓南北二盘，分流千里，会于合江镇。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是直以太平府左江为南盘，田州右江反为北盘矣。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经交水、曲靖，南过桥头，由越州、陆凉、路南，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泸江，始东转，渐北合弥勒巴甸江[12]，是为额罗江。又东北经大柏坞、小柏坞[13]，又北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又东北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如渡，又东北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经巴泽、巴吉，合黄草坝水，东南抵霸楼，合者坪水，始下旧安隆[14]，出白隘，为右江。北盘自杨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园，东北经热水塘，合马龙州中和山水，抵寻甸城东，北去彝地为车洪江。下可渡桥，转东南，经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桥诸水，南下安南卫东铁桥，又东南合平州诸水，入泗城州东北境，又东注那地州、永顺司，经罗木渡，出迁江、来宾，为都泥江，东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盘出南宁，北盘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宁合江镇，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非北盘与南盘合也。其两盘江相合处，直至浔州府黔、郁二江会流时始合，但此地南北盘已各隐名为郁江、黔江矣。则谓南盘、北盘即为南宁左、右江之误，宜订正者三[15]。

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属南盘，志书又谓源自富州，是弃大源而取支水，犹之志南盘者源明月所，志北盘者源火烧铺也。彼不辨端末巨细，悍然秉笔，类一丘之貉也夫！

注释

①小洞岭：今作硝洞岭，在贵州盘县火铺镇稍西。

②白石崖：今作白石岩，在曲靖市东境，茨营北端的龙潭河源。此水即今龙潭河。

③交水海子：又省称交海，在曲靖坝子东部。经历代辟为圩田，今已不存。

④桥头村：今名同，又称温泉村，在南盘江西岸，属曲靖市三宝镇。

⑤石崖堡：即石堡山，在温泉稍南，为曲靖名胜。《明一统志》曲靖府山川："石堡山，在府城东南二十余里，相传蜀汉诸葛亮征蛮时与诸酋会盟之所，其下温泉出焉。"

⑥宝秀：明设宝秀关巡检司，今名同，在石屏县西境，风景甚佳。宝秀山巨塘即宝秀湖，又称赤瑞湖，今已排干垦殖。

⑦异龙湖：今名同，在石屏县东南。湖泊面积约42平方公里，东西长13.8公里，南北宽1.4~6公里，湖岸线长86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411米，平均水深3.5米，最大水深7米。三岛在湖西部，其中大水城、小水城今皆在湖岸上，湖中现仅最小的岛马宝龙。"曲"今称"湾"，有大湾、高家湾、杨家湾、豆地湾、马房湾、罗色湾、柿子湾、青鱼湾、白浪湾等，多在湖的南部。北部湖岸平直，但岸上龙潭甚多。近年由于将湖水引入石屏南部灌溉农田，湖水改道流入元江，且曾一度接近干涸。现已恢复旧貌。

⑧婆兮甸：今盘溪，在华宁县东隅，曲江在此汇入南盘江。抚仙湖出水口在澄江县东隅、华宁县北隅的大革勒附近。

⑨河口：今称小河口。果子园：今名同。皆在嵩明县东境的铁路线上，杨林海水东流至此转北流为牛栏江。

⑩乃《一统志》句：霞客订正《明一统志》之说，把南盘江源上溯到炎方，是很大的功劳。但杨林的嘉丽泽往北流入金沙江，与北盘江无涉，近代地理调查说明，南北盘江皆发源于今曲靖市北境的马雄山。北盘江源在马雄山北麓，往北流为革香河，再转南即称北盘江。南盘江源在马雄山南麓。

⑪又以南盘句：八蜡，今作坝纳，在贵州册亨县东南境。者香，今作蔗香，在贵州望谟县南。此两地正位于南、北盘江合流处的两岸，土人关于南、北盘在此合流的说法是可信的。霞客把东北合南盘之水，认为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而以今紫云、罗甸间的格凸河为北盘经流，亦误。

⑫巴甸江：今称甸溪河，在弥勒县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

⑬大柏坞、小柏坞：即今大百户、小百户，大百户在砚山县西北隅，小百户在今丘北县腻脚一带。

⑭旧安隆：今称旧州，在南盘江南岸，广西田林县西北隅。

⑮则谓南盘句：霞客订正了《明一统志》错误，弄清了北盘江下游注入今红水

河，是又一大功劳。但仍沿明人旧说，认为南盘江入广西为右江，往下为郁江。其实，右江源为驮娘江和西洋江，与南盘江亦不相涉。

盘江考

【今译】

南盘和北盘两江，我在广西省时已经看到它们的下游了，两条江都发源于云南省东部境内。我从贵州省亦资孔驿经过时，就穷究它们的源流。从亦资孔驿往西走十里，经过火烧铺。又往西南走五里，抵达小洞岭。小洞岭北面二十里处有座黑山，高大陡峭，为群山之冠，小洞岭是黑山向南延伸的山梁。小洞岭东部的河水就往东流，流过火烧铺、亦资孔驿，就向西北流入黑山东部的峡谷，再往北流出去和北盘江汇合；小洞岭西部的河水从峡谷中由北往南流，流经明月所西边的山坞，往东南流出亦佐县，往南流入南盘江。小洞岭一山，就是南盘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一统志》认为，南盘江、北盘江都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处，往北流的是北盘江源头，往南流的是南盘江源头，都是指这黑山南部小洞岭的两条河流，一条从东面流出火烧铺，一条从西面流出明月所。我后来往西来到交水城东面，其中有一片平坦、开阔的巨大山坞，北起沾益州炎方驿，往南延伸到交水，穿过曲靖府，整座山坞纵贯南北，不下一百里，坞中都是平整的田地，三条水在坞中纵横流淌，水流积聚的地方形成湖泊。有船往南通到越州，越州位于曲靖府东南四十里处。乘船航行到越州，河水往西南流入礁石遍布的峡谷中，峡谷极其陡峭、船无法上下，于是下船上岸。走十五里，又乘船往南到陆凉州。越州东部有一条河，又从白石崖的龙潭流来，和交水海子一起流出礁石遍布的峡谷，这是滇东第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南盘江的上游。



我在交水歇脚，听说曲靖府东南有石堡温泉的名胜，于是从交水海子西面往南走。南下二十里，一条溪水从西北流来，转向东南流去，流入交水海子，有座桥横跨在溪水上，这水名白石江；其水流涓细，只有几丈宽，却特别著名，因为西平侯沐英首先在这里打败达里麻的军队，于是才率兵进入滇池地区。考证史书记载，达里麻率领十万军队

前来抵御，和明朝军队隔江分别布阵，那一天有大雾，沐英分兵从白石江上游悄悄渡江，绕到达里麻阵地背后，于是攻破敌军。而现在看到的白石江是如线一样细的山间溪流，哪里有天险可以凭借；而且白石江上流是戈家冲，江水源头短、流量小，环绕的地带不过在几里以内。沐公的曲靖作战捷报，却夸大其词为冒着浓雾横渡白石江，从上游出奇兵夹攻敌军，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功勋。殊不知白石江却和小水塘没有什么区别。过桥往南走六里，到曲靖府。从府城南门出去，往东南走二十五里，看到交水海子一片汪洋，水位高涨溢出，到这里后被东西两边的山束缚，往南流下低伏的峡谷中。有座桥横架在交溪上，叫上桥。桥西边敞开一座朝东走向山坞，于是过上桥，往西转进坞中，走半里到温泉。温泉可以沐浴，泡珠不时地从池底冒出，北池中沸腾的泡珠特别多，和六角亭相对，亭名喷玉。往东越过坡走半里，来到桥头村。从桥头村往西在田间行走，忽然有一座石峰高高耸立在空中，四面丛林茂密，楼台亭柱从峰上露出，这就是石崖堡，和北边的温泉隔着一道山坞。直直地在平整的田间走了一里左右，抵达石崖堡东麓，从南面攀登台阶，登上凌空的绝顶。于是交水海子东部的山往南延伸，环绕于前方；西部的山从北边延伸下来，中途耸起这石崖堡，又往西耸立，然后向南延伸为水口山。交溪往南流过上桥，前方被东部山往南环绕所阻扼，才流向西南汇聚为湖泊，正好位于石崖堡南面；其东北边白石崖的龙潭水，与东南边亦佐县的河流，汇入交溪往下流往越州，然后往西南穿过峡谷流去。而石崖堡正正地高耸在群山之中，各条水流又汇合起来环绕着它流，山崖陡峭，松林古朴，倍显幽静美好。从北面下山，往西走一里到石堡村。回头眺望石崖堡，西北两面嵌在空中显得出奇的峭丽，步步舍不得离去。顺着石堡村南面下坡，往东走半里，经过一座石桥。桥下往南流的河流就是交溪，交溪从这里转向东南流。又往东走了一里半，来到东边山麓。往东北上山，是在石片中行走，山上泥土倾塌，峡谷深坠，土崩石嵌交错，裸露的石块争相冒出，如同裂开的花瓣，从这些石块中歪斜、曲折地找路走。石块的质地也有很多奇异的变化，颜色纯黑的如同染过墨一样，片片都是这奇异山峰的绝妙作品。从石中往上走了一里，来到岭坳，往下看到西坞中往南流的江水，往下坠入岭南的峡谷里，是交溪从桥头往南流，横穿这座山南麓而往东流去。

我已经亲眼看到南盘江的源头，听说南盘江西支源头更远，一直往西南上溯到石屏州。我顺着水流考察西支源头。这一支流发源于石屏州西部四十里处的关口，流入宝秀山巨塘，又往东南流下石屏州，汇聚为异龙湖。异龙湖有九道湾、三座小岛，周长一百五十里。最西北边的靠近石屏城的岛叫大水城，其最高处有海潮寺；略偏东的岛叫小水城。船从大水城南边经过，有上百亩的菱角、荷花，硕大的花朵交织出色彩艳丽的湖边，在湖中种植莲藕，以这里规模最大。异龙湖水又往东从临安府南面流过，被称为泸江，穿过颜洞流出，又往东流到阿迷州，转东北流入盘江。这盘江就是交水海子，再往南流经越州、陆凉州、路南州、宁州，流到宁州东面六十里处的婆兮甸，与抚仙湖水汇合；又往南流到播箕街河甸，与曲江水汇合；又往东流到阿迷州稍东的地方，与泸江水汇合。盘江和泸江汇合之后称为南盘江，于是往东北流向广西府东山之外。



我当时寻访过很多广西府的当地人，最终没有谁知道南盘江的流向。我于是往北走，经过师宗州，又往东北走到距离罗平州十五里处，抵达一处叫兴哆啰的山坞。其坞西靠白蜡山，东面看得到罗庄山，南面延伸得很远，而险峻的罗庄山高高耸立在东部，石峰全都分开突立，成行地竞相奋起，又显出广西省山脉的风貌。大概这类丛林般矗立的奇异山峰，西南从这里开始出现，往东北一直到道州为止，气势磅礴地遍布几千里，是西南地区特有的胜景，而这里又是西南这一奇观中第一的景致。不久来到罗平州，向当地人询问南盘江弯曲流向的情况，才知道南盘江从广西府流入师宗州境内，就从罗平州东南边流出罗庄山外，流到巴旦彝寨，和江底河汇合；巴旦彝寨距离罗平州东南二百里，南盘江东岸是广南府境。南盘江又往东北流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流到霸楼，被称为霸楼江；〔巴泽等六个地名所在地，都是广西省安隆长官司的属地。如今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这些地方都被广南府、泗城州占有。〕从霸楼流入泗城州的八蜡、者香，从这里被称为右江。再往下流，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流，从者格流经泗城州的葛阆、历里后与右江汇合，然后流下田州。

后来我到云南省城，经过杨林所时，看见杨林所北面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湖泊，古代称为嘉利泽，北边形成大溪，流出河口。大溪北面有十分陡峭的山，名尧林山。又往东北流十里，穿过峡谷，流经果子园，

往北流到寻甸府，与府城西北边的水流汇合，汇聚为南海子。又往东北流，与马龙州水在府城东面二十里处的七星桥汇合，为阿交合溪。我顺着阿交合溪的流向考察，知道它流下沾益州为可渡河，就是北盘江的上游。根据这些考查，则南盘江和北盘江，只是名称相同而已，它们的源头不是同一座山流出的水。北盘江从可渡河段往东流，才与从南边流来的亦资孔驿、火烧铺的河流汇合，那么火烧铺不是北盘江的发源地。南盘江从交水发源，往南流过越州，才与明月所的河流汇合，那么明月所不是南盘江的发源地。而《一统志》记载北盘江漏掉杨林所，记载南盘江放弃交水，而选择东南分支作为它们的发源地。那么南盘江、北盘江发源于一座山的错误记载，是应当订正的第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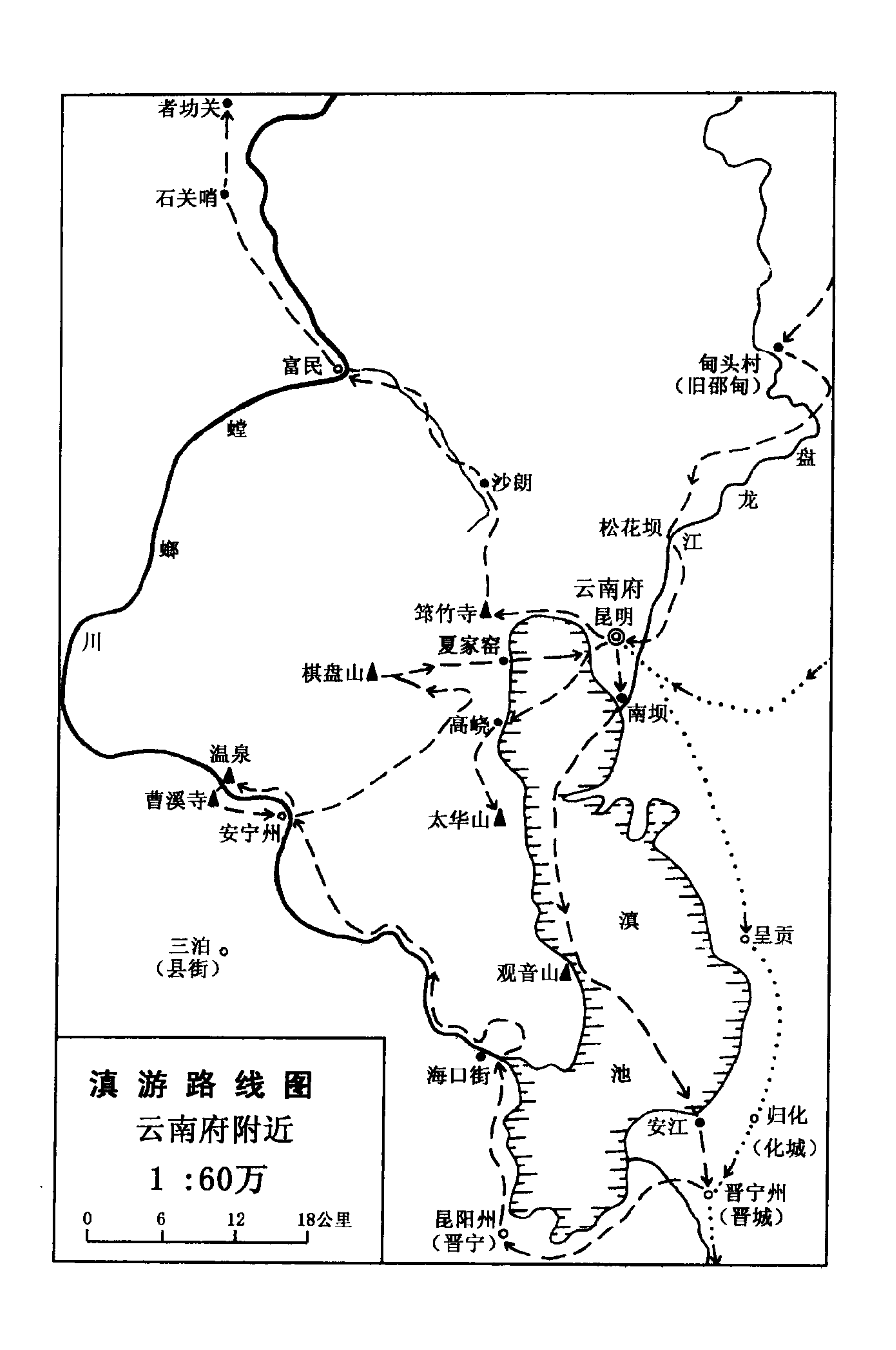
又因为南盘江流到八蜡、者香时，有一条河从东北流来与南盘江汇合，当地人把这条河当作北盘江，于是说南盘江与北盘江都流到田州。其实北盘江流过安南，就已经往东南流下都泥，顺着泗城州东北部，流经那地、永顺，从罗木渡流出，流下迁江。那么这一条从东北流来汇入南盘江的河流，自然是泗城州西北山箐中流出来的。认为南盘江、北盘江在普安州、泗城州汇合的错误说法，是应当订正的第二处。

至于《一统志》记载最错误的地方，是认为南盘江、北盘江二条河各自分别流淌千里，在合江镇汇合。大概是南宁府西部左江、右江合流的地方叫合江镇，因此《一统志》便直接把太平府的左江当作南盘江，田州的右江反而被当作北盘江了。现在我根据亲自考查的经历进行综合校订，南盘江从沾益州炎方驿往南流，流经交水、曲靖府，再往南流过桥头，顺着越州、陆凉州、路南州往南流，流到阿迷州境北部，与曲江、泸江汇合，于是转向东流，逐渐流往北与弥勒州的巴甸江汇合，为额罗江。又往东北流经大柏坞、小柏坞，又往北流过广西府东面八十里处的永安渡，又往东北流经师宗州东面七十里处的黑如渡，又往东北流过罗平州东南面的巴旦彝寨，与江底河汇合，流经巴泽、巴吉，与黄草坝的河流汇合，往东南流到霸楼，与者坪的河流汇合，然后才流到旧安隆，从白隘流出，为右江。北盘江经过杨林所嘉利泽，往北流出嵩明州果子园，往东北流经热水塘，与马龙州中和山的河水汇合，流到寻甸府城东部，往北流入彝族居住的地区为车洪江。流到可渡桥，转向东南流，流经普安州北境，与三板桥的各条水流汇合，往南流到安南卫东边的铁桥，又往东南流，与平州的各条水汇合，流入泗城州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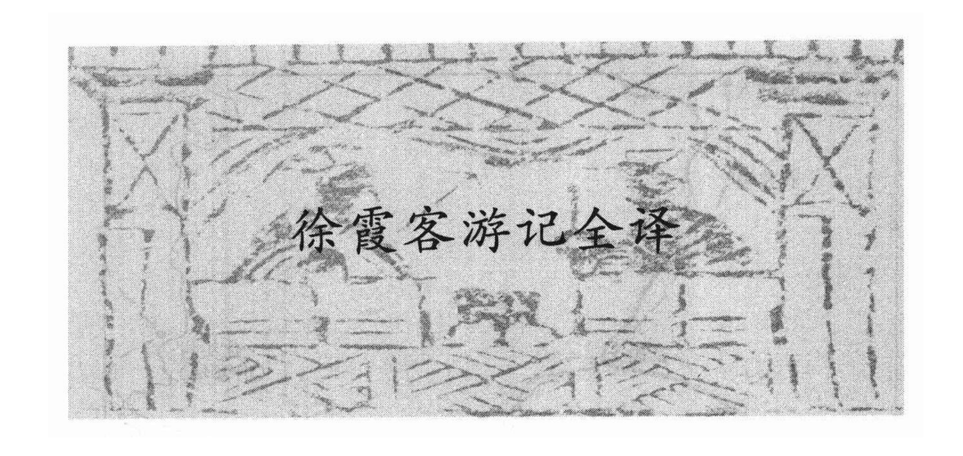
境，又往东流向那地州、永顺司，流经罗木渡，又从迁江、来宾流出，为都泥江，往东流入武宣的柳江。因此，南盘江从南宁府流出去，北盘江从象州流出去，两江互相距离不下千里；而南宁府的合江镇，是南盘江与交趾丽江汇合，并非是北盘江与南盘江汇合。而南盘江、北盘江相互汇合的地方，一直要到浔州府黔江、郁江合流时才汇合，但是在浔州府汇合的南盘江、北盘江已经分别变名为郁江、黔江了。那么认为南盘江、北盘江就是南宁府的左江、右江的错误记载，是应当订正的第三处。

至于田州的右江源流，明明属于南盘江，而志书又认为右江发源于富州，这是舍弃主要的源流而选择分支的细流记载，如同记载南盘江发源于明月所、记载北盘江发源于火烧铺是一样的。这种不分辨开头末尾、巨大细微，蛮横执笔的记载，全都是错误的。





者坊关
石关哨
富民
螳
螂
川
沙朗
甸头村
（旧邵甸）
盘
龙
江
松花坝
云南府
昆明
筇竹寺
夏家窑
棋盘山
南坝
高峣
温泉
曹溪寺
安宁州
太华山
滇
池
呈贡
三泊
（县街）
观音山
海口街
安江
归化
（化城）
晋宁州
（晋城）
昆阳州
（晋宁）
滇游路线图
云南府附近
1 :60万
0
6
12
18公里



滇游日记四①

【题解】

《滇游日记四》是徐霞客旅游云南府和武定府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月初一日,徐霞客第二次来到昆明。这里是云南省会,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徐霞客结交了唐大来、吴方生、阮仁吾、唐玄鹤、张调治、张石夫、周恭先、金公趾、马云客、阮玉湾、阮穆声等一批滇中名士,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生活十分惬意。滇池是我国著名的淡水湖之一,山光水色冠绝于世。徐霞客环滇池畅游了一周,从昆明南郊的南坝乘船,横渡滇池,到安江上岸,再绕经晋宁、昆阳、安宁等州,取草海湖堤,从西郊的夏家窑和土堆回城,沿途游览了白鱼口、天女城、金沙寺、石将军、牛恋石、龙王堂、石城、安宁温泉、曹溪寺、进耳寺、棋盘山等,以后又游了西北郊的筇竹寺、海源寺上洞和中洞、妙高寺、沙朗天生桥、富民河上洞。

十一月十一日,徐霞客抵达武定府(今武定县)。此后十九日的日记缺。据随行的仆人证实,这段时间霞客曾"遍阅武定诸名胜"。在武定游狮子山,特别是山上与建文皇帝传闻有关的正续寺。以后到元谋县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徐霞客不走通往滇西的大道,而北迂取道武定、元谋,主要目的就是追踪考察长江源头金沙江。在元谋,他北到姜驿,"穷金沙江",亲眼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金沙江。

【原文】

戊寅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晴爽殊甚。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2]，即西由峡中，已乃与溪别。复西逾岭，共三里，入报恩寺。仍转东，二里，过松花坝桥。又循五龙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东北隅南行。已乃转西度大桥，则大溪之水自桥而南[3]，经演武场而出火烧铺桥，下南坝矣。从桥西入省城东门，饭于肆。出南门[4]，抵向所居停处，则吴方生方出游归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见有晋宁歌童王可程，以就医随吴来，始知方生在唐守处过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　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担夫，遇其侄阮玉湾、阮穆声，询候甚笃。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担夫杨秀雇约至。余期以五日后再往晋宁，还即启行。仁吾贶以番帨香扇[5]。

初三日　余欲往晋宁，与唐元鹤州守、大来隐君作别。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还省，二君必至省谒见，毋中途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湾，并叩杨胜寰，知丽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湾来顾寓中，知按君调兵欲征阿迷，然兵未发而路人皆知之，贼党益猖狂于江川[6]、澄江之境矣。玉湾谓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别墅[7]，已买山欲营构为胜地。请备车马，同行一观。"余辞以晋宁之行不容迟，因在滇西羁久也。又云："缅甸不可不一游，请以腾越庄人为导。"余颔之。

初四日　余束装欲早往晋宁，主人言薄暮舟乃发，不若再饭而行。已而阮玉湾馈榼酒[8]，与吴君分饷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坝[9]，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斗风，舟行三十里，至海夹口泊。三鼓乃发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10]，乃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11]。其涯有温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风寒，不及沐也。于是挂帆向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12]，梳栉于饭肆。仍南四里，过一小桥，即西村四通桥分注之水，为归化[13]、晋宁分界处。又南四里，入晋宁州北门[14]，皆昔来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见田畴广辟，城楼雄壮焉。入门，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盖防阿迷不靖也。既见大来[15]，各道相思甚急。饭而入叩州尊[16]，如慰饥渴，遂留欢晏。夜寝于下道，供帐极鲜整。

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谈内署，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与唐君大来，更次相陪，夜宴必尽醉乃已。

初八日　饮后，与黄沂水出西门，稍北过阳城堡[17]，即所谓古土城

也。其西北为明惠夫人庙，庙祀晋宁州刺史李毅女[18]。夫人功见《一统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杨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杨"，何谬之甚耶？岂夫人之夫乃姓杨耶？然辞不达甚矣。人传其内犹存肉身，外加髹焉[19]，故大倍于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伤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来拜，且馈榼醴[20]。傅，江西德化人[21]。

初九日　余病嗽，欲发汗，遂卧下道。

初十日　嗽不止，仍卧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诸友来看，极殷绻[22]。

十一日　余起，复入内署。盖州治无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复如前焉。是日，傅幕复送礼。余受其鸡肉，转寄大来处。下午，傅幕之亲姜廷材来拜。姜，金溪人。



十二日　唐州尊馈新制长褶棉被。余入谢，并往拜姜于傅署，遇学师赵，相见蔼蔼[23]。及往拜赵于学斋，遇杨学师，交相拜焉。询赵师："陆凉有何君巢阿否？"赵，陆凉人，故询之。赵言："陆凉无之。当是浪穹人。然同宦于浙中，相善。"赵君升任于此，过池州[24]，问六安何州君[25]，已丁艰去矣[26]。四月初至镇远[27]，其所主之家[28]，即何所先主者，是其归已的。但余前闻一僧言，贵州水发时，城中被难者，有一浙江盐官，扛二十余[29]，俱遭漂没，但不知其姓。以赵君先主镇远期计之，似当其时，心甚惴惴，无可质问也。从陈木叔集中，转得二知己，为吴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岂淡人为火毙于长安[30]，今又有此水阨？若果尔，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　州尊赴杨贡生酌。张调治以骑邀游金沙寺，以有庄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门，见门内有新润之房颇丽，问之，即调治之兄也。名□□，以乡荐任常州[31]判[32]，甫自今春抵家。以谗与调治不睦。出西门，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坞即南自河涧铺直北而出者[33]，至此乃大开洋，北极于滇池焉。西界山东突濒坞者，为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为望鹤山，其北走之余脉为天城；又西为金沙，则散而濒海者也。东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为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为盘龙山；其环北之正脊，为罗藏山，则结顶而中峙者也。州治倚东界之麓。大堡、河涧合流于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桥，分为两流：一直北下滇海；一东绕州北入归化界，由安江村入滇海。经坞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

上，是为四通桥。由桥西直上坡，为昆阳道。西北由岐一里半，为天女城，上有天城门遗址[34]，古石两叠，如雕刻亭檐状。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领镇时，筑城于此，故名，城阜断而复起，西北濒湖者，其山长绕，为黄洞山；西南并天城而圆耸夹峙者，为金沙山[35]。此皆土山断续，南附于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则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则望鹤山高拥而北瞰，为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则将军山耸崖突立，与望鹤骈峙而出，第望鹤则北临金沙，天城、将军则北临滇海耳。黄洞山之西，有洲西横海中，居庐环集其上，是为河泊所[36]，乃海子中之蜗居也[37]；今已无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犹泊焉。其处正西与昆阳对，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陆从将军山绕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盘金沙山北夹，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门北向，盘龙莲峰师所建也，寺颇寂寞。由寺后拾级而上，为玉皇阁，又上为真武殿，俱轩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阔之势。山之西麓，则连村倚曲，居民聚焉。入调治山楼，饭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观调治家人筑场收谷。戴月入城，皎洁如昼，而寒悄逼人。还饭下道，不候唐君而卧。唐君夜半乃归，使人相问，余已在梦魂中矣。

注释

①《滇游日记四》：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上。

②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原脱"所存"二字，据四库本补。

③大溪：此即盘龙江，明代又称滇池河，为滇池主要水源。今仍称盘龙江。

④出南门句：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云南府及附郭昆明县，并废弃元代土城不用，另筑砖城。城为方形略扁，城周九里三分，有六门。东门称咸化门，今称大东门，在小花园。东北为永清门，俗称小东门，在今圆通山大门前、圆通街东口。北为保顺门，在今北门街尽头，省杂技团门口。西为广远门，俗称大西门，在今文林街新建设电影院街口。西南为洪润门，俗称小西门，在今武成路西口、东风商店前。南门称崇政门，在今近日公园。明城的范围和规模，一直相沿到清末，清代仅在原来基础上修整，并改换了城门的名称。明清城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拆填完，现已变为青年路、南屏街、东风路等宽大的街道。北城墙穿过云南大学及圆通公园，今圆通公园东北隅高处的瞭望亭，即建在原城墙上，是明清云南府城墙仅存的珍贵标本。

⑤番帨（shuì 税）：国外来的佩巾。

⑥江川：明置县，隶澂江府。《明史·地理志》江川县："南有故城，崇祯七年

(公元1634年)圮于水,迁于旧江川驿,即今治。”在此以前江川县治今星云湖北岸的龙街,明末迁至今江城。

⑦别墅(shù树):于住宅外另置的园林建筑等游息之所。

⑧榼(kē棵):古代盛酒的器具。

⑨羊市:今仍称羊市口,在昆明市金碧路与东寺街相交处。南坝:今名同,在昆明市南郊,昆明火车站南。

⑩圩(yú于):湖、海边上防水护田的土堤。北圩口,即今白鱼口,为滇池土著鱼白鱼的产卵场,因名。为风景疗养区。温泉今存,在空谷园内,惜水温较低。

⑪观音山:今名同,在滇池西岸,山上有塔,附近建有昆明市工人疗养院。

⑫安江村:今名同,在滇池东岸晋宁县境。

⑬归化:明置归化县,隶晋宁州,治今呈贡县南的化城。

⑭晋宁州:隶云南府,治今晋宁县晋城镇。

⑮大来:即唐大来(公元1593—1673年),名泰,晋宁人,青年时曾游学于祖国内地,是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明末削发为僧,长住鸡足山,法名普荷,号担当。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担当书画甚多。



⑯州尊:系对知州的尊称。州守:即知州,又省称“守”。

⑰阳城堡:《元史·地理志》晋宁州:“唐晋宁县,蒙氏、段氏皆为阳城堡部,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立阳城堡万户,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晋宁州。”南诏、大理时,晋宁称阳城堡部,此即当年遗址。

⑱李毅女:《明一统志》云南府祠庙:“忠烈庙,在晋宁州古土城内,祀晋宁州刺史李毅之女秀。惠帝时,五苓蛮寇宁州,毅卒,其女明达有父风,众推领州事,奖励将士,婴城固守,伺夷稍怠,出军击走之。唐开元初赐庙额。”《元混一方舆胜览》亦载此事说:“今有庙在晋宁州,贴金盖万两云。”

⑲髤(xiū休):本作“髹”,赤黑色的漆。

⑳醴(lǐ礼):甜酒。

㉑德化:为九江府附郭县,在今江西九江市。

㉒殷:殷勤。绻:即缱绻(quǎn qiǎn犬遣),形容情意深厚。

㉓蔼(ǎi矮)蔼:人数众多。

㉔池州:明置池州府,隶南京,治今安徽贵池县。

㉕六安:明置六安州,隶南京,即今安徽六安县。

㉖丁艰:旧时父母亲死称丁艰或丁忧,亦省称“忧”,当官者即须去职在家服丧。

㉗镇远:明为府,隶贵州布政司,即今贵州镇远县。

㉘主:居停。

㉙扛(gāng冈):两人共抬一物为一扛。

㉚长安：为西安府附郭县，在今陕西西安市。

㉛常州：明为府，隶南京，即今江苏常州市。

㉜判：即通判，是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

㉝河涧铺：今作河间铺，在晋宁县东南隅。

㉞天城门：今名同，在晋宁县晋城稍西。

㉟金沙山：原作"金沙江山"，据徐本、四库本删"江"字。下同。据《读史方舆纪要》，晋宁州西有金沙山，以产沙石其色如金得名。

㊱河泊所：今仍称河泊村，在晋城正西的滇池边，但不再是水中沙洲，已与陆地联成一片。

㊲蜗（wō 窝）居：比喻窄小的住地。

【今译】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床，天气特别晴朗。喝了昨天剩的稀饭后从三家村启程，即往西从峡谷中走，不久与溪水分道扬镳。又往西翻越山岭，一共三里路，到报恩寺。然后转向东走，二里，过松花坝桥。又顺着五龙山往南走三十里，沿着省城东北边往南走。不久转向西越过大桥，于是大溪的水从桥下往南流，经过演武场后流出火烧铺桥，再到南坝。从桥西进入省城的东门，在饭店吃饭。从南门出城，去到原来寄居的地方，而吴方生正好外出游览归化寺还没回来，我坐着等他。直到傍晚才与吴方生握手相见，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见到的人有晋宁的歌童王可程，他因为要看病而跟随吴方生一同来，才知道吴方生在唐元鹤知州那里过中秋节，十分融洽。〕

初二日　我准备出发去滇西，去和阮仁吾为我雇的担夫约定行期，遇到阮仁吾的侄儿阮玉湾、阮穆声，他们对我的问候非常真诚。下午，阮仁吾来到我的住所，把担夫杨秀的雇用合同拿来了。我和他约定五日后再去晋宁州，从晋宁州返回来就启程出发。阮仁吾把外国的佩巾、香扇送给我作为临别赠礼。

初三日　我打算前往晋宁州，和知州唐元鹤、隐士唐大来告别。吴方生说："他们二位天天挂念您。今日按察使返回省城，他们二位一定要来省城拜见他，你们不要在途中错过了。何不稍微等他们一阵呢？"我于是进城去拜访阮玉湾，并拜访杨胜寰，得知丽江府知府盼望我去已很长时间了。不一会阮玉湾来我的住处看我，才知道按察使调

动军队准备征讨阿迷州，然而军队还没出发就连过路人都知道了这一计划，江川县、澂江府境内乱党更加猖狂了。阮玉湾对我说："海口有石城非常奇妙，石城附近有别墅，已经把那里买下准备建造名胜风景区。请让我备好车马，一同前去游览观光。"我用晋宁州之行不能推迟为由辞谢了他的邀请，因为在滇西要停留很久。阮玉湾又说："缅甸不可以不去游览一次，请让腾越庄园的人做你的向导。"我点头同意。

初四日　我捆行李准备乘早前往晋宁州，主人说要将近傍晚时船才出发，不如吃过两顿饭再走。不一会阮玉湾送来一坛酒，我和吴方生分享了它。下午，从羊市一直往南走六里，来到南坝，上了渡船，太阳落山后才出发。这天夜晚刮西南风，船走了三十里，到海夹口停泊。三更时就启航，天亮时抵达滇池南岸的北圩口，北圩口是观音山东南部濒临滇池之处。其岸边有温泉，船上有人上岸沐浴，我怕风寒，没有和他们同去。从北圩口船挂起帆来向东南航行，二十里抵达安江村，下船到饭馆里梳理。仍然往南走，四里，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水从西边村子四通桥下分流过来，是归化县、晋宁州的分界处。又往南走四里，从晋宁州城北门进城。这些都是夜间黑暗中所走的路，至此才看见四周田地宽阔，城楼雄伟壮观。进城门，守门的拦住过往的行人，不允许进城，大概是因阿迷州还没平定而进行防范。和唐大来相见后，各人十分迫切地诉说互相的思念。吃饭后进州署去拜望知州，有如饥渴的人得到了安慰，于是留在那里欢宴。夜晚在下道住，所供的帷帐极其新洁、整齐。



初五至初七日　连日来在州署里下围棋，等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和唐大来诸君，轮换着前来相陪，夜晚一定饮宴到全醉才罢休。

初八日　喝酒后，和黄沂水从西门出城，稍稍往北就经过阳城堡，就是所说的古土城。古土城西北面是明惠夫人庙，庙里祭祀晋宁州刺史李毅的女儿。夫人的功绩记载在《一统志》中。庙里有元代的碑刻，碑文第一句是："夫人姓杨氏，名叫秀娘，是李毅的女儿。"既然是"李毅的女儿"，又说"姓杨"，为什么这样地荒谬透顶呢？难道是夫人的丈夫姓杨吗？即便这样，也实在是辞不达意。人们传说夫人的塑像中还保存着她的尸体，是在尸体上加赤黑色的漆涂饰而成，所以塑像比真人大一倍。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黄沂水说："从前老鼠咬伤塑像的

脚，露出骨头来了。不是乱说的。"这天，知州的幕僚傅良友前来拜访，而且馈赠一坛甜酒。〔傅良友是江西省德化县人。〕

初九日　我生病咳嗽，想让身体出汗，于是在下道卧床休息。

初十日　不停地咳嗽，仍然在下道卧床休息。唐元鹤君早晨、晚上都来床前问候，邀约众位朋友前来看望，情意极为深厚。

十一日　我起床后，又去州署内，大概州里没有事情，所以知州清晨就邀请我去，很晚才出来，又像前几天那样。这一天，傅良友又送来礼物。我收下他送的鸡肉，寄放到唐大来那里。下午，傅良友的亲戚姜廷材来拜访。〔姜廷材是江西省金溪县人。〕

十二日　唐元鹤知州赠送我新制的长夹衣、棉被。我去州署致谢，并且到傅良友的官署拜访姜廷材，遇到赵学师，还见到很多人。等到去学斋拜访赵学师时，遇见杨学师，互相行礼。我问赵学师道："陆凉州有没有叫何巢阿的人？"〔赵学师是陆凉州人，所以向他询问。〕赵学师说："陆凉州没有此人，他应是浪穹县人。而且我们一同在浙江省里做过官，互相处得好。"赵君被提升到这里任职，经过池州时，询问六安州何知州，何知州因为父母去世已经离任服丧去了。四月初赵君到达镇远府，他所居停的人家，就是何巢阿在前居停过的人家。这样看来，何巢阿已经回家了。我前不久听一位僧人说，贵州省发生水灾时，城中遇难的人有一个是浙江盐官，二十多担行李都被水漂走了，只是不知道浙江盐官的姓。根据赵君先前到镇远府居停的时间计算，似乎何巢阿发生水灾时正在贵州省，我心里十分不安，就不再深问了。〔我从陈木叔的文集中，间接得到二位知己，就是吴太史淡人以及何知州巢阿，都还没来得及见面。难道淡人因火灾而死在长安县，如今何巢阿又遇到水患？如果真是这样，遭遇是何等奇怪啊！〕

十三日　知州唐元鹤去赴杨贡生的酒宴。张调治邀请我骑马游览金沙寺，因为他有田庄在金沙寺西边的山脚。从西门出发，看见门内有崭新的富家房屋，很华丽，询问房子的主人，就是张调治的哥哥。〔他哥哥叫□□，通过乡荐出任常州府通判，刚刚于今年春天回到家。因为谗言与张调治不和。〕从西门出城后，就一直顺着田埂往西行，路很平坦。这就是南部从河涧铺起，一直往北延伸出来的山坞，山坞延伸到这里才十分开阔壮观，再往北延伸到滇池结束。西部往东突立在山坞边的是牧羊山；往北突起，而且最高的

是望鹤山，望鹤山往北走向的余脉是天城门；又往西延伸为金沙山，是分散开来濒临滇池的山脉。东部向西耸立，而且作为晋宁州城南边屏障的是玉案山；耸立在北部，而且最高的是盘龙山；其绕向北边的中脊，为罗藏山，是山顶相连而正中高耸起来的山。晋宁州治紧靠在东部山麓，大堡、河涧的水顺西部山麓合流，往北流过四通桥，又分为两派：一股一直往北注入滇海；一股往东绕过州治，往北流到归化县界内，流经安江村后进入滇海。穿过山坞往西三里，走到河堤上，有座大石桥横架在河上，这是四通桥。从桥西边一直上坡，是去昆阳州的路。往西北边顺岔路走一里半，到天女城，其上有天城门遗址，两层古石，形状如同雕刻的亭檐。从前李毅的女儿李秀，代替父亲统领镇守晋宁州时，在这里修筑城池，所以取名天女城。城所在土山断绝后又耸起来，西北濒临滇海边，黄洞山沿滇海盘绕；西南和天城门相连，而圆峰耸起和黄洞山对峙的山，则是金沙山。这些都是时起时伏，往南附着于大山的土山。金沙山的西部，则滇海向南面冲刷，直逼大山；金沙山的南部，则望鹤山高高耸立朝北俯视，是山坞西部大山北端的最高处。其西边则将军山高耸的山崖突起，和望鹤山并排屹立，只是望鹤山北临金沙山，天城门、将军山则是北临滇海而已。黄洞山的西边，有片陆地往西横插滇海中，民房环绕着聚集在上面，名河泊所，是滇海中窄小的居住地；如今河泊所已经没有官员，但滇海中的渡船还在这里停泊。其处正西方和昆阳州相对，往西横渡滇海，只有二十里；陆路从将军山往南绕着滇海走，路程是水路的一倍。从天女城绕到金沙山北侧，又走一里半就到了金沙寺。金沙寺门朝北，是盘龙莲峰师所修建的，寺里很清静。从寺背后沿着石阶上去，是玉皇阁，再往上是真武殿，两处都建得高大宽敞，而且朝北眺望滇海，拥有海天空阔的地势。金沙山西麓，则村庄顺着弯曲的岸边连绵不断，百姓聚集。到张调治的山楼，吃过饭后登山，在金沙寺中凭栏远眺。下山漫步于田畦、水沟边，观看张调治家的人修筑晒场、收谷子。晚上顶着月亮回城，皎洁的月光照得地面如同白昼一样，但寒冷逼人。回到下道吃过饭，没有等候唐元鹤君来就睡了。〔唐君半夜才回来，派人前来问候，我早已在梦魂中了。〕

【原文】

十四日　在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夜酌而散，复出访黄沂水。其家寂然，花阴历乱，惟闻犬声。还步街中，恰遇黄，黄乃呼酒踞下道门，当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　余欲别而行，唐君谓："连日因歌童就医未归，不能畅饮。使人往省召之，为君送别，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

十九日　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阴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两日皆倏雨倏霁。

二十二日　唐君为余作《瘗静闻骨记》，三易稿而后成。已乃具酌演优[①]，并候杨、赵二学师及唐大来、黄沂水昆仲，为同宴以饯。

二十三日　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赆[②]。乃入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

晋宁乃滇池南一坞稍开，其界西至金沙山，沿将军山抵三尖村，与昆阳界，不过二十里；东至盘龙山顶，与澂江界，不过十里；北至分水河桥，与归化界，不过五里；南入山坞，与澂江界，不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过十五里，东西不过三十里，不及诸蛮酋山徼一曲也[③]。

晋宁之水，惟四通桥为大。其内有二溪，俱会于牧羊山下石壁村。一为大坝河，即河涧铺之流，出自关索岭者[④]，余昔往江川由之；一为大甫河，出自铁炉关者，与新兴分水之岭界[⑤]。二水合而出四通桥，又分其半，东灌州北之田。至州东北，又有盘龙山涧之水，自州城东南隅，循城北流，引为城濠，而下合于四通东灌之水，遂北为归化县分界，而出安江村。其河乃唐公新浚者。

晋宁二属邑俱在州东北境，亦滇海东南之余坞也。归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贡又在归化北四十里[⑥]。呈贡北即昆明县界，东北即板桥路[⑦]，东即宜良界[⑧]，东南即罗藏山，阳宗界[⑨]。归化北五里有莲花洞山，一名龙洞，有水出其间。罗藏山在归化东十里，盘龙山东北之主峰也，东南距澂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耸，总挈众山，与邵甸之梁王山对，亦谓之梁王山[⑩]，以元梁王结寨其上也。西北麓为滇池，东南麓为明湖[⑪]、抚仙湖。水之两分其归者，以此山为界；水

之三汇其壑者，亦以此山为环。然则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脉自铁炉关东度为关索岭，又东为江川北屈颡巅山，遂北走为此山；又东至宜良县西境，又北度杨林西岭，又北过兔儿关，又北结为邵甸梁王山，而为果马、月狐之脊焉。

晋宁四门，昔皆倾圮。唐元鹤莅任，即修城建楼，极其壮丽。

晋宁东至澂江六十里，西至昆阳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会一百里，东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兴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宁州一百二十里。

唐晋宁[12]初授陕西三水令[13]，以御流寇功，即升本州知州，以忧归，补任于此。乃郎年十五岁，文学甚优，落笔有惊人语。余三子俱幼。



唐大来名泰选贡[14]，以养母缴引[15]，诗画书俱得董元宰三昧[16]。余在家时，陈眉公即先寄以书云："良友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今来访鸡足并大来先生。此无求于平原君者[17]，幸善视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来可告语也。忽一日遇张石夫谓余曰："此间名士唐大来，不可不一晤。"余游高峣时，闻其在傅元献别墅，往觅之，不值。还省，忽有揖余者曰："君岂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与张石夫善，与张先晤唐，唐即以眉公书诵之，周又为余诵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挚，非世谊所及矣。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唐大来，其先浙之淳安籍，国初从戎于此。曾祖金，嘉靖戊子乡荐[18]，任邵武同知[19]，从祀名宦。祖尧官，嘉靖辛酉[20]解元[21]。父懋德，辛卯乡荐[22]，临洮同知[23]。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作序，甚佳。

大来言历数先世，皆一仕一隐，数传不更，故其祖虽发解，竟不仕而年甚长。今大来虽未发解，而诗翰为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24]。但其胤嗣未耀[25]，二女俱寡，而又旁无昆季[26]，后之显者，将何待乎？

大来之岳为黄麟趾，字伯仁，以乡荐任山东嘉祥令[27]，转四川顺庆府□□县令[28]，卒于任，即黄沂水禹甸之父、从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乡荐[29]，仕至毕节[30]兵宪[31]，有《牧羊山人集》。

大来昔从广南出粤西，抵吾地，亦以粤西山水之胜也。为余言："广南府东半日多程，有宝月关甚奇[32]。从广南东望，崇山横障，翠截遥空，忽山间一孔高悬，直透中扃，光明如满月缀云端，真是天门中开。路由其下盘跻而入，大若三四城门。其下旁又一窍，潜通滇粤之水。"予按黄麟趾昭阳关诗注云："关口天成一石虎头，耽耽可畏。"诗曰："何代凿鸿濛[33]？蛮山窍窾通[34]。五丁输地力[35]，一窍自天工。域轸华彝界，关当虎豹雄。弃繻愁日暮[36]，驱策乱流中。"按昭阳即此洞也，唐君谓之宝月者，又其别名耳。此路东去即归顺，余去冬为交彝所梗，不能从此。

盘龙山莲峰祖师，名崇照，元至正间以八月十八日涅槃[37]。作偈曰[38]："三界与三涂，何佛祖不由，不破则便有，能破则便无。老僧有吞吐不下，门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师素不立文字，临去乃为此，与遗蜕俱存。至今以此日为"盘龙会"云。

邵真人以正，初名璇，晋宁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苏州徙。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39]："三郎足下风云达，忠子玘，领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即真人。"末句又曰："怅望苏州是故乡。"见《州志》。

晋时，晋宁之地曰宁州[40]，南蛮校尉李毅持节镇此，讨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时[41]，李雄乱，毅死之。女秀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竟破贼保境，比卒，群酋为之立庙。是时宁州所辖之境虽广，而驻节之地，实在于此。至唐武德中[42]，以其为晋时宁州统会之地，置晋宁县。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逊、姚岳等。迨万历间吴郡许伯衡修《州志》[43]，谓今晋宁州地已非昔时五十八部之广，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诸侯祭封内山川义，遂一并撤去之，并志传亦削去，只自我朝始。遂令千载英灵，空存肸蚃[44]，一方故实，竟作尘灰，可叹也！然毅虽削，而其女有庙在古城，岳虽去，而岳亦有庙在州西，有功斯土，非竖儒所能以意灭者也[45]。许伯衡谓昔时宁州地广，今地狭，李毅虽嫡祖，晋宁不得而祀之，犹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46]。余谓晋宁乃嫡冢，非支子比[47]，毅所辖五十八部虽广，皆统于晋宁，今虽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晋宁实承祧之主。若晋宁以地狭不祀，将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复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犹嫡冢以支庶众多，互相推委，而虚大宗

之祀也。然则李毅乃一方宗主，将无若敖之恫乎[48]？故余谓唐晋宁、唐大来，首以复祀李毅为正。

注释

①优：即优伶，古代称表演戏曲、乐舞的演员为优，此处指演出舞乐戏曲。

②青蚨（fú 夫）：传说中的虫名，曾有“青蚨还钱”的传说，后人因称钱为青蚨。

③蛮酋：指少数民族酋长或土司。

④关索岭：今称关岭，在晋宁县东南隅，昆明到建水的公路从此经过。

⑤新兴：明置州，隶澂江府，治今玉溪市。铁炉关：明置铁炉关巡检司，在今晋宁县、玉溪市界上。

⑥呈贡：明为县，隶云南府晋宁州，即今呈贡县。

⑦板桥：即今大板桥，在昆明市东郊。

⑧宜良：明为县，隶云南府，即今宜良县。

⑨阳宗：明为县，隶澂江府，治今澄江县北、阳宗海南的阳宗。



⑩梁王山：今名同，主峰海拔 2820 米。

⑪明湖：即今阳宗海。《明一统志》澂江府山川：“明湖，在阳宗县北，一名曰夷休湖，一名阳宗湖，源出罗藏山，下流盘江，周七十余里，两岸陡绝，山水黑色，鱼味甚美。”现湖面有 31 平方公里，南北长 12.7 公里，东西宽 1.9～5.6 公里，湖岸线长 32.3 公里，平均水深 20 米，最深处达 30 米，平均水位海拔 1770 米。

⑫唐晋宁：即唐元鹤。古人习惯以某人所主的地名为其别号，唐元鹤为晋宁知州，故称唐晋宁。《游记》中还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出。

⑬三水：明为县，隶邠州，治今陕西旬邑。令：即县令，为县的行政长官。秦汉时期，人口万户以上的称令，万户以下的称长，至唐代始不再分令长。明代设知县，但仍俗称“令”。

⑭选贡：科举制度中各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明制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者充贡，故称选贡。

⑮缴引：交回荐引的凭证，即辞不受选。

⑯董元宰（公元 1555—1636 年）：即董其昌，松江华亭人，明代著名书画艺术家。

⑰平原君：即赵胜（公元前？—公元前 251 年），战国时赵国贵族，曾任赵相，有食客数千人。

⑱嘉靖戊子：即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

⑲同知：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捕盗、水利等事，分驻指定地点。

⑳嘉靖辛酉解元：“辛酉”本作“辛□”，据叶本补，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

㉑解元：科举制度中，各省举行的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

㉒辛卯：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

㉓临洮：明置临洮府，即今甘肃临洮县。

㉔不忝（tiǎn）：无愧于。

㉕胤嗣（yìn sì 印侍）：后嗣，后代子孙。

㉖昆季：弟兄。

㉗嘉祥：明为县，隶济宁州，即今山东嘉祥县。

㉘顺庆府：治今四川南充市。

㉙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

㉚毕节：明置毕节卫，即今贵州毕节县。

㉛兵宪：对兵备道道员的尊称。

㉜宝月关：今名同，在广南县东18公里的滇桂公路线上。

㉝鸿濛：指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㉞窅窱（yǎo tiǎo 咬条上）：形容其深远的样子。

㉟五丁：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

㊱繻（rú 如）：古代作通行证用的帛，上面写字，分成两半，过关时验合以为凭信。

㊲至正：元顺帝年号之一，公元1341—1368年，共二十八年。

㊳偈（jì 祭）：梵文"偈陀"的省称，意即"颂"，就是佛经中的唱词。

㊴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原缺"逸"，空一格，据徐本补。阁老：明以后也称宰辅为阁老。

㊵宁州：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以益州地广，分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为宁州，统县四十五，户八万三千。公元284年一度罢宁州。公元303年恢复宁州，增辖牂柯、越巂、朱提三郡，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共为八郡，宁州范围有所扩大。公元308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西晋宁州是在云南第一次设置的州一级政区，并且大体奠定了现今云南省的范围。两晋宁州治所在今晋宁县晋城镇。

㊶惠帝：西晋皇帝司马衷，在位十七年，为公元290—306年。

㊷武德：唐高祖年号，公元618—626年，共九年。

㊸吴郡：从汉到唐，皆有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明无吴郡，此沿旧称用以指苏州。

㊹肸蚃（xī xiǎng 希响）：神灵感应。

㊺竖儒（shù rú 树如）：无识见的儒生。

㊻承祧（tiāo 佻）：承继为后嗣。大宗：古代宗法制度以嫡系长房为大宗，其他的儿子为小宗。



㊼嫡冢(dí zhǒng 敌肿):正妻所生的长子称为嫡冢,妾所生的儿子则称为庶子。

㊽若敖之恫:周代楚王雄咢生子熊仪,命名为若敖。楚国令尹子文为若敖之后,其子越椒汰侈,子文担心他将会使若敖氏灭宗,临死时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旧因以此指无子绝嗣。

【今译】

十四日　在州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里。饮完夜酒而散,我又外出拜访黄沂水。黄家一片寂静,月光下花影凌乱,只听到狗叫声。返回时漫步街头,恰巧遇到黄沂水,他于是叫送酒到下道门,对着明月而饮。半夜才散。

十六日　我准备告别启程,唐元鹤君对我说:"这几天因歌童去看病还没回来,不能痛快地饮酒。我派人去省城叫他来为您送别,您一定要稍稍等候。"我不能推辞。



十七日、十八日　两天都在州署里。

十九日　在州署中。夜里月色皎洁而早晨天气阴沉。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中。这两日天气都是忽晴忽雨。

二十二日　唐元鹤君为我写作《瘗静闻骨记》,三次修改之后才完成。然后准备好酒宴和舞乐戏曲,并前往邀请杨学师、赵学师以及唐大来、黄沂水兄弟,一同宴饮为我饯行。

二十三日　唐元鹤君又馈赠我棉袄、夹裤,备办了丰厚的临别礼物。唐大来为我写了很多书信,而且寄信给闪次公,也赠送我钱财作路费。于是到州署向唐君致谢,为明日一早出发作准备。

晋宁州位于滇池南岸一片比较开阔的山坞中,州境西边到金沙山,沿着将军山抵达三尖村,和昆阳州界的距离,不超过二十里;东边到盘龙山顶,和澂江府界的距离,不超过十里;北边到分水河桥,与归化县界的距离,不超过五里;南边伸进山坞,与澂江府界的距离,不超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超过十五里,东西不超过三十里,比不上以山为界的各土司领地的一个角落。

晋宁州的河流,只有四通桥下的最大。这条河接纳了两条溪流,二条溪流都在牧羊山下的石壁村汇合。一条是大坝河,是从河涧铺流来,发源于关索岭,我从前去江川县时顺着大坝河走;一

条是大甫河,发源于铁炉关,与新兴州分水岭交界。两条河汇合后流过四通桥,又分出一半往东流去,灌溉晋宁州北部的土地。流到晋宁州东北,又有盘龙山涧中的水,从州城的东南边顺着城墙往北流,被引为护城河,然后流下去,和四通桥下往东灌溉土地之水汇合,于是往北流,成为晋宁州与归化县的分界线,然后从安江村流出去。这条河是知州唐公新近开通的。

晋宁州的两个属县都位于州境东北部,也在滇海东南岸的其余山坞中。归化县位于州城北面二十里处,呈贡县又位于归化县北面四十里处。呈贡县北面就是昆明县的辖境,东北面是通往板桥的道路,东面是宜良县的辖境,东南面是罗藏山,是阳宗县的辖境。归化县北部五里处有莲花洞山,又叫龙洞,有股水从其间流出。罗藏山在归化县东部十里处,是盘龙山东北部的主峰,东南面距离澂江府四十里。罗藏山高高耸起,总领群山,与邵甸的梁王山相对,也被称为梁王山,因为元朝时梁王在这座山上安营扎寨。其西北麓是滇池,东南麓是明湖、抚仙湖。水分成两边各流各的,以这座山为分水岭;水分三派流入其沟壑,也是随着这座山绕流。这样说来,那么和邵甸的梁王山相比,罗藏山的气势更加磅礴了。其脉从铁炉关开始,往东延伸成为关索岭,又往东延伸到江川县北部,成为屈颡巅山,于是往北延伸为罗藏山;再往东延伸到宜良县西部境内,又往北越过杨林所西岭,再往北越过兔儿关,又往北聚结为邵甸梁王山,从而成为果马山、月狐山的山梁。

晋宁州城的四道城门,从前都倒塌毁坏。唐元鹤就任知州,修建城楼,建得极其壮丽。

晋宁州往东到澂江府有六十里,往西到昆阳州有四十里,往南到江川县有七十里,往北到省会昆明有一百里,东南距离路南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距离宜良县一百六十里,西南距离新兴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离安宁州一百二十里。

唐元鹤知州最初被任命为陕西省三水县知县,因为抵御流寇有功,就被提升为管辖三水县的邠州知州,因父母去世而离职服丧,之后到晋宁州补职。他的长子年纪十五岁,文学特别优秀,写文章有惊人之语。其余的三个孩子都年幼。

唐大来〔名泰〕入选贡生,以赡养母亲为由而推辞受选。唐大

来的诗文、画画、书法都得董其昌三昧。我在家乡时，陈眉公就先寄信给他说："我的好友徐霞客，足迹走遍天下，现在要来探访鸡足山以及大来先生。他此行不同于那些有求于平原君的食客，望好好待他。"等来到云南省城时，我口袋中已空无一文，不能再往前走，当初我不知道有唐大来其人可以求告。忽然有一天遇到张石夫，他对我说："这里的名士唐大来，不能不和他会一次面。"我游览高峣时，听说唐大来住在傅元献的别墅，前去寻访，没有遇到。返回省城，忽然有人向我拱手行礼说："您不就是徐霞客吗？唐大来君等候先生很久了！"这人是周恭先。他和张石夫友善，和张石夫一起先见到唐大来，唐大来就把陈眉公的信读给他们听，周恭先又向我诵读此信。我才知道陈眉公用心周到、情谊真挚，不是世人的友谊所比得上的。唐大来虽然贫穷，却能不辜负陈眉公的深厚情意，因和陈眉公是朋友，而把陈眉公的朋友也当作自己的朋友。我在穷困时而得到救济，是如此地出于意料之外。

唐大来，其祖先是浙江省淳安县籍，明朝初年随军队来到云南省。曾祖唐金，于嘉靖戊子年通过乡荐，出任福建省邵武府同知，去世后得以随同入祀名宦祠。祖父唐尧官，于嘉靖辛酉年中解元。父亲唐懋德，于辛卯年通过乡荐，出任甘肃省临洮府同知。都有文集，唐大来将他们的文集合起来刊刻，取名为《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文集作了序，序文写得很好。

大来依次说起他的前辈，都是一代做官、一代隐居，传了数代而不改变，所以其祖父虽然中举，始终没有做官而且寿命很长。如今大来虽然没有中举，但作诗的文笔是滇南第一，真是无愧于他的祖父。只是他的后代子孙不旺盛，两个女儿都守寡，而且又没有弟兄，大来以后的传扬之人，将等待谁呢？

大来的岳父是黄麟趾，字伯仁，通过乡荐出任山东省嘉祥县知县，后调任四川省顺庆府□□县知县，死于任上。黄麟趾是黄沂水禹甸的父亲，黄从月的哥哥。其祖父叫黄明良，于嘉靖乙酉年通过乡荐，官至贵州省毕节卫兵备道道员，著有《牧羊山人集》。

大来从前往广南府出去到广西省，到过我的家乡，也认为广西省的山水是名胜景观。他对我说："从广南府往东走半天多的路程，有一处叫宝月关，景致非常奇异。从广南府往东看，崇山峻

岭横列为屏障，翠峰挡住远方的天空，忽然看到山间有一个洞高高悬在空中，从这个门户般的洞中直穿出去，光明如同圆圆的月亮挂在云端，真是天门中开。道路从山下绕着往上走进洞里，洞似有三四道城门大。洞下边还有一个洞，沟通云南省、广西省之间的暗流。”我查阅黄麟趾写昭阳关诗时注释道：“关口天生形成石虎头的形状，虎视耽耽，令人生畏。”〔诗文是：“什么朝代开天辟地？蛮山深远同样开通。五个力士献上地力，一道关门天然生成。疆界区分华夏彝人，关门犹如虎豹雄踞。验完凭信愁太阳落山，扬鞭催马从浊流中过。〕考查昭阳关指的就是此洞，唐大来君称为宝月关，又是其别名了。这条路往东去就是广西省归顺州，我去年冬天被交彝所阻拦，不能顺着这条路走。

盘龙山莲峰祖师，名崇照，于元朝至正年间八月十八日去世。他写下唱词道：“三界与三涂，何佛祖不由，不破则便有，能破则便无。老僧有吞吐不下，门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莲峰祖师平素不写文字，临死时才写下这一唱词，和遗体一起保存。到现在还在这一天举行“盘龙会”。

邵真人名以正，早先叫邵璇，是晋宁州人。他父亲叫邵仁，叔父叫邵忠，都是从江苏省苏州府迁徙来的。宰辅刘逸追悼邵忠的挽诗中说：“三郎足下风云达，〔邵忠的儿子邵玘，得到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指邵真人。〕”最末一句又写道：“怅望苏州是故乡。”〔见于《州志》。〕

晋朝时，晋宁州这一地区叫宁州，南蛮校尉李毅以持节的地位镇守在这里，讨伐平定了反叛的五十八部酋长。晋惠帝时，蜀地李雄作乱，李毅死在乱中。女儿李秀有父亲的的风范，众人推举她代理州中的政事，最终打败叛贼保住州境。到李秀去世时，众酋长为她建立寺庙。那时宁州所管辖的土地虽然广大，但持节驻守的地区，其实就在晋宁州这里。到唐朝武德年间，因为这一地区是晋朝宁州统领的地区，所以设置晋宁县。这是晋宁州州名的由来和开始。州里以贤能著名的官员有李毅以及王逊、姚岳等人。到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19 年），苏州人许伯衡撰写《州志》，认为如今的晋宁州境已经没有古代五十八部那么广大，以一隅之地僭越晋时整个宁州的祭祀，不符合诸侯祭祀封土内山川的

古义，于是将其一并删除，而且将他们的传记也删削掉，记载历史人物只是从我明朝开始。于是使流传千年的英杰，空有神灵感应；一个地区值得效法的旧事，竟化为尘土，可叹啊！然而李毅虽被志书删削，但他的女儿有庙留在古城；姚岳虽被删除，而他也有庙立在晋宁州署西面。在这片土地上立下的功绩，不是见识短浅的儒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就能消除的。许伯衡认为古代宁州土地广大，如今地域狭小；李毅虽然是治理此地的正宗始祖，但晋宁州不可以祭祀他，犹如嫡长子以外的儿子不能作为正宗继承人一样。我认为晋宁州就是宁州的嫡长子，不能比做支子；李毅所管辖的五十八部虽然广大，但都统属于晋朝宁州；如今虽然支解了五十八部，但五十八部都是宁州的旁出支派，而晋宁州才确实是正宗继承人。如果晋宁州因为地域狭小而不能祭祀李毅等人，要委托给五十八部去祭祀吗？五十八部又已支解，更不应当主持祭祀，这就好比嫡长子因为旁出的庶子众多，于是互相推委，从而让大宗的祭祀落空了。如果这样，那么李毅是这块地方的宗主，将要像子文担心若敖氏那样得不到后人祭祀吗？所以我对唐元鹤、唐大来说，应该首先把恢复祭祀李毅作为正事。

【原文】

二十四日　街鼓未绝，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观天色，见阴云酿雨，风寒袭人，乞再迟一日，候稍霁乃行。余谢之曰："行不容迟，虽雨不为阻也。"及起，风雨凄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疱人速作饭[①]，余出别唐大来。时余欲从海口、安宁返省，完省西南隅诸胜，从西北富民观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鸡足，乃以行李之重者，托大来令人另赍往省，而余得轻具西行焉。方抵大来宅，报晋宁公已至下道，亟同大来及黄氏昆玉还道中。晋宁公复具酌于道，秣马于门。时天色复朗，遂举大觥[②]，登骑就道。

从西门三里，度四通桥。从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从其西峡转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蹑望鹤岭西坳。又西下涉一涧，稍北，即濒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耸起峰头，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胄之状，是为石将军，亦石峰之特为巉峭者。其西有庙北向，是为石鱼庙。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亚于将军者，即石鱼山也。又西二里，海

水中石突丛丛，是为牛恋石[3]。涯上村与乡，俱以牛恋名。谓昔有众牛饮于海子，恋而不去，遂成石云。于是又循峡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为三尖塘。塘南山峦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即滇池牛恋。塘水不北泄而东破山腋，始知望鹤之脉自西来，不自南来也。从塘北西向溯坞入，其坞自西而东，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坞西尽处，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则自南峰之西绕峡而北，峙为中峰焉；北峰则濒滇池，而东度为石将军、望鹤山之脉矣。中峰之东，有村落当坞，是为三尖村，晋宁村落止此。西沿中峰而上，一里，与南峰对峡之中，复阻水为塘，不能如东塘之大，而地则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峰之脊。从脊上西南直行，为新兴道；逾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是为昆阳道；而晋宁、昆阳以是脊为界焉。于是昆阳新旧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陇半西行，二里余，有村在北崖之下，滇池之水环其前，是曰赤峒里[4]，亦池滨聚落之大者，而田则不能成壑焉[5]。又西由村后逾岭南上，既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盘其嘴而西，于是西峡中开，自南而北，与西界山对夹成坞。其脊南自新兴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为新旧州治，而北尽于旧寨村；东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滨池而止。东界短，西界长，中开平坞为田，一小水贯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称渠滥川也。按《隋书》，史万岁为行军总管，自蜻蛉川至渠滥川，破三十余部，当即指此[6]。由东嘴截坞而西，正与新城相对，而大道必折而南，盘东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坞。径坞三里，又随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为昆阳新城。又北一里关，为昆阳旧城，于是当滇池西南转折处矣。旧城有街衢阛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橹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而市舍犹仍旧贯也。旧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东瞰湖涘[7]。至已日西昃，亟饭于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无奇不及停屐，遂北行。



四里，稍上，逾一东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横突而出，东悬滇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滇海复嵌坞西入。其突出之峰，远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实连缀于西界者也。乃西转涉一坞，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峰傍麓东突，南北皆湖山环抱之，数十家倚峰而居，是为旧寨村[8]。由村北过一坞，其坞始自西而东；坞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蹑山北上，一里余，

从崩崖始转东向山半行。又里余，从东岭盘而北，其岭南北东三面，俱悬滇海中，正东与罗藏隔湖相对。此地杳僻隔绝，行者为畏途焉。岭北又有山一支，从水涯之北，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与此岭南北遥对成峡，滇海驱纳其中，外若环窝，中骈束户，是为海口南岭。北下之处，峻削殊甚，余虑日暮，驱马直下。二里，复循坞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坞环开，中为平畴，滇池之流，出海就峡，中贯成河，是为螳螂川焉[9]。二里，有村傍坞中南山下，过之。行平畴间，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滨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即所谓海口街也[10]，有公馆在焉，监察御史案临[11]，必躬诣其地，为一省水利所系耳。先是唐晋宁谓余，海口无宿处，可往柴厂莫土官盐肆中宿；盖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问其处尚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谓海门龙王庙者，已反在其东二里，又闻阮玉湾言，有石城之胜，亦在斯地，将留访焉，遂不复前，觅逆旅投宿。

注释

①庖（páo 袍）人：厨师。

②觥（gōng 肱）：古代青铜制的酒器，有兽头形器盖，也有整器作兽形的。

③石将军、牛恋乡：至今仍存，位于晋宁县上蒜北部的滇池边上。石将军山在峭壁上有“大圣昆沙门天王”石刻像，高6.5米多，宽约2.5米，系就山石所作的薄肉雕。左手扶腰，右手持三尖叉，左脚踏龙，右脚踏虎，脚边还有骷髅，左上方刻着飘浮于云端的塔，形象雄伟，造型生动。牛恋乡岩岸边有金线洞，也以产金线鱼著称。但由于滇池水位下降，牛恋石所在的水面有的已成陆地，“众牛饮于海子”的图景已不甚清晰。

④赤峒里：在滇池南岸，今称渠东里，与渠西里相对。属晋宁县昆阳。

⑤而田则不能成塹焉：原脱此句，据徐本、四库本补。

⑥按《隋书》句：蜻蛉川在今大姚坝子。渠滥川应在今大理县凤仪坝子，但自元明以来，则被误指在今昆阳，更误称昆阳坝子的小水为渠滥川。

⑦昆阳：明置州，隶云南府，治今晋宁县治昆阳镇。《游记》中所说的新城今名大新城村，系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新筑，公元1647年又被孙可望拆去，州治仍回到今昆阳镇所在的旧城。昆阳系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旧城“西倚山坡”的月山上保存至今的《马哈只碑》，系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给他父亲立的墓碑，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郑和回乡扫墓，并留下了碑阴的题刻。这里现已辟为郑和公园。

⑧旧寨村：今名同，在晋宁县北隅、滇池西岸。

⑨螳螂川：今名同，经富民县以下称普渡河，北入金沙江，为滇池出水口。

⑩海口街：今称老街，属昆明市西山区。

⑪监察御史：明代设都察院，掌弹劾及建言，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并设监察御史按省区分道负责，故皆分别冠以某某道地名。

【今译】

二十四日　街上打更的声音还没停止，唐元鹤君派人前来，说早早起来观察天色，看到阴云正逐渐形成雨，冷风袭人，请我再推迟一天，等稍稍晴开后才出发。我对来人辞谢道："启程的日期不能再推迟了，即使下雨也不能被阻挡。"等到起床时，风寒雨凉，不禁令人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让厨师赶快做饭，我出门去和唐大来告别。当时我打算经过海口、安宁州返回省城，游完省城西南边的各处名胜，然后从西北出到富民县观看螳螂川下游，并取道武定府，前往鸡足山。于是把重的行李，托大来让人单另送到省城，我从这里轻装西行。刚到大来家，有人来报晋宁公唐元鹤已经去到下道，我赶快和大来以及黄氏兄弟一齐返回道中。晋宁公又在道中备下酒宴，在城门口喂饱马。这时天色又晴开了，于是举杯告别，骑马上路。



从晋宁州西门出去三里，过四通桥。顺着大路一直往西走，半里，上坡，从晋宁州西边的峡谷中转朝西南上，一里半，直接登上望鹤岭西坳。又往西下山，越过一道沟涧，稍微往北走，就到了滇池岸边。一共五里，顺着滇池南部山峰北麓往西走，山峰顶上耸着一块巨石，朝北指向滇池，有手持兵器、披甲戴盔的形状，这是石将军，也是特别高险陡峭的石峰。石将军西边有座朝北的庙，这是石鱼庙。石鱼庙西南边又有山朝西面耸起，此峰低于石将军，是石鱼山。又往西走二里，滇池水中有一丛丛的石头露出水面，这就是牛恋石。岸边的乡和村，都用牛恋命名。〔传说从前有很多牛到滇池中饮水，因留恋滇池而不愿离去，于是变成了这些石头。〕从牛恋石又顺着峡谷往南走，二里，越过平缓的山坡往南下，有一塘水，一直渗透到南山脚，这是三尖塘。塘南山峦高高耸列，塘北我所越过的山梁平坦宽阔，山梁北面，就是滇池牛恋石。塘里的水不往北流，却往东从山侧面穿过，才知道望鹤山的山脉是从西边延伸过来，而不是从南边延伸过来。从三尖塘北面往西溯流

走进山坞，其坞从西往东走向，坞中的水是三尖塘的上游。三里，山坞西部尽头处，有三座山峰排列：南边最高的就是南山又耸起的山峰；中间的一峰，是从南峰西侧绕着峡谷往北延伸，到这里耸立为中峰；北峰则是濒临滇池，往东延伸成为石将军、望鹤山的山脉。中峰的东边，有个村落位于山坞中，这是三尖村，晋宁州管辖的村落到此为止。往西沿着中峰而上，一里，与南峰相对的峡谷中，又拦水形成一个水塘，这个水塘比不上东边的三尖塘大，但地势则比三尖塘高。又平缓地往西而上，一里，翻越中峰山梁。从山梁上一直往西南走，是去新兴州的路；越过山梁往西北下去，是滇池南岸，是去昆阳州的路；因而晋宁州、昆阳州以这道山梁为界。从这里看昆阳州的新旧州治，都能一眼看到。直直地下半里，沿着滇池南部山的半山坡往西走，二里多，有一个村子在北边的山崖下，滇池水环绕在村前，这是赤峒里，也是滇池岸边比较大的村落，但村里的田地则没有沟渠环绕。又往西从赤峒里后面越岭南上，不一会往西下，三里，有个村子坐落在南山北麓。绕着南山口往西走，于是西峡谷从中分开，从南往北走向，与西部山对夹形成山坞。其脊南端起自新兴州境内往北延伸的分支山脉，往西延伸的一支脉一直到昆阳新、旧州治，再往北延伸到旧寨村结束；往东延伸的一支脉就是赤峒里背靠的山，延伸到滇池岸边为止。山脊东部短，西部长，中间开阔平坦的山坞布满良田，一条小河从坞中穿过，也是从南往北流入滇池，是志书中记载的渠滥川。〔考阅《隋书》记载，史万岁担任行军总管，从蜻蛉川到渠滥川，打败三十余部，应当就是指的此地。〕从东部山口横穿山坞往西走，正好和昆阳州新城相对，而走大路必须折向南，绕着东部山口往南进山，三里后才往西穿坞。取道坞中走三里，又顺着西部山麓往北走出去，一里半，走到昆阳州新城。又往北走一里半，到昆阳州旧城，这里位于滇池西南的转折处。昆阳州旧城有街道集市却没有城墙，新城有门楼城墙却没有民房，是因为三四年前，旧州治被入侵，所以选择地点建筑新城，而集市、房舍仍在原地。旧城的街道从南到北，西靠着山坡，东俯瞰滇池。到达时太阳已经偏西，急忙在街上吃饭。昆阳州有天酒泉、普照寺，因为没有奇特之处而顾不上停留，于是往北行。

走了四里，逐渐上坡，越过一道向东突出的山坳。这座山从滇池西部横耸着伸出去，东端悬空在滇池中。道路穿越山坳往北伸下去，

山北面的滇池海岸线又往西嵌入山坞。那向东突出的山峰，远远地看像悬空浮在水面上，而山峰西端其实和西部山相连。于是往西转穿越一道山坞，一共走了四里，又往北顺着滇池西崖的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山峰傍靠着山麓往东突出去，小山峰南面、北面都是湖山环抱，数十家人靠着小山峰居住，这是旧寨村。从旧寨村往北走，经过一道山坞，其坞开始从西往东走向，坞北边有一座山，也是从西往东走向，从这里能直视到滇池正中。往北走二里，抵达山下。直接登山朝北上，一里多，才顺着崩塌的山崖转向东往山腰上走。又走了一里多，顺着东岭往北绕，其岭的南、北、东三面都悬空在滇池中，东面正正地和罗藏山隔着滇池相对。这里寂静偏僻，与世隔绝，行人视为畏途。岭北又有一支脉，顺着滇池岸边往北延伸，也是从西向东走向，从这里可直视滇池正中，和这座山岭南北远远相对，其间形成峡谷，滇池水长驱直入峡谷中，其外滇池像转弯一样，其内对峙的山峰像门一样束住滇池水流，这座山岭是海口南岭。往北下去的地方，非常险峻陡峭，我考虑太阳已落山，驱赶马直接下山。二里，又顺着山坞往西进去，二里，往西翻越一座山坳。顺山坳往西下，环形的山坞很阔，坞中部是平坦的田地，滇池水流出后注入峡谷，到坞中形成纵贯的河流，就叫螳螂川。二里，有个村庄依傍在坞中南山脚，从村庄经过。在平坦的田地间行走，往西北走四里，直接来到螳螂川边。这里有村落、街道，濒临螳螂川南岸，叫茶埠墩，就是所谓的海口街，海口街上有公馆，监察御史到云南省考查，一定亲自到海口，因为这里关系到一个省的水利情况。在这之前唐元鹤知州对我说，海口没有住处，可以去柴厂莫土官的盐肆中住；原来唐元鹤以访问的名义来巡视，经常住在他家。我询问柴厂距离海口还有六七里，而且太阳已经落山，所说的海门龙王庙，反而在这里以东二里处，又听阮玉湾说过，有石城风景名胜，也在海口，打算住在这里游访，于是不再往前走，寻找旅店投宿。

【原文】

二十五日　令二骑返晋宁。余饭而蹑屐北抵川上[①]，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啮其下。问所谓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东指龙王堂在盈盈一水间。乃溯川南岸，东向从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临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岸崩嵌盘沓，而北崖则开绕而受民舍焉，是为海门村[②]，

与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间，东向滇海，极吞吐之势；峙其上者，为龙王堂[3]。时渡舟在村北岸，呼之莫应。余攀南崖水窟，与水石相为容与，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村人以舟至，遂渡登龙王堂。堂当川流之中，东临海面，时有赛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庙祝；后有重楼，则阮祥吾所构也。庙中碑颇多，皆化、治以后[4]，抚按相度水利、开浚海口免于泛滥，以成濒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

出庙渡北岸，居庐颇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横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矗削而濒于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横突而东，多土，而东绕最远，即错出而尽为池之北圩者。二重层叠于村后，盖北自观音山盘礴而尽于此。村氓俱阮氏庄佃。余向询阮玉湾新置石城之胜，土人莫解，谓阮氏有坟在东岸，误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其村乃僰僰寨，正与茶埠墩对，从此有小径，向山后峡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东向阮坟，而西觅里仁焉。即由村后北逾第一重石峰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错立之石，北亦开坞，而中无细流。一里，随坞西转，已在川北岸矗削石峰之后；盖峰南漱逼川流，故取道于峰北耳。其内桃树万株，被陇连壑，想其蒸霞焕彩时，令人笑武陵、天台为爝火矣[5]。西一里，过桃林，则西坞大开，始见田畴交塍，溪流霍霍，村落西悬北山之下，知其即为里仁村矣。盖其坞正南矗立石山，西尽于此。坞濒于川，亦有一村临之，是为海口村，与茶埠墩隔川相对，有渡舟焉。其坞之东北逾坡，坞之西北循峡，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会。而里仁村当坞中北山下[6]，半里抵村之东，见流泉交道，山崖间树木丛荫，上有神宇，盖龙泉出其下也。东坞以无泉，故皆成旱地；西坞以有泉，故广辟良畴。由村西盘山而北，西坞甚深，其坞自北峡而出，直南而抵海口村焉。村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窍二门西向而出者。余觉其异，询之土人，石城尚在坞西岭上，其下亦有龙泉，可遵之而上。



共北半里，乃西下截坞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无流。涉溪西上，共半里，闻水声潺潺[7]，则龙泉溢西山树根下，潴为小潭，分泻东南去。由潭西上岭，半里，则岭头峰石涌起，有若卓锥者，有若夹门者，有若芝擎而为台，有若云卧而成郭者。于是循石之隙，盘坡而上，坠壑而下。其顶中洼，石皆环成外郭[8]，东面者巑岏森透，西南者穹覆壁立，南向则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则有石窟曲折，若离若合间，一石坠空当

关，下覆成门，而出入由之，围壑之中，底平而无水，可以结庐，是所谓石城也[9]。透北门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质黑章[10]，廉利棱削，与他山迥异。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东转，复入一石队中，又得围崖一区，惟东面受客如门，其中有趺座之龛，架板之床，皆天成者。出门稍南，回顾门侧，有洞岈然，亟转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复出于围崖之内，始觉由门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计围崖之后，即由石城中望所谓东面巑岏处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峰层沓，高耸无比。复有一老㑩㑩披兽皮前来，引余相与攀跻。其上如众台错立，环中洼而峙其东，东眺海门，明镜漾空，西俯洼底，翠瓣可数，而隔崖西峰穹覆之上，攒拥尤高。乃下峰，复度南脊，转造西峰，则穹覆上崖，复有后层分列，其中开峡，东坠危坑而下，其后则土山高拥，负扆于上，耸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棂。崖胁有二小穴如鼻孔，群蜂出入其中，蜜渍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两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复成巢矣。"童子竞以草塞孔，蜂辄嗡嗡然作铜鼓声。凭览久之，乃循坠坑之北，东向悬崖而下。经东石门之外，犹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从里仁村望此山，峰顶耸石一丛，不及晋宁将军峰之伟杰，及抵其处而阖辟曲折，层沓玲珑，幻化莫测，钟秀独异，信乎灵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盖是峰西倚大山，此其一支东窜，峰顶中坳，石骨内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见奇者；第其上无飞流涵莹之波，中鲜剪棘梯崖之道，不免为兔狐所窟耳。老㑩㑩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处。今阮氏已买得之，将造庵结庐，招净侣以开胜壤。岂君即其人耶？"余不应去。信乎买山而居，无过此者。

下山，仍过坞东，一里，经里仁村。东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东眺濒川，石崖耸削。先从茶埠隔川北望，于巑岏嵌突中，见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虽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错，高深嵌空，其中当有奇胜，遂东向从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乱石潆洄，遂攀跻水石间。沿崖南再东，忽见石上有痕，蹑崖直上，势甚峻，挂石悬崖之迹，俱倒影水中。方下见为奇，又忽闻謦咳声落头上[11]，虽仰望不可见，知新茅所建不远矣。再穿下覆之石，则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仅逾方丈，明窗净壁，中无供像，亦无爨具，盖初落成而犹未栖息其间者。道人吴姓，即西村海口人，向以贾游于外，今归而结净于此，可谓得所托矣。坐茅

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缀影。而澄川漾碧于前，远峰环翠于外；隔川茶埠，村庐缭绕，烟树堤花，若献影镜中；而川中凫舫贾帆[12]，鱼罾渡艇[13]，出没波纹间，棹影跃浮岚，橹声摇半壁，恍然如坐画屏之上也。

既下，仍西半里，问渡于海口村。南度茶埠街，入饭于主家，已过午矣。茶埠有舟，随流十里，往柴厂载盐渡滇池。余不能待，遂从村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达平定，随川南涯而筑之。盖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势层叠，中多小坞，故筑堤障川。堤之南，屡有小水自南峡出，亦随堤下注。从堤上西行，川形渐狭，川流渐迅。七里，有村庐倚堤，北下临川，堤间有亭有碑，即所谓柴厂也；按旧碑谓之汉厂，莫土官盐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渐不容舟，川渐随山西北转矣，堤随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峡，路西向度坞登坡。又二里，数家踞坡上，曰平定哨[14]。时日色尚高，以土人言前途无宿店，遂止。



注释

①屩(juē)：草鞋。

②海门村：今名同，在滇池出口处海口河北岸。

③中有洲：即河中洲中滩。后形成聚落，称中滩街。龙王堂：在中滩上，今已不存。

④化、治：即成化、弘治。成化，明宪宗年号，公元1465—1487年，共二十三年。弘治，明孝宗年号，公元1488—1505年，共十八年。

⑤爝(jué 觉)火：小火把。

⑥里仁村：今名同，分里仁大村与里仁小村，在海口北境。

⑦漍(guó 国)漍：水流的声音。

⑧外郭：外城。

⑨石城：在里仁村西北2公里，距昆明市区45公里，分相连的大石城和小石城。东西北三面皆为陡峭嶙峋的巨石耸立，高十余米，形如天然城堡，故名。中为洼地，可容千人。大石城北面岩石间有孔可出入，出北门东转，又有一组石壁环立的小石城，周围还有漏斗、石槽、洼地、水池等。近年修建了亭台、步道，广种果树，已辟为昆郊又一胜景。

⑩黑章：黑色的纹采。

⑪謦(qǐng 庆$_{上}$)咳：咳嗽。

⑫凫舫：形似浮游着的野鸭的小船。

⑬罾(zēng 增)：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张起的鱼网，俗称扳罾。鱼罾，上面张着扳罾的打鱼船。

⑭柴厂:今作柴场。平定哨:今作坪地哨。皆在今海口西北隅。

【今译】

二十五日　让两匹马返回晋宁州。我吃过饭就穿上草鞋往北去到螳螂川边,看到螳螂川北岸石崖凌空矗立,川流直接冲咬着石崖脚。询问所听到的石城名胜,当地人都不知道,只是往东指着包围在清澈湖水之中的龙王堂。于是沿着螳螂川南岸,往东朝着河流上游走。二里,南岸的山也临川突起,河流反而离开北岸而逼近南岸,南岸山像崩塌一样嵌入水中,弯曲重叠,而北岸则山崖绕开来容纳民舍,这就是海门村,和南岸山崖仅相隔一水,距离不到半里,有沙洲浮在这咽喉一样的河道中间,沙洲往东朝向滇池,极尽吞吐滇池的气势;屹立在沙洲上的就是龙王堂。这时渡船在北岸村里,呼叫渡船而没有人答应。我攀爬南岸崖上的水洞,在湖水、山石中怡然自得,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很久,北岸海门村的人划船过来,于是乘船过河登龙王堂。龙王堂位于螳螂川流正中,东临海面,这时有还愿的人乘船而到,但龙王堂里却没有管香火的人;后面有重叠的楼房,是阮祥吾建造的。庙里有很多石碑,都是成化、弘治以后立的,巡抚、按察使视察、计划水利工程,疏通海口避免滇池水泛滥,从而形成滇池沿岸众多良田的情况都记在碑上,所以来云南视察的官员都首先到这里来。

从龙王堂出来过河到螳螂川北岸,这里住家比较集中。其北面背靠的山有两层。第一层横列着往西边耸起,山上石头多,而西端最高,就是矗立在螳螂川北岸的峭壁;第二层横列着往东边耸起,山上泥土多,而东边绕伸出去最远,就是错落耸出而尽头形成滇池北堤的山。两层山重叠在海门村背后,大概北起观音山,气势磅礴地延伸到这里为止。海门村村民都是阮家田庄的佃户。我先前询问阮玉湾新近构置的石城胜景,当地人谁也不知道,说阮家有坟地在东岸,我被错误地指引到了这里,才有村人说石城在里仁村。其村是僰僰寨,和茶埠墩正对,从这里有小路去,朝山背后的峡谷中往西行,三里可以到达。我于是不往东去阮家坟地,而往西走去找里仁村。就从村后翻过第一层石峰的山梁,朝北往下走,路旁有很多交错耸立的石头,北面也是开阔的山坞,但坞中没有小溪。一里,随着山坞往西转,已经到了螳螂川北岸矗立的峭壁后面,原来这座山峰的南面紧接螳螂川水,所以道路从山

峰北面走。坞中有成千上万棵桃树，覆盖山冈、布满壑谷，想象着这些桃树万紫千红、映红彩霞时的情景，令人嗤笑武陵、天台的桃花不过像一束小火把而已了。往西走一里，穿过桃林，则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才看到耕地田埂交错，溪水哗哗流淌，西边有个村子坐落在北山下，知道这就是里仁村了。原来这座山坞的正南部石山矗立，西部到里仁村为止，山坞濒临螳螂川之处，也有一个村子紧靠川水，这是海口村，和茶埠墩隔川相对，村里有渡船。这座山坞的东北面翻过山坡，西北面顺着峡谷，都有路，一共六十里就到省会了。而里仁村位于坞中北山下，走半里来到村子东边，看到泉水从路上流过，山崖间草木丛生、绿树成荫，山上有神庙，大概龙潭水从庙下面流出。东坞没有泉水，所以都是旱地；西坞因为有泉水，所以广泛地开辟良田。从里仁村西边绕着山往北走，西坞很深，这座山坞从北边的峡谷中伸出来，一直往南伸到海口村。从村西绕着走的山上有很多如同人蹲卧、站立般的石头，山下有很多有洞的石崖，有一个洞两道门都朝西边开出去。我感到这里很奇特，向当地人询问，知道石城还在山坞西边的岭上，石城下面也有泉水，可以顺着水流而上。

一共往北走了半里，就往西下山横穿山坞，坞中也有一条水沟从北往南伸去，只是沟中干涸无水。过水沟往西上，一共半里，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是泉水从西山上树根下涌出，积聚成小水潭，潭里的水往东边、南边分流出去。从水潭西边上岭，半里，就看到岭头石峰石块涌起，有的像锥子尖耸，有的像门户夹道，有的像灵芝擎起而形成石台，有的像云朵卧地而形成墙壁。于是顺着石头之间的缝隙，绕着山坡往上走，坠着壑沟而下。顶上中部低洼，石头都环绕洼地形成外墙，东面陡峭的石块如同森林，西南面穹形覆盖下来的石壁耸立，南面就是我翻过山梁而下的地方，北面则有曲折的石洞，若离若合之间，一块石头从空中坠下来挡在关口，下面覆盖成门样的空间，而出入都从这里。被石壁围着的洼地之中，底部平坦而没有水，可以盖房子，这就是所说的石城。穿过北面的石门出去，那里的石头更像树木分枝、花萼簇拥，石头都是青色质地黑色纹彩，棱角分明，边缘锋利，和其他山上的石头完全不一样。有两个牧童领着我顺山崖往东转，再次走入一列石头队伍之中，又看到石壁包围的一片地区，这片地区只有东面像门一样地容纳客人进出，中间有僧徒打坐的石屋，架好床板的床，都是天然生成

的。从石围出去逐渐往南走，回头看石门旁边，有个深远的石洞，急忙转身回来钻洞。从石洞中穿进去，出来又是石围之中，才觉得从石门进入石围，不如从石洞进入更奇妙。估计石围的背后，就是石城中往东看去有如森林般的陡峭石块所在地。从石洞中出来，抬头眺望石洞上面，石峰层层叠叠，高耸无比。又有一位老年㑩㑩披着兽皮走过来，带着我和他一起攀登。登上去的地方如同众多的高台错落而立，环绕着中洼地而峙立在石城东部。往东眺望海门村，天空像明镜一样光亮，往西俯视洼地底部，青绿色的石块瓣瓣可数，而隔着山崖看西峰如穹隆覆盖显得更高。于是下峰，又越过南面的山梁，绕到西面的山峰，就看到穹形崖壁之上，还有后层山峰分开耸列，中间是敞开的峡谷。往东坠入陡坑而下，其后则土山高拥，上面背靠屏风般的山峰，耸立的石头，有的顶上覆盖着石板，有的从中剖成倾斜的窗格。石崖侧壁上有两个鼻孔一样的小洞，群峰从洞露出时隐时现，有蜂蜜淋在石洞下面，小洞是崖蜂的蜂巢。两个牧童说："三个月以前当地人用火烟熏蜂子取蜂蜜，蜂子离开小洞已经很长时间了，到如今才又成为蜂巢。"两个牧童争着用草去塞小洞，洞里的蜂子就发出像铜鼓一样的嗡嗡声。登高观览了很久，才从陡坑的北面，往东顺着悬崖而下。经过石围东面的石门外，其景致仍然让人一步一回首，不忍离去。在登临之前从里仁村看这座山，峰顶上耸立着一丛石头，赶不上晋宁州石将军峰的雄伟壮丽，等到达后才知道这里山石闭合曲折，层次丰富，造形玲珑，变化莫测，集秀美于一身而独具奇异，仙境的确不能只凭外表去寻求。原来这座山峰西靠大山，是大山往东伸出的一支脉，峰顶中部低洼，棱角分明的石头暴露在洼地之内，不像其他山那样因为暴露在外表而显得奇妙；只是山峰上没有飞瀑冲流的晶莹水波，山峰中没有披荆斩棘的攀壁梯道，不免成为野兔狐狸的巢穴。老㑩㑩说："这些石头间隙中的土地最适宜种茶，种出的茶叶味道超出其他地方。现在阮氏已经买下这山，准备建造庙宇、建盖房屋，召集僧侣来开辟这片美丽的土地。您难道就是招来的人吗？"我没有回答而离开了。确实，买山建屋居住，没有一处能够超过这里。

下山后，仍然穿过山坞往东走，一里，过里仁村。往东南走一里，来到螳螂川北岸，向西边海口看去，有渡船，能够去茶埠墩，而向东眺望螳螂川边，石崖高耸峻峭。先前从茶埠墩隔着螳螂川向北看，在高

低错落的峭石中，看得见一堵白墙，墙内好像有新茅屋；现在虽然被崖石遮挡，看不见白墙的影子，但河水山石交错，很高的山峰插向空中，其中应当有奇特的美景，于是往东顺着走过去。来到山崖下，山脚直插水中，乱石绕在周围，于是从水石中间攀越。沿着山崖南面再往东，忽然看见石头上有迹印，顺着山崖直直上去，形势十分陡峻，悬挂在山崖上的迹印与山崖的倒影，都映在水中。正为往下看到的景色感到惊奇，又忽然听到咳嗽声从头顶上传下来，虽然抬头仰望看不见人影，却知道距离所建造的新茅屋不远了。又穿过向下覆盖的石头，白墙正好在穿过的石头上面。一个道士正在凿崖填路，迎接我进茅屋中坐。这间茅屋每边的长不过一丈多一点，窗子明亮，墙壁洁净，屋中没有供奉塑像，也没有烧火做饭的器具，大概是刚刚盖好，人还没有住进来。道士姓吴，就是西边海口村人，从前在外面经商，现在返回家乡，因而在这里建造洁净的房舍，可以称得上找到托身之处了。坐在茅屋中，上下左右，都是陡峭的石崖和身影相连。清澈的螳螂川水在前方碧波荡漾，远方翠绿的群山环绕在外围；螳螂川对岸的茶埠墩村，房舍缭绕，树影烟云，堤坝浪花，仿佛是镜中呈现出的美景；而川中扬着帆的商船像野鸭浮游，张着鱼网的打鱼船在波浪间出没，船只的影子跳跃在飘浮的云雾中，划桨的声音传出半边山，令人觉得仿佛置身在画屏中一样。

下山后，仍然往西走，半里，在海口村上了渡船。往南渡到茶埠墩街上，在主人家吃饭后，已经过了中午。茶埠墩有船，顺着螳螂川行十里，到柴厂运盐渡滇池。我不能等，就从茶埠墩往西沿着螳螂川的堤坝走。这条堤坝从茶埠墩往西到达平定哨，沿螳螂川南岸而修筑。因为川水北边靠着北岸的大山往西流，而南岸山势层层叠叠，中间有很多小山坞，所以要修筑堤坝堵住川水。堤坝的南边，常有小溪从南部的峡谷中流出，溪水也顺着堤坝往下流。从堤坝上往西走，螳螂川的河道逐渐狭窄，川流逐渐迅速。走了七里，有个村子紧靠堤坝，往北伸到螳螂川边，堤坝中间有亭子、有石碑，就是所说的柴厂；按照碑刻旧名叫做汉厂，莫土官的盐铺就在这里。到这里川流急，石头多，逐渐不能行船，螳螂川渐渐地随着山往西北转，堤坝跟着河流转。又往西北走了七里，河流往北紧靠着山注入峡谷，道路朝西越过山坞上坡。又走了二里，有几家人住在坡上，名平定哨。这时太阳还高，因当地人说

前面途中没有旅店，于是停留在此。

【原文】

二十六日　鸡再鸣，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①]。三里，曙色渐启。见有岐自西南来者，有岐自东北来者，而中道则直北逾坳。盖西界老山至此度脉而东，特起一峰，当关中突，障扼川流，东曲而盘之，流为所扼，稍东逊之，遂破峡北西向，坠级争趋，所谓石龙坝也。此山名为九子山，实海口下流当关之键，平定哨在其南，大营庄在其东，石龙坝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圆阜特立，正当水口，故自为雄耳。山巅有石九枚，其高逾于人，骈立峰头，土人为建九子母庙，以石为九子，故以山为九子母也。余时心知正道在中，疑东北之岐为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从之。一里抵大营庄[②]，则川流轰轰在下，舟不能从水，陆不能从峡，必仍还大路，逾坳乃得；于是返辙，从峰西逾岭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峡来，渡之。复西上逾坡，则坡北峡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东破峡北出，转而西，绕山北而坠峡，峡中石又横岨而层阂之，水横冲直捣，或跨石之顶，或窜石之胁，通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③]。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为梗。昔治水者多燔石凿级[④]，不能成功，土人言凿而辄长，未必然也。



石级既尽，峡亦北转。路从峡西山上，随之北行。下瞰级尽处，峡中有水一方，独清潴，土人指为青鱼塘，言塘中青鱼大且多。按志，昆阳平定乡小山下有三洞，泉出汇而为潭，中有青鱼白鱼，俗呼随龙鱼，岂即此耶？北二里，峡稍开，有村在其下，为青鱼塘村[⑤]。北二里，西北蹑一岭，此岭最高，始东见观音山与罗汉寺碧鸡山，两峰东峙。又北见遥山一重，横亘众山之北，西尽处特耸一峰最高，为笔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峰，与之骈立，则老龙之龙山也；东尽处分峙双岫，亦最高，为进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则大道之碧鸡关也。两最高之间，有尖峰独锐，透颖于横脊之南，是为龙马山，其下则沙河之水所自来也。惟西向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从之，而老脊反自伏处南度。老龙之脊，西北自丽江、鹤庆东，南下至楚雄府南[⑥]，又东北至禄丰[⑦]、罗次北境[⑧]，又东至安宁州西北境，东突为龙山；遂南从安宁州之西，又南度三泊县之东[⑨]，又南向绕昆阳州之西南，乃折而东经新兴州北，为铁炉关；又东经江川县北，为关索岭，又东峙为屈颡巅山，乃折而东北，为罗藏山，则

滇池、抚仙湖之界脊也。

始西一里，逾其巅。又西北下一里，则螳川之水，自岭之北麓环而西，又转而南。岭西有村，濒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阳西界止此，过渡即为安宁州界。武趣之河，绕村南曲，复转西峡去；路渡河即西北上坡。连越土垅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东坞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坞中。又北一里半，有村在路东。又北一里半，坡乃北尽，坡北始开东西大坞。乃下坡西向行坞中，二里，有水东北自北界横亘中尖峰下来，是为沙河。其流颇大，石梁东西跨之。河从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峡转而北来，二水合于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宁州城之南，于是北向经城东而北下焉。过沙河桥，又西北一里，则省中大道自东北来，螳大川自城南来，俱会于城东，有巨石梁东西跨川上，势甚雄壮。

过梁即为安宁城[10]。入其东门，阛阓颇集，乃沽饮于市，为温泉浴计。饮毕，忽风雨交至。始持伞从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禄裱大道[11]，乃返而至东门内，从东街北行。半里，过州前，从其东复转北半里，有庙门东向，额曰“灵泉”，余以为三潮圣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门左，其上累木横架为梁，栏上置辘轳以汲[12]，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监者，一日两汲而煎焉。安宁一州，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城内盐井四，城外盐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



又西转过城隍庙而北，半里，出北门。风雨凄凄，路无行人，余兴不为止，冒雨直前。随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村在西山麓，其后庙宇东向临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盘山西北转；有岐下坡，随川直北行[13]。余乃下从岐，一里半，有舟子舣舟渡，上川东岸，雨乃止。复循东麓而北，抵北岭下，川为岭扼，西向盘壑去，路乃北向陟岭。岭颇峻，一里逾岭北，又一里，下其北坞，有小水自东北来，西注于川，横木桥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村当坡之北，路从其侧，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从足底涌起，俯瞰而异之。亟舍路西向下，入亭中，见亭后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涌出。其北复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则中空如井，有悬级在井中，可以宛转下坠。余时心知温泉道尚当从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从级坠井下。其级或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转，每转约

二十级，共六十级而至井底。井孔中仅围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约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门，西向临螳川者为正门，南向者为旁门。旁门有屏斜障，屏间裂窍四五，若窗棂户牖，交透叠印，土人因号之曰“七窍通天”。“七窍”者，谓其下之多门；“通天”者，谓其上之独贯也。旁门之南，崖壁巉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门，另辟骈开，凡三四处，皆不甚深透，然川漱于前，崖屏于上，而洞门累累，益助北洞之胜。再南，崖石转突处，有一巨石下坠崖侧，迎流界道，有题其为“醒石”者，为冷然笔。冷然，学道杨师孔号。杨系贵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书“虚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瞩其为何人笔。其上南崖，有石横斜作垂手状，其下亦有洞西向，颇大而中拓，然无嵌空透漏之妙。“虚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当之。“虚明”大书之下，又有刻“听泉”二字者，字甚古拙，为燕泉笔。燕泉，都宪何孟春号。何，郴州人，又自叙为吾邑。又其侧，有“此处不可不饮”，为升庵笔，升庵，杨太史慎号。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门右有“此处不可不醉”，为冷然笔，刻法精妙，遂觉后来者居上。又“听泉”二字上，刻醒石诗一绝，标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标曰“谱明”。谱明不知何人，一诗二标，岂谱明即姜之字耶？此处泉石幽倩，洞壑玲珑，真考槃之胜地[14]，惜无一人栖止。大洞之左，穹崖南尽，复有一洞，见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狭而深，洞门一柱中悬，界为二窍，有僳僳囚发赤身[15]，织草履于中，烟即其所炊也。洞南崖尽，即前南来之坞，下而再上处也。



时顾仆留待北洞，余复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复北尽，遂蹑坡东上，仍出崖端南来大道。半里，有庵当路左，下瞰西崖下，庐舍骈集，即温泉在是矣。庵北又有一亭，高缀东峰之半，其额曰“冷然”。当温泉之上，标以“御风”之名，杨君可谓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蹑石西下，石骨棱厉。余爱其石，攀之下坠，则温池在焉。池汇于石崖下，东倚崖石，西去螳川数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临池上。池分内外，外固清莹，内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内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绿玉，映水光艳烨然。余所见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实为第一[16]。池室后，当东崖之上，有佛阁三楹，额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额曰“振衣千仞”。皆为土人锁钥，不得入。

余浴既，散步西街，见卖浆及柿者，以浴热买柿啖之。因问知虚明之南，尚有云涛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圣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

南，可溯螳川而游也。盖温池之西滨螳川东岸，夹庐成衢，随之而北，百里而达富民。川东岸山最高者为笔架峰，即在温池东北，志所谓岱晟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为龙山，曹溪在其东陇之半，志所谓葱山也。二山夹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则老脊之东盘者矣。余时抵川上，欲先觅曹溪圣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过虚明诸洞下。南抵崖处，坡曲为坞，宜仍循川岸而南，以无路，遂上昔来大路隅，由小岐盘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村在坡南，是为沈家庄[17]。老妇指云涛洞尚在南坡外。又南涉坞，半里登坡，路绝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当即曹溪。有村童拾薪川边，遥呼而问所谓云涛洞者，其童口传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见南坡之下，在石崖一丛，漫趋之。至其下，仰视石隙，丛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则磴道逶迤，轩亭幽寂，余花残墨，狼藉蹊间，云牖石床，离披洞口。轩后有洞门下嵌，上有层楼横跨，皆西向。先登其楼，楼中供大士诸仙像，香几灯案，皆以树根为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卧室一楹，米盎书簏[18]，犹宛然其内，而苔衣萝网，封埋已久，寂无径行，不辨其何人所构，何因而废也。下楼入洞，初入若室一楹，侧有一窖，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门，透裂入，有小窍斜通于外，见竹影窜入，即堕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处甚微，光不能深烛，以手扪隘，以足投空，时时两无所著，又时时两有所碍。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烨然，转一隘，始见其光自西北顶隙透入，其处底亦平，而上复穹焉高盘。倏然有影掠隙光而过，心异之，呼顾仆，闻应声正在透光之隙，其所过影即其影也。复转入暗底，隙隘崖悬，无由著足，然而机关渐熟，升跻似易，觉明处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胆壮也。再上一层，则上牖微光，亦渐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细级，宛转崖间，或颓或整，但初不能见耳。出洞，仍由前轩出扉外，见右崖有石刻一方，外为棘刺结成窠网，遥不能见。余计不能去，竟践而入之，巾履俱为钩卸，又以布缚头护网，始得读之。乃知是庵为天启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构[19]。朱，壬辰进士[20]。其楼阁轩亭，俱有名额，住山僧亦有名有诗，未久而成空谷，遗构徒存，只增慨耳！

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时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温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东虚明崖洞，若即若离，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见川东一崖，排突亦如虚明，其下亦有多洞

迸裂，门俱西向，有大书其上为“青龙洞”、为“九曲龙宫”者，隔川望之，不觉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无透明处。以洞即在沈家庄北，余前从虚明沿川岸来，即可得之，误从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为怅怅；然南之云涛，北之虚明，既已两穷，此洞已去而复得之对涯，亦未为无缘也。又南一里，抵川西村聚。从其后西上山，转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㉑。寺门东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觅圣泉，见殿东西各有巨碑，为杨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读之，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是晚，炊于僧寮，宿于殿右。

注释

①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原脱“饭而出店即”五字，据徐本、四库本补。

②大营庄：今作大鹰庄、大仁庄，在海口西北隅。

③石龙坝：今名同。利用其天然地形，公元1912年4月在这里建成我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

④燔（fán凡）：焚烧。

⑤青鱼塘：今名同，又省称青鱼，在海口西北隅。

⑥楚雄府：治楚雄，即今楚雄市，现为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

⑦禄丰：明为县，隶安宁州，即今禄丰县。

⑥罗次：明为县，隶云南府，今名同，在禄丰县东北境。

⑨三泊县：隶昆阳州，今仍名三泊，又称县街，在安宁县南境。

⑩安宁城：明置安宁州，隶云南府，即今安宁县。

⑪禄裱：亦作禄脿，明设巡检司。今名同，在安宁县西隅。禄裱大道即从昆明经过禄裱通往滇西的大道，今公路仍从此经过。

⑫辘轳（lù lú鹿卢）：安装在井上的提水装置。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桶。摇转手柄提起水桶，即可汲取井水。

⑬川：水道，河流。

⑭考槃（pán盘）：贤者隐居涧谷。

⑮囚发：头发蓬乱，如囚犯样。

⑯此水：即著名的安宁温泉。《元混一方舆胜览》载：“温泉，云南诸郡汤池一十七所，惟安宁州者为最。石色如碧玉，水清可鉴毛发，虽骊山玉莲池远不及。”《明一统志》亦载：“汤池，在安宁州北一十里。云南温泉非一，惟此为最，色如碧玉，可鉴毛发。”该温泉为碳酸泉，含重碳酸钙54.81，镁19.46，钠12.11，还有少量的放射性元素。水温42～45℃，水质透明无味，流量每昼夜1,888吨左右。此处



系一温泉群，附近还有很多泉眼，温泉每昼夜总流量达六千吨。浴后清凉爽快，皮肤润滑，对风湿性关节炎疗效甚好。可以沏茶，可以烹饪，饮后对肠胃病有疗效。霞客所游石洞及题刻，在今温泉南端螳螂川东岸的林阴道边。今存题刻，最早有明代万历年间的，以后各朝都有，明清以来，温泉确是游人不绝的胜地。温泉镇今建有宾馆、饭店、疗养院、医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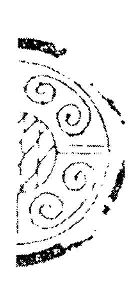
⑰沈家庄：今名同，在螳螂川东岸与曹溪寺对。

⑱米盎(àng)：一种腹大口小的装米的器皿。

⑲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

⑳壬辰：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

㉑曹溪寺：为昆明著名古寺之一，在温泉西南、螳螂川西岸，过去的渡口今已修为大桥，公路直达寺边。该寺的大殿具有宋元风格，寺内现存的木雕华严三圣像，经鉴定为宋代造像。霞客亲见的杨升庵著《重修曹溪寺碑记》和优昙花树，至今仍存。寺南有珍珠泉，源旺水清，浮泡如珠串。大殿有“天涵宝月”一景，相传每年中秋，月光透过殿前房檐下的圆窗，可以射到大殿正中坐佛身上，六十年有一次射到坐佛肚脐。笔者于1978年中秋节亲睹此景，月亮出山不久，铜钱大的月光射到大殿正中坐佛的右肩上。



【今译】

二十六日　鸡叫两遍，吃过饭后从旅店出发，就向北顺着西山走。三里，天色渐渐亮起来。看得见有条岔路从西南伸过来，有条岔路从东北伸过来，而正中的道路则直直地往北穿越山坳。原来西部大山延伸到这里后向东分出一支脉，独特地竖立为一座山峰，在关口中部突起，阻扼螳螂川流，山峰向东折而盘旋，河流被山峰阻扼，遂渐往东退后，就往北穿破峡谷向西，争着朝石级上坠流下去，这就是所说的石龙坝。这座山峰名九子山，其实是海口下游关口的门户，平定哨位于山南面，大营庄在山东面，石龙坝在山北面。其山不十分高大，圆圆的山峰奇特地耸立着，正好位于水口，所以自然显得很雄伟。山顶上有九枚石头，比人还高，并立在峰头上，当地人因此建了九子母庙，把九块石头当作九子，因而把山作为九子的母亲。我知道正路是中间这条，猜想东北伸过来的岔路是便道，而且可以一直看着螳螂川流，于是从岔路走。一里抵达大营庄，而螳螂川流在下面轰轰作响，水上不能行船，陆上不能从峡谷穿过，必须仍然返回走大路，越过山坳才行；于是从原路返回去，顺着山峰西面越过山岭往北下。一共走了二里，有条

小溪从西南峡谷流来，渡过小溪。又往西上，越过山坡，而山坡北面的峡谷中，螳螂川水从九子母山的东边穿破峡谷往北流出，转向西，绕流到九子母山北边后坠落峡谷，峡谷中又是山石充塞而层层阻隔，水流横冲直撞，有时从山石顶上跨越，有时从山石侧面窜出去，流过一层，又跳跃到另一层，半里以内，连续下坠五六级，这就是石龙坝。螳螂川水不能全程通船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山石从中作梗。从前治水的人多次烧石头凿掉石阶，都没有成功，当地人说石头凿后又长出来，未必真是这样。

螳螂川水流完石阶，峡谷也向北转。道路从峡谷西边的山上走，顺着道路往北行。往下看石阶尽处，有一方形的塘水在峡谷中，特别清，当地人称做青鱼塘，说塘中的青鱼又大又多。考证志书记载，昆阳州平定乡小山下有三个洞，洞中的泉水流出后汇积成潭，潭中有青鱼白鱼，俗称随龙鱼，会不会就是这里呢？往北走二里，峡谷逐渐开阔，峡谷底下有个村子，是青鱼塘村。往北走二里，转向西北登上一座岭，这座岭最高，才能往东看到观音山和罗汉寺所在的碧鸡山，两座山峰在东边对峙。又往北看到远处有一重山，横列在众山北面，西边尽头处独特地耸起一座最高的山峰，是笔架山；其西面又另外耸立着一座山峰，和笔架山并列耸立，是主峰山脉龙山；东边尽头处有两座山峰分开耸立，也最高，叫进耳山，山南面的山坳比较低平而且开阔，是大路上的碧鸡关。东西两边最高的山峰之间，有座特别锐利的尖峰，从横列的山梁南面透出来，这是龙马山，山下是沙河水所流过来的地方。只有往西看才觉得群山比较低平而且开阔，去滇西的大路顺着群山往西走，而主峰山梁反而顺低处往南延伸。〔主峰山脉，西北起自丽江府、鹤庆府东部，往南延伸到楚雄府南部，又往东北延伸到禄丰县、罗次县北境，再往东延伸到安宁州西北境，往东耸立为龙山；于是往南从安宁州西部延伸，又往南越过三泊县东部，再往南绕到昆阳州的西南，才转向东延伸，经过新兴州北部，为铁炉关；又往东经过江川县北部，为关索岭，再往东耸立为屈颡巅山，于是转向东北，为罗藏山，是滇池与抚仙湖之间的分水岭。〕

从岭上开始往西走，一里，越过岭巅。又往西北下一里，看到螳螂川水从岭北麓绕向西，又转向南。岭西边有个村庄，位于螳螂川边，河边设有渡口，这是武趣河，昆阳州西界到这里为止，过了渡口就是安宁

州界。武趣河之水绕着村庄往南弯曲，然后又转入西边峡谷中流走；道路过河后就往西北上坡。接连越过两道小土山，共走了五里，往北下，东边坞中有一塘水。又往北走二里，西边坞中有一塘水。又往北走一里半，路东边有个村子。又往北走一里半，才到山坡北面尽头处，山坡下有北方才有的东西走向的大山坞。于是下坡顺着山坞往西走，二里，东北边有条河从横贯山坞北部的尖峰中流下来，这是沙河。其水流较大，石桥横跨在东西两岸。河水从桥下往南流去，螳螂川水从武趣河西边峡谷中转往北流来，与沙河水在桥南汇合，半里，就往西北流到安宁州城的南部，从这里往北流经安宁州城东面而再往北流去。过了沙河桥，又往西北走一里，去省城的大路又从东北边延伸过来，螳螂川从安宁州城南部流来，都在城东交会，有座巨大的石桥横跨在螳螂川东西两岸，气势非常雄伟壮观。

过了桥就是安宁州城。从东门进城，市场店铺较集中，于是在市场上买酒喝，因为考虑到要到温泉沐浴。喝完酒，忽然间风雨交加而至，就打着伞顺着南街往西走，走一会才知道这是通往禄裱的大路，就返回到东门内，顺着东街往北走。半里，经过州治前面，从州治东面又转向北走了半里，有座朝东的庙，门额上题写着“灵泉”二字，我以为是三潮圣水所在处，走进去。庙门内左边有口巨大的井，井口上累起木头，横架成梁，栏上装设着用来汲水的装置，原来是盐井。井水又咸又苦而且非常浑浊，有人在井旁监督，每天两次汲水熬盐。〔安宁一州，每天日夜熬盐一千五百斤。城内有四口盐井，城外有二十四口盐井。大的盐井一天可以熬出六十斤盐，小的能熬出四十斤盐，都是把卤水汲起来用桶担回家去熬。〕



又往西转过城隍庙向北走，半里，从北门出城。风寒雨冷，路上没有行人，我的游兴却不因此而止，冒雨一直往前走。顺螳螂川西岸往北走三里半，有村子坐落在西山麓，村后的庙宇向东对着村子，我没有进去。又往北走二里半，大路绕着山朝西北转；有条路岔下坡，顺着水道一直往北。我于是顺着岔路下去，一里半，有船夫和船停泊在渡口，上船渡到河东岸，雨才停。又顺着东边的山麓往北走，抵达北岭下，河流被北岭阻扼，往西绕着沟壑流去，道路仍然往北上岭。岭很陡，一里后翻越到岭北面，又一里，下到岭北的坞中，有条小溪从东北边流来，往西注入螳螂川，小溪上有木桥横跨，过桥。一共走了一里，又往西北

上坡，有村子坐落在山坡北面，道路从村旁边经过，一里，越过山坡往北走。两下两上，一共走了三里，往西俯视螳螂川水，已在山崖下。崖端有亭子，忽然出现在脚底下，我从上面看到后感到惊异。急忙离开道路往西下去，走进亭中，看到亭子后面一片片的石头，像青色的荷花从地上涌出。北面还有一个亭子，亭下是用木架支撑。看亭子下面，则像井一样是中空的，井中有很陡的阶梯，可以转着往下坠。当时，我知道去温泉还应当从上面往北行，但这一奇观不能不看，于是顺着石阶坠入井中。井中的阶梯有的凿石而成，有的嵌木而成，有的用梯子搭成，有三转，每转大约二十级，一共六十级到井底。井孔周长只有四尺，而到底的深度大约有四五丈。井底很平整，崖旁侧开有多门，朝西、对着螳螂川的是正门，朝南的是侧门。侧门里有斜斜的屏障，屏障间裂出四五个孔，像窗格、门户一样，交叉贯穿，重叠相印，当地人因此把这里称为"七窍通天"。"七窍"是说门多，"通天"是指洞上面单独贯通。侧门的南面，陡削的岩壁像屏风一样列在螳螂川边；洞下的其它洞门，另外并排着分开，一共有三四处，都不太深、不太透，然而螳螂川水从洞前流过，洞上是屏风般的岩石，而且洞门一个接一个，更增添了北洞的奇观。再往南到岩壁转角的突起处，有一块巨石坠落在岩壁侧面，迎流分道，上面写有"醒石"二字，是冷然的笔迹。〔冷然是学道杨师孔的号。杨师孔是贵州省人。〕巨石北面的陡岩上，有"虚明洞"三个大字，因在高处而不能看清是什么人的手笔。其上面的南崖，有石头横着斜卧、像手垂下来的形状，其下面也有朝西的山洞，洞较大而中部拓开，但缺乏嵌在空中和穿透漏光的奇妙。"虚明"二字，除了北洞没有其它洞能够相称。"虚明"大字下面，又刻有"听泉"二字，字迹很古，是燕泉的笔迹。〔燕泉是都宪何孟春的号。何孟春是郴州人，又自叙是我家乡的人。〕在"听泉"二字旁边，又有"此处不可不饮"的石刻，是升庵的笔迹，〔升庵是太史杨慎的号。〕但刻得不好，赶不上中洞的石刻。洞口右边有"此处不可不醉"的石刻，是冷然的笔迹，雕刻手法精妙，于是有后来者居上的感觉。还有，"听泉"二字上面，刻有一首绝句醒石诗，落名是"姜思睿"，而醒石上也刻着这首诗，落名是"谱明"。不知道谱明是什么人？一首诗落两个名字，会不会谱明就是姜思睿的字呢？这里山水幽静秀丽，石洞沟壑玲珑剔透，真是贤人隐居的胜地，可惜没有一个人来这里安身。大洞的左边，穹形岩壁南端尽

头，又有一个洞，只见洞中冒出火烟，急忙进入洞中。此洞狭窄而且深，洞门口有一根石柱悬立在正中，将洞分成二边，有个赤身裸体、像囚犯一样的俘俘在洞里编织草鞋，火烟就是他烧火煮饭冒出的。石洞南面岩壁尽头，就是先前从南边过来的山坞，是我下去后又上来的地方。

这时顾仆还留在北洞等我，我又顺着岩壁边往北走，北洞右边，又是岩壁北端尽头，于是爬坡往东上，仍然走到岩壁边南面伸过来的大路上。半里，路左边有座庙庵，往下看西边山崖下，聚集着排排房舍，温泉就在那里了。庙庵北部又有一亭子，高高地点缀在东边峰腰上，亭子的匾额上写着“冷然”。正当温泉上面，写上“御风”的亭名，杨君称得上冷暖自明了。从亭子前面踩着石头西下，这些石头棱角分明，边沿锋利。我喜爱这里的石头，攀越着往下走，就到了温泉浴池的所在地。浴池汇集在石崖下面，东面紧靠崖石，西面距离螳螂川数十步。池南面，有三间房屋，北面对着浴池。浴池分内池外池，外池本来就泉水清莹，内池泉水更加清澈，沐浴的人大多在外池。内池中有石头，高低不一，全部沉在池水中，石色像绿玉一样，映衬得池水光艳明亮。我所见到的温泉，滇南最多，这里的水质确实才是第一。浴池房屋背后，在东边崖石上面，有三间佛阁，匾额上写着“暖照”，南面的山坡上，有三间官府的房屋，匾额上写着“振衣千仞”。佛阁和官房都被当地人锁着，不能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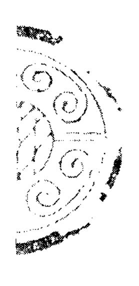


我沐浴之后，在西街散步，看到卖浆和柿子的人，因沐浴后很热而买柿子吃。就着询问，知道虚明洞的南部，还有云涛洞，螳螂川西岸、曹溪寺旁有圣水，距离此处三里，都反而在温泉南面，可以顺着螳螂川往上游览。原来温泉浴池西靠近螳螂川东岸，两边房舍之中是大路，顺大路往北走，一百里就抵达富民县。螳螂川东岸最高的山是笔架峰，就在温泉浴池的东北，是志书上记载的岱晟山；螳螂川西岸最高的山是龙山，曹溪寺位于龙山东面的半坡上，是志书上记载的葱山。螳螂川夹在这两座山中间往北流，而葱山则是主峰山脉往东盘绕。我来到螳螂川边时，打算先寻找曹溪寺圣水，但渡船在螳螂川西岸，等了一阵没过来，于是往南走半里，从虚明等洞下边过去。往南抵达山崖的地方，山坡弯曲形成山坞，应当仍旧顺螳螂川边往南走，因为没有路，于是上到先前走过来的大路边，从小路绕着西边的山崖往南走。也是

两下两上，走了一里半，有个村庄坐落在坡南，这是沈家庄。一位老年妇女指给我看云涛洞还在南坡以外。又往南穿过山坞，走半里后上坡，路断了却不知道云涛洞在哪里。往西看螳螂川对岸，居家很稠密，山上有寺庙，应当就是曹溪寺。看到村童在河边捡柴，就远远的呼叫，询问云涛洞在哪里，这村童一边说一边指，因为隔着河，他所说的、指的都不清楚。看到南坡下面，有一丛石崖，便漫步走去。来到石崖下面，抬头看到石头缝隙中，丛丛的竹子非常秀丽，上面有红色的门扇没有关。我登上去，石阶弯弯曲曲，长廊亭阁十分幽静，残存的花卉、墨迹，乱七八糟的散在小路上，很多窗格、石床，散乱在洞口。长廊后面镶嵌有洞门，洞上面有一层楼横跨，都是朝西的座向。我先上楼，楼里供奉着观音大士等神仙的塑像，烧香的茶几，放灯的案桌，都是树根制成的，大多显得奇特、古老。楼南部有一间卧室，米罐书箱，仿佛还留在房里，但长满青苔藤萝，则表明封存、埋没已经很久了，空无一人，可任意直行，不知道是什么人修建，因为什么而废坏。下楼后进洞，一进去就像进入一间房屋，洞侧面有个小洞穴，又深又黑地下陷进去。洞北面又开了一道门，穿过这道门进去，有个小孔斜斜地通到外面，我看见竹影钻入孔中，就从黑暗中往下走。往南下深得不知道洞底在哪里，往北看也有一道窗户，光从上面透进来，只是透入的光十分微弱，亮度照不到深处，我用手在狭窄的洞中摸索，用脚探索空间，时时手脚都没有附着的地方，又时时手脚都被阻碍。到了洞底后，忽然看到西南有很亮的光，转过一段狭窄处，才看见亮光从西北边洞顶的缝隙透进来，这里底部也是平的，而上部还是穹形顶高高环绕。突然有个身影从缝隙前闪过，我感到奇怪，呼叫顾仆，听到答应声正好在透光的缝隙那里，闪过的就是他的影子。我又转进黑暗的底部，间隙狭窄，崖壁悬空，不知道在哪里落脚，然而对洞中的关键部位逐渐熟悉，攀爬似乎容易了，感到在明处心有余悸，不如在黑暗中那样胆大。又上了一层，从上面窗户透入的微弱光线，也逐渐使一定的范围显得明亮，原来侧面有很小的阶梯，顺崖壁弯曲，有的废坏了，有的很完整，只是当初没有看见。从洞里出来，仍然从前廊走到门外，看到右边的石崖下有一块石刻，外面荆棘、灌木结成网样的鸟兽窝，远处看不见。我考虑无法除去这些荆棘和灌木，就踩着荆刺、灌木钻进去，帽子、鞋都被刺钩掉了，我又用布包住头作为保护网，才能读碑刻。于是知道这座庙庵是

天启丙寅年安宁州人朱化孚修建的。〔朱化孚是壬辰年的进士〕这里的楼阁廊亭，都有名称、匾额，住山僧也有姓名、诗文，但没多久就成了寂静的山谷，遗弃的建筑白白存在，只能使人增添感慨啊！

从庙庵下来后到螳螂川岸，如果有一只船渡过去，就能往西上曹溪寺。等了一阵没有船来，只好仍然往北走三里，抵达温泉，乘船渡过螳螂川，登上西岸，溯河流往南行。看着河东岸的虚明崖洞，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仿佛在残春景色之外。往南走一里，又看见河东岸有一座山崖，也像虚明洞崖那样横列、突出，下面也分裂出很多洞，洞门都朝西，崖上面写有"青龙洞"和"九曲龙宫"的大字，隔河相望，禁不住非常神往。当地人说这两个洞很深，点着火把进去，大约有四五里，只是洞中漆黑一片，没有透光的地方。这两个洞就在沈家庄北面，我先前从虚明洞顺着河岸过来，就能看到了，而误从上面走，走到洞崖边却不知道，为此感到很不痛快；然而南边的云涛洞，北边的虚明洞，两处都已经穷究，这两个洞错过之后又得以从对岸看到，也不是没有缘份。又往南走一里，来到河西岸的村落。从村落背后往西上山，转向南走，又往西上，一共一里，就到了曹溪寺。曹溪寺寺门朝东，是座古庙。我一进寺就想去找圣泉，看到大殿东边、西边各有一块巨大的石碑，是太史杨升庵写的碑文，于是拂拭石碑读碑文，知道寺中有优昙花树等名胜，因为找纸录碑文，就来不及询问圣泉。这天晚上，在僧人房舍中烧火做饭，住在大殿右边。



【原文】

二十七日　晨起，寒甚。余先晚止录一碑，乃殿左者，录未竟，僧为具餐，乃饭而竟之。有寺中读书二生，以此碑不能句[①]，来相问，余为解示。二生：一姓孙，安宁州人，一姓党，三泊县人。党生因引余观优昙树。其树在殿前东北隅二门外坡间，今已筑之墙版中，其高三丈余，大一人抱，而叶甚大，下有嫩枝旁丛。闻开花当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黄，大如莲而瓣长，其香甚烈而无实。余摘数叶置囊中。遂同党生由香积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观圣泉[②]。泉从山坡大树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环为月池，大丈余，潴水深五六寸余，波淙淙由东南坡间泻去。余至当上午，早潮已过，午潮未至，此正当缩时，而其流亦不绝，第潮时更涌而大耳。党生言，穴中时有二蟾蜍出入，兹未潮，故不之见，

即碑所云“金醌[3]”，号曰“神泉”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构，扁曰“问潮亭”，前巡方使关中张凤翮为之记。党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缘岭上，半里，登水月庵。庵东北向，乃葱山之东北坳中矣。庵洁而幽，为乡绅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仅逾尺，乃建庵后斸地而出者[4]。庵前有深池，泉不能蓄也。既复下至圣泉，还至曹溪北坡坳，党生别余上寺，余乃从岐下山。

一里，抵昨村后上山处。由村后南行半里，复东望川东回曲中，石崖半悬，飞楼临丹，即云涛洞也。川水已从东盘曲，路犹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坞自南而转也。一里余，始循南山而东。二里，则其川自坞北曲而南，与路遇，既过，路又循东山溯溪转而北，一里，乃东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转东南行。一里，南陟一西来之峡，又南上坡。一里，与前来温泉渡西大道合，始纯南行。六里，入北城门。见有二女郎，辫发双垂肩后，此间幼童女，辫发一条垂脑后。女郎及男之长者，辫发两条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猡猡则辫发一条，周环于脑额，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5]，从后脑下另挽一小鬏若螺[6]，缀于后焉。手执纨扇[7]，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此间重十月朝祭扫。家贫不及者，至月终亦不免也。南中所见妇女，纤足姣好，无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饭于东关，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东北行。半里，有小溪自东坞来，溯之行。从桥南东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东安哨岭。岭不甚峻，东北从横亘大山分陇西南下，为安宁东第一护城之砂者也。过岭东下，始见沙河之水自东北来。随其坞东入，过站摩村，共十五里，为始甸铺。又四里，过龙马山，岓岓北透，横亘大山之南。路绕其前而东，又四里，始与沙河上流之溪遇。有三巩石梁东跨其上，是曰大桥。其水自东北进耳二尖峰西、棋盘山南峡来，西南至安宁城东，南入于螳川者也。又半里，东上坡，宿于高枧桥村[8]。

二十八日　平明，东行一里半，上坡，为安宁东界，由此即为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渐升陟而上。八里，其坞自双尖后进耳山来，路遂由南陇上。又二里，山坳间有聚庐当尖，是为碧鸡关[9]。盖进耳之山峙于北，罗汉之顶峙于南，此其中间度脊之处，南北又各起一峰夹峙，以在碧鸡山之北，故名碧鸡关，东西与金马遥对者也[10]。关之东，向东南下为高峣，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处，渡海者从之；向西北下为赤家鼻，官

道之由海堤者从之。余时欲游进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是为赤家鼻[11]。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村。村倚山而庐。有池潴坡侧,大不逾五尺,村人皆仰汲焉。中复有鱼,有垂钓其上者,亦龙潭之浅者也。由池南上坡,岭道甚峻。半里,登冈上,稍北而曲,有坊当道,则进耳山门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见寺后大山环于上,此冈绕于前,内夹深坑,旋转而入,若耳内之孔,寺临孔上盘朵边,以"进耳"取名之义,非身履此冈,不见其亲切也。进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则沿坑南转。盘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门东向,登其殿,颇轩爽,似额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楼三楹在殿南。其楼下临环坑,遥览滇海,颇如太华之一碧万顷,而此深远矣。入方丈,有辛贡士伯敏者,迎款殷勤。僧宝印欲具餐,辛挥去,令其徒陈履惇、陈履温二陈乃甲戌[12]进士[13]履忠弟。及其弟出见,且为供荤食。复引余登殿南眺海楼,坐谈久之。余欲趋棋盘山,问道于宝印。宝印曰:"由坊东下山,自赤鼻山宝珠寺上为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无从觅耳。"乃同辛君导余从殿后出,遂北至坳下东来岐路,始别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洼。洼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与东界进耳后双尖,并坳北之巅,东西夹成中洼。由洼西复循西山之东北行,一里,循岭北转而西,稍下一里,度峡西上。其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遂西向横蹑之,一里半,登其冈。见西南随坞有路,上逾其脊,将趋之。有负刍者来[14],曰:"棋盘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东,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断若续。二里半,从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见三家村在西坞中,村西盘峙一峰,自北而南,如屏高拥,即棋盘山也。其脉北自妙高寺三华山西南来,复耸此峰。分支西度,为温泉之笔架山;分支南下,为始甸后之龙马山;南环东亘,即为所逾之脊;而南度为进耳、碧鸡者也。脊北山复横列东北,至宝珠、赤鼻而止,为三家村东界护山。余昔来自金马以东,即遥望西界山横如屏,其顶复有中悬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即此棋盘峰也,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内,外更有斯峰护之,洵西峰之领袖矣。从坳西转,循东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15],其村倚棋盘东麓。路当从村北西上,乃误由村南度脊处循峡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蹑峡中三里,登一冈,有庵三楹踞坪间,后倚绝顶,其前

东瞰滇中，乃发僧玄禅与僧裕庵新建者。玄禅有内功，夜坐峰头，晓露湿衣，无所退怖；庵中四壁未就，不以为意也。日已西昃，迎余瀹茗煮粥，抵暮乃别。西上跻峰，一里，陟其巅。又西向平行顶上一里，有寺东北向，则棋盘寺也。时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　凌晨起，僧为余炊，余乃独蹑寺后绝顶。时晓露甚重，衣履沾透。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顶颇平迥。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实，可劈为板，省中取石，皆于此遥负之，然其上反不能见，以坳于内也。西北坞中，有大壑回环，下有水二方，村庐踞其上，即志所载勒甸村龙泉也，其水分青、白色[16]。西南峡中水，则循龙马山东而去，当即沙河之源矣。东南即三家之流。是顶亦三面分水之处，第一入滇池，两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顶远眺，则东北见尧林山尖耸，与邵甸梁王山并列；东南见罗藏山，环峙海外；直南见观音山屼嵲，为碧鸡绝顶掩映，半浮半隐；直西则温泉笔架山连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则螳川之所向也。下饭于寺。乃同寺僧出寺门东行三十步，观棋盘石[17]。石一方横卧岭头，中界棋盘纹，纵横各十九道。其北卧石上，楷书"玉案晴岚"四大字，乃碧潭陈贤所题。南有二石平庋，中夹为穴，下坠甚深，僧指为仙洞，昔有牧子坠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但不得其门而入耳。穴侧亦有陈贤诗碑，已剥不可读。乃还寺，录昆明令汪从龙诗碑。仍令幼僧导往峰西南，观凿石之崖。其崖上下两层，凿成大窟如厦屋。其石色青绿者，则腻而实；黄白者，则粗而刚。其崖间中嵌青绿色者两层，如带围，各高丈余，故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长，方者大径五六尺，长者长径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锯，无纤毫凹凸，真良材也。

还从寺前东向下，一里，过新庵之左。直下者一里半，过三家村左，渡涧。又一里半，东逾石山之坳。其山乃东界北走之脉，至此复突一峰，遂北尽焉。从坳东坠崖而下，复渐成一坑，随之行三里，为宝珠寺。未至寺，其西坠峡处，坑水溃而为瀑，悬崖三级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细如络丝，不如匹练也。宝珠寺东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坠坡直下，五里抵山麓，为石鼻山，聚落甚盛，盖当草海之西，碧鸡关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转北一里半，东北与大道合，于是东向湖堤。二里半，有村当堤之冲，曰夏家窑[18]。过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

水洼[19]，堤界其间，与西子苏堤无异[20]。盖其洼即草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西濒赤鼻山之麓，东抵会城[21]，其中支条错绕，或断或续，或出或没，其濒北者，志又谓之西湖，其实即草海也。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22]，傅元献为侍御时，填洼支条，连为大堤，东自沐府鱼塘，西接夏家窑，横贯湖中，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东行堤上一里半，复有冈有桥，有栖舍介水中央。半里，复遵堤上东行湖中，遥顾四围山色，掩映重波间，青蒲偃水，高柳潆堤，天然绝胜；但堤有柳而无花，桥有一二而无二六，不免令人转忆西陵耳。又东二里，湖堤既尽，乃随港堤东北二里，为沐府鱼池[23]。又一里半，抵小西门，饭于肆。东过闸桥，滨濠南而东一里，入城南旧寓[24]。问吴方生，则已隔晚向晋宁矣。已而见唐大来寄来行李书画，俱以隔晚先至，独方生则我来彼去，为之怅怅。乃计复为作书，令顾仆往晋宁谢唐君，别方生，并向大来索陶不退书。陶名珽[25]，有诗翰声，向官于浙。前大来欲为作书，闻其已故，乃止。适寓中有高土官从姚安来，知其犹在，皆虚传如眉公也，故复索书往见之。

注释

①不能句：即不能断句。

②圣泉：《寰宇通志》云南府井泉："海眼泉，在安宁州治北，每日三潮，随涌随涸，世传戒照禅师卓锡所穿之泉。"今被围存。

③䲡(qiū 秋)：即蟾蜍，癞蛤蟆为其中的一种。

④斸(zhú 竹)地：掘地。

⑤冠(guàn 贯)：帽子。古时男子二十岁时必须举行加冠仪式，正式戴上帽子，表示已经成年。未冠，即年龄还不到二十岁。

⑥鬄(dí 狄)：发髻。

⑦纨(wán 丸)扇：用细绢制成的团扇。

⑧始甸铺：今仍称始甸村。高枧桥村：今作高枧槽。皆在今安宁县东隅的公路南侧，但高枧槽村在始甸西一里多。

⑨碧鸡关：今名同，在昆明西郊碧鸡山上，自古就是昆明通往滇西的交通要隘，现滇缅公路仍从此经过。

⑩金马：即金马关，在今昆明东郊金马山脚，为昆明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隘。

⑪赤家鼻：又作赤甲鼻，即今车家壁，在昆明西郊。

⑫甲戌：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

⑬进士：科举制度中，举人经过会试及殿试被录取者称进士。

⑭负刍（chú 锄）者：背草的人。

⑮三家村：今名同，在昆明西郊。

⑯其水句：此即龙潭坝子，至今还有大水潭数处。在昆明市西境，棋盘山以西。

⑰棋盘石：在棋盘山，又称玉案山，在昆明坝子西缘低山外，海拔 2493 米。今山顶景色，大体还和《游记》所述一致。庙宇不存，但有石墙多处，棋盘石及“玉案晴岚”卧石仍存，还有清代题刻。

⑱夏家窑：今称夏窑，在昆明西郊，西山区驻地马街子稍东。

⑲遂遵堤句：此堤两边，现都变为平畴良田，比之明代，滇池水位下降，滇池湖面缩小。现滇池湖面为 306.5 平方公里，湖水容量 15 亿立方米，湖岸线长 163.2 公里，平均水深 4.4 米，最深处为 10.94 米，平均水位海拔 1886 米，仍为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

⑳西子：原指古代美人西施。自苏轼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人们亦称杭州西湖为西子或西子湖。公元 1089 年，苏轼任杭州太守，疏浚西湖，堆成南北长堤，上建六桥，夹道种植桃柳，后人尊称“苏公堤”、“苏堤”。

㉑会城：人物商旅会集的城市，此指云南省会，即今昆明市区。

㉒昔大道：传统交通线经过今眠山脚、小团山脚、黑林铺、黄土坡、西站而至大西门，基本沿湖岸山边行。近代修筑通往滇西的公路仍沿袭这条路线，直到 1959 年才修了捷直的人民西路。

㉓湖堤既尽句：此湖堤西起夏窑，东到土堆。土堆再东北至昆明医学院，后来为上河河堤，即明代港堤。沐府鱼池约在今昆明医学院前面至潘家湾一带。清代，从湖堤经港堤，再经沐府鱼池边至小西门，已成为交通要道。上河沿岸，土堆、江家桥、下栗村、上栗村、红庙村、六合村等村落毗连，应和当年的交通发展有关系。直到近代，滇西的马帮还常从这里经过，土堆一带的老人记忆犹新。至今湖堤基址尚存，有马车路宽，比两边的田埂稍高，当年铺路的大石板零星可见，夏窑附近还残存一座石拱桥。土堆到六合村一段，上河被掩为暗河，河上修成街道，名鱼翅路。昆明医学院至小西门一段已修为人民路。

㉔城南旧寓：综合《游记》前后所载，霞客在昆明的寓所，约在今顺城街附近。

㉕陶名珽：“名”原作“讳”，据四库本改。“珽”原作“挺”，四库本作“涎”，据《姚安县志》改。

【今译】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时很冷。我昨天晚上只录了一篇碑文，而大

殿左边的还没有录完，僧人为我准备了早餐，于是吃过饭就去录碑文。有两个在寺中读书的学生，因为不能将这块碑文断句，前来相问，我为他们讲解示范。〔这两个读书人一个姓孙，是安宁州人；一个姓党，是三泊县人。〕姓党的便带领我去看优昙树。这棵树种在大殿前东北角二门外的山坡上，现在已经修筑在墙版中，有三丈多高，一抱粗，而叶子非常大，下面有丛丛嫩枝从旁边长出来。听说在六月伏天开花，花色白中呈淡黄，像荷花一样大而花瓣长，香气十分浓烈但不结果实。我摘了几片树叶放在袋里。于是和党生从僧厨北面下坡，沿着山坳往北走，一里半，看到了圣泉。泉水从山坡上大树根下往南流出，树前用石头砌成月池围住泉水，池方圆一丈多，积水深五六寸，泉水淙淙向东南坡流去。我来到时正当上午，泉水的早潮已经过了，午潮还没有到时间，泉水正好处于收缩的时候，然而水流也不断，只是涨潮时涌出的水更大。党生说，洞中时时有两只蟾蜍出入，现在没有涨潮，所以看不见，就是碑文中说的"金鼁"，名为"神泉"之事了。月池南边有座新建的亭子，匾额上写着"问潮亭"，前任巡方使、关中人张凤翮为亭子作了一篇记。党生又带着我从圣泉西边上坡，往西北沿岭攀登，半里，登上水月庵。水月庵面向东北，位于葱山东北面的山坳中。庵里清洁而幽静，是一个姓王的乡绅修建的。庭院中有一潭水，边长只有一尺多点，是建庵后挖地而成的出水潭。庵前有一个深池，不能蓄住泉水。不久又下到圣泉，回到曹溪寺北面的坡坳，党生和我告别后回曹溪寺，我于是从岔路下山。

一里，来到昨天从村后上山的地方。从村后往南走半里，又往东看到螳螂川曲折向东流之处，石崖悬挂在半空中，凌空的高楼正对红日，那就是云涛洞。螳螂川水已经往东边曲折流去，道路仍然沿着西岸山往南下，顺着其山坞向南转。走了一里多，开始沿着南山往东走。二里，则螳螂川从山坞北面绕向南流，与道路相遇，过了螳螂川，道路又沿着东山溯流转向北，一里，于是往东登上南山的北面，一里，转向东南走。一里，往南穿越一道从西边伸过来的峡谷，又往南上坡。一里，岔路与先前去温泉、渡到螳螂川西岸的大路会合，开始一直往南走。六里，从北门进入安宁州城。看见有二个女郎，两股发辫垂在肩后，〔这一带的女童，编一股发辫垂在脑后，女郎和年纪大的男子编两股发辫垂在左右耳旁。女的仍然用布包发髻，男的仍然把帽子戴在发

辫上。如果是俘俘就辫一股发辫，顺着额头绕到脑后，像箍住头一样。还有，未成年的男子，在后脑下部另外挽一个螺形的小发髻，缀在背后。〕手里拿着绢做的团扇，漂漂亮亮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老年妇女，提着祭奠用的盒子、纸钱，大概是去郊外扫墓。〔这一带重视在十月初祭奠、扫墓。因家贫来不及月初的，拖到月终也不能免掉。〕在西南地区所见到的妇女，在脚小和容貌美丽方面，没有超过她们的。进城走一里半，在东关吃过饭后出城，过了大石桥，顺着大路往东北行。半里，有条小溪从东边山坞流过来，溯小溪往上走。从桥南往东去，三里半，上坡。又走一里，过东安哨岭。岭不十分陡，从东北横贯的大山支脉往西南延伸下来，是安宁州东边的第一道保护墙。越过岭往东下，才看见沙河水从东北流来。随着水流过来的山坞往东进去，经过站摩村，一共十五里，到始甸铺。又走四里，越过龙马山，龙马山光秃秃地往北伸过去，横列在大山南面。道路绕过龙马山前往东走，又四里，才与沙河上游的溪流相遇。有一座三拱石桥在东横跨溪流，这是大桥。桥下的水从东北边进耳山二尖峰西面、棋盘山南面的峡谷中流来，往西南流到安宁城东边，再往南流进螳螂川。又走半里，往东上坡，住在高枧桥村。

二十八日　天亮时，往东走一里半，上坡，到安宁州东部边界，从这里开始就是昆明县的地域。山坡倾斜、高低不平，因而慢慢地往上攀登。八里，其山坞从双尖峰背后的进耳山延伸过来，道路于是顺着南陇而上。又走二里，山坳中有一些房舍坐落在山顶上，这是碧鸡关。大致进耳山耸立在北面，罗汉山的顶峰耸立在南面，碧鸡关是两座山脉中间的过梁，其南北又分别耸起一座山峰、峙立在两边，因为位于碧鸡山的北面，所以叫做碧鸡关，东边和金马关遥遥相对。碧鸡关以东，往东南方下去为高峣，是草海西岸山水交汇的地方，渡草海就从这里上船；往西北方下去是赤家鼻，顺草海堤坝进城的大路从这里走。我此时打算游进耳山，于是往西北下坡半里，顺着西山往北行走。二里，有村子在西山脚，这是赤家鼻。大路从赤家鼻前面往北伸去，我于是往西转进村子。村民靠山建房。山坡侧面有一池水，水池边长不超过五尺，村民都靠从水池里提水用。池中还有鱼，有人在池边钓鱼，这也是比较浅的龙潭。从水池南面上坡，岭上的路很陡。半里，登上山冈，逐渐往北转，有座门坊位于路中，是进耳山山门外的门坊，离山上的寺

庙还隔着一个坑。顺着门坊往西看，看见寺庙背后大山环绕在上面，所登上的山冈绕在寺庙前面，山冈和大山之间夹着很深的大坑，旋转着进坑，像进入耳朵孔一样，寺庙正对耳孔之上的耳盘边缘，用"进耳"取名的含义，不亲身登临这山冈，是感受不出这名称的贴切之处的。走进门坊，往西顺着坑朝里走，半里，有条岔道往西越过大山山坳；而进寺庙的路，则顺着坑往南转。绕着山崖走了半里，往西上到寺中。寺门朝东，登临大殿，很开阔，好像在额头上，而不像在耳朵里。方丈位于大殿北面，大殿南面有三间楼房。楼下正对圆坑，朝远处观赏滇池，很像太华寺的一碧万顷阁，但这里比较深远。进入方丈，有个叫辛伯敏的贡士，殷勤地迎接、款待。僧人宝印打算准备午饭，辛伯敏挥手让宝印离去，叫他的徒弟陈履惇、陈履温〔陈履惇、陈履温都是甲戌年(公元 1634 年)进士陈履忠的弟弟。〕以及他的弟弟出来相见，而且为我提供荤食。又带领我登上大殿南面的眺海楼，坐在一起交谈了很久。我准备去棋盘山，向宝印询问道路。宝印说："顺着门坊东边下山，从赤鼻山的宝珠寺上去是大路，路程将近三十里。顺着进耳山寺北面，往西越过大山之坳，路程只有大路的一半，只是山上没人，岔路很多，路不好找。"于是宝印和辛伯敏君带领我从大殿后面出寺，往北走到山坳下东边伸来的岔路上，才告别离去。我于是往西上，半里越过山坳，半里往西北逐渐下山，一里穿过中洼之地。洼地西边又有大山，从南到北横峙洼边，与东部进耳山后的双尖峰，以及山坳北面的山峰，从东西两边夹成中洼之地。从洼地西边再顺着西山往东北行，一里，沿着山岭北面转向西，逐渐往下走一里，穿过峡谷往西上。峡谷西边又有大山，从南到北横列耸立，于是往西横穿大山，一里半，登上山冈，看见西南边顺着山坞有条路，往上穿越大山山梁，正准备从这条路走。有个背草的人走来，他说："去棋盘山的路在北边，不在西边。"于是顺着西山的东面，又往北行，这条路很窄小，时断时续。二里半，从西山北坳穿过山梁往西出去，才看到三家村在西边坞中，村子西部环立着一座山峰，从北向南，像屏障一样高高矗立，就是棋盘山。其山脉从妙高寺的三华山西南延伸过来，再耸起这座山峰。棋盘山往西延伸的支脉，就是温泉的笔架山；往南延伸的支脉，是始甸背后的龙马山；往南绕着向东横贯的支脉，就是我所翻越的山梁；再往南延伸为进耳山、碧鸡山。山梁北部又有山横列在东北方，延伸到宝珠寺、赤鼻山为

止，是三家村的东界护山。我从前从金马山东边来昆明，就远远地看到昆明西界的山脉像屏风一样的横列耸立，其顶部还有如同铁锅倒扣、高出众山的山，就是这棋盘峰。但不知道它在重重沟壑之内，外部还有这些山峰护卫着，确实称得上是昆明西部山峰的领袖。顺山坳往西转，沿着东山北崖走了半里，仍然往西下山。一里，在沟壑中行走，其中有河往北流，往西过河，又走半里抵达三家村，三家村坐落在棋盘山东麓。道路应当从村子北面往西上，而我误从村子南面山梁伸来之处顺着峡谷往西南上，最终没有路可走。在峡谷中攀爬了三里，登上一座山冈，有三间庙庵位于平地上，背靠绝顶，前方往东俯瞰省城中，这是发僧玄禅和僧人裕庵刚刚修建的寺庙。玄禅有内功，夜里坐在峰顶上，早晨露水将衣服打湿，也无所退缩和害怕；寺庙的墙壁还没完工，也不放在心上。太阳已经偏西，他们泡茶煮粥迎接我，到太阳落山才告别离开。往西边登上山峰，一里，上到峰顶。又往西在顶上平平走了一里，看到一座寺庙面向东北方，这就是棋盘寺。这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喝茶后在寺里就寝。

二十九日　凌晨起床，僧人为我做饭，我就独自去攀登寺庙背后的绝顶。清晨时露水很重，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峰顶上没有高大的松木，就是草丛也不太茂盛，大概是因为又高又冷的缘故。山顶很平、很开阔。其西南都是突起矗立的石崖，石崖的质地平直而且中间结实，可以劈成石板材，省城需要石材，都从这遥远的地方运载，然而从上面反而看不到这些石崖，因为山坳在里边。西北边的山坞中，有大沟壑环绕回旋，下面有两塘水，村舍坐落在水塘边，就是志书记载的勒甸村龙泉，塘中的水分为青色、白色。西南峡谷中的水，则顺着龙马山东面流去，应当就是沙河的源头了。东南就是三家村的河流。这山顶也是将水分成三股的分水岭，只是一股水流入滇池，其余的两股流入螳螂川，其实都是一条水系。从顶上往远处眺望，则东北看到尧林山尖耸，和邵甸的梁王山并列；东南看到罗藏山，环绕着耸立在滇池之外；直往南看到光秃秃的观音山，被碧鸡山顶峰掩映，半现半隐；直往西看，是温泉笔架山连绵不断地延伸下去；只有西北方的崇山峻岭逐渐开阔，是螳螂川所流走的方向。下到棋盘寺中吃饭。于是和寺里的僧人一同出寺门，往东走三十步，去观看棋盘石。一块方石横睡在岭头，方石中间是棋盘纹，纵纹横纹各十九道。其北边的卧石上面，用楷书写着

“玉案晴岚”四个大字,是碧潭的陈贤题写的。南边有两块石头平平地置放着,中间夹着一个洞,洞往下坠得很深,僧人指着说是仙洞,从前有个牧童的羊掉进洞中,于是用石头填塞洞口。僧人说这座山内部都是空洞,只是找不到洞门进去。洞旁边也有陈贤的诗文碑刻,字迹已经脱落得不能读了。于是返回寺中,抄录昆明县令汪从龙的诗文碑刻,并且让年轻的僧人带领我去棋盘峰西南,观看采凿石材的山崖。那里的石崖分上下两层,采凿石材后形成的大洞穴如同高大房屋。石头颜色是青绿色的,其质地细腻而结实;颜色是黄白色的,则粗糙而刚脆。山崖中间镶嵌有两层青绿色的石头,像围着两条彩带,每层的厚度有一丈多高,所以石匠顺着采凿从而形成洞穴。采下的石板有方形的、有长条形的,方形大石板每边有五六尺长,长的大石条长达二三丈,都只有一二寸那么厚薄,石面平整得像锯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凹凸不平,真是良材。



返回去从寺前面往东边下,一里,从新建的庙庵左边经过。直直地往下走一里半,从三家村左边经过,越过溪涧。又走了一里半,往东穿过石山之坳。这座山是东部往北走向的支脉,到这里后又突起一座山峰,于是往北延伸结束。从山坳东边顺着山崖往下坠,又逐渐形成一个坑,顺着路走三里,到宝珠寺。还没走到寺中,看到西边深坠的峡谷中,坑里的水往外冲而形成瀑布,悬挂在崖壁上分三级流下去,深处大约十五六丈,只是水流细得如同蚕丝缠绕,不像成匹悬挂的布帛。宝珠寺面向东方,靠在半山腰上,既幽静又宽敞。从宝珠寺前面顺着山坡一直下去,五里抵达山脚,是石鼻山,这里的村落很大,因为位于草海西岸,通往碧鸡关的大路就从村落下面伸出去。顺着村落往北转一里半,往东北过去与大路会合,从这里往东走向湖堤。二里半,有一个村子坐落在湖堤要道上,名夏家窑。过了夏家窑,就沿着湖堤在草海中行走。湖堤南北两边都是水洼,湖堤从中间把水洼分成两边,和杭州西湖的苏堤没有什么不同。原来这水洼就是草海的一部分,南边连着滇池,北边抵达黄土坡,西边濒临赤鼻山麓,东边抵达省会昆明,水洼中小路交错环绕,时断时续,时隐时现,靠北面的一片,志书上又称做西湖,其实就是草海。从前的大路绕着水洼北面的山坡走,顺着黄土坡进入省城,傅元献担任侍御史时,填掉水洼中的分支小路,连接起来修成大堤,东边起自沐府鱼塘,西边和夏家窑相联接,横贯湖中,

比起从北边的山坡绕着走，省了一半的路程。往东在湖堤上走了一里半，又有山冈和桥梁，有住房位于湖水中央。半里，仍然沿着湖堤往东从湖中走，遥看四周的山间景色，掩映在层层水波之间，绿色的蒲草铺满水边，高高的垂柳绕着湖堤，天生的绝妙美景；只是堤旁有柳树而无桃花，只有一二座桥梁而没有十二道，不免让人转过来回忆西湖了。又往东走了二里，湖堤走完后，就顺着港堤往东北走二里，到沐府鱼池。又走一里半，抵达小西门，在店铺里吃饭。往东过了闸桥，顺着护城河往东走一里，来到昆明城南原来住的寓所。问起吴方生，才知道他前天晚上就去晋宁州了。不一会看到唐大来寄来的行李书画，都是在前天晚上我到来之前送来的。只是吴方生却我来他走，因此感到遗憾。于是考虑再写信给他们，让顾仆去晋宁州向唐元鹤君道谢，和吴方生告别，并向唐大来索要写给陶不退的信。（陶不退名珽，在文坛中有诗名，从前在浙江做官。在前唐大来准备为我写信给他，传闻说他已经去世，于是就没有写。适逢寓所中有从姚安府来的高土官，才知道陶珽还活着，这虚假的传闻完全如同传闻陈眉公去世一样，所以又向唐大来要书信，以便到姚安府时去见他。]

【原文】

十一月初一日　晨起，余先作书令顾仆往投阮玉湾，索其导游缅甸书，并谢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晋宁诸柬，须其反命，即令往南坝候渡。下午，顾仆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负担人，为西行计。适阮穆声来顾，已而玉湾以书来，期明日晤其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　晨起，余欲自仁吾处，次第拜穆声，后至玉湾所，忽玉湾来邀甚急，余遂从其使先过玉湾。则穆声已先在座，延于内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总府宴抚按，当入内一看即出，故特延穆声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饮。果去而即返，洗盏更酌。已而报抚按已至，玉湾复去，瞩穆声必款余多饮，须其出而别。余不能待，薄暮，托穆声代别而返。

初三日　晨往阮仁吾处，令促负担人。即从其北宅拜穆声。留晨餐，引入内亭，观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询其故，曰："父没时，宅为他人所有，后复业，惟竹在耳。"亭前红梅盛开。此中梅俱叶而花，全非吾乡本色，惟一株傍亭檐，摘去其叶，始露面目，犹故人之免胄相见也。

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阔半之，玲珑透漏，不瘦不肥，前后俱无斧凿痕，太湖之绝品也。云三年前从螺山绝顶觅得[1]，以八十余人舁至。其石浮卧顶上，不经摧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顶，遍卧石隙，乌睹有此类哉！下午，过周恭先，遇于南门内，正挽一友来顾。知金公趾为余作《送静闻骨诗》，相与同往叩之，则金在其庄，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颇肖董宗伯，风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声伎。其祖乃甲科。父伟，乡荐，任江西万安令[2]。公趾素好客[3]，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父以乡科任沅州守，当安酋困黔省时，以转饷功擢常德太守[4]，军兴旁午[5]，独运援黔之饷，久而无匮，以劳卒于任。云客其长子也，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是晚篝灯论文，云客出所著《拾芥轩集》相订，遂把盏深夜。恭先别去，余遂留宿其斋中。窗外有红梅一株盛放，此间皆红梅，白者不植。中夜独起相对，恍似罗浮魂梦间，然叶满枝头，转觉翠羽太多多耳。

初四日　马君留晨餐。恭先复至，对弈两局。又留饭。过午乃出城，以为顾仆将返也。及抵寓，顾仆不见，而方生已俨然在楼。问："何以来？"曰："昨从晋宁得君书，即骑而来送君。骑尚在，当迟一日复往晋宁。"问："昔何以往？"曰："往新兴，便道晋宁看君耳。"问："顾仆何在？"曰："尚留晋宁候渡。"始知方生往新兴，以许郡尊考满，求雷太史左右之于巡方使君之侧也。雷名跃龙，以礼侍丁忧于家。巡方使为倪于义，系四川人。

初五日　方生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书、父名嗣魁，号莲峰，丙子科第十名[6]。子名世澄，号未波，丙子科解元。腾越潘秀才书；名一桂。又为余求许郡尊转作书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还素，昔自云南别驾升，与许同僚。又为余求范复苏医士，江西人。转作书通杨宾川。宾川守杨大宾，黔人，号君山。原籍宜兴人[7]，以建平教中于南场[8]，与又生乡同年也。前又生有书来，然但知其家于黔，而不知其宦于宾。书为盗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忆昔年与其弟宜兴总练同会于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尚在宜兴否。怜余无赀，其展转为余谋，胜余自为谋也。下午，顾仆自晋宁返，并得唐大来与陶不退书。阮仁吾所促负担人亦至。

初六日　余晨造别阮玉湾、穆声，索其所作《送静闻骨诗》。阮欲

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辞。乃出叩任君。任君，大来妹婿。大来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饭，余乃趋别马云客，不值，留诗而还。过土主庙，入其中观菩提树。树在正殿陛庭间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干上耸而枝盘覆，叶长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带淡黄色，瓣如莲，长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闰岁则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数，不但泉之能应刻，*州勺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测象如此，亦奇矣[⑨]。土人每以社日[⑩]，群至树下，灼艾代灸，言灸树即同灸身，病应灸而解。此固诞妄，而树肤为之瘢靥无余焉[⑪]。出庙，饭于行，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书诗并贶至，又以马云客诗扇至。阮玉湾以诗册并贶至，其弟镨亦使人馈贶焉。迨暮，金公趾自庄还，来晤，知余欲从筇竹往，曰："余辈明晨当以筇竹为柳亭。"余谢之曰："君万万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温柔梦寐中，余已飞屐峰头矣，不能待也。"是晚，许郡尊亦以李永昌书至，惟范复苏书未至也。

注释

①螺山：即今圆通山，在昆明市区北缘，海拔 1933 米，现建为昆明动物园。每年三月圆通山的樱花和垂丝海棠盛开，也是昆明一胜景。

②万安：明为县，即今江西万安县。

③公趾素好客："素"原作"昔"，据四库本改。

④常德：明置府，即今湖南常德市。太守：自汉以来，郡设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明时太守已经不是正式官名，仅依习惯用以专称知府，亦简称"守"。

⑤旁午：诸事纷繁。

⑥丙子：崇祯九年，公元 1636 年。

⑦宜兴：明为县，隶常州府，即今江苏宜兴县。

⑧建平：明为县，治今安徽郎溪。

⑨土人言句：《南诏野史》载："优昙花，云南府省城土主庙。南诏蒙氏时，有僧菩提巴波一名大又法师，自西天竺来，以所携念珠丸子种左右。树高数丈，枝叶扶疏，每岁四月花开如莲，有十二瓣，遇闰多一瓣。今存西一树，尚茂。"土主庙在今昆明市武成路东端，五华二中校址，庙基及断碑尚能看到，清顺治年间树毁。

⑩社：土地神。社日：祭祀土地神的节日。社日时间，各朝代不同。

⑪瘢（bān 斑）：创伤痊愈后留下的疤痕。靥（yè 夜）：面颊上的微窝。

【今译】

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起来，我先写信让顾仆送去给阮玉湾，向他

索要导游缅甸的信，并感谢他先前送来的酒盒。我在寓所中写好送到晋宁州的各封信，等顾仆一返回，就叫他去南坝等候渡船。下午，顾仆离去，我打算进城拜访阮仁吾，让他催促所约定的挑夫，为去滇西作准备。适逢阮穆声来拜访，不久阮玉湾送信来，约定明天在他家中聚会，于是来不及进城。

初二日　早晨起来，我打算先去阮仁吾那里，其次拜访阮穆声，最后再去阮玉湾家，忽然阮玉湾家来邀请得很急，我于是跟着前来的人先去拜访阮玉湾。到他家时阮穆声已经先入座了，把我请进内室，非常真诚融洽。到了中午，阮玉湾说："今天总兵官府中宴请巡抚、巡按，我要到府内去看一看，立即回来，所以专门请阮穆声前来奉陪。"并且叫两个小儿子出来陪同客人宴饮。阮玉湾果真去了就立即返回，洗杯再饮。不一会有人报告巡抚、巡按已经来到，阮玉湾又去了，嘱托阮穆声一定款待我多饮酒，等他回来再走。我不能等候，将近太阳落山时，托付阮穆声代我告别就返回了。



初三日　早晨去阮仁吾那里，让他催促挑夫。然后就从他家北宅去拜访阮穆声。阮穆声留我吃早饭，带我进入内亭，观看他所寻到的奇石。亭子取名竹在，我询问这样取名的原因，阮穆声说："父亲去世时，房屋被其他人占有，后来产业又恢复了，只有竹子还在。"亭前红梅花盛开。这里的梅花都是长出叶子后才开花，完全不是我家乡梅花的本色，只有一株靠在亭檐旁边，摘掉叶子，才露出本来的面目，犹如老朋友脱掉头盔相见一样。奇石在亭前的水池中，有八尺高，宽是高的一半，玲珑透漏，不瘦不肥，前后都没有故意造作的痕迹，是太湖石中独一无二的上品。说是三年前从螺山最高峰上找到，用了八十多人抬回来。当时这奇石浮空卧在山顶，没有经过凿断就抬下来了，真是神物在等待来人。我过去在山顶上躲雨，到处的石缝都蹲伏过，哪里见到过这样的奇石呢！下午，去拜访周恭先，在南门内相遇，周恭先正好挽着一位朋友来看望我。知道金公趾为我写了《送静闻骨诗》，他们来约我一起去叩拜金公趾，而金公趾在他的田庄里，没能与他相遇。〔金公趾名初麟，书法很像董宗伯，是风流公子。歌唱得好，懂音律，家中有歌童和歌舞伎。他的祖父是进士。父亲金伟通过乡荐，出任江西省万安县县令。金公趾一直好客，有人上奏弹劾云南巡抚钱士晋，他的名字列在奏章中，被取消了学子的资格。〕他的朋友于是挽留我们在

家，杀鸡做饭，烹煮了很多牛杂脯菜肴，十分精细、干净。他家是回族，全家吃牛肉，不吃猪肉。这个朋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是寻甸府人。他父亲通过乡荐出任沅州州守，当土司安邦彦围困贵阳时，因为运送粮饷有功被提拔为常德府知府，战事兴起，各种事务繁杂，他父亲独自负责运送支援贵州省的粮饷，时间久而没有匮乏，因为劳累而死在任上。马云客是长子，举止文雅、含蓄宽容，有文人隐士的风度。这天晚上点灯谈论文章，马云客取出他所著的《拾芥轩集》来订正，于是举杯饮酒到深夜。周恭先告别离去，我就留宿在书斋里。窗外有一株盛开的红梅，〔这一带的都是红梅，不种白的。〕半夜起来独自和红梅相对，恍惚觉得梅花是在梦中，然而绿叶布满枝头，反而觉得树叶实在太多了。

初四日　马云客君留我吃早饭。周恭先又来到，下了两局棋。又留下吃午饭。中午过后才出城，以为顾仆会回来了。回到寓所时，没有见顾仆，而吴方生已经真在楼上了。我问道："为什么回来了？"他说："昨天在晋宁州收到您的信，就骑马回来为您送行。马还在，准备推迟一天再去晋宁州。"我问："原先为什么事去晋宁州？"他说："去新兴州，顺路去晋宁州看望您啊。"我问："顾仆在哪里？"他说："还留在晋宁州等候渡船。"才知道吴方生去新兴州，是因为许知府考核期满，请求雷太史为他在巡按面前活动。〔雷太史名跃龙，因为父母去世，按礼节制度在家服丧。巡按叫倪于义，是四川省人。〕

初五日　吴方生为我写信给永昌府的潘氏父子、〔父亲叫潘嗣魁，号莲峰，是丙子年科举考试的第十名。儿子叫潘世澄，号未波，是丙子年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腾越州的潘秀才；〔叫潘一桂。〕又为我请求许知府写信转给永昌府李知府，〔永昌知府李还素，从前担任云南别驾，后升为永昌知府，和许知府是同事。〕又为我写信给范复苏〔医生，是江西省人。〕让他转写信给宾川州杨知州。〔宾川知州杨大宾，是贵州省人，号君山。祖籍是江苏省宜兴县人，作为建平县的教官在南场中举，和又生是同年的乡荐。前不久又生有信来，但只知道杨大宾的家在贵州省，却不知道他在宾川州做官。这封信因遇盗遗失，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只记得去年和他的弟弟、宜兴总练在又生那里一同会过面。现在不知道他的弟弟是否还在宜兴县。〕吴方生同情我没有路费，他展转为我求援，胜过我自己去求援。下午，顾仆从晋宁州返回，并且带来

唐大来写给陶不退的信。阮仁吾催的挑夫也来了。

初六日　我早晨去向阮玉湾、阮穆声告别，索要他们写的《送静闻骨诗》。阮玉湾想再留下款待，我用行李已经挑走作为理由辞谢。于是出门叩拜任君。任君是唐大来的妹婿。大来的母亲在他家，我一并去问候安否。任君坚决留我吃饭，我于是去和马云客告别，没有遇到，留下诗而往回走。经过土主庙，进去观看菩提树。菩提树在正殿台阶和庭院之间的甬道西边，有四五抱粗，树干往上耸而树枝盘绕覆盖下来，树叶有二三寸长，和枇杷树叶相似而没有绒毛。当地人说，菩提树的花也是白中带点淡黄色，花瓣形状像荷花一样，也有二三寸长，每朵有十二片花瓣，碰到闰年则增添一瓣。以小小的一朵花而言，竟然能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律长花瓣，不只是泉水能够和时刻相应和，〔州里的勾漏泉，每刻喷涌一百次。〕而事物竟然能够如此准确地测出天象，也确实神奇啊。当地人每到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成群结队来到树下，点燃艾草熏烤树干来代替灸治身体，说熏烤树干就和灸治身体一样，病随着熏烤而解除。这本来荒唐不合情理，但树皮因此而遍布疤痕，无一处幸免。从土主庙出来，在任君家里吃过饭，返回寓所。周恭先送来金公趾写的诗和赠送的路费，以及马云客的诗扇。阮玉湾送来诗册以及路费，他的弟弟阮镨也派人送来路费。到傍晚时，金公趾从田庄上返回城，来和我见面，知道我要从筇竹寺那里走，就说："我们明天早晨要把筇竹寺作为柳亭。"我辞谢他说："您千万不要这样想。明天早晨您还在温柔的睡梦中，我早已快速越过峰顶了，不能等你们了。"这天晚上，许知府也送来写给永昌府李知府的信，只有范复苏的信还没送来。



【原文】

初七日　余晨起索饭欲行，范君至，即为作杨宾川书。余遂与吴方生作别。循城南濠西行二里，过小西门。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转而北半里，是为大西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峙其右，颇壮。又西半里，出外隘门，有岐向西北者，为富民正道；向正西者，为筇竹寺道。余乃从正西傍山坡南行，即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五里，其坡西尽，村聚骈集，是为黄土坡[1]；坡西则大坞自北而南，以达滇海者也。西行坞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横其上，是即海源寺侧穴涌而出之水，

遂为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横突而出,反自南环北;路从其北嘴上一里半,西达山下[②]。有峡东向,循之西上,是为筇竹;由峡内越涧西南上,是为圆照;由峡外循山嘴北行,是为海源。先有一妇骑而前,一男子随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随之,误越涧南上圆照,至而后知其非筇竹也。圆照寺门东向,层台高敞,殿宇亦宏,而阒寂无人。还下峡,仍逾涧北,令行李往候于海源,余从峡内入。一里半,涧分两道来,一自南峡,一自北峡,二流交会处,有坡中悬其西。于是渡南峡之涧,即蹑坡西北上,渐转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③]。

其寺高悬于玉案山之北陲,寺门东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称,而群峰环拱,林壑潆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见殿左庖脍喧杂,腥膻交陈,前骑来妇亦在其间。余即入其后,登藏经阁。望阁后有静室三楹,颇幽洁,四面皆环墙回隔,不见所入门,因徘徊阁下。忽一人迎而问曰:"先生岂霞客耶?"问何以知之?曰:"前从吴方生案征其所作诗,诗题中见之,知与丰标不异也。"问其为谁,则严姓,名似祖,号筑居,严冢宰清之孙也。为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与其侄读书于此,所望墙围中静室,即其栖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恳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顾仆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严君入殿左方丈。问所谓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锁钥甚固。复遇一段君,亦识余,言在晋宁相会,亦忘其谁何矣。段言为金公趾期会于此,金当即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阶坡而西北,则寺后上崖,复有坪一方,其北崖环抱,与南环相称,此旧筇竹开山之址也,不知何时徙而下。其处后为僧茔,有三塔皆元时者,三塔各有碑,犹可读。读罢还寺,公趾又与友两三辈至,相见甚欢。窥其意,即前骑来妇备酒邀众客,以筇竹为金氏护施之所,公趾又以夙与余约,故期备于此,而实非公趾做主人也。时严君谓余,其侄作饭于内已熟,拉往餐之。顷之,住持僧体空至。其僧敦厚笃挚,有道行者,为余言:"当事者委往东寺监工修造[④],久驻于彼,今适到山,闻有远客,亦一缘也,必多留寺中,毋即去。"余辞以鸡山愿切:"此一宵为严君强留者,必不能再也。"体空谓:"今日诸酒肉汉混聒寺中,明晨当斋洁以请。"遂出。余欲往方丈答体空,严君以诸饮者在,退而不出。余见公趾辈同前骑妇坐正殿东厢,始知其妇为伎而称觞者[⑤]。余乃迂从殿南二门侧,曲向方丈。体空方出迎,而公趾辈自上望见,趋而至曰:"薄醴已备,可不必参禅。"遂拉之去。抵殿东厢,则筑居亦为拉出矣。遂就

燕饮。其妇所备肴馔甚腆。公趾与诸坐客,各歌而称觞,然后此妇歌,歌不及公趾也。既而段君去,余与筑居亦别而入息阴轩。迨暮,公趾与客复携酒盒就饮轩中,此妇亦至,复飞斝征歌[⑥],二鼓乃别去。余就寝。寝以纸为帐,即严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纸帐,是其侄者,严君携被袱就焉。既寝,严君犹秉烛独坐,观余《石斋诗贴》,并诸公手书。余魂梦间,闻其哦三诗赠余[⑦],余寝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 与严君同至方丈叩体空。由方丈南侧门入幽径,游禾木亭。亭当坡间,林峦环映,东对峡隙,滇池一杯,浮白于前,境甚疏窅,有云林笔意。亭以茅覆,窗棂洁净。中有兰二本,各大丛合抱,一为春兰,止透二挺;一为冬兰,花发十穗,穗长二尺,一穗二十余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则与兰无异。叶比建兰阔而柔,磅礴四垂。穗长出叶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于旁。其香盈满亭中,开亭而入,如到众香国中也。三人者,各当窗一隙,踞窗槛坐。侍者进茶,乃太华之精者。茶冽而兰幽,一时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产之木,形不甚大,而独此山有之,故取以为名,相仍已久,而体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体空恳留曰:"此亭幽旷,可供披览;侧有小轩,可以下榻;阁有藏经,可以简阅。君留此过岁,亦空山胜事。虽澹泊,知君不以膻来,三人卒岁之供,贫僧犹不乏也。"余谢:"师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净界反成罪戾场矣。"坐久之,严君曰:"所炊当熟,乞还餐之。"出方丈,别体空,公趾辈复来,拉就殿东厢,共餐鼎肉汤面,复入息阴轩饭。严君书所哦三诗赠余,余亦作一诗为别。出正殿,别公趾,则行李前去,为体空邀转不容行。余往恳之,执袖不舍。公趾、筑居前为致辞曰:"唐晋宁日演剧集宾,欲留名贤,君不为止。若可止,余辈亦先之矣。"师曰:"君宁澹不膻,不为晋宁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师意既如此,余当从鸡山回,为师停数日。"盖余初意欲从金沙江往雅州[⑧],参峨眉。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归省,假道于黔而出遵义,余不信。及濒行,与吴方生别,方生执裾黯然曰[⑨]:"君去矣,余归何日!后会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图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至是见体空诚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筑居、公趾辈交口曰:"善。"师乃听别。出山门,师犹远送下坡,指对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较山下行近。"



既别,一里半,下至峡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涧,仍来路出峡,往海

源寺[10];余同顾仆逾北涧,循涧北入,即由峡东向蹑岭。一里,逾岭东。稍东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遥见上洞在北岭,与妙高相并,而路则践危石历巉磴而下。下险,即由山半转而北行。半里,有大道东南自海源上坡,从之。西北上半里,岭上乱石森立,如云涌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门东向,高穹轩迥,其内深六七丈,阔与高亦如之,顶穹成盖,底平如砥,四壁围转,无嵌空透漏之状;惟洞后有石中突,高丈余,有隙宛转。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坠,深入各二丈余,底遂窅黑。坠隙而下,见有小水自后壁滴沥而下,至底而水不见,黑处亦渐明。有樵者见余入,驻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鸽甚多,俱巢于洞顶,见人飞扰不定,而土人设机关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门亦东向,深阔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围转无他岐,惟门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为异耳。

余从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村落,盘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线之路,从岭北逾坳而西,即从岭头行,可省陟降之烦。乃令顾仆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从洞岭北行,期会于妙高。洞北路若断若续,缘西山之半,其下皆村聚,倚山之麓,大路随之。余行岭半一里,有路自下村直上,西北逾岭从之。一里,逾岭西,峰头有水一塘在洼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复环成高坞,自南向北;坞口石峰东峙,嶙峋飞舞,踞众壑之交。石峰北,又有坞自西而东,西坞重壑层叠,有大山临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11]。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坞之底。路当从西坞北崖缘峡而上,余误从西坞南崖蹑坡而登。一里,逾岭脊而西,即见西北层冈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为妙高,而下有深峡间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觉其误。循之行一里,以为当截峡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坠峡西北下,半里涉底,复攀峡西北上,以为寺在冈脊矣,而何以无路?又半里,及登脊,则犹然寺前环峡之冈,与寺尚隔一坑也。冈上有一塔,正与寺门对。复从其东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则犹然前坞底缘峡处也。北上半里,冈头有茶庵当道,是为富民大路,庵侧有坊。沿峡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为妙高寺。寺门东向,前临重峡,后倚三峰,所谓三华峰也,三尖高拥攒而成坞,寺当其中,高而不觉其亢,幽而不觉其阒,亦胜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当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尘木,故境不生尘,无从辨也。

瞻眺久之，念行李当至，因出待于茶庵侧。久之，乃从坡下上。余因执途人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击大道而去[12]，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间间达之路也，其路近而难知。余曰："既上，岂可复下？"遂更上坡。三里，逶迤逾岭头，即循岭北西向盘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峰自岭北来，与南峰属，有数家当其间，是曰牛圈哨，东西之水，从此分矣。从哨西直下，则大道之出永定桥者。余乃饭而从岭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从壑北上坡。缘坡东北上，回望壑底，西坠成峡，北走甚深。路东北逾坡，其东犹下滇池之峡也。又一里半，从岭头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峡上，于是东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村当峡底，是为陡坡。其峡逼仄而深陡，此村居之最险者。从岭上随岭东转，半里，有路自东坳间透而直西，遂坠西峡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东上。半里，逾岭东，于是南沿山脊行。又东半里，稍东北下峡中。半里，有水一池潴路南，是为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坠成坑，随之北下，一里过峡底，有东来大道度峡西北去，此即自省会走富民间道也。随之，复从峡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转而西，遇一负薪者，指北向从岐下峡中行。将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又从峡西缘坡麓行，细径断续，乱崖崩隤。二里半，逾涧，缘东麓又北一里，乃出峡口。于是北坞大辟，南北遥望，而东界老脊与西界巨峰夹而成坞。始从畦塍北行，一里，有溪颇巨，自坞北来，转而西去，余所从南来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峡中。路北渡之，一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层叠，是为沙朗[13]。入叩居停，皆辞不纳，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习俗也。最后入一老人家，强主之，竟不为觅米而炊。

注释

①黄土坡：今名同，在昆明市西北郊。

②西达山下句：此处即今黑林铺，明代称黑林堡。

③筇竹寺：在昆明市西北郊的山上，昆明至富民的登山公路从寺前经过。该寺至今保存有元代《雄辩法师大寂塔铭》和汉、蒙文对照的白话圣旨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大型塑像五百罗汉，为清光绪年间四川雕塑名匠黎广修等人用七年时间塑成，形象生动，性格各别，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东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常乐寺,在府城南,俗呼西寺。觉照寺,在府城南,俗呼东寺。二寺俱唐贞元初弄栋节度使王嵯颠创,各有白塔,高十三丈。”两塔经过几次重修,得以保存至今,皆位于昆明市南,一在书林街,一在东寺街。公元1833年东寺塔因地震倒塌,今东寺塔系公元1883—1887年在原址以东重建。东寺塔为密檐式十三层方形空心砖塔,高40.53米,塔顶有铜球、宝顶和四只铜鸡,俗称金鸡塔。西寺塔亦十三层密檐砖塔,方形,高31米,塔下累台基三重,第一层塔身特高。

⑤称觞(shāng伤):举杯敬酒。

⑥斝(jiǎ甲):古代用青铜做的酒器,圆口,有鋬和三足。

⑦哦(é俄):吟哦。

⑧雅州:今四川雅安。

⑨裾(jū居):衣服的前襟。

⑩海源寺:今存,在昆明坝子西北缘,龙院村和黑林铺之间。

⑪蹊(xī稀):小路。

⑫普击:今作普吉,分大普吉、小普吉,亦在昆明坝子西北缘,属昆明市西山区。

⑬沙朗:今名同,在昆明坝子以外的山后,属昆明市西山区。

【今译】

初七日　我早早起床催促开饭,准备出发,范复苏君来到,当即为我写了给宾川州杨知州的信。我于是和吴方生告别。顺着城南的护城河往西走二里,经过小西门。又往西北沿着城墙走了一里,向北转走了半里,到大西门,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对峙在右边,很壮观。又往西走半里,走出外隘门,有条岔路通往西北方,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直直朝西边的,是去筇竹寺的路。我于是从正西方向沿着山坡南面走,就是前几天所走的湖堤北岸。五里,到山坡西端尽头处,村舍并列、聚集,这是黄土坡;坡西面是从北往南延伸的大坞,一直抵达滇池。往西在坞中田埂上走了二里,有条溪水从西北往南流,石桥横跨在溪流上,这是海源寺旁洞中涌出来的水,于是成为从省城往西走遇到的第一条河流。又往西走一里半,有座小山从西山上横着耸立出来,反过来从南绕向北;道路顺着小山北嘴上一里半,往西到达山下。有道峡谷向东延伸,顺着峡谷往西上,就是筇竹寺;从峡谷内越过沟涧往西南上,是圆照寺;从峡谷外顺着山嘴往北走,是海源寺。在先有一个妇

女骑着马走在前，一个男子跟着马走，说也是去筇竹寺。我跟着他们，误从峡谷内越过沟涧往南上到圆照寺，到了才知道不是筇竹寺。圆照寺寺门朝东，层层平台又高又宽敞，殿宇也大，但寂静无人。返下峡谷，仍然越到沟涧北边，让把行李挑往海源寺等候，我顺着峡谷往里走。一里半，沟涧分成两道伸来，一道从南边的峡谷，一道从北边的峡谷，二道沟涧交流会合的地方，有座山坡正好位于西边。从这里渡过南边峡谷伸来的沟涧，就爬坡往西北上，逐渐转向西，一里半，进入筇竹寺。

筇竹寺高高坐落在玉案山的北面，寺门朝东，斜靠在所坐落的平地上，不十分端正、对称，然而四周群峰环绕、簇拥，林木众多、沟壑曲折，也是幽静、深邃的境地。进入寺中，只见大殿左边厨房中切肉声喧闹杂乱，腥味、膻味交织在一起，先前骑马来的妇女也在那里。我立即进入后院，登上藏经阁。一看藏经阁后面有三间清静的房屋，非常幽静、整洁，但四面都是围墙隔着，看不见进去的门，于是在藏经阁下徘徊。忽然有一个人迎上来问道："先生不就是霞客吗？"我问他为什么会知道呢？他说："从前在吴方生书案上求观他所写的诗，在诗的标题中见到先生名字，和您的风采没有什么不同。"我问他是谁，他说姓严，名似祖，号筑居，是吏部尚书严清的孙子。严似祖为人沉静刚毅而有骨气，恬静寡欲，志向完美，和他的侄儿在这里读书，所看到的围墙里的清静房屋，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于是挽留我进入房屋中，恳请我住一夜。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让顾仆前往海源寺安置行李，我就和严君一道进入大殿左边方丈。询问被称为禾木亭的地方，主管的僧人不在，锁锁得很牢。又遇到一位段君，也认识我，说在晋宁州相会过，而我忘了他是谁。段君说金公趾约他来这里聚会，金公趾立刻就到。于是三人一同在大殿右边漫步。顺着有台阶的坡往西北去，则寺背后的山崖上，又有方方一块平地，其北部山崖环抱，和南部环抱的山崖相对称，这是筇竹寺创建时的旧址，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迁到下面。平地背后是僧人的墓地，其中有三座塔都是元朝的，三座塔都有碑文，还能读出。读完碑文返回寺中，金公趾又和两三批朋友来到，互相见面，十分愉快。观察他们的意思，是先前骑马来的妇女准备了酒宴邀请众位客人，因为筇竹寺受金家的保护施舍，金公趾原来又和我约定会面送别，所以按期在这里准备，而其实不是金公趾做主人。这时严



君对我说，他的侄儿在里面已经做好饭，拉我去用餐。不一会，住持僧人体空来到。体空敦厚真诚，有道行，他对我说："当事人委派我去监工修造东寺，长期住在那边，今天适逢回到山里，就听到有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是一次缘分。一定要多留在寺里住几天，不要立即就离去。"我用去鸡足山的愿望迫切为理由辞谢道："在这住一夜是因为严君强留，一定不能留第二夜了。"体空说："今天很多吃肉喝酒的人混杂在寺中，明天早晨要用洁净的斋饭来招待您。"于是出去了。我想去方丈答拜体空，严君以众位饮酒人在为由，离开就没有出来。我看到金公趾他们同先前骑马来的妇女坐在正殿东边的厢房里，才知道此妇女是歌伎以及举杯敬酒之人。我于是绕着从殿南二门旁边走，转向方丈走去。体空正出来迎接，而金公趾他们已从上面看见，急忙赶来说："不太丰盛的酒宴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不必参禅了。"于是拉我离开方丈。来到正殿东边厢房，则筑居也被拉来了。于是就坐宴饮。那个妇女准备的菜饭非常丰盛。金公趾与各位就坐的客人，各自唱歌并举杯饮酒，然后那个妇女唱歌，唱得不如金公趾。不久段君离去，我和筑居也告别后进到息阴轩。到了傍晚，金公趾和客人又带着酒盒来息阴轩中饮酒，那个妇人也来了，还是一杯杯地敬酒、招呼唱歌，二更时分才离去。我去寝室休息。床上的帐子是纸的，是严君的床，另一张床上也是纸帐子，是严君侄儿的床，严君带着被子、包袱在那里睡。我睡了，严君还点着蜡烛独自坐着，观看我的《石斋诗帖》，以及各位朋友的亲笔书信。我在睡梦中听到他吟诵了三首诗赠送我，我因为熟睡而不能听清。

初八日　和严君一同到方丈中叩拜体空。从方丈南边的侧门走上小路，去游览禾木亭。禾木亭位于山坡上，林木映衬，山峦环绕，东面正对峡谷间隙，滇池像一杯在握，满满地盛在眼前，环境非常疏空、深远，有画家倪云林的笔法和意境。亭子是茅草盖成的，窗棂洁净。亭中有两株兰花，每株都是一大丛合抱在一起，一株是春兰，只露出两穗花；一株是冬兰，发了十穗花，花穗有二尺长，每穗有二十余朵花。花和金针花一样大，是有斑点的赭色，而形状和其它兰花没有区别。叶子比建兰的宽而柔软，很有气势地四面垂下。花穗比叶子长，而且花大枝重，也交错着垂在叶子旁边。兰花香飘溢在整个亭中，打开亭子进去，如同进入百花飘香之境。我们三个人各面对一扇窗子，靠着

窗格而坐。侍者送来茶水,是太华山上最好的茶。茶水清绿,兰花幽香,同时享有这样高洁的供奉,是不曾有过的。禾木是山中特有的树木,树形不太大,但只有这座山才有,所以取禾木作为亭名,相传已经很久,体空重新修整过亭子。但现在看不到这种树木。体空恳切地挽留道:"这个亭子幽静空旷,可以观览;旁边有小楼,可以居住;阁楼中藏有佛经,可以检阅。您留在这里过年,也是这深山里的好事。日子虽然清淡,知道您不是为了吃好的才来,三个人过年的费用,我还不至于缺乏的。"我辞谢说:"法师的用意十分好。只是在此停留一日,我心里歉意就增加一日。这样,清净的境界反而成了罪过的场地了。"坐了一阵,严君说:"所做的饭应当熟了,请回去吃饭。"从方丈出来,告别了体空,金公趾他们又前来,拉我到大殿东边厢房,一起吃锅中的肉汤面,然后我又去息阴轩吃饭。严君写了昨晚吟诵的三首诗送我,我也写了一首诗作为告别。从正殿出来,与金公趾告别,而行李在前出发,已被体空邀请转回,不容离开。我去体空那里恳请让我走,他拉着我的袖子不放。金公趾、严筑居上前为我辞谢说:"晋宁唐知州天天演剧招待宾客,想留下名人贤才,他都不因此留下。如果能够留住不走,我们也在您先留了。"法师说:"他宁愿清心寡欲而不喜欢热闹,所以不能被唐知州留下,这是老僧我敢挽留他的原因。"我说:"法师的心意既然这样,等我从鸡足山返回,一定来法师这里停留数天。"因为当初我打算从金沙江前往雅州,参拜峨眉山。云南省的朋友都说这条路长期不通,不能走,一定还得返回省会,借道贵州省,从遵义去,我不相信。到临出发时,与吴方生告别,吴方生拉着我的衣襟,神色暗淡地说:"您走了,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们什么时候再相见?为什么不从贵州省进四川省,再有一次愉快的见面?"我嘴里没有回答而心中不能自已。到此时看到体空情意真切,于是转过来有了不从金沙江走的想法。筑居、公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法师这才允许我告别出发。走出山门,法师还远送到下坡,指着对面山上的小路说:"从这条路过去可以到海源寺上洞,比从山下走近。"

和法师分手后,走了一里半,下到峡谷中。让挑夫从南边的沟涧过去,仍然从来的路走出峡谷,去海源寺;我和顾仆一同从北边的沟涧过去,顺着沟涧往北进去,然后顺峡谷往东登蹑山岭。一里,越到山岭东面。逐渐往东下,半里,转向北,又半里,已经远远地看见上洞在北

岭，和妙高寺相并列，而小路则沿着陡峭的石壁、险要的石阶往下。下了这段险路，就从半山腰转向北走。半里，有条大路从东南边伸向海源寺上坡，跟着走。往西北上半里，岭上乱石林立，像云彩涌出一样。再往北，于是找到上洞。其洞口朝东，高高的穹形很开阔，洞内有六七丈深，宽和高也是六七丈，穹形的洞顶覆盖在上面，洞底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四壁圆圆地围着，没有嵌空透漏的形状；只有洞后部有块石头耸立在中间，一丈多高，有弯曲的间隙。越过石头后往里走，洞壁也凹嵌进去，并往下坠，往里往下深入各有二丈多，底部则完全漆黑。我顺间隙坠下，看到有小水从后壁上滴滴答答地淋下来，到底部而水不见了，黑暗的地方也逐渐明亮。有个砍柴人见我进洞，站在外洞等着，等我出洞后才离去。洞中有很多野鸽，都在洞顶筑巢，见人进洞不停地乱飞，而当地人在洞中设置机关捕捉野鸽。又逐渐往北走，一共半里就来到中洞。中洞洞口也是朝东，其深度、宽度和高度都不到上洞的三分之一，四周的洞壁也是圆圆地围着而没有其它岔洞，只有洞口左边耸列着一根石柱，石柱上还有二个小洞透到外面，让人感到与众不同。

我在洞前看到去妙高寺的大路，从海源寺顺着山下村落，绕着西山北嘴往西上；洞前有条如同线一样的小路，从岭北面穿过山坳往西，就在岭头上走，可以省去上上下下的烦劳。于是让顾仆下山去海源寺招呼行李，我就从洞前岭上往北行，约定在妙高寺会合。洞前往北的小路断断续续，沿着西山半山腰走，山下都是村落，傍靠在山麓边，大路顺着山麓走。我沿山腰走了一里，有条路从下边的村子直直上来，往西北越过山岭。一里，翻越到山岭西面，峰头上有一塘水在洼地中。从水塘北边往西下一里，山又环绕，形成高处的山坞，从南向北延伸；坞口石峰向东面耸立，层层叠叠、凌空飞舞，位于各沟壑的交会处。石峰北面，又有山坞从西往东延伸，西边的山坞中沟壑重重层叠，有大山对着，山下道路交汇，而小路也在那里。我看着路走，半里，往北下到石峰的西边。又走半里，往西抵达西坞底。道路应当从西坞北面的山崖沿着峡谷往上走，我误从西坞南面的山崖往上攀登。一里，翻过岭脊往西，就看见西北边层状的山冈上，有佛寺层层坐落，我知道那就是妙高寺，但下面有一道很深的峡谷阻隔，道路反而转向西南，我发觉走错了。顺着路走一里，我认为应当穿过峡谷往北过去，就可以转进妙高寺。于是往西北边坠下峡谷，半里穿过峡谷底，又攀登着峡谷往西

北上，以为寺庙就在冈脊上了，但为什么没有路呢？又上半里，等到登上冈脊，则仍然在寺前绕着的峡谷之冈上，和寺还是隔着一个坑。冈上有一座塔，正正地和寺门相对。又从山冈东北面下坑，半里，从坑底再登上北面的山崖，则仍然是先前西坞底攀登峡谷的地方。往北上半里，冈头路边有间茶庵，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茶庵旁边有门坊。沿着峡端西边从半山腰进去，半里，到妙高寺。妙高寺寺门朝东，寺前面临双层峡谷，寺后背靠三座山峰，就是所说的三华峰，三座山峰高高地簇拥而形成山坞，妙高寺坐落在山腰中，高而不觉得孤立，静而不觉得空旷，也是一处名胜。大殿左右两边，都有官府的房屋，这是因为位于到富民县和武定府要道的缘故。寺里也很幽静。当地人说，妙高寺正殿上有辟尘木，所以寺中没有尘土，无法考辨此话的真假。

我在妙高寺眺望了一阵，想着行李应该到了，就走出寺去茶庵旁边等候。过了很久，他们才从坡下上来。我于是拉着过路人询问去沙朗的路，有的说仍旧下坡，顺着去普击的大路就到了，是省里通行的路，这条路绕但好走；有的说再上坡，从牛圈哨分出的岔路往里走，是这一带人所走的直达小路，这条路近但难问路。我说："既然上了坡，怎么能再下去呢？"于是再上坡。三里，曲曲折折地翻过岭头，就顺着岭北面往西绕着山崖走。又二里，有座小石峰从岭北边延伸过来，与南边的山峰相连，两峰之间有数家人居住，这是牛圈哨，东边、西边的河水，就从这里分流。从牛圈哨西面直直下去，是到永定桥的大路。我在半圈哨吃饭后就顺岭脊往北行，一里，逐渐下山过沟，然后从沟壑北边上坡。沿着坡往东北上，回头俯视沟壑底部，西边坠下去形成峡谷，北边延伸得很深。路往东北越过山坡，其东面仍然是通往滇池的峡谷。又走一里半，顺岭头越过山坳往北。往北走一里，再越过一道向西边突出的山坳，其北边仍然通出西峡谷边，从这里往东顺着山梁走。又往北走一里半，往西俯视，有个村子位于峡谷底，那是陡坡。峡谷很窄而且又深又陡，这是位置最险要的山村。从岭上顺着山岭往东转，半里，有条路从东边山坳中穿过并直直往西，然后顺着西边的峡谷下去，这是陡坡通往省城的路，我就跟着这条路往东上。半里，穿到山坳东面，从这里往南顺着山梁走。又往东走半里，逐渐从东北边下到峡谷中。半里，有一池水汇集在道路南边，这是清水塘，位于所翻过的山梁北面。清水塘北面则下坠成坑，顺着坑往北下，一里穿过峡底，有



条从东边伸过来的大路穿越峡谷往西北走，这就是从省会到富民县的小路。顺着这条路，又从峡谷西边沿着西山往北走。二里，又转向西，遇到一个背柴的人，他指点我往北边从岔路下到峡谷中走。大约半里，走到峡谷底，就是清水塘的下游。又从峡谷西边顺着坡麓走，小路时断时续，乱石崩塌。二里半，越过沟涧，顺着东边山麓又往北走一里，才出到峡谷口。从这里开始北边山坞十分开阔，南北远远相望，而东部的大山与西部的巨峰对立，从而形成山坞。于是顺着田埂往北走，一里，有股比较大的溪流，从山坞北边流过来，转向西边流去，我顺着走的从南边流来的溪水也汇入其中，一同流入西南峡谷中。路往北渡过溪流，一里，有村庄傍靠在西山之麓，村舍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名为沙朗。进村叩门住宿，都被拒绝接纳，因为不是大路的缘故，这也是昆明的习俗。最后进一位老人家里，勉强住下，主人竟然不去找米做饭。

【原文】

初九日　令顾仆觅米具炊。余散步村北，遥晰此坞。东北自牧养北梁王山西支分界，东界虽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虽环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为沙朗西山，又南为天生桥，而南属于陡坡东峡之山[1]。其山东西两界既夹成大坞，而南北亦环转连属。其中水亦发源于龙潭，合南北峡而成溪，西注于富民螳螂，然不能竟达也；从坞西南入峡，捣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测，穿山西出，与陡坡之涧合。洞上之山，间道从之，所谓"天生桥"也[2]。然人从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为桥；惟沙朗人耕牧于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谓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劝余由村后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从。

既饭，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与溪遇，遂同入西峡。其峡南北山壁夹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见北崖之上，石壁盘突，其间骈列多门，而东一门高悬危瞰，势独雄豁，而磴迹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顾仆并行李俟于下，余独攀跃而上。久之，跻洞东，又见一门侧迸，余以为必中通大洞，遂从其侧倒悬入大洞门。其门南向甚穹，洞内层累北上，深十余丈，而阔半之，然内无旁窦，即前外见侧迸之门，亦不中达也。出洞，欲东上侧门；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

望水洞更异，遂直从洞下，西趋水洞。又半里，西峡既尽，山环于上，洞辟于下，水从东来逼南崖，捣西洞入，路从其北坠冈下。余令肩夫守行李于冈上，与顾仆入洞。洞门东向，高十余丈，而阔半之。始涉水从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环之。入五六丈，水环北崖，路环南崖，俱西转。仰见南崖之上，层覆叠出，突为危台，结为虚楼，皆在数丈之上，氤氲阖辟，与云气同为吞吐。从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尚明，水漱之；南崖渐暗，路随之。西五六丈，南崖西尽，水从北崖直捣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呜呜其中，作冲激声，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东崖，北向随之。洞转而北，高穹愈甚，延纳余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漱北崖复西转，余亦复涉西涯。于是水再环北崖，路再环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闻水声潺潺。又五六丈，复西遇水，其水渐深，既上不可见，而下又不可测，乃出。

出复四渡水而上冈。闻冈上有人声，则沙朗人之耕陇者。见余入洞，与负行李人耦语待之[3]。为余言："水之西出，即陡坡北峡；山之上度，即天生桥间道所从，如前之所标记者。"始恨不携炬，竟西从洞中出也。其人又为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谢之。乃西上蹑岭，一里半，登其脊，是为天生桥。脊南石峰嶙峋，高耸而出，其脉自陡坡东度脊而北，间道循其东陲，陡坡之涧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涧而北，属于沙朗后西山，水从其下穿腹西出，路从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即陡坡涧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盘壑西坠。益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心悬悬欲一探之。



西行山半者一里，见有岐直下峡底，遂令顾奴同负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独下趋峡中。半里，抵峡底，遂溯水东行。一里，折而南，则后洞庞然西向，其高阔亦如前洞，水从其中踊跃而出，西与南来之涧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后，仰睇洞顶，上层复裂通于门外，门之上，若桥之横于前，其上复流光内映，第高穹之极，下层石影氤氲，若浮云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随之深入数丈，忽有突石中踞，浮于水面，其内则渊然深汇，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顶亦有石倒骞，以高甚，反不觉其夭娇。其门直而迥，故深入而犹朗朗，且以上层倒射之光，直彻于内也。出洞，还顾洞门上，其左悬崖甚峭，上复辟成一门，当即内透之隙。乃涉涧之西，遥审崖间层叠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转达，孰可以腾跃上。乃复涉涧抵崖，一依所审法试

之。半晌，遂及上层外，门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内，为龛为窝，为台为榭，俱浮空内向。内俯洞底，波涛破峡，如玉龙负舟，与洞顶之垂幄悬帔，昔仰望之而隐隐者，兹如缨络随身，幢幡覆影矣，与蹑云驾鹤，又何异乎？坐久之，听洞底波声，忽如宏钟，忽如细响，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层崖悬级，一时不得腠理[④]，攀挂甚久。忽有男妇十余人，自陡坡来，隔涧停睇。迨余下，问何所事。余告以游山。两男子亦儒者，问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尽。恐前行者渐远，不复与言，遂随水少北转而西行峡中。

一里，渐上北坡。缘坡西行，三里，峡坞渐开。又四里，坞愈开。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即沙朗后山所来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为头村。路至此始由坞渡溪。溪上横木为桥，其水即陡坡并天生桥洞中所出，西流而注于螳螂川者也。从溪南随流行一里，过头村之西。沿流一里半，复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坞中。半里，路旁有卖浆草舍倚南坡，则顾仆与行李俱在焉。遂入饭。又西盘南山之嘴，一里余，为二村。村之西有坞北出，横涉而过之。半里，复上坡，随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村在溪北，是为三村[⑤]。至是南界山横突而北，北界山环三村之西，又突而南，坞口始西窒焉。路由溪南跻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其峰北瞰三村溪而下，溪由三村西横啮北峰之麓，破峡西出。峡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巅而过，是为罗鬼岭，东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过岭西下四里，连过上下罗鬼两村，则三村之流，已破峡西出。界两村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坞来，与三村溪合并西去。路随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横木梁渡之。有村倚北山而聚，是为阿夷冲。又从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村，亦倚北山，是为大哨[⑥]。觅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从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注释

①陡坡：今名同，在沙朗附近。

②天生桥：今名同，在昆明市郊13公里，陡坡村北，昆明——普吉——富民公路从上经过。洞分三层。上洞为观音洞，深200米，有一石形似观音站立。中洞名仙桥洞，深1300米，石柱、石乳、石花遍布，有的石幔扣之如钟鼓响，集中了形、色、声三绝，为三洞中最美的一洞。山麓为水帘洞，长613米，两头弯曲，中段较

直,高大壮阔,沙朗河从中穿流,新修的游路在河两岸摆动,颇便眺览。

③耦(ǒu 偶)语:相对私语。

④腠(còu 凑)理:原指肌肉的纹理,此指山的纹理。

⑤头村、二村、三村:村名今均未变。头村、二村在昆明市西北隅,属西山区沙朗,三村则已属富民县大营。

⑥大哨:按其位置地望,应即今大营。

【今译】

初九日　让顾仆去找米准备早饭。我散步到村北,从远处观看此坞。东北从牧养河北面梁王山西支分界,东部虽然是主峰山脉,但山不太高;西部虽然是支脉环绕,而西北有座石崖山最雄伟峻峭。又南是沙朗西山,又南是天生桥,然后往南和陡坡东峡谷的山相连。其东西两边的山夹成大坞后,南北两端也环转连接。坞中的水也发源于龙潭,汇合南北峡谷的水而形成溪流,往西注入富民县的螳螂川,然而不能直达,只能从山坞西南边流入峡谷,钻入山洞。其洞漆黑、深不可测,溪流穿过大山往西流出,和陡坡的沟涧汇合。洞上面的山,小路从上面通过,就是所说的"天生桥"。然而人从路上走过,却不知道下面有洞,也不知道洞通到西边,山中间是空的而成为桥;只有沙朗人在这里耕种、放牧,所以才有这样的名称。然而他们也都说不能进洞,洞里有虎狼,有妖怪作祟,劝我从村后翻山往西上,不必从水洞去绕路。我不听从。



吃过饭后,我就往南顺着坡脚走。一里半,和溪流相遇,于是和溪流一道进入西边的峡谷。其峡谷由南北两边的山壁对夹而成,道路从溪流北岸顺着北山山麓进去,一里,抬头看到北崖上面,石壁盘环突立,壁间并列着很多道门,而东边的一道门高悬在空中,正正俯视峡谷,气势特别雄伟开阔,但石阶的痕迹十分细微,荆棘遮盖,石崖崩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于是我让顾仆以及行李在下面等候,独自一人攀爬、跳跃而上。很久,登上洞门东边,又看见一道门从旁边裂开,我认为这道门内一定通着大洞。于是就从侧边倒挂着进入大洞门。洞门朝南,是典型的穹形,洞里台阶层层累着朝北延伸,有十多丈深,而宽是深度的一半,但洞内两旁没有孔,就是先前在外面看见的侧裂之门,其中也不和大洞相通。从洞中出来,想往东边上到侧门,又想着西

边的洞还多，下去之后，打算还要探索西洞；远远看到水洞更为奇特，于是直直地从洞口下去，往西朝水洞走去。又半里，走到峡谷西边尽头，山冈环绕在上面，山洞开辟在下面，水从东边流来紧靠南崖，冲入西洞中，道路从其北面坠下山冈。我让挑夫在冈上守着行李，我和顾仆进入水洞。洞门朝东，有十几丈高，而宽是高度的一半。开始涉水顺洞南边的崖壁进去，水冲刷北边的崖壁而环流。进去五六丈后，水绕北边的崖壁，路绕南边的崖壁，一齐都往西转。抬头看见南崖上面，石头分层覆盖、重叠浮出，突立为高处的平台，连结成空中楼阁，都在几丈高的地方，雾气弥漫，时合时开，和云气一起飘来飘去。从南崖下面顺路往西进，北崖还亮，水流冲刷着；南崖渐渐黑暗，道路顺着进去。往西五六丈，走到南崖西部尽头，水顺着北崖直直冲向西崖下面，西崖于是往下陷落成深潭，水在潭中哗哗地响，发出冲激之声，然后顺着西崖向北转去。道路于是涉过水后顺着东崖，往北随水流走。洞转向北，穹形顶更加高峻，引入一点余光，若暗若明。又走进五六丈，水冲刷着北崖又往西转，我也再涉水到西岸。于是水再次环绕北崖流，道路再次环绕南崖走，洞里终于黑暗得无法看清什么，只听到水流潺潺的声音。又走了五六丈，再次在西崖遇水，这里的水渐渐深了，既然上面无法看清，而下面又无法测量，于是出洞。

出洞，又四次渡水然后上冈。听到冈上有人声，是耕地的沙朗人。他看见我进洞，便和挑夫说着话等我。他对我说："水从洞里往西流出，就是陡坡北边的峡谷；从山上过去，是天生桥小路所经过的地方，和先前的标记相同。"我于是遗憾没有携带火把，否则可以直接顺山洞从西边出去。这个人还对我说："富民县有个老虎洞，在大溪边，不能错过。"我向他道谢。于是往西攀登山岭，一里半，登上山梁，这是天生桥。山梁南边石峰层叠峻峭，高高耸出，其山脉从陡坡东面越过山梁往北延伸，小路顺着山脉东面走，陡坡的沟涧以山脉西麓为界；山脉延伸到这里又跨越水洞而向北延伸，和沙朗背后的西山相连，水从其下穿过山腹往西流出，道路从其上越过山梁往西行。俯视山梁西边，则陡坡沟涧之水，直直地往北流，到这里转向西边，山梁上的路，也绕着沟壑往西下。我更加相信出水洞口就在这山梁下面，心里念念不舍地想下去探索一下。

往西顺山腰走了一里，看见有岔路直下到峡谷底部，于是让顾仆

和挑夫从大路一直往前走,我则独自下峡谷。半里,到峡谷底部,于是溯流往东行。一里,转向南,就看到山洞后门朝西大开,门的高度、宽度也和前门相同,水从洞中滔滔不绝地涌流出来,往西与南来的涧水汇合后往北流去。我溯流进洞,二丈后抬头看洞顶,洞壁上层又裂开通到洞门外,洞门上面,像桥梁横跨在前方,其上又有流动的光线映入洞内,称得上高拱之极观,下层石影如同烟雾迷漫,仿佛飘动的云彩上托着明亮的太阳。洞中的水流,开初平缓、分散而不深,顺着进到数丈深的地方,洞中忽然耸起石头,浮出水面,洞内的水流汇聚得很深,气势磅礴地冲击洞壁底部,不能再溯流而进了。洞顶也有石头倒悬,因为太高,反而不觉得有伸屈自如之美。洞笔直而深远,所以进去很深仍然明亮,而且因为有上层倒射的光线,光一直透到里面。从洞里出来,返回去看洞门上面,其左边的悬崖非常陡峭,悬崖上又开成一道门,应当就是透光进洞的裂隙。于是越到沟涧的西边,远远地审视崖壁上层层叠叠的痕迹,什么地方可以落脚,什么地方可以倒攀,什么地方可以曲折到达,什么地方可以腾跃而上。然后再退到沟涧抵达崖壁,按着审视到的走法一一试着走。好半天,才到达上一层的洞外,洞门更加开阔高拱。进入洞内,如有阁楼、有窝巢,有平台、有亭屋,都浮在空中,往里蔓延。从洞内俯视洞底,景色如波涛穿破峡谷,飞瀑载舟,而先前抬头望上去隐隐约约的,如从洞顶上垂挂下去的幔帐、裙衫,现在又像随身飘逸的缨络,覆盖身影的幢幡,这和腾云骑鹤的仙境,又有什么区别呢?坐在洞内很久,听着洞底的波涛声,一会儿如同大钟鸣响,一会儿如同丝竹袅袅,让我神往心动、舒畅愉快。到下山时,层层崖壁上悬有石阶,只是一时找不出条理,攀爬了很久。忽然有十多名男女从陡坡走过来,隔着沟涧停在那里张望。到我下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游览山上。其中两个男子也是读书人,问山上有些什么,我告诉他们美景一言难尽。我担心走在前面的顾仆等人走远,就不再和这些人说什么,跟着水流稍微转北而向西从峡谷中走去。

一里,逐渐登上北面的山坡。顺着山坡往西走,三里,峡谷中的山坞逐渐开阔。又走四里,山坞更加开阔。那条从北崖翻过去往南下的路,是沙朗后山所穿过来的路;那南坡上傍靠南山而居的村子,名头村。路到这里才顺山坞渡过溪流。溪流上横着木桥,溪水就是从陡坡以及天生桥洞中流来,往西流入螳螂川。从南岸顺溪流走一里,经过

头村西边。顺着溪流走一里半，又上坡往西走。二里，再下到坞中。半里，路旁靠南坡有间卖浆的草房，而顾仆和行李都在这里。于是进去吃饭。又往西绕着南山嘴走，一里多，到二村。村子西边有山坞往北延伸，横穿其坞。半里，又上坡，顺着南山往西走，道路左上方靠陡峭的山崖，右下方临奔腾的急流。五里，有村子在溪流北岸，这是三村。到这里南部山横列耸起往北延伸，北部山绕过三村西边，又耸起往南延伸，山坞口才被从西面阻塞。我顺路从溪流南岸攀越往北耸延的山坡而上，一里半，抵达峰顶。其峰北面俯视着三村的溪水往下流，溪水从三村西边横流，紧逼山峰北麓，冲破峡谷往西流出。峡谷深陷狭窄，只容水流而不容人过，所以道路越其顶而过，这峰叫罗鬼岭，是富民县与昆明县之间的东西分界。翻过罗鬼岭往西下四里，接连经过上罗鬼、下罗鬼两个村子，这时，三村的溪流，已经穿过峡谷往西流出。两个村子之间的分界处西边，又有一股溪水从北边的山坞流来，与三村的溪水汇合后往西流去。道路顺着溪水走，沿着溪水南岸走二里，抵达西边山崖下，溪水逐渐曲折向南，木桥横跨在溪上。过桥，有村子傍靠北山而居，这是阿夷冲。又从阿夷冲往西走一里半，越过一座坡。又走一里半，昏暗中来到一个村子，这村也背靠北山，名大哨。找不到旅店住宿，心里很着急。又走半里，在西村找到住处，就住在村民家中。

【原文】

初十日　鸡鸣起饭，出门犹不辨色。西南行塍中，一里半，南过一石桥，即阿夷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桥南去。半里，又一水自东南峡中来，较小于阿夷冲溪，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桥一里余，得大溪汤汤，即螳螂川也；自南峡中出，东北直抵大哨西，乃转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巩，上有亭。其东西两崖，各有聚落成衢，是为桥头。过桥，西北一里，即富民县治。由桥西溯川南行七里，为河上洞[1]。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村人误呼为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犹以为老和尚也。及抵洞，见有刻为河上洞者，盖前任县君以洞临溪流，取河上公之义而易之。甫过桥，余问得其道，而顾仆与负囊者已先向县治。余听其前，独沿川岸溯流去。

一里，西南入峡。又三里，随峡转而南，皆濒川岸行。又二里，见路直蹑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从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为胡家山道，乃土寨也，乃复下，濒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觇其旁路皆翳，复随之。蹑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岭脊，而不见洞。其脊自西峰最高处横突而东，与东峰壁夹川流，只通一线者也。盖西岸之山，南自安宁圣泉西龙山分支传送而来，至此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东北坠为此脊，以横扼之；东岸之山，东自牛圈哨岭分支传送而来，至此亦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西与此脊对而挟持之。登此脊而见脊南山势崩坠，夹川如线，川自南来，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冲跃。脊南之路，复坠渊而下，以为此下必无通衢，而坠路若此，必因洞而辟。复经折随之下，则树影偃密，石崖亏蔽，悄非人境。下坠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峰下，其峰崩削如压，危影兀兀欲坠。路转其夹坳间，石削不容趾，凿孔悬之，影倒奔湍间，犹窅然九渊也[2]。至是余知去路甚远，已非洞之所丽，而爱其险峭，徘徊不忍去。忽闻上有咳声，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见余愕然，问何以独踞此。余告以寻洞，曰："洞在隔岭之北，何以逾此？"余问："此路何往？"曰："沿溪蹑峭，四十里而抵罗墓[3]。"则此路之幽阒，更非他径所拟矣。虽不得洞，而觇此奇峭，亦一快也。



返跻一里，复北上脊。见脊之东有洞南向，然去川甚远，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揽南山，凭临绝壑，亦超然有云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虽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4]，呼吸日月，此为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见翳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即横脊之东垂也。前误入南洞，在脊南绝顶，此洞在脊北穷峡。洞门东向，与东峰夹束螳川，深嵌峡底，洞前惟当午一露日光，洞内之幽阻可知也。洞内南半穹然内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与洞顶或缀或离；其前又竖石一枝，从地内涌起，踞洞之前，若涌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内，崆峒窈窕，顶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势。五丈之内，右转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阒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虽未穷其奥，已觉幽奇莫过，次第滇中诸洞，当与清华、清溪二洞相为伯仲。而惜乎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而已！

出洞，遂随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桥头。又北一里余，入富民县南门，出北门；无城堞，惟土墙环堵而已[5]。盖川流北向，辟为大坞，县治

当西坡之下，其北有余支掉臂而东，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则从此臂逾坳北去，川流则湾此臂而东北下焉。

时顾仆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跄而前，又二里，及之坳臂之下，遂同上峡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峡出，其势甚遥，乃河上洞西高峰之后，夹持而至，东注螳川者。其流颇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饭于石关哨。逾坳北下，日色甚丽，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横耸，如屏插天。土人言，东下极削而西颇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庐也。山东之水，即由石关哨北麓而东去。共二里，涉之，即缘东支迤逦北上。其支从白泥东北环而南下者，其腋内水亦随之南下，合于石关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坳。坳不甚峻，田塍叠叠环其上，村居亦夹峙，是为二十里铺。又四里为没官庄，又三里为者坳关[6]，其处坞径旁达，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峡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后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庐，即者坳关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复过一村庐，又一小水自西峡来，又一水自西北峡来，二水合于村庐东北，稍东，复与石梁下西南峡水合而东北去，当亦入富民东北螳川下流者。过村庐之西北，有平桥跨西峡所出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岭。其岭盖中悬于西北两涧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盘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锁钥”，乃武定所建，以为入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余，当山之顶有堡焉，其居庐亦盛，是为小甸堡[7]。有歇肆在西隘门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8]。



注释

①河上洞：在富民县西5公里，螳螂川北岸。主洞深130米，洞口宽17米，高20米，洞内平均宽15米。近年在洞内曾发掘出小熊猫、大熊猫、剑齿象、野牛、野猪、水鹿的化石。有公路通县城。

②九渊：九层深潭底。比喻其水很深。

③罗墓：今作乐母、乐亩，在昆明市西北隅，属西山区。

④青冥（míng 明）：苍天。

⑤富民县：隶云南府。《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四载：“富民故县，旧治在安宁河南梨花村旁，寻徙大河北。明嘉靖中，以河流泛溢，复迁河南土主村。万历中复徙治大河北。旧无城垣，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始营城浚隍，周三里有奇，即今治也。”富民县治在明代有迁移，但明后期已固定在螳螂川北，即今富民县

治。城墙是霞客刚过不久修的,故此说"无城堞"。

⑥者圪关:即今者北,在富民县北境。

⑦小甸堡:今仍称小甸,分小甸上村和小甸下村。在富民县西北隅的罗免稍北,原属武定,1971 年划归富民县。

⑧武定府:即今武定县。明时治所有迁移,隆庆四年(公元 1570 年)始建石城于今治,周围三里三分,四门。

此后十九日的游踪,季会明的注提供了线索。季会明曰:"此后共缺十九日。询其从游之仆,云武定府有狮子山,丛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数日,遍阅武定诸名胜。后至元谋县,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穷金沙江。由是出官庄,经三姚〔三姚:大姚县、姚安府、姚州。〕而达鸡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记忆之,其在武定、元谋间无疑矣。夫霞客虽往,而其仆犹在,文之所缺者,从而考之,是仆足当霞客之遗献云。"据从游的仆人回忆,徐霞客在武定游狮子山,在元谋登雷应山,考察金沙江。



狮子山:在武定城西郊,如屏风高插天际,被誉为"西南第一山"。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平台,元时即建正续寺。传说明代建文皇帝曾到过狮山正续寺为僧,手植孔雀杉二棵,茶花一棵。今孔雀杉挺直高耸达二十五米,四人才能合抱;茶花已死,尚遗花台,皆在大雄宝殿前。殿后的藏经楼,规模甚大。下层正中有建文塑像,白发,穿蓝色袈裟,坐龙椅,扁额题"明惠帝"。寺内楹联甚多,皆与建文事迹有关。《滇略》载:狮山"岩半有庵曰龙隐,中祠建文皇帝,云帝自靖难师入自髡以出,栖此山者四十余年,始自白归大内,今其像禅衣锡杖,凄然老衲状也。"《滇略》作者谢肇淛于万历末年为宦云南,则万历年间狮山已祠建文像,此当为霞客亲见者。寺边月牙泉涌流不绝。寺后是陡峻光滑的石壁,一层层整齐的纹理,状如狮子,山因此得名。崖壁磴道悬绝,藤树密翳,石门悬阁嵌错其间。山顶宽平,海拔 2400 米,林木遍列,可尽览武定坝子。今已修登山公路,汽车可直达正续寺。

雷应山:又称住雄山、东山。今名同,为元谋坝子东面的高山,南北走向,蜿蜒八十余里,最高峰海拔 2803 米。明时建有法灵寺和香山寺。法灵寺今已不存。香山寺在半坡平坦处,传说有山下能海闹村女子在那里留偈坐化,当地人称为活佛,称此寺为活佛寺。上有入定石、治瘿泉诸胜迹,明清时香火很盛。活佛寺现作小学校舍。雷应山上有火把梁子,当地彝族群众每年在上面欢度火把节。

据《天启滇志·旅途志》载建昌路程站:"富民西北十二亭达武定府,有鸡街子坡……逾坡有小甸关,扼要可守。""武定西历乌龙洞、跃鹰村、高桥村至马鞍山七亭,村落十余,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广二十余里,有径路涉高桥水,径一亭,冬春乃过。逾马鞍山西九亭达元谋县。"从武定到元谋的大道,沿东西走向的山坞,与今公路线基本一致。乌龙洞、跃鹰村、高桥、马鞍山等名,至今仍存,皆在武定县

西境的公路旁。霞客进入元谋境后，下马头山，到老城，再往北到马街，从马街往东登雷应山。从马街往北考察金沙江，经金沙江巡司，渡江直达姜驿。以后折回马街官庄。

【今译】

初十日　鸡叫时起床吃饭，出门时还分辨不清天色。往西南从田埂上行走，一里半，往南经过一道石桥，桥下就是阿夷冲流出的水。溪水往西北流，道路过桥后往南走。半里，又有一股水从东南边峡谷中流来，比阿夷冲的溪水小，就是志书上记载的洞溪水。两股水分别往西注入螳螂川。过木桥后走一里多，看到大河浩荡，是螳螂川；螳螂川从南边峡谷中流出，往东北一直流到大哨西边，于是转向北流入金沙江。有座大石桥横跨螳螂川上，桥下分为五拱，桥上有亭子。桥东西两边的山崖下，都有村落、街市，这是桥头。过桥后，往西北走一里，就是富民县治。从桥西逆着螳螂川往南行七里，是河上洞。早先有位老僧人居住在此洞，人们于是称为老和尚洞，因而沙朗村人误称为老虎洞。我来到这里，当地人还是称它为老和尚洞。等抵达洞口，看见刻着河上洞三字，大概是前任县官认为这个洞面对溪流，取河上公的含义而改名。才过桥，我便问到了去河上洞的路，因为顾仆和挑夫已经先去富民县治。我听任他们朝前去，独自一人沿着螳螂川岸逆行。

一里，往西南进入峡谷。又三里，顺着峡谷转向南，都是在螳螂川边走。又二里，看见道路一直登山往西上，我心里怀疑，但路很宽大，暂且顺着走。一里，遇到砍柴的人，才知道上山是去胡家山的路，胡家山是本地村寨，于是又下山，沿着螳螂川往南走。一里，道路又往南上山，我看到其旁边的路全被遮盖，又顺着路走，登山往南上，愈往上愈陡峻，一里，一直登上岭脊，却看不到洞。其脊从西边山峰最高处横列过来往东耸立，和东边的山峰从两边夹住螳螂川流，只留有一线天。原来川流西岸的山脉，南部起自安宁州圣泉西边的龙山，是从其分支延伸而来，到这里耸立为陡峭的屏嶂，像屏风一样逼向川流，又往东北延伸下去形成此脊，从而横扼川流；川流东岸的山脉，东部起自牛圈哨岭，是从其分支延伸而来，到这里也耸立为陡峭的屏障，也像屏风一样逼向川流，又与西岸的山脊对峙并挟持川流。登上此脊就看到脊南面山势崩陷，川流被峡谷夹成一条线，从南边流来，陷落谷底，无法自由流淌，只能冲击、腾跃。脊南面

的路，又往深渊坠下去，我认为这里下去一定不会有大路，但道路却如此下坠，必定是因为有洞而开辟的。又顺着路转折下去，只见树木倒卧而丛密，石崖毁坏而隐蔽，是静悄悄的无人之境。下坠了一里，道路直逼西南边的高峰下，其峰崩塌得像被劈开似的要倒下来，陡峻的山岭光秃秃的，摇摇欲坠。路转到其狭窄的山坳间，石峰陡峭不能落脚，上面凿有石孔攀登，其影倒映在奔腾的急流之间，犹如落入深远的潭底。到此时，我知道距离路太远，已经不是去河上洞所应遇到的环境，但我喜爱其险峻，徘徊着不愿离开。忽然听到上面有咳嗽声，好像从天上传下来一样。不久有一个人下来，他看见我时很吃惊，问我为什么会独自蹲在这里。我告诉他因为寻找河上洞，他说："河上洞在隔开的山岭北面，怎么会翻越到这里？"我问："这条路通到哪里？"他说："顺着溪流攀登峭壁，走四十里就到达罗墓。"则此路的幽静，绝不是其它小路所够比的。我虽然没有找到洞，但目睹这罕见的峻峭，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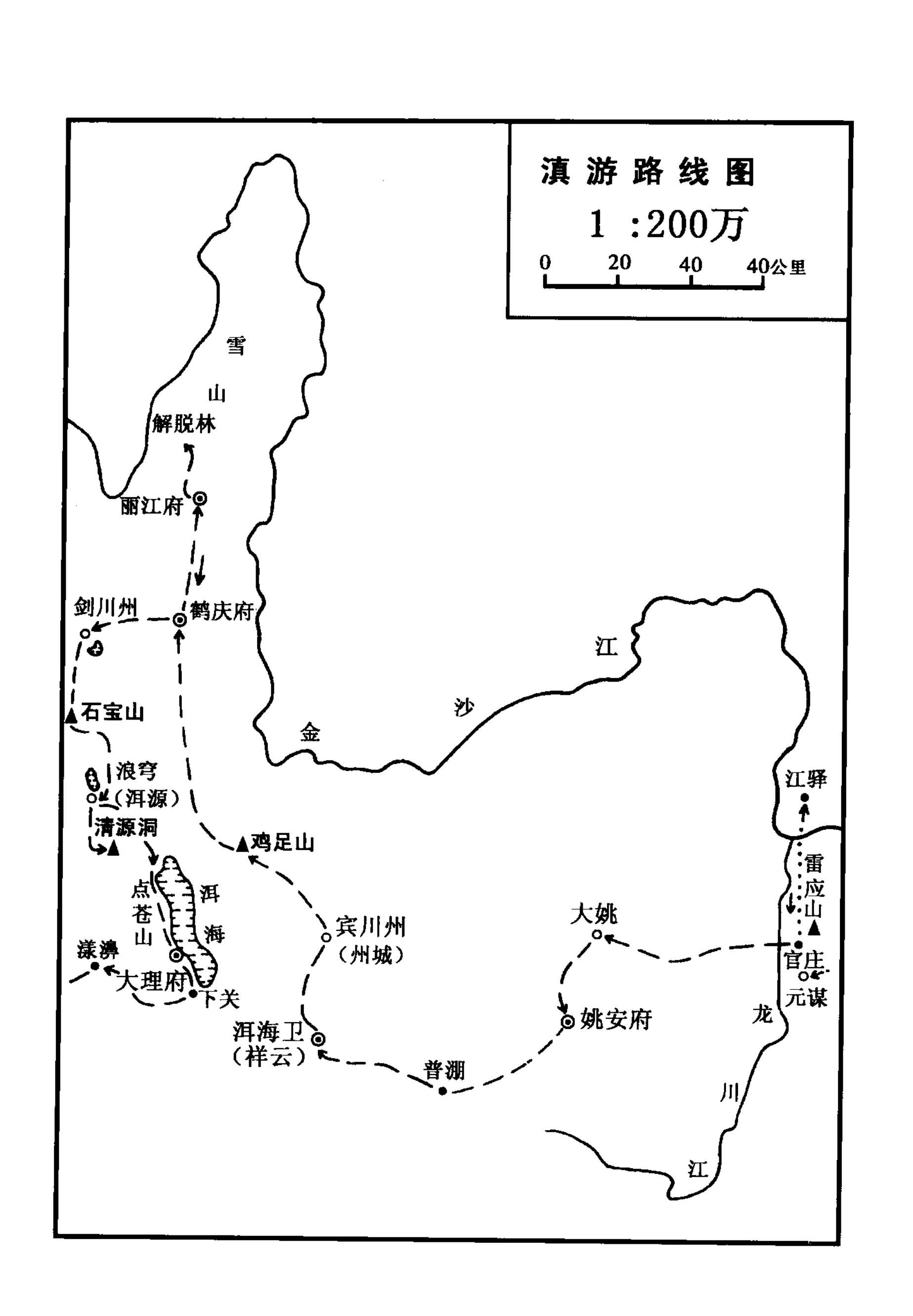
往回攀登一里，又从北面登上山脊，看到脊东边有个朝南的山洞，然而距离螳螂川很远，我知道那不是河上洞，这洞高高在上，可纵览南山，傍靠濒临深壑，也让人感到置身在云天之外，于是披开荆棘、攀爬山崖进入此洞。其洞虽然不太深，但上面覆盖，下面平坦，大有倒立苍天，呼吸日月之势。靠着休息了很久，仍然越过山脊往北下。一里抵达山脚，到了先前所看到的被遮盖住的路，盯着螳螂川边的山崖往南走，半里，就到了横扼川流山脊的东面。刚才误入的朝南的山洞，在脊南最高峰，河上洞在脊北峡谷尽头。洞口朝东，和东边的山峰相对，约束住螳螂川，洞深陷在峡谷底，洞前只有中午时才能见到一线阳光，洞中的幽暗、险阻可想而知。洞中南半部拱起，很空旷，北半部卧倒着的石头往外突出；卧石上面，有的地方和洞顶相连缀，有的地方和洞顶相分离；卧石前端又立着一根石柱，从地底下涌起，正位于洞的前部，像地下涌出的塔一样。这是洞中左边的概貌。从拱形的地方往里进，山洞幽深，顶部高达五六丈，大有回旋舒展的气势。从洞内五丈深之处往右转进入南部，又进入五丈后，洞就往西拱起，很深，寂静、黑暗，什么也分辨不清了。这是洞中右边的概貌。我虽然没能穷尽洞中的奥妙，但已经感到没有哪一个洞的幽深和神奇能超过此洞，如果在云南各洞中排列名次：河上洞应当和清华洞、清溪洞不相上下。只可惜偏远而不被人闻知，近旁又荒凉、隐蔽，桃花流水，如世外桃源，白云飘

过，青苔留痕，自成岁月罢了！

从河上洞出来，就顺螳螂川西岸沿着来的路走了七里，抵达桥头。又往北走一里多，从南门进入富民县城，从北门出去，没有城墙，只有土墙环绕城门而已。原来螳螂川往北流，辟出很大的山坞，富民县治位于坞西坡下，其北面有分支山脉转向东延伸，从而阻碍了螳螂川往下流。去武定府的路，就顺着分支山脉越过山坳往北走，川流则绕着分支山脉往东北流去。

这时顾仆和行李不知道等在什么地方，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又二里，来到分支山脉下的山坳，于是顺着进入峡谷中，平平地越过山坳。三里，有溪流从西南山的峡谷中流出，水势来源很远，是从河上洞西边的高峰背后，夹持在山谷中流来，往东注入螳螂川。这条溪流比较大，桥梁横跨南北两岸。往北上坡，又走五里，在石关哨吃饭。越过山坳往北下，阳光十分明亮，照耀着山林沟壑。西边有座大山名白泥塘，此山横贯南北，高高耸立，如同屏障插入云天。当地人说，往东下极其陡峭，而往西下山则比较平坦，山上有一池水，可以耕作，可以居住。山东边的水，就顺着石关哨北麓向东流去。一共走二里，渡过这股水，就沿着白泥塘东支山脉曲曲折折往北上。支脉顺着白泥塘东北绕着往南延伸，其里侧的水流也跟着山脉走向往南流，和石关哨北麓的水汇合。道路顺着水流往北逆行，八里，又穿过其山坳。山坳不很陡，一块块田地绕着山坳往上层叠，村舍也夹在两边，这是二十里铺。再走四里名没官庄，再走三里是者坊关。这里的山坞小路通往四面八方，汇聚了三股水流。一股来源于西南边的峡谷中，水最大，是白泥塘山背后的水流，有座石桥横跨上面，桥南有住户，就是者坊关。过桥往西北上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另外一股小水从西边峡谷流来，还有一股水从西北边峡谷流来，二股水在村子东北面会合，逐渐往东流，再与石桥下面西南峡谷中的水汇合，然后往东北流去，应当也是流入富民县东北螳螂川下游。经过村子西北，有座平桥横跨在西边峡谷流来的溪水上，过桥到溪水北岸，就往西北上岭。因为山岭正好耸立在西边和北边的两道沟涧当中，就成了富民县与武定府的分界。曲折盘旋着往上走了三里，有三间佛寺，木牌坊跨越道路两旁，上面写着"滇西锁钥"，是武定府修建的，作为进入武定府境的边防。又往西上一里多，山顶上有堡，其居家住户也很多，这是小甸堡。西隘门外有住宿的店铺，于是到那里投宿。

十一日　从小甸堡到武定府，在武定府住宿。



滇游路线图
1 :200万
0
20
40
40公里
雪
山
解脱林
丽江府
鹤庆府
剑川州
石宝山
浪穹
（洱源）
清源洞
鸡足山
点
苍
山
洱
海
漾濞
大理府
下关
宾川州
（州城）
洱海卫
（祥云）
普淜
姚安府
大姚
官庄
元谋
雷
应
山
江驿
金
沙
江
龙
川
江



滇游日记五①

【题解】

《滇游日记五》是徐霞客赴云南西部的最初一段旅程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二月初,徐霞客在元谋县官庄茶房,久难成行,顾仆病弱,又难找旅伴,天天靠僧人化缘供食。初六日起行,往西经仡佬族村寨及大舌甸、水井屯、仓屯桥等村到大姚县,折往南经龙冈卫到姚安府,再西南经弥兴、普淜、云南驿到洱海卫(今祥云县),转往北经宾川州的宾居、州城附近及牛井。二十二日抵鸡足山,寓悉檀寺。

这一带名胜古迹较多,徐霞客得以尽情游览。在大姚游妙峰山德云寺,并写《宿妙峰山》诗。在姚安游活佛寺、青莲庵。在祥云游水目山,考察清华洞,登九鼎山。徐霞客正赶上一年一度人们登鸡足山进香的机会,那几天他在鸡足山登绝顶观日出,就浴人工烧砌的汤池,游朝山的街子,观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的火光,欣赏人间难得的胜景,感叹"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徐霞客遵静闻遗愿,把他从千里之外历尽艰辛带来的静闻骨灰妥善安葬在鸡足山,成为人们称道的友谊的典范。

【原文】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②。时顾仆病虽少瘥③,而孱弱

殊甚，尚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来，同向黑盐井[4]，迂路两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5]，而顾仆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　前上雷应诸蜀僧返。诸僧待明日往马街，随街往炉头出大姚。余仍欲随之，而病者不能霍然，为之怏怏[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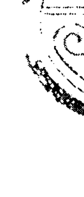
马街在西溪东坡上[7]，南去元谋县二十五里，北去黄瓜园三十五里，东至雷应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当大坞适中处，东西抵山，共径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径一百三十里，平坞之最遥者也。其东南有聚庐曰官庄，为黔府庄田。茶房即在马街坡北。



元谋县[8]在马头山西七里[9]，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为腊坪[10]，与广通接界[11]；直北九十五里为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为江驿[12]，与黎溪接界[13]；江驿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后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书"蜀滇交会"四大字。然此驿在江北，其前后二十里之地，所谓江外者，又属和曲州[14]；元谋北界，实九十五里而已。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直东六十里为墟灵驿东岭头[15]，与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为西岭，与大姚县接界。其地北遥与会川卫直对[16]，南遥与新化州直对[17]，东遥与嵩明州直对，西遥与大姚县直对。东界大山即墟灵驿与雷应山也，南自大麦地[18]，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横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层叠错出，亦皆自南而北。县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远县东来[19]，分支结为县治。其余支西绕者，由县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为第一层；又一支南自定远县分支来，与县西之支同夹而北，至西溪口，东支已尽，此支更夹之而北，至扁担浪而止，是为第二层；又一支西自定远西与姚安府东界分支东来，与扁担浪之支同夹而北，中界苴林后水，即所谓西尖界岭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东北分支东来，与西尖界岭同夹而北，中界炉头溪水，即所谓炉头西乱石冈也；又一支定远县西北妙峰山分支东来，与乱石冈同夹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即所谓舌甸独木桥西山也。诸山皆夹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榷而下金沙[20]，故自县以北，其西界诸山，一支既尽，一支重出，若鳞次

而北抵金沙焉。其东界水皆小,惟墟灵驿一支较大,南出马头山之南,经县治东而北与西溪合[21]。自是以北,溪东之村,倚东界山之麓甚多:官庄之北,十里为环州驿,又十里为海闹村,滨溪东岸,即活佛所生处,离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树,大合五六抱。县境木棉树最多,此更为大。又十五里为黄瓜园。溪西之村,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村,与官庄对峙,北十五里为五富村,又十里为苴宁村,又北逾岭二十里,为扁担浪,于是北夹西溪,尽于金沙焉[22]。

西界诸山俱自定远来流分支,东北而尽于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顶矗峙于北,与金沙北岸"蜀滇交会"之岭,骈拥天北。从坞中北向遥望,若二眉高列于坞口焉。余初以为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后知江从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环东山于其北,界西山于其西,始知此方顶之山,犹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犹大姚县属,在县东北百四十里苴榷之境,东临金沙江。是此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环突东南,界金沙于外,抱三姚于中,与此西界回合,而对峙为门户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极处[23]。自此再东,过白马口[24]、普渡河北口,即从乌蒙山[25]之西转而北下乌蒙[26]、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来,故云南之西北界,亦随之而西北出,以抵北胜[27]、丽江焉。

注释

①《滇游日记五》: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下。

②官庄:在今元谋县治元马镇东郊,仍称官庄,但由于城、乡的发展,基本与县城相连。它与能道村紧邻,今又合称官能。

③瘥(chài 钗):病愈。

④黑盐井:明设黑井提举及巡检司,属定远县。今仍称黑井,在禄丰县西北隅,龙川江西岸。

⑤化:即化缘、化募,指和尚、道士求人施舍。

⑥不能霍然:指疾病不能突然痊愈。怏怏:郁郁不乐。

⑦马街:又称轱辘街。逢午而市,又逢未而市,每次连赶街两天。明清以来即成为商业中心,人称"金马街,银元谋",被誉为"滇南大都会"。光绪四年(公元

1878 年）元谋县治迁此，后又建土城。至今仍为元谋县治，现称元马镇，在元谋坝子中部，海拔 1065 米。

⑧元谋县：隶武定府。治所曾多次迁徙，万历三十一年（公元 1603 年）始于丙弄山下筑城，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改筑砖城，周一里三分。元马河从东往西，潆绕城北。城址在今元谋县南境的老城，沿河岸修砌的城墙、城内的孔庙和三元宫，遗址尚存。

⑨马头山：今名同，即老城以东的高山。今公路从此经过，再下到元谋坝子。在马头山麓、元谋坝子东缘、大那乌村东（上那蚌村北）的缓坡上，1965 年发现了两颗猿人牙齿，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 170 万年，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猿人。附近古动物化石极为丰富，现已建有文物标识。

⑩腊坪：即勒品甸。今称羊街，在元谋县南境。

⑪广通：明为县，属楚雄府，治今禄丰县西部的敦仁镇。

⑫江驿：他书皆作“姜驿”，在元谋县最北境。

⑬黎溪：元置黎溪州，明初废入会川卫，但地名仍存。今仍称黎溪街，在四川会理县西南。



⑭和曲州：属武定府。据《明史·地理志》：“和曲州，旧城在南，元州治于此。隆庆三年十二月徙州为府附郭，令吏目领兵守焉。”则公元 1569 年后和曲州与武定府同点，在今武定县治。

⑮墟灵驿：他书皆作“虚仁驿”。在今武定县西隅的白路，有公路经过。

⑯会川卫：即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行都司，在今四川会理县城。

⑰新化州：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置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弘治八年（公元 1495 年）改为新化州，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隶临安府，治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西部的新化。

⑱大麦地：今名同，在元谋县东隅。

⑲定远县：属楚雄府，治今牟定县。

⑳苴榷（zuǒ què 左确）：他书作“苴却”，明时属大姚县，在今永仁县治。

㉑西溪：又称西溪河，即今龙川江。发源于马头山，流经县治北，从东往西汇入龙川江的水，即今元马河。

㉒环州驿：有别于今武定环州。康熙《元谋县志》载：“环州驿，今裁。”“旧基在马街北八里。”清代裁驿，今已不存。海闹村：今作海螺村，在龙川江东岸。黄瓜园：即今黄瓜园镇，在龙川江东岸，有铁路和公路经过。苴（zuǒ 左）宁村：《游记》前作“苴林”，即今苴林，在龙川江西岸。扁担浪：今作丙大浪，在蜻蛉河汇入龙川江处。以上村寨，皆按顺序分布在元谋县北境龙川江两岸，与今地望相较，《游记》所载详实、准确，足证关于霞客“穷金沙江”的说法是可信的。霞客沿此一线约北达金沙江北岸的姜驿。

㉓金沙巡司：即金沙江巡检司，在今元谋县北境，龙川江和金沙江汇口处的龙街，位于金沙江南岸、龙川江东岸。

㉔白马口：今名同，在武定县北隅，所所卡河从南往北在此汇入金沙江。

㉕乌蒙山：《明一统志》武定府山川："乌蒙山，在禄劝州东北三百里，一名绛云露山，北临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耸秀为一州诸山之冠，八九月间常有雪，其顶有乌龙泉，下流为乌龙河，蒙氏封此山为东岳。"此山今名拱王山，在禄劝县与东川市间，最高峰海拔4247米。现在通常把滇东北和黔西北间的大山称乌蒙山。

㉖乌蒙：明置乌蒙府，属四川布政司，治今昭通市。

㉗北胜：明置北胜州，治今永胜县。

【今译】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此时顾仆的病虽然稍稍痊愈，但孱弱得十分厉害，还不能行走。打算等候活佛寺的僧人心法来后，同去黑盐井，绕两天的路程。到姚安府，因为这条路勉强能够通行，不必等街子天。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天天去求人施舍米以提供饭食，而顾仆仍和原来一样孱弱。心法也没来到。

初五日　在前攀登雷应山的众位蜀地僧人返回。众位僧入等着明天去马街，由马街往炉头出到大姚县。我还是想跟随他们走，但生病的人不能迅速消除疾病，因此郁郁不乐。

马街在西溪东坡上，南面距离元谋县二十五里，北面距离黄瓜园三十五里，东面到雷应山箐口十里，西面到溪西坡五里，位于大坞的适中处。大坞东西两边抵达山，直距共有十五里，南边抵达山，北边越过金沙江，直距共有一百三十里，是延伸最远的平坦山坞。山坞东南有房舍聚集，名官庄，是黔府的庄田。茶房就在马街所在的坡北。

元谋县在马头山西面七里处，马街南面二十五里处。正南三十五里处是腊坪，和广通县接壤；正北九十五里处是金沙江，渡过江往北十五里是江驿，和黎溪接壤；〔江驿在金沙江北岸、大山的南面。从江驿背后往北越坡五里，有块古石碑，写着"蜀滇交会"四个大字。然而此驿在江北，这里前后二十里的地方，就是所说的江外，又属于和曲州；元谋县北部的边界，其实是九十五里而已。江驿从前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长期没有行人，如今

只是由金沙江巡检司代管。〕正东六十里处是墟灵驿东面的岭顶，与和曲州交界；正西四十里处是西岭，与大姚县交界。这里北方远处和会川卫正对，南方远处与新化州正对，东方远处和嵩明州正对，西方远处和大姚县正对。东部的大山是墟灵驿与雷应山，南部从大麦地开始，一直往北延伸到金沙江南岸，横贯二百里，整整挡住了半边天。西部的山层层叠叠，错落耸出，也是从南往北延伸。县治的支脉，南部从楚雄府定远县东延伸来，分出一支结为县治。其余往西绕的一支脉，从县西北延伸十五里，到西溪口为止，这是第一层；又有一支脉南部从定远县分支过来，和县西的支脉一齐平行往北延伸，延伸到西溪口，靠东的支脉已延伸到尽头，这一支脉和另外的山脉平行往北延伸，到扁担浪才停止，这是第二层；又有一支脉西部从定远县西界与姚安府东界的分支往东伸过来，和扁担浪的支脉一齐平行往北延伸，中间以苴林后水为界，就是所谓的西尖界岭；又有一支脉西部从姚安府东北边的分支往东伸过来，和西尖界岭一齐平行往北延伸，中间以炉头溪水为界，就是所谓的炉头西边的乱石冈；又有一支脉从定远县西北妙峰山的分支往东伸过来，和乱石冈一齐往北延伸，中间以河底的水为界，就是所谓的舌甸独木桥西山。各支山脉夹带的川流都向北流出去，有的汇入西溪，有的流出苴榷后流入金沙江，所以从县城往北，其西部各支山脉，一支延伸到尽头后，一支又重新伸出，像鱼鳞那样有秩序地往北延伸到金沙江。其东部的水都小，只有墟灵驿一股比较大，南部源出于马头山的南边，流经县治东后往北与西溪汇合。从这里往北，西溪东边的村庄，傍靠东部山麓的很多：从官庄往北，十里是环州驿，又十里是海闹村，〔靠近西溪东岸，是活佛出生的地方，距离活佛寺二十五里。这个村里有木棉树，大得五六抱才能围住。元谋县境内木棉树最多，这里的更是高大。〕又十五里是黄瓜园。西溪西边的村庄，傍靠着西部山麓的也很多；西坡下村和官庄对峙，往北十五里是五富村，又十里是苴林村，又往北越岭二十里是扁担浪，于是两边的山夹着西溪往北，到金沙江为尽头。

西部众多的山脉，都是来自于定远县的夹带川流的分支山脉，往东北延伸到金沙江结束。其西北又有大山的方顶，矗立在

北部，和金沙江北岸“蜀滇交会”之岭，并排占据了北部天际。从坞中向北遥望，像两道眉毛高高排列在坞口那里。我当初认为都是金沙江北岸的山，到抵达金沙江边时，才知道江流从两座山中间，由北向南，绕流过在江北岸的东山和江西岸的西山，而这座方顶的山，还是在金沙江的南岸。其山一名方山，〔和山形相像。〕一名番山，〔根据所在地。〕因两个字音相近而用来取名。这里仍然属于大姚县，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的苴榷境内，东边濒临金沙江。因此这座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内绕出东南，以金沙界为外界，中间怀抱姚安府、姚州和大姚县，和元谋坝子西部山环绕、汇合，从而对峙为元谋坝子的门户。

金沙江巡检司，是金沙江向南弯曲的最南处。从这里再往东，经过白马口、普渡河北口，就从乌蒙山的西面转向北，然后下到乌蒙府、马湖府。巡检司的西边，金沙江从北流来，所以云南省的西北部，也顺着江向西北伸出去，而抵达北胜州、丽江府。



【原文】

初六日　是早，云气少翳，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随街子归人同逾岭。既晨餐，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辞不去，而顾仆又以恹恹不能速随诸僧后[①]，虽行，心为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从此西曲，从其南岸随之。又一里余，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从其西崖傍山麓随之。又北一里余，有村当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峡。半里，涉枯涧，乃蹑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时日色渐开，蹑其上，如身在祥云金粟中也[②]。一上二里，逾其顶，望其西又辟一界，有尖山独耸，路出其间，乃望之而趋。西向渐下，三里，抵坞中，有水自南峡中来，至此绕坞东北去。其水不深而阔，路北数十家，倚河东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处木棉萁有高一丈余者[③]，云两三年不凋。有枯涧自西来，其中皆流沙没足，两傍俱回崖亘壁，夹峙而来，底无滴水，而沙间白质皑皑，如严霜结沫，非盐而从地出，疑雪而非天降，降硝之类也。路当从涧底直入，诸僧之前驱者，误从南坡蹑岭上。上一里，见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误，乃与僧西北望涧底攀崖下坠。一里，复循底西行，见壁崖上悬金丸累累，如弹贯丛枝，一坠数百，攀视之，即广右所见颠茄也。志云：

"枝中有白浆，毒甚，土人炼为弩药，著物立毙。"行涧底二里，其底转自西北来，路乃从西南蹑岭。一里半，盘岭头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处开壑湾环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见有水。半里，循西坑入，见石峡中有水潺潺，其峡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峡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侧，有窞如半匏[4]，仰东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潴水之静而有常，不与流俱汩者也。涉细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为坊者，上书"黔府官庄"。西下半里，有数家在坡北，其壑亦湾环而北，中有田塍数十畦，想即石峡之上流，得水如线，遂开此畦，所谓"黔府庄田"是也。时诸僧未及携餐，令其徒北向彝家觅火。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书亦如前，则其西界也。从此西下，又涉一枯涧，遂西上岭，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携火至，而不得泉，莫能为炊。上岭二里，盘峡而西，又半里，转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环洼中亦无水，余乃出所携饭分啖之。随坪稍南，半里，复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冈头，以为逾岭矣，而不知其上乃东垂之脊也。望西尖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遥，西尖又有南北二横山亘其两头，又自成一界焉。从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转峡上，循而环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岭。二里，登冈头，又以为逾岭矣，而其上犹东垂之脊也。又从脊西向行，于是脊两旁皆深坠成南北壑，壑蟠空于下，脊端突起于外，西接横亘之界，树丛石错，风影飒飒动人，疑是畏途。时肩担者以陟峻难前，顾仆以体弱不进，余随诸僧后，屡求其待之与俱，每至一岭，辄坐待久之，比至，诸僧复前，彼二人复后。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迟于后，又恐诸僧之速去于前，屡前留之，又后促之，不胜惶迫，愈觉其上不已也。从脊行三里，复从岭西上一里，遂陟横亘南山之北巅。其巅与中突之尖，南北相对，上有石叠垣横界，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5]，即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处也。路由其间，登巅之绝处，则有盘石当顶，于是从南横之巅，南向陟其脊，东瞰元谋，西瞰炉头，两界俱从屐底分坞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侧渐坠成峡，石坎累累，尚无滴水。历石坡直下，一里，抵峡中。峡西又有回冈两重，自东北而蟠向西南。于是涉峡盘冈，再逾坡两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岭。一里，始及其麓，其坞乃南北大开，中有溪界之，望见溪西有大聚落，是为炉头[6]。时诸僧已饥，且日暮，急于问邸，遂投东麓下草庐家宿。

初七日 土人言，自炉头往独木桥，路止四十里，不及官庄来三之

一。余信之。时顾仆奄奄,诸僧先饭而去,余候顾仆同行。是早阴翳如昨,西望炉头大村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余,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颇大,自南峡中来,渡之,北上崖,即炉头大村也。其溪环村之前,转而北去。炉头村聚颇盛,皆瓦屋楼居,与元谋来诸村迥别。其西复有山斜倚,循其东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东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坞,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东突,与北坡东向,环成中坞,溪流北注于前,田塍环错于内。陟南坡一里,见溪东又盘曲成田,倚东山为坞。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横涉之。登其西崖,则见所涉之北,其溪复自北来,有支流自北峡来者,小水也。从崖西行,已复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峡,有数家倚其南冈。从其中西行二里,北峡两崖对竦[7],石突如门。其北崖石半有流环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悬度于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盘崖西下,又半里,则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门,东西又危坡夹堑,境奇道险。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蹑坡南,则复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峰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环峡而出,支溪自其北堑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蹑西峰者,小路也;自支溪之东崖,陟坡循峡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从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峡平行,一里,随峡折而北,路缘堑,木丛路旁,幽箐深崖,令人有鸟道羊肠之想。一里余,峡渐从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两遇之。遂西陟峡中细流,复从峡西蹑峻西上,即盘而北,乃知是为中悬之冈,其西复有峡流自北来,与所涉之峡流即会于冈前。缘冈北上一里,左右顾瞰,其下皆峡,而流贯其中,斯冈又贯二流之中,始觉西尖之岭,峰隆泉缩,不若此之随地逢源也。从冈脊北向,以渐上跻,亦以渐转西,二里,登冈之首,望其冈,犹自西峰东突而下者。盖山脊自西南来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从其北峡中度而起,再起中峰,又亘为此山一重。即从其北岭环支而东,又亘为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条支东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从冈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峰最高之下,乃循其峰之东崖西南上,一里半,是为乱石冈,遂凌其峰之崖,下瞰南峡之底,即其中度处也,峡中之水遂东西分焉。由岭崖最高处西转而下,透迤曲折,下四里,复从冈上西北行,忽见冈左右复成溪而两夹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冈上二里,即从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转而北,半里,从北峡转西,遂向西坞入,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

半，有村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从所突峡中上。乃踞峡石而饭。又一里，盘其南崖，从崖转西。又一里，逾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复开成坞。半里，路循溪北之山，又有村倚溪南之麓，与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谓“夷村”也[8]。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峡来，路亦随之南转。稍下，渡西来小水，从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坳，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环其北，又有小水东南流，当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盘其东南峡中，不见也。

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见西坞大开，大溪贯其中，自西而东，抵所透坳南，破其峡壁东去，其峡逼束甚隘，回顾不能见。西下坡半里，抵坞中，遵溪北坞西行，半里，过一小村。又西一里，忽坞塍间甃砖为衢，半里，绕大村之前，又西半里，抵村侧新桥而止，是为大舌甸村[9]。其坞夹溪为田，坞环而田甚辟；其村倚山为衢，村巨而家甚古，盖李氏之世居也。村后一山横拥于北，又一山三峰递下，斜突于西南。有小流自其峡中出，由村西而南入大溪，架桥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峰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则大溪自南直捣其麓，乃逾堰东向。其麓为水所啮，石崖逼削，几无置足处。历堰之西，上流停洄，自南而北，路从其西转而南入峡。又行南峡一里余，则有石梁一巩，东西跨溪上，是为独木桥。路从桥西直南上坡；其逾桥而东者，乃往省大道。是桥昔以独木为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蹑云，而人呼犹仍其旧焉。桥侧有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桥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随坡西转，盖是溪又从西坞来，至是北转而逾石堰，是坡当其转处。其南又开东西大坞，溪流贯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为独木桥村。有寺当村之中，其门南向，其处村无旅店，有北京僧接众于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　晨起寒甚。顾仆复病，余亦苦于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10]。

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过□家庄。半里，转南，半里，仓屯桥[11]。二里半，泗峡口。转西五里，王家桥。有小水北来。五里，孚从桥。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转南半里，庙山营[12]。西下半里，庙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岐转北坳。一里，复西随平峡北。二里，又西

下，二里，至峡底。西平行一里半，复于峡北上。一里，转北坳而西，又北半里，过一峡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峡底。又西上坡，一里，转而北，又一里，转而西下，一里，至脊间，又西二里余，乃下脊。一里余，抵其北，曰小仡老村。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村。转南一里，西过一小坳，又半里，西南过新坝屯。又西半里，过新坝桥。又西一里，转而南，二里，盘西山嘴，转而西北，一里余，入大姚东门⑬。半里，过县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注释

①恹（yān 淹）恹：精神不振。

②枯涧：此枯涧应即今白沙干河。这是对元谋土林的最早记录。元谋县土林甚多，以班果土林最典型，在龙川江西岸班果附近的白沙干河两岸，即霞客所经者。沙堆林立，形状各异，拟人拟物，十分壮观。沙石多呈黄色，还有粉红、玫瑰红、浅绿等色泽，且随光照角度发生变化，使土林更加迷人。

③木棉：即攀枝花，又称英雄树，为落叶乔木，树干高大，春季开红花。至今仍为元谋特产，在坝子里随处可见，点缀在村头田间，为广袤的田野增色不少。萁（jī 基）：即萁木，指树干。

④窞（dàn 旦）：深坑。

⑤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依其位置，此处似"东"、"西"倒误，疑应为"是为元谋西界、大姚东界。"

⑥炉头：明代有炉头溪，清代亦称炉头河，今称鼠街河或上白河。源自大姚县东南隅的鼠街，往东北流，至元谋牛街附近汇入龙川江。此河因流经炉头坝子而得名，今新华乡驻地仍称炉头坝，又作"卢头"。炉头坝一直属大姚，1956 年始划归元谋县。

⑦竦（sǒng 耸）：高耸。

⑧夷村：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寨。

⑨大舌甸村：今作设甸，在大姚县东南隅，紧邻龙街。

⑩水井屯：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隅，龙街稍西。

⑪仓屯桥：今作仓屯，在大姚县东南隅，水井屯稍西。

⑫庙山营：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部。村居山腰，原有关帝庙，因名。

⑬大姚：明为县，隶姚安府，即今大姚县。

【今译】

初六日　这天早晨，云气稍稍隐退，众位蜀地僧人于是想去游逛

街子，等下午时过西溪去住宿，明天早晨跟随赶街回去的人一齐翻越山岭。吃过早餐后，有人说应当今天就启程。悟空因为我有伴同行，便告辞不一齐走，而顾仆又因为精神不振、不能迅速地跟在众位僧人之后，虽然出发了，感到忧心忡忡。从茶房出发往西行一里半，渡过西溪，溪水从这里往西弯曲，从溪南岸跟着溪流走。又一里多，来到西山下，溪流曲折向北，又从溪西崖傍山麓跟着溪流走。又往北一里多，有村庄位于路北，于是从村庄南边往西进入峡谷。走了半里，越过干枯的沟涧，就爬坡往上走。这座坡突起的石头，都是金光闪亮的沙石，如同云母堆积重叠，而且映着黄色，发出光亮。这时日色逐渐明朗，在坡上攀行，如同置身在吉祥的彩云、金色的谷堆之中。一共上了二里，越过坡顶，向坡西边看去又是一片境界，有座尖山单独耸立，道路从那里出去，于是看着尖山快步走。逐渐向西下，三里，抵达坞中。有水从南边的峡谷中流来，到这里绕着山坞向东北流去。这条河不深但宽阔，路北有数十家人，傍靠在河东岸居住。从其南渡过河往西走，〔这里的木棉树有一丈多高，据说花两三年都不凋谢。〕有道干枯的沟涧从西边伸来，涧中全是流沙，淹没双足，两旁都是曲折连绵的崖壁，夹着沟涧对峙而来，沟涧底部没有一滴水，而流沙白皑皑的质地，如同严寒霜冻结成的白沫，并不是盐却从地下涌出，怀疑是雪花而不从天降，那是硝一类的东西。道路正从沟涧底一直进去，众位僧人中的前驱者，误顺南坡攀岭而上。往上一里，看到此路越发朝南，而西边的尖山还在西部，知道路走错了，于是和众僧看着沟涧底，攀着崖壁从西北往下坠。一里，又顺沟涧底往西行，看见壁崖上悬挂着很多的金球，如同弹丸穿在丛密的枝叶上，一枝缀有数百个，攀援着仔细看，就是在广西省所见到的颠茄。〔志书记载："枝中有白浆，很毒，当地人提炼后涂在箭上的药，动物沾着立即倒毙。"〕在沟涧底行二里，其底转从西北伸来，道路则从西南攀岭。走一里半，盘绕着岭头往西出去，又走一里半，往西南下坡。这里开阔的壑谷弯转向北，越过壑底向西走，没看见有水。半里，顺着西坑进去，看见石峡中有潺潺流水，峡非常狭窄，水也很小。一里，峡中有从南面流出来的水，我下到峡中渡水。流水旁边，有像半个匏瓜一样的深坑靠在东边的崖石下，坑内有一盂水，不流动不枯竭，也是潴水，平静而不变，不同于峡中的积水。渡过细流往西上，穿越坡半里，有木坊竖立着，上面写着"黔府官庄"。往西下半里，有数家人住

在坡北，其壑谷也弯转向北，中间有数十畦田地，想来是在石峡水的上游，能够得到如同线一样细小的水源，于是开垦出这些畦田，这就是所谓的“黔府庄田”了。此时众位僧人因没来得及携带午餐，让他们的徒弟向北去彝人家寻找火。我们顺大路绕过彝村南向西走，一里，又有木坊立在西坡，上面写的字也和前面的相同，那么是“黔府官庄”的西界了。从这里往西下，又越过一道枯涧，于是往西上岭，岭上很陡。先前去找火的僧人携带着火来到，但没有泉水，不能做饭吃。上岭二里，盘绕峡谷往西走，又半里，转向南，半里，有一块朝北的平地，环洼中也没有水，我于是拿出所带的饭分着吃。顺着平地逐渐往南走，半里，又往西上，越上越陡。二里，登上冈头，以为越过岭了，却不知道冈头是东边的岭脊。远看西边的山尖还在冈头北面，隔着一个深坑，相距很远，西边的山尖又有南北两座山横贯其两头，又各自形成一边。顺着岭脊往西行二里半，又向南转从峡谷上，沿峡谷绕着走，又往西北上，再攀登峻岭。二里，登上冈头，又以为越过岭了，而冈头仍然是东边的岭脊。又顺着岭脊向西行，在这里岭脊两边都深深地坠下去，形成南北壑谷，壑谷盘曲着悬空于下，岭脊边突起于外，往西和横贯的山相接，树林丛密，石头交错，风吹树木飒飒地响，使人心惊，怀疑是畏途。这时挑夫因为山路陡峻，难以向前，顾仆因为体弱不能前进，我跟在众僧后面，多次请求他们等等挑夫、顾仆一齐走。每到一座岭，就坐着等待很久，等挑夫、顾仆来了，众僧人又朝前走，他们二人还是落在后面。我心里惴惴不安，既怕二人长久落在后面，又怕众僧人在前面快速走掉，多次朝前挽留僧人，又到后面催促二人，不胜惶恐、急迫，更加觉得岭高得没有止境。顺着岭脊行三里，又从岭西上一里，于是登上横贯于南端之山的北巅。山巅与中部突起的山尖南北相对，上面有堆砌的石墙横界，这是元谋县的西界、大姚县的东界，就是武定府、姚安府的分壤处。路顺着分界中间，登上山巅最高处，就有盘石在顶部，于是从横贯南端的山巅，往南登上山脊，东边俯瞰元谋县，西边府瞰炉头，元谋西界和大姚东界都顺山底分成山坞。往南在脊上行二里，往西下二里，路边渐渐坠成峡谷，石坎很多，还是没有一滴水。顺着石坡直下，一里，抵达峡谷中。峡谷西面又有两重弯曲的山冈，从东北向西南弯曲。于是穿越峡谷盘绕山冈，再越过两重坡，一共走了七里，就往西南下岭。一里，才到达山麓，这里的山坞南北走向，十分开阔，中间有溪

水分界，看见溪水西面有个大的村落，这是炉头。此时众僧已经饿了，而且太阳落山，急着寻问旅店，于是到东麓下，到住草房的人家投宿。

初七日　当地人说，从炉头去独木桥，只有四十里路，不到从官庄来炉头的三分之一。我相信此话。这时顾仆气息微弱，众僧人先吃过饭就走了，我等候顾仆一同走。这天早晨和昨天一样阴云遮蔽，往西看着炉头大村走。半里，渡过一条向北流的溪水，又往西走一里多，直达西部山麓。又有一条比较大的溪水，从南边的峡谷中流来，渡过溪水，往北登上山崖，就是炉头大村。溪水环绕过村庄前面，转向北流去。炉头村聚居的人家比较多，都是瓦房楼房，和从元谋县一路来的众村庄差别很大。村西又有山斜靠，顺着山东麓往西南溯流而行，三里，越过一座向东突起的坡，于是往南下。半里，穿越山坞，一里，又向南往上爬坡。其坡从西向东突出，与北坡在东边相对，中间环绕成坞，溪流往北注入坞前，田埂交错于坞内。攀登南坡一里，看见溪流东边又弯曲为田，傍靠东山形成山坞。顺着坡往西南走一里，下坡，溪水从北向南流，于是横渡溪水。登上其西边的山崖，就看见所渡过的溪水北面，其溪又从北流来，有股从北边峡谷流来的支流，是小河。顺山崖往西行，不久又越到溪水南岸，溯溪流而上。溪水在北边峡谷，有数家人靠着峡谷南冈住。从峡谷中往西行二里，北峡谷两边的山崖对峙高耸，崖石像门一样地突起。北边崖石中间有水流环绕其腰，当地人架木槽引渡水流，引到南边的崖石，翻腾的水流悬空引渡于上，也是奇境。道路顺着南边崖石中部，盘绕崖石往西下，又走半里，则其溪又从南往北流，南北都是如门对峙的陡峭崖石，东西又是陡坡夹着深堑，环境奇妙、道路险要。渡过溪水，又往西上坡半里，从坡南攀登，则又翻越到溪水北边的石崖，溯溪流而上。往西走二里，一座峰直直地突起在溪水西边，溪水从峰南绕峡谷而出，分出一支从峰北穿沟壑而下。有岔路往西渡过分支溪水，一直登上西边的山峰，是条小路；从分支溪水东边的山崖登坡，顺着峡谷往北进去的是大路。我于是顺大路往北上坡。半里，沿着坡上的峡谷平走，一里，随着峡谷转向北，道路攀援沟壑，路旁树木丛密，箐沟幽静，山崖深远，令人有小路绝险，仅通飞鸟，山路崎岖曲折，状如羊肠的联想。走一里多，峡谷渐渐从低处向高处延伸，道路渐渐从高处往低处下去，峡谷和道路两次相遇。于是往西渡过峡谷的小水，又顺着峡谷西部攀登险峻的山路往西上，不久绕



向北，才知道这是峡中悬空而立的山冈，冈西又有峡谷流水从北边来，和所渡过的峡中小水在冈前会合。沿山冈往北上一里，往下左顾右看，下面都是峡谷，而流水贯穿其中，这冈又横贯二流之中，才觉得西边尖山之岭，峰高泉少，比不上这里随地逢源。顺着冈脊往北走，逐渐向上登，也逐渐转向西。二里，登上冈顶，望其冈，还是起自往东突出而往下延伸的西峰。原来山脊从西南延伸到这里，穹隆起一重南山后，就顺其北边的峡谷往北延伸，再耸起中峰，又横贯为这一重山，就顺其北边山岭绕出支脉往东延伸，又横贯为一重北山，三重山恰好像"川"字一样，往东南走向而我所攀登的那一条支脉，是三重山的中间一支。顺冈顶又向西平行二里，直抵西边中峰最高点之下，于是沿着中峰的东面山崖往西南上，一里半，这是乱石冈，于是登上峰崖，往下看南边峡谷底，就是从中越过的地方，峡谷中的水从这里往东西分流。沿岭崖最高处转向西下，山路逶迤曲折，下了四里，又顺冈上往西北走，忽然看见山冈左右又形成溪流而从两边夹着山冈，其溪流分成大小。在冈上平行二里，就顺冈边下，往西渡过大溪。从溪西上坡，逐渐转向北走，半里，顺北边的峡谷转西，就朝西坞走进去，于是溯西边过来的大溪北，沿着北山往西走。二里半，有村庄位于溪流南岸，傍靠着南山坡，北山到这里也向南突出，路就顺突出的峡谷延伸。于是蹲坐在峡谷中的石头上吃饭。又走一里，盘绕南边的山崖，顺山崖转西走。又一里，越过西坳，于是往西下坡。半里，到达坡的西麓，西面又敞开成山坞。半里，道路沿着溪北的山延伸，又有村庄傍靠在溪南山麓，和前面傍靠在溪南山坡的村子一样，都是所谓的"夷村"。往西走三里，一条溪水从南边峡谷流来，道路也随之往南转。逐渐往下走，渡过从西边流来的小水，顺南坡往西上，二里越过坡坳，往西北下一里，下到壑谷中。其壑朝南，而大山环绕其北，又有小河往东南流，应当也是流入大溪，而大溪盘绕在东南边的峡谷中，看不见了。

渡过小河，又往西上一里，穿出西坳，才看见西坞十分开阔，大溪贯穿坞中，从西往东流，流到所穿过的坳南，冲破峡壁向东流去，峡谷被山约束得十分狭隘，迂回曲折看不见溪水。往西下坡半里，抵达坞中，跟着溪流北面的山坞往西走，半里，经过一个小村庄，又往西走一里，忽然坞中田间有砖砌的街道，半里，绕过大村前面，又往西半里，抵达村庄旁边的新桥而止，这是大舌甸村。这里山坞顺溪水两岸开垦为

田地，山坞环绕而田地开辟得很多；村庄靠山形成街道，村庄大而居家很古老，是李氏世代居住的地方。村后有一座山横拥在北面，又有一座山三座峰顺着往下延伸，斜斜地突起在西南面。有条小河从其峡谷中流出，沿村西往南流入大溪，有桥架在溪上，往西过桥，就沿着斜斜突起的南峰下面往西南走。二里，抵达南峰西垂，则大溪从南面直捣峰麓，于是越过拦河坝向东走。峰麓被水流冲刷，石崖狭窄陡峭，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经过拦河坝的西面，上游停滞回旋，从南往北流，道路从其西转向南进入峡谷。又往南在峡谷中走了一里多，就有一座石桥，横跨在溪流的东西两边，这是独木桥。道路顺着桥西一直往南上坡；其过桥而往东的，是去省城的大路。这座桥从前用独木建造，如今改用石头建造，有碑文取名为蹑云，但人们还是沿袭其旧名称呼。桥旁有一棵梅树，枝密而树干很古，瓣小而花朵很多，绿色的花蒂、红色的花蕾，傲寒怒放，耀人眼目，仿佛见到了我家乡的故人，不像在云南省城所见到的梅树，都是带叶的红花，完全丧失了梅花“雪满山中，月明林下”的意境。于是折下一枝梅，在桥头稍作休息。仍旧从桥西登上南坡，顺着坡往西转，原来这条溪流又从西坞流来，到这里转北越过石坝，这座坡位于溪流转弯处。坡南又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坞，溪流贯穿其中。道路从北崖溯溪流而上，顺北山往西行，一里，有一个村落傍靠在北山下，这是独木桥村。村中有一座寺庙，寺门向南，这里的村庄没有旅店，有个北京僧人在寺中接待众人，我于是进寺住宿。

初八日　早晨起来时很冷。顾仆又病着，我也被旅途所苦，只走了一里，就在水井屯寺中休息。

初九日　从寺中出发走一里半，经过□家庄。走半里，转向南走，半里，是仓屯桥。二里半，是泗峡口，转向西走五里，是王家桥。〔有条小河从北边流来。〕走五里，是孚众桥。〔有来自西北、西南的两条小河。〕往西上山，十里到达山脊。转南走半里，是庙山营。往西下半里，是庙前打哨。往西下二里，有岔路转向北坳。一里，又往西随着平峡往北走。二里，又往西下，二里，到峡谷底。往西平行一里半，又从峡谷中往北上。一里，转北坳往西走，又往北走半里，经过一道峡脊。又往北下半里，又往北越过一道峡谷底。又往西上坡，一里，转向北，又一里，转向西下，一里，到脊间，又往西走二里多，于是下脊。一里多，到达脊北，名小仡佬村。〔开始有田、有水池。〕又往西走四里，抵达西

山下，有村庄。转南走一里，往西穿过一道小坳，又走半里，往西南经过新坝屯。又往西半里，过新坝桥。又往西走一里，转向南，二里，绕西山嘴，转向西北走，一里多，进入大姚县东门。半里，经过县衙前。又往西南去旅店住下。

【原文】

初十日　早寒甚。出北门，半里，经南门，转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桥跨溪上，曰南门桥。志曰承恩。过桥，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坞自南来，有塔在坞东北山上[①]，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坞底。又半里，见有水贯坞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桥。即姚安水从西南峡中来，向东北峡去，桥北为大姚，桥南为定远，盖以是水为界也。从桥南上坡，有村为定远屯。入峡渐上，一里东转，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转，一里，是为赖山哨。于是南下，一里，抵东南坡头。有岐，南行者为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东；东行者为赤草峰路。逾坡东下一里，为赤草峰北村。由村转南，溯溪行一里，度桥而南，半里，随赤草峰街子南行。一里，乃东上山。一里半，逾岭东南下，其东又有坞自西而北，甚遥。下坡半里，由西山东麓南行。二里，村落傍溪左右，皆为仡老村。此定远所属。又东一里半，始傍西水岸南行。半里，东度小桥，遂由东麓南行。二里至鹿家村后[②]，遂东上山。山半有岐，路从岐入峡，半里，渡溪东北上。一里，至妙峰山德云寺[③]。寺门西向，南望烟萝，后有梦庵亭。后五里，碧峰庵。

十一日　待师未归，看藏[④]。宗景慧大师《西方合论》。



注释

①有塔句：此塔即今大姚白塔，在大姚县城西门外宝伐山顶，高18.4米，为实心砖塔，共分三段，造型特殊，上大下小如锤形，俗名磬锤塔。《大姚县志》载："白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砖字同。""相传唐天宝间吐蕃所建。"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建为白塔公园。

②鹿家村：今作鹿家屯，在大姚县南隅，妙峰山麓。

③妙峰山：在大姚县南隅，海拔2341米。德云寺：在妙峰山西南山坳，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建。有院落五个，亭、坊、池、阁交错，古木参天。寺后有泉，甘冽可口，泉水穿寺流过。以收藏佛经丰富并善于管理著称。

④藏（zàng 脏）：系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包括天竺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

唐代已有1076部5048卷,以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明代分南北二藏,达6771卷。

【今译】

初十日　早晨很冷。从北门出去,走半里,经过南门,转向西南上坡。一里,有座桥横跨溪上,名南门桥。〔志书称承恩桥。〕过了桥,往南上坡,一里,登上坡,靠着西山往南走。三里,山坞从南边伸来,在山坞东北边山上有座塔,于是沿着西山往南下,半里,抵达坞底,又走半里,看见有条河贯穿坞中,石桥横跨河上,这桥名土桥。河就是姚安府的水从西南边峡谷中流来,向东北边的峡谷流去,桥北属大姚县,桥南属定远县,是以这条河为界。从桥南上坡,有个名定远屯的村庄。进入峡谷逐渐往上走,一里,往东转,半里,上坡,半里,顺坡往南转,一里,到赖山哨。于是往南下,一里,抵达东南坡头。有岔路,往南走是去姚安府的路,有片湖泊在路东;往东走是去赤草峰的路。翻过坡往东下一里,是赤草峰北村。顺村庄转南,溯溪流走一里,过桥向南走,半里,由赤草峰街子往南行。一里,就往东上山。一里半,翻越岭往东南下,其东部又有山坞从西向北伸去,很遥远。下坡,半里,顺西山东麓往南走。二里,看到村落傍靠在溪流左右,都是仡佬村。〔这里是定远县管属。〕又往东走一里半,开始沿溪水西岸往南行。半里,往东过小桥,于是顺东麓往南走。二里到鹿家村的后面,于是往东上山。山腰上有岔路,从岔路进入峡谷,半里,渡过溪流往东北上。一里,到达妙峰山德云寺。寺门向西,往南看是烟萝山,背后有梦庵亭。往后五里,是碧峰庵。



十一日　等候法师,他没有回来,阅读佛教经典。〔是宗昺慧大师的《西方合论》。〕

【原文】

十二日　饭,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随坞西转。二里,有桥跨溪上,曰梁桥。度其北,即仡老村尽处也,其水自南来入,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逾坳西,行岭上。半里,有岐从西南下,误从坡上直西。半里,乃改从岐西南行。半里,渐下转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峡中。随峡南去半里,有大路随东峡来,小水随之。西半里,入南

峡。一里，有池在峡中。又一里半，峡分两岐，从西南者，倚东岭平上。一里，南逾坳。由坳转而西，始见西坞大开，西南有海子颇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即所谓白塔也[①]。乃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在坡下，曰破寺屯。于是从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当溪中，山绕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是为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为海口村。转南，随西山东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为高土官家[②]。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③]。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④]。寺号龙华，僧号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后轩东厢。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峦。是夜先订寂空，明晨欲早行，求为早膳。

白塔尚在寺东南后支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与息夷村共五海子[⑤]。

注释

①白塔：《明一统志》姚府军民府古迹载："白塔，在姚州北二十里，晋天福间（公元936—943年）建，高十五丈。西南数里有池，清洁可鉴毛发，塔影常映其中，因名塔镜。"《嘉庆重修一统志》楚雄府寺观载："高陀山塔，在姚州北二十里，晋天福间建，高十有五级，碑记犹存，一名白塔。西南数里有池，塔影倒映其中，因名塔镜。""龙凤山，在姚州北二十里，一名白塔山。上有石塔，晋天福中建，高十五丈。"民国《姚安县志》又载："高陀山塔，在城北二十里高陀山，高十有五级。昔人传为石晋天福间建，今废。清乾隆中，邑人改建观音阁，发见塔砖，有'大宝六年甲戌'等字及梵文。"白塔建于大理段正兴大宝甲戌年（公元1154年），清代以来通称高陀山塔，今已不存。

②高土官家：在姚安县光禄镇。高氏为南诏弄栋演习，世居于此。大理时，高升泰为帝凡二年，后归权段氏，人称高让公，称该地为高让公故里。元代高氏为姚安路土官，人称高土司衙门。今存门厅、过厅、正殿和北厢基址。

③活佛寺：在姚安县光禄镇西的龙华山，因名龙华寺。后唐天祐年间（公元904—907年）建，原名卧佛庵。蒙古兵灭大理，相国高泰祥殉国，其女菩提出家于此，将九粒菩提树籽植于寺后，皆茁壮成长。后兄弟九人终得团聚，其兄高长寿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改建该寺，更名活佛寺，僧建菩提像奉之。寺坐西向东，

依山势建山门、钟鼓楼、两耳、碑亭、两厢、大雄宝殿。其北为大悲殿，亦称圆通楼。再北为一四合院，徐霞客曾在此歇息。

④广木山：今作光木山，在姚安县北隅，姚安坝子西边。

⑤海子：云南俗称湖泽为"海子"，或简称"海"。上述各海子皆古代的水利工程，"皆前代所筑，潴水以灌田"，有人区分为"淜"和"堵"，受天然水、水源不断者称"淜"，受尾闾水者称"堵"。姚安历史上有七淜、十三淜、十五淜的记载，各淜时有修废，各时期存在的淜数不同，各淜的名称亦有变换。大坝双海子即大石淜；白塔海子即塔镜淜；阳片海子即洋派淜，又称官屯海，下文作羊片湖；子鸠海子即自久海子，相传为土官自久所作，又称乌鲁淜；息夷村海子应即小邑淜。这些海子现在多已辟为农田。

【今译】

十二日　吃过饭，仍然往西下山。二里，往南行。二里，随山坞往西转。二里，有座桥横跨溪上，名梁桥。过到桥北，是仡佬村的尽头处，溪水从南边流来，道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越到山坳西边，在岭上走。半里，有条岔路往西南下去，我错误地从坡上一直往西走。半里，才改成顺岔路往西南走。半里，逐渐往下转南，又一里，于是往南下，半里，抵达峡谷中。顺峡谷往南走半里，有条大路从东边的峡谷伸来，小河伴随而来。往西走半里，进入南边的峡谷。一里，峡谷中有一池水。又走一里半，峡谷分成两边，顺西南边的走，靠着东岭平上。一里，往南越过山坳。顺山坳转向西，才看见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西南有片比较大的湖泊，其南有座塔傍靠在西山下。这就是所说的白塔。于是往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庄在坡下，名破寺屯。从这里顺着一直往西岔的小路走，一里，渡溪流。逐渐往西南走半里，有一个村庄位于溪流中间，山环绕在村北，村前有停止不流的水。顺村西边的坡上往南走一里，这里是湖泊的北堤。从堤西的小路走半里，抵达西坡下，这是海口村。转南，顺西山东麓走，地名是息夷村海子。三里，走到海子西南尽头，有道路直抵大山下，半里，是高土官家。从他家往西南进入峡谷中，上坡一里半，有座神庙位于坡谷中。又上半里，活佛寺对着神庙背后，西边的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寺名是龙华寺，僧人叫寂空。这天下午，寂空留我住后楼东厢房。楼背后有下悬的深谷，峡谷外是高高峙立的陡峰，庭院中种有芍药，台阶上放满花，十分幽雅。墙外有一棵古梅，花很多，下临深谷，外映重峦。这天晚上和寂空事先约



定,明天早晨准备一早启程,请求为我们早做饭。

白塔还在寺东南后面的分支山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边的西山下,又有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姚安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加上息夷村海子一共有五个湖泽。

【原文】

十三日　昧爽起,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①]。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转南行。一里,过格香桥,有小水自活佛寺后峡中来者,此峡正与白塔之冈,中格而对峙。又南二里,有冈自西界东突而出,路盘其东垂,则又一海子汇其东南。从海子北堤东向行,半里,随堤南转,一里半,抵海子东南尽处,遂东南行。四里,有冈自西而东突,是为龙冈卫,盘冈东皆大聚。半里,过聚东行。一里,复南。二里,曲度乾底。复南二里,则西山一峰,复突其南,遂渐抵东山[②],则南北成两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门[③],歇青莲庵[④]。



青莲碑记曰:"东烟萝,西金秀,南青蛉,北曲折。[⑤]"

姚安府南随峡上一百四十里,镇南州[⑥];东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远县;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随大坞下一百二十里,白盐井[⑦]。

姚安东西两界,皆大山夹抱,郡城当其南,西界最辟,直北二十五里,两界以渐而束,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中有小水,西自镇南州界北来,至郡北屡堰为湖,下流绕北峡之门而出,所谓青蛉川也[⑧]。

注释

①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原脱"饭已久待遂"五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史序本补。

②龙冈卫:今仍名龙冈。东山:今名同。皆因山或冈为名,为较重要的村寨,位于姚安县北境的公路旁。

③姚安府:明置姚安军民府,又置姚州附郭,即今姚安县。

④青莲庵:在姚安县城东郊。旧为聚远楼,明景泰中建,嘉靖时陶不退改修,中有爱莲亭,为名流宴集之所。今名青莲寺,村以寺名。

⑤北曲折:"折"原作"拆",据四库本改。

⑥镇南州:隶楚雄府,治今南华县。

⑦白盐井：又称白羊井。明置白盐井提举司，辖盐井九，又有白盐井巡检司。近代曾设盐丰县，在大姚县西北部，今称石羊，亦称盐丰。

⑧青岭川：即今蜻蛉河。

【今译】

十三日　天亮起床，饭做好已经等候了很久，于是吃过饭就下山。二里，仍然出到高土官家背后，于是转向南走。一里，过格香桥，有条小河从活佛寺背后的峡谷中流来，这道峡谷正好把白塔所在的山冈从中分隔形成对峙。又往南走二里，有冈从西部往东突出，道路环绕其东垂，而且又有一个湖泊汇集在东南。顺湖泊北堤向东行，半里，跟着湖堤转南走，一里半，抵达湖泊东南岸尽头处，于是往东南行。四里，有冈从西向东突起，这是龙冈卫，围绕在冈东的都是大村落。半里，经过村落往东走。一里，又往南走。二里，绕过干枯的冈底。又往南二里，而西山的一座峰，又向南突起，于是渐渐伸到东山，就形成南北两边的分界。又往南五里就进入姚安府城北门，住在青莲庵。



青莲庵中的碑文写着："东边烟萝山，西边金秀山，南边青蛉川，北边是曲折。"

姚安府往南顺峡谷上一百四十里，是镇南州；往东越过大山一百四十里，是定远县；往西越过小坡一百二十里，往北顺着大坞下一百二十里，是白盐井。

姚安府东西两边，都有大山环抱，府城位于其南，西边最开阔，直北二十五里，东西两边渐渐受到约束，各边都伸出支脉交错其中，如同门户一样。中间有小河，从西边镇南州界北面流来，流到府城北屡屡被堤坝隔成湖泊，下游绕过峡谷北口流出去，是所说的青蛉川。

【原文】

十四日　饭于青莲。日色已高[1]，循城南一里半，为观音寺。转北过西门，共一里，抵旧西门。二里半，抵西麓，是为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东半也，即志所称祥龟寺也。二里，逾顶下，其西环坞北口，则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坞中。一里半，有坊当坞中，曰羊片屯[2]。西过半里，转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从其南坞西入一里

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经；西南盘岭者，大道也。盘岭上一里半，逾其顶，是为当波院[③]，而实无寺宇，乃南来之脊，北度而东，为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诸山也。于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随之南入箐。又东一里半，转而西一里半，峡始开。稍北盘坳一里，复西南下坡。三里，峡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桥跨之。度桥，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饭于村家。又南向行二里余，其峡自西来转，水亦从之，于是折而入，是名观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溯之入二里，有观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侧石亦巉岈。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东南下。一里，抵峡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景聚桥。桥上有亭，桥下水乃西来小流也。过桥三里，是为弥兴[④]，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转西一里余，有公馆神庙在冈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转而西，于是连逾三坡，下陟三峡，共九里，有村悬西坡上，是为孙家湾，宿。

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盘一坡，坡下有涧甚束，其东北人家，曰尾苴村。稍西转南，是为龙马箐。三里，有哨当涧东坡上，是为龙马哨，有哨无人。山壑幽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时度。又南一里，随峡转西。一里，有一峡自南来，甚深隘；一峡自西来。仍循北山行西来峡上，一里出峡，乃成坞焉。西向平下一里，有村当其西，是为大大苴村。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坳，北下陟坞，西北半里，是为小大苴村[⑤]。由其南半里，转而北上坡。循西峡行二里，下渡涧中小水，即西上岭，甚峻。三里半，逾岭头。西行脊上，或南峡上，又临北峡，再平再上，三里余，则盘西岭之东，北转二里，逾其脊，此最高处也。东望烟萝东界尖山，在钱章关者，隐隐连妙峰，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见；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为孙家湾后山所隔，不可见。又西二里，当西突之处，有人守哨焉，是为老虎关哨。哨西下半里，行坡间一里半，是为打金庄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上一里半，是为绝顶，有公馆，东南之峡，至是始穷。其脉自南天申堂后，直北分支来，东度老虎关而北。于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巅。从巅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层山一重西绕，又高峰一带南环者，皆大脊也，其东有小脊二重内隔，外有远峰二抹西浮，不知为点苍为鸡足也。于是西下颇坦，五里下至峡中，是为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盘西山南峡入，

一里，又蹑坡而上，一里凌其巅。一里半稍下，平行岭上。二里余，西向下，有溪自西南来，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为普昌河。西上坡半里，为巡司。半里，复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淜[6]。

十六日　由普淜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为金鸡庙。又西二里，为界坊，乃姚州、小云南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见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盖老龙自西南来，从此脊北度，峙为一峰，其东南又折而南为水盆铺，惟中央一线，南流下元江云。铺西北上有关帝庙，就而作记，听顾仆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随大道西二里，则岭北山下，亦下坠成西向之峡。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7]，是为青山，至是其西横拖而去。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二里，忽见路北坠峡西去，路由其峡南岭脊行，于是与峡北之尖山，又对峡分流，西注云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8]，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南兜之山也[9]。从天华东北转，数起而为沫滂东岭，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北耸为青山，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庄岭望之，仅为北尖峰，而至此又横夹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遂东南迤逦于天申宫南[10]，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11]。所过水盆哨、铺之南间，相去不过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馆当其顶。又西下西上，再从岭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来，至此稍突而北，乃转而北缘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乃前行行李。于是遂出山之西崖，见其西坞大开，于是直下，五里及麓，为沫滂铺[12]。西截坞八里，有二石梁东西跨，其下皆涸，而川水实由之北注。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13]，宿。



十七日　昧爽饭。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随山之东麓南行，盘入其西南坞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后破峡南出，即洱海卫青海子之流也，是为练场村[14]，村在水西。渡桥西，复沿山而南，一里半，为温泉，其穴西向。待浴妇，经两时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盘其山之南坞入，有溪自坞东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见水目山高峙于西[15]。溯水西入，见其西又大开南北之坞。横截其间，五里，抵西山麓，有村甚大，曰冉家

屯。由其后西向上山，于是有溪流夹村矣。西上逾一岭，二里稍下，涉一涧。其涧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间茶花盛开。又二里余，为水目寺[16]。余误从其南大路，几逾岭，遇樵者，转而东北下，半里，入玉皇阁。又下，观倒影，又下，过普贤寺，又下，遇行李于灵光寺，遂置于寺中楼上。慧然。乃西至旧寺访无住，方在上新建住静处，不值。旧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风井，有塔。由其后上无影庵，饭于妙忍老僧静室。暮过观音阁，观《渊公碑》，乃天开十六年楚州赵祐撰者[17]。

十八日　往无住处。午过徽僧戒月静室饭。下午，观慧然新楼花卉。

十九日　早，雨雪。无住苦留，因就火僵卧。上午，雨雪倏开，再饭，由山前东北下。五里，下山，过一村。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过一小海子，其北冈上有数家，曰酒药村。一里，越之，乃陟坞循东山北向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与小云南来之大道遇，于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18]。八里，则南山再突而北，濒于海，路或盘之，或逾之。又五里，为狗村铺，坊名瑞禾，馆名清华。其处北向洱海卫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从西路四里观清华洞。洞北有路西过岭，此白崖道；洞南有坞南过脊，此灭渡道[19]。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卫城南门[20]。顾仆亦至。出西门宿。

注释

①日色已高：原脱此四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史序本补。

②羊片屯：又称官屯街，曾设洋派镇。1956 年建洋派水库，迁走，村址今已淹没。

③当波院：今名同，在姚安县西部。因正当洋派溯的风波，故名。

④弥兴：即今弥兴街，在姚安县西南境。

⑤大大苴村：今仍作大苴，又称上庄房。小大苴村：今仍作小苴，又称代苴街。两村之间水流经过处今仍称龙马箐。皆在姚安县西南隅。

⑥打金庄：今作打金砖。普昌河：今名同，既为河名，亦为村名。普淜：今名同，亦作普棚街。三村皆在今祥云县东隅。《明一统志》姚府军民府七淜条解释："土人称陂堰为淜，凡七，皆前代所筑，潴水以灌田，民甚赖之。"则普淜亦因有人工陂堰等水利工程而得名。

⑦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原作"□□□□□□□□□峡北所起尖山"，空九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补。史序本亦有此数字，但"径"作"经"。

⑧自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东度"倒误为"度东"，据徐本改。

⑨川：自唐代以来，云南称"川"的地方很多，即平川，现在云南通称为坝子。云南川即云南县坝子。

⑩天申宫：此处诸本皆作"天申宫"，应即前一日记中的"天申堂"，因形近而误。今仍称天申堂，在南华县西隅。

⑪沙桥站：今仍作沙桥，在南华县西境。

⑫水盆铺：今名同。沫滂铺：今作沐滂。两处皆在祥云县东境，下庄东南。

⑬小云南驿：即今云南驿，在祥云县东境，自古以来皆为交通要道。

⑭练场村：今作练车，在云南驿稍南。

⑮水目山：今名同，在祥云、弥渡两县间，海拔2627米。

⑯水目寺：在水目山东麓。始建于南诏，现存下庵中殿、大殿、左右厢、水目塔及塔林。

⑰天开：大理段智祥年号。天开十六年为公元1220年。

⑱青海子：《滇游日记十二》八月二十日记作青龙海子。今仍名青海，在祥云县治与云南驿之间的公路北侧。

⑲灭渡：《滇游日记十二》八月十九、二十两日记皆作"迷渡"。《明史·地理志》亦作"迷渡市"。

⑳入卫城南门：此即洱海卫城。明设洱海卫于今祥云县治，《游记》中亦省称"洱海"。



【今译】

十四日　在青莲庵吃饭。太阳已经升高，顺城往南走一里半，是观音寺。转北经过西门，一共走一里，抵达老西门。二里半，抵达西边的山麓，这是古寺山，因为有座古寺在山的东边，就是志书上说的祥龟寺。走二里，翻越山顶而下，山西边环绕着的山坞北口，是羊片湖所在的地方。往西下一里半，在坞中行走。一里半，坞中有片住宅，名羊片屯。往西经过屯走半里，转南走半里，又往西南走半里，抵达一座小山之麓。从山麓南边的山坞往西进去一里半，又往西上一里半，有岔路：西北边的，是进山砍柴放牧的路；西南边环绕山岭的，是大路。盘绕山岭往上走一里半，越过岭顶，这是当波院，而实际上没有寺庙，是从南边延伸来的山脊，往北走向东，形成古佛寺大山和大姚县西部的众山。于是往西南下二里，有股小水往南流，随水往南进入沟箐。又往东走一里半，转向西走一里半，峡谷才开阔起来。逐渐向北绕山坳一里，又往西南下坡。三里，峡谷中的溪水从南向北流，有桥横跨溪流。过桥

后，就顺西山往南溯溪水而行。二里，在村里的人家吃饭。又往南走二里多，峡谷转从西边伸来，溪水也跟着转，于是折进去，这里名观音箐。箐中只能容纳一股水，往西溯水进去二里，有座观音堂，堂前堤坝围着的水十分清澈，旁边的山石也很深。又往西走三里，于是往南上山，山很陡。二里，登上山梁，于是往东南下。一里，抵达峡谷中，就顺坡往西南下，二里，到景聚桥。桥上有亭，桥下的水是西边流来的小河。过桥后走三里，到达弥兴，聚居的人家很多。又往南走半里，转西走一里多，山冈上有公馆和神庙。从冈前往西南走半里，转向西，于是接连翻越三道坡，往下穿过三座峡谷，一共走了九里，有个村庄高高坐落在西坡上，这是孙家湾，在这里住宿。

十五日　天刚亮，吃过饭就出发，霜冻十分寒冷。往南上坡，溯小河而入。五里，绕着一道坡走，坡下有个很狭窄的洞，坡东北有人家，名尾直村。逐渐往西、转南，这是龙马箐。三里，沟涧东边的坡上有哨，这是龙马哨，有哨所而没有人。山壑深幽险阻，溪流环绕，崖石狭隘，树木深密，一路上都有梅花，幽香不时地飘来。又往南走一里，顺峡谷转向西。一里，有一道峡谷从南边伸来，很深，很窄；一道峡谷从西边伸来。仍然顺着北山行走在西边来的峡谷中，一里走出峡谷，就是山坞。往西平缓地下一里，有村庄位于坞西，这是大大直村。往西走二里，抵达西山下，于是往西上坡。半里，越过山坳，往北下穿越山坞，往西北走半里，这里是小大直村。经过村南走半里，转向北上坡。顺西边的峡谷走二里，往下渡过沟涧中的小河，立即往西登岭，岭很陡。三里半，翻越岭头。往西从脊上走，有时顺南边的峡谷上，又对着北边的峡谷，两次走平路两次上坡，走三里多，就绕到西岭的东部，往北转二里，翻越其脊，这是最高的地方。往东看烟萝山东边的尖山，在钱章关一带，隐隐约约和妙峰山相连，而西边朝南突起的山也能看见；只有往北看活佛寺大山，反而被孙家湾背后的山所阻隔，不能看到。又往西走二里，位于西边突起的地方，有人在这里守哨，这是老虎关哨。从哨西往下半里，在坡间走一里半，这是打金庄牌的边界。又往西走一里半，越过坡，又往西上一里半，这是最高顶，顶上有公馆，东南走向的峡谷，到这里才结束。其山脉从南边的天申堂背后，分出支脉一直向北延伸过来，往东越过老虎关向北。从这里向西逐渐下，半里，越过一道坡，半里，翻越坡顶。从顶上往西走一里，于是往西看四十里

以外，一重层叠的山峦往西绕，又有一片高峰往南环，都是大的山脊，大山脊东边，内部分为二重小山脊，外有两抹远峰悬在西边，不知道哪是点苍山、哪是鸡足山。从这里往西下，路比较平坦，五里下到峡谷中，这是五里坡，有条河从南向北流，小石桥横跨河上。过桥后往西走，盘绕西山南边的峡谷进去，一里，又登坡而上，一里，登上坡顶。一里半，逐渐往下，在岭上平走。二里多，往西下，有条溪水从西南流来，向北流去，也是石桥横跨溪上，这是普昌河。往西上坡半里，到巡检司。半里，又登上一道山梁。顺山梁往西走四里，于是下山，一里就抵达普淜。

十六日　从普淜往西北行。二里，渡过一条河，一里，又渡过一条河，于是往西上坡。二里，翻越坡往上走，一里，在脊上平走，三里，到金鸡庙。又往西走二里，到界坊，是姚州与小云南驿的分界。又往西在岭上走五里，到水盆哨，于是往西北逐渐下，就看见南部的水也向西流，从鼻窗厂流出去然后注入元江。于是顺北山而面对南峡往西行。二里，山坑往南坠入峡谷，道路顺西脊过去，山脊中有一个村庄，名水盆铺。是主峰山脉从西南伸来，顺着这座山脊往北延伸过去，耸立起一座峰，其东南又折转向南为水盆铺，只有中央有一小股水，往南流到元江。水盆铺西北往上有座关帝庙，进庙去写日记，听任顾仆带行李朝前走。过了很久，才顺大路往西走，二里，在岭北山下，也下坠成往西走向的峡谷。从这里顺着南峡的顶上往西越过峡谷北面所耸起的尖山，这是青山，到这里往西横贯过去。于是顺着南峡的顶上往西行。二里，忽然看见路北的峡谷向西边坠下去，道路从峡谷南边的岭脊走，于是和峡谷北边的尖山，又峡谷相对，河水分流。水往西流入云南县，而往北流到金沙江。才知道主峰山脉从九鼎山往南走，到洱海卫城南面的青华洞向东延伸，又往南耸立为水目山，其南又向东转为天华山，就是云南县坝子南部环绕的山。从天华山往东北转，多次耸起而形成沫滂东岭，又往东延伸，经过公馆并越过水盆铺，往北耸立为青山，青山形状东边突出而西边垂伸到坝子中，所以从打金庄岭看青山，仅看到北边的尖峰，而到这里又看到向西横向两旁。然而这座山西、北两支，都不是主峰山脉；主脉是顺着东南边水盆哨的过脉，于是往东南曲折连绵地延伸到天申堂南，又往东伸到沙桥站分出支脉。我所经过的水盆哨、水盆铺南之间，相距不过二里，却一会越到山脊南面，一会又



越过山脊北面，一直到顺峡谷南边的岭渐上渐下，往西南走二里，公馆坐落在岭顶。又往西上往西下，再顺岭脊往西走八里，岭脊从西南伸来，到这里逐渐向北突起，于是转向北沿岭脊走。二里，又往西南下，才追赶上走在前面的担行李人。于是就从山的西崖走出去，看见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从这里直下，五里到达山麓，名沫滂铺。往西横穿山坞八里，有两座横跨东西的石桥，桥下都是干枯的，而坝子中的水确实是从桥下往北流。又往西走二里，经过大水堰塘。从堰塘稍稍往北，又往西走十里，抵达西山下，名小云南驿，在这里住宿。

十七日　天亮吃饭。询问水目寺，在小云南驿南面，于是从岔路顺着山东麓往南走，绕进其西南边的坞中。一共走五里，有条河从山后穿过峡谷往南流出，就是洱海卫青海子的水流，这里名练场村，村庄位于河西岸。过桥往西走，又沿着山往南走，一里半，到了温泉，出水的洞口向西。等沐浴的妇女洗完，过了两个时辰才得以沐浴。仍旧往南沿西山脚走半里，又绕进山南面的山坞，有条溪从山坞东边流出，就是水目山的溪流，于是看见水目山高高耸立在西边。溯流往西进，看到西部又敞开一道南北走向的大山坞。从坞中横穿，五里，抵达西边山麓，有个很大的村庄，名冉家屯。从屯后往西上山，在这里有条溪水流向村两旁。往西上翻越一座岭，二里，逐渐往下走，渡过一道沟涧。其涧从南往北去，溯涧往南上。山间茶花盛开。又走二里多，是水目寺。我误从寺南边的大路走，几乎翻过山岭，遇到砍柴的人指点，才转向东北下，半里，走进玉皇阁。又下，观览倒影，又下，经过普贤寺，又下，在灵光寺看见行李就放在寺中的楼上。〔慧然。〕于是往西去旧寺拜访无住，正在上面新修的住静处，没有遇到。旧寺中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风井，有塔。从旧寺背后上无影庵，在妙忍老僧的静室吃饭。太阳落山时经过观音阁，观看《渊公碑》，是天开十六年楚州人赵祐撰写的。

十八日　去无住那里。中午拜访徽州僧人戒月的静室，在这里吃饭。下午，观看慧然新楼的花卉。

十九日　早晨，下雨雪。无住苦苦挽留，于是靠近火塘仰卧不起。上午，雨雪突然停了，天放晴，又吃饭，从山前往东北下。五里，下完山，经过一个村庄。向北走二里，越过一道坡，又走二里，经过一个小湖泊，北面冈上有数家人，名酒药村。一里，越过冈，于是穿过山坞顺

东山往北行。五里，就是青海子的西南边，于是和从小云南驿来的大路相遇，从这里顺青海子西边向西北行。八里，则南山又向北突出，濒临青海子，道路有时盘绕南山，有时翻越南山。又走五里，是狗村铺，牌坊名瑞禾，公馆名清华。此处往北离洱海卫城八里，往西离白崖城站四十里。我顺西边的路走四里去看清华洞。洞北有道路往西越过岭，这是去白崖的路；洞南有山坞往南越过山脊，这是去迷渡的路。我走出洞，仍然顺西山往北行，六里，进入洱海卫城南门。顾仆也到了。从西门出去住宿。

【原文】

二十日　饭而行，犹寒甚而天复霁。由西门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村，其北有水自西峡出，遂随之入。一里余，稍陟坡，一里余，有村在涧西，曰四平坡。北转五里，渡溪桥，又北上三里，为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巅，饭。下午，从东北下，三里，过北溪桥，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村。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岭。又东北下者五里，则溪复自西来，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来与之合，乃涉其交会处，是为云、宾之界。又东二里，为自北关，已暮。又东二里半，渡涧桥之北。又东半里，转北一里半，为山冈辅[①]，宿。



二十一日　平明，行大坞中。北向十里，其西为宾居[②]。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间。又北三里，有涧自西峡出，随之北二里，为火头基[③]。西北连渡二溪，又北五里，总府庄。又北三里，宾川州在东坡上[④]，东倚大山，西临溪流，然去溪尚里许；其滨溪东岸者，曰大罗城[⑤]。令行李先去，余草记西崖上。望州北有冈自东界突起而西，其北又有冈自西界突而东，交错于坞中，为州下流之钥，溪至是始曲折潆之，始得见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东突之冈，则见有村当其北麓，是名红帽村。溪自东南潆东突之冈，西转而潆于村之前，其前又开大坞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渐转而西，于是岐分为二：东北随流遵大坞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沧卫道[⑥]；西北从小坞逾岭者，由江果往鸡足道。余初由山冈铺北望，以为东界大山之北岭即鸡足，而川中之水当西转出澜沧江。至是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⑦]，所云浪沧卫而非澜沧江也；其东界大山，乃自梁王山北转，夹宾川之东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

从小坞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见鸡足在西，其高与东界并，然东界尤屏亘，与雷应同横穹半壁云。从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8]，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其上有雪处也，至是又东西横峙；其东又耸幕山，所谓梁王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即松子哨度脊而北处也。从岭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为江果村[9]，在溪北岸，其流与火头基等。时日甫下午，前向东洞尚三十五里，中无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　昧爽，由江果村饭，溯溪北岸西行。其溪从西峡中来，乃出于鸡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东山之流也。四里，登岭而北，寒风刺骨，幸旭日将升，惟恐其迟。盘岭而北一里半，见岭北又开东西坞，有水从其中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即从牛井街出者[10]。此坞名牛井，有上下诸村，其水自鸡足峡中来，所谓盒子孔之下流也。于是西向渐下，一里半而抵坞中。又西一里过坞中村后，有坊曰："金牛溢井"，标胜也。土人指溪北冈头，有井在石穴洞，云是昔年牛从井出处也。又西二里，复逾冈陟峡，盖其山皆自南突出，濒溪而止，溪东流潆之，一开而为炼洞，再开而为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

盘峡而上，迤逦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岭而复得坞。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广甸流芳"。又一里半，复过一村后，此亦炼洞最东南村也。又北二里，有村夹道，有公馆在村头东北俯溪，是为炼洞之中村。其北二里，复上岭。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炼法龙潭"，始知其地有蛰龙，有炼师，此炼洞所由名也[11]。又北二里，村聚高悬，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即所谓龙潭也[12]。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濒于塘。土人浣于塘而汲于井。此鸡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为入山之始焉。其村有亲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顾而过，遂西北登岭。

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为二：一由岭直西，为海东道；一循峡直北，为鸡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问饭，发筐中无有，盖为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其峡回合甚窅，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有桥亭跨两岸间。越其西，又北上逾岭，一里，有哨兵守岭间。又北一里，中壑稍开，是为拈花寺，寺东北向。余馁甚，入索饭于僧。随寺北西转，三里，逾冈之脊，是为见佛台。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峡，又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见脊西有坞北坠，坞北始逼鸡山之麓。盖鸡山自西北突而东南，坞界

其中，至此坞转东北峡，路盘其东南支，乃谷之绾会处也。

西一里，见有坊当道左，跨南山侧，知其内有奥异。讯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须东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从大道先向鸡山，独返步寻之。曲折东南上，果一里，得危崖于松箐之间。崖间有洞，洞前有佛宇，门北向，钥不得入。乃从其西逾窒径之棘以入，遍游洞阁中。又攀其西崖探阁外之洞，见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从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坞中，渡溪，是为洗心桥，鸡山南峡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东出峡，东南由炼洞、牛井而合于宾川者也。溪北鸡山之麓，有村颇盛，北倚于山，是为沙址村⑬，此鸡山之南麓也。于是始迫鸡山，有上无下矣⑭。

从村后西循山麓，转而北入峡中，缘中条而上，一里，大坊跨路，为灵山一会坊，乃按君宋所建者。于是冈两旁皆涧水泠泠，乔松落落。北上盘冈二里，有岐，东北者随峡，西北者逾岭；逾岭者，西峡上二里有瀑布，随峡者，东峡上二里有龙潭；瀑之北即为大觉，潭之北即为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见东峡有龙潭坊，遂从之。盘磴数十折而上，觉深窅险峻，然不见所谓龙潭也。逾一板桥，见坞北有寺，询之，知其内为悉檀，前即龙潭，今为壑矣。时余期行李往大觉，遂西三里，过西竺、龙华而入宿于大觉。



注释

①梁王村：今作梁王山，在祥云县西北隅。山冈铺：今名同，在宾川县南隅。

②宾居：明置宾居巡检司。今名同，在宾川南境。

③火头基：今作河头基，分东西两村，位于宾居至州城间的桑园河两侧，此处应指今东河头基村。

④宾川州：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析赵州及太和、云南二县地置，隶大理府，治今宾川县州城。

⑤大罗城：明有大罗卫，弘治六年与宾川州同置。至今州城稍西、桑园河东岸仍有村名大罗城，即明代大罗卫城。

⑥浪沧卫：应为“澜沧卫”。下同。明代设澜沧卫，与北胜州同城，在今永胜县。《游记·永昌志略》作“澜沧卫”，《明史·地理志》同。

⑦宾川之流：此河明代称桑园河、宾川溪，今亦称桑园河，又称宾居河。源于萂村，东流经宾居，又北流经州城、牛井、力角，往北入金沙江。

⑧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此称五德山“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而

九鼎西大山为五福山,此"五德"即下日记所载"五福",疑"德"为"福"之误。

⑨江果村:今作江股,分大、小二村,在牛井街稍南。此"自西而东"的溪水即今大营河,"在溪北岸"的应指今小江股。

⑩牛井街:今名同,1961年后为宾川县治。此自西而东经过炼洞及牛井的水即今炼洞河。

⑪炼洞:今名同,在宾川县西北境,为通往鸡足山的必经之地。

⑫龙潭:云贵两省俗称山间或坝子边缘有地下泉水涌出的深潭为龙潭。

⑬沙址村:今名同,在宾川县西北隅,属炼洞乡。游鸡足山的公路通到沙址。

⑭鸡山:即鸡足山。在宾川县西北30公里,中耸平顶,三方各有山一支伸出,形似鸡足,因此得名,又省称鸡山。有迦叶石门,世传此山为佛祖大弟子迦叶守佛衣以待弥勒处,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明清时最盛。庙宇甚多,旧志载有七十二峰、七十二寺,崖壑泉涧之属以数百计。有金顶、猢狲梯、虎跳涧、华首门、舍身崖、袈裟石、罗汉壁诸胜景。山顶如城,楞严塔共十二层,高达45米。经整饰或修复的寺庙有金顶寺、铜佛寺、祝圣寺等。鸡足山亦多奇花古树,有云南最高的柳杉(华严寺),树龄达600多年的"空心树"(悉檀寺),明代栽的茶化(华严寺),等等。

【今译】

二十日　吃过饭后启程,天气仍然很冷,但却晴朗。从西门向北顺西山走,五里,来到一个村庄,村庄北有条河从西边的峡谷流出,于是顺着河走进峡谷。走一里多,逐渐上坡,一里多,有个村庄在沟涧西面,名四平坡。往北转五里,渡过溪桥,又往北上三里,是九鼎山寺。又走二里登上山顶,吃饭。下午,从东北下山,三里,过北溪桥,然后与大路会合,顺梁王山西麓往西北溯流进去。五里,是梁王村。往北走八里,到松子哨。走半里,溪水向西流去,道路往北上,半里,翻越岭。又往东北下五里,于是溪水又从西边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幕山北麓流来与溪水汇合,于是从两条溪交会之处渡过去,这是云南县、宾川州的分界。又往东走二里,为自北关,太阳已经落山。又往东走二里半,渡到涧桥北面。又往东走半里,转北走一里半,到山冈铺,在这里住宿。

二十一日　天亮时,在大山坞中行走。向北走十里,西面是宾居。又往北走五里,田间流出一股小水,又往北走三里,从西边峡谷中伸出沟涧,顺沟涧往北走二里,名火头基。往西北接连渡过二条溪流,又往

北走五里，为总府庄。又往北走三里，宾川州在东边坡上，东靠大山，西临溪流，但距离溪流还有一里左右；滨临溪水东岸的是大罗城。让行李朝前去，我在西崖上草写日记。看到州北有冈从东边向西突起，冈北又有冈从西边向东突起，在坞中交错，是宾川州溪流下游的关口，溪流到这里才曲折绕冈，于是得以看出其地形。又往北走三里半，越过向东突起的冈，就看到冈北麓有村庄，这村名红帽村。溪流从东南潆绕向东突起的冈，转向西从村前绕过，前面又敞开大山坞向北伸去。于是顺西山往北走，五里，渐渐转向西走，这里分出两条岔路：往东北随水流沿大山坞直走的，是从牛井街通往浪沧卫的路；往西北顺小山坞翻越岭的，是从江果去鸡足山的路。我当初从山冈铺往北望，以为东部大山的北岭就是鸡足山，而坝子中的水应当转向西流出澜沧江。到这里才知道宾川州的河流是往北流出金沙江，所说的浪沧卫并不是澜沧江；东部大山是从梁王山北面转，夹在宾川州的东边往北延伸到金沙江，不是主要山脊。顺小山坞往西走二里，越过西部的山脊，才看见鸡足山在西边，其高度和东部大山并列，但东部大山尤其像屏障般地横贯，和雷应山一样横着隆起半壁。从脊上往南望，南面五德山横贯南部天际，就是先前在洱海卫所看到的九鼎山西边高拥之山，山上有积雪的地方，到这里又东西横峙；其东又耸立着幕山，是所说的梁王山；两山之间稍低的山坳，就是从松子哨越过山脊往北走的地方。顺岭往西走三里，逐渐北下，有条溪从西向东，注入宾川大溪，溪上架有桥，盖着亭，这里名江果村，村子在溪北岸，溪流和火头基相等。这时才是下午时分，向前去东洞还有三十五里，途中没有寄宿的地方，于是停止前行。

二十二日　天亮，在江果村吃饭，顺北岸溯溪往西走。溪水从西边峡谷中流来，是从鸡足山南支以外流出的，五福山北面的，是洱海东山的水流。走四里，登岭往北走，寒风刺骨，幸好太阳即将升起，生怕它迟迟不出。盘绕岭向北走一里半，看见岭北又敞开东西走向的山坞，有条河顺坞中从西向东流，注入宾川大溪，就是从牛井街流出去的。此坞名牛井，有上下各村，溪水从鸡足山峡谷中流来，是所说的盒子孔河的下游。于是往西逐渐下，一里半就抵达坞中。又往西走一里经过坞中的村庄后，有块“金牛溢井”的碑坊，标明是名胜处。〔当地人指着溪北的冈头，说石洞中有口井，是当年牛从井中出来的地方。〕

又往西走二里，再次翻越山冈，穿过峡谷，因为这里的山都是往南突出，濒临溪边而止，溪水向东绕流，第一道敞开的坞是炼洞，第二道敞开的坞是牛井，此冈向中突出而成为两道山坞的分界。

盘绕峡谷而上，峡谷曲折连绵伸向西北，两次平行两次上坡，走五里，越过岭就又到达山坞。逐渐下一里半，坡上有块牌坊，叫"广甸流芳"。又走一里半，再从一个村庄背后过，这也是炼洞最东南的村庄。又往北走二里，道路两旁有村庄，公馆在村头东北俯瞰溪流，这是炼洞的中村。往村北走二里，又上岭。二里，翻越岭往北，有块名"炼法龙潭"的牌坊，才知道此地有蛰龙，有炼师，这是炼洞之名的由来。又往北二里，村庄高高坐落，中间有一池水，池西有亭子覆盖着的井，就是所说的龙潭。龙潭有四五丈深，大处也如此，不溢不涸，前面濒临水塘。当地人在塘中洗涤而从井中汲水。这是鸡足山的外层壑谷，登山的人来到这里，作为进鸡足山的开始。村里有迎亲的人，满街都是奏乐打鼓的人。我没有理会就走过了，于是往西北登岭。

五里，有座庵位于岭上，这是茶庵。又往西北上一里半，道路分成两条：一条顺岭一直往西，是去海东的路；一条顺峡谷一直往北，是去鸡足山的路。于是往北顺路走。逐渐下三里然后找饭吃，打开筐中没有吃的，大概是住宿时被主人享用了。又往北下一里，从西南边峡谷中流来溪水，此峡谷环绕得很深远，大概是鸡足山南峡谷之山所延伸的余脉。有桥亭横跨在两座崖之中。走到峡谷西面，又往北上，翻越岭，一里，有哨兵守在岭中，又往北走一里，正中的壑谷逐渐开阔，这是拈花寺，寺朝东北。我十分饥饿，进寺向僧人索要饭吃。从寺北往西转，三里，翻越冈脊，这里名见佛台。从这里往西北下一里，又穿过一道往北延伸的峡谷，才看见脊西面有向北坠的山坞，山坞北部开始靠近鸡足山之麓。原来鸡足山从西北向东南突起，山坞是其中的分界，到这里山坞转向东北边的峡谷，道路盘绕其东南支脉，是山谷联结交会的地方。

往西走一里，看见道路左边有牌坊，跨到南山侧面，知道坊内有奥秘、奇异之处。向放牧的人询问，回答说："坊上面有白石崖，必须从东南翻越坡一里才能看到。"我于是让行李等顺大路先去鸡足山，我独自返回，徒步去找白石崖。往东南曲折而上，果然走一里，在松箐之间看到陡崖。崖中间有洞，洞前有佛寺，寺门向北，锁着不能进去。于是从

西边塞满道路的荆棘中进去，在洞阁中到处游览。又攀登西边的山崖探寻阁外的洞，看见前面可以从所栽种的树木中穿出去，于是顺着下去，一里仍然下到大路上。又往西北走二里，下到坞中，渡过溪流，这是洗心桥，鸡足山南边峡谷中从西部桃花箐、南部盒子孔流出来的水，都经过这里向东流出峡谷，往东南经过炼洞、牛井然后汇入宾川溪。溪流北边的鸡足山麓，有个比较大的村庄，北部靠山，这是沙址村，这里是鸡足山的南麓。从这里开始迫近鸡足山，道路有上无下了。

从村后往西顺山麓走，转向北进入峡谷中，沿着中间的支脉而上，一里，大牌坊横跨道路，名灵山一会坊，是姓宋的按察使所修建的。从这里开始冈两旁都是哗哗的涧水、众多的大松树。往北绕着冈攀登二里，有岔路，往东北的顺峡谷走，往西北的翻越岭；翻越岭后，往西边峡谷上二里有瀑布；顺着峡谷走，往东边峡谷上二里有龙潭；瀑布的北面就是大觉寺，龙潭的北面就是悉檀寺。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看见东边峡谷有龙潭的牌坊，就顺着走。绕着数十级曲折的石阶而上，感到幽深险峻，但看不见所说的龙潭。过了一座木板桥，看见山坞北边有寺庙，询问，知道里面是悉檀寺，寺前就是龙潭，如今成了沟壑。当时我已约定行李等去大觉寺，于是往西走三里，经过西竺寺、龙华寺然后到大觉寺住宿。



【原文】

二十三日[1]　饭于大觉，即东过悉檀。悉檀为鸡山最东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而前则回龙两层环之。先是省中诸君或称息潭，或称雪潭，至是而后知其皆非也。弘辨、安仁二师迎饭于方丈，即请移馆。余以大觉遍周以足疾期晤，于是欲少须之[2]。乃还过大觉，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点。此中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两旁俱辟禅堂方丈，与大觉、悉檀并丽。又稍西半里，为水月、积行二庵，皆其师用周所遗也，亦颇幽整。

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弘辨、安仁来顾，即恳移寓。遂同过其寺，以静闻骨悬之寺中古梅间而入。问仙陀、纯白何在，则方监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来处遇二僧，即殷然以瘗骨事相订[3]。及入山，见两山排闼，东为水口，而独无一塔，为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于何所。弘辨指其处，正在回龙环顾间，与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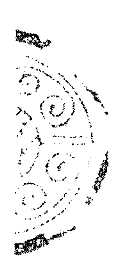
合。饭后，遂东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经无息、无我二庵。一里，过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东，一自兰陀东，俱南向而会于此，为悉檀西派者也。从二水之中蹑坡上，二里余，东为幻住，今为福宁寺[4]；西冈为兰陀。幻住东水，即野愚师静室东峡所下，与九重崖为界者；幻住西水，即与艮一兰陀寺夹坞之水，上自莘野静室，发源于念佛堂，而为狮子林中峡之水也。循东冈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静室，即天香者，时寺中无人。入讯莘野庐，小沙弥指在盘崖杳蔼间[5]，当危崖之西。乃从其后蹑崖上，穿林转蹬，俱在深翠中，盖其地无乔松，惟杂木缤纷，而叠路其间，又一景矣。数十曲，几一里，东蹑冈，即野愚庐；西缘崖度峡，即莘野庐道。于是西向傍崖，横陟半里，有一静室高悬峡中，户扃莫入，是为悉檀寺库头所结。由其前西下兰陀寺，蹑其后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静室。时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门又扃，知翁别有所过，莫可问。遂从其左上，又得一静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询之，则其师为兰宗也。又问："沈翁何在？"曰："在伊室。"问："室何扃？"曰："偶出，当亦不远。"余欲还，以省中所寄书畀之。其徒曰："恐再下无觅处，不若留此代致也。"从之。又从左峡过珠帘翠壁，蹑台入一室，则影空所栖也。影空不在。乃从其左横转而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所谓大静室也。有堂三楹横其前，下临绝壁。其堂窗棂疏朗，如浮坐云端，可称幽爽。室中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询，则兰宗、影空及罗汉壁慧心诸静侣也。是日野愚设供招诸静侣，遂留余饭。饭后，见余携书箧，因取箧中书各传观之。兰宗独津津不置，盖曾云游过吾地，而潜心文教者。

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罗汉壁，从念佛堂下过，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龛在磐石上，入问道。从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谓望台也，此支下坠，即结为大觉寺者。望台之西，山势内逊，下围成峡，而旃檀林之静室倚之。峡西又有脉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为旃檀岭，即西与罗汉壁分界者。是脉下坠，即为中支，而寂光、首传寺倚之，前度息阴轩，东转而尽于大士阁者也。由望台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过此岭。岭之西，石崖渐出，高拥于后。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云寺。寺乃北京师诸徒所建，香火杂沓，以慕师而来者众也。师所栖真武阁，尚在后崖悬嵌处。乃从寺后取道，宛转上之。半里，入阁，参叩

男女满阁中，而不见师。余见阁东有台颇幽，独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为师也，拱而待之。师即跃而起，把臂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且诠解之[6]。手持二袜未穿，且指其胸曰："余为此中忙甚，袜垢二十年未涤。"方持袜示余，而男妇闻声涌至，膜拜不休，台小莫容，则分番迭换。师与语，言人人殊，乃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时以道远，余先辞出。见崖后有路可蹑，复攀援其上。转而东，得一峡上缘，有龛可坐，梯险登之。

复下碧云庵。适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遥，留余宿。主寺者以无被难之，盖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过白云寺，已暮色欲合。从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渐平而阔。二里，过首传寺，暗中不能物色。又东南一里余，过寂光。一里，过大觉。又东一里过西竺，与大道别，行松林间，茫不可见。又二里过悉檀前，几从龙潭外下，回见灯影，乃转觅。抵其门，则前十方堂已早闭不肯启，叩左侧门，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　晨起饭。弘辨言："今日竖塔心，为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处，即可为静闻师入塔。"余喜甚。弘辨引路前，由龙潭东二里，过龙砂内支。其腋间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脉自塔基分派处中悬而下。先有三塔，皆本无高弟也。最南一塔，即仙陀、纯白之师。师本嵩明籍，仙陀、纯白向亦中表，皆师之甥，后随披薙，又为师弟。师归西方[7]，在本无之前，本公为择地于此，而又自为之记。余谓辨公，乞其南为静闻穴。辨公请广择之。又有本公塔在岭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师为便，议遂定。静闻是日入窆[8]。

注释

①徐本自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己卯二月二十四日，在第九册上，自己卯三月初一日至四月二十九日，在第九册下。上下合题"滇"，有提纲云："自鸡足山过鹤庆府，进丘塘关，抵丽江府解脱林。复自解脱林出丽江丘塘关、清玄洞，再至鹤庆。西过大脊下汝南哨、清水江、山塍塘、剑川州金华山、罗尤邑、莽歇岭、驮强江、石宝山、沙溪、罗木哨、观音山、出洞鼻、浪穹县佛光寨标楞寺。由浪穹凤羽山再出普陀崆、中所、邓川驿、上关、大理府、下关、石门、漾濞、横岭、永平县、宝台山、沙木河、澜沧铁桥、水寨、永昌府、冷水箐、枯飘、盘蛇谷、潞江、分水关、龙川江、乱箭哨、腾越州、尖山、固栋、南香甸、界头。"

②须：等待。

③瘗(yì 易)：埋葬。

④今为福宁寺:原作“宁福寺”。宁抄本作“福宁寺”。十二月二十九日记:“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鸡山志略》幻住庵注:“后嗣定光。今名福宁。”据改。

⑤沙弥:梵文的音译讹略,意为“息恶”或“勤策男”,指依照佛教戒律出家,已受十戒,还没有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

⑥诠(quán 全)解:详细解释。

⑦归西方:佛教认为西方有极乐国土,佛家亦称逝世为归西方。

⑧静闻穴:即静闻墓。在鸡足山上、文笔山之阴,东南距尊胜塔院约 200 米。1988 年重建。墓塔方形,碑文为“圆寂大戒比丘静闻禅师之墓”。周围绿树掩映。窆(biǎn):落葬。

【今译】

二十三日　在大觉寺吃过饭,就往东去悉檀寺。悉檀寺是鸡足山最东边的寺院,背靠九重崖,前临黑龙潭,但前面则有两层曲折的山梁环绕。先前,省城里的各位朋友有的称息潭,有的称雪潭,到这里之后才知道都说错了。弘辨、安仁两位法师迎接我到方丈中吃饭,请我立即搬迁住处。我因为大觉寺的遍周师有足疾而约我去会面,于是希望稍微等待一下。就返回大觉寺,往西上一里,进入寂光寺。住持留我吃点心。此处的各大寺庙,只有这座七佛殿左右两边都开辟成禅堂方丈,和大觉寺、悉檀寺同样华美。又稍稍往西走半里,到水月、积行二庵,都是他们的师傅用周遗留下来的,也很幽静整齐。

二十四日　在寺内和遍周会面,遍周正殷勤留客而弘辨、安仁来探望,就恳请让我搬迁住处。于是和他们一齐拜访悉檀寺,把静闻的遗骨悬挂在寺中的古梅间然后进去。询问仙陀、纯白在什么地方,则正在上面监督建造塔基。在这之前我在唐大来处遇见仙陀、纯白两位僧人,就真诚地把埋葬静闻遗骨的事预定了。等到进入鸡足山时,看见两山推门,东边是水口,但唯独没有一座塔,成为山中欠缺的事。到这里知道仙陀监督建塔工作,却不知道塔建在哪里。弘辨指示建塔处,正是在曲折山梁环绕之中,和我的心意相合。吃过饭后,就往东南走二里,登上塔基,和仙陀会面。

二十五日　从悉檀寺往北上,经过无息庵、无我庵。一里,经过大乘庵,有两股小水,一股来自幻住庵东,一股来自兰陀寺东,都向南流而到此会合,成为悉檀寺西的一股水。从二股小水之中登坡而上,二

里多，东边是幻住庵，如今名福宁寺；西边冈上是兰陀寺。幻住庵东的水，就是从野愚法师静室东边的峡谷流下来，和九重崖形成分界的水；幻住庵西边的水，就是和艮一法师的兰陀寺隔着山坞的水，从上面莘野的静室流来，发源于念佛堂，从而成为狮子林峡谷中的水。沿东冈幻住庵旁边，往北一里就走到一间静室，是天香静室，当时寺中没有人。进去询问莘野的住所，小沙弥指着盘绕深远的崖间，在陡崖的西面。于是从背后攀崖而上，穿树林绕石阶，都是在深深的翠绿中走，因为这里没有高大的松树，只有缤纷的杂木，而道路重叠在其中，又是一种景致。转数十道弯，将近一里，往东登冈，就是野愚的住处；往西攀援山崖穿过峡谷，就是去莘野住处的路。于是往西傍靠山崖，横穿半里，有一处静室高悬在峡谷中，门关着不能进去，这是悉檀寺库头所建筑的。从静室前往西下到兰陀寺，从寺背后攀登而上，又半里就到莘野的静室。那时知道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静室，等走到时静室的门又关着，知道沈翁另有拜访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询问。于是从静室的左边上，又到一处静室。住持的僧人也外出了，有徒弟在，询问他，原来他的师傅是兰宗。又问："沈翁在哪里？"回答说："在他的居室。"问："居室为什么关着？"回答说："偶然出去，应当不会太远。"我想返回去，把从省会所带来的信送给他。这徒弟说："恐怕再下去也没地方找，不如留在这里我代送。"听从了他的话。又从左边峡谷经过珠帘翠壁，登台进入一室，是影空的栖身处。影空不在。于是从室的左边横转向东走，一里，进入野愚的静室，是所谓的大静室。有三间堂屋横列其前，下面对着绝壁。其堂屋窗户明亮宽敞，坐在其中如同浮在云端，可以称得上幽静清爽。室中众位高僧都在。野愚出来迎接。我进去后询问，是兰宗、影空以及罗汉壁的慧心等静侣。这天野愚设饭食招待众静侣，就留我吃饭。饭后，看见我携带着书箧，于是各人取箧中的书传阅。唯独兰宗津津乐道，不忍释手，因为他曾经云游过我的家乡，并且潜心于文教。

接着取道从林中往西去罗汉壁，从念佛堂下经过，堂被树林遮蔽，没有看见，竟然向西平行。共一里半，磐石上有石屋，进去问路。顺石屋西南走半里，越过一道突起的山口，就是所谓的望台，此座山往下坠，就是建盖大觉寺的地方。望台西边，山势往里退，下面围成峡谷，而旃檀林静室傍靠在那里。峡谷西边又有一支山脉，从山尖前伸下

去，这是旃檀岭，就是西边和罗汉壁分界的山。这支山脉往下坠，就成为正中的一支，是寂光寺、首传寺傍靠的山，往前越过息阴轩，转东延伸到大士阁结束。从望台往西平行，又走二里半然后经过此岭。岭的西边，石崖渐渐出现，高高簇拥在后面。于是转向北上半里，到碧云寺。寺是北京法师的众徒弟所建盖的，香火较旺，因为仰慕法师之名而来的人多。法师所住的真武阁，还在背后悬崖上的凹嵌处。于是从寺后取道，曲折而上。半里，进入阁中，满阁中都是参拜叩头的男女，却没见法师。我看见阁东有很深幽的台，独自探看。一位老僧正在台上洗脚，我心中明白就是法师了，拱手等待。法师立即跳跃而起，握着我的手臂呼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且详细解释。手里拿着的两只袜子没穿，并指着自己的胸说："我为此中十分忙，袜子的污垢二十年没洗。"正要把袜子拿给我看，而那些男女闻声拥来，不停地膜拜，台小容纳不下，就分批轮换着来。法师和他们讲话，对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得不一样，讲到念佛修果，娓娓而谈，滔滔不绝。当时因为路远，我先告辞出来。看见崖后有路可以攀登，又攀援而上。转向东，到达一道峡谷上边，有能坐人的石室，由险梯登上去。

又下到碧云庵。恰巧慧心在，因为返回悉檀寺的路太远，他留我住宿。寺中的住持因没有被子而为难，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我于是急忙下山。往南走二里，经过白云寺，已经是暮色降临。从寺北沿着中支山脉侧边走，道路渐渐平坦而宽阔。二里，经过首传寺，黑暗中不能看到什么。又往东南走一里多，经过寂光寺。一里，经过大觉寺。又往东一里经过西竺寺，离开大路，在松林中行走，茫然看不见。又走二里经过悉檀寺前，几乎顺龙潭外下去，回头看见灯影，才转回来寻找寺。来到寺门，则前面的十方堂早已关了，不肯打开，敲左侧门，才得以进去住宿。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吃饭。弘辨说："今天竖塔心，是吉日，可以一同去看一看。有幸确定一处地方，就可以把静闻师的遗骨入塔。"我很高兴。弘辨在前面带路，顺龙潭往东二里，经过龙砂内支。其侧边有一个洞，在塔基北面半里处，山脉从塔基分开处正正地悬挂下去。早先有三座塔，都是本无法师的高徒。最南的一座塔，就是仙陀、纯白的师傅。法师原是嵩明州籍贯，仙陀、纯白从前也是表兄弟，都是法师的外甥，后跟随法师披僧衣、剃发出家，又成为师傅徒弟。法师在本无

之前去世，本公为他在这里选择墓地，并且又亲自为他作记。我对辨公说，请在南面建静闻坟穴。辨公请我广泛挑选。岭北又有本公塔，也听从选择。我认为静闻的墓穴靠近仙陀的师傅为好，于是商议定了。静闻的遗骨这一天下葬。

【原文】

二十七日 （有缺文）余见前路渐翳，而支间有迹，可蹑石而上，遂北上攀陡之。屡悬峻梯空，从崖石间作猿猴升[①]。一里半，则两崖前突，皆纯石撑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标空中[②]，自上凌之，复有一线连脊，又如琼台中悬，双阙并倚也。后即为横亘大脊。披丛莽而上，有大道东西横山脊，即东自鸡坪关山西上而达于绝顶者[③]。因昔年运砖，造城绝顶，开此以通驴马。余乃反从其东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处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见，不若点头峰之突耸而出，可以一览全收也。



其脊两旁皆古木深翳，通道于中，有开处下瞰山后。其东北又峙山一围，如箕南向，所谓摩尼山也[④]，即此山余脉所结者。其西北横拖之支，所谓后趾也，即南耸而起为绝顶者。故绝顶自南壑望之，如展旗西立，罗汉九层之脊，则如展旗东立；自北脊望之，则如展旗南立，后趾之脊，则如展旗北立。此一山大势也。若桃花箐过脊，又在绝顶西南峡中，南起为香木坪之岭，东亘为禾字孔之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峙为两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对山而非鸡足矣。若南条老脊，自香木而南走乌龙坝，罗汉壁、点头峰，又其东出之支，非老干矣。山后即为罗川地，北至南衙，皆邓川属，与宾川以此山脊为界，故绝顶即属邓川，而曹溪、华首，犹隶宾川焉。若东北之摩尼，则北胜、浪沧之所辖，此又以山之东麓鸡坪山为界者也。从脊直北眺，雪山一指竖立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尚隔一鹤庆府于其中，而雪山之东，金沙江实透腋南注，但其处逼夹仅丈余，不可得而望也。

由脊道西行，再隆而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罗汉壁东旃檀岭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后趾北下鹤庆道也；交脊而东北下者，此罗川道也；随脊而西者，绝顶道也。于是再上，再纡而北，又二里余而抵绝顶之下。其北崖雪痕皑皑，不知何日所积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门。门外坠壑而下者，猢狲梯出铜佛殿道；由北门出，陟后脊转而西南下者，束身峡出礼佛台，从华首门会铜佛殿道。而猢狲梯在东南，

由脊上；束身峡在西北，由罅中[5]。此登顶二险，而从脊来者独无之。

入门即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6]，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资建此，而移土主于殿左。其前之天长阁，则天启七年海盐朱按君所建。后有观风台，亦阁也，为天启初年广东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宝楼。后又有善雨亭，亦张按君所建，今貌其像于中。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蘧庐[7]，语意大含讥讽。殿亭四围，筑城环之，复四面架楼为门：南曰云观，指云南县昔有彩云之异也；东曰日观，则泰山日观之义；北曰雪观，指丽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观，则苍山、洱海所在也。张君于万山绝顶兴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铜殿运致之[8]，盖以和在省城东，而铜乃西方之属，能剋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谓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金剋，将移师鸡山，今先杀其首事僧矣。余在黔闻之，谓其说甚谬。丽北鸡南，闻鸡之脉自丽来，不闻丽自鸡来，姓与地各不相涉，何剋之有？乃至此而见铜殿具堆积迦叶殿中，止无地以竖，尚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内，天长以后，为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叶殿，又陕西僧所主，以张按君同乡故，沐府亦以铜殿属之，惜两僧无道气，不免事事参商[9]，非山门之福也[10]。余一入山，即闻河南、陕西二僧名，乃抵绝顶，将暮，见陕西僧之叔在迦叶殿，遂以行李置之。其侄明空，尚在罗汉壁西来寺。由殿侧入天长阁，盖陕僧以铜殿具支绝迦叶殿后正门，毋令从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宝楼下，留余晚供。观其意殊愦愦。余于是皆腹诽之[11]。还至土主庙中，寒甚。陕僧爇火供果，为余谈其侄明空前募铜殿事甚悉。“今现在西来，可一顾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　晨起寒甚，亟披衣从南楼观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后，即录碑文于天长、善雨之间。指僵，有张宪副二碑最长，独不及录。还饭迦叶殿。乃从北门出。门外冈脊之上，多卖浆瀹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岂即向所谓舍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过一敝阁，乃南下束身峡。巨石双迸，中罅成坑，路由中下，两崖逼束而下坠甚峻，宛转峡中，旁无余地，所谓“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从其前，多卖香草者，其草生于山脊。

循舍身崖东南转，为曹溪、华首之道；绕庵西转，盘绝壁之上，是为礼佛台、太子过玄关。余乃先过礼佛台。有亭在台东，亦中圮，台峙其前石丛起中，悬绝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于深壑中，乃绝顶北尽处

也，其下即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窥耳。其东南壑中，则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坞相对者，香木坪也。是台当绝顶西北隅悬绝处，凌虚倒影，若浮舟之驾壑，为一山胜处，而亭既倾敝，不容无慨。台之北，崖壁倒悬，磴道斩绝，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迸，若蒂斯启。遥向无路，乃栈木横崖端，飞虬接翼于层峦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药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奥窟，正当佛台之下，乃外石之附内石而成者，上连下迸，裂透两头。侧身而进，披隙而出，复登南台之上。仍东过伏虎，循岩傍壁，盘其壑顶。仰视矗崖，忽忽欲堕，而熟知即向所振衣蹑履于其上者耶。

东南傍崖者一里余，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侧有水一泓，在矗崖之下，引流坠壑，为众派之源，有似宗门法脉也。稍下，路分为二，正道东南循崖平去，小径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从此小径是。西循之一里余，转而北逾一嘴，已盘礼佛台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东南壑底，终无下处，乃从旧路返。二里，出循崖出道，过八功德水，于是崖路愈逼仄，线底缘嵌绝壁上，仰眺只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其顶，下瞰只觉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缀身其间，不辨身在何际也。



东一里，崖势上飞，高穹如檐，覆环其下，如户阈形，其内壁立如掩扉，盖其石齿齿，皆堕而不尽，堕之余，所谓华首门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几，盖即绝顶观海门下危崖也。门之下，倚壁为亭，两旁建小砖塔裹之，即经所称迦叶受衣入定处，待六十百千岁以付弥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而倪按院大书“石状奇绝”四字，横镌而朱丹之。其效颦耶[12]？黥面耶[13]？在束身书“石状大奇”，在袈裟书“石状又奇”，在兜率峡口书“石状始奇”，凡四处，各换一字，山灵何罪而受此耶？

又半里，矗崖东尽，石脊下垂，有寺倚其东，是为铜佛殿，今扁其门曰传灯寺，盖即绝顶东突，由猢狲梯下坠为此，再下即迦叶寺，而为西南支发脉者。寺东向，大路自下而来，抵寺前分两岐：由其北峡登寺后猢狲梯，为绝顶前门道，余昨从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转，过华首门，上束身峡，为绝顶后门道，余兹下所从来者。盖寺北为峡，寺西为崖，寺后猢狲梯由绝顶垂脊而下，乃崖之所东尽而峡之所南环者也。寺北有石峰突踞峡中，有庵倚其上，是为袈裟石。余初不知其为袈裟石也，

望之有异，遂不入铜佛殿而登此石。至则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纹离披作两叠痕，而上有圆孔。僧指其纹为迦叶袈裟[14]，指其孔为迦叶卓锡之迹。即无遗迹，然其处回崖外绕，坠壑中盘，此石缀崖瞰壑，固自奇也。僧瀹米花为献，甚润枯肠。余时欲下放光、圣峰诸寺，而不能忘情于猢狲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乃自然石级，有叠磴痕可以衔趾，而痕间石芒齿齿，著足甚难。脊左瞰即华首矗崖之上，右瞰即袈裟坠壑之端，其齿齿之石，华首门乃垂而下，此梯乃错而上者，然质则同也。上半里，数折而梯尽，仍从峡上。问去顶迥绝，乃返步下梯，由铜佛殿北东下峡中。

一里，横盘峡底，有庵当其中，所谓兜率庵也，已半倾。其后即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处，庵前峡复深坠。循庵横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洼内嵌，前后巨树流荫，并鹤峋居士诗碑[15]。其前峡遂深蟠，路从其上，又分为两：循右峡中西南下者，为迦叶寺、圣峰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东向行者，为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间道。余时身随西峡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尝不神飞罗汉壁间也。下半里为仰高亭，在悬峡中，因圮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峡，为迦叶寺，其门东向，中亦高敞。此古迦叶殿，近因顶有新构，遂称此为寺云。入谒尊者[16]。从其前南向循歧而下，其路峻而大。两丐者覆松为棚。曲折夹道数十折，一里余而至会灯寺。寺南向，入谒而出。东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东趋。其路坦而大，一里为圣峰寺。寺东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后有杰阁，其势甚雄拓。阁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阁称之。从此北瞻西来寺，高缀层崖之上，屏霞亘壁，飘渺天半，其景甚异。出寺，东随陇行，二里，过白云寺。又从其右东行一里半，过慧林庵，则左右两溪合于前而陇尽。遂渡其左峡，东过大觉寺蔬园，一里，从息阴后逾中支之脊，从千佛阁前观街子。街子者，惟腊底集山中[17]，为朝山之节[18]，昔在石钟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觉，为诸寺之中也。由街子东半里，过西竺寺，又二里余，入悉檀。

具餐后，知沈公莘野乃翁。来叩，尚留待寺间，亟下楼而沈公至，各道倾慕之意。时已暮，寺中具池汤候浴[19]，遂与四长老及沈公就浴池中[20]。池以砖甃，长丈五，阔八尺，汤深四尺，炊从隔壁釜中，竟日乃温。浴者先从池外挽水涤体，然后入池，坐水中浸一时，复出池外，擦而涤之，再浸再擦，浸时不一动，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盘浴后，入滇只

澡于温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注释

①从崖石间作猿猴升：原脱“猿”字，据徐本补。

②建标：竖物作为表识。

③鸡坪关：今名同，在鸡山东麓，炼洞正北。

④摩尼山：今作牟尼山，在永胜县南隅，属片角区。

⑤霤（liù 溜）：原为屋檐下接水的长槽，此处泛指承水的槽。

⑥丁丑：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

⑦蘧（qú 渠）庐：旅舍。

⑧中和山铜殿：《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载：“鸣凤山，在昆明县东，距金马山三里，旧名鹦鹉山，明巡抚陈用宾易今名。上有太和宫诸胜。”“太和观，在昆明县东鸣凤山，中有铜亭，楹柱檐瓦皆铜铸成，地甃大理石，极瑰丽。其右为环翠宫。”疑《游记》“中和山”为“太和山”之误。鸣凤山海拔 2058 米。昆明金殿系明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创建，但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已撤迁到鸡足山。现铜殿系清康熙十年（公元 1671 年）吴三桂重铸，又称铜瓦寺。殿宽、深皆 6.2 米，高 6.7 米，门窗柱瓦、帏幔、神像、供桌等全部用铜雕铸成，总重量约 250 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⑨参（shēn 伸）、商：原为二星名，此出则彼没，两不相见，故常用以比喻互不和睦。

⑩山门：佛寺多在山间，佛寺的大门因称山门。

⑪腹诽：口里不说，心中不以为然。

⑫颦（pín 贫）：皱眉。效颦：丑妇人学美女西施捧心皱眉，愈加难看，常比喻以丑拙学美好为效颦。

⑬黥（qíng 晴）面：在脸上刺字，再涂上墨。

⑭迦叶：梵文摩诃迦叶波的略称，“摩诃”是大的意思，“迦叶波”是他的姓。大迦叶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释迦死后，第一次会诵佛教总集《三藏》时，他是召集人。袈裟（jiā shā 加沙）：梵文音译，为佛教僧尼的法衣。

⑮居士：通常称在家修道而又受过三归、五戒的佛教徒为居士。

⑯尊者：凡已成罗汉的和尚，为僧中之尊，故称为尊者。

⑰腊底：腊月底，年底。

⑱朝山：佛教徒到名山大寺进香拜佛，称为朝山。

⑲汤：热水。

⑳长（zhǎng 掌）老：佛教徒对住持僧的尊称。

【今译】

二十七日　(有缺文)我看见前边的路渐渐被遮敝了,而旁边有痕迹,可以踩着石头而上,于是往北向上攀登。多次悬空在陡峻的石梯上,顺着崖石像猿猴一样升登。一里半,则两边的崖壁向前突出,都是纯粹的石壁撑向云霄,从壑谷中拔地而起,从下面望,像在空中竖物作为表识,从上面登攀,又有一线连接的山脊,像琼台悬在中间,两座宫阙并列相靠。背后就是横亘的大山脊。披开丛密的草莽而上,有条大路从东到西横穿山脊,就是从东边的鸡坪关山往西上而到达绝顶的路。因往年运砖到绝顶建墙,开辟出这条路让驴马通行。我于是返回来顺大路往东走半里,登攀重崖叠嶂而上。然而这里上平下嵌,俯身下视什么也不能看到,不像点头峰那样突立而出,可以一览无遗。

山脊两边被古树遮蔽了,道路从其中通过,有开阔的地方往下看到山背后。东北又峙立着一围山,如同朝南的箕,所说的摩尼山,就是此山的其余支脉所聚成的。西北横伸的支脉,所说的后趾,就是往南耸立而形成绝顶的山脉。所以从南壑看绝顶,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西边,罗汉壁的九层山脊,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东边;从北边的山脊看,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南边;后趾的山脊,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北边。这是一架山的大致形势。至于越过桃花箐的山脊,又在绝顶西南的峡谷中,南边起自香木坪之岭,往东延伸为盒子孔的山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对峙,分成两部分。那是在鸡足山三峰的西南峰之外,是对面的山而不是鸡足山。至于南部的那支主脊,从香木坪往南走向乌龙坝,罗汉壁、点头峰又是其往东分出的支脉,不是主干。山后就是罗川地,往北到南衙,都是邓川州的属地,与宾川州以此座山脊分界,所以绝顶就属于邓川州,而曹溪寺、华首门仍隶属于宾川州。至于东北边的摩尼山,则是北胜州、浪沧卫所辖,那又是以鸡足山东麓的鸡坪山为分界的。顺山脊直北眺望,一指雪山竖立在天外,若隐若现。那是在丽江府境内,其中还隔着一个鹤庆府,而雪山的东边,金沙江穿过山侧往南流,但其处狭窄得只有一丈多,无法看到。

顺山脊上的路往西走,山脊又二次隆起,五里,有路从南边往上延伸,这是去罗汉壁东边旃檀岭的路;和脊交会而往西北去的,是沿后趾北面去鹤庆府的路;和脊交会而往东北下的,是去罗川的路;顺脊往西去的,是上绝顶的路。于是再往上走,再迂回向北,又走二里多就来到

绝顶之下。北面山崖上雪迹皑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积起的。又往南上半里,进入南门。门外从沟壑中坠下去的,是猢狲梯出到铜佛殿的路;从北门出去,登上后山脊而往西南下,从束身峡出到礼佛台,是从华首门会铜佛殿的路。而猢狲梯在东南,顺脊往上走;束身峡在西北,顺水槽中去。这是攀登顶峰的两处险景,而从脊上过来就一处也没有。

进门就是迦叶殿。这里原来是土主庙的地基,原迦叶殿在山腰。丁丑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巡按张君认为顶峰不能不尊奉迦叶尊者,于是捐资在这里修建迦叶殿,而把土主庙迁移到殿左边。殿前的天长阁,则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海盐县人朱巡按所修建的。背后有观风台,也是阁,是天启(公元1621—1627年)初年广东省潘巡按所修建的,如今改名为多宝楼。后面还有善雨亭,也是张巡按修建的,如今亭中画有他的像。后来西川倪巡按改名为西脚蘧庐,大有讥讽的含义。殿亭四周,筑墙环绕,在四边盖楼为门:南面名云观,是指云南县从前有彩云的奇异景观;东面名日观,则是取泰山日观的含义;北面名雪观,是指丽江府的雪山;西面名海观,则是苍山、洱海所在之处。张君在万山丛中的绝顶兴建此巨大工程,而沐府也顺应他的心意,把太和山铜殿搬移过来,大概因为太和山在省城东,而铜是西方的属相,能剋木,所以从那里移到这里。有人制造流言以阻止迁移,说鸡足山是丽江府的山脉,丽江知府也姓木,忌讳金剋,要调动军队到鸡足山,如今先杀了那首先倡导的僧人。我在贵州省时听到后,认为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丽江府在北、鸡足山在南,只听说鸡足山脉从丽江府伸来,没有听说丽江府山脉从鸡足山伸来,姓氏与地名各不相干,有什么相剋的?等到了这里就看见铜殿器具堆积在迦叶殿中,只是没有地方竖起来,还等沐府前来选择位置,没有受到阻碍。只是一道墙以内,天长阁之后,是河南省的僧人主持,前面新建的迦叶殿,又是陕西省的僧人主持,陕西僧人因为和按察使张君是同乡的原故,沐府也把铜殿交给他,可惜两个僧人道气不同,不免事事不和睦,不是佛门之福。我一进山,就听说河南、陕西二位僧人的名字,等到了顶峰时,太阳即将落山,看见陕西僧人的叔父在迦叶殿,于是把行李放在那里。他的侄儿明空还在罗汉壁的西来寺。我是从殿旁进天长阁的,因为陕西僧人把铜殿器具支撑起来,隔断了迦叶殿后的正门,不让从正门进入。河



南僧人住在多宝楼下面，留我吃晚饭。看到他心中特别愤愤不平，我对此口里不说，心中不以为然。回到土主庙中，很冷。陕西僧人点燃火、摆出果点，对我很详细地谈论其侄明空在前为铜殿募化的事。说“现在在西来寺，可去会一会他”。我答应着。

二十八日　早晨起来很冷，急忙披衣到南楼观看日出，明亮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早餐后，就在天长阁、善雨亭之间录碑文。手指冻僵了，有张副都御史的两块碑文最长，唯独来不及录。回到迦叶殿吃饭。于是从北门出去。门外的冈梁上，有很多卖浆煮粉的人。脊西都是向下覆盖的陡崖，难道就是从前所说的舍身崖吗？往北从脊上走一里，于是转向西下，经过一处破阁，就往南下束身峡。巨石向两边裂开，中间的洞穴成为坑，路从中下去，两旁的石崖紧紧约束而且很陡地往下坠，在峡谷中辗转，旁边没有余地，就是所说的“束身”之意。下半里，来到一块小平地，伏虎庵傍靠在这里。庵向南，在庵前面，有很多卖香草的人，这种草生长在山脊。

沿舍身崖往东南转，是去曹溪寺、华首门的路；绕庵往西转，盘旋绝壁而上，那是礼佛台、太子过玄关。我于是先去拜访礼佛台。台东有亭，中间也坍塌了，礼佛台峙立在其前丛丛耸起的乱石中，悬空于深壑的绝壁上。往北眺望陡直的石崖，倒插在深壑中，是绝顶北边尽头处，其下就是桃花箐，只是石崖突出而不能俯视。其东南的壑谷中，则放光寺在那里；其西隔坞相对的地方，是香木坪。这礼佛台位于绝顶西北边尽头处，凌空倒影，像浮舟驾于深壑之上，是全山的著名胜景，然而亭已经倒塌废坏，不容不产生感慨。台北，崖壁倒挂，石阶路断绝，而从西边崖上俯瞰深壑中，石瓣朝上裂开，像要开放的花蒂。向远处去没有路，而栈道横在崖端，像飞虬从层层山峦之上连接两边，于是踩着裂开的石花蒂，如同进入芍药花冠，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进其深窟，正好位于礼佛台之下，深窟是外石靠近内石而形成的，上连下开，裂缝穿透两头。侧身进去，穿裂隙而出，又登到南台之上。仍然往东经过伏虎庵，沿岩靠壁，盘绕其壑顶。抬头看矗崖，仿佛摇摇欲坠，而谁知道就是刚才行走在上面、抖衣去尘的地方呢。

往东南沿着崖壁走一里多，有房屋靠在崖上，名曹溪寺。因为寺旁有一塘水，在矗崖之下，分出水流坠入沟壑，是各股水流的源头，有如禅宗法门之脉。逐渐下，路分成两条，正路向东南沿崖壁平去，小路

往西下陡坡。我看到放光寺在西南边的壑谷，便以为从这条小路走对。往西顺小路走一里多，转向北翻一道山口，已经绕到礼佛台之下，其西北是去桃花箐的路，而东南的壑谷底下，最终没有下脚的地方，于是从原路返回。二里，出到沿崖壁走的正路，经过八功德水，这里崖上的路越来越狭窄，线一样环绕、镶嵌在绝壁上，抬头看只觉得高大穹隆而看不见其顶，往下俯瞰只觉得幽远深隐而无法看清其底，如悬挂着的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置身图中，分辨不出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往东一里，崖势向上飞，像屋檐般的高高穹隆，环盖其下，如门如槛，其内崖壁耸立，如同关着的门扇，原来崖石齿状排列，全往下堕落，而堕落不尽的剩余部分，是所谓的华首门。门高二十丈，上面穹隆覆盖的部分，又不知一共有多高，大概就是绝顶上看到的海门下的陡崖。华首门之下，傍靠壁建有亭，两旁建有小砖塔相配，就是经书所说的迦叶尊者受衣入定处，等到六十百千岁时交给弥勒佛。天台县人王十岳〔士性〕副都御史题写的诗偈镌刻在壁间，而倪巡按书写的"石状奇绝"四个大字，横刻并且涂成红色。是效颦呢？还是黥面呢？在束身崖书写"石状大奇"，在袈裟石书写"石状又奇"，在兜率缺口书写"石状始奇"，一共四处，各处换一个字，山灵有什么罪要受这种惩罚呢？



又半里，矗崖东边尽头处，石脊往下垂，东面傍靠着寺，这是铜佛殿，如今殿的匾额上写着传灯寺，原来就是绝顶向东突起，从猢狲梯下坠到的地方，再下就是迦叶寺，从而成为鸡足山西南支的发起山脉。寺向东，大路从下面而来，到寺前分成两条：顺其北峡攀登寺后的猢狲梯，是去绝顶前门的路，也是我昨天从上面所俯瞰到的路；从寺前沿崖往西转，经过华首门，上束身峡，是去绝顶后门的路，也是我现在往下所走来的路。原来寺北是峡谷，寺西为崖壁，寺后猢狲梯顺绝顶垂脊而下，是矗崖东边尽头而峡谷向南绕的地方。寺北有石峰在峡谷中突起，石峰上傍靠有庵，那是袈裟石。我开初不知道它是袈裟石，看着有些异常，就没进铜佛殿而登此石。到达时庵里的僧人迎接我坐在石上。石纹分散出两层痕迹，而上部有圆孔。僧人说，石纹为迦叶尊者的袈裟，圆孔为迦叶尊者插放锡杖的遗迹。即使没有迦叶的遗迹，这里曲折的山崖往外绕，下坠的壑谷盘在中间，缀连山崖，能俯瞰深壑，本来就是奇观。僧人泡米花给我吃，饥肠大为滋润。我当时准备下放光、圣峰等寺，但不能忘情于猢狲梯，于是沿袈裟石往右边上。半里，

登梯。梯是自然生成的石阶,有层叠的阶痕能够衔住脚趾,但阶痕石尖齿状排列,很难落脚。往脊左俯瞰就是华首门矗崖之上,往右俯瞰就是袈裟石下坠的壑谷口,那种齿状排列的石崖,在华首门是往下垂,此猢狲梯是倒转为向上升,而石质则是相同的。上半里,数次转折而石梯已尽,仍然顺峡谷上。询问距离绝顶很远,于是返回顺石梯往下走,从铜佛殿北往东下到峡谷中。

一里,横绕峡谷底,有庵位于其中,是所说的兜率庵,已经倒塌了一半。庵后就是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出的地方,庵前峡谷又深深下坠。沿庵横穿峡谷,顺左边山崖下半里,崖底有洼坑往内嵌,前后有巨大的树荫飘动,有鹤峋居士的诗碑。前边的峡谷于是弯曲得很厉害,道路从峡谷往上,又分成两条:沿右峡谷中间往西南下,是去迦叶寺、圣峰寺西支山脉的大路;沿左崖下往东行,是去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的小路。我当时虽然身子顺西峡谷而下,却一步一回头看,思想完全飞到罗汉壁间了。下半里为仰高亭,悬在峡谷中,因坝塌而没进去。下完之后,又走半里出峡,为迦叶寺,寺门向东,寺中也高大宽敞。这是古迦叶殿,近来因在绝顶上新建了迦叶殿,于是称这里为寺。进去拜迦叶尊者。从寺前往南沿岔路而下,其路陡但宽大。两个乞丐用松树搭成棚。曲折狭窄的路转了数十道弯,一里多就到会灯寺。寺向南,进去叩拜而出。往东下半里,有向西去的岔路,是去放光寺的路。怕太阳落山来不及走到,就不向西走而往东赶路。道路平坦而宽大,一里到圣峰寺。寺向东,坐落在分支山脉上,前面有巨大的牌坊,后面有高高的阁,气势十分雄伟开阔。阁祭祀玉皇,如今都称其为玉皇阁。从这里往北看西来寺,高高点缀在层层崖壁之上,屏障云霞,横贯崖壁,飘渺于天空中,景致非常奇异。走出寺,往东顺陇行,二里,经过白云寺。又顺寺右往东走一里半,经过慧林庵,于是左右两条溪在前面会合而陇尽。就穿过庵左边的峡谷,往东经过大觉寺菜园,一里,从息阴轩后翻越中支的山梁,走千佛阁前观览街子。赶街的人只有年底才在山中聚集,是朝山的节日,从前在石钟寺前面,如今移到这里以便靠近大觉寺,也处于各寺的正中。顺街子往东走半里,经过西竺寺,又走二里多,进入悉檀寺。

吃晚餐后,知道沈公〔莘野的父亲。〕来叩拜,就留在寺中等待,急

忙下楼而沈公来到，各自诉说倾心仰慕的心意。天已经黑了，寺中准备了热水等候沐浴，于是和四位住持僧以及沈公在池中沐浴。池子是砖砌的，一丈五长、八尺宽，热水有四尺深，在隔壁大锅中烧水，一整天才热。沐浴的人先在池子外用水洗身子，然后进入池子，坐在水中泡一段时间，又出到池外，边擦边洗，再泡再擦，泡的时候一动不动，怕污垢落进池中。我从在三里盘沐浴后，进入云南省只在温泉洗澡，这种方式的沐浴，也是很少遇到过啊。

【原文】

二十九日　饭于悉檀，同沈公及体极之侄同游街子。余市鞋，顾仆市帽。遇大觉遍周亦出游，欲拉与俱。余辞岁朝往祝，盖以其届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别去，余食市面一瓯[①]。一里余，从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问道而出，犹不知为幻住也。由其右过峡西北行，一里而入兰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东楼，艮一师出迎。问殿前所卧石碑。曰："此先师所撰迦叶事迹记也。"昔竖华首门亭中，潘按君建绝顶观风台，当事者曳之顶，将摩镌新记，艮一师闻而往止之，得免，以华首路峻不得下，因纡道置此。余欲录之，其碑两面镌字，而前半篇在下。艮一指壁间挂轴云："此即其文，从碑誊写而出者。"余因低悬其轴，以案就录之。艮一供斋[②]，沈公亦至。斋后，余度文长不能竟，令顾仆下取卧具。沈公别去，余订以明日当往叩也。迨暮，录犹未竟，顾仆以卧具至，遂卧兰陀禅榻。顾仆传弘辨、安仁语曰："明日是除夕，幸尔主早返寺，毋令人悬望也。"余闻之，为凄然者久之。



三十日　早起盥栉而莘野至，相见甚慰。同饭于兰陀。余仍录碑，完而莘野而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较坦，一里，转而东，一里出莘野庐前小静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楼，则沈公在而莘野未还。沈公为具食，莘野适至，遂燕其楼。父子躬执爨，煨芋煮蔬，甚乐也。莘野恳令顾仆取卧具于兰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静室为分[③]。"余从之，遂停寝其楼之北楹。其楼东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两峰，甚舒而称。楼前以杪松连皮为栏，制朴而雅，楼窗疏棂明净。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薄暮，凭窗前，瞰星辰烨烨下垂，坞底火光，远近纷挐[④]，皆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与瑶池月下，又一观矣！

注释

①瓯(ōu 欧):装酒或食物的小盆。

②斋(zhāi 摘):又称斋食,即不带动物油荤的素食。

③常住:寺僧不游方的称为常住。

④纷拏(ná 拿):相互牵引。

【今译】

二十九日　在悉檀寺吃饭,和沈公以及体极的侄儿一同游览街子。我买鞋,顾仆买帽。遇到大觉寺的遍周也出来游览,想拉我和他一齐游。我以过年再去祝寿辞谢了他,因为到时他满七十岁。过了中午,沈公先告别而去,我吃了一小盆面。走一里多,顺大乘庵上幻住庵。走一里进入幻住庵,看见庵的匾额是福宁寺,问路后就出来,还不知就是幻住庵。从庵右穿过峡谷往西北行,走一里就进入兰陀寺,寺向南。从正殿进到其东楼,艮一法师出来迎接。询问殿前平卧的石碑。艮一回答说:"这是先师所撰写的迦叶事迹碑记。"从前立在华首门的亭中,潘巡按在绝顶建观风台,办事的人把碑拖到顶上,准备磨掉刻新碑记,艮一法师闻知后前去制止,碑得以幸免于毁,因为华首门路陡难以下来,于是绕道放在这里。我准备录下来,其碑两面刻字,而前半篇在下面。艮一指着壁间的挂轴云:"这就是碑文,从碑上誊写下来的。"我于是把卷轴挂低,把书案移近录写碑文。艮一供应斋饭,沈公也来了。吃斋饭后,我估计碑文长不能录完,让顾仆下去取卧具。沈公告别离去,我约定明天要去叩拜。到傍晚,碑文还没录完,顾仆把卧具拿来了,于是在兰陀寺禅榻睡卧。顾仆转告弘辨、安仁的话说:"明天是除夕,希望你的主人早点回寺,不要让人悬挂盼望。"我听后心里凄然了很久。

三十日　早晨起床梳洗而莘野来到,相见十分快慰。一同在兰陀寺吃饭。我仍然录碑文,录完后莘野已经离去。于是从兰陀寺沿山脊往北上,道路较平,一里,转向东,一里出到莘野庐前的小静室。又半里就到莘野楼,而沈公在但莘野还没回来。沈公为我准备饭,莘野恰好回来,于是在他的楼上吃饭。父子一起自己做饭,煨芋煮菜,十分快乐。莘野请我让顾仆去兰陀寺取卧具,说:"同样是天涯地角,何必以寺院、静室为界限。"我听从了,就住宿在他楼上的北间。楼向东南,前

面俯瞰重重山壑，左右怀抱两座山峰，十分舒坦而且对称。楼前用连皮的杪松为栏，制作简朴而雅致，楼窗宽大明净。在万山深处度过除夕，这一夜胜过世间千百夜。将近傍晚，靠在窗前，看着晨辰垂下的明亮星光，而坞底的火光，远近相互牵引，都是朝山的人，通宵光亮不断，和月光下的瑶池一样，又是一大观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徐霞客游记全译 修订版 三
作者=朱惠荣等注
页数=1460
SS号=12426569
DX号=
出版日期=2008.09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